

普 京 文 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普 京 文 集

—— 文章和讲话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 / (俄罗斯) 普京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1

ISBN 7-5004-3640-8

I. 普… II. 普 III. ①普京-文集 ②政论-俄罗斯-文集
IV. D751.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355 号

责任编辑 宗 边

责任校对 小 放 晓 冰

封面设计 王 冬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装 订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7.5 插 页 12

字 数 559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普京文集》反映了普京总统治理国家的重要观点和思想，从中人们还可以看到俄罗斯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实现国家和民族振兴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俄罗斯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俄罗斯人民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俄罗斯人民在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俄两国比邻而居，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建立在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上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巩固。相互了解有助于增强相互信任。《普京文集》是了解当代俄罗斯及其发展前景的重要文献。《普京文集》在中国的出版发行，对加强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将会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我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健康、稳定地不断向前发展。

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江泽民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八日

普京总统致中国读者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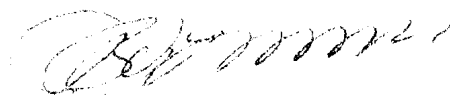
尊敬的中国读者：

很高兴能够把我的文集奉献给你们。

我希望，这本书将有助于中国朋友们更清楚地了解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更好地理解俄罗斯领导和人民为建设强大、稳定和繁荣昌盛的国家所面临的目标和任务。

我非常重视全面加强我们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和传统友谊。我认为，21 世纪的俄中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

祝愿你们取得更大的成就、生活幸福、和睦和繁荣昌盛！



2002 年 11 月 20 日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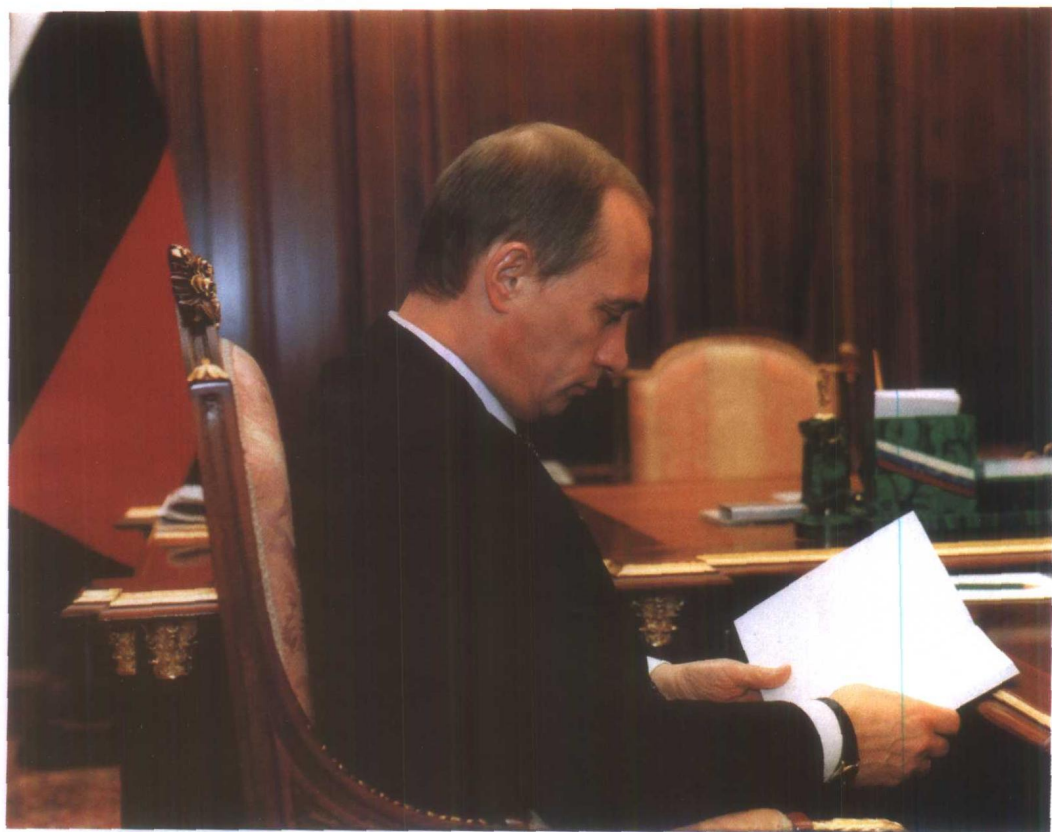
- 王洛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刘古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 刘国光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李 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司长)
- 李凤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俄大使)
- 李静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
- 李京文 (中国工程院院士)
- 李茂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
- 邢广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 肖 榕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 张达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教授)
- 陈昊苏 (中俄友好协会会长)
- 陈佳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周可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
- 杨 晖 (中国战略学会理事)
- 徐 葵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 高风仪 (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
- 黄浩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
- 蔡 武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2000年1月18日)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2000年2月15日)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2001年2月1日)



普京在圣彼得堡(2002年6月8日)



普京在总统办公室(2002年6月18日)



普京在圣彼得堡皇村答记者问(2002年5月26日)



普京总统同江泽民主席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会晤(2000年7月5日)



普京总统与江泽民主席在莫斯科大学合影(2001年7月16日)



2000年7月,普京总统访华时同江泽民主席签署北京宣言



2001年7月16日,普京总统与江泽民主席在莫斯科签署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普京总统与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莫斯科会晤
(2002年10月27日)



普京总统同来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会晤(2002年10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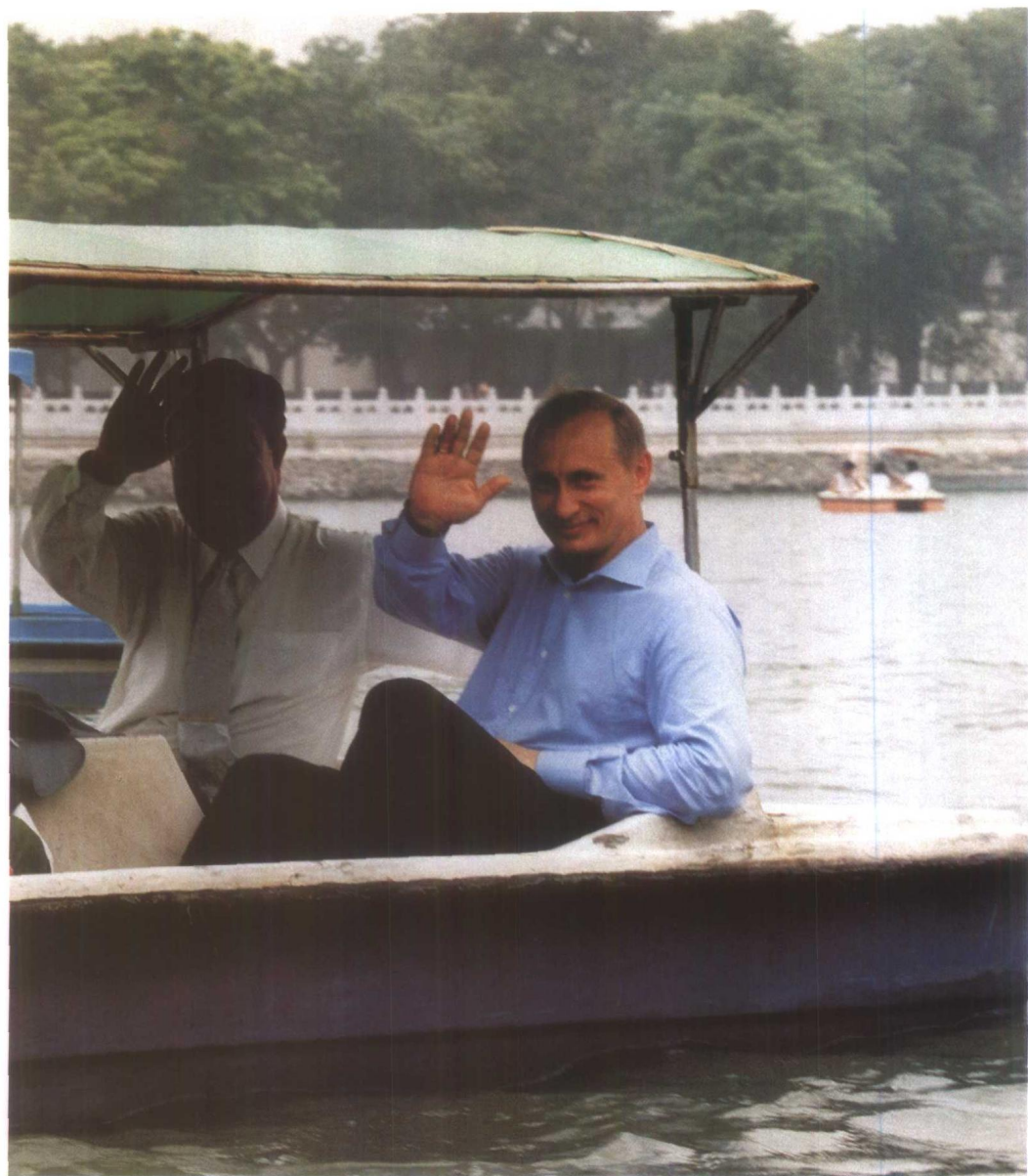
上海五国元首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会晤(2000年7月5日)



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会晤(2002年6月7日)



普京总统在莫斯科州新奥加廖沃(2002年7月26日)



普京总统访华期间畅游北京北海公园(2000年7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

目 录

- 1 千年之交的俄罗斯
(1999年12月30日)
- 17 如果没有发达的科学,这个国家就没有未来
——在会见科技界代表时的讲话
(2000年2月8日,泽列诺格勒)
- 23 改进国防工业综合体工作的十个主要方面
——在全俄国防工业综合体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3月21日,下诺夫哥罗德)
- 30 稳定经济是国家最主要的头等任务
——在俄罗斯城市联合会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3月21日,下诺夫哥罗德)
- 36 核能部的作用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成倍地提高
——在俄罗斯联邦核能部部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
总结发言
(2000年3月31日,斯涅任斯克)
- 46 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符合俄罗斯国家利
益
——在俄联邦国家杜马审议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
武器条约时的讲话
(2000年4月14日,莫斯科)

- 53 在与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0年4月17日,伦敦)
- 62 在就任俄联邦总统典礼上的讲话
(2000年5月7日,莫斯科)
- 65 在庆祝就任俄联邦总统的官方招待会上的讲话
(2000年5月7日,莫斯科)
- 67 对俄罗斯人民的电视讲话
(2000年5月17日,莫斯科)
- 71 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0年6月4日,莫斯科)
- 75 在庆祝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通过十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2000年6月12日,莫斯科)
- 77 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
(2000年7月8日)
- 95 俄罗斯不应该也不会成为警察国家
——对《消息报》记者的谈话
(2000年7月14日)
- 110 对中国《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和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2000年7月16日)
- 120 俄罗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远东?
——在“远东和后贝加尔湖地区发展前景”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7月21日,布拉戈维申斯克)
- 126 就参加八国首脑会议结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0年7月23日,冲绳)

- 137 关于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爆炸的声明
(2000年8月9日,莫斯科)
- 139 答俄罗斯电视广播公司记者问
(2000年8月23日,莫斯科)
- 146 在与日本经团联领导人会晤时的讲话
(2000年9月5日,东京)
- 153 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9月6日,纽约)
- 156 就联合国“千年峰会”结果答记者问
(2000年9月7日,纽约)
- 163 在印度议会的讲话
(2000年10月4日)
- 168 在独联体跨国关税同盟成员国元首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答记者问
(2000年10月10日)
- 171 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元首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
会上答记者问
(2000年10月11日,阿斯塔纳)
- 174 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问
(2000年10月26日)
- 196 俄罗斯:新的东方前景
(2000年11月10日)
- 201 军事改革的当前任务
——在俄罗斯武装力量领导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11月20日,莫斯科)
- 208 在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卡斯特罗联合
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0年12月14日)

- 211 俄联邦总统关于国家标志问题的声明
(2000年12月4日)
- 215 在俄国通过国家电气化计划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2000年12月22日,莫斯科)
- 218 答俄罗斯公共电视台、俄罗斯电视广播公司和《独立报》记者问
(2000年12月24日)
- 243 2001年新年贺词
(2000年12月31日)
- 245 检察院的任务是加强国家、发展联邦制、维护国家的法律和经济统一
——在全俄检察官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月11日,莫斯科)
- 250 外交政策的优先任务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外部安全环境
——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讲话
(2001年1月26日,莫斯科)
- 256 加快通过新的土地法典,解决土地改革问题
——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2月21日,莫斯科)
- 259 在大韩民国国会的演讲
(2001年2月28日,汉城)
- 263 俄越战略伙伴关系面向21世纪
——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2001年3月1日,河内)
- 267 在与日本首相森喜朗会晤后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3月25日,伊尔库茨克)

- 271 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1年国情咨文
(2001年4月3日,莫斯科)
- 294 俄德必须共同构筑长期合作的前景
——对“俄德彼得堡对话论坛”与会者发表的欢迎词
(2001年4月9日,圣彼得堡)
- 298 协调能源政策是俄委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
——在与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会谈后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5月14日,莫斯科)
- 302 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就独联体国家集体安全委员会会议结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1年5月25日,埃里温)
- 305 如何进行住宅公用事业改革
——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2001年5月29日,莫斯科)
- 307 欧亚经济共同体是发展独联体一体化的强大因素
——在欧亚经济共同体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5月31日,明斯克)
- 309 独联体工作应建立在实用和务实的基础上
——在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2001年6月1日,明斯克)
- 311 要在各方面发展高加索四国的合作
——就“高加索四国”国家元首会晤结果发表的声明
(2001年6月1日,明斯克)
- 313 在为荷兰贝阿特丽克斯女王和奥兰治亲王举行的正式宴会上的讲话
(2001年6月5日,莫斯科)

- 315 发挥非政治性社会组织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中的作用
——在会见非政治性社会组织的代表时的讲话
(2001年6月12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318 将签署的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面向未来和今后世世代代的条约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记者问
(2001年6月13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324 “上海合作组织”将促进中亚的和平与稳定
——就“上海论坛”高峰论坛的结果发表的声明
(2001年6月15日,上海)
- 326 在“上海论坛”高峰论坛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1年6月15日,上海)
- 329 在与美国总统布什首次会晤后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6月16日,卢布尔雅那)
- 336 南斯拉夫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
——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科什图尼察会谈后发表的声明
(2001年6月17日,贝尔格莱德)
- 338 如果放弃1972年的反导条约,核武器的监督问题就不复存在
——同美国主要媒体机构领导人的谈话
(2001年6月18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363 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60周年告人民书
(2001年6月22日,莫斯科)
- 367 摒弃“冷战”偏见,构建欧洲统一的经济、法律空间

- 在欢迎希拉克总统及其夫人的午宴上的讲话
(2001年7月2日,莫斯科)
- 370** 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促进作用
——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2001年7月16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373** 我希望俄罗斯公民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
——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1年7月18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400** 在热那亚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后答记者问
(2001年7月21日,热那亚海洋车站)
- 403** 俄美关系中有积极发展趋势,但有些问题仍有分歧
——在热那亚和美国总统布什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7月22日,热那亚)
- 408** 在独联体国家元首非正式会晤上的讲话
(2001年8月2日,索契)
- 410** 高标准发展教育是国家和社会顺利发展的保证
——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8月29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415** “9·11”恐怖事件是对整个人类文明肆无忌惮的挑衅
——就美国“9·11”恐怖事件发表的声明
(2001年9月11日,莫斯科)
- 416** 通报“9·11”后世界局势,商谈政府与议会的合作
——在会见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联邦会议两院主席、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议会党团和议

- 员团领导人时的讲话
(2001年9月24日,莫斯科)
- 419** 国际社会应在反恐斗争中联合起来
——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声明
(2001年9月24日,莫斯科)
- 421** 在联邦德国国会的演讲
(2001年9月25日,柏林国会)
- 430** 加强反对毒品和毒品交易的斗争
——在俄联邦安全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9月28日,莫斯科)
- 434** 如何发展农工综合体
——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0月9日,奥伦堡)
- 438** 俄波双边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俄联邦举办的波兰科学日开幕式上的讲话
(2001年10月15日,莫斯科)
- 441** 俄罗斯应当拥有现代化的武装力量
——在俄联邦国防部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0月17日,莫斯科)
- 445** 俄罗斯准备发展同亚太地区各国的合作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
(2001年10月19日,上海)
- 453** 我们的战略优先方面是建立俄美长期的伙伴关系
——在上海与美国总统布什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10月21日,上海)
- 457** 在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胡锦涛时的致辞
(2001年10月27日,莫斯科)

- 458** 宪法法院是有效捍卫宪法的工具
——在庆祝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1年11月1日,莫斯科)
- 461** 答美国广播电视公司的采访
(2001年11月5日,莫斯科)
- 481** 俄美在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正一步步地接近
——在与美国总统布什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11月13日,华盛顿白宫)
- 488** 要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相互合作
——在会见美国各界社会人士代表和美国政治活动家时的讲话
(2001年11月13日,华盛顿,俄联邦驻美大使馆)
- 494** 俄罗斯要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建设性合作
——在接见俄罗斯联邦会议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2001年11月22日,莫斯科)
- 497** 俄罗斯工会应对解决全国性的战略问题给予实际的影响
——在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01年11月28日,莫斯科)
- 500** 打捞“库尔斯克号”不仅是国家责任,也是道义责任
——在接见“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打捞行动参加者时的讲话
(2001年11月28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503** 独联体十年的基本经验
——在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 (2001年11月30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507** 在独联体国家元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11月30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514** 社会需要的是能够始终不渝地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的政党
——在“团结—祖国”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01年12月1日,莫斯科)
- 517** 在雅典大学的演讲
(2001年12月7日,雅典)
- 520** 学会按照宪法生活,这是民主的高等学校
——在庆祝宪法日大会上的讲话
(2001年12月12日,莫斯科)
- 522** 就美国宣布将退出反导条约发表的声明
(2001年12月13日,莫斯科)
- 524** 没有小企业的发展,国内就不会有稳定的经济增长
——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和结束语
(2001年12月19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531** 在与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12月21日,英国霍尔顿)
- 537** 内务部应当成为坚定地捍卫公民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工具
——在俄联邦内务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2月25日,莫斯科)
- 543** 对一年工作的简要回顾
——在俄联邦政府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2月29日,莫斯科)
- 546** 在与法国总统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2年1月15日,巴黎)

- 555** 要保存和发展俄波伙伴关系的良好传统
——在与波兰共和国总统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2年1月16日,华沙)
- 564** 体育运动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民族的未来
——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和结束语
(2002年1月30日)
- 570** 答《华尔街日报》记者问
(2002年2月11日)
- 588** 团结起来同犯罪做斗争
——在俄联邦总检察院院务会议上的讲话
(2002年2月11日)
- 592** 仲裁法院对确立市场经济基本原则起了很大作用
——在庆祝仲裁法院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2年2月22日)
- 595** 关于俄、哈、土、乌四国的能源合作和俄罗斯的移民法问题
——会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后对记者发表的谈话
(2002年3月2日)
- 598** 在新欧洲的建设中俄德关系起着骨架作用
——在“彼得堡对话”社会公众论坛上的演说
(2002年4月9日)
- 602** 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2年国情咨文
(2002年4月18日)
- 624** 农用土地的流转问题是整个土地改革的核心
——在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
(2002年4月19日)
- 627** 在视察里海区舰队舰艇支队时的讲话

- (2002年4月25日)
- 629** 欧亚经济共同体是有前途的
——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元首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2年5月13日)
- 632** 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元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和答记者问
(2002年5月14日)
- 636** 在欢迎美国总统布什访俄时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2年5月24日)
- 644** 在俄罗斯—北约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2002年5月28日)
- 647** 在与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2年5月28日)
- 651** 在俄罗斯和欧盟高层会晤时的讲话和会晤结束后答记者问
(2002年5月29日,莫斯科)
- 659** 书面答中国《人民日报》社问
(2002年5月30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单独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许中田期间递交)
- 669** 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参加国国家和政府首脑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和闭幕词
(2002年6月4日)
- 673** 答中国《人民日报》记者问
(2002年6月4日)
- 678** 在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会晤时的讲话
(2002年6月7日,圣彼得堡)

- 682 在第四届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2002年6月10日,圣彼得堡)
- 685 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2年6月24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727 在加拿大参加八国集团会议后答记者问
(2002年6月27日,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
- 730 在外交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
(2002年7月12日,莫斯科外交部)
- 738 俄联邦总统弗·弗·普京简历
- 739 编辑说明

千年之交的俄罗斯

(1999年12月30日)

当代世界都在筹备两件全球大事：人类进入第三个千年和庆祝基督教2000年。我认为，对这两件大事，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注意力，表现出更强烈更高涨的情绪，其隆重程度要胜过重大传统节日的纪念。

新机遇 新问题

新的千年的到来与世界近二三十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相吻合是否是一种偶然？我指的是，后工业化社会的形成引起人类各种生活方式迅速发生的深刻变化。我阐述一下它的某些主要特征。

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物质生产比重逐渐下降，而再生产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长；先进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迅速推广，知识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增加，信息和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首先注重的是管理，注重完善社会生活各部门的组织和管理体制。此外，人处在领先地位——正是人，人的高度教育水平、职业素养、业务和社会积极性成为社会发展和前进的主要动力。

一个新型社会的建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此，审慎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学者以及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们看到这一进

程中存在两种令人担忧的情况。第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是，所发生的变化不仅为改善人们生活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还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危险性。这种情况在生态领域表现得最早，而且尤为突出，甚至不仅仅局限在这一领域，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里也出现了各种尖锐的问题。即使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未能摆脱有组织犯罪，未能消除暴力、酗酒和贩毒吸毒现象的蔓延，未能阻止家庭破裂及其教育作用缩小的趋势，等等。

第二个令人担忧的情况是，远不是所有国家都享受到现代经济提供的财富和在此基础上的新的高质量的生活水平，科技和经济的蓬勃发展只涉及为数不多的领先国家（所谓“亿万金元”国家）。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目前还不能说它们已经步入建立后工业化社会。其中大多数国家甚至还没有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准备阶段。而且，有理由认为，目前这种差距还将长期持续下去。也许，因此在第三个千年来临的前夕，人类展望即将到来的时代不仅满怀希望，而且还感到不安。

俄罗斯当前的局势

我认为，如果我说，我们大家的这种担忧和希望并存的感觉特别强烈，这不会错。因为，世界上在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里像俄罗斯这样饱经风霜的国家为数不多。

首先，我国不属于当代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高水平的领先国家；其次，我国现在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 50%，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在 1998 年危机之后，我国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降至 3500 美元，这还不到“七大国”的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国民经济中关键行业是燃料工业、电力工业、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它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约占 15%，在整个工业产值中占 50%，而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 70%。

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尽管原料和动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已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在其他行业这一指标要低得多，比美国大约低 20%—24%。使用期在五年以下的设备在所有设备中所占比重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产产品技术工艺水平的高低。我国五年以下的设备的占有量已由 1990 年的 29% 下降到 1998 年的 4.5%，70% 以上的机器设备使用期已经超过了十年，这比经济发达国家的指标高出一倍。

这种状况是国内投资持续下降造成的，特别是向产业部门的投资在减少。外国投资者迟迟不向俄罗斯投资，目前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累积总额为 115 亿美元略多一点。试比较：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为 430 亿美元。俄罗斯用于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的费用不断削减，而世界上最大的 300 家跨国公司在 1997 年用于此项的投资却高达 2160 亿美元，1998 年的投资大约 2400 亿美元。俄罗斯只有 5% 的企业在搞新产品的开发，并且规模都相当小。

由于投资不足，不重视新产品的开发，导致在国际市场上俄罗斯在价格和质量指标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大大减少。尤其是在科技含量高的民用产品市场，我们遭到外国竞争者的强烈排挤。俄罗斯在该市场上所占份额还不到 1%，而美国和日本所占份额分别为 36% 和 30%。

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在改革的这些年不断减少，尤其是 1998 年 8 月的危机更使人们明显地感到收入下降。今年仍未使

人们的收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据联合国的统计，俄罗斯人目前货币总收入还不到美国人收入的10%。与此同时，有些重要指标不断下降，例如像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这样一些重要的生活质量指标都在下降。

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所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要知道，在改革开始之前我们没有其他经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且有着笨重和畸形结构的体制中实施市场机制。这不可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

我们不得不为苏联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过分依赖原料工业和国防工业而损害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付出代价；我们不得不为轻视现代经济的关键部门付出代价，如信息、电子和通讯；我们不得不为不允许产品生产者的竞争付出代价，这妨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我们不得不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正在饱尝这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苦果。

毫无疑问，改革中的某些缺点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和错误以及经验不足造成的。要回避俄罗斯社会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不可能的。通往市场和民主的道路，对于90年代走上这条道路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十分艰难的，它们都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困难的程度不同而已。

俄罗斯正处在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第一个过渡阶段。尽管有种种困难和失误，我们终于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正如世界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只有这条道路可以使经济迅速发展，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现在摆在俄罗斯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问题是：今后怎

么办？怎样才能使新的市场机制全速运转起来？怎样才能消除社会上日益严重的思想和政治分裂？在 21 世纪，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应占有什么样地位？再过 10 年、15 年，我们希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达到什么样水平？我们的强项和弱项是什么？我们今天到底拥有什么样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这是生活本身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答复不能让全体人民都理解，我们的伟大祖国就无法以其应有的速度前进，就无法取得应有的成就。

俄罗斯的教训

要回答这些问题和对未来进行展望，就必须弄清我们应当从过去和现在汲取哪些教训。对于全社会来说，这不是件花一年的时间就能做好的工作。但是有些教训现在就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

1. 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 70 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2. 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已使俄罗斯精疲力竭。只有幻想家或那些对俄罗斯和人民冷酷无情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进行一次革命。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招牌（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或激进自由主义的也好），国家和人

民都经受不住再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现在国家的忍耐能力、生存能力以及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社会简直要崩溃，即从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崩溃。

有责任心的社会政治力量应该给人民制定出一个能使俄罗斯复兴和繁荣的战略。这个战略应依据市场和民主改革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好的经验，并且只能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实施；实施时既要保证政治稳定，又不能使俄罗斯人民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生活水平下降。这是摆脱我国目前所处困境的一个无可争辩的要求。

3. 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只是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简单地照搬到我国，我国的改革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就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我们在这方面还不是很有成效，只是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探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这方面专家应该进行科学的分析，与此同时各级国家机关，政治和社会团体都应为此而努力。

光明未来的契机

以上就是这个世纪给我们留下的主要教训。它们勾画出长期发展战略的轮廓，应保证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里消除持续已久的危机，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快速和稳定发展创造条件。我想强调，必须尽快快速发展，因为俄罗斯已经没有时间晃来晃去了。

专家们是这样计算的：如果使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现在的水平，还不是世界经济领先国家的水平，在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情况下，我们大约需要15年的时间。如果在15年里我们都能保持年增长速度为10%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达到英国或法国现在的水平。

也许专家们的计算不那么准确，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差距没有这么大，我们可以更快地追赶上去。但不管怎样都需要多年的努力，因此应当尽快地着手制定和实施长期战略。

这方面，第一步的工作已经完成。在俄罗斯政府倡议和积极参与下成立的战略研究中心已于12月底开始工作。它的任务是把我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为政府提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各种建议、方案，既要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也要想办法有效地解决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相信，达到应有的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不怕讲这个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思想问题、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而这最后一点，从团结俄罗斯社会来说，在现阶段意义尤其重大。

一、俄罗斯思想

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

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曾两次遇到这种情况：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和90年代。第一次的公民和睦和社会团结不是像当时所说的是通过思想工作达到的，而是靠暴力手段达到的。凡是不同意当局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人都遭到了

各种迫害甚至直接镇压。顺便提一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不认为一些政治家、政论家和学者呼吁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提法会达到预期效果。它会使人联想到过去。凡是在国家意识形态被当做一种官方赞同和有国家支持的一种思想的地方，严格地说，在那里就不会有精神自由、思想多元化和出版自由。也就是说，不会有政治上的自由。

我反对在俄罗斯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在民主的俄罗斯不应当强制实行公民意见一致。任何的社会一致都只能通过自愿的方式达到。正因为如此，在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上意见一致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大多数俄罗斯人所期望和关心的是目标、价值观、发展水平这些问题。我国的改革艰难而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公民不和睦，社会不团结。精力都耗费在政治内讧上，没有用在解决俄罗斯改革的具体问题上。最近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大多数人民群众比许多政治家更富有理智和责任心。人们希望稳定，希望有信心和有可能安排不是目前而是今后几年或几十年的生活（安排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他们希望在和平、安全和法制条件下工作。他们希望利用多种所有制、经营自由和市场关系提供的各种机会和可能性。

在这一基础上，我国人民开始掌握和接纳高于各种社会、集团和种族利益的超国家的全人类价值观。人们已经接受了言论自由和出国自由、个人拥有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这样一些观念。人们珍惜可以拥有财产、从事经营活动和创造财富这样的机会等等。

俄罗斯社会团结的另一个支柱是被人们称作为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如今这些价值观依然十分明确。

爱国主义。这个词往往被用于嘲讽，有时甚至用于辱骂。但是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个词仍保留了它原先的完全

积极的含义。这是一种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历史和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憧憬着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丽、更富足、更强大和更幸福的心愿。这种情感一旦摆脱了民族傲慢和帝国野心，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也不是因循守旧。这是人民英勇顽强和力量的源泉。丧失爱国主义精神，就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我们将丧失人民创造伟大创举的能力。

强国意识。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可分割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即使在今天它们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如今这种思想倾向应当充实新的内容。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其说表现在军事方面，不如说表现在它能够成为研究和运用先进技术的领先国家，能够保障人民高水平的生活，能够可靠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的利益。

国家观念。俄罗斯即使会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也不会马上就做到这一点，在这两个国家里，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而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己的怪物，不是要与之做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现今的俄罗斯社会不会把强有力的和有效的国家与极权主义国家混为一谈。我们已经学会了珍视民主、法治国家、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与此同时，人们又在为国家权力在明显削弱而担忧。社会希望根据传统和社会现状恢复国家必要的指导和调节作用。

社会团结。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比个体活动重要，这是事实；而专制作风在俄罗斯社会根深蒂固这也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

而习惯于借助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改掉这种习惯。我们姑且不谈这样做是好还是坏，重要的是这种习惯还存在，有这种习惯的人还大有人在，因此不能不引起重视。应当在社会政策中首先考虑到这一点。

我认为，俄罗斯新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 20 世纪波澜壮阔的 100 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重要的不是强行加快这一进程，也不是中断和摧毁这一进程。不允许让公民和睦的最初萌芽在热衷于搞政治运动或各种各样的选举中被践踏。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久前国家杜马的选举结果使人十分乐观，它反映出社会正在向稳定和公民和睦转化。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革命派的反对立场遭到大多数人的排斥。大概，这是改革以来第一次为执行权力机构和立法权力机构发挥建设性的相互协同提供了这种良好的政治条件。

在新一届国家杜马中自己的党团和组织占有席位的严肃政治家不能不从这一事实中得出应有的结论。我相信，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责任感会占上风的，俄罗斯各党团、组织和运动的领袖是不会为狭隘的党团利益或一时利益而去牺牲只有团结所有健康力量才能实现的整个俄罗斯的利益和前途的。

二、强大的国家

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便是有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我们正处于这种阶段。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这并不是呼吁建立极权制度。历史已雄辩地证明，任何专制和独裁都是短暂的，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长久不衰。尽管民主制度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但人

类还没有想出比这更好的制度。在俄罗斯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即是指建立一个民主、法制、有行为能力的联邦国家。

我认为建立这样的国家应遵循下列方针：

- 使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结构合理化、提高国家公务员的专业素质、纪律性和责任心，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 以选拔优秀专家原则为依据改革国家干部政策；
- 为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生机勃勃、能使政权保持平衡并得到监督的公民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 提高司法权力机关的作用和威望；
- 完善联邦制关系，其中包括预算财政领域的关系；
- 同犯罪做积极主动的斗争。

修改宪法并不是刻不容缓和首要的任务。我们已拥有一部真正的好宪法。这部宪法中关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章节被认为是世界上同类宪法法律中最好的。是的，重要任务不在于制定一部新的国家基本法，而在于使履行现行宪法及在其基础上通过的法律成为国家、社会及个人的生活准则。因此，重要问题在于所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目前俄罗斯有 1000 多部联邦法，共和国、边疆区、州及自治区的法律也有数千部。这些法律并不完全符合我上面所提到的标准。如果司法部、检察院及其他司法机关仍像现在这样，对这一问题重视不够的话，那么，许多可以引起疑义的法律或从俄罗斯宪法角度来说根本无权通过的法律就会成为一个具有法律和政治意义的危机问题。这个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宪法的安全、联邦中央本身的行为能力和管理国家的能力以及俄罗斯领土的完整性。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同政府所属的政权分支机构有关。国际经验表明，对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整个民主来说，主要危险基本上是来自执行权力机关。当然，如果立法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站不住脚，同样也会产生危险。但问题主要还是在执行权力

机关。执行权力机关负责安排国家的生活，负责运用法律，在采取行政措施的同时，客观上可能会曲解法律，尽管不总是故意的。

加强执行权力机关这在整个世界都是大势所趋。因此，社会希望加强对执行权力机关的监督以避免专横与滥用职权绝非偶然。这正是我本人之所以对执行权力机关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发展后者的各种机构以及开展积极、严厉的反腐斗争赋予头等重要意义的原因。

三、有效的经济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些年来来的改革导致俄罗斯经济和社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棘手问题。情况确实错综复杂。但现在赞颂俄罗斯是个伟大国家，还为时过早。说轻点，不管怎样，我们仍保持着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和人才资源。一系列富有前景的科技研究项目和先进的技术工艺保存了下来。我们的自然财富还掌握在我们手中。所以我们的国家将会有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汲取 90 年代的教训，总结市场改革的经验。

1. 我认为 90 年代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所有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摸索着、盲目地前进，对全国性的目标和发展水平，如何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一个发达、繁荣和伟大的国家，缺少一个明确的概念。在经济方面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缺少一个为期 15—20 年或更长年限的远景发展战略。

政府决心以统一的战略和策略为基础开展自己的工作。不这么做，我们就注定要去弥补漏洞，就会像消防队那样工作。国家需要制定一项长期的全国性的发展战略。我已经说过，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拟订这个战略。

2. 90年代的第二个重大教训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管理体制，让无所不包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而是让俄罗斯国家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社会发展的最佳目标和合理参数，为达到这一目的创造条件和建立各种机制。

当然，这么做会超出常规，使国家对经济的作用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执行。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肯定也会采用这种形式。但目前的局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影响力。在确定国家调控体系的规模和机制时，我们应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

3. 第三个教训是，必须针对我国的具体条件转而改为实施最佳的改革战略。该战略由下列行动方针构成

(1) 刺激经济快速增长。这方面应首先提高投资积极性。暂时我们还未能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在90年代，对俄罗斯经济产业部门的投资减少了80%，其中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减少了70%。俄罗斯经济的物质基础正在受到破坏。我们主张实行一种纯市场机制与国家作用机制相结合的投资政策。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努力为外国投资者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坦率地说，没有外国投资，国家的振兴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步履维艰。我们没有时间慢慢恢复。这就意味着，应该尽一切可能使外国资本投向我国。

(2) 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国家的未来和21世纪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水平将首先取决于那些立足于高科技、生产科学密集型产品的部门的进步。因为在当今世界，90%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政府准备推行的工业政策将

优先发展在科技进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那些部门。其中将采取的必要措施包括：

——刺激国内非预算拨款部门对先进的工艺和科技产品的需求，扶持出口型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扶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非原料部门的发展；

——提高燃料动力和原料部门的出口能力。

为了筹集推行这种政策所必须的财政资金，应该利用国际惯例中早已为人所知的办法。这些办法主要是指专项贷款和税收手段，以及提供有国家担保的各种优惠。

(3) 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政府认为，和其他的工业发达国家一样，在俄罗斯经济中既应有工业财团、公司的发展空间，也应有中小型企业发展的一席之地。任何对一些经济形式加以限制，而对另一些经济形式采取人为地刺激的尝试，只会阻碍俄罗斯的经济振兴。政府的政策将旨在建立这样一种结构，能够保持各种经济形式的比例合理。

关于这一点还存在着一个重要方面——合理调节自然垄断部门的活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正是这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生产和消费价格的结构。这就是说，这些部门既会对经济和金融领域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到居民的收入。

(4) 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提高预算作为国家最重要经济政策手段的作用；

——实行税收改革；

——消除拖欠现象，杜绝易货及其他假货币结算方式；

——保持低通胀率及卢布汇率的稳定；

——建立文明的金融和证券市场，使其成为融资渠道；

——改组银行体系。

(5) 取缔影子经济，打击经营及金融信贷领域中有组织犯

罪现象。影子经济现象十分普遍。发达国家的影子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不会超过15%—20%，而在我国，这一指标达到40%。为了解决这一病态现象，在提高护法机关工作效率的同时，还应加强对许可证、税收、外汇及出口的监督工作。

(6) 始终不渝地实现俄罗斯经济与世界经济结构的一体化。不这样做，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达到先进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所达到的那种高度。在这方面，我们的基本方针是：

——国家积极支持俄罗斯企业和公司的对外经济活动。成立联邦出口支持署的时机已经成熟，该机构可以为俄罗斯生产厂家的出口合同提供担保。

——坚决抵制国际商品、服务及投资市场歧视俄罗斯的行为，通过俄罗斯反倾销法及其实施的办法。

——俄罗斯加入国际对外经济活动调节体系，首先是世界贸易组织。

(7) 推行现代化的农业政策。没有俄罗斯农村的复兴，没有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俄罗斯的复兴。我们所需要的农业政策必须能够把国家扶持和国家调控措施同农村及土地所有制方面所实行的市场改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4. 应该看到，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上已无立足之地。正如常言所说，我们已达到了极点。国内出现了十分普遍的贫困现象。1998年初，世界人均年收入大约为5000美元，而俄罗斯的这一指标只有2200美元，相差一倍多。在经历了8月危机之后，这一指标变得更低了。改革的这些年来，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50%下降到30%。

这是一个极其尖锐的社会问题。政府正在制定新的收入政策，新政策的目的是：在增加居民实际收入的基础上确保居民

的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

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但政府决心加大国家对科学、教育、文化和卫生领域的扶持措施。如果一个国家，它的人民生理和心理都不健康、不能享受高等教育、缺乏专业知识，那么这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攀登到世界文明的顶峰。

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 200—300 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为了避免陷入这种窘境，国家必须付出巨大的脑力、体力及道德力量。需要开展协调一致的建设性工作。任何人都无法代替我们完成这项任务。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否认清危险程度，能否团结起来，能否承担起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

如果没有发达的科学,这个 国家就没有未来

——在会见科技界代表时的讲话

(2000年2月8日,泽列诺格勒^①)

我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刚刚开幕的创新中心。我在这里与几位同事回想起我在圣彼得堡为第一个这样的中心开幕剪彩的情形,那个中心是在“斯韦特兰娜”基础上建成的。格奥尔吉·斯捷潘诺维奇·希扎高兴地回忆起这件事。我到过一些小国家,那些国家虽小,但创新中心和工业园却很大,这当然令我十分羡慕。

在我国,这是第一步,然而这是在绝对正确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参观,看到了你们的文献和样品,看到了你们工作的各个环节和机构,参观了泽列诺格勒的其他科研机构 and 科技企业,我也参观了全国的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所以可以明确地说,前景十分看好。

我向你们祝贺节日,祝贺你们的科学节,祝愿在座的各位,祝愿全体泽列诺格勒人,祝愿从事教育和科研的人们,一切都好。

向你们祝贺节日!

^① 泽列诺格勒是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科学城。——译注

很久以前就清楚，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这个国家就没有现代化。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有发展前景的、良好和能有效提供产品的科学，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未来。我们习惯于为我们祖国的科学感到自豪。我们习惯地认为，我们的科学家是世界科学一系列学科公认的领袖。这当然是对的，这是实话。

我们习惯这样想，也习惯这样看，以为俄罗斯智力潜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就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是错了。

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现实这样有效地医治理想主义。正是今天的实际状况，迫使我们重新看待过去似乎已经成为公理的东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科学城的事例已经在很多方面表明并证实了我现在所讲的事情。科学城的建成正是与美国著名的硅谷的竞争。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消除科学与采用科学成就之间存在的鸿沟（对此，我刚才同你们的几位同事做了简短的交谈），我们还没有学会从我们自己的思想中获取利益。比如说，美国在世界科技产品市场上占有 20% 的份额，而我们仅仅占有 1%

需要切实分析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们在科技领域的问题不是在一个十年内形成的，但这不是说我们仅仅积累了问题。如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进行积极的工作，不奠定基础，那么，现在就连这些问题也谈不上。这些问题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其根源就是现在这些年存在的或者过去多年存在的垄断和封闭。多少个“邮政信箱”既对工业间谍保密，又对我们自己的生产者保密。

遗憾的是，对科学的拨款，不算军工项目和特别重大的项目，过去和现在，一直到目前，都是按剩余原则进行的。而最近几年，我们完全是在节约花在科学上的资金。

科学的军事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脱节，造成了花费大量智力资源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的结果。因此，再按过去的规模和过去的形式恢复对科学的拨款是没有意义的。今天这种形式的拨款实在是没有效益。

我们应当对科技领域进行全面的改革。俄罗斯面临的战略任务是经济的飞速现代化。在生产中，大跃进、飞速现代化总是让人怀疑的。但我们确实需要加快速度，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生产需要充实的不只是新工艺和现代化设备，而首先是新的和最新的思想。而这一方面的支柱是我国科技综合体的代表。

我们现在说，我们的科技界和在实际领域工作的人们在国内市场上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比较容易，尽管在某些领域我们的竞争对手走在了前面。

变革年代表明，我们本国科学的干部潜力是多么的重要，承担着多么重大的任务。由于有了来自科学界的大批人员，进行新的国家建设，建设市场经济才多半有了可能。这是苏维埃政权多年创造的积极成果，巨大的智力阶层虽遭受了大量的损失，但终于挺过来了，对我国各个方面工作的发展给予了良好的推动。

这是些受过教育的人，是善于进行独创思维和独立做出决定的人。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都要依靠具体的人。科学领域中的新组织形式和新活动形式，与科学具有紧密联系的实业界的新组织形式和活动形式，从实质看都是有效益的。因此，它们对于年轻人具有吸引力。现在只是说，油炸土豆片值1卢布，下一个阶段会值10卢布，再下一个阶段会值100卢布。每上升一个阶段，价值可增加10倍。

在大厅里有很多大学生。在科学的课堂上，首先对于大学生，对于所有的年轻人来说，常用的词是“创新”。正是他们

学习过数学、物理、电子并考虑实际应用。这是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和我称之为密友的那些人的经验中得知的。

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学习自由思维。与此同时，要善于保护自己的产品，要善于使它成为智力产品，要把它投放到市场上去。在我们这个不简单的时代，不仅要成为自己设计方案的制作人，而且要成为它们的管理者。

科学没有国家大规模的支持是不可能发展的，尤其是基础科学更是如此。在这方面丢掉了继承性，就不单单是长期丢失发展速度，而且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科学总是在为明天工作，而资金总是要在今天投入。

在非同一般的经济改革阶段，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脱节是特别令人头痛的事，尤其是在国家困难时期。

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资金来源——预算的、预算外的、联邦的、地区的、私人的和国家的等等各方面的资金来源。最后，应当形成发达的多元化的科研拨款体系。已经建成的研究中心、有首创精神的创作集体和科学家则是资金的获得者。今天我们在新开幕的创新中心就看到了这种情况。

1999年实现了预算对科学的全额拨款，这是几年来的第一次。

今天，科学界的工资超过了工业界的平均水平。尽管这个水平明显不够，但我们仍希望能看到产出的初步征兆。最为重要的不只是国家的投入，而是创造条件，使科研能有效地被采用，而在大力推广这些成果后，要让对这些研究成果付出劳动的人们能够在自己的口袋里感觉到自己的成就。

如果不能解决几个原则问题，基础科学成就就成不了自豪的对象。应当建立工业对科学研究和发达的创新基础设施具有积极需求的激励体制。

众所周知，设立创新中心和科技基金的做法在国外得到了

广泛的推广。我就从这里说起。他们正是在最有前景的项目和科学研究上投入了资金，因而挣了不少钱。我们不应当盲目模仿别国的经验。但是我们应该合理地利用他国艰辛地通过克服官僚主义障碍和陈旧方法得到的成果。

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建立创新中心的经验，也有了前景十分看好的建议。在今天来说，这些经验和建议还是不多的。我们从地图上看到，在联邦国家的德国创新中心的密度是何等的大，或者在一些小国，如斯堪的纳维亚的芬兰和其他国家，创新中心的密度又是何等的大。而在我们这里，眼下还是少得可怜。

科技部准备了《科技领域投资发展基本方针》。落实这些方针，不仅可以吸引我国的，而且可以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已经建立起来的工艺和工业综合体将会帮助科技产品走向国内市场 and 国外市场。

支持国家科学中心也是重要的，它是优先发展的领域里未来的“增长点”。在这里，没有国家的直接支持是不行的。为了我们的整个民族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启动军工综合体的巨大科技资源和干部资源。

但在做这项工作时决不能损害国防工业，要从以往的军转民的转产经验中吸取教训。眼下的经验并非十分可靠。我指的是国家要注重军转民工作。因为国家的军转民项目虽然很多，但国家在军转民方面采取的切实可行的行动却是很少的或者完全不够。

最后一点。知识产权应当进入经济流通、商业流通。没有这一条，创新链条的机制——思想—工艺—有竞争能力的产品——是不会运转的。

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我们不是第一年才讲，而且法律的空白已在这方面造成了大量损失，导致了“人才流失”。

我们长期讨论如何提高我国工程师地位的问题。对此，我们编写过大量有智慧的文件，但是，那些提高俄罗斯科学社会地位的文件都停留在纸面上和讲话上。其实，提高工程师社会地位的问题做起来并不那么复杂。

第一，只需要翻阅一下我国的历史就知道，在俄罗斯，“工程师”这个词，“工程师”这个称号曾受到很高的评价。

第二，把政治意志、生产有实际竞争能力产品的志向和能力以及要由市场来检验科研成果和科学思想的认识，这样几件简单的东西汇集在一起，我们就用不着再把任何科研成果存放到仓库里去了。

他们的经济效益，我国工业对他们的需求，要由俄罗斯在国际分工中所占的地位来检验。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对我们的科学欠着债。国家对此十分清楚。欠债要还。还必须建立激励体制，要对特别有前景的科学研究项目建立激励体制，要为基础科学建立物质基础条件。

国家的首要任务——建立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相应地把物质基础提高到应有的水平。

应当说，要为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们建立物质激励制度。

当我说我们欠着科学的债时，我是说，我们大家，地区一级的官员，政府官员都欠着国家的债。我们大家都欠着祖国，欠着俄罗斯的债。

政府将有的放矢地，为偿还欠科学和教育的债而工作。这一点我能向你们保证。但是，我还要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偿还我们欠我们祖国——俄罗斯的债。这毫无疑问将会为我国未来的发展增添新的非常好的源泉。

我再一次祝贺你们的节日——科学节，并祝愿你们一切都好。

改进国防工业综合体工作的 十个主要方面

——在全俄国防工业综合体工作者
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3月21日,下诺夫哥罗德)

这个会是我们两个月前在某个地方安排的,最初想在3月初召集,由于技术原因没有开成。但我也很高兴,因为这个会总算在今天召开了。我还想,我们选择的这个地方很好,这里是军工综合体的中心之一。下诺夫哥罗德,是适合开这个会的地方。

在我们这个会开幕的时候,我要向军工行业职工在过去的1999年所取得的工作成就表示感谢。这是在改革的全部年代里第一次取得了这个行业的积极发展形势。

军工综合体总产量的增长为1998年的130%。你们的劳动是我们伟大祖国强大的保证。

我想在这里强调指出,在21世纪,任何一个掌握了重要资源的国家,甚至掌握了像我们国家所具备的资源的国家,如果没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武装力量,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依附的从属地位。

但是,我和你们都十分清楚,军工综合体的发展,这不是

目的本身。我们过去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尽人皆知的。这就是两个集团和领导这两个集团的两个主要大国的军事力量的过度紧张，白白浪费资源和武器的储备超过任何限度。顺便说一句，不仅我们是这样，我们过去的对手也是这样。只不过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按另一种办法找到了出路。

我们不仅在军事潜力方面要同另一些大国进行竞争，还有国际竞争的其他形式：经济的、金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竞争形式。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领域，那就是信息领域。

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仍像以前一样，从“冷战”结束时起，还是明显地落后于其他国家。既然我们在这么多方面一下子都落后了，那么，迟早在其他所有方面都会开始落后。

今天，我们要在自己的视野中把握住所有方面。必须立即制定长期战略，首先要使军工综合体按照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的最佳轨道发展。在这一方面，军事科学的作用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它不能只局限于武装斗争理论。

制定军事战略，这是国家的事，而不是部门一级的事。应当向最高统帅和国家安全会议提供真正系统性的建议。

在重新审视军事科学研究对象、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方面，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应当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总参谋部应当成为研究军事政治、军事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军事信息和军事外交诸领域意见的协调机构。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提出合理发展我国军工综合体的任务。

应当指出，尽管在过渡时期出现了损失，国家仍然具有庞大的军事科技潜力和军事工业潜力。这个潜力对于保持军队现有的武器装备做好高度的战斗准备，对于用最新式的举世无双的武器武装俄罗斯军队绰绰有余。

但是，俄罗斯军工综合体至今还有沉重的绊脚石，我了解这个情况，你们比我更了解这个情况

第一，单纯的国防生产能力大量过剩；

第二，国家拖欠的债务；

第三，对动员生产能力的拨款太少；

第四，国家对军工企业转产缺少应有的支持。

国家当然没有可用于所有这些方面的资金，而且要找到这些资金也不可能。不但如此，即便是能找到这些资金，如果是这样使用这些资金的话，这些资金也不会带来好处。

遗憾的是，许多国防企业的内部经济状况还不能保障在市场条件下具有充分的活力。

拨出来的资金常常使用得没有效益，有时用来支撑陈旧的产品储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多企业的经验是让人非常忧伤的。

但是，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国家不支付自己的欠债。相反，我们要继续做这项工作，而且要把它做完。我想，政府的有关计划已经下发到在座各位的手里。

但是，我提请注意，很多国防企业应付的账款，不算罚金，已经超出了国家预算欠款的好几倍。因此，仅仅靠偿还预算欠款，还不能保障企业、生产联合公司、科学联合公司的行为能力。这需要我们共同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则需要具备做经济、金融分析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能力。国家将帮助你们进行这项工作，但这项工作我们只能共同来做。

其中，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银行将采取联合措施来鼓励对投资项目进行贷款和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同时将帮助国防工业企业走向新市场。

今天的国防企业，不但在生产上，而且在组织上都是复杂

的系统。遗憾的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如此。所有的债务和亏损一般都积存在国营骨干企业中，而企业所产生的全部利润都流向了法人机构，而有时流向与本部门完全没有关系的机构。这不仅是国防企业独有的现象，而且是包括国防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共有的现象。

你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不能不知道，说得轻一点，这是不对的。要知道，国家的资金和财产实际上让不相干的组织用于自己的利益。我也想，我们应当一起再次进行分析，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并相应地把秩序整顿好。

国家和军工综合体企业不仅要在经济、资金方面进行相互协调，而且要在整体上进行全面的相互协调，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综合性问题。当然在这里存在着许多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我想提醒你们注意什么呢？

第一，必须完善国家的国防订货机制。应当取消各个部门的国家订货单位进行的重复的订货活动。在当前，这就是国防部、内务部、联邦边防局、联邦政府通讯社、联邦安全局、紧急情况部等，以及类似的机构。在此，俄罗斯国防部的订货大体上要占 88%。

我们需要统一的国家订货单位。要知道，这不仅仅在于让企业方便，重要的事情是在另外的地方。我们不久就要面临统一武器和军事装备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而在出现多种多样的订货单位的时候，这项工作实际上是无法开展的。

我相信，我从不怀疑。既然我同在座的诸位十分熟悉，同生产、同企业的领导人十分熟悉，到过很多企业，因此我知道，很多人同意这一看法，不实行统一，就不能继续前进。我们简直是在浪费国家的资源。这种事情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这只有在苏联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从一方面看，这不

错，这是多样化。显然，这会激发一定的国内力量和机会，激发竞争，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过火，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经济。

第二，必须结束国防工业企业的资产清理工作。首先要把那些有发展前景、能够完成符合国家需求的国防订货的、能够在未来高科技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企业挑选出来，之后制定国家支持这类企业的明确机制。

第三，武器和军事装备迟早都要得到充分利用。我国至今还没有管理这项工作的有效体制，因此，经常有关于统一化的建议送上来。

今天我们到各个展馆和其他设施走了走，立即就有几个关于军事装备、材料和设备统一化的建议提了出来。这种情况到处都有。

我认为，在科学研究和实验设计的工作阶段，不仅要研制武器，还要研究武器生产出来之后充分使用这些武器的工艺，这会大量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

第四，军工综合体面临的一项任务是缩短将最新工艺使用到民用产品生产的时间。这也是军转民问题。这不仅对军工综合体的股份公司，而且对它的国营企业，都是重要的潜在需求。

第五，我看这一条很重要。我想提醒军工综合体领导人，国家拨款不足，或者没有国家拨款，这都不是科技工艺流向国外的理由。你们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大家都清楚的问题。现在，预算在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对工艺流向国外，要严格追究责任。其实，问题甚至不在于完成预算的支付义务，远不仅仅是这么回事。我将不展开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我想说什么。

第六，我们应当承认，企业的动员准备程度主要由于国防企业固定资产大量磨损而大量降低。例如，车床规定的使用寿命

命是10—15年，而实际上却使用了25—30年。在工业中，不可挽回地丢掉了近300项武器生产工艺。

因此，必须制定采取具体措施的计划，要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重新装备，为此，要动员一切必需的资源。

第七，从1996年起，军工综合体职工的平均年龄从47岁提高到了58岁。再经过3—5年的时间，将会没有人工作。我们所说的整个庞大的科技潜力和工艺潜力因此将会逐步消失。我们大家都知道，培养一名内行的工程师、设计师或者工艺师至少要用3—4年的时间，因此必须解决的任务就是，要创造吸引年轻专家参加军工综合体的条件。当然这十分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同你们联合起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我承认，为了留住干部，为了培养今天所需要的干部，有许多工作没有做。

第八，军工综合体企业怎样和以什么样的标准使用挣得的外汇？

如果对俄罗斯武器和军用设备出口商的资金状况和满足国内需求的企业的资金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的差别不大。那么多少资金用来更换陈旧生产设备？多少资金用来采用新工艺？多少资金用来培养干部？多少资金用来解决前面指出的问题？说实话，谁都说不明白。可以这样说，如果进一步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就能弄清楚，钱常常花得没有效益，花得不合理，没有用到主要方向上。

第九，我们没有完整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没有人对生产的最终产品负责，因此经常出现设备出故障、生产事故和由于生产性缺陷而产生的灾难。“担保责任制不起作用”，这是国防部长的原话。我今天到你们这里来参加会的时候，同他讨论了我的发言提纲，我同他商议，如何配合他讲一些问题。伊戈

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表示了同意。

最后，第十，这很久以前就是迫切问题，即军工综合体企业破产的问题。现行立法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专门调整的规定，案件的诉讼按一般原则进行。在国防企业，国家财产管理制度中缺少明确的监督。

必须填补这些立法空白。应当保护军工综合体企业免受不正当商业机构的影响，这些商业机构希望控制军工综合体的活动并想得到它们可变现款的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资产。我知道，大概军工综合体企业百分之百的领导人都同意这个看法。而且我知道，很多人提这个问题已经相当长时间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这主要是我们的问题，政府的问题。我不过是向你们保证，我们要更切实地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对破产法进行修改。说的是修改，而不是制定国防工业组织破产的特别法律。否则，瞬间就会出现用于其他经济部门的类似的法律草案，那样，我们的立法就会变成杂乱无章的立法文件的大杂烩。

我要预先说明，这里所说的对这一领域进行的特殊立法调整，只涉及国防综合体企业，只涉及称之为国家独资企业的国营企业。这个立法调整不涉及双重、三重和其他工艺的生产。国家应当保护自己，但只是在非常狭小的不大的集团中保护自己，甚至只是在军工综合体行业中保护自己。

我在讲话中只讲了我们共同工作的主要方面，今天重要的是检查和实施正确的方法步骤。我们今天的会晤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希望，汇集在这里的军工行业领导人能够开诚布公地、具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今天的会晤对大家都会有好处，政府、整个行业和各个企业都会从中受益。

稳定经济是国家最主要的头等任务

——在俄罗斯城市联合会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3月21日,下诺夫哥罗德)

十分遗憾,不能经常同俄罗斯各个城市的领导人会见,尽管这种会见应当经常在联邦一级进行。我自己曾在大城市工作过,我曾长期在圣彼得堡做领导工作,因此熟知脚踏实地工作的人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这里的实地不是指农业用地,而是指每天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这当然指的是原则。

在座有莫斯科的代表,我同他们虽然不经常见面,但在各种场合、各种会晤上,同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同他的副手还是常见面的。同其他领导人相见的机会就非常少,这是令人遗憾的。我知道,这类话你们已多次听到,但我们还是尽量在总统办公厅和政府内更经常地组织这类对话,以便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

现在言归正传。我这样理解,至少是这样给我讲的,今天的主要话题是发展经济。我就利用你们的邀请就这个问题说几句话。

稳定经济,这是国家最主要的头等任务。这既关系到我们,又关系到你们今天所代表的一级权力机关。我们,我指的是政府。

你们知道,1999年对于俄罗斯经济是不错的一年。谢天谢

地，今天还保持着去年的发展势头。我们不但要巩固这个成绩，而且要保障最快的经济增长。

对国家的未来，可以有各种看法，最少要有 5% 的增长……但我应当对你们说，专家们的计算表明，如果我们不能超过这个水平，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竞争中就要落后做尾巴。不只是做尾巴，而且要落伍。因此，我们同你们应当一起保证较高的发展速度。我们非常希望达到哪怕是 7% 或 8% 的水平，最好是达到 10% 的水平。

这就是国家面临的任务。我深信，我们具有完成这项任务的所有国内资源。所有的国内资源都有。

在这里，各个城市的政策、领导人的情绪、你们的情绪，希望共同拉动装满了国家经济问题的大车的愿望，具有重大意义。没有我们的共同工作，没有你们的直接参加，要解决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食品工业、轻工业、机器制造业是快速发展国内市场和快速发展经济的基本行业。

我曾有机会到过工业开始增长的地区，到过工业发展显著的地区去了解这些行业的工作情况，你们知道，今天全国的工业都在明显地发展。

当然，也有其他一些行业的发展可能比我所指的行业的发展要快，但重要的是今天要确定这些增长点。

必须大量关注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不久以前我会见了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领导人，我要向你们呼吁，不要让这个领域官僚化。这既涉及地区领导，又涉及市政一级领导，这涉及俄罗斯各个城市一级的领导，甚至直接涉及各个城市！

近来，我不论走到哪里，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请帮助创造就业机会。人们开始懂得，什么叫工位并开始珍惜这个工位。而我和你们也从自己这一方面，从事情

的另一面了解到，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税收、居民的就业，这就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积极的社会经济成果。如果我们继续扼杀中小企业，那就瞧吧，什么也得不到！因为只有中小企业能够大规模地解决就业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要在自己这一级上更积极地参加到这项工作中去。

我现在讲这个问题，是为了事先得到你们的支持，以便贯彻我们最近将要实行的政策。我要重申，要是没有你们这一级的响应，将会一事无成。因为从法律的角度，从理性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只能由你们这一级来承担。

下一个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表明一下立场，这就是地方自治与国家权力机关的相互关系。好像这个问题与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然而，没有这一相互关系的正常化，某些重大的经济问题解决起来就很复杂。

在某些地区这些关系变成了某种巷战，好像过去罗斯时代格斗时两队人马对阵一样。这已经妨碍了工作。市长们和州长们不单单是坚持小团体利益，他们常常把地方上的政治家、企业家甚至普通的居民分成“自己人”和不太可靠的“自己人”。人们不得不做出选择，否则就不能平平安安地做生意或者从事政治活动。

产生这种对立的原因很多，这些原因是不可忽视的。从总体上看，我们大家都知道问题的根源所在。但联邦权力机关极其关心同地区权力机关和你们所代表的权力机关进行紧密合作。国家对此很关心。如果这些原因是出于市长和州长们个性的争斗，那么，这些经常发生的对立就太荒唐了。遗憾的是，很多原因就出在个人身上。这些问题今天已经有了改正，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自然是发展地方自治的支持者。但是，我认为，市长和州长之间发生毫无根据的内讧，而老百姓为此受罪，是不能允

许的。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想就此强调（我知道，我现在是在什么讲台上说话，但不是为了讨好），没有市政一级的正常发展，就不可能有有效的管理。重要的只是权限的分配问题。这既涉及联邦一级，也涉及地区一级。我呼吁你们，让我们一起参加这项工作。必须看一看，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应当停止一切，改变一切。但是，地方一级，你们这一级所承担的权限应当符合你们的可能。或者需要减少权限，以便不向你们提出要求；如果保留权限，那就要为这些权限充实财政资金；如果不充实财政资金，那就要缩减权限——让我们共同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这里有这样的数据。市政府收入在俄罗斯联邦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为 23% 左右，而支出的权限却占 32%。我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出在同上一级管理层次——地区管理一级的相互关系上。

但必须说，已经有了相应的经验。我现在正好看到了瓦列里·帕夫利诺维奇·尚采夫，因此想起了莫斯科的经验。那是好经验，那里是有东西可看的——同地方自治的相互关系处理得很不错，权限分配得比较合理。

正像整个俄罗斯的民主一样，当前我国的市政自治原则尚不够发达。我看，这既是对你们的责备，对我的责备，也是对州长们的责备。

在俄罗斯没有那么多的事例表明，地方自治不仅是发展到城市一级，还发展到小区、街道和院落。

严格说来，自治的含义就是组织人们实施专项纲要，支持人们的首创精神。我们总是说，在我国没有公民社会。然而，公民社会只有在你们的参与下，在你们的促进下才能够形成。是在你们的促进下，是在你们的参与下。

我想，当前是形成公民社会的最合适的时机。社会积累了大量积极的能量。尽管今天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社会中毕竟出现了一股正气。人们对那些没完没了的争斗、不良情绪和悲观失望基本上厌倦了。我们很多同胞正准备进行建设性的工作。我和你们的义务就是不要错过这个良机。

现在形成了这样的局势，我们中很多人都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当然应当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必须极力争取达到社会的团结。

在这层意思上说，当然要发展基层的自治，这是向正确方向前进。必须同人民分享这个权力。我相信，这种态度只会给国家以推动。

国家对地方自治的支持，是优先考虑的任务之一，是近期优先考虑的任务之一。

我知道，在你们中间存在着另一种意见，对各级管理有很多要求，这些要求有时是合理的，确实如此，很多地方尚未得到调整。我认为，周密考虑的、正确的国家政策不会对你们这一级的管理、联邦一级管理和地区一级管理带来坏处。

因此我再一次请你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刚刚在上面谈到的论点。

关于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哪些地方在空转、空转的原因是什么问题，还有什么话要说呢？

我们已经说过，各级权力机关的权限不明确。我知道，对各级预算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意见，对此我也说过。我再说一遍，我们准备回过头来研究这个问题。但其基础应当是这样一条原则：应由有资金的那一级权力机关和能够产生最大效益的那一级权力机关来实施权限。

如果俄罗斯存在三个官方的权力分支和你们背后还有的非官方的权力分支——报刊，那么，你们在国家中的地位是特殊

的。各个市的市长和地方立法机构是现实的经济权力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支柱。

这里有一些人，他们不仅想要占有和统治，这我绝对相信。那些直接做人的工作，做普通人的工作的，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同人们实际打交道的人，不可能不感觉到国家存在的问题。因此，当我说支持市政一级是政府活动的一个优先考虑方向时，我是说，我们非常寄希望于你们的回应，寄希望于你们的支持。

核能部的作用不但不会降低， 反而会成倍地提高

——在俄罗斯联邦核能部部务委员会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总结发言

(2000年3月31日,斯涅任斯克)

一 讲 话

我首先再一次向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阿夫罗林表示祝贺，确实，大概只有少数专家知道像他这样的一些人在做什么。很多人知道，在他的领导之下，一个集体不仅在国防工业部门，而且在研究和使用和平爆炸的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任何情况下，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同事们都毫无疑问为使我们俄罗斯成为伟大的国家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因为你们的工作方向，是国家不可争辩的优先发展方向，无疑是使国家成为大国的方向。

在我祝贺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的时候，我也祝贺同他一起工作好多年的整个集体获得了奖赏。在传奇般的原子城祝贺你们的成就，我感到特别高兴。

我祝贺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燃料动力综合体过去和现在都是构筑我国经济体系的基

础。随着综合体结构的变革，核物理学家的作用也在逐步改变。显然，“用于和平的原子能”是最有前景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它不仅带来最为久远的好处，而且也带来最大胆的计划和最进步的工艺。

我不客气地说，你们对某些东西只有总体的一般性的了解。与此同时，我在我的讲话中不妨讲几个重点问题，以便使大家明白，政府如何看待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去年，核电站的发电量增加了16%；对现有装置进行了积极的技术更新，准备了新的平台。

当然，就是在这里也出现了缺少资金，以及以货换货、相互冲账和货币代用品占主要地位的现象。甚至出现了电子卢布这类专门术语。销售收入占现金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在不久之前，在核能领域还算是好的。

有鉴于此，不能不指出，也不能不说，我们在近期必须做的以下几件事。

第一，我们将及时保证向那些由各级预算拨款的所谓“不可断电”的用户提供货币资金。

第二，如果某个企业长期不向核电站支付服务费，这是启动破产程序的信号，不管这个企业有多重要，对这类企业我们要进行资产清点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得不压低费率。显然，国家应当关心需要国家给予支持的事业单位、住房公用事业和社会等领域。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在节约能源和保障能源的领域实行严格的费率政策。甚至可以说，实行对能源生产者，其中包括核电站不利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什么问题。

相于廉价的能源，这是其他部门获取竞争力的保证，是生产进口替代产品的基础，最终也是发展工业生产的基础。另

外，眼下居民的收入太低。因此，这也制约着这些费率。

当然，在这里也必须同时实行拉平政策。应当制定长期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同住房公用事业和军事改革、农业和加工工业中的新做法紧密相互协调。今天我才明白，出口商以及那些实际上按世界价格生产国内产品的厂家不应当享受低费率。用这种费率购买能源，价格要便宜三分之二至七分之六。

也绝对不能忘记，外国伙伴不反对利用这种形势。看好俄罗斯市场的正规的战略投资者就不要说了。而那些“寄生”（可以加引号，也可以不加引号）的投资者，往往是把原材料运进俄罗斯，利用各种优惠进行原材料加工，以低成本的电力和廉价的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自己显然就不能做到发展电力的出口。这种态度来自过去，那时，我们的“计划经济”总是电力不足，很难说关心电力的发展。今天的战略方针是，用产品出口代替原材料出口。在这一方面，电力是最有前景的商品之一。

遗憾的是，直到如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这方面表现出有进取性的立场，没有看到有谁从事这种活动。

核工业是组建俄罗斯燃料动力综合体的最为重要的工业。在核工业中，就像在其他工业部门和俄罗斯“统一动力系统”股份公司、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等天然气能源公司以及其他石油加工企业一样，有自己的特殊问题，但也有对于整个综合体来说非常多的共同的问题和病症。当然，必须根据燃料动力综合体所有的状况指标才能解开这些症结。

我想再一次强调指出，不能脱离整个燃料动力综合体来看待核电站的问题。我们将争取达到合理管理燃料动力综合体，这要首先考虑国家的动力平衡。我可以这样说，研究这个问题，不仅不能脱离燃料动力综合体，而且不能脱离整个经济，不能脱

离经济状况，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脱离居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不能脱离住房公用事业中的改革速度。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核工业的组成部分——国防工业综合体的结构重组和军转民问题。

我们现有的资金，仍然像以前一样，“养不了”优先发展方向，分配往往不合理，无法使突破性的新工艺技术得到发展。结果是，以国防订货名义拨出的资金常常挪做他用。发下来的资金还不够发全体专家的工资，因此专家们，特别是年轻专家，宁愿寻找技能要求不高但工资较高的工作。

说到结构改组，我自然不会说要机械地裁减职工。是的，裁减员工不是目的。裁减员工是件容易做的事情，但却是最危险的途径，不久以前我们在煤炭部门就经历过了这种事。特别是对于封闭的行政地区更危险，因为在这些设有综合体的地区，没有其他工作可做。因此，在今天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深思熟虑、合情合理的军转民政策，要估计到所有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

结论只有一个，如果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去做军转民工作，那么，对军工部门的任何投入都是没有效益的。顺便说一下，去年联邦预算对所有拖延下来的支出都给予了全额拨款。我们今后也将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也期望你们清醒地估计形势，内行地分配资金和自己的智力潜力。

在全俄工程物理学研究所，相当数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在解决用于和平目的的任务，对此我在讲话的开头已略微提了一下。他们正在建造一种独一无二的医疗设备，发明了治疗肿瘤的全套中子治疗设备，正在为食品工业研制现代化的工艺技术。大概还有其他的建议，我百分之百地相信，还有其他的研制工作。

我再指出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总是习惯地放一放，

推到“以后再说”。遗憾的是，这些年来，生态环境已经不再是我们优先要解决的任务了。在这一方面，我们长期落后。老一辈的人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莱茵河不只是欧洲而且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而在大阪，警察要戴着口罩在街上巡逻。

应当说，近期我们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这不是因为我们采取了相关的工艺技术，而是因为我们降低了生产水平。制造核武器的时期，给俄罗斯增添了不少生态问题。对此，俄罗斯这一地区的人要比其他地区的人清楚得多。核能部为克服这些问题做了一定的工作：填平了因凄凉而闻名的卡拉恰伊湖四分之三的湖面；拨了款治理莱蒙托夫市的生态环境；继续执行拆卸退役核潜艇的核燃料的总统纲要。

核能部要强化和扩大解决生态问题的资金当然是有的，而且相当多。核电站生产1000多亿千瓦小时的电力，可降低生态负担，这相当于燃烧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结果是减少了向大气排放的废弃物，这就意味着腾出了俄罗斯的国际义务所规定的废气排放限额。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实施生态纲要的方法之一。

大家知道，也提出了一些为解决生态问题寻找资金的建议。这里说的不是把实施国家生态纲要的全部协调工作转交给核能部，譬如像美国的动力部那样。这里说的是加强，无条件地加强核能部在这方面的作用。

要特别注意辐射的安全问题。不允许把为此目的划拨给核能部的资金不用在综合体的企业上。可惜这种情况还在发生。

在这一方面，只局限于解决一个核废料的利用问题我认为是不对的。让人头痛的主要问题是成天与辐射打交道的人和生活在到处都有带有活性物质装置的城市里的人。

还有，不能忘记，核工业也是体现我们战略利益的领域。

它的发展成就决定着我国作为大国的地位，能够保护我们自己不受任何侵略。这一点我在一开头就说过了。

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进行进一步缩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谈判，与此同时，要完成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使世界不要“充斥”武器、“充斥”过多武器的任务。我们正在加紧批准第二阶段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并转向下一个阶段的工作，进行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们应当同时提高我们的核遏制潜力的有效性。因此，你们这个部门的作用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成倍地提高。我希望，对此任何人都不要产生任何怀疑，在这个问题上，在座的各位，由于座位限制没有到这个大厅来的你们的同事，你们在全国的同行，都要十分清楚。任何怀疑都不要产生。另一个问题是，要让综合体更安全、更有效。

最后，我想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们将保留并加强俄罗斯的核武器综合体。但这里说的不是扩大它的规模，就是不扩大，我国的核武器也是绰绰有余。这里说的是提高我国的安全程度和俄罗斯联邦“核盾牌”的可靠性。我们应当百分之百地利用这个部门的智力财富，支持独一无二的科研集体、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工业的工艺创新源泉就在这里；提高国家经济的潜力，顺利发展国家的条件，就在这里。

尊敬的同事们！就像我在开头所说的，我不客气地讲了几个问题。我的讲话可能是七零八碎的、不完整的。我是想以最概括的形式把我们的总体评价传达给你们。

我希望，我们的讨论是开诚布公的，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就你们在会议期间提出的问题以非正式的、比较随便的方式交换意见。

二 总结发言

我现在来回答大家提出来的几个问题。

我开始回答问题，可能不按问题提出来的先后次序。有些问题完全不涉及我们今天会议的议题，不涉及我们部务委员会的议题，只是涉及某些个人问题。

这个条子是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茹拉夫廖夫写的。我请您在会议结束后，宣布中间休息以后，到我这里来一下，我同您好好谈谈您所阐述的问题。

现在按问题提出来的先后顺序，如果这些问题的顺序我没有搞错的话。

“国防部什么时候能还清拖欠核能部企业完成1997年国家国防订货的款项？”

我们打算到年底付清所有国防订货的欠款，到今年年底。

下面一个是独特问题，涉及化工生产，涉及的不是核能，而是酒精，合成酒精。涉及保障一系列生产部门的这类原料问题。写这个条子的人是化工联合企业的总经理。条子上写的是现在实行的办法破坏了他们的生产，他们出现了亏损。

您知道，问题是清楚的，我想，这个问题调整得确实不够。我们一定要进行改正。这些定额划拨得晚了。我同意您说的，这是官僚主义。

您自己在这里写道，是什么东西产生了这个严厉的办法，又是什么东西迫使这样做。但是，如果这个办法不利于现实生产，那就必须改变它。对此，我们必定做出反应。

伊利亚·约瑟福维奇·克列巴诺夫提醒说，正要完成这项任务，将于近期修改这个办法。

下一个是这样的问题：“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

奇，您在开放核能部的不开放城市的问题上持什么立场？”

这里还有两个字条：“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在协商您作为俄罗斯政府总理候选人的时候，您说过一句话：居民贫穷，国家不可能昌盛。我请您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重申您的这个立场。”

下面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专门把这个问题留在最后宣读，因为这个问题是概念性问题。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的前任在整整十年中没有能够改变俄罗斯经济下降趋势。您打算如何改变这个趋势？”

我从最后一个字条开始，回答这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对前面所有问题的答复。

俄罗斯做过的所有尝试都带有宏观性质。很难评价最近十年发生的事情。很明显，许多问题，大量的新问题出现了，而老问题又没有消失，因而不可能解决这些新老问题。其原因很多。我们现在大概还不能分析研究所有这些问题，也不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有些东西在我看来是浮在表面上的，是看得清的。

国家的债务在增长，在逐步增长，而支付这些债务的能力却在逐步下降。产生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把马车放在了马的前头”，本末倒置。我们应当同你们一起发展经济和所谓的实际部门，扩大税基，创建新的工作岗位，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居民的福利。如果我们首先提高福利，而后再考虑经济，那么，这辆放在马的前面的大车将很快“滚到路旁的沟里”。在我看来，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认识到这个主要发展趋势。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我开头念过的字条：“您如何看待不开放的城市？”

尽管过去年代的“冷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美国没有不开放的城市。这是我们的创造。很明显，某种东西出现了，再把它毁掉，总要比建设容易。我觉得，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所有的人应当处于同样的条件之中，应当生活在同样的条件之中。

如果我们很快一下子开放所有的地区，敞开大门，自然某些问题就会困扰今天居住在封闭的行政地区的人们，必须考虑保障安全、保障法律秩序、保障财产和需要特别保护的物资完好无损，等等。

我想，虽然我看出了一直存在至今的这个保护体制有时是无效的，是犯罪的根源，可是对于那些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人们，我说不出什么新鲜东西。

部长在这里提到过这件事，包括保护体制在内的许多事情应当转向新的工艺基础。如果我们能够逐步顽强地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就能够解决开放封闭城市的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行动起来。这也涉及物质因素和财政因素。

刚才市长讲过话，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热情洋溢的言语，感谢他提供的新的 高山滑雪场的信息。我一定尽量到那里去看一看。

做一个不大的修改。三山滑雪场 1999 年获得的收入（如果我错了的话，请领导人给以改正），是 61 亿卢布，其中 12 月份是 30 亿卢布，一年的支出是 60 亿卢布，其中 12 月份是 51 亿卢布。

核能部的不开放的行政地区全年收入为 185 亿卢布，其中 12 月份 82 亿卢布，全年支出 188 亿卢布，其中 12 月份 127 亿卢布。现在决算还没有做出，我想会做出来的。

是的，我们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这里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形成的。所有这一切可能导致破坏、毁坏某些东

西，这不已经提出了代替某种东西的建议。十分明显，构成国家经济的所有成分应当存在于同样的条件之中。当只有在解决国家所负担的社会问题时，国家才能给予特惠。

我看，对于国家活动的某些优先发展方向给予拨款是自然而然的事，其中包括对国防工业综合体由预算直接拨款，而不是提供什么优惠或者特惠。而且，很难监督这些优惠和特惠用什么形式、什么方法，在什么时间用在什么地方。

这也是对如下那个大问题的部分回答：“为了完成国家面临的而且在最近十年没有能够全部完成的任务，您打算做什么？”

当我说到强大国家的时候，如果有人更喜欢用，那就用有效国家这个词，我首先要指的是，不是建立镇压体制和扩大护法领域。

部长提到我们同伊朗的合作和因该部没有履行国家的某些义务而对该部的指责。在这里我要说：我们毫无疑问将要为俄罗斯在世界市场上的利益进行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允許任何人打着虚伪的、虚构的谎言，对不起，我用了这类不易懂的词语，试图把俄罗斯从这个市场排挤出去。

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们承担了某些义务，我们一定要履行这些义务。如果我们对这些义务不感兴趣，那就争取取消这些义务。

国家在国内，在国际舞台上应当同样地表现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尊重，才能争取到经济上和国内政治生活上的某种稳定。

这里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已经退休的核武器制造者的退休金问题。这个问题我不全部读出来。我想，问题提得绝对合理。这里不可能有“大锅饭”，这是不可能有“大锅饭”的领域。

我们有一定的计划。在近期内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就在已经起草好的总统令中略加修改。

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

——在俄联邦国家杜马审议批准第二阶段
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时的讲话

(2000年4月14日,莫斯科)

自1993年签署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时起的七年里,一直就这个条约的批准问题进行着辩论和讨论。今天在这里讲的许多事情都是我必须要重申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内,各届杜马的政治派别和议员团形成了并加深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有时也受到了批评。因此可以说,我们是在轻率、仓促行事,至少是做的不得体。是的,至少是不得体。我们是把这个文件用做国内政治斗争手段的见证人,有人极力要把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与这一领域的所有条约捆绑在一起,同整个俄美关系捆绑在一起。

俄罗斯总统曾三次把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提交国家杜马请求批准,1995年一次,1998年一次,1999年一次。每一次的请求都被用各种理由予以推迟。这里不仅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1995—1997年有车臣事件;而后的1998年,是涉及政府总理的尖锐辩论;最后,到了1998—1999年,这就是南斯拉夫问题、轰炸伊拉克,等等。平心而论,这么长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最后的结果可能也不错。至

少，居民、那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政治学学者、这一领域的所有专家，能够钻研所有这些问题的细节。但是继续再封杀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是不适宜的了，是绝对不行的。我认为是有害的，因为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的不仅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命运。我国战略核力量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必要保障。

今天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第一个立场断然否认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必要性，认为它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第二个观点建议在一定条件下批准这个条约。我认为，这两个观点都有存在的权利。

实际上，我所说的条件和批准条约的先决条件现在已经具备了。这就是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关于2010年之前战略核力量发展纲要、财政保障法、俄罗斯联邦在美国违反1972年反导条约的条件下有权退出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宣言，等等。

反对批准这个条约的人提出的基本论据是，保留以洲际弹道导弹为支撑的战略核力量对俄罗斯极其重要。正像我们多次听到的，对此我自己也这么说，这就是“P-36”火箭。

下面就希望俄罗斯把战略核力量保留在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水平上的论点，以及必须恢复生产重型火箭的论点，分别讲几句。

这个问题有其重要的政治因素，它会促使破坏条约关系体系，引发对于俄罗斯力所不及的、绝对不需要的军备竞赛。对此我要特别强调。除此而外，……已经有一次把军备竞赛强加给我们了。如果我们再卷入第二次、那么，其结果会比第一次更坏。而且这个选择还要伴随着资金和资源的大量耗费。我再一次强调，这是绝对不合理的耗费，甚至是荒谬的。

我同意几位发言人关于常规武器处于艰难境地的讲话。

我向你们报告，我国空军飞行员三个月当中平均飞行时间为四小时。由此这可清楚地认识到一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如军舰沉没，等等。大家说得都对，但从这里应当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去年，美国的飞行员平均飞行约 200 小时。请问，我们的飞行员飞行多少小时？科尔努科夫就坐在这里，他会告诉给你们。我甚至不想在这个讲台说这件事，觉得羞愧。

已经谈过以前的合作。正如大家知道的，以前的生产合作已经没有了。合作的相当大的部分，基础部分留在了乌克兰，合作已经完全不行了。因此，要想组织和研制新的洲际重型火箭，需要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实验设计工作，至少需要持续 7—10 年时间，其成本加上生产不少于 623 亿卢布。为保存战略核力量，到 2010 年的全部维持费用和发展费用将分别达到：在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水平上为 9500 亿卢布，在履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下（这是 3000—3500 个弹头）为 7500 亿卢布，在履行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下（2000—2500 个弹头）为 4000 亿卢布。

至于说到现有的洲际弹道导弹，要求消除它的不是履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的条件。我再次重申，不是条约，而是得到多次延长的洲际弹道导弹使用期限的终结，要求取消这些弹道导弹。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迫使美国按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把自己的核潜力实际降低到 3500 个战斗装置以下，并进而按 1997 年赫尔辛基协议参数降低到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的水平上。我们关注的是这一点。从总体上说，我不清楚美国从正在变化的世界军备和政治变革形势看是不是对此也感兴趣。

最后一点，这一点不是条约的对象，但它引起了某种担心，从总体上说，它应该引起担心。这里讲的是所谓的非战略

核武器、远程海上巡航导弹。我要说，美国在这一领域具有的优势似乎根本不明显。考虑到你们通过了改变我们讨论性质的决定，使讨论公开化，我就不详细说了，但是这点优势不明显。如果说到海基核巡航导弹，那么，我们和美国人发展这类巡航导弹的能力大体是相同的。

俄罗斯如批准并在以后执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它从这里能得到什么呢？

第一，保持力量平衡。根据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战略核力量将缩减大约 47.4%，而美国相应的力量大约要缩减 65.5%。而且，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不涉及俄罗斯的海军核力量和空军核力量，我们不需要消除一艘潜艇、一架重型轰炸机、海军和空军的一个弹头。在我们的部署中需要缩减的是地面弹道导弹，而这些导弹，不管条约批准与否，由于物理老化和为了安全，在 2007 年以前都要从军备中拆除。而美国则根据条约得消除自己最现代化的“MX”导弹和近二分之一的海军战略武器。

第二，保存遏制潜力。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可以保存俄罗斯的遏制潜力。根据在回击行动中打到敌方攻击目标的弹头数量这项指标，在不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下，俄罗斯在 2010 年将比美国少 94%。我想强调指出，如果我们不批准这个条约，将来会怎么样呢？我们要比美国少 94%。执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可以使美国和俄罗斯遏制潜力的总的比例关系达到 3:1。在签署和实行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下，部长今天在这里已经说过，遏制潜力的对比关系为 1.1:1。

极其重要的是，随着减少俄罗斯核遏制潜力的数量，却同时提高了这个力量的生命力，提高了它的回击行动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提高了遏制潜力的质的性能。

第三，承认和加强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同1972年反导条约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是在保留和严格遵守反导条约的情况下批准并执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就迫使美国做出如下选择：要么在全世界面前成为明目张胆地破坏由限制和监督战略武器条约构成的战略稳定基础的罪人，要么放弃推行国家反导弹防御方针。

第四，切实计算重型轰炸机上的核弹头。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规定，要计算每架重型轰炸机实际携带的核弹头。批准和执行这个条约，就可以消除美国和俄罗斯双方不仅在空军战略武器之间，而且总体上在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之间在数量上的不平衡。我想着重指出，在这之前，任何限制都没有。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则规定了这些限制。

第五，保障核遏制力量符合俄罗斯的经济能力。在这里我不再细说，这一点我在开头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第六，在合理的财政经济制度下，为重新装备核遏制潜力创造条件。我已经说过，如果我们要生产重型火箭，我们不能依靠别国生产，就算是最友好的国家乌克兰也罢。我们甚至连最小的部件也不能指望别国生产！我们的一切只能在自己这里生产，只有指望自己的生产，有计划地将核遏制力量转向新的武器系统。

有政治上的好处。这排除了指责俄罗斯阻碍裁军进程、鼓励核扩散和核武器竞赛的可能性。这就是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形势，即让美国利用俄罗斯不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作为自己退出1972年反导条约的借口。这就是为更加深入地削减核武器创造前提。这一点也已经说过。

我想特别强调，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与批准1972年签署的划分战略导弹防御和非战略导弹防御协议

密切相关。这些协议在总体上建立了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可以在建立非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的过程中防止回避反导条约，不允许在建立非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的幌子下建立禁止建立的战略导弹防御体系。这些协议规定了一整套对非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的参数及其实验、扩散的禁止性、限制性条款，这些条款与综合的信任措施相结合，构成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和技术基础（我想特别着重强调这个技术基础），使人们相信反导条约是不能回避的。与此同时，这些协议可以让我们建立有效的非战略导弹防御体系，而这个体系由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位置将成为遏制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在我们批准了与这些协议相关的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之后，美国要破坏 1972 年的反导条约（我在这里想强调并提请你们注意：我在不久之前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各党派领袖，这你们知道。他们就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发表了一些不错的建议和见解，不只是不错，而且是十分具体），我想着重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可能不仅要退出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还要退出就限制和监督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形成的整个条约关系体系。我们可以提出重新研究我们在战术武器领域做出的决定。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们将在核遏制领域实行俄罗斯自主执行的政策。我想着重强调，这个批准条约的决定，不是单方面裁军的决定。

我和你们应当回答两个问题：这能不能保留核盾牌？能不能创造条件来发展武装力量，能不能使武装力量更有活力？对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的核力量、核遏制力量，在就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做出决定之后，将保证能够在任何时间、在地球的任何地点多次有把握地消灭任何敌人——如果我们不得不打仗，甚至进行在噩梦中也未曾见过的战争，甚至假定不得不同时进行反对几个核大国的

战争的话。这可让我们减少这个数量已经过剩的领域中的开支，让我们把这些资金用于建造新武器，用于使我们的武装力量更有活力、更有战斗力。考虑到世界所形成的局势，今天俄罗斯的主要威胁将发生在局部冲突中（这一点我今天在这里也讲过），不会借助于核武器或者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来摧毁俄罗斯。我和你们现在观察到摧毁俄罗斯的企图和主要威胁是来自局部冲突。

如果要对主要问题——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战略导弹防御协议和非战略导弹防御协议是否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做出回答的话，那么，答案同样是肯定的：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在与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①

(2000年4月17日,伦敦)

普京：我首先要以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的名义感谢布莱尔首相邀请我访问英国，让我有机会同他进行磋商和谈判，有机会同英国企业界的代表人士进行会晤。今天我们的工作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赞同英国首相的立场。我说意义还要大一些，我看，我们今天翻开了俄罗斯和英国关系上的又一页，使我们在双边关系领域和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更加透明、更加可预见和更加有效。当然，也可以走孤立俄罗斯的道路。但我相信，这种做法不可能得到接受，因为它不但有害于俄罗斯和英国，而且有害于欧洲。最好的例证就是我们最近在俄罗斯所看到的。我一点也不夸大，我敢于向您保证，在如此相当复杂的形势下，其中也有北高加索的形势，英国领导人本人到俄罗斯的访问，促使俄罗斯社会形成了对西方社会的信任气氛，并在很大程度上，尽管是间接的、对国家杜马的代表们在投票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时做出的决定产生了影响。

① 布莱尔讲话和答记者问省略。——编注

一段时间以前，首相来到了俄罗斯，带来了他对包括高加索局势在内的某些问题的意见。他的这个立场同俄罗斯领导人的立场，同俄罗斯联邦的立场，在过去和现在，直到如今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分歧。但是我认为，英国首相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邀请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助于解决这一领域的一系列问题。

今天在莫斯科宣布成立车臣共和国遵守人权非政府独立委员会，这正是布莱尔访问俄罗斯时呼吁建立的。应当说，这个委员会是由俄罗斯相当著名的、备受尊重的政治家组成的，将得到俄罗斯政府的全力支持。它将有机会同总检察院、军事机关、政府的一系列组织建立联系。

现在，直接谈谈今天的谈判。

我们的谈判涉及了经济合作领域的全部问题。我们这一方面，向英国首相通报了今日俄罗斯经济出现的进程，通报了我们给自己制定的计划，通报了我们在经济、企业发展、经济“非官僚化”、赋予俄罗斯市场改革和经济自由化更为积极的性质等方面提出的任务。

我们谈了国际安全问题。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向西方领导人之一通报俄罗斯一方面对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而另一方面对建立国家反导弹防御体系计划所持的立场。我们知道，在国家反导弹防御体系中将动用部署在西欧境内的某些导弹部队。这直接涉及西欧国家，因此，对这一部分的讨论在我看来是我们同欧洲关系中的重要因素。

另外，我们谈了各个领域双边关系的问题，这些领域包括国防、反有组织犯罪、反毒品扩散等问题。谈到了必须在各个不同的范围和领域内继续进行经常性的非正式磋商，这里是指每年在俄罗斯和英国轮流进行经常性的会晤。所有这一切，

以及双边关系的性质，我们合作的精神，在讨论问题时的开诚布公，都让我们相信，俄罗斯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既帮助俄罗斯，又帮助我们所有的西方伙伴不仅能建立良好信任的对话，而且会促进解决人类今天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避免人类未来可能遇到的威胁。

* * * *

俄通社—塔斯社：我的问题是提给两国领导人的。你们如何评价当前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自然这也涉及今天同英国经济界代表的谈话，首相先生，这也涉及俄罗斯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

普京：谈谈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应当说，俄罗斯和我们的伙伴在俄罗斯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政治局势的某种不稳定性。毫无疑问，在国家杜马和俄罗斯总统选举之后，我们伙伴的这个主要的担心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这是第一。

第二，为发展俄罗斯联邦境内实业界的积极性，为他们创造可以接受的良好条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首先是俄罗斯经济的“非官僚化”。这涉及在保护所有者权利和投资者权利方面实行明确、坚定和前后一贯的政策。这涉及必须更坚决地反对腐败，建立更为有效的司法制度。这涉及我们要在金融领域进行一定的改革，克服我们在包括征收关税在内的税收领域所看到的不良现象。

所有这些问题今天在同英国实业界代表会见时都讨论到了。我们认真地听取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和意见。在同我进行的座谈中，俄罗斯内阁和政府的主要成员都在座。毫无疑问，英国大公司领导人所提出的那些警告，我们不但注意到了，而且要在我们近期的实际工作中予以考虑。

在建立这种良好的环境方面，我们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应当说，这个工作并不是刚刚开始，但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充

满信心为同我们的西方伙伴，当然也为同英国企业界的代表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英国记者：您知道，许多英国和西方的观察家都知道您在名声不好的克格勃中进行过长期工作，因而担心您在车臣发动战争。您如何表明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又如何让人们能够相信，俄罗斯艰难赢得的自由将能够长期得到保障？

普京：我非常感谢您提的这个问题。我希望西方人能够知道，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行动与恢复文明社会的问题完全是不同的两个问题，这不应当引起西方对俄罗斯达到的民主成就感到担心。俄罗斯返回到车臣共和国的领土上，就其实质而言，意味着文明返回到这块领土上。我们现在不存在车臣独立的问题。我们在北高加索的问题完全是另一种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问题。

遗憾的是，我们的声音到达不了西方的社会舆论界。我现在利用这个讲坛来阐述一下我们的立场

这里的问题是，去年夏天平白无故地进攻与其相邻的达吉斯坦共和国的人们——我要强调指出，达吉斯坦共和国也是穆斯林共和国——不是打着车臣独立的旗号来到达吉斯坦共和国的。他们是打着恐怖主义的旗号，为夺取额外的领土而来到这里的。我们有一切根据认为，这些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不是别的，而正是利用车臣的领土，以达到他们的侵略目的。就其实质而言，这是把这块领土当做进攻我们的军事基地。而那些仍然盘踞在车臣境内某些地区的人们，也没有放弃这些计划。俄罗斯不允许出现这种形势，不允许它的一部分领土被用来当做攻击俄罗斯的基地，被用来当做动摇俄罗斯国家制度的基地。俄罗斯对此永远不会同意，没有一个文明国家会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采取任何手段来解决这个任务。这意味着，我们将遵守这块领土上的全部人权，我

们将调查那里所有的犯罪，不管是哪一方犯的罪，不管是什么人犯的罪。

今天在车臣共和国的领土上工作着上百名军事侦察员，工作着其他护法机关的工作队。正像你们听到的，今天又成立了独立的非政府委员会。我们希望与国际组织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合作，因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奴役车臣人民。我们的任务是使车臣摆脱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因为这些分子不但威胁俄罗斯，也同样威胁大陆其他国家。我有一切根据可以肯定，这个以宗教口号，其中也包括以穆斯林口号掩盖的国际激进主义正在威胁着中亚的某些国家。

我们也掌握了国际激进主义在某些欧洲国家的表现。当有人对我说，欧洲领导人，某些欧洲领导人不能采取支持俄罗斯联邦的立场，因为他们担心欧洲的穆斯林居民可能会做出反应时，我说，这是错误的立场。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如果我们容许包括西欧在内的国家出现极端主义，没有人会高兴。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俄罗斯反对国际极端主义斗争的行动能得到支持，不管这种极端主义是用何种口号掩盖着的。

我再一次重申，俄罗斯的行动不是针对穆斯林，不是针对车臣人的。这些行动只是针对全球性质的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极端主义。而俄罗斯却是在这里孤立地进行着反对这些现象的斗争。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路透社：您能否提出您同意改变1972年反导弹防御条约的某种条件？您是否同布莱尔首相讨论了英国在美国建立反对无赖国家的核防御盾牌计划中所起的作用？

普京：我国的关于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法律明确规定，对该条约的批准是与不建立国家反导弹防御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要建立这个体系，我国的法律已经做出规定，俄罗斯认为自己就不再承担在军备限制和军备监

督中的义务。

当然，我们不可能不同英国首相讨论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说过，因为国家反导弹防御体系的某些部分可能要在欧洲境内建立。自然，这不能不引起俄罗斯的注意。自然，我们不能不同欧洲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是英国首相提出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对此，我们非常感谢他。自然，这都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至于在原则上我们对这个问题所持的态度，我已经说过，我国的法律已经把它们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但我想提醒你们注意，根据美国方面的建议，我们划分成两个概念——战略导弹防御和非战略导弹防御。我们就是在这一方面准备进行对话。

俄罗斯公众电视台：我对首相和俄罗斯总统提一个问题。我想回到今天建立的委员会的问题上。这是一个完全新设的机构。它在促进解决现有局势方面将起到什么作用？就这个新委员会向布莱尔首相提一个问题，您看这个委员会应当起什么作用？

普京：至于今天由社会公众代表建立的委员会，目前我很难做出什么结论，因为我是在伦敦才知道这件事的。我知道，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知名的和享有盛誉的政治家，其中有前司法部长、前俄罗斯总统候选人、现任国家杜马代表的克拉舍宁尼科夫以及就我所知，还有一位是发行量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一家报纸——《消息报》的主编。他们给自己定的任务是什么？我从报刊上知道，这个任务就是遵守北高加索的人权。我已经说过，我们准备提供一切机会来使他们实现自己的职能，来完成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要想比较详细地回答这些问题，我只能在认真研究了委员会的创建文件之后。

是的，当然我也说过，首相来到俄罗斯，对于建立这个委

员会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圣彼得堡讨论的问题之一。

天空电视台：布莱尔先生，对于金融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您在想什么？对于高科技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您在想什么？您对这个市场是寄予很大期望的。普京先生，您作为当选出来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元首，当您在女王那里饮茶的时候，您在想什么？

普京：我们今天当然同首相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问他：“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这是末日的开始，还是只是某个悲惨的因素？”他说，要想一想，这只是一个悲惨因素，是“市场的现实”，不会再有什么，其后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不良现象。我们对此也寄予很大的期望。这个市场对俄罗斯产生的影响不太大。但应当说，这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一个提醒，我们应当使自己的能力多元化，应当使自己的经济“非官僚化”，使我们的经济更加平稳、在某些领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尽管在某些市场上还存在不良的变化。

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灾难。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大概要由市场本身来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重大的外部“启示”的征兆。在世界经济中不会发生这种让我们对未来市场可能的“倒塌”感到特别惊慌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个插曲。在我们看来，我们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看到这个经济部门的某种稳定。

太阳报：普京总统，世界从自己沉痛的经验中知道，为了向俄罗斯进行援助而送到俄罗斯的钱又流出了俄罗斯，出现在外国银行的秘密账户上。我了解到，您确实请求过英国查找这部分流失的钱。您可否告诉我们，您所领导的政府为使控制了很多俄罗斯商业的黑手党人物遵守法律，您正在做什么？

普京：我不会说暴徒们控制了俄罗斯的大部分经济。这

是文艺界专家们所说的艺术夸张，言过其实。但反对犯罪，其中包括反对经济领域的犯罪，当然是必须的，而且我们正打算这样做。这将是俄罗斯联邦政府近期的主要活动方向之一。

我同首相讨论了资本外流的问题，但我应当对您说，这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带有犯罪性质。遗憾的是，法律规定，没有必要把成袋的钱带到国外去。问题比较复杂，但同时又比较简单。我们应当监督这些钱的流向，但这种工作做起来不应当损害俄罗斯本身的经济。

我们知道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悲惨做法，当试图采用严厉粗暴的手段切断资本外流的一切可能的途径时，资本外流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这个方面可以采取非常严厉的行动，但效果会适得其反。而我们打算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便能够控制这个领域。我们打算更好、更紧密地在这一方面同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进行合作，我们打算实行一定的有的放矢的政策，重组俄罗斯的金融业和银行业，但同时也打算加强监督这些行业的刑事犯罪活动，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要提醒您们注意的是，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刑事犯罪上，而是放在经济领域里。我觉得，这将会极其有效。

好了，最后涉及资本回流。我们在这一领域，既同我们今天的“主人”的相应机构，英国的相应机构，又同我们其他西方国家的伙伴进行谈判，建立联系。而且主要重点不是放在刑事犯罪上，而是创造俄罗斯资本由国外返回俄罗斯和对俄罗斯经济进行投资的条件。这个进程在一定意义上尚不十分明显，但已经开始了。遗憾的是，这个进程是通过自由贸易区，是通过在自由贸易区设立的公司开始的，但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不错的现象。如果俄罗斯的资本返回到俄罗斯的经济，就算它是以“隐蔽”的形式返回来的，总算返回来了，这对其他潜在

的投资者是一个不错的信号。这也说明，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可以开始预见，变得清晰了，变得有根据了。这使我们有根据地说，俄罗斯的投资环境正在改善。

在就任俄联邦总统典礼上的讲话

(2000年5月7日,莫斯科)

今天我向你们，正是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因为你们把国家最高职务托付给了我。我明白，我承担了重大的责任，同时我也知道，在俄罗斯，国家元首过去和将来都是对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担负责任的人。今天我回忆起俄罗斯首任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在离开克里姆林宫时讲的许多人都记得的一些话。今天他在这个大厅里又重复说：“请珍惜俄罗斯吧！”我正是把这视为总统的重要责任。我将要求自己的工作同事履行这一责任，我同时打算在这爱国主义的事业中寻求俄罗斯同胞的帮助，寻求所有珍惜我们祖国命运的人的帮助。

今天我要感谢我的拥护者，感谢在选举中投票选举我的所有人。你们支持了那些已经采取的初步措施。你们相信，我们一起定能使我们的生活向更好的方向转变。对此我深深地感谢你们。但我明白，你们的支持是对整个政权和今天就任国家总统的我的预先支付的信任。

我还要向投票选举其他候选人的人讲几句话。我相信，你们是为我们的共同未来、我们的共同目标、美好的生活、繁荣和强大的俄罗斯而投了票。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观点，但我们都应该联合起来，因为我们有許多工作需要共同去完成。

今天真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想再次把注意力集中

到这一点上。确实在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上，在俄罗斯的整个历史上，这是国家最高权力第一次以最民主、最普通的方式，按人民意志合法与和平地实行了移交。权力交替一向是对立宪政体的一种考验，是对其牢固性的一种考验。当然，这不是对我们的第一次考验，很明显，也不是最后一次考验，但这是考验，我们已经很好地通过了我们生活中的这一关。我们证实，俄罗斯正在成为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和平地实现权力的继承，这是政治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和你们曾经向往、竭力追求和力求达到的。

通向自由社会之路既不简单也不轻松，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过悲惨的、也有过光辉的篇章。民主国家的建成远未完成，但已经完成了许多工作。我们应该珍惜已经取得的成绩，维护和发扬民主，要做到让人民所选举的政权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保护好国内各地的俄罗斯公民，为社会服务。这是原则性的坚定立场，我曾捍卫了这种立场，将来我还要捍卫这种立场。

为了今天的隆重庆典，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在我们人民感到神圣的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是我们民族记忆的集中地。这里，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内，多少世纪以来曾谱写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数典忘祖的人”，我们丝毫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应该知道自已的历史，知道其本来面目，从中吸取教训，时刻记住，谁创建了俄罗斯国家，谁真正地捍卫了她，谁使其成为伟大的、强盛的国家。我们要保持这种记忆，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时代的这种联系，我们要把我们历史中一切最优秀的东西传给子孙后代。

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我们能够真正改造和改变国家。我们想，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让我们的俄罗斯成为自由的、繁荣的、富裕的、强大的文明国家，成为公民为其自豪和受世界尊敬的国家。最近几个月中，我在莫斯科、在俄罗斯各地区

进行会晤时，感受到你们的理解和你们的支持。在我们各个城市的广场和街道上，我常从人们、最普通的人们那里听到非常朴实、但对我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话语。他们对我说：“我们相信您，我们寄希望于您，只是您不要辜负我们。”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自己的行动中我遵循的就是国家利益。也许会犯错误，但我会允诺并一定允诺，我将坦率和诚实地工作。

我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就是团结俄罗斯人民，把公民团结在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周围，每天和每分钟都记住，我们有一个祖国，有全体人民，我们同你们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在庆祝就任俄联邦总统的官方招待会上的讲话

(2000年5月7日,莫斯科)

今天的典礼中有许多节日般的欢乐而降重的时刻。当然,就任总统是隆重的仪式。但我的讲话不仅仅是顺应仪式的表现,在总统誓言中就包含着在这个岗位上的工作的实质本身。这是对人民的宣誓,这才是誓言的真正意义。我认为重要的是今天要强化,国家的历史和命运不是始于对国家新元首的选举和终于他的离任。我们是在继续那些不得不第一个开创一切,同时又解决许多复杂任务的人的工作。当时既没有任何现成的药方,也没有任何成功的把握。因此,今天我讲到这一点是想对现在坐在这个大厅里的俄联邦首任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表示敬意。

我要感谢我在这几个月中与之一起工作的全体人们。人们信任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他们看到了班子的和谐协调、感觉到了我们的团结一致、认真工作和做出实际效益的愿望。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志同道合者的圈子不仅仅限于克里姆林宫和白宫,我们有联邦会议和全国各地区的支持,我们提出的建议得到了社会的赞同。这些行动和思想都来自于社会自身,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是人们所需要的。今后我们的行动和计划依然将是非常公开的,我们必须对公民坦诚。只有这样,我们才不

会失去他们的信任，才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政治开端的偏激性和我们的民主的年幼性都已成为过去。许多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这段时间里，不管是政权也好，还是社会也好，都大大地成长和壮大了，也都自信和成熟了。我们不许诺奇迹，但准备尽职地、干练地去工作。今天政府、联邦会议代表，而且十分重要的是，还有我们的选民们，都有共同工作的情绪。也就是说，大家都有我们曾经渴望和长期追求的真正和谐一致的精神。当然，我们还将会为细小事情而争论，也会为重大事情而争论，但在主要问题上我确信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国家的尊严和公民的富裕。政府一定要信守这个崇高的目标。

在行将结束这个不平常的一天的时候，我要再次感谢大家的合作。我希望，今天所获得的我们团结一致的这股子劲儿，将继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相互理解和继续使我们相互帮助。最后让我们大家为俄罗斯而好好地工作吧！

我们将为国家效劳，我们将终生为国家效劳，不论我们担任什么职务或享有什么特权，这是所有相信俄罗斯的人的道义责任。在今天，苏联总统和首任俄罗斯总统在这方面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我提议，为我们国家的幸福和繁荣昌盛干杯！为俄罗斯大地的和睦和一致干杯！俄联邦人民万岁！伟大的俄罗斯万岁！

对俄罗斯人民的电视讲话

(2000年5月17日,莫斯科)

自就任总统之时起我将首次向国家杜马提出一套法律草案。从一方面说,这是国家元首工作的通常做法,但从另一方面说,这里指的是那些巩固和团结俄罗斯国家体制的法律。我认为,这些措施对国家的未来非常重要。我已允诺,政权将实行公开的政策,将向公民解释自己的目标和具体措施。

向杜马提交的法律草案继续实行5月13日发布的关于建立联邦区的命令所开始的路线。这是一条加强国家统一的路线,它得到了各州长、议员和全体俄罗斯公民的支持。可以说,国内第一次对这样一个原则性问题没有出现意见分歧。所有这些法案的共同任务是,使执行权力机关和立法权力机关成为真正能工作的权力机关,用绝对是实际的内容来充实权力划分和建立统一的执行权力机关垂直系统的宪法原则。

这些法律草案的实质是什么呢?严格地说,所有这些可归结为三个基本部分。第一,建议改变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原则。俄罗斯宪法规定,杜马由选举产生,而联邦委员会则由执行权力机关和立法权力机关的分支机关的代表组成。但宪法没有规定,这必须是地区第一把手——州长、共和国总统和地区议会领导人,而今天的情况却正是这样的。我认为,各地区首脑,应该集中精力去处理自己地区的具体问题,其实,居民把他们选举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让他们的代表去

从事立法工作好了，但要在经常性的和专职的基础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月开一次会。

当然，俄联邦总统同—个专职的议会上院打交道会更麻烦些，会更复杂些。但是事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相信，法律的质量毫无疑问将会得到提高。此外，我们将会消除俄罗斯权力组织自身的明显矛盾。今天州长和共和国领导人本身是执行权力机关的设置，但他们作为联邦委员会成员，同时又成了议员，也就是说他们成了他们自己应该执行的法律的共同制定者。正如我们这里常言说的，这非常荒唐，事实上这是对分权原则的破坏。

第二条重要建议是，规定解除地区领导人职务的程序和解散曾经通过了的与联邦法律相悖的法案的立法会议的办法。众所周知，今天因违犯宪法甚至可以解除国家总统职务。这样的办法也应该扩大到地区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领导人。

最后，依我看，是从第二条建议中合乎逻辑地产生的第三条建议。如果地区的头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被国家总统解除职务的话，那么，他对他的下级政权机关也应该具有类似的权力。这在今天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在国内恢复能够运作的政权垂直体系也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些手段，无论是联邦议会，还是政府，甚至是总统，都无法办成普通的、但绝对必要的事情了。首先要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最边远的地区同样严格遵守公民权利，同样准确理解并执行全俄立法。这也就是法律专政。这将意味着，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俄罗斯。

我特别要强调，我提出的所有法律草案全都符合俄罗斯现行宪法的规定。我想对国家杜马代表和联邦委员会成员讲句话。刚好今天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同大多数联邦委员会成员长时间地讨论了这些问题，大概对所提出的法律草案会有各种各样

的评价，这些法律草案将引起更多的讨论。我们准备讨论。我相信，我们需要共同制定和贯彻这些不平常的决议。把政党的、地方主义的和个人的追求和野心同巩固国家组织和加强政权的必要性分开的时刻已经到来。俄罗斯公民早就盼望这样做了，我们务必不要辜负这种期望。

我坚信，政权必须是个工作的政权，每个人都应做好自己的事情。上院、下院中的立法者，他们的职责是审议法律，而在地方上对人们的社会福祉、地区经济的成败负有重大责任的州长们应该履行他们自己的工作，谁也代替不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作用。

今天他们同样在关心政权的巩固问题，就像在这里，在联邦中央一样。有些人甚至提出了比提交的法律草案中的措施更加激进的措施，甚至提出要采用由俄罗斯总统直接任命州长的办法。但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联邦主体的首脑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这种办法已被确认了，已经成为我们民主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了。

我认为，指出所提出的法律不是针对地区首脑的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同时，我相信，地区领导人是总统的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在加强我们国家的事业中他们也将同样如此。要知道，国家不单单是我们生活和工作所在的土地，也不单单是标出了国境线的地理版图，它首先是法律，是宪法秩序和纪律。如果这些手段软弱，那么，国家就软弱，或者，国家就根本存在不了。

请你们细细想一下一个数字，各地区通过的法案有五分之一同国家的基本法相抵触，共和国的宪法和州的规章同俄罗斯宪法不一致，俄罗斯的边疆区和州之间设置贸易壁垒，甚至更坏的是竖立界标，这些事情都发生了，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事实啊！正如生活表明的，这些破坏的后果是多么的惨重！由这

些看似局部的问题就逐步形成了分离主义，它们有时就成了更危险的灾难——国际恐怖主义的进攻基地了。

我再次呼吁立法者，再次要强调，做出被迫的妥协，导致不稳定的妥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因此，我十分希望，你们要支持加强俄罗斯国家组织的路线。

尊敬的公民们，你们不会比我知道得差，千百万普通百姓对政权涣散所付出的代价要比什么都大。人身安全、财产和住房不受侵犯，最后还有我们个人的幸福和我们孩子的未来就成为国家不稳定的代价。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强大的和负责的政权。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现在所采取的措施。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决心被选上俄罗斯总统岗位的，今后我决心坚定地和始终不渝地实行这一政策，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那样。

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①

(2000年6月4日,莫斯科)

普京：你们好！尊敬的女士们和先生们！

请允许我开始总结我同我们的客人和伙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先生及其一行成员的两天工作。我们非常紧张地工作了两天，同时我应该说，无论就我们谈判的精神、质量，还是结果来说，俄方都不能不表示满意。

我们讨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按照我们的意见，不仅代表了美国和俄联邦的利益，而且其中还有毫无疑问地涉及全人类利益的全球安全问题。

我们详细地讨论了最近几年在我们双方都感兴趣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已经做的一切工作。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将继续在这方面共同工作。

我们讨论了诸如日益汹涌的恐怖主义浪潮、有组织犯罪和毒品扩散这样一些新的全球性威胁的问题。我们还交谈了在我们看来只有一种解决办法的，而在我们的美国同行看来可用其他办法解决的那些问题。

我们也对彼此具有不同态度的那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① 克林顿的讲话和答记者问部分省略。——编注

所有这些谈话和交谈都具有非常坦率和非常具体的性质。

正如你们知道的，刚才我同我的同行——美国总统签订了包括安全问题声明在内的一系列文件。文件决定和说到了许多问题。

在我看来，取得的主要成果是，我们不仅确认了我们很高的关系水平，而且也把今后近期内俄美间关系的发展趋势固定了下来。

尊敬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我想就此指出以下一点情况。在最近几年中，包括最近一年中，俄美关系中经历了我们关系上升和下降的不同时期，也有过争论。但是在最近八年中俄罗斯领导和美国总统班子通过努力所达到的那种高水平的关系，总能使我们体面地摆脱危机。不仅总能恢复关系，而且还能为解决争论的形势创造条件。这一点我们是珍视的。

我很愉快地指出，我要重复说，在这些复杂的方面不仅出现了交谈的愿望，而且还出现了寻找共同解决方案的愿望。

我们同时讨论了涉及经济领域的双边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我想立即指出，俄联邦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和参加会谈的主要政府部长不仅向我们的美国同行通报了今天俄罗斯经济的运行情况，而且还同我们的伙伴们交谈了在双边关系和国际组织，其中包括在国际金融机构范围内的共同协作问题。

还想指出，俄联邦不仅决心继续实行我们多次讲过的市场改革，而且还决心最坚决地具体行动起来。我指的是既推行税收法，又推行产品分割协议。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还有一些同国家杜马尚未协调好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多半具有技术性。因此，我们同国家杜马代表一起将继续工作，审议这些法律，使之得到通过。

我们就即将到来的一些国际活动交换了意见。这就是冲绳首脑会议、纽约联合国首脑会议——“新千年首脑会议”、文

莱会晤。我同克林顿先生就这样达成协议，继续共同推进我们今天和昨天讨论过的和明天还将有机会单独讨论的一系列问题中的问题的解决，并在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即将举行的那些会晤中予以推进。

我代表俄罗斯领导感谢美国代表团，不仅感谢他们接受我们的邀请和来到俄罗斯，而且感谢他们非常积极、认真地对待讨论和解决我们所讨论的那些问题的态度。

灯塔电台：向俄罗斯总统提个问题。您认为，俄美关系在继续构建和变化的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谢谢！

普京：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原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史上及在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史上既有许多戏剧性的成分，又有许多积极的成分。我们曾是同盟者，也经历过对抗的时期。我们希望，我们关系中最糟糕的时候早已过去。

时至今日，美国是我们主要伙伴国之一。至于俄罗斯，它在同美国的关系中永远也不会做出恢复任何对抗因素方面的选择。

我们愿意合作，我们愿意在我们所产生的所有问题上能达成协议。自然，这样的问题过去和现在有，可能将来也会有。重要的不是有这些问题，重要的是只能有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不应该破坏最近时期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而应该着眼于未来。正如你们知道的，无论是俄罗斯领导，还是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都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将遵循的正是这些原则。

路透社：有一个问题涉及两位总统。现在，当你们作为总统会晤后，你们作为领导人如何相互评价？你们如何看待两个国家间的现行关系？克林顿总统，在你们今天的会晤后，您现在是不那么相信俄罗斯民主制的未来，还是相反？

普京：正如你们知道的，这已不是我们第一次同克林顿总

统会晤了。克林顿总统领导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几乎八年了，他是一位极富经验的政治家。据我看，我们之间不仅确立了友好求实的关系，而且还建立了私人关系。克林顿总统是我们非常合适的和可亲的谈判伙伴。

我想，如果一切像克林顿总统迄今所做的那样的话，即不是钻死胡同，而是开辟可以前进的道路，那么，在同美国的关系中未来等待我们的将是成功。

请你们关注一下反导弹防御条约。在条约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把基本原则——保留作为维持安全体系基石的反导弹防御条约载入了你们刚刚听说的声明中。

同时我们对有可能发生的新威胁所持的基本观点是共同的。我们反对把药看得比疾病本身更坏的看法。但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够解决甚至看似十分复杂和敏感问题的途径和基础。

我重复说，我们知道，今天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竞选，但我们知道两位主要候选人的纲领。如果这些纲领能付诸实施的话（纲领指出，必须积极发展同俄联邦的关系），如果克林顿总统年底将接力棒交给自己的接班人，不论接班人将是谁，将被接受的话，对我们都是完全合适的。

在庆祝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通过 十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2000年6月12日,莫斯科)

十年前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

第一届俄罗斯议会代表们的观点各异。与会的既有革命派,也有保守派,还有持不同政见者。既有深深眷恋那个时候的体制的人,也有同这种体制勇敢斗争的人。

但找到了能把如此不同的各方面的人联合在一起的东西。

这就是对俄罗斯、对俄罗斯命运和前途的担忧、希望国家强大和繁荣的愿望。

我相信,今天把我们所有人联合起来的依然是这种感情

国家主权宣言的通过成了结束一个时代的事件。

俄罗斯国家组织和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性质变了,确定了新的国家矢量。出现了多党制、所有制法和大众媒体手段自由法,实行了总统制,在政权体制中发生了宪制上的变化。

十年前我们比较浪漫,甚至很天真。人们曾经以为,能轻易和迅速地建成一个新国家。曾不得不丢掉这些幻想。我们现在有了不轻松的、甚至常常是痛苦的经验,但毕竟还是经验。现在我们知道,改革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民主机构是多么的困难。

我们的损失不小。曾经帮助我们解决最困难的任務,帮助

我们取得胜利的那种突破，那种激情的高涨好像都已成为过去。

我去了全国许多地方，会见了许多人。其中不少人很失望、不知所措、摇头丧气。但也有许多其他人充满朝气和力量，着眼于创造。

也就是说，我们有达到更好的生活、振兴经济和发展生产的一切潜力。

我们应该一起使俄罗斯成为统一的、强大的和受人尊敬的国家。

十年过去了，这十年是在建设真正的联邦制的标志下走过的。我们并不是经常始终一贯的，我们也不是一切都能预见。现在我们明白，国家建设需要始终不渝的用心和巨大的责任感。这是我们总统、政府、议会代表、各地区领导人的共同任务。

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们是团结一致的。人们支持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能胜任许多使命。

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 2000年国情咨文

(2000年7月8日)

根据宪法我现在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国情咨文。这里要讲的是国家工作的优先方向。许多工作已经开始，大家正在努力去做。但还有一些长远性的工作需要我们加倍努力。

已经与两院领导人商量好，在我讲话之后的稍晚些时候我们碰个面，讨论一下我讲的国情咨文的主要内容。很希望，这个谈话有助于有效地安排今后的工作。

这一次国情咨文不是发表在年初，而是在年中，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因为举行总统选举，只有现任国家元首才有权向权力机关提出纲领性任务，只有他才有现实的可能去有效地组织完成这些任务。

过去的半年表明，社会对国家发展的原则性问题认识高度一致。这就为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进行建设性的、然而又是复杂的共同工作提供了起点。重新组建的联邦政府表明它能够系统地有计划地工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总体上已经得到批准。国家已经在很多方面着手工作。

我感谢联邦会议和政府，因为我们没有浪费时间，一起开始准备并实施对于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各项决定。我感谢全体公民和所有支持我们的创举的人。今后希望大家还能积极参

与解决国家的各种问题。

最近几个月的大事是审议了一些涉及完善联邦关系、改变社会状况和税收情况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实施既能成为国家建设，也能成为经济活动中行为规则的一个新时期的起点。

在俄罗斯，国家从道义上有权要求人们遵守国家制定的准则这样一个时期来临了。最近几年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就是税收不合理。关于这一点已经谈了许多，但是没有进展。讨论是关起门来在小范围内进行的，很少有人相信情况会改变。如今迈出了头几步。正在制定新的法律，从而将有新的规定，但这项工作做起来还很难很难。

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降低社会的非预算基金提成的数额，这有助于使收入公开化。减轻税赋能够使诚实的企业家在自己国家充满信心地发展事业。

应当承认，影子经济猖獗、腐败盛行和大量资金流失国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自己造成的，是规章制度不明和种种没有根据的限制造成的。

国家是靠别人的建议、援助和贷款，还是依据我国的情况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选择。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曾面临过同样的选择。

如果俄罗斯仍是一个弱国，那么我们的确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选择，这是弱国的选择，也是一个弱者的选择。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

今天当我们前进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回忆过去。还应当争取使我们大家，包括企业家、政权机关和全体公民，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对国家承担的责任，使严格遵守法律成为俄罗斯全体公民的自觉要求。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公开和坦诚的，以此为基础建立

起来的政治可以保护我们不重犯过去的错误，它是新的“社会契约”的基本条件。

在谈优先方向和任务之前，我想先谈谈我国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

我们习惯把俄罗斯看做是一个权力机构体系或一个经济实体。但俄罗斯首先代表着把俄罗斯当做自己家园的人，他们的幸福和体面的生活是各级政权的主要任务。可如今在我们的家园里人们离舒适还很远，许多人艰难地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生活很困难。

我们俄罗斯的人口一年比一年少，一连几年平均每年人口减少 75 万人。如果相信预测的话，而这些预测是那些了解情况和毕生从事这项事业的专家根据他们的实际工作做出的，那么再过 15 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少 2200 万。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这是七分之一的居民。如果现在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民族的生存将受到威胁。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日渐衰弱的民族。人口状况是令人深为担忧的问题之一。

另一个严重问题仍是俄罗斯经济上的衰弱。先进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正在将我们推入第三世界的行列。我们不应对目前的经济发展数字感到满足，我们仍旧生活在日渐严重的经济落后之中。我请你们特别关注这一点。乍看上去，国家现在的经济形势不错，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投资和税收都在增长，但是就像 1997 年的复苏一样，经济增长还处在危险的边缘。两年前靠大举借债使经济明显好转，但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影响下崩溃了。

今天的经济指标只是在与过去相比的情况下看上去乐观。我想强调，它只是与过去相比，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发展水平还很低。许多国家的发展比我们快得多，稳得多。目前

的增长与经济机制改革关系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良好的国际市场行情造成的。

这种状况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尽管这很重要。问题要严重得多，可悲得多，如果我们的顺利发展要一次次地依靠国际贷款和世界经济领袖们的恩典，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够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存在下去呢？

俄罗斯需要一种有竞争力的、有效益的、社会公正的、能够保证政治稳定发展的经济体制。稳定的经济——这是民主社会的主要保障，是世界上受尊敬的强国的基础的基础。

俄罗斯还遇到了严重的外部问题。我国已卷入了所有的世界性进程，包括经济全球化进程。我们无权“躺着睡觉”，错过世界上蓬勃发展的信息革命。

我们不能也不应在战略上输掉。正因为如此，不久前批准了对外政策构想，这是一个更新的对外政策构想，它认为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

我们对外政策的自主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政策的基础是务实、经济效益、国家利益至上。我们还应当努力工作，使这些原则成为国家生活的准则。

冷战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至今还未肃清它的余毒。这种余毒就是企图借口人道主义行动损害国家主权，用如今时髦的话说，就是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还有在涉及地区威胁或国际威胁的问题上难以找到共同语言。

在新形式的外部侵略、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内直接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俄罗斯遇到了对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连串挑战。俄罗斯正面对着企图改变世界地缘政治形势的种种势力。

我们努力使俄罗斯避免这一危险，但我们的行动常常遭到

了片面的和不客观的解释，成为各种投机的借口。因此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帮助人们客观地理解俄罗斯，准确地报道我国发生的事件。如今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的声誉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不使国家强大就不能回答这些挑战和其他许多挑战，就无法解决任何一个全国性任务。尽管使国家强大已经不只一年被宣布为俄罗斯政策的最为重要的目标，可是，这些年来我们除了发表声明和讲空话以外，一点也没有前进，一点也没有！

我们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学会利用国家工具来保证各种自由：个人自由、经营自由、发展公民社会机构的自由。有关权力与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至今在这场争论中还有人利用专制和独裁的题目搞投机。

但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只有强有力的、有效的（如果有人不喜欢强有力这个词，我们就使用有效的）和民主的国家才能保护公民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能够为人们的幸福生活，为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创造条件。

尊敬的代表们、联邦委员会的成员们！

我们许多失败的根源在于公民社会还不成熟，政权当局不懂得如何与之对话和合作。政权当局总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对社会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对之监管过分。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常常有一种观念，一切都依靠政权当局。这种观念占据统治地位，即认为政权当局确实在负责一切。但有非常多的东西也取决于俄罗斯公民本身。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民责任心的强弱、政党和社团的成熟度以及新闻媒体的正义立场所决定的。

几十年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得到了宪法的保障，民主政治体制业已形成，多党制已成为现实。总统、国家杜马代表、州长、市长以及地方自治机关由

俄罗斯人选举产生。

但是，法律的字面意义常常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俄罗斯才仅仅建立起公民社会的骨架。现在需要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以便这个公民社会能够成为国家的真正伙伴。目前我们还无法做到使为国家分忧解难的爱国主义责任心同斯托雷平曾说过的公民自由相吻合。所以，尚需付出极其艰辛的努力才能找到办法，以消除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不应有的冲突。

然而，不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只有民主的国家才能确保个人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平衡，使个人主动精神与全民族的任务并行不悖。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

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政党弱小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当局有好处，这样政权当局就能更加安心、更加舒服地按政治交易的规则行事。

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则会希望有强劲的对手。只有通过政治竞争，才能就我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严肃的对话。

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经验证明（最近几年我们知道了这一点），这种组织一旦从特定环境转入竞争环境马上就会夭折。

今天，起草政党和政党活动法的必要性已成熟。其实，我认为杜马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是个草案。我觉得应该更加积极地加快这部法律的制定。国家元首的候选人或许也应该由社

会和政治团体提名。我明白，这是一个重大问题，需要进行专门和广泛的讨论。

工会运动现状也值得单独谈一谈。这类公民联合会也未能逃脱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侵袭。在新形势下，工会不应承担国家在社会领域的职能。这是不应该的。俄罗斯公民所需要的不是一拨又一拨的社会福利分配方面的中间人，而是工会对劳动合同的公正性及其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这就意味着，工会的任务是保护国营和私营经济部门雇用工人的权利、研究市场结构、组织法律学习并探索人才再培训领域的优先方向。这方面的工作十分艰巨，仅靠国家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也不应该仅仅靠国家的努力，应该同工会一道努力。

媒体在建立公民社会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很多，经常说“为了捍卫自由权，俄罗斯的新闻工作者经常要冒着失去个人前途，乃至生命的危险。其中有许多人牺牲了”。

尽管如此，俄罗斯的新闻自由仍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俄罗斯的媒体同整个社会一样，暂时还处于形成时期。关于这一点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它们就像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国家的所有问题和发展过程中的“病态现象”。因为它们就在这里工作着，与我们同在国内，而不是从某个岛上旁观事态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新闻业。但没有真正自由的媒体，俄罗斯的民主就无法生存，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公民社会。

遗憾的是，暂时还未能制定出明确的能够确保“第四大权力体系”真正独立的民主原则。我想强调一下，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在政治家和大财团眼里，新闻自由变成了一块肥肉，变成了帮派斗争的可用工具。

作为国家总统，我认为我有责任呼吁社会注意到这一点。

法律禁止检查和干预媒体的活动。当局严格地遵循着这一原则。但检查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检查，干预也可能不仅仅是行政干预。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媒体经济效益不好，只好屈从于其主人或赞助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媒体被用于打击竞争对手，有时甚至于变成了搞歪曲报道的媒体，变成了与国家斗争的工具。

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新闻工作者享有真正的而非装饰门面的自由，为文明的新闻业创造法律和经济条件。言论自由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俄罗斯民主的一个牢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的原则性立场。

我还想谈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相信，不就共同的目标达成一致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发展。这些目标并不仅仅指物质方面的目标，精神和道德目标也同样重要。

我们的人民所固有的爱国主义、文化传统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使俄罗斯的团结更加紧密。目前，我们的艺术、戏剧及电影重新对祖国的历史、我们的根以及我们大家所珍视的东西产生了兴趣。这无疑是思想发展和提高的新开始，不管怎样，我对此深信不疑。

国家的民主制度、新生的俄罗斯对世界的开放与我们的特性和爱国主义并不矛盾，不会妨碍我们去寻找自己对精神和道德问题的答案。也无须特意寻求民族思想，这一思想本身就在我们的社会中孕育着。主要问题是应该明白，我们相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我们希望这个俄罗斯是个什么样子的。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党派纲领也各不相同，但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使我们能够称为团结的人民。

在谈及经济政策的优先方面时，首先应该搞清目前的经济

增长从何而来，能否持续，受外部影响的程度有多大？一开始我就提到了这一点，现在我想详细地谈一谈。

一方面，目前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是外贸行情有利的结果。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企业、市场主体的行为开始改变。企业越来越看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降低生产费用。这一点也不能不提，这是事实。

但同时也有着我们无法巩固这些趋势的危险，因为造成我们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深层原因仍一如既往。我们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改变缓慢。问题出在国家不该干预的却进行过多的干预，而该管的却又不管。目前国家在资产、经营及部分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过大。与此相反，在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空间、强制执行法律及保护所有权方面，国家的态度仍很消极。

高税收、官僚胡作非为及犯罪活动猖獗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国家。但国家若开支巨大、挥霍无度就不可能降低税收。一个饱受腐败之苦、职权范围不明确的国家不可能使企业家免受官僚胡作非为和犯罪的影响。我绝对相信，国家管理不善是经济危机深重持久的主要原因，危机的表现形式已众所周知。

国内还有非常多的企业缺乏竞争能力。他们主要靠卢布贬值、被压低了的能源费、拖欠及易货而生存。经济侧重于原料生产的特点依然存在。预算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化。我们将在越来越面向新技术、新经济——知识和技术经济的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俄罗斯迄今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影子经济。

国家债务负担，尤其是外债负担过重是国家软弱、不能前后一贯地推行必要改革的表现形式之一。尽管有过不只一次的重组，但国家的债务负担仍威胁着国家的发展。所积累的债务迫使我们把三分之一以上的预算收入用于还债。问题在于债务

并没有减少，在于这样的重组，使债务不仅不减少，反而只会增加。

我们受制于一种扎根于平民主义政策的经济模式，企图借助粉饰性措施消除弊端。总是推迟做出系统的、重大的、面向未来的决定。

必须从我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并承认国家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就是保护经济自由，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减少行政干预，增加经营自由——生产、买卖和投资的自由。

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控的实质，并不在于迷恋行政手段，也不在于使国家扩张到某些部门（我们已经经历过这种事，这没有用），也不在于有选择地支持某些企业和市场参与者，而是在于保护私有者的首创精神和各种所有制形式。

国家的任务就是协调好保障市场运作的各种国家机构的工作。没有真正独立的法院和有效的护法机关体系，我们就不能实现稳定发展。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如果我们无法确保统一的经济和法律空间，任何一项国家纲要都不可能成功。这对一个联邦制国家是明显的道理。但目前国内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仍比比皆是。这种现象我们到处都能看见，既包括联邦当局，也包括地区和地方当局。

联邦当局负责为国内的经济活动提供统一的条件。但地区机关还是经常禁止粮食外运，限制酒类产品的买卖，阻碍“异己”银行设立分部，为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设置障碍。这很不像话，是耻辱。这看起来有利，实际上却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欧洲那么多的国家1957年在罗马一致达成了关于商品、人员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协议，协议仍在发挥效力，而我们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范围内却做不到这一点。

应该制止地区当局任何旨在限制经济自由的活动。这些活动违背了宪法，在这方面犯下罪行的官员应该受到惩罚。地区不应该争权限，而应该争吸引投资和劳动力资源。只有改善，而不是降低经济活动条件才能做到这一点。

应该承认，近期国家还不能成功地放弃参与我们的一些经济部门的发展（我指的是国家的直接参与），例如国防工业综合体。对之既放弃不了，也不应放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部门将处于国家的经常监控之下。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商务环境改善得非常缓慢，目前依然不佳。经营风险和税收过高，企业登记机制复杂，检查没完没了。在许多情况下，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与商业机构的职能混为一体。这种局面是不能容忍的，应当予以改变。政府和政府总理在这方面应当更积极地开展工作。我们知道，某些中央主管部门的经营和行政职能不分。这毫无益处，这与健康的理念和现行立法是背道而驰的。

第一个方面——应当保护所有权。国家应当确保股东能够获得有关企业经营情况的信息，防止资产流失。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应当得到保护，他们对住房、土地、银行存款及其他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应当得到保障。迄今尚未确定私有财产权，为私人财产所有权制定合法基础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应当对土地等不动产做出明确规定。这些问题非常尖锐，应当审慎对待，应当寻求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属于政府和联邦会议应当共同关注的范畴。

第二个方面——保证竞争条件的平等。现在，一些企业被国家置于特权地位，它们的能源费用低廉，可以不纳税，享有许多优惠。但是，按正常条件运作的另一些企业却受到歧视，实际上要为享有特权的企业付费。因此，应当取消各种毫无根据的优惠和特惠及对企业实行的毫无理由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

补贴。理由总是能找到的。在分配国家资金、许可证和配额时，必须平等对待。在实施破产程序时，必须一视同仁。这是国家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领域。在某些地区，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工具，对政治和经济对手往往挟嫌报复。

第三个方面——使经营者不受行政压迫。国家应始终避免对经营活动进行过多的干预。官僚们可以自作主张，可以对中央和地方的法规做随意的解释，这对经营者形成压迫，造成产生腐败的温床。应当保证适用直接生效的法律，将部门的指示减少到最低限度，消除对法规文件进行双重解释的现象。此外，应简化企业登记、鉴定、拟定投资项目等活动的程序。在座的许多人可能对此深有感触，你们自己亲身经历或看到过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第四个方面——减轻税负。目前的税收制度加剧了普遍的偷税漏税和影子经济，降低了投资积极性，最终导致俄罗斯国家竞争力的下降。已经迈出了改革税收制度的第一步，让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如果诸位注意到的话，我已经是第三次谈到这个问题。

现有的关税制度也不能说是有效的。有一种神话，认为操纵关税就可以保护本国生产厂家。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本人也曾考虑这样做。但是，在目前的海关行政水平条件下，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海关行政水平下，这种制度保护和鼓励的是腐败。因此，应当根本简化海关制度，制定统一关税。

第五个方面——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应当将没有生命力的机构清除出银行系统。应当保证银行活动的透明度。证券市场应当成为募集投资的真正机制，资金应当投放到最有发展前途的经济部门。

第六个方面——现实的社会政策。我这里谈的是第六个方面，但就其意义说，可以置于第一位。目前，对整个国家实行家长制政策从经济上说是不可可能的，从政治上说是不适宜的。最有效地利用金融资源，大力刺激经济发展，发挥人的潜能，使其对自己和自己亲人的幸福负责的必要性决定了必须放弃家长制做法。

社会政策——这不仅是向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这还是对一个人的未来、对其健康以及其职业、文化和个性的发展投资。正因为如此，我们将优先重视医疗、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目前的社会扶持政策没有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补贴和优惠，致使国家财力分散，使富人享用牺牲穷人利益获得的社会好处。形式上是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实际上是收费的，贫困的人反而享受不到；儿童补贴少得可怜，许多年都没有发放；退休金也极少，与实际的劳动投入不相称

国家谎言已司空见惯。今天当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在这里谈这个问题是适宜的：我们在批准许多法律时，明明事先就知道它们是没有实际资金作保障的，只是出于政治考虑，我们就往往要求出台某项决议。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减少过多的社会义务，严格履行所保留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人民对国家的信任。

保证退休体系的财政稳定是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国家必须防止由于俄罗斯居民迅速老化所引发的危机。为此，必须推广退休金储备机制。应当审慎地、分阶段地朝这种体制过渡，朝这方面发展已经势在必行

我们将按照主要社会福利共享和人人都能享受得起的原则实施社会政策。但援助将首先提供给收入大大低于最低生活费的居民。部长的儿女可能拿不到幼儿补贴，银行家的妻子没有失业补贴。

我们认为：权力机关拖拖拉拉和国家的软弱将导致经济和其他改革的夭折。权力机关应当依靠法律并依法建立自上而下统一的执行权力机关。

我们建立了一些权力的“孤岛”和某些权力的“小岛”，但没有在这些权力孤岛之间架设任何桥梁。迄今，我们的各级权力机关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协作。关于这一点，我们谈得很多，并且经常谈到。中央与地方、地区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经常进行竞争，争夺权力。在这场自相残杀的较量中，一些人袖手旁观，因为无序和胡作非为对他们有利，他们可以利用国家的软弱谋取私利。某些人甚至希望今后仍保持这种局面。

权力真空导致私人公司和机构攫取国家职能。它们控制着自己的影子集团、势力集团以及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信息的非法安全机构。

但是，国家职能和国家机构之所以有别于商业机构，是因为国家职能和国家权力机关不能被收买或出卖，不能私有化或转让。国家公务活动需要专家，他们行动的惟一准则是法律。否则，国家就会给腐败打开方便之门，就有可能出现国家完全蜕化，变成不再是民主国家。

正因为如此，我们坚持惟一的专制——法律专制，尽管我知道，这种表达方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正因为如此，明确规定国家是惟一真正主人的范围是很重要的。应当明确规定，国家在哪些方面具有最后发言权以及国家不应当干预的领域。

具有创新精神和负责任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是我们政策的发动机。它们行使权力的依据，是宪法规定的保证垂直执行权力机关的稳定性的使命，是在民主选举总统中获得的全国的信任，是统一的内外政策、战略。

但是，如果不与地区和地方权力机关协同工作，联邦权力机关将一事无成。

地方权力机关也应当是有效的。从实质上说，这里指的是把国家的各种资源集中起来，实施国家统一的发展战略。

应当承认，俄罗斯的联邦关系不健全也不发达。地区自主权常常被解释为准许分裂国家。我们一直在谈论联邦和加强联邦，已经谈论许多年了。但是应当承认，我们还不是完全彻底的联邦制国家。我想强调一点，我们有的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国家。

在 1993 年通过俄罗斯宪法时，联邦制国体被看做是重要目标，为之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90 年代初，为了讨好，中央给了地方许多东西。这是有意采取的政策，尽管也有部分被迫的成分，但它帮助俄罗斯领导人达到了当时的主要目的。我认为它是合理的政策，它有助于维护俄罗斯境内的联邦制。应当承认一点：批评在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是最容易的。

然而，某些联邦主体政权很快就开始考验中央政权的牢固性，但立刻就得到了回应。我想提请你们注意：回应不是来自中央，不是来自莫斯科，而是来自城市和乡村。地方自治机构也开始为自己要权限，这次主要是联邦主体的权限。现在，各级权力机构都染上这种毛病。根除这一恶性循环是我们神圣的共同义务。

车臣是没有解决好联邦问题的极端例子。该共和国的局势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它成为了国际恐怖主义向俄罗斯扩张的基地。这里的起因也是缺少国家的统一。1999 年的车臣印证了以前所犯的错误，只有反恐怖行动才回击了瓦解俄罗斯的威胁。职业化军人维护了国家尊严和完整，要向他们深深地鞠躬。但这是什么样的代价呀！

我们加强联邦制的最初步骤之一是建立联邦区和任命总统

驻联邦区代表。这一决定的实质在于，不是合并地区（有人有时这样理解或推测），而是合并总统在地方上的纵向机构；不是改变行政区划界线，而是提高政权效率；不是削弱地方政权，而是为加强联邦制创造条件。

我想特别强调，随着联邦区的建立，联邦政权不是疏远而是更接近地方了。社会舆论特别把总统全权代表说成是危险的意图。他们好像是惩罚之剑，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调停官僚。可是，我们在裁减联邦驻地方的工作机关的时候，我们是想让它们有机动性、有工作能力。我们清楚地确定了联邦全权代表的职责范围，使他们的工作对地方政府和居民来说是透明的。为了避免职能重复，规定了个人的责任。毫无疑问，这一决定会加强国家的统一。

全权代表当然将有效地促进解决本联邦区的问题，但他们无权干预当选的地区首脑的职权范围。只有法律和赋予他们的权限才是全权代表的工作依据。

我们的第二项步骤是，在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遭到地方政权机构践踏的时候，俄罗斯公民统一的权利和自由遭到侵犯的时候，确定联邦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今，地方上的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可以拒不执行法院认定其法律或其他法规违背宪法或联邦立法的判决。可以继续通过被法院判为无效的文件。要知道，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这种贬低根据宪法发挥作用的联邦权力之一的俄罗斯法院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老实说，这就是我上面所说情况的外在表现，它表明我们不是联邦国家，而是分散的国家。

联邦政权、俄罗斯总统应当在法律上有整顿这方面秩序的可能性。地区领导人也应当有权影响地方权力机构，如果地方权力机构通过违背宪法的决定、践踏公民自由的话。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削弱地区政权的权限。这是联邦政权不能不依赖的

一个环节。在许多其他联邦国家都有这种干涉制度。这种干涉制度很少使用，但它存在本身有助于可靠地保障宪法和联邦法律得到明确的执行。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的阶段，俄罗斯各地区已经开始整顿秩序。我们看到，某些地区已收到显著效果。

我们的下一步骤是改革联邦委员会。这也是在走向发展民主制和议会活动的专业化原则。

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的改变提出了联邦主体领导人同国家元首之间就国家生活的主要问题组织经常性对话的问题、提出了地区参与起草最重要的全国性决议的形式问题。总统下属国务委员会可以成为这种形式，某些州长提出了这一主张。我作为国家总统准备予以支持。

我想再谈一个问题：市长、市政实体首脑同地区领导人之间普遍展开的斗争问题。只有很少的情况下可以认为这一斗争是在维护作为政权设置的地方自治利益。很多情况是，地方自治从市长开始，也至市长结束。因此，不应当把个人野心、施展权术同保护人民的现实利益混为一体。

在提高联邦主体领导人和立法会议领导人的责任心的同时，还应当提高市政实体首脑的责任心。当然，这不是否认进一步发展地方自治的必要性。它受到联邦宪法的保护，是俄罗斯人民政权的基本原则。

今天，我们首先提出整顿权力机构秩序的任务。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第一阶段。需要把联邦、地区、地方三级政权结合在一起来完成其他艰难的任务。

其中主要有：

——把完善政治制度和建设作为稳定社会发展的保障和作为遵守人权的保障；

——实际拉平各联邦主体的条件，以便向国家公民确保充

分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利；

——建立发展俄罗斯经济的法律保障，把它作为公民自由经营和积极开展业务的前提，确保在俄罗斯全境准确而有效地落实经济战略。

为了加强我们的国体，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完成这三项任务。为此，我们今天必须使各级政权机关团结起来。

在结束讲话时，我想提醒一下：每位在国家机关任职的人对这个机关、对这个国家、对整个俄罗斯社会都负有自己的责任。议员、州长、政府成员的委任状确定了这一责任。虽然职务不同，但我们大家有共同的义务。这是对人民、对我们的国家承担的义务。

如今，不能随便在俄罗斯作许诺了。许诺已经很多了，而兑现许诺的所有期限都过了。几十年艰难和不稳定的生活，这么长时间已足以让人们要求实际实现好的转变了。

俄罗斯政权必须在短期内发生变化。我们大家清楚地知道达到这一目的有多么困难，但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的理智和意愿。

如果是这样，也就会收到成果。

那时，稳定和国家进步就会到来。俄罗斯的繁荣昌盛就会到来。

俄罗斯不应该也不会成为警察国家

——对《消息报》记者的谈话

(2000年7月14日)

《消息报》记者按：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会见是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举行的，门上边挂的时钟指的时间是晚上11点。总统不时地看看它，但没有急于“结束讲话”。会见在12点结束。总统回答了报纸要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但对《消息报》的某些问题他做了书面回答。

问：现在人们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是您的加强政权建设的建议。许多人认为这是又一次“拧紧螺丝帽”。您自己希望在俄罗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普京：当然是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权。否则它就不是政权，而是对人民的嘲弄。至于讲要什么样的权力和这种权力是为什么服务的，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政权仅仅靠“构建”一个建立在种种限制和禁止基础上的社会来维持，而正常人则想离它远远的话，那么，这个政权的价值就等于零。如果政权是公开的、可预测的，并能运用自己的杠杆来保护公民的尊严、他们的自由、安全、选举权的话，如果政权能提供安定和诚实地挣钱谋生的机会的话，那么，它就是真正有效的和强有力的。

一般地说，抨击政权、惧怕它、对它不寄予任何美好的希

望，这倒是很合乎俄罗斯的传统。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充满着恐惧。但是如果说仅仅是由于过去的经验才害怕恢复旧秩序，那是太简单化了。相当多的刚刚自立的年轻人，他们对要再次重新分配财产或重新考虑私有化结果的传言也抱很警惕的态度。我理解他们。规章没完没了地变动、所有制关系不稳定、一些法律的自相矛盾，所有这一切都无助于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在国家在经济上“放松了缰绳”的时候，逃税和其他舞弊行为就成了群众性的普遍现象了。其结果是，今天有许多企业家陷入了“风险区”，同法律潜在地处于复杂关系之中。他们怎能不焦急不安呢？

产生一个问题：对此应该怎么办？把责任全推到公民身上和装作国家对这种情况不负责任的做法未必是公正的。所以我们从采取应能大大改善国内经营环境的措施开始。我首先指的是我们提出的税收法和预算外基金提成法草案。随着这些法律的通过，政权和工商企业的关系将开始一个建立在相互责任和相互义务基础上的崭新阶段。国家将规定13%的统一所得税率，这对企业将大大有利，将为税收的透明度提供最大的可能性。作为回应，国家也有权希望企业主能遵守游戏规则。

问：总统的行政改革立法草案如何同这种合理性协调起来？

普京：不应该把行政改革和加强联邦的改革混淆起来。前者只是后者的很小一部分。至于所谓的“联邦的一篮子”，它完全符合建立规则的逻辑，因为国家或市政政权的每一个机关不仅应该有权力，而且应该有明确的责任。我准备用许多事实来证明，我们生活的国家距联邦制的理想还很远。否则用什么来解释一些地区通过了对公民入境和逗留实行特殊制度的法案或禁止把产品输出到其他地区的法案呢？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对本地人规定了不同于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其他俄罗斯公民

的特殊地位。所有这一切不是在中世纪、也不是在农奴制时代发生的。应该立刻恢复各级政权间的平衡和正常的相互关系。

此外，国家系统内部“玩弄权术”，不同权力分支之间争夺权力，这已经够了。把国家利益放到次要地位，让团体或个人的奢望升到首位，这是不行的。而当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权力分支内部时，像现在发生在联邦委员会和杜马之间那样，就显得特别奇怪了。

我认为如果地区首脑表现得像出色的政治家那样的话，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真正负责任的政治家是不会以种种方法来与宪法第 77 条的规定相背离的。宪法在这条中写的是“统一的执行权力体系”。地区行政长官自己也会遇到与有些城市市长的关系问题，那些市长也是由居民选出来的，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一寸土地和自由以换取地区中有效的相互合作。

问：今天地区行政长官在自己的地区中都是沙皇和上帝。莫斯科很远，所有人——从普通百姓到大实业家——要解决任何问题都得去央求地方行政当局。您想改变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可是以后，您也就无法时时刻刻去监督各个地区在干些什么，甚至看不到全权代表及其副手的存在，即使那里有了总统全权代表及其副手。您安排了所有人，吓唬了所有人。以后怎么办？这是第一。第二，您相信，全权代表自己不仅仅是在被任命后的几个月内会很好地表现自己吗？

普京：一下子就提出了好多问题。好像你们对这些问题已经都有自己的答案了。好吧，让我依次来回答。第一，把地区领导人称为“沙皇”是不对的。不要忘记，他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繁重的日常工作。人们首先去找他们，这是正常的事。但我真的想改变办事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在某个联邦主体领土上的俄罗斯人今天更像是“地区的臣民”，而不像一个统一国家的公民。

在过去和现在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从办理某些民族共和国的公民证问题，到给由预算拨工资的人拖欠发放工资的问题都有。此外，甚至最近时期，在许多地区经济自由遭到压制，这样的事例难道还少吗？地区的企业在“自己人”之间分享，而报刊，还有“自主的”社会组织，则任人驱使，受到地方领导的严密控制。

不应抱有理想，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地方当局“修改”或限制的并不是别的，正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同时他们巧妙地把矛头指向上面。所以，我们一旦认真地整顿权力关系，他们马上就大喊大叫：怎么，你们又想从中央“指挥”一切吗？我们不想。但我们也不要另一种情况——地方官员的专横和完全不受监督。不久前我问宪法法院院长，为什么涉及地区违反联邦法律的决议要通过和执行起来会如此困难？他回答说，没有执行的机制。总的说他是正确的。既然早就知道采取措施反正是白费劲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去采取措施呢？但是采取行动是必要的，而且要立即行动。我们要改正这种完全不应有的情况，并保证绝对执行所通过的决议。俄罗斯缺少有效的国家权力，这是事实。

现在谈谈总统的全权代表问题。你们是对的，许多事情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品质，取决于他们如何同州长建立关系，取决于他们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有多么坚定。在他们的路途上还将还有不少暗礁和公开冲突。至于你们的疑虑：全权代表能否严格要求自己，我倒看不到这种悲观主义的根据。如果你们说的是他们将会不服从驾驭，成为那种“好发号施令的人”，这不会。根据法律，地区领导人享有很大的权力。根据决定，总统代表不能侵犯这些权力。总统代表的活动范围受法律限制。这里主要的是另一方面的情况：在建立联邦区后，联邦政权不是离得远了，而是更接近地区，接近它们的问题。当然，所说的

是把联邦的权力交还给中央。各联邦主体的首脑都是些经验丰富的、“饱经世故的人”，经受过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包括同联邦官员的冲突。所以，在同他们对话时，总统全权代表必须运用他们所积累的知识和拿出令人信服的论据，其实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但我想再次强调，我们将共同解决一切问题。无论是总统、州长，还是全权代表，单独都不能改善局势。

问：您在强化官员机构的时候，把这层机关加在地区行政长官之上的时候，您是否会用把我们从自由的文明国家学来的一点点东西都压制下去的官僚主义组织来代替公民社会机构呢？您对这些国家机构不会出问题的信心来自何方？

普京：为什么就一定会“压制”或“出问题”呢？你当真地认为1990年型的官员和2000年型的官员就那么相互酷似吗？我知道，有时有这样的担心：过于热情地执行整顿的任务会导致“拧紧螺丝帽”。但是建成强大的、有效的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不会、也不应该导致公民自由受到侵犯。把整顿方针理解为会加强官僚主义专横——海关人员、税收人员或边防军人不礼貌地对待公民，侮辱他们的人格，以无谓的挑剔和怀疑破坏人们的生活——这是要不得的。俄罗斯不应该也不会成为警察国家。

但是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由于政权因内部矛盾而陷于瘫痪状态，无疑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最自由的社会，但遗憾的是，甚至自由到不要法律、秩序和道德的约束。这对许多人是合适的，因为这对他们有利。现在，当这种“甜蜜的生活”结束时，当我们由议论秩序转为整顿这种秩序本身时，就出现了大喊大叫，说什么这是对自由的威胁，这是对民主制的威胁啊！但是有这样说的根据吗？我相信没有。虽然还在不久前倒是具有重要理由为另一种情况担忧，那就是“不受限制的自由”最终会既压制国家，又压制公民，而使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消失殆

尽，而关于这种社会的必要性是谁都在谈的。让我们还是从实际出发吧！俄罗斯的民主事实上是从上面来的，这是一。在历史范围最短的时期内我们根本改变了整个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二。我们所以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首先用法律，甚至是命令实行了自由和民主。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时急剧地超越了社会适应这些自由的能力，历史的必要性剥夺了我们实现渐进地发展的可能。我们没有时间和资源把改革拖延几十年，并等待社会上和人们的思想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礼物过去没有人送给过我们，将来也不会有人给。我们根本没有别的人、别的经济 and 别的国家职员。但我们有明显的资源可使国家变得更有效、更有工作能力。

问：是的，在提交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您也重复了要建设强大、有效国家的思想。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有权要求执行其制定的新的规章了。它将向谁提出要求——向公民、官员、寡头？您是否相信国家已经拥有这样的道义权利？

普京：这些过程只能平行地发展。国家应该使自己完善起来，完善自身的工作机制，教育官员，为他们建立一定的条件，也使他们受到一定的制约。但同时要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权要求所有其他人执行国家载入法律中的规则。我绝对相信，这些过程应该平行地发展和相互补充。是的，我觉得，今天国家已经拥有道义权利提高对自己和对全体国家公民的要求。国家已经在履行某些义务，我暂时还不想把这些结果称为成就。例如，国家过去经常声明实现了构成经济的基础的预算宏观指标，国家现在也确切地遵循着这些参数。我们在改革开始后的所有这些年来第一次告别了赤字预算，使收入超过了支出。国家允诺在涉及企业的那些领域中更有力地采取行动，如在税收和整顿经济秩序方面，现在国家正在做这些工作。不管人们对此喜欢还是不喜欢，正在争取制定出决议。就拿我们对待所谓

封闭的行政区域构成体的一贯的原则立场来说吧！去年在国库以外，通过封闭的行政区域构成体就花去了 800 多亿卢布。为了做比较，可举一个数字：根据预算，我们用于国防的费用总共才 1400 亿卢布。现在 42 个封闭的行政区域构成体中，我们仅保留了两个，而且一切都是在法律范围内做的，说服议员们同意了我们的立场。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权指望，加强俄罗斯国家过程的所有其他参加者都将这样行动。

问：您自己在您的咨文中承认，这种良好的经济情况多半是外部因素：昂贵的石油价格和良好的世界行情的结果。因此，把所有这些成就都归功于新的有效的国家恐怕还为时过早吧！

普京：是的，有我们可加以利用的良好的外部行情，对此我曾公开说过。但也有别的，那就是国家的始终一贯的、顽强的和自觉的行动。特别是在社会义务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我们毫不推诿地履行着这些义务。但同时我们也不假思索地去扩大这些义务。要知道是有可能扩大的，因为现在国家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我们不想赢得廉价的、而且是短暂的声誉。我们努力形成这样的经济活动条件，以便为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问：问题是在于总统心目中和他在自己咨文中说的对建立有效的国家的必要性的理解和现实国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而公民每天碰到的是以卫生防疫站和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机关的检查员或以发放许可证的官员为代表的那个现实国家。

普京：我完全同意。咨文确实确定了需要努力解决的一些任务。本来现在可以什么也不做，可以不耗费政治资源，可以不发生对抗，使大家都高兴。但我认为，这不对。那样的话，我就不需要入主克里姆林宫而去做其他事情好了……无所事事，就能在政治上保持无过吗？这是为谁和为什么呢？在做出

决定之前，如果我有什么不放心的话，那么，我就该三思再三思而行。但如果我相信自己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根据的话，那么，我将坚决行动。请你们同经济方面的专家谈谈吧！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说，总的该做什么清楚，需要的只是付诸行动的意志。我在咨文中说了发展经济自由问题，这里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应该保护经济自由，不光是宣传这一些或那一些主张，而是要真正地捍卫它们。如果我们讲要降低税收负担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向国家杜马代表、联邦委员会成员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我们的周转税完全没有效果，其2.5%进入了所谓的道路基金。你们知道，国家道路基金有多少吗？有1500亿卢布，即50亿美元。在6年期间每年都是这个数，也就是说总共有300亿美元。我相信，如果这些50亿美元真正用于道路建设的话，那么，俄罗斯现在就会有一批高速路线、“高速公路”和“高速车道”。然而俄罗斯还有两个尽人皆知的不幸……这指的是什么呢？第一指国家资金花得没有成效。也就是说，应该同这种无效体制做斗争。因此我们已经成功地将周转税从4.5%下降到1%。或者说说海关部门。在一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关税税率的统一问题。我问那些坚持急剧降低税率的人，如何保护我们的某些经济部门。他们回答说：“我们现在也没有保护它们。”因为任何产品都是按最低税率运进俄罗斯的。在当前营私舞弊的情况下，在海关系统中保持很高的关税税率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这样的税率下国家得不到它所希望的收入，所以经济也得不到保护。例如，如果我们想帮助农业生产者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首先承认，他们需要多少腿肉就运进多少腿肉，不管海关报关单上写了什么。我想再次强调，今天已经清楚该做什么，需要的就是行动。根据现在你们看到的情况来说，我们谨慎行事，但毕竟是在前进。

问：抵制有多大？

普京：抵制是大的。而我们没有采用违反宪法的办法。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解决，如果这是在执行权力的权限范围内的话，我们就通过总统命令或政府决议，但相当多的一部分问题不能在现行法律之外解决，就是说需要到杜马中去解决。

问：您有没有信心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普京：我相信，我们定能解决国家所面临的相当多的一部分问题。

问：支持您的社会力量怎么样？

普京：有多民族的俄罗斯人民。进行对抗的那些人将利用一切可能来破坏我们行动的威信。此外，今天生意界企图利用国家机构、护法机关，相互拉关系。应该终止这一做法，否则这些举动将会继续带来损失。同样清楚的是，谁都不能保险不犯错误，错误也会削弱支持的基础。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就职时说的话：公开地和诚实地工作。最主要的辩护方法，就是说明自己的一切行动，让这些行动为每一个公民所理解。说人们弄不清楚，对这种说法我是十分怀疑的，我相信，他们是会理解的。你们知道，人们不是生活在火星上，而是生活在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指望，支持的基础会得到保持的。

问：大概对社会来说，现在最严重或最有争议的问题是车臣。依您看，解决这个问题速度怎样？

普京：只有在抓跳蚤时需要快。在解决我们在北高加索有的那样大规模的问题时需要耐性，行事要准确谨慎和深思熟虑。每一个错误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对我来说，对我在车臣与之谈话的大多数人来说，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车臣不是在俄罗斯之外变得独立了，它已成为极端势力的扩张对象。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车臣成了扩张对象后，它一下子就会成为进攻俄罗斯的桥头堡。只要我们一放松自己的警惕和行动，我们马上就将看到增加许多倍的后果，我们已经有过

这样的后果了。所以我绝对相信，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产生问题的地方。如果我们让问题发展起来，我们不仅会葬送国家，而且会对生活在俄联邦的全体人民带来直接的和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不管多么艰难，都应该把问题解决在那里。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应该承认，在最近十年里，车臣几乎有整整一代人是在暴力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采取军事行动，而且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复原工作、有效的政治过程、政治资源和一定的牺牲。要让所有的人都彻底明白：我们或者现在解决这项任务，或者再惊惶失措、逃避和很快地再碰上那些同样的问题，那样付出的牺牲就要大许多倍。

问：让我们回到支持您的社会力量的问题上。除了道路外，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更广泛和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干部资源问题。有没有足够多的将贯彻决议和完全理解您作为国家领袖提出来的新任务的人呢？

普京：我感觉，俄罗斯任何时候也不乏人才，不乏有天赋的、精力充沛的、具有忧国思想的人。我们国家在其各行各业中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之一是，居民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这一优势使我们国家仍保持在大国行列之中。所以我们具备充实干部的基础。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要使这种工作具有吸引力，既从物质保证方面来看，也从全社会对待官员的态度方面来看，都要使这种工作有吸引力。这项任务非常迫切。世界上正在进行信息革命，我们不能落后。因此，应该物色擅长于熟练运用这些最新工具的人。还有一个管理工作人员如何适应国务活动的迅速变化的条件的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有提高国家职员职业水平的相应纲要。纲要正在提出，有些纲要已在实施之中。

问：其实许多检察院和护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至今还把实业家轻蔑地称为合作社分子。在“发达社会主义”时期积存下来

的习惯、认识、关系至今没有消除。正因为如此，引起了种种担忧，特别是由于最近围绕工商企业发生了一些事件，如进行了查抄、盘问，对一些刑事案件立案，搞了“登记”等事件。国家是否能越过这个看不见的关卡？这些担忧是促使人们向您这个最高审官提出申诉的原因之一。您能否抓住这个关卡并把它揭露出来？

普京：我们大家都想生活在法治国家里。每个公职人员，包括总统在内，都有职务上的义务和权利。为什么你们认为，我有意在法律范围之外行动和领导我们的独立的检察机关呢？按照法律我无权发布任何这样的指示。

问：您任命了护法机关的领导人并提出了总检察长候选人。可见，您要对这些主管部门实施的行动承担责任。

普京：我任命政府成员。至于总检察长，我向联邦委员会提名，由联邦委员会去任命。同其他公职人员不同，总检察长从被任命之时起即不隶属于我。我可以给内务部长、司法部长、联邦税务警察局长发布指示，但对总检察长不能这样。实际上总检察长处于特殊地位。但是总统作为宪法保证人，应该注视这一部门中总的形势。如果我看到，法制机关因为职业上的、部门的或其他的利益，不惜任何代价去获取在他们看来是良好的、却是有害于国家在发展经济或民主方面所提出的任务的结果的话，那么，我将努力运用我可以采用的一切手段，去改变这种情势。但我要重复一下，我认为自己只有在宪法范围内才有权行动。至于对待工商界，我可重复说：那些企图窃取国家职能或想靠与政权的“特殊”关系而获取特权的工商界代表应该放弃这种企图。法律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能容许让权利的规模与资本的规模和所拥有的财富规模直接成正比例。

问：实际上您已经讲到了头三个政权分支机构。在民主制国家里还有第四个权力分支——媒体。这一原则已列入到您的

有效国家的概念中去了吗？您是否把媒体理解为第四个权力分支呢？

普京：作为对政权的经典理解中的权力，我说：“不。”作为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我说：“是。”

问：那么媒体对您来说是什么——是从国家到社会的信息传递渠道，或者还是社会表达和反映自己意见的手段？

普京：公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提出思想和争取实现他们的思想，这是媒体最重要的职能。政权和媒体之间的关系中的冲突是臆造出来的。有人企图把冲突强加给我们，而避开事情的法律方面。我想，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为俄罗斯寡头的代表的新闻帝国主人潜意识中的恐惧，他们更多的是为保持自己对国家的影响而斗争，而不是为言论和新闻自由而斗争。在新闻界有有才干的、独具一格的人。我要说，他们是有天赋的人。国家的过错在于，没有建立起能让这个企业成为自给自足的企业的机制。现在国家应该创造让人们能够有这样独立工作的条件。我认为，如果国家想让媒体成为社会发展的真正独立和民主的工具，那么，它就应该为市场的这一部分提供某些特惠。今天我们看到，这不是赢利那么高的企业，不管是纸张费用，还是出版印制费用都很高。许多企业至今还被迫不在俄罗斯，而是在芬兰或德国印刷自己的出版物。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媒体成为真正独立的媒体。那时媒体将开始反映现实生活，而不是新闻定货人想看到的那种生活。

问：在咨文中您说，“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您是否将把新的民族思想灌输到社会中去？

普京：只有合理化工作者和勘探工作者可以向人“灌输”他们的想法。当真地说，大家在民族思想问题上曾经下了不少功夫。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国家在残酷的政治斗争条件下生活了十年，因此，对许多人来说民族思想似乎就成了清除无休止

争论和纠纷的灵丹妙药。政权不能清楚地向人们解释，所发生的变化对国家和每个具体人来说究竟意义何在。所有的话都说了：自由、民主、市场。而它们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来自西方媒体的旱冰鞋广告的复制品，或者是商店里的五彩缤纷的橱窗？或者是其他什么？在很长一个时期中，群众意识就只同这样的“广告包装宣传”有关系。我认为，去描绘民族思想，或像你所表述的、去灌输民族思想，那是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事情。民族思想是不能有意想出来的。人民的道德和精神价值是在多少个世纪内形成的。在俄罗斯，如同在任何尊重自己的国家里一样，有我们可以建设自己的道德大厦的基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国家、经济和民主机构。其中也包括加强新闻自由的建设。我们的社会已经有力地成长起来了，人们及其对生活的理解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相信，现在新的全民族思想的轮廓已在确立之中。如果社会、人们自己都将朝着共同的基本目标前进的话，那么，这就将意味着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的成功。

问：现在您感觉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例如，感到像是一个对几乎近 1.5 亿人负责的“国父”

普京：我感觉我是自己孩子的父亲，我有两个女儿。我在克里姆林宫感觉自己是一位官职很高的公职人员，国家目前的和今后长时期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取决于这个公职人员的决定。我感到对这些决定负有重大的责任感，我非常想完成我在做出参加竞选总统的决定时对自己提出的任务。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国家。在我走访了各地区后，这种感情变得特别强烈。我们的人民应该得到比迄今所有的要好得多的命运。第二，从我在安全会议中工作时开始，我越来越确信，世界正在极力发展。俄罗斯在这一竞争中目前落在了后面。我们的发展速度目前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因此，这更加重了对所

通过的决议的责任心。这也责成我坚决行动，毫不考虑对自己个人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问：您说到自己走访了各地区。走访的紧张程度甚至引起了人们的担心，怕这会不会影响到您的健康。选民感到不安……

普京：我想到了这一点。确实这在体力上是个很大的负担，但我将这样工作，直到我还能这样工作的时候为止。

问：您什么时候休息？

普京：我休息得很少。例如，眼前就想休息。彼得堡来的朋友在等我，我想羊肉串已经烤焦了吧……但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紧张工作了。我想，一切取决于自我。我可以工作到深夜两点，就是工作效率要下降。所以，我每天都坚持体育运动。早晨运动 30—40 分钟。有时也能去看戏、滑雪、会朋友。我喜欢看电影、兴致勃勃地阅读历史书籍。

问：女儿怎样？

普京：当然，我很少关心她们，但她们已经安于这种现状了。她们都是我的好女儿。

（在结束谈话时，总统拿出一张纸条，纸条上他手写了密密麻麻的某些数字。）

普京：专门为这次会见我决定给你们引用一些数字。第一季度经济增长 7%—8%。我们几乎在国家的所有部门和地区都看到经济在增长，除了 7 个地区以外，通常这是远东和楚科奇，上半年联邦预算盈余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6%，出口增长 43.5%。去年 8 月份国家外汇储备为 112 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 217 亿美元。所有这些使得我们能够加强经济的社会方向。至于联邦债务，那么，我们偿清了预算范围内的全部欠款。就全国总体而言，债务已经从 150 亿美元减少到 60 亿美元。退休金从去年 8 月份提高了 3 倍，因此退休金总额增加了

77%。到今年年底，我们计划将平均退休金提到 885 卢布。我们虽在偿还债务，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今年一点贷款也没有得到，但偿还了 43 亿美元债务。失业大大减少，从 150 万人减少到 106.9 万人。

问：您对自己当总理，而后当总统在功劳上各打多少分？

普京：这是整个班子的工作成果。

对中国《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和 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2000年7月16日)

问：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了同您谈话的机会。

对您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此次访问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您如何评价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现状？您认为这种关系在21世纪将如何发展？

普京：首先，我想说，即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访问和有机会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并继续同中国领导对话，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中国确实是我们的战略伙伴。因此，我绝对相信，我们两国间的这种关系状况、这种关系质量在已经来临的世纪将会保持下去。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同志了。我希望，在这次访问中我个人能结识其他中国领导人。

正如你们所知，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有着一系列的相同立场，并遵循同样的方针。我首先指的是，我们都有支持和加强多极世界的愿望，我们都想在保持世界战略平衡以及为我们两国和平、蒸蒸日上和有效发展创造条件方面做出共同努力。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的关系

都在迅速地发展。访问贵国、会晤国家最高官员可以在所有这些方面继续推动我们同中国的关系。

过去我同中国领导讨论过某些问题，其中包括经济领域的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些方面远非所有的事情都做了。我们有切实可行的计划，有改善这方面关系的具体远景规划。我重复一下，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利用的潜力

所有这一切将是同贵国的我们的伙伴们、同行们和朋友们会谈的主题。

问：总统先生，俄罗斯是当今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因此，我想问您，在 21 世纪前夕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和优先方面是什么？俄罗斯外交政策是否将中国视为主要方向？

普京：俄罗斯在国际政策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国际舞台的力量和利益的平衡。正如我们所知，今天我们时而碰到新的威胁，碰到新的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危险的一些观点，例如像出于所谓的人道主义考虑而干涉别国内政这样一些观点。我们碰到诸如国际恐怖主义这样一些威胁，碰到诸如宗教极端主义和分立主义这样一些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是国际舞台上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都是我们同世界主要国家一起应该对我们碰到的所有这些威胁做出反应和制定出共同立场和共同构想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是俄罗斯解决这些问题、消除其可能的消极后果的最主要的伙伴之一。

正如我说到的，就是在将来我们也打算不仅在我以前提到的那些方面：经济、文化，而且在解决我现在说到的那些问题方面积极发展同我们伟大邻国的合作。

在回答你们的问题时我只想补充下面一点内容。我们知道，俄罗斯既是欧洲国家，又是亚洲国家。我们既对欧洲务实主义，也对东方的智慧给予应有的评价。所以，俄罗斯的外交

政策是平衡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毫无疑问，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是我们主要的优先方面之一。

问：总统先生，我们注意到，在您的治国方针中明确提出，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

您也曾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让俄罗斯人过上应有的生活。因此，我们想问您：为振兴俄罗斯经济您将采取哪些措施？您是否认为，为了这些目的需要改善投资环境，其中包括对要在俄罗斯投资的中国人的投资环境？

普京：你们非常准确地注意到我所认为的最主要的意见。当然，最主要的是要优先解决国内任务。不能有效地解决国内任务，就谈不上国家积极的对外政策活动。

自然，在这之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但我想，你们是同意我的意见的：没有有效发挥作用的国家是营造不出这样的环境的。国家不仅应该颁布经济行为规则，而且还应该能保证这些规则的执行。

所以，首先应该明确做什么和我们现在该做什么。这就是加强俄罗斯的国家基础、完善联邦关系、加强国家机器，其实这就是我们多少知道的、贵国过去如此极大关注的和至今还在关注的那些事。我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

自然，其他一类问题纯粹是经济问题，是经济政策的优先方面。在这里我们首先将解决你们现在所提到的那种任务——既为国内投资商，也为我们的国外投资商营造良好的投资条件。自然，其中也为中国的企业家营造良好的投资条件。

我们认为，中国经验的某些因素完全可为我们俄罗斯所用。我指的是我们中国朋友在降低经济税收负担方面的坚持不懈的运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要更有力地行动。如果我们能成功地通过所拟定的决议，那么，在未来整个俄罗斯联邦的经济负担将可大大降低。看来可以更顽强和更有力地行动了。

遗憾的是，不能总是让议会代表们都信服。但我觉得，还有完成政府在这方面给自己所提出的任务的一切机会和前景。例如，从经济非官僚化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利用中国的经验。假定我指的是企业登记这样的部门，可以完全利用你们现行的称做“一个窗口”的做法。正如我们自己知道的，这就是其意义在于使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非官僚化的企业登记。

我们将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如果在我不久前向联邦会议提交的总统咨文中提出的那些任务能完成的话，那么，可以认为，俄罗斯面临的相当大部分的任务就将可以完成。

问：我们听说，同时在这里也是众所周知的一件事：在您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幅彼得大帝^①的像。我们知道，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曾有过对世界各国起过重要影响的不同时代。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这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②时代，这就是亚历山大一世^③时代，当然还有原苏联时代。您对这些时代中的哪个时代印象最为深刻？如果可以这样谈的话。

普京：今天在我的办公室里没有挂任何人像，但在彼得堡工作时在我的办公室里确实挂过一幅彼得大帝的像。从原则上说，我是从公认的公设和公认的俗语出发：“不给自己树立一个偶像！”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依恋和我们的好感应该首先放

① 彼得大帝（1672—1725），俄国沙皇，1682年即位，1689年亲政，俄国第一个皇帝（1721年起）。俄国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家，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国家管理改革。——译注

② 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俄国女皇（1762年起），原为德国公主索菲娅·弗列杰里卡·奥古斯塔。借近卫军之力推翻彼得三世而上台。她规定了贵族各阶层的特权。在位时大大巩固了俄罗斯专制国家，加强对农民的压迫，从而引起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的爆发（1773—1775）。——译注

③ 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1801年起为俄国皇帝，保罗一世的长子。执政初期，进行了由枢密院和斯佩兰斯基拟定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对英法两国采取灵活的对外政策。1805—1807年参加反法同盟，1807—1812年暂时与法国亲近。——译注

在我们内心，而不要表露出来。不过要像尊敬革新者那样十分尊敬彼得大帝，因为他对现代俄罗斯的形成做了许多工作。我觉得，他的时代和我们今天经历的时代非常一致。

我觉得，今天迫切需要通过一系列初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又绝对必需的决议，同时需要顽强、有力和坚决地行动。如果你们想从我这儿听到这种回答的话，那么，我想你们自己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问：对您有各种议论。例如，一些媒体称您是一位“面容冷峻”、“一言不发”的人物，形象地称您是个神秘的“黑匣子”；而另一些媒体则说，您是一位行动果断的“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些评价？

普京：你们先说到神秘莫测的一张脸，而后又说到“黑匣子”。我想马上请你们注意，匣子是没有脸的。可以说，所以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矛盾的。每个人说的和看的都是他自己想说的和想看到的那部分。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也不会引起任何另外的问题，这很正常。

至于说我个人认为应该如何行动，我会这样来确定。不久前，俄罗斯人民把我选为国家总统，对我寄予了很大信任。当我决定竞选这一最高职位时，我自己做出了决定。我的出发点是，我知道我能够使国家生活向好的方向转变、能够使俄罗斯成为更为稳定的国家、更为强大的国家、更受世界尊敬的国家。

自然，在这一工作过程中需要做出决定，需要做出负责的决定，承担明确的责任。因此，我想，极力让所有的人都喜欢，试图迎合所有人，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对的。我认为，采取这种做法会有损于给予我那样大的荣誉的人们，因为维护自己的政治面子和使大家都高兴的尝试会导致政权瘫痪，导致国家不能为国家的命运和有生命力的活动做出最为重要的决定。

相反，如果政治活动家、国务活动家绝对相信自己的正确性，那么，他就应该坚决地行动，不管谁对此喜欢与否。当然，我要重复一下，只有在决定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和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才能行动。

问：如果可以的话提一个可能多少有些非正式性的问题。在最近时期您走访了许多地方，您也走访了许多国家，所有这些访问都特别紧张匆忙。您是否有采用其他方式访问别国的可能？您这次出访中国时间也很短。您有没有在时间上不那么紧迫的出访的可能呢？

普京：一方面我必须访问我们认为是俄罗斯主要伙伴的那些国家，接待其他国家的国务活动家，参加各种国际论坛。俄罗斯不应该孤立，更不应该自我孤立。但正如我们在一开始就说到的，解决国内问题、国家建设问题 and 经济问题仍然是我活动的优先方面。因此我认为，毕竟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自己本国的事情上更好。

至于短期访问，那么，我想工作质量不仅仅取决于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逗留的时间有多长，这取决于各种问题的准备质量，取决于专家、我的助手和外交部应该做的事先工作的质量。

此外，同我们与之能够、可以和认为需要解决这样或那样问题的首脑经常对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我同中国领导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仅定期会晤，而且还定期进行电话交谈。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同他们的最近一次会面是在不久前的杜尚别。在那里我们彼此讨论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要解决的问题。

我非常希望在拟定的北京会晤中我们能在解决我同江泽民同志在杜尚别讨论的那些问题上有所前进。为此无须在中国逗留一个星期，虽然我非常想逗留一周。

我想，为了真正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了解和感受他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星期也还是少了些。

问：我们听说，您喜欢中国菜。最近您品尝过中国菜没有？适合您的胃口吗？

普京：我经常品尝中国菜，但中国菜也是不完全一样的。我想像的有好多种，既有南方品种的中国菜，也有北方品种的中国菜和各种其他细微差别的中国菜。

你们知道，这也是人民文化的一部分。风俗习惯、精神生活、道德准则、语言、菜肴、所有这一切可能都是在很长时期、很多世纪中形成的。

我们两国人民世代毗邻而居。所以，这些文化相互渗透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毫无疑问的和自然的。你们看，不论在日本菜中还是在中国菜中都有饺子，我不知道如何称呼它们，这类似我们西伯利亚式肉馅饺子，同某种特殊的调味品有关。你们知道，我非常喜欢吃这种食品。说一千道一万，这种食品就是好吃。

问：我们听说，您喜欢吃饺子，我们还知道您爱好柔道。所有这些都是外国的东西。当然对您来说，您还有欧洲的理念。

问题是这样的：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这种欧洲思想？这对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在这方面中国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占有什么地位？

普京：我刚刚同你们谈了文化。据说，在多种汉语方言种种特殊性的情况下，文字——象形文字在汉语的统一中起了巨大作用，即文字是一种共同基础。也许，文化方面的专家能够把世界文化的某些共同要素中的东西说出来。这些要素在各个民族特殊性的情况下使世界文化变成了某种统一体系。

俄罗斯是个大而复杂的国家，它既位于亚洲，又位于欧

洲。我已经用不着说，文化相互渗透特别重要，尤其对俄罗斯，但相互利益也特别重要。在我们的谈话开始时我已经提到这一点，从这一意义上说，过去和将来俄罗斯始终依靠两翼——欧洲一翼和亚洲一翼。况且依靠的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依靠的是如此迅速和有效发展的国家。

我应该对你们说，这不仅是我的评价，而且也是我们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的评价。我们非常希望，相互关心发展中国和俄联邦间的关系将是争取或维护全球安全和全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从这一意义上说，俄中关系不仅对我们两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长期意义，都具有长期的重要性。所以，当我们确定今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时，我们总是说，俄罗斯在发展自己的对外政策构想中必将依靠同我们东方邻国的积极合作发展关系。自然，占首位的是中国。

问：尊敬的总统，我们知道，您对每一分钟都是计较的。但既然谈到我们期待已久的您的第一次正式访华，我们专程从北京赶来，要是您允许的话，在结束谈话时可以再向您提一个问题吗？

普京：你们可以想提多少问题就提多少问题。我只是想，我们不必每个中国人都提一个问题，那样的话我同你们就永无结束之时了。

问：我们中国千百万个电视观众将会见到您，为此对您将不胜感谢。

提一个完全是个人性质的问题。您参加总统竞选活动在中国是广为人知的，甚至那样一个插曲都知道。许多人知道，当您的夫人获悉您成了总统之后哭了，因为家庭生活好像就完了。现在您如何安排您的个人生活？您会把许多时间用于家

庭、亲属和亲友的身上吗？

普京：我们是这样说的，她因幸福而哭了。

至于分给家庭的时间，那么，它会大大减少。遗憾的是，在一个星期中我不是每天都能看见自己的女儿，因为当我离家时她们还在熟睡；当我下班返家时她们已经进入梦乡。当然，这是缺憾。但这不是最大的缺憾，虽然是非常重要的缺憾，但都有涉及家庭各个成员的缺憾。坦率地对你们说吧，在非常大的程度上这是一种孤立。

因为工作负担十分繁重，还有同保证礼节性措施有关的某些规章和安全问题。所有这些导致交往范围急剧缩小。从个人生活角度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消极因素，而且从掌握普通俄罗斯公民如何了解您做什么的视觉角度看来，这也不好。

我认为，会见普通百姓和走访全国、走访自己的国家，当然首先同百姓交往，可能几乎是这种不足的惟一补偿了。好像最出乎意外的会见常常最有效和最有益，因为这样能听到和看到人们如何生活，他们以什么生活，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如何讲述和表现，他们想什么和希望什么。

问：中国在极大地关注着您即将对我们国家的访问。根据我们的资料，千百万中国电视观众将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我们的专题节目。您能否在结束谈话时向我们的中国电视观众谈几句问候的话？

我想，他们通过我们的银屏将会看到尊敬的总统的光辉未来。

普京：我首先要感谢你们的这次谈话，使我能对确实使我们感到激动的和从发展国家间关系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是重要的那些问题谈出自己的意见。

我已经说过，俄中两国人民世代毗邻而居，我们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我们有过在一起和解决过一些共同任务的历史时

期，那段历史时期始终是我们两国绝对富有成效的时期

中国是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俄罗斯则是个拥有世界其他国家很少能拥有的优势的大国。把巨大的自然财富同居民很高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结合起来就会创造出出色的效益，如果能正确地支配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话。从这一意义上说，中俄两国人民彼此是天生的伙伴。我们对中国人民怀有极大的好感。

长期以来，实际上我们一向对中国人不仅怀有好感，而且怀有一种特殊的亲切的感情。当我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讲俄语和唱俄文歌时我就再次联想到这种感情。我遗憾的就是，未能向他做出相同的回应。

所以在我结束谈话时我要向你们讲我会讲的一点点中国话：“谢谢！”

俄罗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远东？

——在“远东和后贝加尔湖地区
发展前景”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7月21日,布拉戈维申斯克)

我们聚集在这里——远东的土地上，为的是讨论边疆区的问题，思考和分析所有妨碍这一地区发展的问题，确定应该首先研究的基本原则问题。

我非常希望，今天讨论的结果成为国家发展这一地区总体纲要的基础。我们有总统纲要，各种纲要总的也有一大堆，但执行的寥寥无几。之所以寥寥无几，是因为这些纲要，一般说来，制定的大都脱离实际。

在总统纲要的框架里，如果我没记错，计划拨款 4000 亿卢布。在这 4000 亿卢布中，据我所知，从各种筹措渠道中拨了 90 亿，从联邦预算中仅拨了 15 亿。而这些钱流向了各个方面，结果到地区简直就见不到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准备搞什么新玩意儿。我非常希望，我们今天的谈话一方面是坦诚的、没有偏见的、具体的；另一方面，也许带有某些哲理性，努力面向未来。为的是在这次谈话的基础上而后开展制定这些纲要的工作。而且这些纲要不应是空虚飘渺的，而应该完全具体，能够实现。

亚太地区现在发生的进程迫使我们摆脱经常困扰我们的目

常生活问题（我指的是整个国家）而振奋精神，并从全球的角度和用国家长远历史利益的观点来看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区的地位。

这里我不是在危言耸听，但如果近期我们不做出现实的努力，那么，要不了几十年，甚至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居民就将基本上说日语、汉语和朝鲜语了。

所以远东和后贝加尔湖地区发展的前景问题对国家来说是很尖锐的，我甚至想说是悲剧性的。从实质上看，这里说的是这个作为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区能否存在的问题。我们没有丝毫权力丧失发展速度，允许边疆区落后。可惜，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看，我们正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走。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是很清楚的。原因是明摆着的——远离国家工业发达地区，远离中央。你们比我更清楚，近来人口发生了什么变化，此地有多少居民流失。在贝阿大铁路基本工程完成之后，在苏联解体之后，人们返回了故乡。这是正常的。但人口流失在继续，这使人惊恐。

我想，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不止一次地提出了一个公正的问题：俄罗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远东，是所有开发问题都未得到解决的远东吗？我们需要远东只是为了把它作为原料产地，还是为了与亚太地区实现一体化而把它作为通向亚洲的一个“窗口”？不回答这个最主要和最基本的问题，其他任何具体的问题都不能解决。

我相信，回答只有一个：对于远东来说，俄罗斯不是“内地”。俄罗斯就在这里，就在我们脚下。

远东和后贝加尔湖地区占全国领土的40%，单是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许多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根本改变我们在远东的政策。这不应该是俄罗斯联邦个别主体的政策，这应该是俄罗斯国家的政策。

缺乏地区内部统一，缺乏经济联系，有时甚至在领导人之间也缺乏正常的伙伴般的接触，这种状况使形势变得复杂。

因此，首要任务是使这个地区从本地各部分之间联系薄弱的集合体变成一个统一的肌体。这里，总统代表康斯坦丁·鲍里索维奇·普利科夫斯基的工作自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果没有明确的立场（正如现在人们说的，没有系统的观点），就会制约我们所有的努力，使任何经济计划都归结为零。地区发展过于缓慢。尽管我说过我们资金短缺和资金拨不出来，但往这里还是投放了资金的。但是投放的资金所得的效益甚微。

地方企业产品常常没有竞争力。但是，这里有极为丰富的矿藏、河流、海洋。正是这里有把边疆区变为繁荣地区的一切现实的可能条件（我们的邻居已做到了这一点），否则我们将永远看着对岸大楼一个接着一个地拔地而起。

现在地区已纳入我刚才说过的总统纲要序列里。不过还是既没有明显的变化，也没有实际的结果。很清楚，如果纲要不起作用，那么，其中有些地方就需要做修改。

政府应该研究拨给地区的所有资金的集中使用问题，把它们用在优先任务上，不能分散使用。我认为，在这方面应促使联邦区发挥新的管理功能。

现在概括地谈谈亟待解决的问题。地区能源供应紧张同不付电费有关。这是头号问题。应该保证遵守支付纪律。

第二个问题，权衡利弊的费率政策。对此，地区具有一切条件：水力资源、石油、天然气、煤。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加快使布列亚水电站投产。但我知道，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丘拜斯）和维克托·鲍里索维奇·赫里斯坚科曾在那里呆过。据我看，那里，感谢上帝，一切都在按计划发展。对这个问题的注

意力不应减弱

要实现萨哈林州、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边疆区的煤气化，当然也需要考虑炼油厂问题，考虑它们如何工作，这些工厂的资源输向哪里，我想应输给哈巴罗夫斯克和阿穆尔河畔共青城。

地区的大量问题同能源费率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联邦能源委员会和俄罗斯能源部必须在最近期内补充考虑这个问题，考虑和研究在这方面能干些什么。

地区基础设施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任何交通手段都具有巨大的意义。主要交通线路的分散偏离，不相互联结，这是幅员广阔地区的真正不幸。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干线闲着无法使用。

一个尖锐的问题是铁路运输的负荷问题。老实讲，有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国家当时花费这么多的资金、人力和时间修建贝阿铁路？同时应该确切知道，实施“运输经济”方案能收到什么效果。一些专家认为，这只能使边疆区的铁路运输形势变得复杂起来。当然，政府应该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对完成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大尼维尔—雅库茨克—马加丹的公路建设寄予很大的希望。我认为，这会减轻运输压力，使北方工厂布局实现最佳化。现在 6000 公里公路仅剩 500 公里没有竣工。我认为应加速建成它们，以便使整个公路网投入使用。

交通部和联邦公路基金会应立即筹措资金使这些路段投入使用。资金是有的，只是不要分散使用。的确，不久前，我在乌拉尔同那里的地区领导人见过面。他们没有讲自己地区的问题，但有一些人指出，本应用来修路的钱用在了其他方面。

整个国家的信息化，特别是像远东这样一个大的地区的信息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提到它，很遗憾，我

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大大落后了。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和同事们就这个问题具体交换了意见。这是很令人吃惊的。现在我要说我指的是什么。我们的邻国居民上因特网的人数比我们多得多。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是这样发达，我们的科学、教育、文化有如此高的水平，但我们开始落后了，这是危险的信号。顺便指出，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疆土如此辽阔的国家（我们现在位于远东，正如我一开始就指出的，它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远离国家的欧洲部分），这种通讯联系方式特别重要，特别有效。

边疆区的另一个大问题是脱离俄罗斯鱼产品市场，这也同交通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渔民被迫到境外市场寻找伙伴，指望以珍贵的海产品，而且经常是以倾销的价格出售，以换取物资、资金、燃料和包装材料。

所以，这里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减少产品在境外加工的份额。问题的解决不仅在于财政经济方面。需要港口设施现代化，更新船只和加工企业。我们有权期待交通部、国家渔业委员会、联邦边防局和国家商业储备委员会拿出改变形势的具体方案。

至于国家渔业委员会，对其领导我想说，需要停止内讧，最终要抓业务。不久前更换了领导人，如果事情没有实际好转的话，我们还可能更换。现在还只是在空谈。

应该特别关注千岛群岛。我想告诉你们，最近政府计划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千岛群岛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

林业部门情况类似。这里需要在境内进行深技术加工。我们需要的是自己加工的产品，而不是像渔业部门存在的那种情况，把宝贵的木材运往国外，而运回的则是所谓的赫赫有名的小板凳。

远东地区地处边陲，这决定了它必须积极地加入亚太地区

的市场。这里地区的经济利益和俄罗斯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是一致的。我们需要的是，地区的企业在进入亚太地区市场时不能丢掉自己的品质。它们应该作为俄罗斯企业、作为俄罗斯国民经济综合体的一部分走出去。你们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当渔民成年不回我们的港口（顺便指出，不回来不是因为有好的生活），当船只挂着外国国旗来回航行之时，这已改变了品质。现在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是并不起眼的，我们的贸易额仅占3%—4%，更不用说我们出口的都是原材料了。

我就想讲到这里。在结束时，我只想呼吁你们考虑我在开始时提出的问题，非常希望我们今天这次具体的磋商性质和坦诚的谈话能成为一种推动力——为地区蓬勃有力的、蒸蒸日上的和有成效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就参加八国首脑会议结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0年7月23日,冲绳)

在谈我们今天聚会的实质问题之前,我想首先祝贺我的同事、日本首相森喜朗先生,祝贺他取得了优异的工作结果。

我想感谢他出色地组织了这次会议。因为不仅工作组织的质量本身,不仅通过的文件质量和笼罩峰会的精神本身,还有日本作为所有这些措施的组织者以及它的积极参与,毫无疑问,这些都将进一步加强日本国的地位。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时,这将使日本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国家。

但我要特别感谢冲绳人民,因为正是他们接待我们时所表示的那种善意,那种真诚和热情,创造了完全独一无二的良好气氛,从而促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所以我真诚地感谢冲绳的人民。

这几天就关键的国际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证明,我们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找到解决今天和明天人类所遇到的共同问题的答案。我们只有在一起才能做出可能不总是理想的,但能把大家联合起来的决定。我认为会晤的总结性文件正是这样一种结果。

这是一种特殊的共同基础,是八国首脑会议成员国立场的共同基础。我们相信,我们共同工作的结果将对国际事务产生

现实的积极的影响。在保持战略稳定，同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毒品交易做斗争以及防止地区冲突的领域里达成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们重申了俄罗斯联邦在保留 1972 年反导防御条约问题上的立场。我想再次表示，在今天，为了有效对付现有的和在最近的将来可预测的导弹威胁，非战略反导防御系统就足够了。我们准备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合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看来，具有原则意义的恰恰是这些问题需要共同来解决这一点。

我对所进行的双边接触表示很满意，它是从与美国总统会晤开始的。正如你们对美国尽快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表示关注一样，我们也共同表示了，准备就签订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问题扩大我们的接触。按其实质，这是间接承认我们在保障国际安全方面所提的那些建议的正确性，这些建议的实质在于，我们需要降低核对抗的门槛，同时在消除可能的威胁方面加强共同行动。

峰会对人类遇到的新的全球性挑战给予了很大注意。其中包括：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毒品交易、侵略性民族分立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今天这些共同的问题要求采取统一的和协调一致的态度。我们在这些领域准备采取可能的共同步骤。

我满意地指出，由于进行各种级别的对话，我们在协商对待防止冲突的战略上有了进展。这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今天我们应该建立一种特殊的防止冲突的文化（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必须理智地从法律上研究这些复杂问题的所有细节。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八国首脑会议明确地肯定了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在维和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还肯定了它在批准使用

武力方面的相应权力。我想强调指出这一点。

一个特殊的议题——国际恐怖主义。它依然在向和平和所有国家的稳定提出挑战，威胁安全和公民的幸福，威胁具体的人们的安全。在讨论过程中，我们提请我们的同事们注意一种情况，即今天已形成了一个不稳定弧形地带，在我们看来，它由菲律宾延伸到科索沃。这一点我们曾不止一次讲过，现今我们在菲律宾看到的人质悲剧便是很好的证明。

我想说，这一弧形地带的中心逐渐转向阿富汗，亲身感觉到这一点的不仅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同时还有世界上其他国家。这里的惟一出路是，扩大国际反恐体系并提高其有效性。重要的是不学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看不到这一威胁的存在。最坏莫过于对此假装看不见，并一个劲儿向恐怖分子使钱，用钱把他们支走。钱总有不够的时候，因为恐怖分子的欲望是不断增长的。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还有一系列经济问题。你们知道，俄罗斯克服了1998年金融危险最严重的后果。批准了2001年的行动纲领；批准了到2010年之前的基本政策方针。我们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不低于5%的任务，这将使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十年内翻一番。

重要的是俄罗斯能够加入世界经贸和金融体系，能够成为工业发达国家的平等伙伴。俄罗斯的经营者们和企业者们，应该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而总的来说，俄罗斯不应该游离于经济全球化之外。

我认为，在首脑会议上，我们详细讨论了这样一些不无重要意义的题目，诸如民主的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信息安全和建立信息共同体等问题。

关于卫生、教育、文化多样性、各种地区性题目的问题的讨论也是有成效的，你们知道这些问题在总结性文件里得到了

反映。这里我们的目标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全球化。这意味着积极促进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趋平的进程，缩小富国和贫国之间日益拉大的距离，防止新的非意识形态的（感谢上帝，我们把意识形态的壁垒留在了20世纪）、而是经济的壁垒的出现，防止这种壁垒的建立。

这也涉及把信息革命和科技革命成果用于所有人的幸福，完全用于和平和建设的目的。21世纪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和思想的自由流动不应导致具有投机目的的无政府主义，或是相反，导致过分的超国家的调节。

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当能够享用地区和全球一体化的成果。在这方面，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你们所知的人的基因组问题进行的。

理智的和有效的国家治理、人类文明的社会多样性的民主发展，在21世纪应该加强，但不应降低个人的安全。

人类集体智慧最直接的成果，诸如人的基因破译、国际宇航站或因特网应为所有人而不只是为国际社会的上流成员服务。这应成为我们的目标。

正如我们了解到的，我们八国首脑会议的所有伙伴都同意俄罗斯的主要论点——在巩固战略稳定和发展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在面向社会的全球化的条件下，致力于使所有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一点在国际生活中的划时代事件——联合国正在筹备的今秋千年峰会的前夕，特别令人感到高兴。

俄罗斯正在为这一活动做准备，当然，它要积极参加这一峰会。

俄通社—塔斯社：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在峰会之前许多人说，国家反导防御问题将成为八国首脑会议参加者们特殊的兴奋剂。峰会之后，您怎么评价，人们就这个题目发言了吗，还是没有？

普京：我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在双边接触、双边正式会晤，还是正式会晤之外多次面谈当中，都讨论了这个问题。您知道，我对此持以下态度。我觉得，如果我们想在讨论和决定全球性问题时取得积极的结果，那我们就不应当走进死胡同，就应当选择一条能通向某种共同立场的路线。我觉得，正是这种路线可使我们同我们的美国伙伴，首先是克林顿总统走在一起。尽管我们对一些原则问题有不同的立场。

我们的共同声明就重申了这一点，重申了我所说的论点。是的，我们有分歧，对讨论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毕竟有某些我们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东西。比如，我们达成了协议，同意在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方面我们需要加强接触。老实说，这是我们提案的一个方面。我已经讲过，要降低导弹核武器的对抗水平。在监督问题上发挥多国力量，建立总的监督体系。应建立导弹发射监督中心，对此我们已达成一致意见。为了合作，这一中心里不仅要吸收我们和美国，还要吸收其他感兴趣的参加者，比如说欧洲。应当共同考虑另一种方案：即在保持今天力量平衡的条件下，依靠共同努力来抑制我们的伙伴们所说的那些可能的威胁。

如果我们不打算每次都走入死胡同，而寻找存在我们某些共同点的道路，我想我们总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国外媒体：您成了峰会的明星。德国总理施罗德说，俄罗斯应成为八国首脑会议的平等成员。您如何看待未来俄罗斯在八国首脑会议中的作用？

普京：谢谢您的评价。我不想得“明星病”，我想不会出现这种事。至于整个八国首脑会议的作用和俄罗斯在里面的位置，我想说以下的话。

我们高度评价这一会议所做的努力。我们认为，它在国际关系体系里会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一会议不取代常设性的国际

组织，但它研究全球性的问题，好像是为在国际法律层面上解决一系列问题做准备，或是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推动力，为合作创造条件。

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包括对俄罗斯。俄罗斯对这些决定的通过不能袖手旁观。我们需要加入所有做出这些涉及俄罗斯的决定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当然对八国首脑会议感兴趣并将参与其工作。而且我们还准备扩大我们的参加范围。

正如您所知道的，俄罗斯看到了机遇，而且它将力争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我们希望，我们能顺利地按照规定的条件加入世贸组织。所有必要文件都已递交。随着俄罗斯与国际经济社会接轨，俄罗斯在八国首脑会议中的作用将不断增长。这里我们不想贸然突进，一切都应自然和谐。同样，在我们的关系上，我们也不愿贸然超前。

此外，俄罗斯也想并准备同八国首脑会议合作，我觉得，加入八国首脑会议的所有国家也希望俄罗斯与其一起，参与这些决定的制定。因为这决定着这些决定的质量，也就是说，决定着这些决定执行的效率。

《新闻时空》：众所周知，您与其谈判的政治领袖们，高兴地接受了您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结果。您是否感觉到，世界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们确实准备，比如说，为已开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分担全部风险和责任？或者这只不过是一道俄罗斯“品牌菜”？

普京：我不认为这是俄罗斯的什么负担。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的邻国，我们有共同的边界。我们知道，朝鲜半岛的形势至今仍是爆炸性的。而俄罗斯关心的是，在自己的边界附近不要有任何爆炸形势。这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利益所在。我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是同这个问题，同我们直接的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

八国首脑会议成员国领导人欢迎我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之前，我同调解进程的某些参加者，其中包括韩国总统通了电话。我同八国首脑会议某些领导人也事先谈了这个问题。自然，我简要地向他们通报了我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会谈的结果。

应该说，无论是访问本身，还是访问结果都得到了正面的理解。我个人认为，“空白点”越少越好。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事情，需要接触，需要联系和信息。如果我们听到了一种论点，说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导弹计划有一定的担心，那就应该确切地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计划，它的规模多大，威胁多大。

战略稳定问题主要是在美俄之间讨论的，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命运也取决于我们对形势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取决于我们做出这一决定的质量如何。所以说，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掌握准确的信息。如果不同加入这一进程的那些国际法主体做工作，就不可能得到这种信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被吸收到这一进程中来。

我再重复一遍，我的通报的确得到了同事们的正确的理解。此外，我觉得，我列举的那些论据，也被我的某些同事所接受，以至他们认为可以重新考虑他们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水平和质量。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BBC 电台：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您讲一讲，您参加这次峰会对俄罗斯国内生活有什么影响？您同在这里的元首们交往，这毕竟是表面的事情。这如何适用于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生活，适用于您作为国家元首的形象？

普京：假如我说我对自己的形象不大关心，您大概不信。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是这样。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提高个人形象，而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选我当总统是为了让我

管国内外政策问题。我到这里来，就是在从事对外政策问题。

毫无疑问，这对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都有影响。我只想重复我刚才说过的论点：八国首脑会议制定和准备通过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安全领域的总体结构，决定着经济、金融结构，解决全球性质的问题。

今天我们谈到了，八国首脑会议的活动完全应该更多地面向未来。我们应该预见到世界发展的进程，并对它做出反应。当然对于俄罗斯来说，参与制定这些决定至关重要。

第二种选择是怎样的呢？对此置若罔闻，然后或反对或加入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进程。当然，这将妨碍整个国际社会和俄罗斯。如果同俄罗斯一起制定这些决定，那么，在制定这些决定时就会考虑俄罗斯的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除了这些广泛的普遍的方面外，还有一个能实用的课题，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仅举一个我们讨论的题目——人的基因组问题。您知道，俄罗斯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已超过十年之久。原苏联就拨重资研究这一课题。当时学者们自己就达成协议，这一领域的所有信息都将对想利用它们的人公开。由于这种公开，取得了对人类命运非常重要的结果。今天所有人都有权利用这些结果。

但对如何利用，存在着不同态度。有人说部分信息，从现在起就应保留。其他领袖说，应该采取公开制度。毫不夸大地说，有几百万俄罗斯人的生命和健康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因为药品的质量和数量、它们的价值及其效果取决于此。

再举我们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同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等有关的食品质量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与每一个俄罗斯公民有关的问题。我们在国外购买大批食品，这些食品的质量如何对我们很重要。这些问题现在具有实际的意义。

我们还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承认成立一个负责这个问题

的国际组织或国际鉴定小组是适宜的：而部分领袖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应把有关这些问题的情况更多地通报给居民，把我們知道的包括鉴定专家意见在内的所有情况都告诉这些食品的消费者。

我认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俄罗斯公民都有着直接的——正如我刚才谈过的——实际的意义。所有这一切不能置于我们的利益范围之外。所以说，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有效果的。

共同社：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请问，冲绳之后您打算去哪里，去那里之后您打算干什么？

普京：您知道，我们有句谚语，叫做“做客千般好，不如早回家”，所以我准备回家。由于我的家现在不是城市和大街（在我当选总统之后），而是俄罗斯联邦，所以我准备回俄罗斯联邦，包括先去堪察加。这一地区离莫斯科遥远，光顾那里需要额外时间，而时间总是不够。我在这里，同它近在咫尺，我认为我有义务必须关注俄罗斯远东的问题。

正如您知道的，我就是从远东的布拉戈维申维克市到这里来的。返回时我想顺便去堪察加，会见当地领导——州长。我已和他商量好，我要和他讨论该州的问题。

外国媒体：同希拉克先生会晤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普京：希拉克先生是公认的世界政治领袖之一，是一个非常富有经验的人，我甚至想说，他是某些问题的专家。我应确切地对您说，他在某些领域，尤其在东方单人搏斗方面的渊博知识使我吃惊。是的，他酷爱相扑，他津津乐道地给我讲过此事，而且很在行。我同他进行了很好的对话。他送我一本书，我也送他一本书，是关于克里姆林宫的。法国不应忘记克里姆林宫在什么地方，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

关于俄罗斯文化对法国文化的影响和法国文化对俄罗斯的

影响，我们谈论了很多。您知道，俄罗斯人民一直对法国怀有特殊的感情，正是缘于这种强大的相互的文化影响。

由于法国领导着欧洲共同体，10月我将访问法国。我希望，这一对话继续下去，为了法国，也为了俄罗斯的幸福继续下去。

美联社：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众所周知，不仅俄罗斯，还有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许多美国盟友，都对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持批评态度。在您看来，在您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您在这里进行了许多会晤之后，这种态度会有所改变吗，来自美国盟友方面的对反导防御计划的这种对抗会进一步加强吗？

普京：您知道，当我们准备参加这样的论坛之时（至少我是这样），没想对任何人耍手腕，没想抛出什么使大家处于束手无策的困难境地。我们都有自己的立场，我们捍卫这些立场，提出补充论据。我觉得这次提出的论据，对所有与会者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自然我希望，这些论据能被接受，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一对人类重要的问题时能考虑这些论据。

外国媒体：许多人都知道您对金正日的评价。能否说，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表明政策有了根本改变？方针改变是真的吗？这背后隐藏着什么动机？

普京：至于动机，我已讲过，我再重复一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邻居，朝鲜半岛现正在进行和平对话。俄罗斯密切关注此事，希望对话能得到和平手段的调解。鉴于这是朝鲜民族自己的事，俄罗斯将千方百计促进这一对话。这是第一。

第二，在讨论全球安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了关于军事和导弹威胁的各种论据，同时越来越常常提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然产生了一种愿望，要亲临现场了解这个问题。

于是这些理由便成了我做出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决定的基础。我对访问结果是满意的。自然在两天的会谈和会晤中不能做出全面的彻底的结论。但不接触，不得到补充信息，就不能做出任何结论。就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尤其是带总体性质的。

至于我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印象，我已讲过，可再重复一遍。那里的主体思想你们是很清楚的。不过，尽管忠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整个国家大厦赖以建立的明确思想，他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在讨论过程中，他能对论据做出相应的反应。他可成为交往和谈判的伙伴，可以同他交谈。

但自然需要听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自己民族利益的意见，不能对此予以不理。否则我们在任何问题上也取得不了积极的结果，其中包括在朝鲜半岛双方调解这样复杂的问题上。

我们非常希望，我的访问结果能为任何感兴趣的一方所用。我们不想垄断这些结果，我们把它推荐给所有参与这一进程的人。

关于莫斯科普希金广场 发生爆炸的声明

(2000年8月9日,莫斯科)

昨天,莫斯科市中心悲剧发生后,立即出现了两种说法:不幸事故和犯罪行为。据专家初步判断为犯罪行为

这里也有两种说法:或曰纯粹刑事犯罪,某些犯罪团伙火并,或曰恐怖主义行动。如果我们把恐怖主义行动的说法作为基本说法,我想讲下述意见。首先,我觉得,寻找某种民族踪迹,寻找车臣踪迹或其他民族踪迹是不对的。一般说来,把某种恶行加在整个民族头上,这是很不正确的,因为犯罪分子,首先是恐怖主义分子,既没有民族属性,也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们自然应该知道,威胁来自何方。

应该指出,恐怖主义——这不是我们民族的病症,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一种国际通病。只要回忆一下菲律宾发生的德国人质悲剧,英国一些城市发生的爆炸或不久前西班牙发生的爆炸就够了。

对于我国而言,这特别现实。在俄罗斯,在我们这里,我们居然允许犯罪和恐怖主义在我们的土地上建立整块飞地。恐怖主义分子任何时候也不在无人的地方犯罪,他们总是对人多的地方实施打击。他们指望的是流血、外表效果、惊慌和歇斯底里。

用什么方法可以对抗恐怖主义？对于恐怖行动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我们松散、无组织，手忙脚乱。对抗恐怖主义只有一个方法，这就是护法机关的政治意志，组织性，有系统的高度专业化的有力工作，提高居民的警惕性，加强护法机关同市级、区级行政机关，同联邦政权和管理机关的协调。

同恐怖主义做斗争，人类只有一种有效方法。这惟一的药方——便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应该把我们在北高加索所做的事情进行到底：需要把恐怖主义分子消灭在巢穴里，需要在俄罗斯联邦其他地区保护人们免遭类似的袭击。这是各级政权和管理机关，首先是护法机关光荣的事业。

我相信，我们迟早会知道这次犯罪的执行者和策划者，就像我们已知莫斯科、达吉斯坦、北奥塞梯和俄联邦其他一些主体里的严重犯罪的执行者和组织者一样。我们掌握了这些犯罪分子，等待他们的自然是国家的严惩。

答俄罗斯电视广播公司记者问

(2000年8月23日,莫斯科)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今天对于全国来说当然是沉痛的日子，非常沉痛的日子。今天宣布为那些现在还沉在巴伦支海海底“库尔斯克号”潜艇遇难的水兵们志哀。

昨天您到了维佳耶沃，会见了“库尔斯克号”水兵的家属和亲友。他们大概提了一些问题。

社会上也提出一些问题，而且还要继续提出问题。为什么没有立即通报此事？调查能不能公开？大家、全社会能否了解此事？

您到过已经成为寡妇的家里，我不想用这个词说话，到过水下导弹巡洋舰舰长根纳季·利亚钦的家里。您亲眼看到这些人那里是如何生活的，您亲眼看到了他们的大门，他们的家。

还有一个问题也让大家关心，这就是外国人的帮助。

普京：我怎么跟您说呢……先说会见吧，昨天举行了会见，就是您所说的会见。在这一方面能够说些什么……大概，没有任何言词能表达出我要想说的话。很难选择这些言词。简直要号啕大哭一场。

昨天会见时，一位参加会见的人说：“您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坐在这个位子上，才100多天，您就背上了这个十字架，应当捧着它。”这个人是对的。尽管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才100多

天，我已经感觉到了责任的重大和对这个悲剧的负罪感。

您知道，让人沉痛的当然还有，有人以不正当的方式试图利用近来我们这里常常发生的事情，利用这场灾难。我说得粗鲁一些，有人试图鼓起腮帮子进行政治宣传，捞取某种资本或者某个集团的利益。说下面话的人是对的。他们说，长期以来促使军队和国家垮台的人现在倒站在了保护水兵的第一线。其中某些人甚至为此募捐到了100万卢布。众人凑根线，穷人缝件衣。他们最好把在法国或者西班牙地中海海岸的别墅卖掉。不过那样他们就得说清楚，为什么用假名或法律事务所的名义买这些不动产。我们大概就要问他们钱是从哪里来的。好了，愿上帝保佑他们。

我们当然要考虑我们的水兵，考虑水兵的家庭。应当考虑军队的未来。毫无疑问，也应当做出一定的结论。您知道，昨天在维佳耶沃会见了受难者的亲属，今天会见了相当著名的和有经验的人，多年从政的人，他们说，必须表现出坚决果断，一定要革某个人的职，最好是把他送进监狱。这对我来说是摆脱这个困境的最为简单的办法。但我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过去有人不止一次地这么做过。但这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如果某人有罪，当然要对有罪的人给以惩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应弄清发生悲剧的客观原因和救援工作进展的客观情况之后才能做出结论。

今天，我可以告诉您，在前天，是国防部长伊戈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谢尔盖耶夫，在昨天，是海军总司令和北方舰队司令向我递交了辞职报告。我没有接受这些报告。我重申，在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原因在哪里、有没有责任人之前，是不会接受他们的辞呈的。是有责任人，还是几个悲惨因素的巧合，这还没有弄清楚。不会因为感情的一时冲动和偶然因素的巧合而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处罚。我要与军队在一起，

要与舰队在一起、要与人民在一起。我们携起手来一定会重建陆海军，振兴国家。我对此毫不怀疑。

近来常常听到的一个论点很使我伤心，说什么舰队的荣誉，俄罗斯的光荣同“库尔斯克号”潜艇一起沉没了，等等。您知道，我国经历的动荡年代不只这些。我们，我们的先人经历过更为严重的灾难，我们都挺过来了。俄罗斯总是有前途的。我们今天所经受的是非常沉痛的事件。但是我绝对相信，相信这个事件不会使我们的社会和人民瓦解，而会使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团结起来。我相信，我们不仅能够一起克服近几年我们遇到的悲剧事件的后果，这里有自然灾害，有社会的和工业的灾害。我们能克服所有这些灾害，我们能够重建陆海军，振兴国家。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昨天在维佳耶沃会见时不只同遇难人员的妻子谈过话，您还同其战友现在仍然躺在巴伦支海海底的海军士兵谈过话。您作为总统，能够向他们解释清楚这个悲剧吗？他们是否理解您，是否明白，您给他们说的都是真情，没有向他们隐瞒任何东西？

普京：您知道，“库尔斯克号”潜艇的亲属，都像自己的丈夫、兄弟和儿子一样，都是一些刚强的人。他们坚强地经受住我们大家正在为其深感痛心的悲剧。我想，他们所处的状况十分艰难。但我的印象是，我和他们相互理解。很难让他们相信，在最初的几天，国家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要知道，在那里，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专家，有很多人很早就同舰队有联系。他们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要知道，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从一开始就在讨论的问题之一，那就是及时得到信息。这是一。及时开展营救工作，这是二。还有，就是您提出的问题，吸收外国专家，这是三。

让我们按时间顺序说。同潜艇失去联系是12月23时30

分，从那时起就宣布搜寻潜艇。搜寻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按规定要用7个昼夜。可是潜艇在13日凌晨4时就被找到了的。在早晨7时，国防部长将此事报告给我。在这个时候，军人们知道哪些事呢？

第一，同潜艇失去联系。第二，潜艇沉到海底。第三，借助于舰队所具备的技术手段同潜艇恢复了联系。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这是军事演习。在这时，通报了哪些情况呢？能够说的当然是同潜艇失去联系。这是例外情况，时有发生。当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当然可以批评。但我不能为此谴责军人。在弄明白了是危机形势之后，8月14日，此事立即见诸大众新闻媒体。但失去联系之后立即展开了营救工作。我重复一遍，是在失去联系的当时立即开展了营救工作。潜艇在四个半小时之后被发现这件事就说明，是展开了营救工作的。

现在谈军人们是否掌握进行营救工作的所有力量和手段，这一点现在必须讲。事情是这样的，潜艇的设计方案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的，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方案规定，潜艇的生产同它的救护工具——我国水手使用的深潜箱一起生产。深潜箱归舰队掌管，处于完好状态，曾使用过。水手们正是把希望寄予这些深潜箱。当国防部长向我报告，他们什么都有的时候，讲的是实话。设计人员就是这样设计的。

如果要看一看，借用外国援助的进展情况，那么，第一个提出援助的正式建议是在15日接到的。海军立即同他们达成了协议。展开技术参数的说明与协调，组织共同工作。正如我们知道的，从15日起经过了5天，在第6天，挪威潜水员就打开了潜水艇的舱盖。是在第6天。不管这有多么悲惨，但这意味着，即使在13号立即提出这个办法，那怎么也要经过14日、15日、16日、17日和18日。您明白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吗？

我提醒您注意，挪威的潜水员不是军事潜水员。他们是商业公司的潜水员，是在大陆架石油钻塔工作的潜水员。我相信，如果我们的石油公司去开发大陆架，也会有这样的潜水员。

问题是，为什么海军没有潜水员？这是个原则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原则上应当是容易明白的。我认为，说轻一点，这不是个聪明的办法，但答案正好就在于潜艇设计人把救援器材同潜艇设计在一起，并认为这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没有深潜箱，就是有了潜水员也不可能把人救出来，这也是非常明白的事。明显的事实是，如果打开舱盖，即便里边有人，也会把潜艇内部所有的活人给淹死。因此，没有深潜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权确信，全部责怪军人没有履行职责，没有及时通报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指责是不合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当深刻、据实地研究分析悲剧发生的原因和事情的发展过程。这些事当然要由有关技术委员会、总检察长、联邦安全局去进行，联邦安全局要保证同时进行刑事案件的起诉。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到过“库尔斯克号”艇长根纳季·利亚钦的家里，您在那里谈过话，大概细节问题不好问，您见到了所有的一切。您大概在这个军营的街上散过步吧？

普京：您知道我想对您说什么。我当然在这个军营的街上散过步，到过他的家里。

第一，我曾在这样的房子里住过。对于我来说，这里没有什么意外的特别的地方。这是灾难，绝对的灾难，我们的军人，而且是军队的高级军官，海军的高级军官就居住在这样的条件之中。但如果您认为这对我来说是新发现，那您就错了。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应当用什么办法摆脱这种有损尊严

的境地。

问：这是有损尊严的……

普京：是的，是的。答案只有一个：从一方面来说，我们的军队应当符合国家的需要，从另一方面来说，应当符合国家的能力。军队应当是精干的，现代化的，有好的收入的。这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想起来了，就在不久以前的安全会议上，谈到了这个问题。安全会议谈到了这个问题：陆海军的人数、军队的装备、军人的物质保障、军事机关内部的资金来源的比例。安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做这件工作。我想，我们有根据希望，在完成安全会议不久以前做出的决定之后，我们最终会达到安全会议制定的参数。

问：也就是说，军官们，单身汉能够得到某种希望，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普京：您知道，青年人具有希望。我们需要的不是希望和承诺。我们需要的是具体的行动，要让人们亲身感觉到具体的行动。我们必须停止空谈，必须行动起来。关于军队改革的空谈至少已讲了八年，也可能是十年。可惜在这一方面进展很少。我非常希望能够大步地前进，没有特殊的冲劲也不可能达到大步的前进，因为我们不能让国防能力跨下来，我们应当执行相关的军人社会保障法。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要在这些法律框架内行事，我们不能不执行这些法律，我们将来也要执行这些法律。我们要按照我们制定的方向前进。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在维佳耶沃、摩尔曼斯克、在“彼得大帝号”巡洋舰的甲板上，我们总是听到一个问题：当局如何处置潜艇？当局要把它打捞起来，或者这事谈一谈就算了，或者为艇员送葬，也就是说把他们打捞起来，亲属们能够迁出维佳耶沃？

普京：我们将尽可能地把所有在潜艇里的人，把我们的军

人从潜艇里找出来，运到岸上。有各种技术性建议，采取哪种建议，要由专家们做出决定。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潜艇切割开。这个问题正在讨论中，也正在讨论把潜艇打捞起来、运到浅水地域的问题。各种方案都可行，我们正在同我们的专家，同我们国外的伙伴研究这些方案。

我顺便借这个机会感谢提供援助的外国国家首脑、外国公民和对俄罗斯发来的唁电。

但是，现在已经弄清楚了，我们今天的主要伙伴——挪威的专家们——也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正像今天外交部长对我通报的那样，看来他们要在荷兰专家的帮助下补充设备。这样看来，不管是打捞上来，还是通过在潜艇内做的通道进入潜艇，这些都是国际合作项目。

问：这个项目能做成吗？

普京：一定。

问：十分感谢您。

在与日本经团联领导人会晤时的讲话

(2000年9月5日,东京)

与日本实业界领导人会晤对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始终感兴趣的事情,我们认为,这也是我们访问日本不可分割的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是以俄罗斯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名义讲这番话的。

关于日本,人们常说,它已实际上跨出了迈入下一个千年的步伐。我们的俄罗斯就是这样看的。我知道你们国内对政治、取得的成就等方面有不少批评意见,但我们俄罗斯正是这样看的。所以我准备说,同你们——日本杰出的企业家事业的继承者们对话,对我们是有益的和及时的

对我们来说,日本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伙伴,不仅是在亚太地区,在整个世界舞台上也是这样。昨天同日本首相的会谈再次证实了这一点。我同我的同事森喜朗先生一起达成的协议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我认为,我同森喜朗先生已成为私人好友,而这,正如你们知道的,是发展双边关系的良好基础

今天是扩大相互协作,积极开展双边联系,自然也包括重要的经贸联系的良好时期。我们认为这有巨大的意义,我们自然对之感兴趣。但是,我应该对你们说,我们不准备过分强调这一点。我们认为,这种利害关系是双向的,这是相互的利害关系。我们可以也应该互为补充。由此,俄罗斯和日本都只会是赢家。

政治气候转暖，对加强贸易联系总是好的基础。但我们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我指的是日益加快的俄罗斯经济改善的进程。根据最重要的经济指标，自改革以来我们还不曾有过今天这样的积极结果。国内总产值增长，1999年达到3.2%，2000年上半年达到7.3%

俄罗斯的工业生产总值这一时期分别增长了8%和10.3%，工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加工部门的比重加大了，降低了燃料动力部门的比重。成功地降低了实际部门的税负，限制了自然垄断产品价格的增长，整顿了银行系统。今天通货膨胀率，甚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是适中的。预算税收增加，外贸顺差增长。应该说，这对俄罗斯是非常硬的指标，对俄罗斯经济的直接投资也在增长。

所有这些指标不仅仅只是由于优越的对外经济条件和对外经济行情。尽管我们知道，这对于我们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俄罗斯经济迅猛发展的措施。在长期的前景里，这一增长将依靠俄罗斯到201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该战略规定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在这方面我们曾与世界银行合作，并且打算继续与其合作。我指的是制定保障所有权的基础法律文件，实际降低生产者的税负，为企业经营活动创造优良的条件。我所指的还有，通过使国家的义务符合国家本身所掌握的资源来达到财政的稳定。所有这一切应能保障俄罗斯达到崭新的发展水平。

俄罗斯政权第一位的作用是调整保障市场运转的所有国家机构的工作。所以，纯粹的经济措施自然将同加强国家政权机制、巩固联邦关系、巩固司法体系的工作，同在全国建立统一的法律空间，同反贪污和反官吏专横等相结合，而且目前已经在实现这种结合。

我想提醒诸位注意日本专家所做的分析——对俄罗斯实际

经济形势和俄罗斯现实生活的分析。这里指出了我们原则上已很清楚的许多问题，这就是银行系统的问题，能源供应不稳定，通讯得不到保障，等等。

但是日本专家把下述问题摆在了首位：企业早就遭受到了“人们在俄罗斯不守法纪”之苦。不仅是由于缺少应有的和高质量的法律，甚至现有的法律也常常得不到遵守。这个问题被提到了首位。我认为，日本专家这一点做得非常正确。这是基本问题。但我想请你们注意俄罗斯政府为克服这一缺点所做的巨大努力。俄罗斯议会上院的改革，其目标正在于此；我们旨在加强司法系统的意图和行动正是同这联系在一起；我们给自己提出了建立统一的法律空间的任務，其用意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想请你们注意，很多年以来，在俄罗斯社会里第一次在这些根本的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当然也只能做到可能做到的程度，在民主社会里也都永远存在不同的意见。

我想请你们注意，在今天的俄罗斯代表团成员里，很大一部分是地区领导人，他们是鞑靼斯坦总统、巴什科尔托斯坦总统、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萨哈林州州长，还有远东联邦区领导人。我们设立联邦区首先是为了协调俄罗斯立法，使其在整个俄罗斯联邦境内得到统一适用。无论是联邦当局，还是地区领导人都完全懂得自己在解决这一任务中的责任，懂得联邦中央、各地区乃至全国都在关注着这个问题。这是解决日本专家提出文件之后的分析和建议中所指出的那些问题的良好基础。

执法和立法的权力分支机构之间完善相互协调，定会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绝大多数问题上，国家杜马和俄罗斯政府都在寻找共同语言。这意味着，有希望

很快就通过投资者为顺利进行工作所必需的法律和规范文件。当然，这要求一定的时间，以便展开坚持不懈的工作。

我非常想提请你们注意，我们决心沿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代表团的成员，地区领导人将证实我所说的话。最近，也就是几天之前，我们在伏尔加河上召开了地区领导人会议，作为议事日程上的第一个问题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们有争论，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总体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必须沿着这条路，即沿着在整个俄罗斯境内无条件地适用统一的法律之路走下去。

上周，政府向国家杜马提交了下一年的联邦预算。这次编制的是无赤字预算，这是我们第一次计划过量入为出的生活，不再借债。以前借债多半是为了消除预算政策中的失误，今天我们更多地依靠自力更生。这是俄罗斯的一大进步。

现在谈谈清理和偿还外债问题。按照我的观点，这鲜明地体现着经济状况和政府的意向。为了偿还债务，我们的经济必须持续增长。我已经讲过这是我们的优先任务，但如果没有相互能接受的债务结构的调整要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这方面我们只希望能有公正的条件，即让我们能够既能偿还债务又能发展自己的经济。

我想提请你们注意，新俄罗斯同外表强大的国家——我指的是苏联——不同，它不仅承担了所有债务，而且定期偿还这些债务，其中包括苏联拒绝偿还的债务，我指的是沙皇俄国的债务。我们已实际付清这些债务，而且最近我们还债是在没有世界各国提供现实的支持的情况下实施的。除了善意的建议——对此我们也十分感激，最近任何现实的财政支持我们也没有看到，但我们按照债务定期足额偿还。

现在转到俄日经贸关系问题。日本向俄罗斯经济投资总额累计仅为外国投资总额的1%。按照这一数字，在进入俄罗斯

市场上的投资国家中，日本占第13位。按照直接投资额，日本占第14位。我认为，即使考虑到我们所知道的和我刚才说的所有问题，这也是一个与俄罗斯和日本的能力不相符的小得可怜的指标。今年5月通过的政府间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为我们的投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认为，必须研究关于建立日俄投资公司的问题。在提出的建议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这种意见。我们准备同日本政府就这个问题恢复具体的对话。我知道日本流行着一种固定的看法，认为日本投资者在俄罗斯有时遇到不公正待遇。我们不仅准备弄清楚这个问题，同时要坚决保护所有投资者的利益。无论是对日本的投资者，还是对俄罗斯的投资者——一律平等对待。为此，当然需要彻底改善司法系统的工作，加强司法系统，我们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每一种情况我们都将详细地研究，哪怕是不大的合资项目，要利用司法仲裁系统使出现的争端得到公正的解决。

在我们看来，倘若日本商人也改变某些过时的对俄罗斯的看法和观点，并积极在我们市场上工作，这将是有益的。比如，在能源领域，我们有着一切可能开展最积极的战略合作。我指的是在解决保障亚太国家载能体方面协调好俄日双方的协作。

这里指的是利用俄罗斯地东部油气产地的潜力，首先是顺利地实施萨哈林项目。当然可以记起，一些项目早已签署，其中不少正在缓慢地实施。我刚到过萨哈林，在那里，就这个问题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发了言。特别需要认真地对待项目的选择，拖延不行，但也不能匆忙，什么时候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基础性的经过详细研究的司法条件。

萨哈林的情况怎么样呢？那里为了开始工作，本应彼此换文提出相应的声明。在这些声明里，双方应该相互承认，俄罗

斯在这方面的立法是平衡的，并采取相应的办法使之得到协调。结果没等任何协调，没等换文便开始了工作。这导致了混乱、不理解和相互索赔。这样于是不行的。

我们指望日本商人参加俄罗斯领土上的其他能源开发项目。建立俄日能源桥的思想令人兴奋，是有前途的。同时应该研究在远东建立核电站为日本供应部分电力的可能性。

旨在解决全球气温升高问题而进行合作是现实的，符合我们的利益。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日本方面提出的关于实施导控方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可行性建议。未来日本可成为俄罗斯长期经济和能源政策范围里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除能源领域、交通领域的合作是最可行的。首先是共同使用西伯利亚交通干线，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通过俄罗斯连接远东和欧洲的交通基础设施。还可修建连接萨哈林和北海道以及俄罗斯大陆部分的海底隧道。我知道，日本实业界有这种想法，这是十分令人兴奋且有前景的。它的实现将不仅根本改变俄罗斯和日本在经济领域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将根本改变两国的经济潜力。毫无疑问，在国际舞台上的竞赛中，这将可使我们漂亮地先走一步，从而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势——日本将完全摆脱资源的制约，而俄罗斯将获得开发所拥有资源的现实可能性。

在科学和高科技领域，今天出现了加深合作的现实可能性。今年6月在日本成功召开的“俄罗斯—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会议便是有力的证明。这里前景看好的方面是：核能和生态，以及宇航、医学等方面。

在我们考虑投放力量的新领域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多年以来已成为我们贸易联系的“名片”的传统领域。提高俄罗斯原材料，特别是圆木和锯材、煤炭和有色金属等出口的效率，将促使贸易取得积极发展。与此同时，必须由原材料供应向深加

工产品的出口过渡。

美好的贸易合作前景的确呈现在我们面前。倘若失去这一机遇，将是悲哀的。相反，倘若我们利用它为我们两国牟利，这将是正确的。我和日本首相森喜朗先生确定了对新的经济合作计划的态度，这将发展和大大扩大叶利钦—桥本龙太郎计划。俄日贸易联系需要认真的支持，不仅是来自双方政府的支持，自然还需要来自我们两国实业界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东西也取决于你们

为此，今天我向森喜朗先生递交了邀请书，邀请他率日本经团联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我感谢他接受了邀请，并希望他能在近期成行以加强我们的联系。

我们对预计在今年10月召开的俄日和日俄经济合作委员会例行联席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自然，政府机构，首先是俄日政府间经贸问题委员会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到今年年底之前，它应举行例会，以及同远东经济合作分会也应举行会议。委员会两主席今年9月1日在东京会晤时已达成协议。

我们这方面必须排除制约经贸关系发展的所有障碍。这里特别是指，在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信贷方针的框架里实现那些明显拖得很久久的方案。这些方案的停滞不前，对我们来说是很典型的。我们将详细地研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们应共同得出结论。我不是简单地相信。我知道，这里基本问题在于没有充分研究先决条件。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日本商人的倡议在俄罗斯将受到热烈欢迎，得到响应和支持。我祝你们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绩。

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9月6日,纽约)

此次首脑会议是这个千年最后一次首脑会议。此次会议并非由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会议的意义而将载入史册。

我和我的先驱者为使这象征性的形式具有深刻意义做了许多努力。20世纪后50年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度过的。联合国这个组织存在本身就是摒弃专横、霸权和强制的保障。

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在座的一些首脑所代表的国家在地图上还不存在。但是,国际行为准则是在考虑到这些情况下制定的。今天这些准则已为所有国家所接受,并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服务。

主要结果显而易见。半个世纪前实现不了的东西,今天已成为国际关系准则。相互尊重以及尊重联合国的做法帮助各国和各国人民学习对话艺术并探索共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使全球性对抗也没能妨碍在危机深重的时候,甚至出现僵局的时候共同做工作。

可以毫不夸张地把这一切称为“联合国的经验”。首脑们错过的政治阶段通常不是特别要紧的。我们有幸出生并生活在两个千年交替的时期,并有幸为自己的人民尽义务。因此,政治家的惟一职责就是向前看,哪怕只看到前面的一步。

我们有义务给我们的后来人提供机会。20世纪在历史上仍然是个矛盾的世纪。这个世纪是既有巨大建树,又发生过可怕

的战争，既有革命性突破，又有让人非常失望的时代。但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避免仇恨，能克服冷战及其全球性对抗。

当然，这也是联合国的重要功绩。

前辈给我们留下了这个独一无二的组织。联合国已学会解决，并且正在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国际人权制度，这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标志。意识形态投机无法触动这个内容广泛的制度，人权宣言在任何时候都不只是空洞的呼吁。这个宣言至今仍然对我们大家的生活有一定影响。

我们相信：应当更新和完善联合国的机制。这确是时代的需要，但是任何改革都不应动摇联合国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的新时代应该以一个切实裁军的时期载入史册。今天，已经建立了有效的裁军机制。其基础是，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制度，以及数十个限制和削减各种武器的协定。

应当有把握地切断核武器蔓延的途径。这是可以做到的，包括在世界核能工业不使用浓缩铀和纯钚。

在技术上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另一点重要得多，即燃烧钚和其他放射性元素将为彻底解决放射性废料问题提供先决条件，为全世界开辟安全生活的崭新前景。

因此，俄罗斯建议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参加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国际计划。

太空军事化计划使人特别不安。到明年春天，人类第一次飞往太空就有40年历史了。第一次飞往太空的宇航员是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防止宇宙空间军事化的问题。

如果你们同意，召开会议的地点可以定在莫斯科。20世纪末，特别是最近十年，对我国来说不是个简简单单的过渡时期。我想，你们会赞成以下说法，即并非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

机会做出俄罗斯人所做的选择。

俄罗斯所遇到的威胁和挑战是自由民族的共同敌人。恐怖主义被认为特别危险和狡诈。它的手法不易认清，它的伪装不断变化。但是，只有在有机会使局势动荡不安、挑起彼此不信任和敌意的情况下，恐怖主义才能存在。为这种恶行设置可靠的障碍，是我们共同的任务。

我们应该依靠所有文化财富和传统，走向和平与繁荣、稳定与安全。在 21 世纪，除了已经公认的解决基本问题的方式，还应该加上独立自主的权利。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首先是绝对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意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并承认和尊重这种多样性。

我相信，依靠公正的世界秩序和战略稳定，我们就能保障文明社会的稳定发展。俄罗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负责和准备在平等的伙伴关系基础上相互协作。

祝我们的首脑会议取得成功，祝会议决议能得到有效实施。

就联合国“千年峰会”结果答记者问

(2000年9月7日,纽约)

首先要感谢你们,感谢对我们的会见所表示出的兴趣。我和我的同事们想如实地,按照我们所看到的向你们通报我们对这次峰会的印象和它的工作结果。

我们可以完全有根据地说:峰会不仅对联合国,而且对国际关系史来说都是划时代的事件。的确,对国际社会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进行总结并指出它的进一步发展方向的光荣和崇高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

我们认为,峰会最重要的结果是重申了联合国的权威。重申了应保留联合国在协调地区和次地区组织的行动中,在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和管理世界进程的体系中的领导作用。

正如你们所知,在峰会过程中,俄罗斯提出了几个旨在使世界更安全、更公正、更民主的倡议。例如,我们建议,在联合国领导下于2001年春天在莫斯科召开防止宇宙空间军事化的国际会议,并把这个会安排在人类第一次太空飞行纪念日之时。众所周知,此人便是我们的同胞尤里·加加林,自然我们建议把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作为此次会议的召开地点。非常令人欣慰,我的很多同事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倡议。

我们的另一个建议——在国际原子能机构领导下制定一个旨在排除在和平利用核能中使用浓缩铀和纯钚的国际方案。我们坚信,实现这一倡议,将不仅是对核不扩散事业的重大贡

献，同时也将为人類解决严重的放射物垃圾难题开辟一条道路。你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国家面临着这个难题。

毫无疑问，这次安理会会议也可以说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会议是最高层次的，与会者一致表示要保留作为国际稳定牢固保障的安理会的广泛权力并完善它的行动潜力。

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其活动的优先方面之一。所以我们打算积极地促进完善联合国维和潜力，加强它在保障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中的中心作用。我们还坚信，集体安全体系应建立在这样一些明确的和可执行的原则基础之上，诸如法律至上，共同为世界稳定负责，集体调解争端和冲突，集体确保和平等。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会晤通过的共同声明将有重要的实际结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申自己致力于提高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效率，强调必须严格遵守安理会为恢复和平而批准使用武力的特殊权利。只有安理会有权同意在危机调节中采用极端措施——使用武力，并应以整个国际社会的名义实施。

如此大范围的峰会——这是与诸多其他国家元首会见，同他们讨论，而且是非常具体地讨论双边关系现实问题和重要的国际问题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在纽约与美国总统会晤时，我们严肃地认真地讨论了在加强战略稳定方面俄罗斯和美国的合作问题，并在这些谈判结束时通过了相应的声明。

在纽约，还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联邦德国总理、印度尼西亚、塞浦路斯、伊朗、土耳其、墨西哥、委内瑞拉、也门共和国、南非共和国总统、以色列总理和英国首相举行了卓有成效的会见，这还不是会见的全部名单，明天将会见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韩国总统和挪威首相。在会议过程中还同其他同事进行了会谈。如果要按重要性来区分这些接

触，那是困难的，大概也是不正确的。但是我想特别指出明天要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会晤，俄罗斯积极地支持他在这一崇高职位上的活动。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千年峰会”重申了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作用，重申了各国政府的崇高责任并愿意为了和平和国际稳定而共同工作。

* * * *

国际文传电讯：你怎么从广义上评价这次峰会对于进入改革阶段的联合国本身以及对于俄罗斯的意义？

普京：我觉得，我在我的声明里已提及这个问题，不过我再重复一遍。在我们看来，这次峰会的最大意义在于重申了联合国作为发展国际关系的关键的国际组织的意义。今天，联合国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万能的国际工具的意义上升到了首位。这些原则在这方面所通过的宣言以及安理会及其五个常任理事国所通过的声明里得到了肯定。

《朝日新闻》：请具体讲，您觉得联合国安理会该怎样改革？

普京：我觉得，联合国为了成为有效地解决它面临的任务的工具，它应该依靠那些在国际事务中有分量、起作用和有影响的国家。您作为日本新闻媒体的代表，我可对您讲，按照俄罗斯的意见，毫无疑问，日本属于这样的国家。所以，俄罗斯赞成日本成为安理会成员。

同时我想请您注意——关于这一点我已给我的日本同事们讲过——改革一点也不能匆忙从事。而改革本身应广泛听取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成员国的意见。如果安理会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能一致通过这种决定就好了。但我重复一遍：改革已经成熟，改革势在必行。

美联社：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从您在峰会上会

见和讨论的观点看，您认为在防止地区冲突的事业中世界主要国家合作的前景如何？

普京：我只能再次强调我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和其他一些发言中所说过的话。我绝对相信，如果我们希望地区冲突解决得公正，以公正原则为基础并且解决得有效，那么这种解决就应该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其他文件所确立的基本的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

因此，我想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在通过类似决定，特别是使用武力的决定时，应以整个国际社会的名义行动并承担特别责任。而且应通过文件，应明确具体规定解决争端的整个程序和冲突的调解过程。只有采取这种立场，才可指望联合国在这方面的行动是有效的。

世界能源网：我的问题涉及南北朝鲜接近以及俄罗斯远东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西伯利亚能源研究所对俄罗斯、朝鲜、中国和日本统一的能源供应系统已做了好几年研究。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能源网，不仅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而且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事业。在建立高压供电设备上俄罗斯占据着领先地位，同时俄罗斯在这一地区也起着和平卫士的作用。俄罗斯的立场是占优势的。

您是否知道存在类似的建立统一能源系统的计划？您是否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普京：我现在先不谈实现这样一个大规模项目谁得利更多。亚太地区国家需要实现类似的项目。总的说来，亚洲许多国家感到能源资源和载能体匮乏。俄罗斯拥有这种能力，我们准备共同工作。当然，这必须是在大家都乐意和都有好处的情况下才行。

我是从东京来纽约的。在那里我和我的同事们，和日本政府和首相讨论过类似的项目。日本表示出兴趣，想获得载能

体，想参加某些进入第三国的项目。所以我现在不能断言，谁获得较多或较少的利益。

在我看来，某一项目如给某方提供较大的好处，那它未必能实现。通常这样的项目都带有商业性质，只有它对所有参加者都带来平等利益的时候它才能是有效率的。

至于北南朝鲜，您知道，在朝鲜半岛正在进行积极的对话。非常遗憾，在纽约没有北朝鲜的代表，尽管北南朝鲜领导人之间打算会晤。很遗憾，这次会晤未能举行，但我认为，这不会成为继续对话道路上的障碍，我绝对相信，经济项目将成为解决政治问题的良好基础。

《新闻时空》：您怎么认为，有没有保证使国际社会成员遵守安理会决议？因为我们有反面的例子。第二个问题，您能否解释一下别列佐夫斯基关于把俄罗斯公共电视台股份转给许多记者的决定。

普京：至于保证，众所周知，有这样一个笑话，只有保险单才给予保证。但我们大家都应该努力使安理会和联合国通过的所有决议都得到执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世界上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国际社会把任何一种违反决议的行为，哪怕是极小的违反行为，都看做是旨在破坏国际社会基础的行为。如果我们达到了这种状况，那么安理会决议执行的保证就会提高。如果我们对执行联合国决议没有应有的注意，那我们永远也达不到这种状况。我觉得，峰会上我们工作的结果令人乐观。

至于别列佐夫斯基决定把属于他的股份转给部分记者、创作活动家，大概他为此只能受到称赞。重要的是，这是些独立的人们。而如果我们成为把股票从一个兜儿里放到另一个兜儿去的见证人，如果这是些被别列佐夫斯基先生控制的人们，那大概我们看不到应有的效果。

《中央海军之家》：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美国《纽约时报》写道，您从克林顿总统那里收到“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的新情报。您是否能谈谈，这是些怎样的情报？

普京：这一情报是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伊万诺夫收到的。它涉及出事当天“库尔斯克号”沉没地域的技术观察。这里谈的是对由美国技术手段所收集到的这一地域可能的爆炸现象的判断。收到的这一情报，将被我们的专家用来判断形势，以便最终弄清海难发生的原因。

俄通社—塔斯社：倘若俄罗斯关于在和平利用核能中排除使用浓缩铀和纯钚的倡议被接受，您怎么认为，国际组织在实施这一方案中应起什么作用？

普京：至于在核能中排除使用浓缩铀和纯钚，即供武器用的核材料的倡议，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以下意见

在俄罗斯，进行了必要的探讨，证明在和平利用核能中可以用不用这些材料。如果实施这个方案，那它应该是国际性的，毫无疑问应在监督下实行，最好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参加。以什么身份，在多大范围里俄罗斯可能参加这一工作，应由专家们来回答这一问题。但既然俄罗斯提出了这一建议，既然她有相应的研究成果——证明可以进行这一大规模的工作，那么在实施这一计划中，俄罗斯应是主要角色之一，关于这一点我在峰会开幕式讲话中已谈及

法新社：总统先生，为发展俄罗斯经济，您打算采取哪些措施？

普京：俄罗斯经济不应与其他文明国家的经济有什么差别，只是希望它变得更有效率。按其结果、组织原则，俄罗斯经济与其他发达国家、世界工业国家的经济差不多

在我们的政府决议中确定了完整的计划。毫无疑问，俄罗斯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整顿与组织经济生活有关的法律。今

天这一任务正在实施。这就是减轻税负，改造银行部门，改革关税，遵守预算的宏观经济指标

应该说，在这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采取了实际的步骤，而且正如你们所知，有了不大的然而明显的结果。我们估计，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少于7%，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字。一般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认为，增长将达到8%。我们的出发点是不低于7%，通货膨胀率很低。中央银行储备同去年相比增长1倍。在某些部门，我们确定工业生产增长率为15%—20%。

我们面前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认为，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加强国家机构，使它们能够监督和保障现行的立法。我们今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这就是使国内多数基本政治力量在理解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乍看起来，这同经济没有任何联系，但它是做成任何一件事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得以通过了税法典和一系列其他对发展俄罗斯经济有决定意义的立法文件。这使我们感到乐观，但我认为，如果到财政年度结束时我们能向你们报告任务完成的话，这将是正确的。

在印度议会的讲话

(2000年10月4日)

首先我想对印度领导人和印度人民深表谢意，感谢你们的邀请。我们同印度政治领导人保持最良好的高层接触。但今天我有机会在这里，在印度国会演讲——这是给我的殊荣和特别优待。为此我想特别感谢你们，因为处在朋友之间不仅是愉快的，而且我认为，很重要是有机会同受到国民直接信任的人们——议员们相见、有机会直接向你们讲述今天的俄罗斯怎么看待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当然，我还希望你们把我们的看法以及今天在这里对我们关系的水平、性质和未来所做的分析传达到你们的选民那里。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印度。我非常激动，为我们在这里，在印度土地上所感受到的那种友好、真诚和热忱所深深触动。这鲜明地证明了印俄关系不受任何政治动荡的影响。这种关系是巩固的、稳定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我们两国相互关系的历史证明，如果把善良的意志、相互尊重和信任放在共同事业的首位，那是什么样的结果都能取得的。

我们的人民创造了友好相处的宝贵经验。我们合作的一个新的方面——这就是两国议会间的交往。俄印议会委员会在顺利地开展工作。议员们的会见很重要，因为他们，我刚才说过，可把自己的印象带到选民中去，研究相互的经验和给予相

互的帮助。

来到这里之后，我们确信，我们很多代同胞关注印度不是偶然的。从五个世纪前在俄罗斯人们第一次知道存在着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家之时起，我们两国人民对对方的兴趣经久不衰。我国杰出的诗人茹科夫斯基、费特、勃留索夫在自己的精神探索中曾面向印度。

我们两国的文化巨人列夫·托尔斯泰和拉宾德罗纳特·泰戈尔在精神和思想上的共同点把俄罗斯人和印度人联系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和马哈达斯·甘地曾互相通信。甘地称自己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哲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忠实学生。作为这一高级对话的继续，不久前在俄罗斯开设了以甘地名字命名的印度哲学教研室。

我特别想指出画家廖里赫^①及其家族对我们两国人民接近的贡献。

在俄罗斯，人们对贵国的向往兴趣未衰。我认为，印度的魅力和神奇在于把许多历史的、文化的和精神的的原则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贵国是世界上的民主大国。你们推翻了认为民主原则似乎只能在欧洲类型的国家里适用和发展的根深蒂固的旧观念。印度证明，古老的制度完全可以现代化，成为时代所要求的制度。你们的经验雄辩地说明，民主的经验和人权是天下皆通的，但同时又有独自的价值。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本民族历史、传统和习惯的烙印。顺便指出，昨天我和贵国副总统非常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十多年前俄罗斯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这是我们坚定的选

^① 廖里赫（1874—1947），俄罗斯画家、作家。绘画题材大多取自俄罗斯的历史和传说以及印度和西藏的自然景色与神话。20世纪20年代移居印度，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画家，另一个是东方学家，曾长期在印度生活与工作。——译注

择。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自然还有失误和错误。其原因还不只是缺少民主条件下的生活经验。应该承认，对人们的特点和习惯，对自己的根系和风俗考虑得较少。所以，对于同印度一样也是多民族国家的俄罗斯而言，你们的成功经验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是非常有益的。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你们善于找到各种利益的平衡，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话说，就是保持多样性的统一。

印度对人类巨大的精神和思想贡献，印度对人类文明积淀的贡献令人肃然起敬。我自然指的是非暴力、首先是宽容哲学。在当代，它可以发挥巨大的维和作用，对抗恐怖主义、黠武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印度在国际问题，诸如人权或环保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令人尊敬。但是这种立场永远是与友好立场相伴表现出来的。这一点特别重要，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这种原则性任何时候也不同对抗相联系。

俄罗斯希望看到今年庆祝共和国建立 50 周年的印度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繁荣的国家。我们把贵国看做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全面加强同印度的合作过去和现在都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优先方向之一。我们的高层接触曾一直保持着，可惜这种高层访问近七年来没有进行。我想让你们知道，原则上什么也没变化。我们高度评价这一事实——你们全国对同俄罗斯合作的重要性有着共识。

在我这次访问过程中，我们两国之间签署了战略伙伴宣言。宣言——这是俄印关系中的新成就，有利于多极世界秩序的两个大国有分量的成就。这不是华而不实的，而是完全实际的文件。我们的关系——这是平等伙伴的关系。我们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吻合，这是我们长期历史前景中合作的土壤和基础。

在国内生活中，我们碰到了许多同一性质问题。我们面临解决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性质的问题。在这些领域，俄罗斯和

印度的合作是非常有益的和重要的。我相信，在全球，各国全面相互依存条件下，人类必须转向不对抗的关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早在很多年之前就谈过：“世界不能分开”，今天的自由、繁荣和痛苦是联在一起的，存在于这个统一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再不能分成碎块。这一预言是惊人的。所以莫斯科和德里反对人为地把关键的世界政治和经济问题重新纳入单边关系的企图，反对把世界分成主导国家和从属国家两个方面。我们赞成在改革和提高联合国威信的基础上巩固世界安全，严格遵循国际法准则，尊重各国主权，同时认为，应该更加积极地把亚洲其他大国也纳入国际事务合作的进程。在我们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

俄罗斯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联邦和多民族国家。1994年我们签署了保护多民族国家的宣言。考虑到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性，这些问题应该借助政治对话解决。同时，当这种冲突爆发和给人的生命、国家领土完整带来直接威胁的时候，必须表现出原则性和坚定性。这方面我们同印度领导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一观点绝对是相同的，我们希望，它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我本人丝毫不怀疑这一点。

我们知道，克什米尔现在发生了什么。我理解你们对那里经常出现暴力的担忧。克什米尔问题得不到调解已有50年的历史，它使有着很多很多共同点的印、巴人民关系紧张。按我们的观点，这一问题，只有在双边基础上，在取得妥协结果的基础上，同时必须在绝对尊重控制线和停止外来干涉的条件下才能解决。

我想指出，我们高度评价印度对俄罗斯加强联邦政权在北高加索整顿宪法秩序的努力所持的一贯立场。在这方面，德里所提出的有所有有关国家参加的建立集体反恐阵线的构想是非常及时的。现在我脱离我的讲稿，我想同你们分享我掌握的一

一个绝对可靠的情报——实际上是同一些人，同一些恐怖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而经常是同一些领导人在直接参与组织和实施从菲律宾到科索沃，其中自然包括克什米尔、阿富汗和俄罗斯北高加索的恐怖主义行动。所以，我们当然应该联合起来。所谓的“世界恐怖国际”实际上已经形成，所以我们完全支持印度领导人关于集体反恐斗争的倡议。

俄罗斯和印度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使得我们在十分复杂的核问题上找到共同点。我们两国能够制定出不与地区和国际安全利益冲突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是，印度考虑到自身利益将继续研究向核不扩散制度靠近的途径。

我想再次强调：无论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怎样发展，我国同印度的关系过去和现在都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方面。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无论在亚洲或亚洲之外，在任何情况下，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都不会被我们看做是针对同印度合作的，都不会有损于这一合作，永远不会。

印度是伟大的国家，我们多年的伙伴和盟友。我们卓有成效的关系没有任何自私的目的或政治投机，我相信，它将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印度和俄罗斯人民之间从来没有敌意，没有战争和冲突。俄罗斯和印度是文明古国，同时又是活力的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准备加强我们的关系，保留我们传统友谊或相互深刻情意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独联体跨国关税同盟成员国元首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

(2000年10月10日)

问：谁领导新的机构——欧亚经济共同体^①，赋予改成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关税同盟以什么补充职能？

普京：（补充纳扎尔巴耶夫的回答）：这里讲的不是要赋予这个同盟或新的国际组织什么补充权力。这里讲的是通过决定的全新工具。我们非常希望所通过的决定具有生命力。因为它们是经过专家们慎重考虑的，所以应有较多的得到贯彻执行的机会。哈萨克斯坦总统当时提出的整个构想就是这个意思；在制定文件时专家的活动目标也是为了这个；今天签署条约的最后文本时，我们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

国际文传电讯：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多次讲过，在一体化过程初期，其基础应是经济。您怎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然后是政治的和人文的因素在起作用？

普京：我们最后提出的正是这些目标，因为如果经济对居

^① 独联体关税同盟于1996年3月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政府首脑签署建立关税同盟的协定而成立，1998年11月，塔吉克斯坦也正式加入。2000年10月10日，上述五国总统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签署条约和声明，宣布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至此，关税同盟成为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组织。——译注

民没有积极结果，经济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倘若您留意的话，您就会发现，在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声明里，有一节是专讲您现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的。这就是所有成员国在科学和教育领域中对政策和立法的协调。这就是在条约成员国中建立统一的社会标准。这就是条约国所有公民在教育、卫生和某些其他人文领域都有使用这些统一标准的可能。自然，我们最终将努力实现这些结果。我们指望，我们推进一体化进程的活动能导致积极的社会进步，我们这些国家的公民都将感受到这一点。

如果继续谈论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对人文领域有什么影响，那么应该说是直接的影响。例如，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当我们来到苏联其他共和国的时候，我们经常谈到俄语的问题。

我们同哈萨克斯坦谈妥在能源领域共同努力。巨大的经济潜力，部分将在俄罗斯，部分在哈萨克斯坦。苏联时期开采并计划用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工业的煤炭最近没有用于这个方面。我们谈妥要进一步利用它们。当经济生活需要的时候，那时将提出语言的问题。所有这一切给我们以乐观的预测。这使我们有根据期望，我们采取这些行动所产生的人文结果将是积极的。

新闻报：我们知道，在政府首脑会议上，并不是所有原则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们想知道，哪些具体的原则问题仍留待总统们去解决，今天解决了哪些原则问题？

普京：（补充纳扎尔巴耶夫的回答）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努尔苏尔坦·阿比舍维奇正确地说，一体化委员会的决定应按以下原则通过：俄罗斯有40%的投票权，哈萨克斯坦20%，白俄罗斯20%，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各10%。俄罗斯对这种做法表示满意，因为这考虑到了俄罗斯的经济潜力，但同时也给俄罗斯进行操纵的可能性，因为决定不能由

一家通过。还有一种机制。如果其他三国有不同于俄罗斯的意见，俄罗斯不能通过这一决定，尽管自己有40%的发言权。需要有该组织其他成员的支持。但这还不是全部。还有一种机制，它是协调立场的补充工具。这就是国家元首理事会。在国家元首这一级，决定要协商一致才能通过。

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元首共同 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①

(2000年10月11日,阿斯塔纳)

《金字塔报》:10月29日,在我们吉尔吉斯共和国将有一件大事——选举总统。今天阿卡耶夫签署的那些协议将留给接替他的人去执行。您对新总统有什么希望,您是否认为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有继续当选总统的可能?

普京:我们的会谈完全是具体的,有确定的目标,是同保障地区安全联系在一起。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所有国家都对此感兴趣。我坚信,无论谁在共和国当选总统,他们都会执行我们工作过程中所达成的协议。其中包括我们今天会晤所达成的协议。

至于预测,这是徒劳之举。我们聚会在这里是因为其他的事情,我们根本没想这一举措带有某种竞选的性质。这同吉尔吉斯斯坦竞选形势毫无关系。至于直接涉及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本人,我不想发表任何个人意见,因为这将是十分不礼貌和不客观的。我不认识其他竞选人,而我对阿斯卡尔·阿卡耶夫

^① 1994年4月,独联体11个成员国(摩尔多瓦除外)的国防部长在莫斯科举行特别会议,决定成立独联体集体安全委员会。委员会由《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和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组成。2000年10月11日,条约成员国的总统、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集体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在比什凯克举行会议,通过一项关于中亚形势的声明,强调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译注

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我把他看成是同乡。他在彼得堡——我的故乡城市生活了17年。我祝他取得成功，但我重复一遍，我不希望我们今天的工作同贵国的竞选形势有任何联系。

《电视消息报》：集体安全条约是否保持国际接触，是否作为地区安全系统行动？您期待国际上对它有什么反应？

普京：是的，集体安全条约将同国际组织保持接触，此事已委托集体安全条约秘书长去办理。至于国际反应……这个组织不是今天才成立的，它早就在联合国登了记。我想，它对国际进程的影响将取决于我们顺利协调自己行动的程度和这些行动的效果。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希望这一影响显著。从今天大家表现出的情绪看，达到这一目的是完全可能的。

国际文传电讯：在今天会议上讨论的是中亚地区安全的题目。因此使人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

普京（继续卢卡申科的回答）：每个国家都独立地确定自己的对外对内政策，但所有我们在这里的国家领导人都同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同其领导人亲密地一起工作。

当然，倘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也在这里，那么就地区形势交换意见的可能性就多一些。但是，我应该对您说，这里没有任何悲剧。那些同乌兹别克斯坦一起才能做的事现在都在做。这方面不该有任何疑问。

BBC 电台：不久以前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声明说，阿富汗的塔利班对中亚国家不是威胁。今天你们的声明说的正好相反。您怎么解释？

普京：您知道，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加入集体安全条约。今天已经谈到了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只谈论自己的观点，不去解释自己同事的观点。我们的意见以联合国的立场为依据，它对塔利班运动已提出具体的要求。我们坚持联合国所采取的立

场。此外，我们认为，今天，当出现可能有大批难民从阿富汗进入独联体国家的威胁的时候，国际社会应该注意这种可能导致大规模人道主义问题的形势。

在这方面我们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我们今天开会通过的文件里清楚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路透社：想知道您对中东和平进程的观点

普京：来阿斯塔纳以后，我同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通了电话，他向我报告了双方立场接近的情况，达成了某些使我们能指望和平进程可能得到恢复的协议。俄罗斯呼吁，立即停止使用武力，有关方面坐到谈判桌前通过谈判解决一切复杂的争端问题。俄罗斯方面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在解决争端问题上这样可能找到妥协。至于俄罗斯作为调停人参与热点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说，俄罗斯的国内问题就够多了，我们不想什么都参与。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但原则在这里只有一个：如果直接参与此事的国家对此有兴趣，那我们准备参与这一工作。

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时，俄罗斯准备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世界稳定是可贵的。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是与此休戚相关的。

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问

(2000年10月26日)

问：我们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见我们

普京：谢谢。我认为，在我出访巴黎之前，重要的是向读者们通报您认为对会晤是需要的一些问题

问：法国读者对俄罗斯以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早就感兴趣

普京：我们也希望这样

问：如果您允许，我想从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开始，况且您刚同外长进行了谈话。所以，如果您不反对，第一个问题涉及近东形势。这个问题本身又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您如何评价现在近东的形势？

第二个问题，俄罗斯现在有些远离近东问题的调解进程。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世界大国地位，成了在近东起微小作用的国家？

普京：问题的第一部分涉及对形势的评价。我认为形势是危险的。危险在于近几年来所取得的一切可能付之东流。

对于俄罗斯也好，对于法国也好，对于整个欧洲也好，近东——这是离我们国界不远的一个地区。法国、俄罗斯和欧洲在那里有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其他利益，所以我们对那里的形势如何发展当然不会漠不关心。自然，发生爆炸，响起枪声，人员伤亡——这什么时候都会引起惊慌和遗憾。

根据我们的意见，不需要想什么新招，在联合国相应文件

和决议里一切均已载明。需要的只是制定执行这些决定的机制。

现在谈俄罗斯的作用。我们有诸多的国内问题，我们不想介入每一起冲突和试图在那里起什么作用，如果这不直接涉及俄罗斯的话。只有在对我们提出请求和冲突各方对俄罗斯参与冲突的解决感兴趣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这样做。在这个问题上，从冲突参加者和调解参加者那里，我们多次听到过对俄罗斯提出的各种呼吁——呼吁俄罗斯积极参加近东调解。

现在，俄罗斯是否感到，它已不像以前那样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及某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已在没有它的参与的情况下解决？我想问您：“难道那里已解决了什么吗？”我认为，为了解决类似的问题，需要扩大参与调解的基础。

俄罗斯同美国是这次调解的主持人。我们认为，不仅是俄罗斯，还有欧盟的积极参与，将有利于调解进程。而且，依照我们的观点，通过吸收其他阿拉伯国家以扩大调解参与者的数量，并立即在几个方向上展开工作，正如现在外交家们所说的，在几个车道上，即黎巴嫩车道和叙利亚车道展开工作，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殷切期望参与调解并准备做出自己的贡献。

问：这样，俄罗斯将依然是一个大国？

普京：这不是大国的惟一标志。但俄罗斯在很多方面改变了自己的对外政策原则。它不再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我们准备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事务。

问：总统先生，正如想像的，您现在最担心的是国内的事而不是国外的事。在您看来，该如何在保留那些已取得的民主成果的同时改造俄罗斯国家？

普京：至于我最关心国内事务，我认为，这是自然的。毕竟是在俄罗斯而不是在国外选我当总统。甚至在我作为国家元

首所批准的对外政策构想里，优先方面也是国内性质的问题。

国家完善的进程，它的巩固——这自然是优先方面之一。实际上，从1995年开始，我们就处于所谓的改革进程之中。从1990年开始，按其实质，这已是一场革命。革命，甚至是不流血的革命，也永远是同拆毁旧的国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但革命到一定时候应该结束，而应开始建设进程。

这一建设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应是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国家机构，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在新的民主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巩固国家基础，完善联邦关系，加强司法体系，完善管理原则，自然列入议事日程。这里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强多党制和为国内各政党的发展创造条件。

问：为了挽救国家，您想加强国家。您打算依靠谁？众所周知，像警察、检察机关、联邦安全局这些护法机关因贪污受贿，自然都软弱无力了。

普京：同贪污受贿的斗争不能只依靠护法领域，一般说是不能，不管它们是无力的还是有力的。很清楚，没有有效的护法领域和法制机关，便不能同犯罪进行任何斗争。但同样清楚的是，只依靠惩罚机关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加强建立阻止经济犯罪和贪污受贿的经济条件。所以说，您提到的这个任务是重要的，但我们现在和未来解决这个任务要采取综合的办法，同时从几个方面展开。

但是，如果您对我说，法国没有贪污受贿，我将表示怀疑。至少我会准备同您争论。

记者插话：如果本来可以对这类事情付之一笑的话。

普京：谈论某一邻国的问题是很愉快的。但有时需要看得更广一些，要明白这是普遍的问题。

问：有两个障碍妨碍着国家建设。首先是寡头的影响，其次是地区领导人的立场。对此您能讲些什么？尤其是考虑到，

寡头们在很多方面控制着护法机关。

普京：这里我不想把事情说得特别严重。我不认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护法机关。如果寡头指的是巨商的代表，我认为，巨商影响国家机关的问题到处都存在。如果是指私营商业代表同国家机关相勾结，那么，我想说，这个问题对于俄罗斯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为现实。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个明显的问题，这是事实。

这里，我如果强调需要改善护法领域的工作，需要提高这些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我这样讲并无什么新奇之处。但最主要的是通过立法程序建立这样一些条件，使私营商业代表不能甚至不想去影响国家生活。应坦率说，生意界代表，尤其是巨商代表，他们自己也很关心，让游戏规则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国家有许多盟友，其中包括商业界的。

问：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但是，另一方面，别列佐夫斯基所说“叶利钦装做没有他，而普京装做有他的样子”，这是否意味着生意人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不怎么好？

普京：自然，20世纪90年代初革命事件之后，某些人利用了国家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和没有正常发挥功能这种形势。他们积累资本后，不仅利用过国家，而且现在仍想保持这种形势以至久远。当然，他们不想从已占据的位子上离去。

他们曾成功地利用过至今仍企图利用的工具之一——这就是他们垄断的大众媒体。他们感兴趣的是，继续影响国家，影响决定的通过，威胁政治领导，进行讹诈，以便使其更顺从。但我不想说，国家和寡头们已操戈对峙。这多半是西欧的传统。

我们手里多半握有被称之为槌的大棒，用它敲一下便可解决一切问题。但我们一次也没使用，我们只是握在手里，而已经引起某种反响。但如果有人继续作恶，那必定使用。

问：换言之，如果继续进行讹诈，国家将抓起这根大棒？

普京：它已握在国家手里，不过我们暂时还未挥舞它。至于任务，那就是不屈服于讹诈，没收他们手中掌握的搞这一讹诈的工具，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使用这一工具。

问：但如使用木槌，那是否会担心导致专政？

普京：担心总会是有的，但应当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不使这一担心变成现实和导致灾难，而我认为，灾难就是使俄罗斯回到专政治理。所以为了不发生这种事情，人人都应在法律面前平等。我认为，现在没有人人法律面前绝对平等的国家，我们只是需要向这个目标努力，积极地为此而工作。

问：该怎样理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富人和穷人、俄罗斯人和车臣人应在法律面前平等吗？

普京：您所说的这一切人，再加上国家本身，国家也应被置于法律所规定的—定的框架里，也应对公民承担义务。应建立有效的机制，以便使公民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权利，如果他认为他的权利遭受了国家的侵害的话。

问：为了推动民主进程，必须让执行权力机关在一整套制约和抗衡办法的范围里行事，但现在在如此积极地进行国家制度建设的条件下，允许存在这种抗衡力量吗？这种抗衡力量之一，便是报刊。

普京：不只是可以允许。我觉得，缺少这一点便不能正常发展。必须让报刊成为自由的。

这不是我们的发明。美国的奠基人之一杰弗逊曾谈过：“报刊绝对的自由——这是所有人的不自由。”这是综合的任务，在法律面前人人都应该平等，其中也包括报刊。大家都应该学会遵守法律。这是复杂的任务，但不解决这个任务，就很难达到平衡。

需要为发展信息市场建立良好的经济条件。而如果两三个

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革命的条件下合法或不合法地发了横财，又不知根据什么收买了国家新闻媒体，从而利用它们作为巩固自己寡头地位的工具——这难道是报刊自由吗？难道这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吗？

但不解决为发展自由报刊创造条件的问题，便不能解决整个建设民主社会的问题。这是明摆的事实，我们对此没有争论。

问：另一个抗衡力量——这就是立法权力机关，换言之，即杜马。当涉及地区关系改革在杜马投票表决之时，我们发现，有某种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对杜马的施压。这里没有真正的民主的辩论，简直是一个权力分支处在另一个分支的阴影里。

普京：我想您完全搞错了。从哪儿传来这样的消息，说在通过有关联邦关系决定时克里姆林宫对杜马恫吓或施压？况且在杜马里，这些思想的萌生要比克里姆林宫早。只是议会知道，没有执行权力分支的支持，便不能通过改造联邦中央和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但思想首先是在议会里产生的。只是在某个阶段我们同意大多数杜马代表意见，我们说：“是的，我们准备同你们一起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但这个想法最早萌生在议会里，而不是在克里姆林宫。自然，我们同议会有争论，因为虽说在总体上我们同意实行改革和改变联邦中央和地区间的关系，但在细节上我们同议会某些议员有不同意见，我们自然同他们进行了争论，并努力证明，在某些细节上我们的立场是较有根据的。自然是有过争论，但这完全不是什么恫吓和施压。

在某些问题上，许多决定旨在加强联邦中央的作用。但在一些问题上，我们认为，可以加强地区领导人对自己管辖领土的权力，例如，可以撤销联邦主体领土上市级建制领导人的职务，如果他违犯法律的话。我们，其中也包括我本人，同意地

区领导人的意见，并把这一提案递交了杜马。但杜马没有支持克里姆林宫，我们的提案也就没有通过。

这曾是一场复杂的紧张的斗争，但这场斗争得以积极地结束，这是社会在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团结一致的标志。这是非常好的标志。

问：关于国家和寡头间的关系，应迫使他们按照国家规定的规则运作，但同时必须不威胁他们，否则他们就会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的钱弄到国外去。这种做法还能持续很久吗？

普京：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怕国家将会剥夺他们的东西。问题在于，要让大家都明白，俄罗斯有规则，国家有能力保障规则的执行。同时，这些规则带有通用的性质，它们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市场参加者。这是关键的任务之一。那时无须劝说谁把自己资本投放到这里来，随着投资条件的改善，来自境外的投资将增长。第一个投资浪潮应该是合法或不合法地转移到俄境外的资本的自愿的——我想强调这一点——和怀有兴趣的回归。

这是您的勋章？（转向一名记者）

问：这是荣誉团勋章。

普京：为什么？

问：我当了多年记者，从总的方面看，还是一个不错的记者。

普京：对您来说，这就是自由报刊同国家的关系。当国家表彰自由报刊功勋的时候，这是正常的，并不意味着好像国家在收买记者。

问：为了使国家沿着民主的道路发展，只有上面的主动性是不够的，公民应参加这些进程。您是否认为，为了使这一进程朝着应有的方向发展，首先需要断绝国家和黑手党之间的联系？

普京：您知道，俄罗斯当然有犯罪团伙，但俄罗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黑手党这种具有特别历史和内部法律的犯罪组织。当然有犯罪团伙，但粉碎它们要比粉碎传统的黑手党容易，因为传统的黑手党遵照自己特殊的内部法律生活，这种帮规使其生存下来。我重复一遍，俄罗斯不存在这种组织。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犯罪也成为跨国界的，从一个国家渗入另一个国家，所以非常重要是联合各国的力量同有组织犯罪做斗争。

问：我读过您的书，其中您写道，怎么给您施洗礼，母亲怎么把十字架交给您，希望您去耶路撒冷朝觐，而同时您又是克格勃工作人员。您怎么认为，一种信仰能和另一种信仰共处吗？按照西方的观点，这里有某种矛盾。

普京：整个生活都是由矛盾构成的。哪里矛盾结束了，哪里虚无也就开始了。这说明俄罗斯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它不是什么人为的产物，而是一个具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国家。这说明，保留着人民的历史文化之根，要砍断它是不可能的。如果形象地说，它就像大城市里的草，会穿过沥青路面长出来。

我妈妈信教。这不像现在是赶时髦，这在原苏联甚至是危险的。她不保密，也不声张，为我在教堂里洗了礼。这没有任何奇怪的，她给我戴上了十字架，希望我到耶路撒冷朝觐。

当时我们除了共产主义国家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套工具，一套使其成为国家的某种机制。这些工具之一便是对外情报部门。我有幸在该部门工作过。这是很有意思的工作，这一点并没有妨碍我。妈妈在教堂为我施洗礼，当时我才一岁左右，甚至我都不知道当时我准确的年龄——这件事一点儿也没影响我履行对外情报军官的义务。

我仅仅记得，我不是一名简单的克格勃工作人员，而是一

名对外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尽管对外情报在苏联时期是克格勃的一部分，尽管特殊，但毕竟是其组成部分。

我应该告诉您，在苏联时期，据我所知，我国有1900万共产党员。如果由于原来的共产党党籍，今天开始审查其政治动机，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苏联，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在国家机关里工作和升迁。

问：总统先生，据悉，您依然练习柔道，显示您上半身的肌肉；而当您巡视海军时，我们看到您身穿军装。由此造成的威武形象和我们看到的那种形象说明了什么？是否想说明，您想确立俄罗斯新领导人的形象，或许这是说明，您想让人们忘记和不再记起叶利钦，或者您想这将成为一种象征，象征新的民主的俄罗斯，象征俄罗斯的未来？

普京：您要知道，我的回答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对您现在所描述的那些形势，我无普遍适应之求。我从事柔道运动，不是为了给谁留下什么印象，而是因为我喜欢柔道。我从14岁练习柔道。我不想终止这项活动，尽管我练习时间不够。我喜欢这个。

报刊对此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我认为，这很好，因为这也是一种具有教育性质的东西。关注运动，这总是有吸引力的。如果有两三个人仿效我的榜样，这就很好。

我认为，如果人们说我不抽烟，不酗酒，只爱好运动，那么，这也是好事。不仅对我是好事，这也是在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至于我有点像军人，那么，这是另一回事了。在苏联，对强力政策的意义和相应地对国家强力部门的看法明显是扭曲了，所以在某个时期，许多人认为，所有不幸都是戴肩章的人的罪过。

尽管军人和军官没有任何罪过，自然，他们同苏联出现的那些问题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各人尽其所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但他们

没能得到来自社会方面的同样的对待，这是不公正的。此外，我觉得，正是对国家军事部门的这种态度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遗憾的是，今天大家才明白，强大的现代化的武装力量远不是排在末位的因素。如果我驾驶歼击机飞行，同潜艇人员一起潜水航行，那么，我这样做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想以此表示我个人对军人，对武装力量持肯定态度，想以此强调武装力量和整个国家军事部门的重要性。

第二，从另一方面讲，军人也应该感觉到和明白，他们的活动，其中包括这种最专业的活动，都处在公民权利的严格监督之下。

第三，按职务，我是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我认为，我个人知道某些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和对我做出有关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东西。

问：您是否考虑过，在西方舆论界和新闻媒体眼里，您从事过情报活动这一事实给您带来了某种影响？

普京：我认为，事情不是这样。利用这一点的只能是某些心怀敌意的人，但我没有看到这种评价的任何根据。情报工作——这是信息报道工作，非常类似记者的工作。

难道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没有情报人员成为国家元首的情况吗？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是正常的，而在俄罗斯就不行？据我所知，一些国家的元首甚至以前当过演员，但这没有引起惊愕。

问：我理解您指的是老布什，他当年是中央情报局主任，但难道他受过洗礼吗？

普京：我，举例说，我对我同俄罗斯东正教有关系感到骄傲。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荣幸，这把我同自己的人民，同人民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给我以某种内心平静的道德基础。在我

看来，这很好。

问：您对昔日俄罗斯帝国的强盛是否有“怀旧感”？

普京：没有，因为我认为，帝国治理形式不会长久，是错误的。它导致垮台，它不能建立巩固的长期的国家发展基础，所以自古以来它就是有缺陷的，不长久的和没有前途的。

问：大选半年之后您才去法国。您访英已过去很长时间。对访问巴黎的邀请您为什么迟迟才做回答？这种迟缓是不是由于法国对车臣问题的激烈批评？

普京：访问巴黎的邀请我们立即就接受了。但国际接触的日程安排考虑到了10月30日要举行俄罗斯和欧盟首脑会晤这一情况。会晤地点定在巴黎。所以我们认为访问安排在临近这一日期之时是妥当的。

但有失必有得。这段时间可以充分用来全面认真准备俄法会见，最大限度地提出具体建议。在我们的关系中，这次访问可成为划阶段性质的。我相信，这次访问可解决已成熟的双边合作问题，不仅是近期的，还有中期前景的。

法国国内，首先是媒体对车臣反恐行动的批评不能成为影响访问日期的理由。我们即将举行的谈判——这不光是座谈愉快的题目，还要讨论某些有分歧的问题。此外，莫斯科和巴黎的政治对话是经常进行的，一分钟也没有间断过。

问：您是否有这样的印象，现今巴黎对俄罗斯车臣政策的认识开始有好转？

普京：如我能根据访法结果回答这个问题，那就容易得多，也能较正确。不过现在已有印象，法国人对国际恐怖主义扩散的后果和俄罗斯领导为什么对此采取如此严厉的立场看得深刻了。因为事情不只在车臣。看看阿富汗、中亚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就可知道这是全球性的威胁。俄罗斯首先遇到了它。恐怖主义带有跨国的性质，我们必须联合整个国

际社会力量同这种罪恶做斗争。

当然车臣本身的形势近来发生了根本变化。反恐行动的军事部分已经完成，开始了政治调解过程。在车臣共和国，正在逐步形成正常的和平生活，各种国际组织的众多代表到过那里，他们多次肯定这一点。

记者：巴黎和莫斯科之间，今天还继续存在什么分歧吗？在您看来，合作的具体前景如何？

普京：我们两国尽管在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上观点达到最广泛的一致，但客观上在对待这样或那样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会存在某些分歧。我认为这是绝对正常的现象。我不倾向渲染这些分歧。是的，在车臣问题上，以及对北约在原南斯拉夫的行动的评价上，我们远不是都是一致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其他问题，首先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在 1972 年反导防御条约基础上保持战略平衡、保障联合国的中心作用、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近东调解等问题上成为志同道合者。

我想特别谈谈保留反导防御条约的问题。事情在于最近几天联合国要投票表决俄罗斯和其他许多国家提出的支持这一基础条约的决议草案。我要坚定地说，我们不想同任何人对抗。我们的方案是在包括法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反映我们对保留这一为保持战略稳定和继续削减战略核武器进程起着奠基作用的文件的共同关注。我们希望法国同一年前一样，投票赞成这一决议。

我们希望同法国在全欧事务中，在促进俄罗斯和欧盟间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中，进一步大力协作。

我相信，将要举行的巴黎谈判将扩大协调领域，帮助消除分歧。我们共同的任务——保持俄法关系的高度活力，把其提到现实关系的水平。在双边关系上，重要的是充分利用我们经贸和投资合作的潜力。我们的关系按新的方式运作的时刻

到了。

问：俄罗斯是否感到自己是在北约国家的包围之中，或自己是同北约合作的“小伙伴”？北约是否应随着“红色威胁”的消失而消失？

普京：让我按顺序回答。我们赞成同北约建立伙伴的和互利的合作。根本谈不上什么“小伙伴”。只有平等的关系才是有效的。只有对人尊重的关系才是有前途的。我要指出，只有保持这种关系才有利于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

现在谈扩大。我们原则上反对北约扩大，但不是因为害怕被“包围”。按照我们的观点，北约解决不了欧洲—北大西洋空间的主要任务——保障大家同样的安全条件。此外，北约有时是与这一目的相违背的。俄罗斯更倾向于建立这样的欧洲安全体系——即在这种体系里，每一个国家，不论其参不参加军事政治联盟，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而对发生的冲突，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来解决。

自然，在这些条件下，保证欧洲安全和稳定的主要责任不应由封闭的军事集团承担。但我们坚决从以下原则出发——决定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未来，这是其成员国的事。

就北约而言，俄罗斯给自己提出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改善我们的关系。我们应勇敢地由交换意见和情报向在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上协调具体步骤过渡。

问：10月初，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进入第二个年头。俄军每周损失20人。许多观察家认为，俄军陷入了这次冲突之中。是这样吗，您怎么认为？

普京：最近几天，土匪头目之一沙米利·巴萨耶夫宣布，他计划派150名武装分子去巴以冲突地区。您想想，这是150名高级的设伏、布雷、抓人质、野蛮拷打俘虏的专家。这里问题不在于武装分子的数量，而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可能会变

成完全另一种性质。

可以反问您一个问题：在这个地区，如果我们不开始反恐行动，那么巴萨耶夫为参加这一冲突会派出多少武装分子？他们扩张计划会膨胀多大？

对于我来说，结论是很清楚的。镇压罪犯的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把他交付法庭。如果不制止住车臣的恐怖主义，明天它就会在整个俄罗斯横行，然后越出国界到任何地方去“练兵”。请您相信，我不是危言耸听。无耻的国际犯罪分子的类似例子您是很清楚的。

我想，很清楚，为什么我们把我们在车臣的军人和警察的工作看做是拯救生命的工作、看做是防止更多的人尤其是和平居民牺牲的屏障。很遗憾，这是很危险的工作，冒生命危险的工作。

同时我想指出，一年前我们面临的大部分任务已经完成。既然我们完成了其中最复杂的任务，那么剩下的任务我们也能完成。

问：您称反恐斗争是您的政策的优先方面之一。您是否把在喀布尔执政的塔利班看做是恐怖分子？您是否支持美国关于交出本·拉登的要求？您对塔利班的态度能向好的方面转变吗？

普京：我们把塔利班运动看做是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它在阿富汗同合法的和联合国承认的伊斯兰国家阿富汗政府争权。我们同整个国际社会一样，鉴于塔利班拒不执行联合国关于政治调解内部冲突的有关决议和大规模违反基本人权对其提出了严正要求。

但是，近来俄罗斯和我们地区内外的伙伴最关注的目标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毒品威胁——它们严重地破坏共同的安全。世界恐怖主义和毒品非法交易中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塔利班的阿富汗，那里建立了危险的使不稳定因素跨国扩散的基地。那里

的军事破坏训练营地和根据地网在扩大，培训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中亚和阿拉伯国家、巴基斯坦、中国和其他十多个国家的武装分子。在阿富汗培训的宗教极端分子今天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作战，而明天他们就可能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点。

国际社会到了应当充分认识来自阿富汗的挑战的严重性并以坚决的集体行动回敬的时候了。正因如此，我们坚决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对塔利班实施国际反恐制裁的决议，并准备在这一方面同所有有关国家一起采取进一步行动。

俄罗斯对塔利班态度的变化将直接取决于：塔利班运动无条件地履行联合国关于和平调解阿富汗危机和尊重人权特别是妇女权利的要求，塔利班放弃支持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立主义和毒品犯罪。

问：有人认为，俄罗斯人为地加剧车臣和中亚的紧张局势，意在巩固其在周边地区的阵地。您怎样评论这种观点？

普京：类似的推测，如果不是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那它只能引起误解。须知这样行动，无异于用烧自己房子的火来煎鸡蛋。

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同近邻的伙伴发展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共同努力保卫和平和稳定，其中包括集体反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才会有巩固俄罗斯阵地的前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引用我们独联体各国总统不久前在雅尔塔会晤时发表的声明：“在独联体范围里，加深多边和双边合作符合 21 世纪初的全球趋势，符合独联体各国的民族利益。”

问：俄罗斯军队改革是您的优先方面吗？其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再冒使国家破产的风险去重建世界军事大国吗？还是只是为了保障俄罗斯的国防安全，但那是防谁呢？

普京：毫无疑问，军队改革是俄罗斯主要优先方面之一。

这一改革的目的问题——看来的确是个主要问题。因为职业军队，这不仅是现代化的技术和武器装备，这还首先是有文化的受过教育的指挥员，这还是很好理解自己服役目的和真正懂得国家尊严所在的上兵。而民主国家之尊严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它给自己的公民维护和平、保障他们安宁的能力。当然，也不能忘记另一个方面——我们对我们的盟友有一定的义务。10月中旬，我们延长了集体安全条约的期限。条约也规定，在一个成员国遭受武装侵略的情况下，其他成员国应给予军事援助。除俄罗斯之外，签署本条约的还有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此外，也不应忽视这种情况，即我们的裁军倡议不总是都得到我们伙伴的应有理解。世界武器交易额继续增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在这些条件下，保持俄罗斯的防御能力于最低的足够水平上，同样也保障相应的研制能力——这是俄罗斯领导第一位的职责。俄罗斯军队的改革也是以此为目的。其任务是优化结构，减少军事组织强力部门的编成和数量，协调军队与国家和其他强力部门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任务。我想强调指出，省下来的资金将用于改善军队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军人的社会保障。

最后，我们必须根据我国预算法给军队规定的有限的资金来办事。俄罗斯军队始终将与社会提出的各项任务相一致，而不是相反。

对您所提的保障俄罗斯的国防安全是为了防谁的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是为了防止意外。在我看来，美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在其国防政策中已做到了这一点。国际法规越透明和公正，各国用于保障自己安全的资金就会越少。

问：您是否根据您的国防部长的立场把重点放在战略力量上，或是您站在总参谋长一边，认为维持安全应首先考虑陆军

的作用。

普京：我希望，这不是个人偏见问题。个人偏见是要不得的。实际上，您的问题是何者优先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说，已经解决。俄罗斯应把自己的战略潜力保持在合理的足够水平上，大大提高军队的专业水准和机动能力。现在我们的专家还在制定这一变革的更有效的计划。

自然，这里没有硬性的单一选择：或战略力量，或陆军。它们解决不同的任务，但同样都是保障国家安全所必须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建设一支最大限度平衡的和结构有效的武装力量。我们要确定最重要的优先方面，确实具体的任务和国家安全受到哪些威胁。俄罗斯不允许自己分散使用国防预算资金，国防预算本来就非常有限。

问：您是否想建立纯粹的市场经济，或是像战后西欧那样，使市场适应具有强大调节功能的国家？

普京：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的、与主要工业国家发展水平相符的经济体系。我们努力使经济摆脱官僚主义和行政部门的束缚，保证平等的竞争条件。

战后西欧国家面临的许多任务与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任务相似。这里首先说的是经济真正的现代化。许多国家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经历过追赶现代化的阶段。例如，战后德国（联邦德国）、韩国、东南亚国家。它们的经验证明，在追赶现代化时需要国家积极参与经济。这里首先指的是为投资注入和为最有前景的部门和生产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实施积极的工业政策。

眼下俄罗斯还没有确定国家参与经济生活的最佳份额。在一些市场部门，国家参与过多；而在另一些部门，国家参与明显不足。国家必须参与经济生活，但不是作为拥有无限权力的监察员，而是作为法律至上、平等对待一切经济主体和国家统

一经济空间的保障。所有这一切都是政府经常的工作目标。

问：对于私营企业家来说，俄罗斯的法律是深奥莫测的规则。因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是签订合同的权利，您是否认为，为激励外国投资者必须简化这些手续？或者您指望，俄罗斯人自己能重建起俄罗斯坚实的经济？

普京：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说企业家们弄不清俄罗斯的法律。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商人们会钻俄罗斯法律的空子。

根本改善俄罗斯的投资环境——这是我们的关键任务。为了解决这一任务，首先是要完善立法，规定股份公司内部各股东相互协作和相互关系的程序。首先是要修改《股份公司法》。这一修改应提高保护股东权利及其参与股份公司管理的水平。

必须发展保障知识产权的法律。这对吸引向高科技领域投资非常重要。需要改进不动产和有价证券交易的登记制度。这将保障提高所有权登记制度的可靠性，保障诚实的发明者的权利受到保护。

国家必须为商业建立最大限度的优越条件，建立具体而明确的规则。这意味着实施一个“窗口”原则来审批投资文件。减少需要有许可证才能进行的各种业务的数量，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许可证发放制度。自然也要完善税收制度。

我们的发展，首先应该依靠自己的潜力，支持本国的生产者，建立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竞争条件。但同时俄罗斯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逐年加强，这意味着积极参加国际资本市场。在这方面，为外资进入保障可靠条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保护外资在俄罗斯的权利是俄罗斯政府、政府总理、俄罗斯总统关注的目标。在政府总理领导的外资委员会会议上，定期讨论外国投资问题。在其工作的框架里，外国投资者代表经常就完善俄罗斯吸引外资机制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以规范的法律文件形式得到实施。

问：您是否把外国投资者看做俄罗斯发展所需的伙伴？如果是这样，怎么说服贵国舆论，外商不是来掠夺俄罗斯的“剥削者”？

普京：我们绝对把外国投资者看成伙伴。“剥削者”——这已是早就过时的宣传用词。

我想指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则问题上已有必要的社会共识，所以没有必要向社会解释同外资合作的好处。问题应该是对国际市场上一些国家在部分商品上对俄罗斯出口商的利益造成损害做出相应的反应。

问：您怎么评价南斯拉夫最近的事件和地区形势总的发展前景？

普京：今天南斯拉夫正处于关键时期。民主改造进程带来了希望——国家正走向稳定。南斯拉夫新总统面临着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塞尔维亚内部政治改革，在那里恢复公民和谐和团结社会，同黑山的联邦关系正常化，制定对科索沃问题的立场。最重要的任务是使国家摆脱长期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孤立。令人满意的是，我们八国首脑会议伙伴的立场有了积极的进展。西方国家对南联盟实施的财政经济制裁开始取消。

现在南斯拉夫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需要帮助它恢复经济，需要使它重返国际组织和全欧合作体系。至于第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这里北约成员国负有特别的责任——赔偿1999年战争行动中给南联盟造成的物质损失。我们自己已经给了，将来还要给予南斯拉夫人民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

今天具有特别意义的是南联盟在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地位，恢复它加入欧安会的工作和加入东南欧稳定条约机制的问题。

自然，调解南斯拉夫问题的主要条件是保证南斯拉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对稳定地区形势来说是关键的任务。

俄法就南斯拉夫和整个巴尔干形势的各个方面的政治对

话，是坦诚的和频繁的。在许多问题上，俄罗斯和法国的评价完全是接近的。这为在这一方面进一步有效地协调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问：美国这个实际上唯一的大国实施世界霸权主义，尽管还没有为此进行战争，这对我们星球的未来有什么意义？

普京：这里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新的世界秩序——这是稳定的和平的发展，没有危机和动荡。为此，必须建立多极的，也可以说是“非垄断的”国际关系体系，容纳世界所有成员和保障世界利益多样性和平衡的体系。这一世界秩序的基础是集体解决关键问题，法律优先和国际关系广泛民主化。这种客观性是与日益增长的各国的相互依存性，一体化，国际安全所遇到的新挑战和威胁相联系的进程的自然反映。任何其他立场，不管它建立在何种霸权主义基础之上，都是与这一现实相违背的。这种立场是危险的、无效的。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都无能力独自解决世界所积累下来的所有问题。

我们正是从这种理解出发，来试图同美国建立我们两国的关系的。对于我们而言，宝贵的是互相促进、平等和利益平衡。

问：关于俄中关系、俄日关系您能讲些什么？

普京：同中国的关系——这是我国对外政策非常重要的和单独的一个方面。早在1996年所确立的莫斯科—北京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我认为是我们两国的一个很大成绩。

今天我们正在积极制定睦邻条约，把它作为俄中相互关系的新的国家法律基础。我们正在通过政府推动许多带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经济和技术合作项目。最后，在全球性问题和关键的地区问题上，我们也在紧密地协调自己的行动。

俄日关系也成了整个国际政策的新的的重要因素。

在对当今世界什么应该是主要问题的理解上，我们是一致

的。我们的理解是，建设世界应依靠联合国的中心作用，同时遵守国际法和干涉内政的原则。日本是有威信的和负责任的国家，它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在不断地增长。我们欢迎这一进程。自然，我们看重日本对俄罗斯也持类似的立场。

所有这些就是近几年来俄罗斯和日本在战略和地缘政治上接近的深层次原因。您知道，9月份我正式访问了日本。在那里我们相互承认，我们两国的关系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高涨过。通过高层领导人签署诸如俄罗斯和日本在国际事务中互相配合的联合声明和经贸领域加深合作的纲领这样的主题文件确定了走向伙伴关系的现实道路。还通过了其他一系列关于在其他领域合作的协议。

我相信，在俄日关系目前这样高涨的情况下，我们在双方实际还没有得到调解的问题——签署和约，其中包括边境划界等问题上可以找到双方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问：您是否觉得北、南朝鲜统一是不可避免的？

普京：对于俄罗斯而言，朝鲜半岛充满和平和合作气氛是重要的。为此我们最近做了不少工作。实际上，我们帮助北朝鲜走出了孤立，这使它能够同不久前还被它视为不可调和的敌人进行对话。今天这一进程已有了初步结果——我说的是北南双方开始和平谈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有了迅速进展。

至于朝鲜统一问题，这应是朝鲜人民考虑两个朝鲜国家利益而努力的结果。我们绝对支持这一前景，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朝鲜民族、地区和世界安全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问：您如何预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和平进程的未来？

普京：应该直截了当地说，目前危机是对中东问题调解的严重打击，使调解后退。但另一方面也是清楚的，即除了和平

进程外不存在其他理智的选择。这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号、238 号和 425 号决议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和平和地区可靠稳定的惟一可行之路。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的任务是恢复巴以对话。

同时应该从目前悲惨事件中吸取严重的教训。我们应该认真地思索阿以调解出现大的中断的原因，应该考虑如何使其巩固而不逆转。

作为两个发起国之一，俄罗斯将继续做出它应做的一切，以推动中东在所有方向——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方向上的和平进程。

问：您是否认为，现在黠武的伊斯兰教是对俄罗斯和西方的最大威胁？

普京：极端分子，无论他们披着何种外衣，他们在全世界的破坏活动造成了不少困难，妨碍巩固国际安全和稳定。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敌对活动到处在增长，其中包括在穆斯林国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明确谴责给伊斯兰真正思想投以阴影的极端分子。

同恐怖主义的威胁做斗争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俄罗斯：新的东方前景

(2000年11月10日)

俄罗斯永远感到自己是欧亚国家。我们任何时候也没忘记，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洲。的确，应该诚实地说，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利用了这一优势。我认为，我们同亚太国家一起从言论转向行动去发展经济、政治和其他联系的时刻到了。在今天的俄罗斯，这种可能性已完全具备了。

在很短的时间里，亚太地区各国，首先是日本、中国、东盟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罗斯自然也不会置身于这里所发生的进程之外。

俄罗斯全面参加亚太空间的经济协作进程，这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俄罗斯是连接亚洲、欧洲和美洲的独特的一体化枢纽。在我们准备去文莱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俄罗斯可给自己的亚太经济伙伴拿出些什么具体项目。

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各种可能：从能源合作、生态问题、大陆架开发到发展运输和实施各种具体的经济和投资项目。

例如，可为亚太国家利用俄罗斯的交通大动脉找到多种根据。它可比水路节省较多路程而且可靠，例如从横滨到鹿特丹。对于运往欧洲的海上集装箱而言，取道西伯利亚干线，其路程可缩短一半。我知道，许多人担心我们的远东终点站的状

况或圣彼得堡的“瓶颈问题”。我们正在积极地对它们进行改造。眼下我们自己在干，但我们准备同外国投资者一道完成这些项目。

我们有优越的条件实现世界运输突破，它可大大缩短欧洲大西洋地区和亚太地区的距离。远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对于许多亚洲国家来说，去北美的最短空中航线是穿过俄罗斯领空和北极，其航程可缩短 2—3 个小时。这是提高空运效率的巨大资源。

我们的空中通道，甚至北方海路，大大缩短了亚太国家和欧洲的距离。今天亚洲生产的大部分电子产品是通过欧洲进入俄罗斯的。这方面的和货物办理海关手续所需的时间，生产厂家十分清楚。

可能，我们经过西伯利亚的这条铁路线，会使许多人想起我国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要知道这是最富自然资源的边境地区。俄罗斯只是刚刚着手对它进行大规模开发。我们邀请我们的亚太邻国积极合作。现在俄罗斯生产者开始考虑新的销售市场，而开发公司则在考虑提高资源开发产地的效率。

通过萨哈林建立俄罗斯—日本能源桥，从托木斯克州向中国西部和从伊尔库茨克州向中国东北继而向北朝鲜和南韩铺设输气管道这些庞大计划便是上述情况的证明

我认为有必要特别指出，今天俄罗斯在亚太地区不只是原料的提供者，同时也是现代化工艺技术的提供者。在越南，俄越合资的越苏石油公司的石油产量不断增长。在那里按照俄罗斯技术工艺建立了大型炼油厂。

俄罗斯的石油专家同印度尼西亚德士古太平洋石油公司实施了导控方案，这大大提高了苏门答腊的油井产量。此后这项技术推荐给了“千岛之国”的所有油田。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石油产品短缺的条件下，人们可转向提高油层产量

的技术工艺。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今年2月，借助俄罗斯火箭，印度尼西亚把“雄鹰-1”号人造卫星送上了轨道。现在我们的关系——其基础早在世纪之初就已建立——已进入新的技术水平。印度尼西亚的实业家们对我们在新能源、医学、信息学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颇感兴趣。

这仅是亚太经合组织国家有效利用俄罗斯技术经验的一些例子。我们准备在发展宇宙装置，利用俄罗斯对地球宇宙数据解决资源、气象、生态等任务方面为亚太地区各国提供服务。

在预报自然灾害和消除其后果方面，俄罗斯有丰富的经验和必要的基础。我们的卫星和通信线路的潜力可用来为亚太经合组织建立现代化的信息交换。

三年之前俄罗斯成了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这促进了我们的合作。这一地区将永远需要俄罗斯——无论是在保持稳定和安全问题上，还是在保障各方利益平衡方面。我们准备同亚太地区的大国和小国合作，准备同经济发达国家和刚刚起步的国家合作。

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符合我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亚太合作的愿望。亚洲许多国家知道我们是可靠的经济伙伴。我们努力扩大合作国家的范围。

俄罗斯在联合国千年峰会所宣布的关于共同研制反应堆革新技术和自然安全的核周期的倡议，完全适用于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国。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不只是把核废料利用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国家，此外还有那些指望利用便宜电力以巩固自己经济潜力的国家。

俄罗斯提供在和平利用原子能中排除使用浓缩铀和纯钚的现代化工艺。这对防止核武器扩散非常重要。

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亚太地区许多国家位居世界榜首。今

年俄罗斯按其指标也进入了这些国家的行列。我们计划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6%。我相信，亚太国家经济的进一步高涨以及俄罗斯经济的继续增长将加快我们互利的合作。我们打算积极促使俄罗斯公司进入亚太地区市场并开展工作。

目前的访问对我来说已是第二次前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作为俄罗斯政府首脑，我已参加过去年的首脑会议。务实的协商气氛，做出一致的決定，共同谋划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目前文莱会晤计划和我的双边接触日程表以继续这种建设性交往为前提。

众所周知，这次首脑会晤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7月冲绳八国首脑会议所讨论的题目相呼应的。在那里，国际贸易和信息技术问题也列入了榜首。重要的是，在日本开始的谈话将在更大范围里继续下去。我们将努力使7月达成的一致意见在文莱峰会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亚太地区，我们没有秘密的“议事日程”。俄罗斯所宣布的它在亚太地区的政策目的是十分清楚的。经过国内深层次改革的俄罗斯所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形势的全面健康化，维护地区稳定的可预见的形势。

遗憾的是，亚太地区依照保留有不少地区冲突的“燃料”。在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分立主义、跨国犯罪在这里找到了滋生环境。还没有彻底克服因多年疏远而产生的相互猜疑。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坚决地在各个层次上，在为此成立的各种组织中，首先是在联合国的范围里，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最近几年，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面向亚太地区的根本转折。这一路线将继续下去。证明我们有意继续在这一地区保持积极存在这一意图的严肃性的，不只是排得满满的我国同亚太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日程表。在半年的时间里，我正式访问了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

本，在纽约千年峰会上同地区国家元首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会晤，这几天我将访问蒙古。我们高度评价蒙古领导人对活跃同俄罗斯的各个层次的联系和互利合作，其中包括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给予优先的考虑。但是，这里所说的与其说是领导层接触的次數，不如说是俄罗斯同亚太国家关系中近几年发生的质的变化。

俄罗斯和中国坚决奉行建设平等和信任的伙伴关系的方针，这种关系已成为维护全球性稳定的重要因素。

同日本建立伙伴关系的进程业已顺利开始。在经济合作领域——在过境运输和能源供应总体方案上我们已达成重要协议。

近几年来，我们同把亚太这一广大次地区所有国家联系在一起东盟的关系列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个独立方面。我们同越南有着历史的亲密关系，柬埔寨、老挝数千名公民在我国高校学习，我们细心研究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我们准备同它们在所有方面发展互利合作。

俄罗斯作为负责任的伙伴，不打算躲避参加最复杂的地区关键问题的解决。明显的例子就是朝鲜半岛的形势。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立场是帮助和促使北、南朝鲜民族和解，促使其向和平的独立自主的统一迈进。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优先方面是和平和稳定，舍此，东北亚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和发展是不可思议的。

今天，在世纪之交，广阔的亚太地区还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和文明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形成阶段。

我们乐观地展望未来并相信，下一个世纪——对亚太地区而言，这是充满新的机遇的时代；对于俄罗斯而言，它面前呈现出了新的东方前景，我们将毫无条件地发展和积极参与把这一地区变为我们的“共同家园”的进程。

军事改革的当前任务

——在俄罗斯武装力量领导成员
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11月20日,莫斯科)

今天我们对2000年俄罗斯国防部的工作进行总结

对于你们和整个国家来说,今年是不寻常且又是生气勃勃的一年。国防部不仅解决了不少刻不容缓的业务工作,同时又继续进行军事改革,着手武装力量现代化,参与完善全国军事组织的工作。其他强力部门也完成了类似的任务。

安全会议曾于8月和11月两次全面研究军事建设问题。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军事改革进程当时得到了中肯的评价。武装力量职能系统不仅被认为是失衡的,而且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从而使一切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千方百计努力使形势发生转折。

我们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集中精力干练地解决优先任务。所以,一方面,我认为今年是长期被拖延的军事改革进程发生转折变化的一年。但这仅仅是形势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部队和部队领导的目前状况——思想、纪律、军事技术状况,眼下还与我国面临任务的目标和规模不相适应。我们只是议论和开会,而改革的车轮在很多时候仍停止

不前。

我们的有关理论概念的决定和行动决定依然未被全面执行或被歪曲执行。

例如，由于裁员措施和实行合同制政策，被提出延长服役期限的候选人员，其三分之一是年龄超过 60 岁的军官。而且也出现了因候选人员被揭发滥用职权而被收回证件的事情。

在国防部和总参领导人员中，以前指挥过集团军或领导过军区司令部的人寥寥无几。今年中央机关被任命担任关键职务的绝大多数人是按职务阶梯提升的，只有莫斯科军区的各个司令部和机关例外。同时，很少有人从中央下到部队和执行战斗任务的分队去担任指挥工作。

结果，团长的平均年龄超过了 40 岁。近 30% 的团长没到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过。我军从来还没有过这种状况。

现在单独谈谈车臣战役进程。

在总结过去一年的时候，我首先想表彰军人们艰苦卓绝的战斗工作。的确，他们做了许多工作——粉碎了武装分子的基本力量，恢复了法律秩序。军队还不得不参加人道主义行动，履行乍看起来不属于它们的职能——给和平居民提供具体的援助。应该说，除了你们，在第一阶段任何人也完不成这些任务。

但毕竟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消灭匪徒部队和他们的基地。已经好几个月，居民在遭难，应该把反恐战役进行到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集中力量优先解决经济问题。

但同时我想指出，我也应该指出——“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是要不得的。国防部在车臣反恐战役中，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几乎损失 1670 人。总共损失 2600 多人。每一个损失都是痛心的，每一次都是悲剧。损失太大了。

首先，我们必须表现出职业素养，作为结果，就是要减少

战斗损失，减少军人的伤残。须知，这些损失常常是由于没有职业素养，有不少是由于缺少起码的纪律性。这样的损失今天是不能容许的。

我想，这里，同其他方面一样，需要所有强力部门，首先是国防部和总参的协调工作。国防部长在报告中，在评价实施反恐战役时说，战役结果，国家、社会和军队所做的一切，可以晚些时候再做评价。显然，伊戈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指的是历史评价。确实，全面的评价可以晚些时候再做。

我们这种规模的会见是不经常有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多少谈些哲学。在西方，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一股势力依然生活在“冷战”的规则中。他们至今把我们看成是基本的地缘政治敌人。在我们的意识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过去，令人遗憾的是，它还保留在西方某些人士的头脑中。

我试图做一番历史的回顾，回顾一下十年前的悲惨事件——苏联的解体。其首要原因——这就是国家的完全自我孤立。应该承认，这一孤立是帝国政策、想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把其意识形态化、在欧洲和东方设防固守的结果。这一切导致了孤立，导致了国家资金过分紧张，从而为国家解体打下了基础。

今天，这也是事实，有人企图把我们在北高加索的行动说成是帝国政策的再现。我认为，我们应该彻底抛弃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因为这是这样一种理论的继续，按照这种理论，俄罗斯不得不执行孤立自己，使自己陷入连绵不断的国内地区之间流血冲突中去的政策。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今天北高加索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对于我和你们来说，车臣共和国的形式上的地位并不重要。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使这块领土任何时候都不被任何人用来作为进攻俄罗斯联邦的基地，任何时候都不变成像我们的地缘政治敌人所企盼的那

样让我们的居民极端化和让俄罗斯陷入地区之间种族冲突血泊中去的一个策源地。

我们还面临着—项国家的重要政治工作，即确定整个国家和这个地区的发展前途。自然，积极进行和完成这一工作只有借助政治手段。但大家都应该知道：不允许任何人从武力的立场上解决同俄罗斯的问题。我们的武装力量以非凡的努力和重大牺牲所做工作的意义正在这里。我们应该永志不忘所有完成这一工作、其中包括为此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人。任何一个牺牲都是有价值的。

现在谈几个专门的问题

应该说，战略上遏制和防止侵略的主要任务解决得顺利。当然，这是国家许多权力机关协调工作的结果。但国防部、总参的作用，武装力量的作用在这里是决定性的。

今天重要的是要看到其他的威胁。陆海军应准备好在所有战略方向上化解和反击任何武装冲突和侵略。

还有一项严肃的任务。到2006年之前，在西南和中亚战略方向上建立和装备一支常备部队。

这里常规部队的状况具有头等重要意义。这些力量应使用最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方法，其中包括目标程序计划方法。

最新武器和技术装备的配套供应应成为我们工作的原则。我们还应该理顺明确的部队指挥系统。此外，今天我们在野战通信系统、自动化、侦察工作中以及其他方面还存在落后的地方。这些工作直接属于国防部和总参的职权范围。

今年批准了建立战术环节中统一的部队和武器自动化指挥系统的构想。实现这一构想也是刻不容缓的。

我想再次指出，国家非常想有一支具有高度专业技能和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时期的全部复杂性，我们准备给予一切必要的支持。我们期望，所有强力部门的协调

工作，正确划分优先方面和集中全部资金能帮助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最终能可靠地保障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今年，我们第一次按年度和开支项目确定2010年以前的武装力量财政拨款数额。这种工作是首次做，它是基础性的，严肃的，专业性很强的，既要预测国家武装力量的发展，又要预见到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不仅应该计划我们需要什么，而且计划时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成有效的武装力量，我们在军人面前应是绝对真诚的。我们无权欺骗军人的期待。

我还认为，不久前在安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削减其他部委所谓部队建制的决议是必要的和最适宜的。顺便指出，这一决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终它将有益于主要结构——国防部，可把省下来的资金用于你们身上。武装力量自身即你们部也面临着资金“紧缩”和统一使用的问题。

我不只一次地讲过，保留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不仅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最终它要垮台。集中职能和资金以提高部队的职业化程度，我们就可以解决尖锐的社会问题。完成这一任务不仅需要高度的组织性，而且需要深刻理解国家利益高于部门个人利益。

特别重要的是不能侵害军人，首先是退伍军人的权利。他们应该得到按照法律所应得到的一切，其中包括没有住宅的得到住宅。

今天许多人谈论取消军人社会优惠的事。其原因在于，政府没能清楚地解释这一措施的目的。但也有另一个原因——我们的机关至今没能想出好办法，如何办这件事，同时又不侵犯军人的社会权利。

的确，现行的“优惠”方案已经过时且又无效。说实在的，在安全会议上，我同国防部和总参领导人长时间讨论过这

个问题。这方面一个基本的任务——终止军人受屈辱的形势。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描绘成某种靠人养活的人，似乎他们是在无根据地得到优惠。在今天的市场关系的条件下，这种机制已不起作用。联邦应该支付的款项，或没有支付，或没有及时拨给地方，即使拨给了，地方也经常把资金用于其他目的。显然，我们应该改变整个体系。但重要的是，改革要求制定明确的和具体的机制。否则，一开始出现的毛病和错误会招致不可挽回的损失。而这将涉及几百万人。

这样，各地方上就有一个保障支付这些补偿的问题；遵守支付期限和补偿等价计算的问题；不仅联邦财政部，还有地区和城市相应机关遵守的问题。建立这一保障机制的任务已责成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完成。正因为如此，我才邀请政府副总理阿列克谢·列昂尼多维奇·库德林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请他今天做必要的解释。我想说，我们绝对不满意财政部工作人员最近所做的“我们将在改革过程中完善机制”的声明。这绝对是不正确的态度。

此外，昨天我责成政府总理详细研究制定由实物优惠和实物支付过渡到由联邦预算支付劳动报酬和津贴的机制。为此，还下令成立部际小组，在应有的即高层次的专业水平上解决问题。政府总理要亲自为此事负责。在今年12月10日之前，谢尔盖伊·伊万诺夫必须在安全会议全体成员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军队对国家的信任，军队在社会中的正常的“自我感觉”，军人的尊严——这些是武装力量状况基础的基础。

我们清楚地懂得，部队的物质保障水平与军人的付出不符。从今年12月1日起，军队津贴提高了20%，仅是部分地纠正了这种状况。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逐步由军人津贴制过渡到联邦公务员工资制。这一过渡将与军事改革，首先是军队裁员协调进行。最主要的任务是让国家明了它所做的事情并完成这一任务。尽管任务不大，但必须完成。

今年还通过了关于加强国防部、总参和整个国家军事组织协调作用的原则决议。在这种背景下，应该重新考虑把军事技术使用这一重要部门转归国防部管辖。探索各强力部门之间职能和任务的合理划分方案远没有完成。但我想警告，各强力部门之间，任何摩擦扯皮，哪怕是最小的摩擦扯皮都是不能允许的。

我们确定了实现军事改革的有效机制——2005年以前的武装力量建设计划。12月份，这一计划将提交俄罗斯总统批准。这一文件应成为武装力量改革的中心环节。

今天我将专门会见各军区司令员，我们要详细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在最近的将来还将继续会见各兵种领导人。今后我打算把这种会见变成定期的。我想，这将有助于对部队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反应，有助于详细地研究当前的任务。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关于武装力量建设的所有决议均已通过。要贯彻执行这些决议，对我们来说，是很不轻松的；对俄罗斯国家来说，其代价是非常巨大的。执行这些决议的阶段开始了，为此将建立可靠的监督。

我不仅殷切希望你们理解形势的严峻性，而且殷切希望你们加深个人的责任心，进行有效的合作。

在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 会议主席卡斯特罗联合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0年12月14日)

古巴电视台：您好，总统先生！在初步个人接触和正式会谈以及在签署文件之后，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您对这次会晤所抱的期望？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触及？

普京：这已不是第一次会晤。我同古巴领导人第一次会晤，您知道，是在不久前在纽约举行的，在那里实际上我们已有机会触及我们两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应该说，我们到这里来所抱的期望都实现了。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很好地准备了文件，是由我们两国专家准备的，正如您看到的，所有的都签署了，这方面没有遇到任何差错。在我看来，这些文件很重要。它们是双方贸易协定书、法律援助协议以及信贷关系协议。总的来说，我们计划的东西都实现了。在座谈和谈判过程中，我们今天达成了许多重要协议。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将从最友好的感情出发，从我们两国高度的关系水平出发，我们把古巴和俄罗斯联邦的关系建立在国际法原则以及互利和尊重主权的原则基础之上。这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还有，我们商妥，我们注入新的推动力，以解决近几年所积累的所有问题。我们应该清楚而准确地知道，什么是我们关系中有前景的东

西，什么可以被认为是昨天的问题。应该选准最有效的和感兴趣的切入点，不仅选择双方最感兴趣的具体项目，而且选择双方合作的方向。我相信，今天和明天同古巴领导人的会晤将促使解决的正是这一任务。所以我想再次重复，我们对现在我们在哈瓦那共同工作进程中已达成的和即将达成的东西感到满意。

《格拉玛报》：普京先生，您反对单极世界。在您看来，为保障国际关系的多极性，俄罗斯可注入哪些因素？

普京：我们所反对的单极（在我看来，我们的反对是完全有根据的）——不是别的，正是企图垄断国际关系，企图绝对支配国际事务。这种企图在世界史上并不少见。在世界史上曾有过不少类似的例子，它们的结局如何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绝对相信，在当今世界，任何想垄断世界的独断专横都是不可能的。我相信绝大多数国际社会的成员都是同意我们这种立场的。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包括古巴在内的大多数——如果不说所有的——拉美国家的支持。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积极的相互协作今天可以促使民主世界结构的建立。这一立场是有历史前景的，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同古巴的朋友们进行建设性的协作。

国际文传电讯：尊敬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尊敬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众所周知，近来俄古关系远不是最理想的。请谈谈，你们怎么看待 21 世纪我们两国的关系，现在它将建立在什么原则基础上，如果可能，请谈谈你们纯粹是个人间的会谈的进行情况？

普京：您说近来俄古关系的水平称不上是最好的。您说的也对，也不对。我们的贸易水平，贸易额达到近 10 亿美元。如果说得更准确些，是 9.3 亿美元。对于俄古关系来说，这已不错。但是，当然还有一些需要特别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在最

近十年里，的确积累下一些问题。它们同当年苏联过多地向古巴经济投资有关。我们遗留下许多未竣工程项目，数字达到几十亿美元。我们应该明白，这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政策方针是旨在缩小所谓“亿万金元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在解决类似问题时，要考虑俄罗斯和古巴之间关系的高水平，要考虑两国合作的传统友谊。自然，我们在建立我们的关系时的出发点不仅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要利用金融、技术和其他领域的现代手段。作为主权国家，我们的关系应建立在其他国家在相互关系中所使用的一切手段的基础之上。我相信，在遵循相互利益的前提下，我们会取得成绩。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怀疑。

俄联邦总统关于国家标志问题的声明

(2000年12月4日)

今天，在克里姆林宫，我们和联邦会议两院的领导、同国家杜马各党团的领袖和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进行了会晤。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独联体国家首脑在明斯克会晤的结果，国家杜马和联邦会议立法工作的近期主要任务，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签证制度问题以及国家标志问题。我想就国家标志问题详细讲一讲。

俄罗斯的国家标志问题在我国讨论了长达十年之久。时而无声无息，时而沸沸扬扬。已经变成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像人们形容装修房子时说的，总也干不完、只能停止不干。通常，按照宪法，这些国家标志——国徽、国旗和国歌都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对这些标志的规定还只是临时的，只颁布了总统令。为什么至今未能通过相应的法律，答案众所周知，非常简单：因为社会上和国家杜马里至今仍存在两种立场。况且这两种立场势不两立，相互排斥。一些人认为，我们现在不能用革命前沙皇时期的标志作为俄罗斯的国家象征；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不能使用苏联时期使用过的象征性标志。前者确信，不能使用俄罗斯传统的那三种颜色的旗帜——三色旗，因为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它曾可耻地被用来反对我国人民。总之，怎么能使用俄罗斯帝国的国徽呢？我想强调指出，当时把这个国家称做是各族人民的监狱不是没

有理由的，因为在监狱里关押的是被镇压的人和持不同政见者……只要我们回忆一下“十二月党人”的命运就足够了，他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推上绞刑架。使用苏联时代的象征性标志就更为复杂。之所以说更为复杂，是因为曾经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受过苦难的人还都健在。当然，我们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我要指出，为了证明自己有理，不论是持哪一种立场的人所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因为他们国家的这些象征性标志过于意识形态化。他们将这些标志与我国历史上的阴暗面联系在一起，与历史上的阴暗时期联系在一起。而阴暗时期总会有的，确实有过当局蛮横残酷地对待自己的老百姓，并且它的行为不能称之为正义之举的黑暗时期。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考虑问题，我们也应该把几个世纪以来我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也一笔勾销。那我们大家把俄罗斯文化成就摆在什么地方？我们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置于何地？我们把俄罗斯的科学成就置于何地？把门捷列耶夫、罗巴切夫斯基^①以及许许多多的著名人物置于何地？许多令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成就，我们又怎么解释？而这些人的名字和这些人的成就同样与这些象征性标志联系在一起！

难道除了斯大林的集中营和镇压以外，在苏联时期我国所拥有的一切就不值得我们回忆了吗？我们把杜纳耶夫斯基、肖洛霍夫、肖斯塔克维奇、科罗廖夫^②和航空航天领域的成就置于何地？我们把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飞行置于何地？把从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时期以来俄国军队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置于何地？1945年春天的伟大胜利又该怎么解释？

如果我们想想这一切，我们就应承认，今天不仅能够而且

① 尼·伊·罗巴切夫斯基（1792—1851），俄国著名数学家。——译注

② 谢·帕·科罗廖夫（1906—1966），苏联火箭制造和宇航方面的科学家和设计师。——译注

应该使用我们国家所有主要的象征性标志。至于这些象征性标志应用相应的方式进行装饰和分类，这是另一回事。这样，在这一系列象征性标志中也应当给红旗找到一个当之无愧的位置，因为红旗正是我国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旗帜。

今天，关于国家象征性标志的法律草案将提交给国家杜马。我们建议选俄罗斯传统的三色旗作为国旗，它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我请求国家杜马的代表们确定亚历山德罗夫的乐曲——原苏联国歌的旋律作为俄罗斯国歌。可以用红旗作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正式军旗。

最近，围绕用亚历山德罗夫的音乐谱曲的原苏联国歌作为俄罗斯国歌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们大家知道社会舆论调查的结果，绝大多数的俄罗斯公民喜欢的正是这支乐曲。很难不同意这样一个逻辑，即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按照简单多数的逻辑来解决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的是大多数人民。最后，正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建议以此乐曲为国家的象征。

也许，我和人民选择错了，但是我想提请那些不同意这一决定的人们注意，我请求你们不要激化事态，不要人为设置不可克服的障碍，不要焚烧历史的纽带，更不要使俄罗斯社会再一次分裂。如果我们赞同无论如何不能使用先前时代的象征性标志，其中包括苏联时代的象征性标志，那么，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父辈过去的生活就毫无意义，枉费一生。不论是从理智和良知上讲，我都不能同意这种看法。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重新改写一切的时期，我们今天也可以这么做。我们可以重新确定国旗、国歌和国徽。但是，这样做就可以称我们是“数典忘祖的人了”。

还记得，我们大家曾慷慨激昂高唱着：“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众所周知，其结果是什么。

让我们利用我们所有的情感和才华去建设一切，而不是去打碎一切。为此，我坚信，我们大多数的理想，大多数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并且我们提出的大多数任务一定会完成。

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

在俄国通过国家电气化计划 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2000年12月22日,莫斯科)

国家电气化计划——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象征，一个充满希望和空前激情的时代的象征。它成了建立国家电力系统的出发点。它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第一个有科学依据的长期的国家经济发展纲领。实际上，我国建设工业化国家是从国家电气化计划开始的。

所以，今天不只是动力工程师们的节日。这是我国人民，原苏联各族人民生活的里程碑。

电气化计划是在国内战争和经济崩溃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实施的。反对派称国家电气化计划为臆想和乌托邦。

他们错了。

首先，这是严肃制定和经过长期准备的方案。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制定这一方案。

其次，时间表明，国家电气化计划不仅完成了，而且大大超额完成了，现实地超额完成了。俄罗斯的电力迅速地发展，只经过15年建设，我们的电力产量便占据了欧洲第二位，世界第三位。

20世纪50年代中期，欧洲电力系统的建立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自然延续。这一系统不只是成倍地提高了国家的工业潜

力。它是强大的经济一体化因素，把国家各个工业区联成一体。

这一因素的强大影响，随着斗转星移，逐步加强了国家的实力。现在，当我们重新走上振兴之路时，特别应该记取这一点。

国家电气化计划的成就——这不仅仅是巨大劳动的结果。这首先是经济学家们和动力工程师们精确的计算和出色的组织、智慧和精心细致的工作。此外，还有那些审核过这一惊人大胆方案所有细节的人们的辛劳和汗水。

今天，关于国家电力未来的争论在很多方面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辩论相似，我们应重新回答时代的挑战。我们应重新考虑和精确解决国家电力供应的庞大任务。因为我们今天在电力方面的行动关乎着俄罗斯的复兴，关乎着它的幸福和政治稳定，关乎着我们所有同胞的社会福利状况。

今天是我们的隆重节日。但真正的节日来源于长期的紧张的日常工作。所以不提及一下电力工程中的问题总是过不去的。

在这些问题中占第一位的是直接涉及人们生活的那些问题。首先——这是不间断地保障国家许多地区的供暖和照明。

自然，还有与整个部门发展有关的战略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现在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我认为，这里需要的是有专业电力工程师和经济学家们参与制定的深思熟虑和权衡利弊的决定。我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这里说的是长期计划，是大量的严肃的关于部门现代化和管理最佳化的工作。

为了顺利地解决这一任务，需要有详细的有根据的俄罗斯电力部门改革和发展战略，同全国经济战略紧密相关的战略。在开展这一工作时，我们绝对需要利用历史经验，其中包括国家电气化计划的经验。但是，首先要依靠现代的市场方法，既

利用自己的经验，又利用外国的经验。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电力都是重要的经济部门。但对于俄罗斯而言（主要是它的北方），电力意味着更多：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生命。所以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面前任务的整个责任。要认真考虑和权衡所通过的决定的后果，这里说的不只是部门内部的问题，这是涉及全国利益的问题。我敢说，这是所有俄罗斯公民的利益。我想，你们部门的工作人员是非常了解这一点的。

你们知道，今天西北中央热电站第一机组即将运行，按其现行技术工艺堪称一流，是绝无仅有的。但更重要的，希望这是空前但不是绝后的事件。

在电力部门，有着一支优秀的专家和专职人员队伍。正是由于你们的辛劳，俄罗斯的电力系统才保持了稳定。能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真正热爱自己事业的人们。

现在开始颁奖仪式，给最优秀杰出的电力工作者们颁发国家奖励。

答俄罗斯公共电视台、俄罗斯电视 广播公司和《独立报》记者问

(2000年12月24日)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一年之前您就明白，大概您要掌管国家。请讲，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您是否不得不放弃某些幻想？对您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事业，对国家是什么样的形势一定有过自己的看法。而后来开始了实际工作。您能否谈谈，您对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哪些是看错了的？

普京：关于幻想和失望，没有过。是的，因什么而要失败呢？在您讲的那个时刻之后，过了一个月我成了国家总统。1996年，当我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彼得堡竞选失利时，那时可能出现绝望。因为当时我尽管不是市里一把手，但毕竟还是大官，因此我有许多朋友，而选举之后，我失去了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希望安置工作。当然，可能出现绝望。但是我应该称赞自己的朋友，不仅是朋友，而且还有熟人，他们待我非常有礼貌，非常友好，就是在当时我也没有产生过绝望。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况且在这之前，我担任过代总统职务，我还担任过政府总理。所以说，我对国家是什么形势有过全面的认识。不过，我所碰到的问题是非常多的，而且是各式各样的，有些还出乎意料之外。不过，您知道，据我所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当选国家领导人时说过，他的问题，就像国内人口那样

多。我也有过类似的感想。您知道，我们在国家经济和生活中创造了积极趋势——的确，这只是趋势，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任何时候也没忘记，我们还有很多公民生活得非常艰难和贫困，这种感情一直萦系于我的心头。我不能说，这一点在做出经济领域中某些务实的——我甚至想说是技术治国论的——决定时不是总能帮助我，这并不总是最好的顾问，但毕竟我觉得，这种感情能经常帮助我。做决定时更加深思熟虑，这种感情对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是有害的。

问：您讲过，为了使国家维持为一个先进的经济大国，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有7%—10%的增幅。我们曾达到7%，然后又降到4%，增长速度似乎在下降。石油价格在下跌，于是我们也下跌？到底怎么样？

普京：我已讲过，总体说来，我国经济是上升趋势。这是明显的。国内生产总值无论是增长7%，或许甚至可能增长7%多一点，都是经济在增长。某些部门工业生产增幅达到10%—15%，甚至达到30%。某些地方退休金增加了30%，工资增加了24%，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近9%。从增幅上，这是不错的，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的起点是怎样的，那大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了。这也是真的。所以，这里我们必须在现时的社会问题和制定适宜的经济政策之间选择。的确，最近一个月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倾向，有事实表明增长速度有些放慢，失业增加。还需要明了，这同临时性波动，同年终节日形势有关，或这同某些较严重的因素有关。但无论如何，这应引起现在的政府、总统办公厅，当然还有我注意。但总的来说，我还是发现了积极的一面。这主要是我们没有吃光您所说的石油美元。遗憾的是，至今我们的经济结构、对外经济联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还同我们的能源出口联系在一起。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讲到政府和国家杜马的功劳时，应该指出的

是，通过了非常明确的经济决定。我首先指的是通过了税法——它最近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就是要走向实行13%的统一的所得税率，这将大大降低经济的税负，尤其是销售税，各种工程税和服务税。从规范经济秩序的观点看，这绝对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比如13%的统一所得税。当然，从社会的观点看，这大概不太公正。富裕的和低收入的居民阶层怎么能交纳一样的所得税呢？但这里我们遵循的不是社会性质的考虑，而是经济逻辑，其出发点是，最终我们应该采取的不是强制性的行动，而是旨在提高对政府信任的经济行动。这是其一。其二，旨在使国家的相当一部分经济部门走出阴影。我们非常希望，这能大大提高国库收入。还有其他一些决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我看来也是正确的。所有这些毕竟使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期待。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

问：在您看来，这些努力是否足够，在经济方面，国家还有什么调整构想：如国家应该调整什么，不应该调整什么？

普京：您现在涉及的问题，这似乎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之一。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采取某些原则的决定，应该明白，国家的作用在哪里。这方面已讲了很多，我想再明确一下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分经济政策，当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和法人的经济自由。同时，国家的调节作用，自然应该理解为国家保障执行它自己制定的规则和条件的能力。第一，保障文明地通过这些决定，保障这些决定有根据。第二，保障这些决定得到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的调节作用。

问：由于这个缘故，谈了寡头的问题。巨大的寡头到底有哪些作用？他们有哪些手段可影响经济和政治决定？总的来说，他们应该存在吗？

普京：在我国，所谓寡头，指的是从暗地里、站在社会背后竭力对通过政治决定施加影响的巨商代表。不应该存在这一

帮人。但是，巨商，俄罗斯资本的代表不仅有权存在，他们还有权期待得到国家的支持。而那些从暗地里施加影响的人，在我周围我还未发现。我想，这也是个好事。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在这方面，许多人断言，今天俄罗斯正一天天形成强大的市场经济，但这一市场上的基本参赛者将主要是国营企业，也就是说，即将出现强硬的国家资本主义，而那里真正的自由市场是在下层，是对中小商人而言的……

普京：我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我再重复一遍。我说，国家应该保证公民和法人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这是对您的问题的回答。而国家本身应制定必要的规则并保障其实行。所以，至于国营企业，我不认为，国营企业和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将按照您现在所说的逻辑履行它们所承担的那些经济职能。国家远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所有者，我们已不止一次经历过，因此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问：我这样理解，您毕竟对经济中发生了什么有正确的感觉。因此，有一个问题。您当选总统后，人们的期望值一定很高，似乎很快形势就要根本好转。但同时人们也说，卡西亚诺夫总理是个搞技术性事务的总理，过一些时候将会更换内阁。您现在的感觉如何？现在的政府班子让您感到满意吗？

普京：首先，我任何时候也没说过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是搞技术性事务的总理。

插话：您没说过这话。

普京：我们有政府法，其中规定，什么是政府和政府总理的权力，总统承担着什么职责，杜马、联邦委员会和其他立法机关承担着什么职责。我毫不怀疑，今天的政府和政府总理能令人满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是否能认为，在这一结构里，一切履行得都很理想？不能，不能这样认为。况且，一个班子要

工作得融洽有效，应该有一个相应的磨合时期。人们应该从思想上相互磨合，懂得他们在通过决定时应遵循什么，应该从心理上相互习惯。我认为，政府正处在这一团结进程中。在我看来，政府已开始有效地工作。但同时这也不意味着，那里没有什么可改进的东西，再不需要考虑完善这一机构。所以我同卡西亚诺夫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请他考虑如何使政府的工作更有效。他也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在这方面是有可以考虑的问题，并准备提出某些建议。但这同政府辞职和某些人辞职没有联系。我认为，政治稳定很重要。近几年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班子取代另一个班子，当人们介入正题和进入角色，哪怕是从思想上弄清楚他们所应该完成的任务，是要费很多时间的。这是毫无必要的损失。我努力避免这种损失。

问：各强力部门的部长及广义上的指挥班子——政府和总统办公厅，一切都让您满意吗？

普京：如果一个人对什么都满意，那他就是一个十足的白痴。一个健康的人，有正常思维的人不会永远对什么都满足。自然，我觉得有许多东西尚需改进，以便使政权部门工作得更有效。我们将这样做。但不是进行革命，其中包括在干部方面。

问：我的问题正好是关于班子的。我有这样的感觉，近来关于我们如何改组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司的辩论有不少丑闻。其中包括在政府会议上，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后，阿纳托利·丘拜斯和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甚至相互指责不要撒谎。因此有两个问题。您本人是按照丘拜斯的计划还是按照其他什么计划支持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司进行改革的？因为每个人都援引您的话，而且说得相互矛盾。

普京：首先，如果双方援引我的讲话，那么，这意味着总统的话有些分量。这已是件好事。另一个明显的好处在于，这

些重大问题，毫不夸大地说涉及国家的命运，因为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司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的一个基础，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暗箱操作，而是通过公开辩论。的确，像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司、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国际航运公司这样一些大公司，都需要改组调整。问题早已成熟了。问题只是在于，怎么办，走什么途径。如果您问我是否需要按照丘拜斯的意见办，那我可以告诉您：不，需要按照理智办。

插话：对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丘拜斯）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声明。

普京：这里任何痛苦的声明也没有。我对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非常尊敬，但他是公司领导人。世界实践表明，结构本身是在变化的，进行结构性再调整不总是都是坏事，不过任何时候都应考虑到自身的利益。

而政府做出决定应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但为了做出最后的决定，需要政府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正如维特^①所说，必须依靠我们俄罗斯的基础，不过也要考虑国际经验。必须吸收世界级的专家，而这样的专家是有的。顺便指出，这样的专家在世界上为数不多。我认为，这就是世界上三四家公司，它们被认为是电力部门和公司结构再调整的专家。应该吸收这些力量，然后自己考虑做出最后的决定，这期间应进行很好的协商，其中包括同地方领导人协商。按照我的认识，这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应该利用希波克拉底^②给我们提出的术语、按照著名的不应造成伤害的原则行事。这个问题已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讨论的对象，我准备最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国务委员会全体成员都有相应的文件，我要求他们亲自来

① 维特（1849—1937），俄国国务活动家，曾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会议主席。进行过货币改革，采取吸引资产阶级同沙皇政府合作的政策。——译注

② 希波克拉底，古希腊著名医生、古希腊医学改革者。——译注

入这一工作，在专家的帮助下再次考虑这个问题并向政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方案。所以说，将考虑阿纳托利·丘拜斯和我的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以及地区领导人的所有意见，最后还要考虑国际经验——我再重复一遍。集中这一切，政府将做出最后的决定。

问：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正在考虑采取纯粹是官场的办法来摆脱这种丢人的局面。两位头面人物说的大相径庭，互相指责撒谎，总之，大家都在等待总统最终将以某种方式把其中一人撵走……

普京：我认为，在类似情况下，这种强行决定是不可采用的。两人在国内都是赫赫有名的，享有高级专家声誉，对讨论的这些尖锐而至关重要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我没有看出这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认为，不需要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让他们去争，让他们去为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立场辩护。

问：也就是说可以这样讲，您将依然相信他们是各自专业方面的专家？

普京：我两个都相信。

问：您在说话中提过法律专政。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在整顿秩序的框架里，正在对中小商家施加专制压力，实质上是一种讹诈。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种很大的冒险……

普京：我绝对同意。的确，中小商人正在官僚主义的重压之下，在税赋的压力之下苟延残喘。为了消灭官僚主义，为了使中小商人生存下来并真正成为经济的基础，像世界许多国家那样，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这一领域也计划有意识地实施一系列同所谓的监督检查等有关的行动。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参照莫斯科的经验。我觉得，莫斯科领导部门在保护中小商人方面，其中包括在无数的检查领域，找到了不错的解决办法。已有组织这一监督活动的法律草案。在税收领域还有大量

工作要做。

问：债务是关键的经济问题。对债务我们怎么办呢？一些人说，我们可以偿还一切债务；又有人说，我们偿还不了。

普京：任何时候欠债都应该还。问题只是在于怎么还和什么时候还。自然，我们可以偿还，只是要依据我国的基本经济法律——预算。在我看来，这是我的立场，无期限地拖延偿还债务在道义上是不妥的，在经济上是不利的。因为在这之前和现在给我们提出的那些拖延方案，在经济上于我们是不利的：利息太高。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案走下去，那我们将永远没完没了地偿还下去。我还没讲，这是我们预算的一个沉重负担，它将在国际市场上给俄罗斯造成不好的形象。

问题自然在于，如何找到一种对我们的伙伴和对我们有吸引力的机制。不久前提出的一种方案，在我看来，引起了我们某些债权国的积极反应。这一机制在于，我们准备偿还债务，但最好是让这些偿付款作为投资返还给俄罗斯经济。这里还存在一些细节和分歧，但总的方案就是如此。这是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前不久在柏林会见卡西亚诺夫时提出的方案。我也发表了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债权人是对的，因为我们要偿还债务。这对我们也是对的，因为我们排除了从我们经济中拿出大笔资金的压力，我们可以保持预算的宏观经济指标，我们不会加剧通货膨胀。这对我们的债权人很好，因为他们可得到钱并把钱投到我们的经济中，从而在俄罗斯经济中占据一定的阵地。对我们也很好，因为我们吸引了外资。如果这一主张能被我们和我们的伙伴接受，那它一定是有前景的。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从俄罗斯经济的现实形势出发。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即将过去的一年——这是进行一场规模非常大的政治改革的一年。从1993年以来，实际上还没有过这么大的政治变动。一些人认为是积极的倾

向，是民主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消极倾向，是加强权威主义因素。

普京：您是说，做了些什么，我如何评价政治领域中的变动？

插话：是的，强调的是联邦改革及其社会反响。

普京：其实，是说做了些什么。成立了七个联邦区，往那里委派了总统代表。这是在联邦关系中在国内政治领域里所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改变了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的成立原则和程序。至今各地区立法领导人一直以名副其实的议员身份参加上院的工作，而现在，我们知道，已通过决定，上院里将设有地区的代表。而地区领袖本人将不再在那里工作。在我看来，通过这些决定的必要性早已成熟。关于这一点在每年的国情咨文中我都讲过，我认为当时和目前时期俄罗斯的形势特征是它不是联邦国家，而是权力分散的国家。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呢？中央的联邦职能虽在各地方宣布了，但实际上莫斯科派下去的联邦权力和管理机关并没有执行这些职能。为了不把联邦权力和管理机关抛在一边，地方领袖们通过了惟一正确的决定：他们提高联邦权力机关的职能并开始自己利用这些权力。谁也无权指控他们这一点，因为实际上联邦机关在地方上常常被抛在一边。的确，如果不修葺检察机关、法院和其他联邦机关大厦，谁来管这些事？只有地方领导人。但他们这样也就影响到了国家政权这一层次上所发生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明显地偏离联邦中央，导致了侵蚀共同的经济和法律空间。而这成了国家的最主要问题之一。

这样，当我们考虑在经济领域应当从何开始的时候，我们得出了结论，如果我们手里没有贯彻这一政策的有效工具，那我们简直什么也做不成。您知道，半年之前我在国内或国外会见实业界人士时，他们第一个问题总是问我：您什么时候整顿

国家秩序？如果是外国人，他们就问：你们什么时候有统一的法律空间？我们是否会有，正如以前说的，卡卢加^①法律和坦波夫^②法律？的确，必须考虑地方特点。的确，许多问题应由地方立法调解，但应有统一的法律基础，可至今我们还没有这一基础。应该告诉你们，有25%的法律文件和规范文件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25%！今天可以肯定地说，以前这些不符合俄罗斯宪法和俄罗斯法律的法律文件，大部分已经修订，已使其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经常给我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议会上院通过关于地区领袖不再在上院工作的决议时，您怎么做到了让他们投票反对自己？这真是一种罕见的事情。其实，谁也没有施加压力，谁也没有去强制通过这一决议。是的，我坚决地宣布了自己的立场。我是公开这样做的。但效果甚至是出乎预料的。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开始明白并感觉到，如果在联邦范围内这方面得不到调整，不仅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还将首先影响地区本身的发展。这是他们负责任的决定。是我提出的，但决定是他们做出的。所以我认为，从改造联邦委员会的观点来看，所做的事情是有根据的，是正确的。现在谈谈各地区的总统代表。一开始我就讲了这一点。我再重复一遍。各地区总统代表不应干预地方领导人的职权。我们逐渐走出国家的分散状况，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到原苏联的高度中央集权的道路上去。这将是另一个错误。我们必须支持地区领导人的威信、权力，给他们留下应有的解决地区重大问题的可能性。但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发挥职能的整个机器不出现任何间断，需要考虑完善另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地方自治。前些时候，我曾到亚历山大·索尔

① 俄罗斯联邦州名称。——译注

② 同上。

仁尼琴那里做客，我们长时间讨论了这个问题，应该说，他的一些东西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被注意的。需要使地方自治接近人民。为了让选举地方领导人的人们能够现实地要求他们所选出的人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应该再发生远东某些地区现在所发生的事。第二个构成因素——这就是地方自治应自然地培育、支持并在一定水平上同国家在联邦主体的管理层次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目前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和谐。

问：我还是想听一听您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现在有一个岔道口——民主制和权威主义。在您看来，今年俄罗斯在这个岔道口更多的是在向哪个方向前进？

普京：权威主义——这是对法律的蔑视。民主制——这是执行法律。因为法律反映的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人即国家杜马代表和联邦委员会成员所体现的居民的意志。我们执行合法的权力机关所通过的法律——我们的民主制一切都正常。如果我们不执行法律，法律被某些人的主观决定取代，这就很不好，这是权威主义。我不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的形势会使任何人担忧。

问：而国务委员会呢？这一权力机关会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据我理解，它是一个咨议机构，而许多国务委员会成员希望扩大自己的宪法规定的权利。

普京：这不错。我们每个人都想干点什么。如果我们什么也不想，这就很糟糕。至于国务委员会，我可以这样说，今天这个咨议机构对我很重要。因为这样我有机会定期同地区政权机构领导人见面、接触、交换意见。我认为这样直接接触很有益。此外，它还是这样一个机关，通过它，可以推敲国家某些重要的决定。例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司，我不是轻易地把这个问题提到国务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面前的。因为对我来说极端重要的是，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

司自身和政府提出的这样或那样的方案以后对各地区、对普通人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毕竟地方领导人离老百姓的问题近一些。所以在这方面，无论从政府准备重大问题的观点看，还是从立法动议的观点看，我觉得国务委员会是很需要的。

问：通过全权代表不也能做这些事吗？

普京：可以。但我认为，国家总统应直接同地区领导人交往，这是直接交往的机制。同时我想提醒您注意，全权代表在地方履行的是我们联邦的职能。而我想直接同地区领导人交往，在涉及地区领导人和他们的权力的一些方面，这毕竟是有区别的事情。

问：关于国家杜马。作为国家立法的权力机关，它现在仍和以前一样，在全体会议上醉心于进行政治宣言式的议论，您觉得它的工作是很有效率的吗？

普京：这是任何相当鲜明地体现各政党观点的立法机关的工作所不可避免的，尽管在我国各政党还没有以相应的形式建好。但总的说来，我认为，国家杜马和整个联邦会议的工作比前几年大有长进了。今年一年我们通过了一系列以往多年所未能通过的法律，例如，那部税法。列入我们工作日程的还有劳动关系法。我认为，这件事也能办成。麻烦的是土地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但杜马已与政府一起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您看一看，在制定国家经济领域的基本法律——预算法上，杜马是怎样工作的。非常及时。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尽管还有激烈的争论，非常紧张，情绪激愤，但毕竟正在解决问题。这完全是积极的。

问：在一次出访时，给您提出了反对党的问题，而您采用了独特的提法：这或许是流氓，而如果不是流氓，则是反对党。我不完全明白这一提法。我可以直接问吗？在您看来，俄罗斯有没有非法的反对党，比如说，那种极力想推翻现政权的

反对党？有没有合法的反对党？

普京：从有时发生的情况看，比如尼古拉二世纪念像被炸或类似的事件，可以说，存在有部分非法的反对党。尽管我认为，在今天的俄罗斯，他们想以此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合法的反对党，这里情况很复杂。因为我国没有按照明确的政治结构建立的生活。之所以没有这种生活，是因为我们没有稳定的全国性质的政党。它们至多是带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但是建立全国性的政党的基础是有了。如果在最近的时间里能通过政党法，那么，它们不仅将可在花园环形路^①以内扩展自己的影响，而且可以到各个地区去扩展，并在那里有效地工作。如果这些政党能从全国各个地区壮大发展到花园环形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有可能谈到，比如说完全按照政党原则组建政府的问题。那时明显地就会出现某种合法的不同意政府所贯彻的政策反对党。今天自然可以说，我国有合法的反对党，但由于我国政府不是按照严格的政党的原则，而是按照专业的原则组建的，很清楚，在通过某些决定时，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中有人同意这个问题而不同意另一个问题。例如，在决定经济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常遇到左翼反对派的反对。在解决其他问题时，政府常碰到来自右翼党派的批评。它们都是作为总统做出的某些决定的反对派而行动的。

问：请您谈谈，宪法需要修改吗？近日得知，1993年宪法作者之一又准备了宪法的新修改稿。其中提出了重大变动，如由议会多数派组织政府，而总统的职能主要限于对公民和整个法律做出国家的保证。您这一切有什么想法？

普京：当我们考虑联邦改革、建立联邦区、联邦委员会的

① 莫斯科市内的一条环形路。——译注

建立原则等问题时，我们的出发点是，做这一切不要触动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一点我们做到了，虽然看起来这些问题在框架里似乎是无法解决的。我认为，今天我们还未用尽宪法的所有潜力。宪法里蕴涵着深刻的思想、主张，它们是借助很好的法律技术手段表述出来的，所以我相信，我们不需要匆忙地修改宪法。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自然在我们的谈话中少不了车臣问题。在这次车臣战役中，我们已进入第二个冬天。在您看来，今天军事的和政治的结构是如何呢？很快就要完成由军事方法向政治方法的过渡吗？

普京：首先谈两句问题本身。您刚才说是第二次战役。根本不存在什么第二次战役，如果不把它强加给我们的话。这是很清楚的。如果在所谓的第一次战役中所讲的是车臣独立问题，俄罗斯最终是同意了这一点的，现在我不怕说是以民族耻辱的代价同意了车臣独立的。而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得到的不是独立的国家车臣共和国，而是被匪徒部队加宗教极端分子占领的一块领土，被开始用做进攻我国和从内部颠覆我国的基地。这种状况，不仅是俄罗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会同意的。我们忍耐了很久。为了保卫车臣的独立，是不需要进攻毗邻的地方。这是侵略，深入俄罗斯联邦其他领土的侵略。甚至在这之后我们都没有立即做出实施车臣战役的决定。只是在车臣四次进攻达吉斯坦和莫斯科大楼被炸之后我们才彻底相信，不消灭车臣共和国本土上的恐怖分子匪帮，我们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在这之后我们才着手实施了战役。今天我绝对深信这一点，我想我国绝大多数公民也这样认为：再次撤走，离开——这将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但下一步做什么？从军事观点看，应把事情进行到底。这里，我想，应把话题转到我们现在在那里所开始做的事情上来。这就是：我们已把训练

有素、装备也比其他师精良的第42师长期部署在那里。在那里部署内卫旅的工作业已结束。在一些山区同匪徒部队的直接战斗行动将由特种分队继续下去，它们是由经过特种训练的专业士兵组成的，即这一问题军事部分最尖锐最危险的工作将由他们去完成。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逐步使那里的形势正常化，建立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从文明社会的观点看，那里甚至没有正常的法庭。那里的法庭是什么样的？是在广场上枪毙人，用鞭子抽打人，这就是那里的整个司法系统。整个管理领域也是这样。这一切都应该恢复正常和进行改造。但这需要时间。今天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为车臣共和国恢复社会名誉，恢复它的经济。最后，需要使饱经忧患的车臣人民意识到，了解和支持俄罗斯在恢复俄罗斯这一地区的生活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这一任务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完成，但前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在建立居民信任的气氛方面。我劝您们相信，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怀有对抗联邦中央的努力的情绪。我劝您们相信，车臣社会很多成员，很多车臣公民都深感自己为武装分子所骗。他们明白了自己被用来达到同车臣人民利益格格不入的另外的目的。我这样估计今天的形势，我想再次强调：今天将把重点放到恢复社会名誉和重建经济上来。

问：谁来担负在普通居民、车臣妇女、不完全是武装分子的车臣男人之间以及军人之间建立信任举措的任务？众所周知，这对车臣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普京：这只能由车臣人自己来做。

问：而军人呢？

普京：自然，也有军人。但只能依靠车臣人自己来解决车臣问题。军人还在那里解决大量的甚至不属于军队的任务。至今还在利用国防部的财务机关把车臣退休人员的退休费和预算内人员的工资发放到普通人员手中。

问：车臣首脑是谁？

普京：车臣首脑？您还有疑问？是卡德罗夫。

问：我没疑问。我没到过车臣，但到过那里的和同车臣人协同作战的那些人讲，他只部分地控制着领土，有的人服他，有的不服。因此各种冲突不断发生。

普京：当然是这样。而您怎么想的呢？希望在那里出现的十年混乱之后，再来一个人，甚至是受人民信任的人，甚至是原穆夫提，即共和国的宗教领袖，用几个月或一年的时间就能恢复一切并把一切都控制好？您怎么想，这现实吗？当然不现实。我希望任何人不要怀疑。我们在车臣将只有一个权力中心——艾哈迈德·卡德罗夫。他是俄罗斯总统任命的，他将履行自己的职责，一直到我们采用其他方式解决这类政治问题为止，一直到共和国选举领导人为止。或者他本人出于什么考虑而离去，不能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我请您相信，那里的工作不轻松。

问：顺便问一下，您怎么对待“右翼力量联盟”代表同车臣武装分子的代表（我毕竟视他们为其代表）近来的接触呢？据我所知，“亚博卢”的代表也去了。

普京：对同武装分子代表接触，我持否定态度。而同车臣社会代表的接触是另一回事。

问：如果准确地说，他们声明应同车臣总统进行谈判……

普京：同哪个总统？

插话：马斯哈多夫

普京：车臣总统的当选是违犯俄罗斯联邦宪法的，因此对我们来说，他是不合法的。即使认为马斯哈多夫是总统，他的任期到明年1月也满了。所以，如果谁想同他进行谈判，我们并不干涉，但我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之路。

问：背着军队同反对这支军队的首领们谈判，这是非常有

害的和危险的？

普京：我想，政治接触无害。我认为，这不会给部队士气带来重大伤害。因为部队里大家都知道，最后决定权属于总统，属于我。而我对此有坚定的信念：所有手持武器的人都应交付法庭审判。而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有许多方法，所有这些方法都将责成武装力量和护法机关去实施。

问：已做出决定，在车臣的部分军队将驻守在居民点，而不是在野外。为什么这一步需要这么长时间？

普京：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做出这一决定？第一，在实践上这一决定还需研究。第二，我不认为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说实在的，谁也没有想到，任何人也没想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武装分子调转枪口对自己的人民实施恐怖行动。谁以前想到了这一点？大家都认为，我们在车臣社会里永远也得不到支持。原来并非如此。武装分子们对自己的人民实施起恐怖行动。这迫使把保护人民免遭武装分子杀害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您知道近来的悲惨事件：广场上的爆炸装置使很多和平居民遭难，您知道众多宗教知名人士，不问年龄长幼，均遭武装分子杀害。您知道对车臣共和国地区行政领导的暗杀。谁也没有想到，联邦政权在车臣社会里找到了支持。但这样做引起了匪徒们的报复。他们转向肉体消灭。自然，这迫使把保护和居民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当然我们要这样做。

问：车臣的经验，其中包括反面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军事改革的构想？

普京：影响到了，影响到了，因为开始发现某些部门很涣散，不是这样吗？已经很清楚，武装力量的很大一部分物质资源用在了今日不需要明日也未必需要的一些部门和领域。

问：军队应该成为职业军队。这是不是已成为最后的决定？

普京：军队应该成为职业军队。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大批征召定期兵役。我想，我们未必能够很快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问：“库尔斯克号”问题。任何悲剧……这永远是教训。在目前情况下，有什么教训？

普京：首先是精神上的。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首先是精神上的。在社会上引起的主要波动自然反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首先我们大家设身处地能好像处在我们的潜艇士兵的地位，每个人都觉着自己似乎就在那里。所以心里非常痛苦。然后是感到无能为力，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似乎那条船，我们知道它就在那儿，而我们谁都束手无策。而这也是实际教训，说明军队结构改革和军事改革问题已在实际层面上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应该知道对经济发展的预测，应该知道最近十年我国预算是多少，我们该拿其中多少钱用在国防上，具体用在什么地方。我们不应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松松垮垮的军队，而应该有一支人数不多，然而机动性强、专业性高和训练有素的，自然在技术装备上也是精良的军队。

问：您多次讲过，整个俄罗斯的问题在于国内。然而在很短的时间里您完成了许多国外之行。这是必要的国际活动，这是与俄罗斯有共同边界的一些国家。请您概括地讲讲，俄罗斯的对外接触的逻辑是什么？

普京：首先您正确地说到这些是需要参加的必要的国际访问活动。此外，这也是应该偿还的最近十年所积欠下的债务，即外交层面上的债务，因为许多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我们进行了一系列访问，现在该轮到我们回访了。但某些国家最近20年俄罗斯领导人都没去过。例如蒙古。尽管这是我们的近邻，而且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排在最后的国家。但如果谈到优先方面，访问的安排就应从国内政策

的优先方面和经济的实际利益出发。或许您注意到了，我实际访问的，或是那些不与我国交界的国家，或是那些作为我们最大伙伴的国家——这主要是工业发达的“八强”国家。应该说积累下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所表现的—定的积极性同此有关。我甚至想说，在当年苏联时期，我们曾如此地恫吓过整个其余世界，以至于导致建立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吗？自然没有。但是，在十年之前，我们为什么又认为大家都真诚地喜欢我们，在谈到“八强”时，以为其余厂家都应该拿叉子去干活，惟独我们应该拿勺子吃饭。甚至我们连勺子也不应拿，只张嘴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行了。结果，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应该抛弃掉帝国的野心，这是其一。其二，要准确而清楚地弄清我们的民族利益所在。为这些利益而斗争，明确地确定这些利益。但同时，自然还应该保持同我们邻居和伙伴的友好关系。为了建立这种形势，需要解释自己的行动，需要交往。

问：这方面我想问，今年您的行程多半不在原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这是否意味着，它们现在不是我们的战略伙伴，我们将越过它们同西欧交往？以前只同东欧友好，现在只同西欧友好？

普京：不，不是这个意思。这只代表着一点：俄罗斯将不强加于任何人。我们将同那些想合作的人合作。顺便指出，许多东欧国家，同我们十年前一样，断然把自己的国内外政策、经济政策转向了西方。指责他们什么呢？我们自己也曾这样做过。现在需要明白，以前的国家间关系水平应该绝对地非意识形态化，但应该首先从发展经济联系中互相得到好处。

问：怎么同有问题的一些国家相处？您到过古巴、北朝鲜。据我理解，俄罗斯在等待伊朗总统的到来。也就是说，俄罗斯将怎样同这些国家建立关系？

普京：以前我国同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我们绝对需要使这些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但是需要利用已有的国家间联系水平。这里主要的是什么也不要丢。例如您提到的古巴。根据不同的估计——我们古巴伙伴的估计是另一种估计，但根据我们的估计，古巴欠俄罗斯的债务总计达 220 亿美元。在古巴有相当一部分项目，没有竣工、冻结或抛弃了。我们去年为封存在古巴的未建成的核电站就花费 3000 万美元。每年如此我们将怎么办？对这一切我们该怎么办？是该回到这个问题上重新考虑一下的时候了：近些年那里发生了什么，投入了多少，为保留良好的关系，高品位的国际关系，要分析最近形成的障碍，找出一条建设性的发展道路，看看未来我们要做些什么。在同一个古巴，在镍工业领域，加拿大已占到 75%，而且是在卓有成效地工作着。

插话：我们不再去那里。

普京：最近谈判表明，已经很难去那里。已有问题。比如旅游领域，西班牙公司和法国公司都正在那里积极开展工作。而那里没有我们。而这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出现的局面——我们在那里的的工作、国家间关系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不知为什么我们竟不利用。

问：这涉及伊朗和伊拉克吗？

普京：这也涉及这一地区。这里有其一定特点，就是必须考虑国际社会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心。我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八强”成员国，应该考虑这种担心。但是，我再重复一遍，不应忘记我们民族的利益。就是在伊朗或伊拉克，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伊朗，变化更明显。您提到了我们的对外经济联系，联邦德国为伊朗开辟了“海尔梅斯”优惠信贷渠道，据我所知，数额为 10 亿或 20 亿马克，具体数

字我可能记得不准。无论如何，这表明了欧洲和伊朗现在的关系水平。而我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问：美国新政府上台使我们那些在与民主党人交往中受了很大熏陶的政治精英们明显感到痛苦。由于共和党人的对俄立场变得十分强硬，将出现某种严峻形势……

普京：第一，我很难同意您关于我们应预见到俄美关系将恶化的说法。我对现代史的分析表明，在美国共和党人上台执政期间，甚至苏美关系都未恶化过。我看不出美俄关系变坏的依据。我们同共和党人一直都能找到所需的基调和相互交往的钥匙。现在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说，在安全和防御领域，我们可以真正从一张白纸建设关系。因为——下面的话很重要——美国和俄罗斯再不像当年苏联时期是敌人或对手，难道这不是积极因素？我认为这是严肃的声明，它使人有理由期待未来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我认为，我们只有良好的开端，克林顿总统的政府所奠基的开端，我已讲过这个，非常希望这个接力棒被新政府接过去。我们希望这个并做好准备，以便积极地进行合作。

问：关于独联体的问题我们还未谈到。它们大概很多。您如作为一个医生来看，我们独联体的生命，近一年来是在逐渐变得健康，还是同以往一样逐渐死亡？

普京：我们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正由政治形式走向这样的认识：我们需要一个经常起作用的独联体协商机制。这是其一。其二，我们需要一个能使我们为进一步一体化首先是经济上的一体化创造条件的工具。您知道，总的说来，我们是按照不同的方针——在单边基础上、双边基础上或在几个国家的基础上同独联体国家发展关系的。我们利用一切可能拉近我们的关系，使我们的相互关系更有利和更有效，以期使这些关系给生活在我们这些国家里的人们和我们的经济带来现实的好处。

但不要忘记，在原苏联空间，在独联体各国，生活着近 2000 万以俄语为母语的俄罗斯公民。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不是同作为一个组织的独联体的关系，而是同独联体各国的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首要的优先方面。

问：现在我们正要从格鲁吉亚撤走我们的所有基地，其中包括大童山。新政权没有控制的地区……而这里有一个格鲁吉亚对我们在这里行动的态度是否忠诚的严肃问题。

普京：为什么我们做出从格鲁吉亚领土撤出我们基地的决定？我们只是在格鲁吉亚自己提出这一问题之后才做出这一决定的。格鲁吉亚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不愿在自己的领土上有俄罗斯的基地。这对格鲁吉亚是好还是不好——这应由格鲁吉亚领导自己决定。这不是我们的决定。我们考虑的惟一东西是不让我军从东德撤出时出现的情形重演——几万人处在没有基础设施和不能正常生存的旷野中。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正准备这件事，我们将按照同格鲁吉亚方面达成的协议去做。同时，我们自然遵循国际法准则并保持我们同格鲁吉亚邻居的睦邻友好关系。

问：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最近同乌克兰的关系大大改善了，是不是呢？

普京：这是错误的印象。

问：没有好转？

普京：我现在解释，为什么我说是错误的印象。关系是大大改善了，但不是从最近。关系大大改善是在我同乌克兰总统索契会晤之后。关系之所以大大改善，是由于我们在那里原则上谈妥：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利益，我们决心解决最近十年来所积累下来的棘手难题。这首先是经济性质的问题，就是人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的乌克兰伙伴在天然气的某些问题上不

总是都有分寸的问题。我认为，库奇马总统做出了绝对正确的、经济上有根据的解决能源领域争端的决定。这使乌克兰成了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欧洲社会绝对文明的伙伴。这使乌克兰可作为一个独立的伙伴同我们一起来共同解决全欧的能源问题。我们提供产品，他们可以作为这一领域独立的参加者，作为提供运输服务和管道运输的国家出面，这就形成了最主要的东西——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形势。这使我们有可能解决其他问题，尤其是合作领域里的问题。在军工综合体问题上，我们同乌克兰有着大规模的合作。乌克兰的一些部门需要从俄罗斯进口80%的配套设备，而我们这方也需要从乌克兰进口近80%的配套设备。这使我们有可能在电子领域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既为了乌克兰的利益，又不忘记俄罗斯联邦的利益。这使我们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协调努力，互相配合。总之，我想说，在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确实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

问：我想，同事们会同意我的意见，我们作为记者，在这方面今天似乎代表着俄罗斯的所有记者，应该向您提个问题：在您看来，2000年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形势如何？2001年在言论和出版自由方面等待我们的是不是严峻的形势？

普京：不会。我认为，记者惟一应该注意的就是经济状况。

插话：自己机关的经济状况？

普京：国家的经济状况。他们惟一依靠的应该是经济因素。他们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人。他们应该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发展。为了有这种可能，国家需要保持相应的发展速度，需要做到使国家，正如我们一开始讲的，保障经济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对于行政领域不必有任何担心，不会有管、卡、压。我觉得，那样做对政权本身来说是毫无益处的。因为社会想有自

由的报刊。

问：还有两个或三个问题。您想让自己在俄罗斯公民眼里有什么样的形象？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因为一些俄罗斯公民已写出关于小瓦洛佳的书，甚至有人说，某一雕刻家给您铸了小的青铜塑像。为此，您是否担心，一天您来到俄罗斯某一城市，在中心广场看到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塑像伸手指向光明的明天？

普京：任何时候也没想过此事。但我明白，如有人做出类似的事情，看来是用良好的心愿来做的，看来，他对我是友好的。为此我要感谢他，但请他不要这么做。请求不要写书，不要造像。的确，对此我不能使劲地反对，但衷心请求不要这样做。我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

我希望公民们把我当做一个受雇用的人。雇用我工作是为了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一定的职责，把我看成是一个签了四年劳动合同的人。劳动合同是按照今年3月所进行的选举结果签订的。按照我们的宪法，这一合同有效期为四年。这一委任满期之后怎么办，到时候就清楚了。

问：20世纪最后十年对俄罗斯来说是非常沉重的，遇到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概所有人都承认，制造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有鲍里斯·叶利钦即俄罗斯第一任总统的大力参与。请讲，您是否觉得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身上有某些习惯您想仿效的，或者，比如说，您是希望天生就有的？人们都说，叶利钦有很强的直觉。

普京：首先，我想说，对任何层次上的头面人物，人们都有很强的兴趣。而且，人们也总能提出些什么意见。我想，如果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回首往事，那他也许会想应以其他方式更有效地处理一些事情。但有一点他是与众不同的。他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对于这一级领导人来说，这是最可贵的

品质。他不怕承担这种责任。我应对您说，他任何时候也未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我，甚至在他当总统我当总理直接隶属于他手下之时。他有自己的待人风格，他令我非常敬仰。自然，更不用说，今天他不会把任何决定强加于我。但的确他有很强的直觉，他经验丰富，尤其是国际联系的经验。我吸取并利用了我同他讨论的某些东西，但不是因为他建议我这样做或那样做，他似乎是喃喃自语地思考问题。我从他那里拿来了一些东西并加以利用。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即将来临的新年和新纪元的。您对这个节日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普京：这一年我特别紧张，我简直习惯了紧张工作，如果慢下来我反倒觉得不自在。但是这一年至少对我来说是特别紧张。说实话，对于新世纪的到来，我没有特别的感受和感受，因为还未来得及考虑。但新年，作为一个同期望联系在一起吉祥节日，我特别喜欢它。在我看来，今年最后几个月的结果令我们有理由指望来年吉祥。我非常希望不仅我，而且俄罗斯全体公民都有这种心情。

2001 年新年贺词

(2000 年 12 月 31 日)

亲爱的朋友们！尊敬的俄罗斯公民们！

此时此刻，我们不仅在对我们的表，而且在用我们的现实对照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对照我们的期望。

又一年过去了，这是充满高兴和悲惨事件的一年，做出困难决定的一年。但毕竟不久以前几乎显得不可能的东西成了我们生活的现实。国家出现了明显的稳定因素。而这对政治，对经济，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十分珍贵的。我们懂得国家的尊严多么宝贵！多么神圣！

我和你们知道，在这节日的夜晚，远不是所有人的餐桌都是丰盛的，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是幸福和业绩辉煌的。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很多工作，然而完成它们只有靠大家的努力。只有那时我们才会为我们的老人和孩子而感到安心。

亲爱的朋友们！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在看表。的确，再过几秒钟，我们就将同时进入新的一年，新的世纪，新的千年。这一时刻不会常有，只有对他们的生活我们今天难以想像的我们的后代才能再领略这种时刻。作为遗产，我们正是要把我们的成绩，我们的错误留给他们。但在此时此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想自己的亲人。

我向你们祝福，祝福平时人们祝愿自己亲人和朋友的东西——健康、平安、幸福，自然还有成功。祝你们幸福，新年快乐！

检察院的任务是加强国家、发展联邦制、 维护国家的法律和经济统一

——在全俄检察官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月11日，莫斯科)

今天的会议，比全体领导人会议的人数要多很多，这是全俄的会议，实际上正好碰上你们行业的节日。是的，这个节日是在明天。因此，我希望在你们还没有庆祝这个节日之前，我们有可能建设性地讨论检察院今天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除了审议日常问题以外，你们还要讨论检察院的发展战略问题。最近，社会上和大众媒体中都在广泛争论俄罗斯检察院在整个国家机关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俄罗斯联邦宪法没有解决检察院在国家权力机关系统中的地位问题。很遗憾，现行的检察院法也没有完全弥补这个缺陷。现有的模式，不能充分而清晰地回答理论问题，也不能回答许多实际问题。众所周知，检察院工作人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认为，你们的会议以及会议所讨论的题目都是非常非常及时的。

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检察院的根基很深，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期、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追溯到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今天，做一个检察官是不容易的，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有

时，人们认为检察院要为整个护法系统的困境和弊端负责。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检察院宽泛的职能和强大的监督权利，使检察院成了在遵守国家法制和法律秩序方面软弱无力的制度的自然受试者。

我相信，你们理解国家所处的形势，理解国内和社会上的形势。在社会辩论的热点中，检察院有时甚至被叫做“专制制度的残余”，而且这种状况延续了多年。有过一个时期，在我们国内曾用检察院的威望来掩盖许多违法的做法。然而，回顾一下那个时期是适宜的。那时无法现象大量发生，而且也还用法院的威望，实际上是用整个国家机器的威望来进行掩盖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们早已生活在另一个国家，检察院不断完善，没有停止不前。检察院的变化符合俄罗斯法律和护法制度民主化的目的。此外，这些变化正在消除俄罗斯和我们的国际伙伴的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

检察院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其中仍然有一项工作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协调护法机关在同犯罪现象的斗争中的行动。这个职能同其他方面的行动紧密相连：侦察刑事案件、对预审和调查的监督。当然，协调同犯罪现象的斗争的行动，主要不是在部门的基础上，而是在国家的基础上进行，同时也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这种方法还没有制定出来，应当说是目前还没有制定出来，因此，很遗憾，这个窟窿只好由检察院来堵。这项工作今天其他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法律也正是给检察院规定了这项职能。因此，检察院对所有国家护法机关的协调、指挥工作负有大部分责任。

我知道，你们的负担目前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正好我注意到，你们还有空闲的职位，因此可以考虑增加检察院的

人数。

但是，我还是请求你们同其他护法机关一起分析犯罪状况，预测犯罪发展趋势。了解国家犯罪状况的真实和客观情形，对我们非常重要。

检察官被称做法律秩序的卫士，不是毫无道理的。你们像军人一样宣誓。实际上所有在这个大厅里的人都戴着肩章，这不是偶然的。有时候把你们当军人看待，当做强力部门看待。这里所说的强力，是指检察院在坚持国家法制的事业中的力量。检察院的工作是国家政权的威信，它有责任保证每一个俄罗斯公民安全的生活条件。

今天，检察院的护法行动提到了首要位置。关于人权，我们习惯于说得多，而真正捍卫这些权利则较少。而且，谁说得越多，他就做得越少。检察人员在国家机构中属于说得少做得多的一部分人，但应该做得更多一些，这里有你们活动的广阔天地。

据我所知，去年有 200 多万俄罗斯人向检察院反映人权方面的问题，其中有四分之一的问题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我们知道，人们向检察院反映的最尖锐的问题，是侵犯公民的劳动权和居住权。你们在这方面的有效行动，无疑是加强了俄罗斯公民对国家的力量和公正性的信任。这就是检察院活动的最重要的方面！

你们检察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强国家、发展联邦制、维护国家的法律和经济统一。检察院作为一个监督机关，有很大的可能性去影响俄罗斯联邦各地区制定规范制度和通过法律的活动。在许多方面是由于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的坚持，去年对俄罗斯法律阵地成功地进行了大清理，清除了不符合宪法的或与联邦立法相矛盾的规范文件。

根据俄罗斯宪法和联邦立法，制定了 60 项联邦主体的宪

法和章程，2312项法律文件。简直难以置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正常生活。说实在的，没有过正常生活。但是，制定法律的活动是经常的过程，这一点你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因此，检察院应当，并在今后也要及时地弄清楚每一个与联邦立法相矛盾的地方文件。

此外，地方自治机构的决定和部门指令目前还没有清点登记。应当老实地承认，联邦中央的某些文件也不总是符合俄罗斯法律和宪法。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地区领导人都公正地指出了这一点。要想不自欺欺人，就必须承认，你们去年不得不扒开的那些障碍，不是去年夏天产生的。这就是说，咱们过去几年的相当多的时间工作得不够。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明白，我们去年所做的事情，只是一系列持续不断的工作的开始。总检察院在各联邦区的管理局在协调地区检察院活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在涉及遵守宪法和俄罗斯立法、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等问题上。在联邦区工作的头几个月表明，你们在这个领域完全有可能取得显著的成绩。

我知道，在检察官中间，特别是由于组织了联邦区，有一种要求赋予他们补充权限的建议。我想，正如常言所说，“拉扯被子”并不总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把一切都拉扯在自己手里，未必是正确的。堵住俄罗斯法制中的所有窟窿，即使是检察院这种权力很大而且有威望的组织，也是办不到的。

决定优先工作和战略要重要得多。我想，除了上面讲到的那些优先工作以外，还应当特别关注保护所有制的问题，不管是私有制还是国家所有制。要保护企业主的权利，保护对遵守坚持经济自由的法律状况的监督。今天，一切都表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直接依赖于检察院和法院的有效活动，这一点儿也不夸张。

检察院今天所面临的任務，只有很高专业水平的干部才能

解决。有一些事情，谁也无法替你们完成。起诉书在多大程度上写得完整而论证充分，正是取决于检察官，正是由于检察官、侦察员和执行人员的努力才能完成。因此，提高检察院在法庭上支持公诉的工作成效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存在严重的缺点。公诉人的职能常常是由不善于在那种公众领域（如法庭）工作的工作人员完成的。他们有时是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接受支持检察院公诉的委托的，很遗憾，更经常的是他们在听取案情的时候干脆缺席。结果是，败诉助长了违法犯罪的人不受惩罚，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最后的结局是，恶行得不到惩罚，正义得不到伸张。我如此详细地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司法改革如果没有检察院积极参与审判程序，是不可能有成效的。而且，法院系统的完善应当与检察院工作的完善同步。

我相信，检察院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俄罗斯护法系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你们的经验和责任将与国家所面临的新任务相符合。我想再一次地衷心祝贺你们即将到来的节日，利用这个机会，祝愿你们和你们的家庭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外交政策的优先任务是为社会经济 发展创造外部安全环境

——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讲话

(2001年1月26日,莫斯科)

我的确高兴有机会到外交部来参加你们今天的工作。最近几个月里有许多重大的国际举措,这迫使我们按照非常紧张的日程表工作。今天的谈话可以做些总结并确定我们面临的一些任务的范围。

在部长刚刚说过的新的对外政策构想里,明确表述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民族利益。它们是和国防以及国家安全领域里的任务和保障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相对应的。可能,这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整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做到了坚持构想所提出的对外政策立场,总的来说做到了把它们体现在许多国家政权机关、社会组织和实业界协调一致的工作中。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俄罗斯今天在世界舞台上碰到的问题,是重大的和范围广泛的,这一点你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在人们大量谈论的日益发展的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国家还需要给自己找到在世界上的定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一体化的战略方针当然是和国际社会的一体化,是和所有愿意并准备和我们实现合作的

人发展广泛的政治对话和互利合作。

在这里，要优先考虑的任务是，在俄罗斯周围建立稳定的、安全的环境，建立能够让我们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和资源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的条件。

很清楚，今天我们对国际局势施加影响的手段客观上并不是像我们所希望拥有的那样多。在这种条件下，对我国对外政策基本方向的局势发展做出超前预测的意义就成倍地增加了。特别在那些还保存着不小冲突潜力的地方：巴尔干、中近东、世界的某些其他地区。

外交工作极其重要的一个方向是保障战略安全。这里说的是国际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华盛顿暂时推迟了通过关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这个事实再次证明，如果能够目标明确、深思熟虑、超前行动，当然也要考虑到我们伙伴们的利益，就可以获得现实的积极结果。

联系到这个题目，还想说的是，我们批准了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指的是国家。俄罗斯做到了国际社会早就期待我们做的事，我不说是要求，但至少是坚持俄罗斯要走这一步。我们做了这个。现在我们在等待着回应的步骤，而且我不认为，绝大多数参与国际交往的人希望俄罗斯单方面解除武装。相反，我的看法是，这样会给这些国际关系自身的当代结构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你们今年面临着一项复杂和细致的工作，要和我们的伙伴们一起保住1972年条约。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班子的领导人最近的一些声明说明，这个对话可能会是积极的。我们非常指望进行这样的共同工作。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学会了坚决地但是决不发生对抗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联系到这一点，我想指出以下的情

况。往往不得不遇到的是。我们好像不好意思在我们的伙伴面前提出尖锐的问题，事先就认为这些问题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了解和考虑别人的立场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这里应当把主要目标绝对弄清楚，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当然是经过明确论证的国家利益。

我们的国家不可能不遇上一系列的尖锐问题。这包括地区冲突、分立主义、恐怖主义、失控的移民、有组织犯罪，等等。特别想指出国际恐怖主义和任何流派的、绝对是任何流派的原教旨主义的危险性。这是我们已经讲过许多次了，而且甚至在我们提出之后成为了国际上常说的话题了。完全清楚的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际”正在形成，在这里我和我们的伙伴们应该安排好有条不紊的和协调一致的工作。我们直接关心的是，促使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国际合作中都安排好有效的机制。

在外交部和我国其他涉外机构的工作中，经济外交的比重应该增加。总的来说，经济方面的工作还留有许多没有加以利用的资源。外交部的中枢机关有时未能完全掌握贸易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的情况。我提个醒，你们手里早就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工具——关于外交部在推行统一的对外政策路线中起协调作用的总统令。应该比以前有效得多地利用这个工具。

必须建立起这样一种在国外推进和保护我们的经济利益的体系，使之能保障为俄罗斯经济做出最大的贡献，把我们和世界经济实现一体化的各种途径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我认为极其重要的是，要让对外政策部门更加注意对最大型的对外经济项目的护驾，注意让它们和国家的利益衔接起来。必须争取在国外为俄罗斯的企业活动创造条件，至少要不比俄罗斯给外国生意界提供的条件差。为此当然需要知道，我们这里对外国生意界来说有哪些条件？关于向外交使团通报我们自己国家正

在发生的进程问题，我在五分钟以后再说。

另一个方面是对我国的各个地区的帮助，特别是帮助西伯利亚和远东进入世界市场。恰恰是在这方面特别需要启动与地方行政当局、国家各个地区的领导以及总统在联邦区的代表密切协调的机制。在这里我想讲的是，脱离自己本国的问题有可能导致出现注定的失误。

在这里说几句我国对外政策的地理布局。我们毫无疑问地要优先考虑独联体国家。大家都明白，俄罗斯依然是这个联合体各种一体化进程的自然核心。而一体化本身不过是一个过程，这不是目的本身。我们也不是需要那样的一体化，不需要把它当做口号或者当做招牌，它应该能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公民带来实际好处。正是在这种考虑下，我们举行了例行的联盟国家最高国务委员会和独联体国家首脑理事会会议。正像这些高峰会议的结果表明的，在和我们的伙伴们对话时，采用这样的立场更有效，而且不仅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他们自己也愿意这样做。

实际上，在每次访问独联体国家的过程中，我都会见了讲俄语群体的代表。应该说，对我们和你们在这个领域里的工作有很多抱怨。这涉及的不仅仅是外交部门。这涉及的是整个国家在这个领域里所做的努力。但是在外交部门里也一样。在信息、政治方面，在做人的直接工作中，也都一样。我们显然对保护我们的侨民聚集的地方，对保护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语言方面做得不够。那些在一瞬间脱离了自己祖国的成千上万的人们没有任何过错。需要把这一点作为出发点。我明白，做人的工作是需要花费很大力气的，要有很大的耐心，要讲求分寸。巨大的工作落在了领事部门的身上，这就是在独联体国家工作的外交官活动的特点。这里既需要有专门的职业素养，也需要有特别的人的素质。

欧洲方向是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方向，有许多事要做。欧洲今天正在发生着各种复杂和富有活力的过程。欧洲的各种结构在转变，大型欧洲组织和地区性论坛的作用在变化。在这方面，我们和欧洲联盟的关系无疑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当然不提出成为欧洲联盟成员的任务，但是我们应当力求从根本上提高合作的有效性，改善这种合作的质量。在一个总的来说是良好的大环境下，明显不合拍的是俄罗斯在巴尔干、中东欧碰到的某些问题。在外交部的工作中这方面的潜力也还是有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和波兰的关系变好了。该是严肃考虑一下在其他某些方向上也改善局势的时刻了。

和北大西洋集团关系正常化的进展并不简单。在巴尔干事件之后，这种关系倒退了，而且我相信不是由于我们的过错。现在协作的质量在逐渐恢复，这是正确的。北约是欧洲和世界政治中的现实存在，如果我们能够本着开诚布公、开放和建设性的相互配合的精神建立起关系来，这将对欧洲稳定和保障我们自己安全的一个实质性的贡献。我想强调的是，这是从我们国家的利益出发的。但是我们也照旧认为扩大北约的路线是错误的，并且公开说，我们原则上在和这个联盟对话中不能接受它。

亚洲方向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马上就要说的是，衡量我们更侧重哪一边——是欧洲还是亚洲——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可能有向西的也不可能有向东的倾斜。现实的情况是，有俄罗斯这样的地缘政治地位的大国，到处都有它的民族利益。这样的路线应当继续贯彻。我们需要牢固地在所有亚洲事务中扎下根。要达到这种状态就要加紧参加亚太地区的各种主要的一体化机构，而且并非次要的是要彻底扩大和主要亚洲国家，首先是和我们的邻国的友好关系和实际合作。

想单独谈谈一个问题。我相信，它应该成为外交部和我们的外交代表机构的中心问题之一。这里说的是促进国外积极地看待俄罗斯，目前这方面的情况远不是很好的。我不特别在这里展开谈了，这个领域里的状况如何，你们不比我不知道得差。我想，至今有些人还觉得拿危险的俄罗斯形象做文章对他有好处，会对为增加军事力量 and 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的方针辩解有用。但是感谢上帝，世界已经相当牢固地确立了一种理解，那就是俄罗斯发生了质的改变。这无疑会影响到今天国际关系的性质。我们只是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中通情达理地和精心地利用这一点。而且不是简单地利用，而是要把这种理解继续推进。争取影响国外的社会情绪正在成为最尖锐和迫切的对外政策问题之一，我们应该大大提高这方面的工作水平。为做好它，需要利用所有可能的杠杆：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演说，扩大社会组织方面的接触，宣传我国文化科学成就。我们的外交机构应该研究社会情绪，主动提出建议和进行协调。我想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必须更积极地在外国大众媒体人士中开展工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有义务在国内和国外解释俄罗斯对所有出现的问题的立场。

作为结束，我认为指出一点是重要的和需要的，即去年我们和你们是按照一个非常紧张的日程表工作的。可以说，不仅在制定战略上，而且在国际实践中，我们是在把错过的东西补回来。仅在最高层，俄罗斯就参加了260次国际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外交上的积极活动，得以解决了许多原则上本该由其他力量和手段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在你们的帮助下做到这些的，因为其他方面的资源还不足。这是一项紧张的、责任重大的和讲求效益的工作，我想为此感谢你们。

加快通过新的土地法典， 解决土地改革问题

——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2月21日,莫斯科)

我们今天讨论一个问题，即土地改革进程的问题。强调一下，问题的解决原则在昨天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已经通过，不应将此问题同其他任何问题混淆起来。目的只有一个，即加快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昨天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定下了一个很好的基调，我们不想放弃它。否则我们就会冒使工作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风险，这种情况在以往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俄罗斯的土地问题在历史上就很特殊，它经常超出经济领域而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和社会政治反响。因此，要有非常周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仅是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出发。

现在国内形成了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土地关系没有法律保障。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丧失了国家发展的巨大资源，没有利用市场潜在的有效对象，甚至为政治、经济的冒险创造了条件。这种批评意见不仅和实际上缺乏联邦土地法有关，而且还与地方上通过这种法律大多是“先斩后奏”有关。

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是联邦中央与地方都很关注的事情。我

们很清楚，在俄罗斯如果不借鉴地方的经验与实践就不可能建立起规范合理的联邦土地政策。没有人比地方领导人更了解地方的状况，你们具有管理土地资源的经验。如果我们按照从“局部”到“一般”的逻辑和按照土地这个词的直义或转义的逻辑来考虑和安排我们的工作，我要强调这是我们共同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会更有成效。

在讨论时希望你们详细地分析取得的成绩、犯过的错误及将来如何规避错误。

联邦政权本身在土地关系领域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在所有制领域制定出各种法律关系的规定；

第二，清点土地数量；

第三，建立对土地资源有效管理的体系。

新的土地法典的通过应该成为推进这方面工作的出发点。政府应完成新版本的土地法典的制定工作。我相信，新法典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今天在国务委员会上的讨论。

但是，建立土地关系的法律基础不能仅限于一部法典。

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节有两个办法：

第一，一切集中到联邦中央；

第二，给地区以最大的调整土地关系的自由，当然，要在联邦法律的框架内。

我们对此问题在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已经讨论过，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第二种办法会更有效。我知道，大多数的地方领导人也持这个立场。

最尖锐的问题是农业用地的流转问题。在土地资源的构成中，农业用地占了四分之一。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应该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专门的、但对土地问题的完善解决是很重要的问题，建议大家在讨论中要加以考虑。

我指的是：

第一，对专用土地进行硬性监管的问题。你们知道，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对于世界上任何国家来讲都很重要，对我国来说，尤其如此。我们看一下我们盲目消耗资源的状况和这在今天造成的后果。在土地问题上不能再这样。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预先规定出对土地资源盲目使用的制裁措施，以避免该领域的法规在最初即被破坏。

第二，土地改革在发展农民、农场主经济中的作用。也应该考虑到规模经营，要明白一个道理，不要丢弃已经取得的哪怕不大的成就。

第三，边境地区土地的地位和这些土地的买卖问题。俄罗斯各边境地区的领导人非常担心地指出，必须要有细致的办法和通过认真的研究来解决边境地区的土地利用问题。

第四，完成土地籍册的编制工作。

第五，联邦大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我想这些地方也需要特别的调整办法。

我大致列举一些重要问题，希望你们集中精力进行讨论。

在大韩民国国会的演讲

(2001年2月28日,汉城)

我认为在大韩民国国会的讲台上发表演说是我的一大荣幸。很高兴有机会谈谈自己对我们两国的双边事务、国际和地区问题的想法。不久前,俄罗斯联邦和大韩民国隆重庆祝了建立外交关系十周年,我想该说是恢复外交关系十周年。在这短短的时期里,整个世界和我们国家的生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俄韩关系也走上了成熟的伙伴关系的水平。我们通过共同努力摆脱了冷战遗留下来的东西,走上了互利合作的道路。在这里该可以回想一下你们的古老谚语:“邻居就是叔伯兄弟。”我们应该一起建立的就是这种关系,它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和随时准备帮忙。这是我内心的信念。

积极的政治对话对发展我们的相互关系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对话在各个层次上都得到了发扬光大。我们高度评价韩国总统金大中先生本人加入了这种对话,我和他之间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

我们两国议会方面的接触也对俄韩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是在双边基础上和在国际上加强相互配合的重要杠杆。

刚刚在和各个政党人士谈话时,我曾说过,现在在这个大厅里也想重复一下:我们俄罗斯认为和韩国发展关系是超越政党性质的。我们认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建立应该不依从于韩

国和俄罗斯国内政治舞台上发生的那些过程。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和大韩民国来说都太重要了。

俄罗斯愿意有一个稳定的、建立在平等和互利合作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体系。我们认为，应该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多极世界，这是任何其他合乎理智的东西都不可能取代的，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应当保障每一个国家都有平等的安全和良好的发展条件。联合国仍然应该是新的世界秩序主要的支撑机构。我们反对贬低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我们认为，争取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必须千方百计地加强战略的和地区的安全体系。

俄罗斯准备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根据限制军备和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各个条约承担的义务。你们知道，俄罗斯联邦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也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出发，批准了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我们在等待着我们的伙伴能够迎面迈出自己的步子。

1972年的关于反导弹防御条约是全球安全的整个体系的支撑因素。问题在于，虽然这个条约是很早以前签订的，但整个国际安全的框架是以它为基础的，安全方面的许多条约和协议正是建立在这个条约的原则条款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我相信，任何放弃它的企图都孕育着对世界战略稳定的整个框架的破坏。

我要提一下，在最近一次的联合国大会上，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表示支持保存反导弹防御条约。我们感到满意的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监督导弹和导弹工艺不扩散体系的思想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响应。在我们这里和在大韩民国的许多人中间一样，武器有可能被送入宇宙的前景引起了不安。

这些问题我们打算提出来，作为预防宇宙军事化的国际会议讨论的中心。会议将在联合国的领导下，于今年4月在莫斯

科召开。

俄罗斯是亚太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有俄罗斯联邦三分之二的领土，生活着 3000 多万俄罗斯公民。我们和任何一个亚太地区的国家都没有原则分歧，没有可能造成不信任土壤的分歧。但是亚太地区仍然保留了相当大的冲突潜力，有的势力想要利用它们。我们坚信，现有的症结应该用和平的政治办法解开。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政策目标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国家关心的是地区局势的全面健康，是在这个地区建立稳定的、可以预见的局势。

俄罗斯参加亚太地区的各种一体化机构，其目的也是为了使该地区能够继续富有活力地发展。俄罗斯将千方百计地促进解决各种地区问题。明显的例子就是直接临近我国边境的地方，也就是朝鲜半岛的局势。不仅该用朝鲜内部的，而且该用国际的尺度来衡量这里的局势。俄罗斯在这个地区优先考虑的是和平和稳定。没有这一点，社会经济的进步和东北亚各国政治分量的提高就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是怀着希望看待朝鲜半岛局势的积极变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和大韩民国总统金大中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 2000 年 6 月的历史性会晤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高度评价两位领导人的英明，他们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敌视和相互不信任之后，终于找到了共同语言。

我们既欢迎这个事实本身，也欢迎平壤高峰论坛的结果。俄罗斯准备利用和南北朝鲜关系的潜力来促进两个朝鲜之间的调解。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坚持以下立场：

第一，和平进程和北南之间的合作应该在朝鲜人民自己、朝鲜领导人自己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协商一致的原则基础上发展。

第二，所有问题都应该完全本着 2000 年 6 月 15 日南北共

同宣言的精神，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解决。

第三，我们将欢迎建立和平统一的、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友好的朝鲜国家的过程。我们坚信，用非军事的手段，通过制定相应的国际法律保证，是能够保障可靠和安全的。

第四，在世界上和在本地区，更不要说在朝鲜半岛上了，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降低紧张程度的。俄罗斯准备对这些进程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们将支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地位。联系到这一点，我呼吁关注推进我们提出的全球性的不扩散导弹的倡议。我呼吁大韩民国积极参加到这些倡议中来。

第五，俄罗斯有志于参加实现包括两个朝鲜在内的东北亚国家参与的发展地区经济的各种项目。比如像组织横跨朝鲜的铁路和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共同在朝鲜半岛实现能源现代化这样的项目。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在这项工作中没有输家。正是这样的共同事业在为整个地区的稳定奠定牢固的经济基础。

我们还打算想方设法促进该地区双边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促进韩国公司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各个地区的直接接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合作是有巨大潜力的。

我们坚信，在这些年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相互信任和相互善待的气氛的确已经形成了，这种气氛将会得到加强。一致的任务和目标，信守共同的民主价值观，这就是 21 世纪我们关系的坚实基础。我想祝愿你们、全体韩国人民和平、成功和繁荣！

俄越战略伙伴关系面向 21 世纪

——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
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2001 年 3 月 1 日, 河内)

普京：首先我想指出，我们的访问是在非常热情和友好的情况下进行的。为此，我想向我的同事陈德良总统和所有越南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刚刚结束了和越南领导人、和越南总统的会谈。我相信，已经达成的协议将会以最积极的方式成为推动我们在两国优先考虑的方面进行共同合作的基础。

签订了一系列对于越南和对于俄罗斯联邦都非常重要的文件。但是我要特别提到的是俄越关于战略伙伴关系的宣言。这里不仅确定了相近的立场、相同的利益，而且规定了面向 21 世纪的方针。

我们谈判的关键课题之一是两国间的经贸关系。我们在这里还有许多没有利用的潜力。指出一点就够了：遗憾的是，我们两国之间 2000 年的贸易额实际上没有增长。虽然正像你们知道的，俄罗斯的经济指标提高了，总的增长大体上是 8%，越南经济的增长也很大，我们祝贺越南的领导人和越南人民。

所以在今天的会面中，我们谈好了要对政府间的委员会工

作给予新的推动，向两个国家的部委下达相应的委托。你们知道，我们过去一起做过许多事，获得过共同的成就。在苏联和俄罗斯的积极参与下，在越南建起了 300 多个工业项目。建立了交通和运输基础设施。原先建立的许多工厂在积极工作。例如，越俄石油公司。我和陈德良总统谈好了要把我们在石油天然气部门的相互配合搞得更加活跃。我们还将对这个领域里的新规划给予协助。双边经济联系有发展前景的方向是电力、农工综合体、工业、造船和机器制造业、交通。越南可以成为俄罗斯旅游业有吸引力的地带。同时我们当然需要一起加强对我们的生意界的支持，对越南的，也对俄罗斯的生意界给予支持。

我们十分重视俄罗斯联邦各个地区和越南相应省的合作，重视支持中小规模的经贸活动。越南总统在谈判过程中注意到了必须在教育、干部培训和在科学领域里保持高水平的合作。我们完全同意这一点。许多越南人是在俄罗斯受过教育的，他们有我们的文凭，俄语说得很好。这是非常好的潜力，我们不仅没有权利忘记，而且应该发展和支持它。

我们相当注意在国际舞台上协调我们的活动。我们谈妥了要在我们的立场接近或者完全吻合的领域里共同工作。我们将加强和支持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我们的国家将促进全球的和地区的战略稳定。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加强亚太地区的信任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想特别指出，我们国家准备促进降低这个地区的冲突潜力。

非常明显的是，越南在相当多的经济领域里是有进步的。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准备支持越南。我们想再一次祝贺越南人民取得了这样的成果。

我们知道，越南还有许多困难，许多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越南人民是天才勤劳的人民。我想借此机会祝愿你们富足

和繁荣。我想代表所有俄罗斯人、所有俄罗斯公民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和友好的感情，把它们转达给越南人民。

问：您怎样评价我们两国今天在石油天然气领域里的合作水平，这种合作的前景如何？

普京：俄罗斯的参与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的评价是，这种参与是非常有效的。在去年俄罗斯的预算里，大约有五亿美元是来自越苏石油公司的活动的。我们对工作的结果是满意的。但是我们根据现在通行的国际实践，当然也指望由俄罗斯的企业来实施扩大和利用俄罗斯参与者的投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希望能将相应的订货安排在俄罗斯联邦。这是要谈判的内容，要由专家来评估。我们今天和陈德良总统谈妥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工艺应该是最先进的，因为投进钱的企业有一半属于俄罗斯联邦，一半属于越南。我们希望让这个企业能有效率和装上最现代的设备。

问：俄罗斯和越南的联系是有长期传统的。尊敬的普京先生，您对这些传统关系在新的 21 世纪需要怎样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

普京：回答您的问题，我想说以下的话。您知道过去苏联和越南之间的关系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我请您相信，这并不是完全从意识形态的考虑出发的。在发生如此规模的事件时，背后是两个国家的长期和深刻的利益。失去过去的年月达到的那种高水平的国家关系是不可原谅的愚蠢。

我们有义务维持这种水平的关系并继续发展下去。当然是在今天地区存在的新的条件下和俄罗斯今天生活的条件下发展，越南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行动和推行自己的政策的。要根据各种新的国际上的实际情况来发展这种关系，这对越南和对俄罗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只触及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在能源领域里的合作。但就是在这里，这种好处也是我们国家

的每一个公民都绝对清楚的。

还有其他领域。这就是高科技领域，开发技术空间，在能源、教育和科学领域里的合作。所有这些就构成了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方面。而至于我们打算如何做，这已经反映在今天签订的文件中了，也包括在关于战略伙伴关系的宣言里。

问：在俄罗斯，国家对生意界的支持的前景如何？

普京：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实际做法是，要对投入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上的人的各种经济计划给予支持。这种支持的程度、水平和成效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条件。我们非常了解工业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实际做法，与贷款有联系的做法。这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条件。而且这样做总是会对本国的经济非常有效和有益的。在最近的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俄罗斯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指标好了许多，由于是这种情况，我们也有了这样做的可能性。

对于俄罗斯和我们的伙伴们打算推进的那些项目，我们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予支持——给予外交的和行政的支持。

问：我们两国在国防领域里的合作将来会怎样发展？

普京：合作的发展能有多大将取决于我们的越南伙伴的愿望。根据俄罗斯方面依照国际规矩承担的义务，我们打算遵守不扩散的所有制度并遵守我们承担的所有国际义务。俄罗斯技术的高水平和质量是大家都知道的。越南需要的不仅是更新和维持以苏联提供的军事设备，而且要用最新样式的军事技术进行装备。我们也准备在这个方面和越南合作。

越南想要而且也能够得到的最新技术，不会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在这个领域里做生意并按照合法的制度在这个领域里相互配合的所有国家能够提供的。在和俄罗斯的合作中，越南可以指望得到最新式的武器装备。

在与日本首相森喜朗会晤后联合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3月25日,伊尔库茨克)

普京:我非常愉快地在好客的伊尔库茨克土地上和我的同事、日本首相森喜朗先生会面,我和他已经有了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我想告诉你们并且特别乐意这样做的是,在这里,在伊尔库茨克,我们在俄罗斯和日本确立伙伴类型的关系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我和日本首相重申了俄日高层对话的重要作用,也重申了俄罗斯和日本,两个有权威和影响的世界大国关系的地缘政治意义。这种建设性的对话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重要,而且对于世界总的政治局势的稳定也是重要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它将继续定期进行。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讨论了俄日联系的广泛问题以及这些联系在最近期限内各个方面发展的前景。在实业伙伴关系领域里,我们谈妥了要采取措施更积极地推动、深化我们在2000年10月签订的经贸合作规划。首相先生向我通报说,今年日本实业界人士将在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席的率领下访问俄罗斯。

在讨论世界政治的迫切问题过程中,我们指出了我们对许多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的态度越来越接近。其中包括加强战略

稳定性，首先是核裁军，中东、东北亚、巴尔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局势。

重要的是，我们重申了我们打算深化俄日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配合，其基础是俄罗斯总统和日本首相2000年9月5日的联合声明。

在会晤中，和平条约问题占据了特殊位置。我想指出的是，在实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协议方面有了重要的结果。特别是在南库页群岛地区发展俄日合作方面。我们今天谈判的基本结果之一，是签订了关于就和平条约问题继续谈判的伊尔库茨克声明。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就双边关系中最不简单的方面进行的对话将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对它的基本尺度有了统一的认识。第一，它将要在一整套战后时期达成的协议基础上，其中包括1956年的联合宣言基础上进行。第二，达成了共同的理解，为了谈判过程的成功，必须在整个俄日关系中维持相互尊重、信任和合作的气氛。我们指望在最近就集中精力，把向和平条约前进的各项具体工作确定下来。我同意首相先生提出的建议，扩大谈判进程的范围，扩大参加谈判的人数，不仅要有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还要有两个国家其他部委的负责人员，他们可以考虑到两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所有方面，有可能会把这个谈判过程引向合乎逻辑的最后结果。

我想特别指出，总的来说，伊尔库茨克高峰会晤是在理解了必须进一步加大俄日关系活力的气氛中进行的。与此同时，我们今天和森喜朗先生的对话是开诚布公的和彼此信任的。我衷心希望在我们之间形成的这种关系所达到的水平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上得到体现和牢固的确立。

问：问题是提给总统和首相两人的。今天你们签订了伊尔库茨克声明。这个声明说到了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包括到伊尔库茨克声明中了。请说说，这是不是为了重申

1956年的宣言是有效的文件？这是不是意味着四岛中间的两个岛齿舞和色丹的归属问题已经解决了？请说说今后的谈判将怎样进行？您在这方面看到了怎样的前景？

普京：在我们看来，1956年的宣言是构成今天俄日关系发展基础的极其重要的文件之一。这个宣言是经过苏联最高苏维埃，也就是国家议会批准的，而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人，要履行原苏联承担的所有义务。同时我想指出，1956年宣言是发展我们两国关系的重要文件，但不是惟一的文件。至于宣言的第九条，涉及的恰恰是齿舞和色丹两岛的命运，为了对它有一个一致的理解，需要两国专家再做一些工作。想要指出的是，1956年宣言本身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实质，是它规定了要停止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它为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这些关系创造了基础，而且规定了必须签订和平条约和彻底调解和边界划分相联系的所有问题，这是基本的目标。我和我的日本同行认为，我们有愿望也有一切依据指望这个对话能顺利地发展。我们是充满信心要继续这项共同的工作的。

问：向两位领导人提出的问题。你们的会晤已经是第六次了。联系到这一点，你们能不能评价一下整个俄日对话的状态和两国之间关系发展的前景，其中包括在经济领域里？

普京：的确，您的计算是正确的，我和森喜朗先生的会晤，这是第六次了。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这强调了在俄罗斯和在日本都是重视发展国家间的联系的。对于我来说，极其重要的是我的同行，我的朋友森喜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今天的讨论表明，他对我们讨论的问题，甚至细微的地方，都很了解。如果概括地表述一下对您提出的涉及经济联系发展的问题的回答，我可以这样说：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些领域里的合作需要加强。毫无疑问的是，由此而获利的既是日本也是俄罗斯联邦。这将提高我们

两国的稳定性，这将提高我们的经济的竞争能力，将会对两国人民生活水平产生良好的影响。而实现具体的大规模项目毫无疑问地将导致在日本和俄罗斯联邦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我们特别提到了几个可能共同工作的方面，而且可以说在其中的某些方面早就已经在进行工作了。这就是在能源领域里的合作，而且是最广义的合作。这涉及对俄罗斯的能源部门投资，涉及向日本领土提供我们的碳氢化合物和电力。这涉及我们在能源领域里在第三国的市场上一起活动。另一个方面是在高科技领域里的合作，如在宇宙方面的共同工作。在这方面，俄罗斯和日本的伙伴也有很好的前景。最近应该召开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有关委员会范围内的专家会晤了。

我们说到了在渔业领域里的共同活动和加强包括这个领域在内的护法机关努力协调的必要性。我们同意，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无疑需要保障俄罗斯的和日本的渔民的合法利益。也说到了在发展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里有前途的项目。我要重复说，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实施这些项目毫无疑问能让日本和俄罗斯联邦都得到好处。

我非常感谢我的同行，日本首相对拓宽日本金融信贷机构在俄罗斯联邦的活动的可能性做出的积极反应。我相信，合作将能得到积极发展并将造福于两国人民。

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 2001 年国情咨文

(2001 年 4 月 3 日, 莫斯科)

在宣读 2001 年国情咨文之前, 首先简要地讲一下去年的情况。

巩固国家是去年的战略任务。通过加强所有机构和各级权力机构来巩固国家。显然, 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 我们就无法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取得成就。

我们提出了如下目标: 建立工作明确的纵向执行权力机构, 维护法制纪律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因此, 不应当偏离这个目标。执行国家决定、有效保护公民权利的机制本身就在于此。

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国家, 同时也就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如今已可以说, 国家四分五裂的时期已经过去。去年国情咨文中提到的国家非一体化的趋势已被制止。

我们去年为此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大家在一起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联邦法律。对联邦委员会进行了改革。联邦区的全权代表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成立了国务委员会, 它正在积极发挥作用。俄罗斯的国家标志终于产生了, 也已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下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顺利的经济局势的背景下取得的。2000

年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近30年来所从未有过的，个别工业部门至今还保持着增长势头。投资积极性有了提高，税收收入增长，这么多年来人们终于开始按时得到工资和退休金。

但是，上述成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认为已经足够了，它们未必能令我们感到满意。要知道，人民生活水平目前还很低。俄罗斯企业家将资金投入本国经济部门还小心谨慎，遗憾的是，官员仍在“压制”企业经营，遏制实业界主动精神和积极性。

我们还存在着严重的风险——经济和社会风险。俄罗斯有些城市冬季热力和电力供应不足，国家破旧的公用设施发生的众多事故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去年全年持续遭受的由大规模技术原因所造成的灾难也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几个月，一些关键经济指标的下滑令人担忧，尤其在世界经济发展不稳定的背景下更令人担忧。

我们现在只处在一个相对的经济稳定时期。能否维持局面，为国家自身的发展和为提高人民福利保障有利条件，这都取决于我们自己。否则将错过这一难得的时机。如果错过良机，就得在对国家不利的条件下做出必要的决定，但那时我们就不得不这么做了。

局势要求再一次分析国家的形势和我们所面临的任務，包括去年夏天在这里谈到的任务。

关于地方政策

一年前就已经清楚，整顿联邦和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取得战略性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各级权力机关之间没有明确的权限划分，缺少有效的协作机制，这给我们造成许多经济和社会损失。

为了解决刻不容缓的社会经济问题，为了完成国家安全领域的任务，我们需要有效和团结一致的国家权力。我在这里只谈谈其中某些重点任务。

第一项任务是确定中央和联邦主体在其共同管辖范围内明确具体的权限。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应通过联邦法律，而且首先是联邦法律，来划分联邦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之间的管辖对象和权限，现在，应当尽量缩小这一潜在的冲突范围，准确地确定哪些是联邦机关的权限，哪些是联邦主体的权限。否则，这种局面将会产生新的争议，将会被反对巩固联邦方针的人所利用。

第二项任务是整顿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地方分支机构系统的秩序。现在，它们无论在资金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很薄弱，与地区权力机关的工作相重叠，甚至不履行监督职能。在最近几个月内，政府应当制定出联邦各部和主管部门设置地方分支机构及其活动的新办法。

最后，第三项任务具有政治性质，这就是整顿各级预算关系的秩序。准确划分资源和税收，这是各级权力机关的责任问题，也是有效履行相互义务的问题。

去年，我们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分了税收收入。这引起很多争议，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缩小了各个地区起步条件的差距，为它们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补充条件。此外，实际上新的转移支付方式已开始付诸实施，将来应当在立法上加以确定，并重新考虑现有的地方扶持基金的活动。我们极其需要在预算中建立一种划拨补贴和地方转移支付的透明机制。

市级预算是国家预算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正是在市级预算里各级地方自治机关，首先是在行政单位一级经常履行着国家管理机构的职能。事实也是这样。正是在这个环节，在地区行政部门与自治机关之间，在市长与地区行政长官之间，存在

着争斗。这主要是“预算冲突”，由于这种“冲突”，各级预算资金远不能经常得到有效的和有目的利用，始终没有做到专款专用。由此在俄罗斯个别地区就产生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稳定。

最后，应特别关注那些需要高额补贴的俄联邦主体。政府应当拟定出相应的文件，提出法律文件草案和必要的规定，如有必要，则规定在这些地区实行特殊的资金管理办。

关于车臣

单独谈谈车臣共和国的局势。我今天首先呼吁在这个大厅里的全国所有政治力量的代表在调解这个共和国的局势问题上要表现出责任感。迄今为止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做到了不利用流血和悲剧搞投机，不以此捞取政治资本。

不久前还有人说，军队处于瓦解状态，我们干脆别指望能在军事领域里取得明显的成果；而在政治领域，我们似乎也不能指望取得积极结果，因为找不到一个能支持中央打击恐怖分子和整顿宪法秩序斗争的车臣人。事实本身表明，这两种说法都是无稽之谈。

军队已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正在撤离这个共和国。这是一个重要成果，但这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取得的。因此，我想今天打破国情咨文的传统，追念一下我们的军人、达吉斯坦民兵、车臣民警和所有为阻止国家分裂而献出生命的人，这是应当的。

全国各个电视频道今天都在向全国直播我们的会议。我请不仅是坐在这个大厅里的人，而且还有现在从电视上看到我们和听到我讲话的所有的人起立，为我们的英雄默哀一分钟……

（默哀一分钟）

谢谢。

我还想指出，我们既无权说车臣工作“踏步不前”，也无权对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这样一来，在社会上要么会引起盲目的乐观，要么会产生无法实现的期望。

是的，北高加索的任务现在发生了变化。除了必须彻底铲除恐怖主义策源地的工作以外，工作的重点现在应当转到在该共和国建立和加强权力机关方面上来。

我们必须认真负责地在车臣确保人权，确保恢复居民的社会地位，解决经济问题。这要求我们大家都具有熟练的职业素质和勇敢精神。既是为了防止恐怖行动，也是为了消除未能防止的罪行所造成的后果。产生新罪行的危险还极其严重。

我今天必须讲到这一点。

然而，在社会经济领域，我们需要高度的顽强精神、高度的忍耐和勇敢精神，还需要时间。不管怎样，不会少于在该共和国形成现在这种极端状态所用的时间。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关于总统全权代表

去年做出了一系列最重要的决定，成立联邦区是其中之一。总统全权代表的工作使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明显地密切了。全权代表在使地区立法符合联邦立法的工作中做了积极的工作。

在这方面，总统全权代表和总检察院及地区检察院起了关键作用。联邦主体通过的法规中有 3500 多项法规不符合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其中五分之四现已得到修正。

应当记住，“全体突击”的工作方式不能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工作方式，不论采取这种方式的理由是什么。因此，对联邦

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应当转入有计划的工作状态，与司法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密切协作。

我同时还想再次提醒一下，不论是通过法律的这些人，还是监督执行这些法律的人，都不应干预联邦的管辖权限，而且也不能让联邦机关毫无根据地去干预纯属地方的管辖权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地方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

关于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

公民对国家的信任问题是任何政权的关键问题。公民的信任程度直接取决于国家如何保护本国公民，使其不遭受强盗、匪徒的侵害以及受贿者胡作非为的侵害。但是，不论是立法机关、执行机关、法院、执法机关在这方面都工作得不够。结果是，公民的权利和利益遭到损害，整个政权的威望遭到破坏。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现在，我们迫切需要进行司法改革。国家司法制度落后于现实，实际上对经济改革帮助不大。不仅对于企业家来说，而且对于许多想合法地恢复自己权利的人来说，法院仍没有成为“办案迅速、正义的和公正的”机构。我不说“总是”这样，但非常遗憾，在许多情况下就是这样。仲裁工作经常遇到矛盾的、解释模糊的法律条文。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是企业展开经营活动的一个主要障碍。

官员们习惯于按照工作细则办事，尽管相关法律已开始生效，尽管这些细则常常与法律本身相矛盾，他们依旧按照细则办事，而且这种状况多年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无数次了，实际工作就是没有进展。

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应当对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采取果

断措施，在联邦法律出台和开始生效之后，应立即彻底废除部门的大批规定。

现在我们的法律法规文件（下面我还要谈这一点并明确地谈这种状况与官方机构工作的关系）一方面过多，另一方面又不全面。通过的法律甚至太多，其中有许多相互重复。总体上说，这些法律在多数情况下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们是在狭隘的、集团的或部门利益的压力下通过的。

此外，我已经多次指出，任何法律都应当在组织上和物质上有落实的保障。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遗憾的是，联邦会议继续通过这种缺少保障的法律，然而要执行这些法律就必须修改议会已批准的联邦预算和退休基金预算。我认为，这样做，哪怕是出于最美好的动机，在政治上也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早就需要立法工作的系统化，不仅要考虑到新的经济现实，而且要保护近几年“饱经风雨”的传统部门。

许多郑重其事的规定及其矛盾性都为恣意妄为和随心所欲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即选择那些在这个领域里法律所不允许的规定的机会。我们实际上处在危险的边缘，法官或其他执法者可以按自己的意图选择他觉得最能接受的执法标准。

结果是，除了“影子经济”以外，我们现在还在形成某种“影子司法”。实践表明，对在法院求得公正失去希望的公民正在寻找远不合法的其他“招数”和“出路”。人们有时也确信，利用不合法的途径还有可能取得实际上往往公正的结果。这破坏了公民对国家的信任。

无论是民事诉讼程序还是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工作状况都不是太好。人们对在刑事立案中、侦查中和法庭调查中非法使用暴力和胡作非为提出了大量的控告。预先侦查一拖就是好几年。我们在监狱和拘留所关押着的人有 100 多万，请想想这个

数字。而且按刑法典的条款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与社会相隔绝，而刑法典还规定出其他惩处措施，不仅是剥夺自由。况且，国家并不能确保这些人正常的吃住条件，也不能确保以后恢复社会地位。

其结果是家庭关系破裂，居民身体状况和社会道德风气恶化。问题已从一个法律问题演变成全社会的问题。显然，如此执法，为在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滥用职权创造了广泛的条件，为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腐败提供了滋生的环境和土壤。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执法手段，也在于我们的法制结构本身。

鉴于这种情况，近期应当完成几项任务，其中包括解决与法官地位及其任命程序相关的问题。我认为，在判案集体成员中应当不仅包括法官，而且还应当包括司法界中的其他有威望的人。此外，在刑事和民事诉讼中，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宪法规定的双方辩论制和双方权利平等的原则。调整执行法庭判决程序的立法也同样需要完善。要知道，现在远不是法庭所有判决都得到实际执行。

我们早就需要整顿市政立法的秩序。它最接近公民的日常生活，然而其质量非常低，过于烦琐，经常不符合逻辑。我认为，应当吸引地方自治体的实际工作者和专家以及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市和地方社会团体的人来参加这项工作。在我国这种人才非常多。

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国家任务是完善护法机关的工作，其中包括检察院。

关于经济

尊敬的国家杜马代表和联邦委员会成员们！

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谈到了经济日益落后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今天依然存在，仍然威胁着我们。

从 2000 年的整个情况看，我们的经济增长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点我在一开始就谈到了——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生产成本有所降低。然而高速增长仅持续一年是不够的，尤其是去年年底增长速度又降了下来。遗憾的是，没能为保障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国内的经营环境仍然不佳，每年资本的外流量超过 200 亿美元。俄罗斯证券市场资本化总额大约是 500 亿美元，而在我们的近邻芬兰，大公司的价值要高出我们四倍。比比看，俄罗斯大公司，即所谓的“蓝筹股”，比外国同类公司要少好几倍！

显然，如果现在不开始积极地采取行动，包括实施结构改革，那么，明天就有可能出现长期的经济停滞。

像过去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经济依然是一种“食利型”经济，而不是生产型经济。我国的经济体系实际上变化很小。大部分钱是靠什么挣来的？是靠石油、天然气、金属和其他原料挣来的。出口所得的额外收入不是被“吃光”，就是资金外流，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投向原料部门。去年，对燃料动力综合体的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 60% 以上。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出口收入不能有效地用于发展俄罗斯的其他经济部门。由于不履行合同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不发达而造成的高风险妨碍着资本流动。刺激手段很有限，缺少信任。结果，我国的经济结构没有实现现代化，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依然依赖原料，甚至更加依赖原料，也就是说更加依赖原料市场的行情。

关于行政改革

另一种挣钱的方式仍然很流行，即依靠国家资本，也就是靠国家财产或预算资金来挣钱，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就知道这种办法。换句话说，从分配中得到的利润以及从物质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中得到的利润要大于从创造物质财富中得到的利润。

围绕改变垄断状况而长期进行争论的原因正好可用下列情况加以说明。无论是政府，还是联邦议会，在分配联邦收入时热情高涨，而在制定促进实现联邦收入的决定时热情就没那么高了，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许多人适应现在的“平衡点”，多半是无所作为，一些人已习惯于从财政收入中捞取好处，而另一些人则已习惯于在已经形成的形势下捞取政治“红利”。许多人将这种共识与稳定混为一谈。然而，谁也不需要这样的稳定。这是一条通过靠“吃光”国家资源的方法，保留恶劣传统的道路，这是一条走向经济和社会停滞的道路。

如果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尝试不是仅限于通过一些构想和计划的话，那么，就可以避免上述情况。总之，政府在实践中应证明，再也不能这么做了。

我相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单单是官员们对改革有抵触，尽管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实际上问题出在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工作制度本身。现在定的制度妨碍改革，在许多情况下简直是在阻碍改革。这种制度保护的是它们自己取得所谓“地位寻租”的权利。坦率地说，是在保护受贿和鼓励寻租。权力机关的这种行为方式将对社会和国家构成威胁。

我们应该开始为行政改革，首先是为政府、各部和主管部

门及地方机构的行政改革做准备。改革的不单是权力机构的结构和编制，主要是它们的职能。

虽然曾多次试图精简管理机关，合并和划分主管部门，然而既没能使政府和政府机关更精干，也没能使它们的工作更有效率。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从 1993 年的 88.2 万人增加到现在的 100 多万人，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今年，政府已经就废除官僚主义、减少国家对企业事务的行政干预的最低限度起草了一系列法律草案。应当研究进一步压缩发放许可证的业务种类的清单，尽管已经压缩了不少，但是这一清单还是太长。

还要大力整顿其他一些国家干预过分的领域的秩序。我想强调的是，这里指的是过分干预。这首先指的是必不可少的产品证书，现在这种证书过多，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许可、登记、委托以及法律未做规定却仍在坚持实行的其他规章制度。

我们不应该有什么幻想——只有国家和企业家之间的透明的、用直接有效的法律加以固定的关系才能够使俄罗斯经济的发展获得新的推动力。

关于预算程序

去年我们开始进行预算领域的改革，通过了无赤字预算。但是，确切地说，在国家杜马通过预算程序本身这件事上，或更确切地说，是在“挤压中通过”的。这更像是政府和议员参与进行的一场交易，这种交易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按现有的程序通过预算，必然会出现这种交易。

我呼吁大家一起考虑这个问题，如何改变在这种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做法。我认为，可以将预算改为两个组成部分。

预算的第一部分应该保证履行现有的国家义务。对这一部

分，议会应有通过的权力或拒绝政府的建议的权利，但无权变更数据。

预算的第二部分应以收入来源为基础，根据对外经济状况的好坏来决定。这一部分预算可用来建立储备资金，以保障不太景气的年份的稳定发展，以及解决规模巨大的战略任务。对这部分预算，议会也应该提出修订意见和不同看法，进行讨论。我认为，把预算分成两部分可以防止预算的额外收入被“吃光”。

再有，进行根本的税收改革曾是我的竞选纲领的要点之一。已走出了最初的几步，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前进。

关于私有化和所有制

我想先谈谈自己对私有化结果的看法。我反对重新分割财产。我对20世纪90年代进行这些改革时提出的目标和任务没有产生过怀疑。同时我还想听听大家对私有化结果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问题，不论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提出的问题还是自由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我都愿意听。然而，重新分割财产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领域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和危险。因此，从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出发，必须保证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使国库得到应有的资金收入。只有利用税收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

今天，我们的战略重点是合理而公正地对自然资源（俄罗斯的主要财富）和不动产征税，逐步降低非食利收入的税赋，最终取消周转税。

政府最近即将结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总理刚才对我说，在最近三周，最迟四周内将把有关法案提交给议会。

我们还应继续进行海关改革。尽管已经采取了简化和降低进口税的措施，但这还不够，必须彻底改变海关行政制度。

今年在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新版本的海关法典，这是直接有效的法典。当然，法典也应该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加入这个组织始终是我们的优先方面。我们应该在年底前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达成基本协议。议会的任务是使俄罗斯的法规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俄罗斯要与世界经济接轨，就需要以文明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我们应该从今天的形势中吸取教训，以利于将来。只有当我们明确地知道如何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和如何还债时，才能再次借债。只有这样，才能不把债务负担留给子孙后代。因此，再借外债时政府应该非常审慎。

在这里，我想谈谈政府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协议的立场。由于总体上已赞同预算的货币信贷和结构政策计划，所以尽管没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正式协议，政府仍承担了执行该计划的责任。我认为，政府能控制自己的行动，但是它应该证明，它不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监控下进行工作，而是在已制定的计划框架内进行工作。

现在谈谈国内的经营环境。很遗憾，财产权仍像过去一样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公司治理水平依然落后。甚至在做出了司法裁决后，财产争夺者之间的争夺仍在继续。裁决本身常常不是以法律为依据，而是在有关方面的压力下做出的。

我们应该保护勤勤恳恳的财产所有者的不动产以及有价证券，也就是任何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当然，这指的不仅是大公司的财产。我们必须保障所有人——无论是小的所有者，还是大的所有者；无论是本国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我认为，政府和联邦会议今年应该制定相关的立法文件。

此外，应当迅速通过新的私有化法，该法将对国家财产的买卖做出确切而透明的规定，这样就可以杜绝有人利用“出售俄罗斯”这个话题来搞政治投机。

遗憾的是，人们还在继续谈论这个话题。时而传来要求收回、没收等等呼声。我国曾有过国家掌握一切的时候，其结果如何，众所周知。我相信，国家的效率与其说取决于它所控制的财产的数量，倒不如说是国家的政治、法律和行政机制的活动有多少是符合公众的利益。这一点我在税收改革部分已经讲过了。这也关系到像国防工业综合体这样很重要的领域。现在几乎一半的国防需求是由私营企业来满足的，其中也包括含有国家股份的股份公司。我认为，非国有企业既参加军工产品的研制，又参加军工产品生产的做法应该予以推广。当然，只有在切实遵守各种规定的要求，通过国家采购的竞争制度，这种做法才是可行的。

关于土地问题

下面谈谈土地问题。这个问题拖到现在未能解决。放弃国家调控土地关系的所有方面全部纳入土地法典的尝试也许是摆脱困境的出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那些已有土地市场的地方，不要去阻挠土地市场的发展。把关于调节土地关系的形式和方法的最现代的概念写入法典。还应该承认，现在非农用土地在民间交易中已不受限制。对农用土地的交易调控显然需要通过专门的联邦法律，大概还应当赋予联邦主体独立决定何时进行农用土地交易的权限。

交通和动力基础设施的普及和发达程度及其运行的透明度对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我们马上就要对电力、供气、铁路运输和通信进行改革。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不能再容忍它们在财务上缺乏透明度、增加消耗、低效管理的现象存在了，不能再保留大范围的交叉补贴。但是，在着手切实打破基础设施垄断的时候，要考虑到改革可能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并尊重所有

者和投资者的权利。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基础设施垄断企业构成了我国经济的基础。

关于资本输出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资本输出问题。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在国内创造一种投资者认可的经营环境，资本就不会再“外流”。总不能把资本“看管”起来。资本应该有合法的流动自由——流向有利可图的和有效益的地方。

在战略上，只能依靠有利的条件，只有靠经营自由才能留住资本，当然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因此我想，如果在外汇领域非要坚持那些不起作用的限制，没有丝毫的意义。的确没有意义，它们本来就没起作用，数字我已经和你们说了。已是重新审议外汇调节原则，使其接近世界公认的标准的时候了。

与其他国家的公民相比，我认为，俄罗斯公民由于目前在资本和不动产交易中现行的一些限制而受到歧视，这种做法不但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而且有损于俄罗斯企业家活动的竞争力。

总之，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我们都应该严格遵循对本国公民实行最优惠待遇的原则：如果外国公民的经营活动在他们国家是允许的，那么，俄罗斯公民的这种经营活动就不应受到禁止。

关于保健领域改革

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成就，还取决于整个民族的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当然，这是相互制约和互为条件的。今天，人民的健康不仅与全民保健状况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的

生活方式、生态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直接相关。在目前条件下，保健问题是一个全国性问题。

政府每年批准国家保障公费医疗纲要。但是在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国家资金来保障这个纲要的实施。纲要缺乏资金，只能满足需求的30%—40%。坦率地说，只能保证病人支付药费和医疗服务费起码的开支。

医疗帮助系统的整改进展缓慢。付费医疗增多，致使国家和市属医院以及诊所暗地里商业化。与此同时，应该为病人提供治疗补偿费的医疗保险制度运转效果不佳。

实际上，依靠预算拨款的医疗机构在我国已经建立起一种隐蔽的、但几乎合法的付费医疗制度。但这种医疗机构经常为所欲为，根本不存在任何社会公正。

今年的任务是为彻底转向付费医疗实行保险规定奠定法律基础。需要在统一的医疗社会保险系统范围内做这项工作，该系统的资金来源有充分保障。在此基础上，要克服长期缺乏财政资金的现象，使国家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有充分的保障。提高各阶层居民享受免费医疗的实际可能性和医疗服务质量。要为付费医疗奠定明确的法律和经济基础。

关于退休者和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保障公民安度晚年同样也是国家重要任务之一。国内人口继续减少，老年人所占比重将不断增大，有劳动能力的居民的负担会不断加重。我们都知道对这一方面的各种预测。但非常遗憾的是国家保障现有退休者和未来退休者享受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能力却很有限，现在只能支付最低退休金。

的确，去年，我们使老年人的生活多少有了改善。退休金开始定期发放，退休金的实际数额增长了28%左右。这是近年

来退休金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今年将再前进一步，使平均退休金超过最低生活费。请看，我们的任务标准是多么的低。

但是只要保留原有的体制，我们就不能保障退休老人享受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因此不能拖延，必须及早制定出向真正有效的退休制度转轨的方案。人们翘首以待。民意测验表明，俄罗斯有 60% 以上的公民认为必须彻底改变退休体制的实施原则。

为了讨论向新体制转轨的基本参数，我们成立了国家退休金制度改革委员会。它应当成为形成这一重要社会领域政策的有效工具和制定退休法新原则的机构。

今天，在职人员中无人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将来能得到多少退休金。谁都不清楚！这是因为退休金的多少并不取决于他的贡献，而是要取决于下一代职工能拿出多少退休金提成。至于这些职工将来的工作效益如何，现在无法知道。

我们应当改为实施一种人人都可以理解的退休金积累制。人们应该确信，他们挣的每一个卢布都直接影响到退休金的多少。这将成为一种补充的刺激机制，包括刺激人们消除“灰色”收入。

退休金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将对劳动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现在许多人合法挣钱谋生的条件受到限制。因此，他们不得不运用各种巧妙的手段，绕过劳动法和行政法中实际上并不起作用的种种限制。

到目前为止使用的劳动法仍是 1971 年通过的非常陈旧的劳动法。实质上符合市场经济的现代民法与旧的劳动法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它只会大大促进目前“灰色”劳动关系的盛行。顺便说，今天这种劳动关系工会也监督不了。

议员、政府和工会对劳动法典的看法大相径庭。我们需要有一部不是在字面上而是在实际上保护职工权益的劳动法。这

将有助于劳动资源的流动，并为企业的结构改革开辟道路。我非常希望议会能够以政府的草案作基础，加快劳动法典的修改和通过。

关于社会领域和教育改革

在提供社会服务的领域，尤其需要讲究效率、透明度和明确性。我国的每个公民都应当明确地知道，哪些是可以从联邦政权机构以及地区政权机构无偿得到的，哪些又是应当由自己付费的。同样，各级政权机构也应当有明确的责任范围。

根据这个原则，应当从国家向各个单位拨款改为只对已确定的国家订货单位支付费用。同样重要的是，要为各种组织，不论是国家的还是非国家的组织，为提供社会服务展开竞争创造条件。

教育就是需要扩大经济机制作用的领域之一。这个领域涉及俄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从一个方面看涉及的人很多，从另一个方面看涉及的人远远不止这些。由于现代经济学、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迅猛，需要改为不间断的终生教育。

我认为，对教育的态度需要改变。在全球化和新技术的时代，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领域，这是对国家未来的投资。为此，各大公司和社会团体、所有公民无一例外都要参与投资，因为所有人都关注自己的子女能否享受高质量的教育。

教育的发展不能只依靠预算拨款。换言之，坦率地说，非预算拨款的教育机构即付费教育在许多情况下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过，这个市场还不够公开，是一个地下市场。校长这么办的时候心里往往忐忑不安。官方实行“免费”教育，实际上却在暗中收费，这种做法对学生和教师都有腐蚀作用。

我们应当对免费教育的范畴做出明确的规定，让该享受免费教育的人都能得到这项服务，而且对付费教育则应使其具有相应的法律基础。

为此，今年的任务是制定出国家教育标准，它应当成为今后确定人均教育经费的依据。同时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应当建立一个独立体系来考核和监督教育质量。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拨给实名制助学金，让更多生活困难家庭的子女能受到教育。

关于科学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议论，说我们的科学处境艰难。请允许我来谈谈这个问题。我听说，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拨款太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这并不是原因的全部。其实，俄罗斯科学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尽管它的发展速度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快。

在对科学的拨款中，非预算资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十年来，非预算拨款在科学拨款中所占比重从 5% 增长到 50%。俄罗斯科学开始走向市场，同本国和外国实业界密切协作。俄罗斯科学家的许多研究成果在世界市场上是完全有竞争力的。

十分明显，基础学科可以得到国家资助。就应该享受国家补贴！但国家应该是科研成果和研发产品的订货人，不过，必须按经济实力量力而行。所以，现在必须准确地确定，国家首先应对哪些重点学科拨款。同时要改变拨款机制，其中包括改变国家科学基金已运用多年的使用方法，通过招标的方式对科研项目拨款，而不是对科研机构拨款。

还应当消除科学领域的法律不健全甚至自相矛盾的现象。

管理部门科学的法律依据十分烦琐和混乱，俄罗斯科学院工作的规章制度和规则条例已经过于陈旧，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制度也不健全，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解决。

关于对外政策

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时，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形势，而且要考虑俄罗斯国际地位的稳固性。

对外政策是国家内部事务状况的指示器和一个重要因素，这里不应当抱什么幻想。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以及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形势，都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文明而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外交资源。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应以确定明确的优先方向、务实主义和提高经济效率为基础。

今天我国正在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所以，我们应当在外交领域学会如何捍卫整个国家、俄罗斯企业和公民的经济利益。我们应当真正地为俄罗斯经济提供保障，也可以说是为俄罗斯经济服务。这是指反对歧视俄罗斯企业家、保护并合理利用俄罗斯在国外的财产、加快在我们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工作。总之，为提高俄罗斯真正的竞争力而努力工作。

具有可靠的声誉不仅对经济有好处、对政治也有好处。所以应当不折不扣地履行我们的长期义务和协议。还应当捍卫我们今天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原则，这就是利益平衡和合作互利、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原则。这样做要比生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有效得多。凡是同意这种做法的人都可以相信，他们永远都可以把俄罗斯看做是他们所需要的、可以预测的伙伴。

不过，我们的国际伙伴重视并尊重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对

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所有这一切也完全适用于对保持战略稳定、裁军、北约扩大以及建立 21 世纪世界秩序基础等问题的讨论。

由于历史上的亲近关系，加上明确的务实考虑，我们必须独联体内积极行动。俄罗斯依然是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核心，而对于处于经济振兴期间的俄罗斯来说，它在这里将大有作为。

为同白俄罗斯建立联盟国家，我们将继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促进整个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的签订，这只是迈出了头一大步，我们将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我们应当赋予我们同欧洲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关系以新的活力，而且要保留并发扬过去年代里积累下来的所有积极的东西。欧洲目前正处于剧烈变化中，一些大的欧洲组织和地区论坛的作用正在变化。从这个角度看，进一步协调同欧盟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无疑在增大。同欧洲实行一体化的方针成了我们对外政策的关键方向之一。

我们在同北约的关系问题上立场依旧。这种关系是按照 1997 年签订的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来协调的。我们认为，这个组织在做出决定时往往无视国际社会的意见和国际法律文件的规定。这正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所以，我们将来同北约的关系直接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首先是在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有权决定是否需要在国际关系中动用武力。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在这个讲台上讲到，这就是保护国外俄罗斯公民和同胞的权益问题。在俄罗斯之外生活并工作的数十万俄罗斯人应当相信，如果他们陷入困境，俄罗斯是不会抛弃

他们的。俄罗斯会保护他们个人和家属的权益，使他们免遭侵犯或受到非法压力，将帮助他们捍卫人的尊严和公民尊严。决不允许任何人对不同国家的人“有选择地”实施人权和自由权。为此，我们的外交官不仅要采取积极行动，而且要富有进攻性，要采取内行的强硬而有效的手段。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现在各政权机构都应当把外交战线的工作看做是一项十分敏感而重要的工作。应当记住，俄罗斯及其公民的幸福、我们的同胞在国外的处境，都取决于我们制定外交路线时的精明、委婉和效率。俄罗斯国内事务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此。

关于革命时代的终结

过去的十年，对俄罗斯来说是充满不平凡事件的十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革命的十年。相比之下，2000年全年和2001年初是相对平静的时期。许多已经习惯于经常出现危机的人，把没有政治动荡当做推测可能发生机构和人事变动的依据。

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不怕变革，而且也不应当怕。但是任何变革，不管是政治的还是行政机构的，都应当符合客观实际需要。公众的预感和担心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们依据的是一个人所共知的逻辑：革命之后通常出现的是反革命，改革之后出现的是反改革，接下来就是寻找付出革命代价的罪人，并加以惩处。从俄罗斯自己的历史经验看，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

可是我认为，该是斩钉截铁地说这种循环已经结束的时候了。再也不会再有革命，也不会有反革命了！牢固的有经济保障的国家稳定，是俄罗斯，也是俄罗斯人民的幸福。早就该学会

按正常人的逻辑生活了。该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是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我们的一些主要问题太根深蒂固了，它们不能用政治突变来解决，而是要靠日常的内行工作。然而，稳定绝不等于机构僵化不变。我们需要做出大胆但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需要有素养的经过专门培养的专家，无论是在实业家中还是国家公务员中都需要这样的人。

最后我要强调，在十年大变革之后，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国家今后的长期成就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专业水平和毅力。过渡性质的措施已经用尽了，要想使目前的政治稳定最终转化为经济繁荣，还需要付出许多努力，要花的时间不止一年。

俄罗斯当局的任务是在原则上使民主自由不可能被放弃，使已经制定的经济方针不变。当局的任务是保证改善俄罗斯各阶层居民生活政策的实施；保证实施法制；保证始终如一推行改善经营环境的路线。

我今天要请联邦委员会、政府、地区和地方政权机关记住：如果我们不能消除人民对国家存有的担忧和戒心，我们就无法取得明显效果。我们的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在于公民多次受到欺骗，对国家长期不信任；在于公民过去遗留下来的对国家的怀疑；在于缺乏真正的公民平等和务实的伙伴关系。

我今天有意让你们把注意力放到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上来，我认为客观地分析问题要比说一些安慰人的讲话有益得多。应当展开谈这个话题。2000 年这一年明显地表明，我们是可以在一起共事的。现在大家都应当学会有效地工作，我要求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所有的人都把它当做自己的一项基本的主要任务。我要再重复一遍：要把它看做自己的一项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

俄德必须共同构筑长期合作的前景

——对“俄德彼得堡对话论坛”

与会者发表的欢迎词

(2001年4月9日,圣彼得堡)

我想衷心欢迎“俄德论坛”的所有与会者，我非常高兴能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和许多朋友，既有俄方的，也有德方的，我看见了 I 认识多年的人们

是在去年9月我们会面的时候，联邦总理有了举办“彼得堡对话”论坛的想法。我们达成了—一个必须让我们的合作有新的前进方向的共识。官方接触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建立两国之间真正友好的和富有成果的关系来说是不够的。社会公众人士的接触，经常讨论我们相互协作的日常的和战略性的问题，也同样重要。而且不仅是从结合俄罗斯和德国的合作的背景上来看。世界上现在正在发生每一个国家都要加以考虑的各种进程。应该采用新的态度来思考它们。这涉及经济一体化、生态问题、移民问题、安全问题。所有这些都应该成为共同讨论和共同寻找解决办法的课题。我们开辟的论坛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公众人士提供了进行对话的可能，其中也包括就这些全欧性问题进行对话。我和联邦总理正是从这一点上看到了“俄德论坛”的崇高使命。我们指望它将成为—种独特的思想和相互有益的创举的交流场地，将能够从智力上丰富这种伙

伴关系。

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在最近这一年里，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气息，我们顺利地解决着日常的问题。让我们来回想一下：两三年以前，两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处于停滞状态，也是处于一定的下降状态。可以有信心地说，现在这个下降状态已经克服了。

主要的是，必须能构筑起共同的前景，而且是长期合作的前景。其中也包括在经济领域里，虽然从大的方面说，在这里我们还只是刚着手实施一些大型项目。必须分析我们的潜力和确定未来的关键任务，这是今天这一轮俄德国家关系的主要任务之一，俄德磋商恰恰也就是要做这件事。俄德合作早就不是只限于官方第一把手的正式会面了，或者是部长和银行机构层次上的会面了，议会、文化和科学的交流正在积极进行。我们有在俄罗斯的各个地区和德国的各个州之间成功接触的光辉范例。这样的直接联系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并在合作的各种领域里开辟着新的条件。正是因为这样，你们将在论坛上对双边关系状况和前景进行分析，我们期待着从中得出的建议，期待着结论。不仅联邦而且地区都将会对这些建议和结论表示感谢。不能排除你们的某些评价将是批评性的，我想，这只能对官方当局有好处。

我不怀疑，论坛不会不注意到像建设新欧洲和俄罗斯、德国对这个进程的共同贡献这样重要的课题。莫斯科和柏林都意识到了对大陆上的安全和稳定负有崇高责任。我们力图建立通过合作达到的安全。只有我们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些努力应该有社会公众、它的有关权威人士的相互配合作为补充，给予支持，而这里就聚集了不少这样的人。我想，不仅每年举办在“彼得堡对话”范围内的“智力进攻”，而且在它的倡导下召开具体问题的“圆桌会议”的想

法是十分有益的。它们讨论的题目应该符合俄德合作的基本方向。

今天我们正在研究一系列有前途的项目。让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无疑是能带来益处的。我这里说的也包括科学和高工艺领域。考虑到德方对扩大在信息和程序保障领域里的相互配合的兴趣，我们准备向德国工业建议考虑俄罗斯的科学中心的研制成果和在太空领域里的研究。正好我们现在在这方面正在国际宇宙站上迈出最初的几步。

必须让俄罗斯和德国公民都了解在最高层正在实施的睦邻和合作政策。既然在许多人的意识中还有“冷战”时期的陈腐观念，这样做就更为重要了。有时在没有经过检验的信息基础上会形成新的消极的成规戒律。我们当然应该避免这种情况。不建立对伙伴国家的善意气氛，就很难做到让人们自己更加接近和彼此信任。正是这种相互的理解通常能够成为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伙伴关系的坚实支柱。在论坛上讨论这个问题也是很有好处的。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让俄罗斯人和德国人直接交往，这就需要通晓语言。遗憾的是，最近德国对俄语的兴趣有些减弱了，而且在俄罗斯，对德语的传统兴趣正在让位给英语。这是令人可惜的，因为德国是欧洲的主导国家之一，而欧洲是我们的基本伙伴。

还有一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项目——在柏林创建俄罗斯学院。我对联邦总理先生的这个建议很感兴趣。这样的学院可以成为经常会面、探讨、争论和研究新思想的中心。我的看法是，实现这个倡议可以有机地补充“俄德论坛”的活动，也可以成为德国首都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在彼得堡大学，我不能不指出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大学生以及整个青年的交流的意义。非常希望论坛能对发展这

样的联系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将促进把青年吸收到共同的工作中来。正是年轻人应该达到俄德伙伴关系的新水平，包括在科学和高工艺领域里的合作的新水平。

我想再一次就论坛的开幕祝贺你们，祝愿工作有成果，有意义和有创造性。

协调能源政策是俄委需要 优先考虑的领域

——在与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会谈后
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和答记者问

(2001年5月14日,莫斯科)

尊敬的同事们和朋友们,我们在俄罗斯首都衷心欢迎你们。

尊敬的总统先生,我们认为您的访问证明了对发展我们全方位的相互合作的高度关注。您可以指望从我们方面得到对发展双边关系的这种态度的充分理解。

我们认为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的一个有影响和有权威的国家,是石油大国俱乐部的重要成员。我们认为我们的合作是和整个拉丁美洲相互配合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政治接触已经经常化了——我们有着两国议会之间稳固的联系。1996年10月在委内瑞拉的国民议会里成立了委俄友谊议会小组。今年2月在我们国家新的立法机关里组建了类似的小组。

我们和总统先生刚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推心置腹的交谈,实际上涉及了双边合作的所有问题和广泛的国际问题。

我们的同事们现在可以对讨论那些我们两国相互感兴趣的问题进一步做出贡献,这些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相互配合,

能源和其他许多领域里的双边关系，农业和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干部培训和教育。

我们高度评价委内瑞拉总统前来俄罗斯联邦访问的决定。我相信这将对双边关系发展的很好的推动。我想再一次借此机会并当着你们的面感谢总统接受了俄罗斯领导的邀请，带了这样有代表性的代表团到俄罗斯来。查维斯先生属于拉丁美洲新一代政治家，属于能够准确、明晰和非常具体地理解并始终不渝地维护自己国家的民族利益的政治家。

委内瑞拉今天是最有代表性的和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石油输出国组织主席。俄罗斯也是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大国之一。但是不仅是这构成了两国之间发展合作的相互兴趣。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追求让当今世界在新千年来临之际变得更民主、更安全。我们力图让我们的伙伴们和我们一样，能够得到发展，能够建设自己的多边关系，造福于自己的人民。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比今天更公正得多的世界。

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心。我们对拉美大陆上的种种一体化进程抱有很大的兴趣。我和总统讨论了我们的国家参与这些进程的问题，考虑到了委内瑞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进程的领头人的情况。

我们就上述所有问题进行了坦率的和详尽的谈话，我想为此感谢我的同事。我相信，查维斯先生对俄罗斯的访问将是有益的并将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委内瑞拉电视台—新闻社：俄罗斯联邦总统怎样看待委内瑞拉参与拉丁美洲彼此接近的种种进程，委内瑞拉怎样才能促进这些进程的发展？

普京：我绝对相信委内瑞拉可以对当代世界发展的好几个关键的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涉及我们和委内瑞拉以及其他拉美国家要一起努力，创造当代的多极世界。首先是政治

关系领域。我们了解了你们的总统的一系列倡议并认为它们是很成熟的和有道理的。涉及拉丁美洲一体化领域里的各种建议也是这样。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一起，其中也包括俄罗斯，参与创造条件来反击人类今天遇到的当代威胁。这就是和犯罪活动的斗争，和毒品扩散的斗争，和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当代弊病的斗争。

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委内瑞拉参与了培植拉丁美洲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这是解决另一个战略任务的途径，即在经济关系领域里建设起现代的民主世界建制。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委内瑞拉的参与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觉得我说到了基本的方面。如果能在这些方面向前推进，我们就将能解决一个主要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两国人民的物质福利水平。

国际文传电讯：你们是不是准备协调自己的能源政策，包括在国际舞台上？如果可以的话，请谈谈这个规划的细节。

普京：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相互合作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它也十分具体。这样的相互合作不仅是可能的，它对于我们也是必须的，因为今天委内瑞拉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主席，而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由于委内瑞拉和俄罗斯都是这个部门在经济总量中占有决定地位的国家，所以这应是合作的方向。第一，协调我们在价格形成领域里的政策。第二，投资活动。第三，在这个领域里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可以说我们在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上——价格形成问题上——和总统先生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价格应该是石油消费者能够接受的，而且他们应该有可能预测这个领域里发生的事件和预测自己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对于石油生产者来说，价格当然应该是公正的。

我们今天同意了总统先生在谈判过程中提出的建议，并对我们的联合声明的文字做了补充：就建立高层次的工作委员会达成了协议，它将讨论双边合作的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倡议，我想为此感谢总统先生。

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就独联体国家集体安全委员会会议
结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1年5月25日,埃里温)

问：欧安会明斯克卡拉巴赫调解组另外两个共同主席国——美国和法国已经表示，有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通过和平途径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您觉得，俄罗斯的有关声明对卡拉巴赫冲突的调解过程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吗？

普京：有这个感觉。请您相信，如果没有俄罗斯方面为达到这一地区的和平其中包括调解卡拉巴赫这样复杂的问题所做出的连续不断的努力，其他共同主席国难以做出这样乐观的声明。罗伯特·谢德拉科维奇（科恰良）知道，阿塞拜疆总统也知道，我们的调停努力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大加强了。我们同阿塞拜疆领导人，同亚美尼亚领导人保持经常的接触。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使在美国的会晤，在欧洲的会晤成为可能。

我们打算继续努力。除此之外，我们是明斯克组的成员国，我们打算在协议规定的范围之内同参与这一进程的各方协调自己的行动，我们将从我们同阿塞拜疆、同亚美尼亚具有特

殊的关系这一点出发，我们将利用这一特殊关系造福于该地区各国。我只想防止一点。毫无疑问，我们不会利用这个特殊关系对协议的任何一方施加压力。我们的出发点是，只有阿塞拜疆，只有亚美尼亚能够达成协议。我们可以与明斯克组的其他成员国共同成为即将达成的协议的调停国和担保国。

借回答你的问题的机会表示一个希望，希望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之间、两国人民之间在可望的未来能够达成协议。越快越好。俄罗斯与此息息相关。

问：在联合政治声明中主要注意力放在了联合抵制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希望您对这一危险危及集体安全条约国家的危害程度做一评价。

普京：条约地区的某些国家直接受到了这个威胁。这里有塔吉克斯坦，有吉尔吉斯斯坦、有俄罗斯（北高加索）。我们不是通过道听途说知道这些问题的。请您相信，条约的其他参加国也直接遇到了这些问题。我只举一个例子——毒品走私。在我国，在国外，都知道，以极端主义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匪帮集团的基本补给是来自毒品交易。而毒品的传播地区就在欧洲、北美。如果毒品走私在条约发生效力的地区进行，那我国人民可惜就成了毒品交易的牺牲品和毒品生产者的牺牲品。因此，我们毫无例外地希望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问：在前几次会晤时您阐述了条约的法律形式，现在又在谈论条约的具体实施。就您看，条约的前景如何，能不能扩大？

普京：有没有新成员参加，说不好。像条约其他成员国一样，俄罗斯希望条约能够充实以新的内容，能够发展。第一步已经做完了，这就是建立快速反应力量。第二步是建立联合军团。但建立联合军团的工作要根据地区形成的形势逐步进行。

我们的意见是，在当前阶段，可以通过条约参加国签订新的双边协议的方式来进行。俄罗斯认为，可以参加这些双边协议，最后，我们可以参加建立联合军团。这是对条约的第一个高质量的补充。

第二，是加深在军事技术相互协作问题上的合作。当前，俄罗斯正在准备相关构想。我们同条约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不同于同世界其他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当然这将首先涉及作为联合起来的力量和手段。

问：您在雅库特说过，俄罗斯希望出售黄金以援助水灾受害者。准备出售多少黄金？什么时候出售？

普京：考虑到我们同英国具有的特殊关系，我同托尼·布莱尔具有的特殊关系，我才回答您的问题，我将在我们今天的会见和今天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之外来回答。您并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我们没有说过俄罗斯“打算出售”的话。我对共和国领导人提的一项建议做了肯定的反应。这项建议说，可否将雅库特共和国从俄罗斯联邦中央权力机关拿到的所谓黄金借款冲账。不是全额冲账，而是部分冲账。我说过，这是可以的，但没有说过，我们必然会这么做。

这是第一。第二，可以向在雅库特积极工作并从事钻石开采和销售的其他公司提供出售额外为数不多的宝石的权利。这里讲的金额是3000万美元。这不是必须的，而仅仅是可能。这只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如果我们肯定认为，没有其他办法能够解决遭受水灾的居民的问题。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制定出明确易行的机制，能够把得到的资金送到具体人的手中，送到受灾人的手中，才实行这个办法。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仍在议论之中，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如何进行住宅公用事业改革

——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2001年5月29日,莫斯科)

我讲几点意见作为总结

首先,我想感谢大家对住宅公用事业领域改革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的、深刻而有意义的讨论。俄联邦各主体有自己的、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的、相当有效的住宅公用事业改革经验。国务委员会工作组和政府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我想,今后在对住宅公用事业改革计划修订时也应继续开展建设性的合作。

当然,在这里,俄罗斯政府肩负着基本的工作和主要的责任。我请今天发言的、参与讨论的或者寄来书面意见的所有国务委员会委员将自己的建议送交工作组。请政府在今年7月1日前将修订后的计划草案递交给我。

我们今天实际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说到了节能问题、财政问题、部门的技术装备情况、地区问题和收费率问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居民的社会支持和所有各级权力机关和管理部门的有效合作。

当我们指出必须保证公民的利益和说到社会公正问题的时候,听到了很多建议。我想,要解决这项任务就需要考虑在这里听到的各种意见。我们能否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我想,如果

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计划要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能协调一致地、有组织地、分阶段地去做，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個主要条件可能是，停止向垄断企业发放补贴或大幅度减少补贴。请注意当前发生的事情。本来应向这一领域拨款 1800 亿卢布，可是我们以补贴形式拨了 1230 亿卢布。而只有 30 亿给了居民。或许，该是改变这种比例关系，将基本款项拨到我们公民个人账户上的时候了。我想强调的是，拨入个人账户资金的主要用途是为了支付住宅公用事业领域的服务费用。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不会使我们公民的生活水平降低，而使他们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有支付能力的市场参与者和真正的市场主体。那时，我们就能够指望我们这方面不会像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只是在表面上进行，而将会真正从内部进行。

我再说一遍，这不是解决整个问题的惟一办法，我们应该采取综合措施来解决。当然，我们应该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而我们应对人民和整个国家负责的理解也应该使我们团结起来。感谢大家今天的共同工作。祝大家万事顺利，下次国务委员会会议我们再见。

欧亚经济共同体是发展独 联体一体化的强大因素

——在欧亚经济共同体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5月31日,明斯克)

今天我们理应相互祝贺我们共同工作的成果——欧亚经济共同体成立条约生效。

经济贸易联系是跨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是按照互利、相互尊重和伙伴关系原则把各个国家和人民连接起来的许多条牢固的线。

实际上,我们已经成功地在短时期内奠定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强大的法律基础,签署了成立条约,准备好了其他主要文件。我想,这首先是我們共同严肃认真工作的成果。

今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加快工作速度,在实现一体化的道路上向前推进。从具体活动开始来解决共同体面临的任
务。

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些国家有着认真合作的丰富传统和历史经验。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部门没有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成就。

我们奠定的多部门的合作需要加强。因此,我们应当更加紧密地协调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关税政策。应当在货币金融

和银行领域更为积极地进行协作

我坚信不疑，我们只有用具体的事情来证明，欧亚经济共同体是发展独联体整个空间内一体化进程的强大因素，是发展我们这些国家经济的现实因素。

* * * *

所有摆在这里等待签署的文件都经过认真仔细的研究和协调。我们可以立即签字

我想先提出如下建议：

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在建立我们的经济共同体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是发起建立这个组织的倡议者。因此，我提议选举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为共同体的最高机关——跨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相应地，哈萨克斯坦政府总理为跨国委员会副主席。

因为这样的安排我们已经讨论过，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最后，我向我们的白俄罗斯的同事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对今天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所做的良好的组织工作。

独联体工作应建立在实用和 务实的基础上

——在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
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2001年6月1日,明斯克)

今天我们要审议独联体发展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组织问题。我想请你们注意一项目程。在刚刚举行的国家元首会晤上,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很快就要纪念卫国战争爆发60周年纪念日。1941年6月22日,是我们共同历史上的悲剧日子。在那场战争可怕的磨盘里,死去了我们千百万同胞,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我们认为它深刻的意义在于,在这个悲剧纪念日子里,正是在白俄罗斯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我称它为英雄的土地上,我们通过了向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和世界社会公众发出的呼吁书。我深信,这场战争的严酷教训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对那些总爱使用武力而不是理智的人,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今天,和平和战略稳定的问题仍然是独联体参加国严重关切的议题。重要的是,在这里,在明斯克,我们又重新确认,准备联合起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侵犯,首先要准确、有效地协调独联体反恐怖中心的工作。今天,这个问题在独联体的南部边界尤其迫切。

我们认为，除了联合国和欧安会以外，独联体应当积极参加使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不再出现的国际保障。我们延长这一地区集体维和部队的委任期限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我相信，我们的维和部队将会促进、加强这一地区的安全，集体维和部队的存在将成为冒险主义和极端主义道路上的威慑因素。

自独联体成立之日起，到2001年已经十年。这个纪念日，是总结独联体的活动和确定独联体发展前景的好理由。我们赞同乌克兰朋友提出的草拟相关文件，以供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下一次会议上审议的倡议。

我相信，未来的独联体应当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提纲和响亮的口号上，而应当建立在实用和务实的基础上。我们有大量的、耐心细致的工作要做。这些工作的成就将直接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效益和达到预定目标的方法。

还有，最后，我想说以下一点。在国家元首会晤时，白俄罗斯方面向作为国际组织的我们提出了要求，要求我们向即将举行的该共和国的总统选举派遣独联体观察员。独联体各国的元首们支持白俄罗斯的这项要求。我想，我们应当委托秘书处同白俄罗斯方面一起研究，独联体作为国际组织，它的观察员以什么形式参加即将举行的共和国总统选举。

建议把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要在各方面发展高加索四国的合作

——就“高加索四国”国家元首
会晤结果发表的声明

(2001年6月1日,明斯克)

你们已经知道,举行了两次会晤。在第一阶段,两位总统,亚美尼亚总统和阿塞拜疆总统进行了交谈。之后,举行了“高加索四国”会晤,在会晤时,讨论的范围扩大了,涉及整个地区。各国元首要求我对这两次会晤做一个简短的评价。我现在就可以说,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在第一次会晤和第二次会晤中,磋商非常有益,非常有成效,应当说,非常有建设性。我们讨论的当然首先是安全问题。我们同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国家的社会公众也知道,这个地区积累下来的问题最多。这一地区各个国家的人民在苏联解体之后吃尽了苦头。直到如今,我们这些国家的公民还在经受着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直到如今,这些国家的人民还在经受着流离失所的苦难,很多国家还存在着难民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说过,要在各个方面发展我们的合作。说过必须首先在人文领域扩大合作,必须扩大接触,必须扩大发展基础设施。所有国家元首都高度评价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的“高加索学术论坛”,并达成如下协议:我们将促进继续举行这个论坛,发展这个论坛,将促进我们

这些国家议会的相关领导人举行会晤。这就是我想作为声明要说的话。我个人高度评价会晤本身的性质，这次会晤十分开诚布公，我看十分有成果。

在为荷兰贝阿特丽克斯女王和奥兰治亲王举行的正式宴会上的讲话

(2001年6月5日,莫斯科)

我很高兴在这里,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欢迎荷兰女王贝阿特丽克斯陛下,奥兰治亲王陛下和我们所有的荷兰客人们。

俄罗斯和荷兰不是近邻,但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早就牢固地交织在一起了。只要看看俄罗斯和荷兰的国旗就够了——它们是同样颜色的。还有一个俄罗斯—荷兰久远联系的象征——俄罗斯主要的时钟——克里姆林宫的自动报时钟。它是18世纪初从荷兰运来的。在钟上今天还能读出阿姆斯特丹工匠们的名字来。

对于陛下来说,俄罗斯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二故乡”,因为您的曾曾祖母是保罗一世皇帝的女儿——安娜大公夫人。

我们两国之间经常的和富有成果的接触通常是从彼得大帝时代算起的——从1697年彼得大帝第一次访问荷兰的时候算起。正是你们的国家成了俄罗斯立志改革的沙皇的第一个“通向欧洲的窗口”,也正是它鼓舞了沙皇在俄罗斯进行改革。

我们纪念在彼得之前很早就来到了我们国家的那些伟大的荷兰人。环抱着俄罗斯的北部海洋之一就是著名的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的名字命名的。14世纪末,他乘木制的帆船,没有准确的地图,也没有现代的航海仪器,曾企图经过北冰洋

打开通向新的国家的道路。

威廉·巴伦支和彼得一世可以称做是俄罗斯—荷兰关系的开拓者。从那时起过去了许多世纪，但是后来的许多代人是不是对我们两国的接近做了很多贡献呢？从历史的范畴看，太少了。而且这是在他们掌握了精确的地图和现代的交通和信息手段的情况下。不信任的冰层看来比北部海洋的冰层还要坚实，它们在几十年时间里阻碍着我们富有成果的合作。

今天我们理解了我们先辈的遗训，它们教会了我们该如何聪明地行动，为经贸联系、文化和科学交流开辟道路。今天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历史城墙里签订了两国之间在2001—2003年间共同行动的规划。它详细地确定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的互利联系的基本方向。

俄罗斯和荷兰的关系成了欧洲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欧洲一些国家的人民曾有过奢望和怨恨，留下了令人感到十分压抑的历史记忆，这可能会左右许多国家的行动；我们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没有这些。我们从来就没有彼此打过仗。几乎在所有最大的冲突中，包括在最近一次的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和荷兰都是盟友。

俄罗斯和荷兰相互贸易的指标是可以让那些追求扮演西方经济带头人的国家嫉妒的，而在农工综合体领域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荷兰是我们的战略伙伴之一。

我相信荷兰国家元首历史上第一次对俄罗斯访问将成为划阶段的事件，为我们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合作开辟新的前景。

发挥非政治性社会组织在社会 经济和政治进程中的作用

——在会见非政治性社会组织的
代表时的讲话

(2001年6月12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首先,我要向你们祝贺俄罗斯的誕生日。这是国家的一个主要的官方节日,此外,今天还是俄罗斯实行总统制十周年纪念日。

在我看来,在这个范围内的会面还是第一次,能够有机会与你们、与非政治组织、非政府组织见面,我很高兴。

其实,这些组织所代表的就是所谓的公民社会。我非常想在我们之间建立一种建设性的、积极的、经常性的对话。我说的“我们”,当然不仅指的是我自己,还包括整个政府当局及全体公民社会。

你们的组织不是依靠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其实,它们的主要价值也正在于此。它们有其他的、有时甚至是比政治性政党更有效的影响自己组织成员的方式。公民的影响常常更有效得多。

一年前,我们提出了巩固俄罗斯国家和巩固国家政权的任务,采取这一措施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这种必要性现在也是很明显的。显然,国内的大多数人已经懂得了,现

在也清楚，软弱和无组织性的国家是很多问题悬而未决的根源。

我确信，国家的软弱无力对自由和民主的威胁，与独裁政权对自由和民主的威胁同样严重。没有国家的有效工作既不会有人和公民的权利，也不会有人和公民的自由，说实在的，也就不会有公民社会本身。

正如我所说过的，我们是在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会面的，即6月12日——俄罗斯誕生日，国家实行总统制十周年。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为公民自由、民主的选举程序及人民建立独立组织的权利奠定基础。

当然，在以前，在苏联时期也有很多类似的组织，不过，根据自上而下的指示、布置而建立是一种情况；根据自己的倡议从内部建立则是另一种情况。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

最近时期中的所有权利和自由都不是自己产生的，它们是由一些具体的人进行捍卫而得到的，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把这些人称作第一个浪潮的民主派。他们当时顺应了社会的要求，十分明显，这是史无前例的公民积极性的迸发。

如今我们这里有很多有才干、精力充沛、富有主动精神的人。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当中很多人都曾用自己的言行证明，这个领域在我们这里并没有被遗忘。

如今，在俄罗斯司法部注册的大约有30万个各个级别、各种性质的社会组织。假如其中的一半完成它们章程中的任务，达到章程中的目标，那么，这本身就已经成了一股相当大的力量。

出席我们的座谈会的只是各式各样的流派的领导人。这里既有“媒体联合会”，又有老战士组织和消费者协会。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范围非常非常广。

我们习惯认为，政府应当为国内所发生的事负全部责任。

在很多年间在我们这里就形成了这种习惯看法。而社会的任务似乎仅仅在于监督当局的行为。这本身不错，但还不够，我认为，要想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政治社会，一个有活力的国家，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治模式，这还不够。

我认为，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整个社会完全能够，而且也应当对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分享权力和责任，但这只能是在它们能参与制定并通过决议的情况下。不言而喻，只能是在这种情况下。

如今，俄罗斯有关非商业组织的立法基本上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但是我们还应当发展和完善这些作为社会和慈善组织的活动基础的立法。遗憾的是，这也不是秘密，很多非政府组织如今是依靠国外组织的资助而生存的，这并不是我们的荣誉。当然了，我们也支持与国际组织的这方面合作，但是，我们的公民社会当然应当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这是事实。

遗憾的是，慈善立法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我们也准备讨论这一问题。

最后，我要说的是，俄罗斯政权今天的稳固已足以维护和保证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它已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是盟友。这是我非常希望的。

将签署的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 面向未来和今后世世代代的条约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问

(2001年6月13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问：自“上海五国”机制建立以来已经过去五年了。您怎样评价这个组织在这些年里活动的结果？按您的看法，应该在哪些领域里和怎样实现论坛参加国之间的进一步配合？

普京：的确，“上海五国”的建立已经过去五年了。众所周知，加入这个组织的有俄罗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成为基础的有两个文件。其中一个是在1996年在上海签署的，第二个是在1997年在莫斯科签署的。在第一阶段上，我上面提到的所有国家都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首先是在军事政治领域里。它表述得十分清楚，就是必须采取更多的信任措施，首先是在原苏联基础上出现的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上。应该说，这个机制的表现是非常有效的。

的确，通过了一些决定，使得这些措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我提到的所有国家之间的信任。我们谈妥了要在边界上、在相应国家的军队武装单位之间建立一条军事走廊，让双方军

队彼此向纵深后撤，比如说后撤 300 公里。所有这些，还有一些第一眼看上去并不是浮在表面上的，但是十分实质性的措施，在“上海五国”的所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创造了很好的气氛。这也在创造，而且要我说是已经创造了扩大我们在其他方面合作的重要基础。

回答您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我想说的是，在这里，今天摆到了第一位的当然不仅是在军事领域里加强信任的措施，而且还有其他方面。众所周知，在俄罗斯由于苏联的解体退出了中亚地区之后，在这里（我想，我没有说出任何新的东西，但是我总还是想引起你们和你们的电视观众注意到这一点）形成了一定的力量真空。于是这个真空就开始由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组织来填补了。

我应该指出的是，至今这个地区是相当有问题的，而且那里发生冲突的潜能非常大。正在采取的共同措施可以控制住局势。正像我已经说过的，这关系到如何共同开展工作来和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毒品扩散、非法贩卖毒品和武器以及其他类似的罪恶等等现象做斗争。现在提上日程的是要加深我们在人文领域里，在教育、文化、科学方面，当然还有在经济合作领域里的相互工作。

问：“上海五国”机制在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普京：这恰好是我在结束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时说的。的确，在所有领域里，其中也包括在经济合作领域里在建立了发展关系的必要的和非常良好的基础之后，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个基础，我们就不对了。

我应该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起作用，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对和“上海五国”的合作表现出了兴趣。正在计划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将作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在上海参加我们的工

作。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我们这个组织的活动也有明显的兴趣。

我们认为，为了发展我们在经济领域里的合作，当然需要更积极地开展政府的工作。正是因此，今年秋天计划举行我们今天称为“上海五国”组织范围内的政府领导人的会晤。也有想法认为，由于任务正在成为多方面的，我们正在走上另外的合作水平和在另外的方面进行合作，所以该给“上海五国”改名了。

问：您对中俄关系有什么评价？它们有哪些需要优先考虑的发展方向？

普京：我们对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水平有非常高的评价。我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和实质性的作用。他本人非常关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接触的发展。说以下的情况就足够了，去年和今年我和他总共有六次个人会晤。正像你们知道的，今年俄中关系中的关键事件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俄罗斯联邦的正式访问。俄罗斯和中国的同行们现在已经在准备这次访问了。我们相信，这将在所有方面对发展双边关系的新的很好的推动。

当然我们非常关注协调我们在全球安全领域里、在建立现代的民主世界构架和多极世界领域里的努力。我们和中国有许多相互吻合的利益，我们持续不断地在国际舞台上协调我们的努力，这是中国和俄罗斯对国际和平和保障国际安全事业的非常明显的贡献。这是我们相互配合的第一个和非常实质性的方面。

第二个绝非次要的方面是我已经说过的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领域里的合作。在这里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没有利用的资源和领域，它们可以为着相互的利益得到发展。我指的首先是能源

合作，高科技领域和开发宇宙空间的合作。最后，我们是邻居，而且是许多世纪的邻居，我们有许多使文化、教育和科学界人士相互感兴趣的问题。这是我们合作中的一个单独板块，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俄罗斯联邦来访问的过程中单独进行研究。

问：江泽民主席到莫斯科来访问时，您和他要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个条约现在已经被称作是“世纪条约”了。按您的看法，这个文件的哪些条款可以提供依据这样来给它定性呢？

普京：你们知道，原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这类条约终止效力后已经过去了20年。我们认为这个条约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长期内调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文件。

如果您说这是“世纪条约”，那我们赋予这个概念的内容是，这不是上个世纪的条约，这是正在来临的和未来的世纪的条约，这是面向未来和今后世世代代的条约。这里有一系列条款将奠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草案的基础，这正是考虑到了未来的世世代代。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俄罗斯把这个我想将会签订的条约的草案称作是基础的条约，因为它确定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友好国家在我们合作的基本方面彼此相互协作的原则，包括在边界问题、在全球安全领域的战略配合上、在人文领域里的合作以及在军事和经济合作领域等方面。所有这些方面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生活都是最基本的。而在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和相邻的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这当然起着特殊的作用和具有特别的意义。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有权称这个条约是基础性的，就像我们在这里，在我们俄罗斯所说的这样。

问：在您担任了总统之后的一年里，俄罗斯的经济显示出了最近30年没有过的增长速度，也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稳定。

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普京：最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社会的团结。正是由于社会团结才取得了这样的效果，虽然也还有一些伴随着我们的积极因素，它们是和良好的对外经济行情相联系的。但是主要的还是我要重复说的，是俄罗斯社会的团结，绝大多数的俄罗斯公民理解了国家需要现代化，国家需要根据新的 21 世纪提出的那些要求奋进。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同时政权机关加强了，民主制得到了发展，其中也包括在经济中，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得我们取得了这样的结果，虽然我们认为这些结果也可能该更大一些。我们高兴能取得这样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多年时间里都获得了类似的发展速度。我们的任务恰恰就在于保持我们认为可能的，对俄罗斯来说是最大可能的增长速度。我们还将朝这个方向行动。

问：您看俄罗斯今后复兴的前景何在？

普京：就是在我提到过的那些方面。俄罗斯应该是一个民主的、现代的、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面向社会的政策的国家，应该是能够保障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在保健、社会保障领域里的基本和基础价值的国家，并且应该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里能最大限度地（我想再一次强调的是最大限度地）保障自由的国家。

问：您在担任总统期间，什么让您产生了最深刻的印象？

普京：产生最深刻、最巨大印象的是俄罗斯本身和它辽阔的领土，它的天才的和非常善良的人民，它那真正无限的条件。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不仅对中国，也不仅对我们的所有邻国，而且对世界的其他国家都是一个自然的、非常好的和有前途的伙伴。

俄罗斯追求的是，让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关系能够建

立在相互理解、睦邻友好和相互有利的基础之上。

我绝对相信，只要能按照这样的方向和在这些基础上采取行动，我们将能在国内解决俄罗斯国家在现阶段面临的那些任务时取得积极的结果，能够和我们的伙伴们建立起前途无量的关系。

问：作为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大国的元首，您能不能找出时间从事喜爱的体育项目练习，比如说柔道？还有，公务上的繁忙是不是影响到了您的家庭生活？

普京：我当然能够找到时间不仅从事体育活动，而且读书、看电影，有时还去剧院，虽然不是像我希望的那么经常。

但是问题在于我早就按照这样的作息制度工作了——在最近的三年半时间在莫斯科工作、领导各部门的时候，当我在彼得堡担任副市长的时候，都是如此。这总还是一个有 500 万人口的城市，对于欧洲的规模来说是相当大的了。就像整个国家一样。例如，在芬兰就生活着 500 万人口。这是一个有着庞大工业、文化和科学的城市。这也是非常大的责任，要求花费许多个人的时间。

所以这样的作息制度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异常。我已经相当长的时间就是按这样的制度生活了，已经习惯了学会分出必要的时间从事喜爱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体育，我认为这对自己也是绝对需要的。我想这个例子本身对于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很不错的。

至于家庭生活，我的亲人对这种工作节奏和制度早就习惯了。我们学会了选出那些不多的钟点和分秒，在有空暇时间的时候，解决某些共同的问题或不过就是在一起待一会儿。

“上海合作组织”将促进中亚的 和平与稳定

——就“上海论坛”高峰会晤的结果
发表的声明

(2001年6月15日,上海)

我想对刚刚结束的高峰会晤的结果表示满意。我们会晤的主要结果是设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我相信,新的联合组织将能更好地和有效地利用我们这些国家的潜力。它将会促进加强中亚的和平和稳定。新组织提出的口号不是偶然的:通过合作达到安全。我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对所有有关的国家和组织的对话和相互协作是开放的。它具体的活动机制将在章程文件中加以确定,这些文件将在下一年签订。

俄罗斯打算积极为加强新组织而工作。我们的目标首先是深化我们在政治和经贸上的相互协作,拓宽科学和文化领域里的伙伴关系。

我也对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的原则说几句。

你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积极制定了合作安全的构想。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构想被认为是可以取代军事政治联盟的。这种构想的基础是有关国家,首先是邻国关心彼此的社会经济成就和政治稳定。

今天这种在我们看来富有成果的思想——通过多边多方面

的合作保障自己的和地区的安全的思想——具有了新的意义。在这里，主要的是承认了合作的各种机构在组织上必须更协调、法律上更正规。条件是要保留协商一致的原则。我们相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表现出来的从欧洲到太平洋的广阔空间的睦邻和互利伙伴关系的范例，将会被国际社会积极采纳。根据上海会晤参加者共同的决定，这次会晤的基本材料将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散发。

在“上海论坛”高峰会晤结束时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1年6月15日,上海)

问：关于在上海组织的范围内合作的具体机制和参加国达成了什么样的最初协议？对这种合作能否得到支持是怎样预料的？

普京：首先当然就是磋商机制，既在高级层次上，也在专家层次上。这个机制已经磨合好了而且将会继续使用，但是要考虑到这个组织正在成为多面性的，将要处理的不仅是地区安全问题，而且还有最广泛意义上的合作问题。当然会出现其他的机制。这首先是参加国的各个不同部委的共同工作。这个过程应由这个组织的参加国的总理起步，他们将于今年秋天在阿拉木图聚会。

根据中国方面的倡议，最近将在中国举行文化部长的会晤。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将运作起来

除此之外，像你们知道的，有建立某些常设机构的想法，目的在于既进行安全方面的、也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访问莫斯科时，你们打算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条约？

普京：我已经说过了，现在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签订的这种条约，我们已经 20 年没有了。正是在

20年以前，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友好条约终止了。所以，我们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今年7月访问莫斯科时签订的条约无疑将成为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基础条约。条约将把我们关系的基本原则肯定下来。我想，在条约彻底成熟的时候，我们大家就都能知道它了。现在我只能说，当然它将建立在联合国创立的那些原则基础上，但是奠定它的基础的当然将是与发展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伙伴和邻居之间的关系相联系的一些专门的问题。正如你们知道的，我们有许多相互的利益，它们应该在这个文件中得到考虑。现在专家们恰恰正在做这件事。

至于其他问题，我能说的是，我们也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还有其他领域里的双边关系问题。也提到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首先是在中亚和在亚洲协调我们的努力。谈妥了要在外交部长之间进行补充磋商，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刚才还详细地说到了这一点并向外交部长下达了相应的指示。如果你们注意到了，在记者招待会上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曾走到我跟前来，我们说好了他们将在最近的时间里继续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磋商。

可以补充的是，正像你们知道的，俄罗斯正在推行并打算推行的是对自己所有伙伴，其中也包括对美国的建设性的、可以预见的和积极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坚持这些原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请我在卢布尔雅那和布什总统会面时再一次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立场。我将很高兴这样做。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谈的这部分的详细情况，我在和美国总统单独会见时会更详细地向他通报。

问：您和江泽民是说俄文吗？

普京：是的，我们说的是俄语。他自如地掌握了俄语，用俄语唱歌，歌词比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知道得更清楚，这该让我们不好意思了。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唱了什么歌？

普京：这一次他唱了中国歌。

问：今天签署的基本文件是和恐怖主义以及分立主义斗争的公约。这是不是意味着这终归还是这个组织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听说纳扎尔巴耶夫非常不安地说到了阿富汗，说到了伊斯兰运动。

普京：如果你们注意到了，我说了新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口号——这就是通过伙伴关系达到安全。我个人和我的同事们想要做的正是把安全问题推向这个领域。我们指望的是，通过在文化、教育、科学领域的所有方面展开地区合作，在经济领域展开相互协作，我们就能创造条件，让这些合作本身能对安全问题产生良好的影响。但是，当然对安全问题本身也将给予并不低于以前的重视。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合作在上述所有方面的质的变化将不仅创造出良好的基础，而且将对保持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产生良好的影响。

我想回到前一个问题上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唱了什么歌。我想说，的确在我们会晤时他唱了中国歌，弹了钢琴和中国的民间乐器，而且弹得很好。

问：我们想你们在那里做的是严肃的事情……

普京：你们知道，最严肃的事情可能恰恰是在这种环境里，在放松的和非常信任的环境里，才更容易解决。

在与美国总统布什首次会晤后 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 的讲话和答记者问^①

(2001年6月16日,卢布尔雅那)

首先我想确认布什总统在评价我们的会晤时所说的一切

我甚至可以补充说,我期待的就是坦诚的对话、公开的和信赖的对话。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像在这种情况下常说的,实际情况超出了预期。因为这不仅是信赖的对话,而且我要说是极为公开的和非常让我感兴趣的谈话。因为总统作为历史学家提出了对许多问题的非常宽广的看法。

我们把讲稿推到了一边,非常有意思地和积极地谈论了我们国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议论了世界局势发展的远景。这是一次有意思的谈话。

我想我们为发展合作和俄罗斯与美国之间走上务实的伙伴关系找到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再一次确认了共同的原则性立场。

我想回到总统就在不久前说过的话题上来,他曾说俄罗斯和美国不是敌人,彼此不构成威胁,而是完全可以成为盟友。考虑到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积累了许多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认

^① 布什总统的讲话和答记者问从略。——编者

为，我们的国家肩负着保持全面和平、维持安全、建设新的世界安全构架的一切责任。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为加强 21 世纪的安全基础而进行紧密的双边合作和国际合作。同时任何单方面的行动都只能为解决当代基本问题制造困难提供托词。

我们谈话的中心题目之一是加强战略稳定问题。我们交流了我们的立场。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听到了美国总统是怎么想的。从他本人那里听到这些。

我自己当然阐述了俄罗斯在这个领域里的态度。态度上的区别是有的，而且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它们克服掉，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后还会有建设性的对话，也还有愿望再谈这个题目，再交谈，听听彼此的意见。我看这是很重要的。

我和总统谈妥了委托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专家不间断地继续进行这个讨论。

当然，我们也讨论了相当尖锐的地区性问题：中东、阿富汗和巴尔干。应该说，这个讨论表明了我们对当代基本问题的态度上的区别要比我们共同的东西少得多。在这些基本性的问题上，两个国家立场上的差别不是全球性的和不可解决的。我想，如果我们过分地去强调这些问题，不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基本性的问题上，放在我们关系的原则上，那是不对的，因为这些都是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关系的基礎。

我和总统先生一致的看法是，俄美经济联系的现状不符合我们两国的条件。俄罗斯联邦政府、两国的生意人和美国政府当然可以为支持双方的积极性做得更多。总统先生也盛情地同意进一步去推动美国生意人，而我们则要做好一切来接待美国生意界具有代表性的代表团访问俄罗斯联邦，而且如果它将由美国政府的一位领导人率领的话，就更是如此了。

我们讨论了许多具体问题：说到了能源，说到了利用里海的各种条件。正像你们知道的，新的管道系统就要开始使用

了，他将把里海地区的能源资源经过新罗西斯克运送到更远的地方去。这是两个公司——俄罗斯的和美国的——共同项目。我相信这不会是最后一个项目。

我想强调，在卢布尔雅那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将成为我们今后对话的题目。我们的确谈妥了在热那亚会晤，在上海会晤和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的高峰会晤。

我感谢总统邀请我访问美国并将满意地这样做，更何况他答应请我去他的牧场。我自己也将很高兴在自己家里接待他，不仅是正式访问。

最后。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到我们会晤之前，有许多议论说俄美关系中遇到的问题太多，正在走向某种危机。我想，我们今天和美国总统会谈的性质和结果可以止住这类议论了。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合作的积极前景，而且愿意为在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务实的和可预见的关系而共同工作。

当然，我不能不对我们的主人说声感谢的话，他们不仅为我们保障了所有工作和会面的条件，而且创造了非常良好和优越的精神气氛。非常感谢！

* * * *

问：普京先生，您要到贝尔格莱德去。对南斯拉夫的危机您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

普京：我是这样理解的，您指的是巴尔干总的形势：马其顿、科索沃，等等。

对于这里正在发生的情况和对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今天也和美国总统谈了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必须对各种激进主义、民族的偏执、宗教的极端主义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和有效的屏障。那些企图用武器的力量解决哪怕是非常复杂的民族性的或者宗教性问题的人

是不配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

我们认为，在我们那里的一些原苏联国家里（你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常常说到），比如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权，首先是讲俄语的居民的人权，遭到了侵犯。例如在拉脱维亚有40%的人说俄语，却有大量的人不是公民，人们至今还不能得到公民权。我们并没有往那里运送武器，我们没有在那里支持也没有发展恐怖主义，我们并没有鼓动人们用武力解决民族和宗教的同一性问题。

我要再一次强调，企图这样做的人不配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相反，国际社会应该准确和明确地声明，凡是企图这样做的人都将得到应有的回答。所有这些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有耐心，但是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问：向两位总统提的问题，布什总统说，不管是不是赞同，他都将推行反导弹防御计划。普京总统，您是不是因为不能对抗它，就听任这样的立场了呢？也有人说到过对核工艺从俄罗斯传播出去的忧虑。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相信俄罗斯呢？

普京：至于反导弹防御的问题，俄罗斯的正式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想不用浪费时间在这里再把它重讲一遍了。我们认为，1972年的反导弹防御条约是当代国际安全构架的试金石。

我们的出发点是，有一些因素把我们和我们的美国伙伴们拉到了一起。当我们听到对未来表示忧虑和听到关于威胁的时候，我们是同意应当一起想想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们也还从另一点出发，那就是忧虑和威胁还总是两回事。威胁需要确定，看看它们在哪里，然后做出决定，怎样去对付它们。我们认为最好是一起来做这件事。从今天的对话看，我形成的印象是，我们有可能建设性地发展这方面的局势。至少总统注意地听取了并且听到了我们的论据。我想，专

家的事是搞清楚共同的立场并试着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我已经说过了，他们将继续进行彼此间的接触。

至于扩散和不扩散问题，那我应该说，按照我们的意见，这个题目和反导弹防御条约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因为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协议是和它拴在一起的。一些核潜力国家在原先的协议被破坏了的时候只能是高兴，而且会说：好吧，我们昨天是核潜力国家，而且谁也不承认我们，但是现在我们认为自己也是核国家了，你们也承认我们是这样的国家吧。这也是应该一起想想的问题。

能不能相信俄罗斯，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也同样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

问：如果允许的话，向两位总统提一个问题。布什先生已经部分回答了。你们讨论了战略安全问题和谈到了未来。联系到这一点你们能不能说说你们是怎样讨论北约将来的扩大问题的？谢谢。

普京：我现在就阐述，我现在给你们读一下不久前解密的一个文件。说起来这早就已经见之于报端了，但是其附件在当时是秘密的。上面写着：解密复印件，而过去是绝密的。这是苏联政府 1954 年致北约成员国的照会。这里写了以下的话：“苏联政府遵循自己始终不渝的和平对外政策原则，为谋求减少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准备和有关政府一起审议苏联加入北大西洋条约的问题。”

这就是回答：“苏联政府建议……这样的建议是伴随着通过苏联加入北大西洋条约来扩大大西洋条约而提出来的。没有必要强调这样的建议完全不现实。”……

大体上在一年前，我在某个地方回答过俄罗斯是不是可能会加入北约的问题。我说了，为什么不呢？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当时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出差，立刻就说：“哦，

现在不讨论这件事。”

你们要明白，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把北约看做一个敌对组织。当然不是。而且我非常感谢美国总统的是，最终从美国领导人嘴上说出了这些话。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大国的总统说他希望看到俄罗斯是一个伙伴，也许还是一个盟友的时候，这是十分有价值的。我要重复，这是十分有价值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提出问题了：这是不是军事组织？军事组织。那里是不是不想看见我们？不想。它是否在向我们的边界推进？在推进。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立场的基础所在，而不是不能接受北约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我想，考虑到今天在我们和美国总统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这种非常积极的心态，这可以成为单独谈话的一个题目，因为你们知道，俄罗斯是在和北约合作的，我们有一个长期起作用的条约，有伙伴关系和合作协议，还有其他工具。我认为在这方面也没有必要把局势搞得越来越紧张。

问：普京总统，您能回答我的问题吗？布什总统说，好像俄罗斯不再是敌人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改变了您的战略计划，对反导弹防御条约问题的态度吗？普京先生，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普京：我看，这已经不是问题而是采访了。但是我还是要回答的。

我不是偶然说过，这对我们是重要的。我感觉，我们也将从我们是伙伴这一相互的理解出发来解决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知道，我们不是简单地谈妥了我们的专家将会面并交换意见。我们说妥了他们将讨论完全具体的、引起双方不安的问题，讨论具体的事务。我现在不准备在大众面前说这些，但是这里说的是具体的事。

除此之外，我应该说，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签订过两个关

于非战略性的反导弹防御的协议书，我记得是在纽约和赫尔辛基。这也是要特别审议的题目。第一，我再重复一遍，需要让专家们把威胁加以确定。第二，是什么妨碍用我们现有的实力去消除这些威胁。我想我们是得出共同的态度来的。

问：如果可以的话，想请两位总统回到我们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上来。大体上可以期待在什么样的期限内美国生意人的代表团能够访问莫斯科？您们是不是有什么计划建立或者重建国家间的委员会或者其他的能够刺激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机构？谢谢。

普京：你们知道，我同意总统说的，用各种官僚主义的机构、委员会来给我们的关系加上过量的负担并不总是有道理的。主要的是为生意界有效的活动创造条件。我们知道布什总统对税收领域、对美国经中规定的某些其他措施的计划。我们自己也还有许多应该做的事，为的是让俄罗斯的经济能够对外国投资者有吸引力。虽然在外国投资者中，美国人在我们这里占了第一位。当然，首先在考虑能源问题、整个世界的能源问题的情况下，美国生意界对这个领域表现出了兴趣。我们也知道总统对核能源的计划。我觉得我们这里也有可以谈谈的，也有共同活动的天地。我们这里已经有相应的加工铀和其他东西的机构在工作，干得不错。我们在宇宙中有不坏的合作。我想，国际宇宙站还存在，而且在顺利地运转，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俄罗斯和美国。我们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可合作。生意人什么时候来，这取决于美国方面。我们将像在这种情况下常讲的那样，高兴在任何方便的时候接待他们。

南斯拉夫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

——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科什图尼察会谈后发表的声明

(2001年6月17日,贝尔格莱德)

这是我和科什图尼察总统的第二次会晤。第一次正如你们知道的,是去年在莫斯科。那时我们谈妥了我们相互关系的原则,发展国家间联系的基本方向。今天我们满意地指出,去年秋天达成的协议正在执行。

我们听取了俄罗斯和南斯拉夫方面发展经贸联系政府委员会两主席的报告。虽然在经历了众所周知的与轰炸有关的悲惨事件之后,我们的经济关系水平下降了,但是在最近的一年里,我们看到了在一些领域里的某种活跃。我们的专家们就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向南斯拉夫提供俄罗斯能源载体、保障南斯拉夫社会领域和经济的稳定进行了谈判。

我们当然谈了这个地区总的局势和对危机的调解,首先是在塞尔维亚南部、科索沃和马其顿。我向科什图尼察总统通报了我和美国总统的会晤情况,我们从什么角度讨论了巴尔干问题,通报了俄罗斯和美国打算尽一切努力公正地在世界的这个地区进行调解。

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明显,南斯拉夫领导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俄罗斯自己准备做出必要的贡献。同时今天在会谈中

我们指出了，有严重的危险在威胁着地区的稳定。这当然首先是民族和宗教的极端主义和不能忍让。今天基本的祸根在科索沃。在这里，我完全同意科什图尼察总统的看法：国际社会的任务是履行联合国第 1244 号决议。无论多么复杂和严重，我们都应该履行这个决议，应该尽一切力量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我的感觉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社会有了一定的翻然醒悟，特别是联系到马其顿悲剧性的惨痛事件。

科什图尼察总统向我们通报了改组联邦的计划。我应该说，我们祝愿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南斯拉夫的空间里组织民主、主权国家取得成功。

如果放弃 1972 年的反导条约,核武器 的监督问题就不复存在

——同美国主要媒体机构领导人的谈话

(2001 年 6 月 18 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普京：你们知道，不久以前，结束了卢布尔雅那会晤。原则上说，无论是我，还是布什总统都非常详细地陈述了我们会谈的事。如果你们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如果你们还有其他什么问题，我会十分愉快地给予回答。就是说，我会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首先，应该指出，我们当然希望此次会晤能取得积极成果，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计划这样安排这次会晤，目的就是要取得成果。应该告诉你们，从会晤的头一分钟起，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布什总统也是这样考虑的。

我们原来计划还要沿着你们看见的那条林荫道散步。按原来计划，这要占用许多时间，扩大范围的会谈要占用更多的时间。但我们两人交谈的情况使我感到在礼仪性活动上过多地耗费时间很可惜。我立即对总统说，我很高兴，我们（这里讲“我们”是指俄罗斯一方）能有机会好像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我们的关系，当然，我们把过去所积存的所有积极的東西都带给了今天和明天。

有人对我说，总统没有耐心听对方讲话，他更喜欢自己

说，对方讲话超过五分钟他就急了，盼着对方把话说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总统是个非常专心、非常有兴趣的听众。他总是精力充沛地对别人向他所说的一切做出反应。他听对方说话，批判地去理解，并非常坦率地阐述自己的看法。于是立刻就出现了非常信任的气氛。

应该说，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个我们如何进行谈话的计划，我想他也是如此。我建议从具体问题，从那些目前在世界上、在两国关系中最令人不安、并造成一定气氛的问题谈起，比如说反导防御问题。他很注意听，然后说：“开始吧，我们大体上可以谈谈最近一些年来两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状况，我们现在位于何地，还可以谈谈将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当我说总统作为历史学家建议对许多问题进行一次广泛的讨论，广泛地审视一下俄美关系问题时，我指的正是这一点。

应该说，在这个意义上他表现出了一定的主动性并改变了谈话的性质，不过我对这样提出问题也非常满意。我认为，这不是我们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客套话。的确，出现了可以认为是信任水平相当高的形势。

总之可以说，总统是个令人愉快的交谈者，是个能使人产生好感的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总统选举运动中曾有过那些辩论，所有问题的解决曾经是多么的复杂。今天，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我们满意我们有这样的伙伴。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将取得积极的进展。

我准备回答你们的问题。

吉尔·多罗迪（有线新闻广播公司记者）：我代表记者们对有机会与您谈话表示感谢。

我的第一个问题。在峰会前，您希望更多地了解关于布什先生的新的反导系统的情况。现在您已经了解到了。您是否已

对该计划的性质和规模有了明确的概念？这是不是足以使俄罗斯考虑改变自己对美国反导防御计划的立场？

普京：总统的出发点不能不引起我积极的反响。正如他在华沙说过的那样，总统说俄罗斯和美国今天不是敌人，而且会成为盟友。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应该审视一下过去的所有协议。我们对这一点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我们的美国伙伴过去、现在都说，我们应该考虑我们大家目前都面对的威胁，以及随着核技术的发展我们将面临的威胁。

我国国内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但我个人赞成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总统是对的：我们需要考虑特别危险的方面，即导弹方面，武器如何发展？当然需要考虑10年、15年、20年以后这个领域会怎么样。

至于与布什总统会晤后两国关系中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有新的东西？我认为会是有的。我们谈好，两国专家将把问题理出来，并就纯技术性的问题进行具体讨论：我们如何理解“威胁”这个词？是什么妨碍我们共同或单独去抵御（如果我们的伙伴有这个想法的话）这种威胁？具体说，反导条约中是哪个条款有碍于克服我们还需要共同加以认定的一些威胁？对这些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一致的立场。

当我们谈论到1972年的反导条约的时候，谈论到它可能发生的修改的时候，或者，正如你们过去听说过的，比如谈论到美国单方面退出这个条约问题的时候，不管怎样，所指的都是抵御核威胁。但是要知道这不是惟一的威胁。

如果用专家们的语言来说，那么，要问目的究竟何在呢？目的不是在发射导弹，而是在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目前情况下，也就是把核武器发射到潜在敌人的国土上。不仅是靠导弹才能做到这一点的，无论如何不仅是靠属于1972年反导

条约的对象是洲际导弹。

再比如说，我们知道关于来自所谓“无赖国家”威胁的谈论。你们知道，所谓的“无赖”的武器中有些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术语，这多半是美国的术语。如果谁还不知道，那么，我可以告他，这就是原苏联的斯卡德（СКАД）导弹，这是对二战期间德国曾对伦敦使用过的德国 V-1 和 V-2 型地对地导弹的改进型。朝鲜在这种导弹的改进方面取得的进展最大。不过这种改进也有限度。这个限度已经达到了。可以扩大燃料箱的尺寸，也可以增加燃料箱的数量，可是已经达到了改进的极限。

研制新一代的导弹，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可以盗用某一种元件，但是要研制真正现代化的导弹攻击系统，那绝对是另一回事。这需要新型的、绝对新型的材料。需要新型的燃料、新一代的燃料。需要发达的、非常昂贵的一系列试验场。还需要一整套计划。归纳起来，可以说，这就需要追求科技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绝对是另一类的经济，绝对是另一类的科技发展水平。这就需要保证经济的增长速度。这得要几十年。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所了解的反导防御领域的状况。据初步预测，计划本身需要 500 亿—600 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达到什么水平？

您知道弹道导弹的飞行速度吗？每秒钟 7 公里到 7.5 公里。要击落弹道导弹，反导导弹就得以同样的速度飞行，加起来是每秒钟 15 公里。这就是子弹对子弹。今天这可能吗？专家们认为“今天不行”。实地试验也证明，要达到这一步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指的不是一发子弹，如果这是 10 发、20 发、1000 发、甚至 2000 发、3000 发到 5000 发呢？这就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器的实力了。我们应该想一想，为防止威胁，我们

需要做什么。我再说一遍，还需要确定威胁来自何方。

后来我们被告知说，主要威胁来自“无赖国家”。可是我们知道，今年2月美国在挪威北部一个岛上的新型跟踪站——“地球仪-2”开始工作。那儿原来有一个“地球仪-1”雷达站，它是监视发射导弹用的，现在又部署了另一个跟踪站，它不仅监视发射，而且跟踪弹道导弹的运行情况。这和“无赖国家”又有什么相干呢？

总之，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专家们非常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是需要引起高度信任的问题。我认为，刚刚提到的因素是信任因素，我们之间正在出现这种因素。我想，这是我和布什总统会晤成果中已经达到的最主要的东西。

第一个问题谈这么多够了吧？

德·利尤伊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康多莉扎·赖斯星期日说，反导防御系统防止不了战争，有俄罗斯参与或没俄罗斯参与，美国都将部署自己的系统。与您和布什总统谈的东西相比，您不认为这种立场更强硬吗？

普京：我是和总统说话，而不是和赖斯说话，尽管她在场。我们商定，两国的各级专家互相将进行工作接触。和赖斯女士接触的是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鲁沙伊洛先生。我认为，他们是有可能创造条件彼此进行积极的对话的。

如果赖斯说，条约防止不了战争，我就不明白了，是鲁沙伊洛还是赖斯在计划战争，战争应于何时开战。其实，这个问题应当单独谈谈。要搞清楚，她指的是什么。

但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政府的一些领导官员讲的其他一些话。大家知道，美国国务卿是个军界人物，可以说，是个专家。他曾说了下面一段话：“美国没提出废除1972年反导条约的目标。但是准备坚定地遵循建立有效的，同时就其性质来说又是有限的反导防御的方针。”我们注意到鲍威尔的这一声明。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声明。美国不以废除反导条约为目标，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我们同样认为，反导防御应该是有效的。鲍威尔先生提到，“同时就其性质又是有限的”。应当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讨论和会谈的议题，这是一个严肃的声明。您满意了吗？

德·利尤伊斯：满意，谢谢。

埃·帕勒麦尔（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记者）：布什总统在卢布尔雅那同您会晤时表示，他打算派美国政府高级代表赴莫斯科讨论具体事宜。您认为最近在您和总统的关系中，您希望达成最大限度的一致和取得最大进展的最主要议题是什么？

普京：其实，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没什么可补充的了。会晤时总统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他指的正是讨论与战略稳定和反导条约有关的问题。

我们商定（这是我的建议），两国专家不仅应讨论什么地方存在威胁，还应具体讨论今天在 1972 年条约中什么东西有碍于防止这些威胁。

那里有非常具体的东西，应由专家们来认定。这指的是这些导弹的速度，以及由此可得出的“战略性”或“战术性导弹防御系统”的概念，等等。

1972 年反导条约本身包含条约的修改机制。已经有过修改，但是我们要弄明白，今天具体指的是什么。还有我们曾多次谈到过，我在卢布尔雅那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谈到过：反导条约与其他一些条约是联在一起的，包括不扩散问题。条约中没提到直接关系，但是不扩散领域的条约与反导条约是有联系的。如果我们彻底放弃该条约，核门槛国家宣布自己是核大国就容易得多。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安全吗？我表示怀疑。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来看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我们对美国伙伴的不安有同感，但是我们认为，需要共同努力消除这些不安，否则，某些第三种力量就会借我们的矛盾钻空子，以后我们也将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我们听说（我现在回到您的问题上来），不管有我们参加或没有我们参加，某些计划都将实施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对此进行抗争的。不让我们参加，也没什么。我们不能迫使任何人与我们合作，也不能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我们建议合作，建议一起做工作。如果不需要一起做工作，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做好了独自行动的准备。但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要知道，这个条约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有关，条约中包含核导弹领域的监控机制。

我们谈谈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问题。请想像，如果我们拒绝和放弃 1972 年反导条约，这就意味着这两个条约将从国际关系实践中被自动废除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相互进行监督和检查，我们从武器中消除了多少枚导弹。取出了弹头，是把它们放在一边，还是将它们销毁。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都有如此大的所谓“还原力量”，以至于使核武器的监督问题根本就会不复存在。今天拧开了，明天又装上。如果我们排除了这种监督因素，如果我们抛弃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谁能进行检查？如果我们放弃 1972 年反导条约，就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一切都与这个问题，都与反导条约有关。

我们不强加于人，不吓唬任何人，也不进行讹诈。我们建议进行合作。如果建议被接受，我们愿意这样做。否则，我们就单独行动。我不认为，美国和俄罗斯，以至于全人类会从这里得到好处。我想是不会的。

不过我觉得，布什总统是愿意合作的，他愿意对话，并力图进行对话。我想重申这一点，我想再次谈谈这一点：对我本人、对整个俄罗斯代表团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普·泰勒（《纽约时报》记者）：总统先生，您谈到威胁，您准备共同讨论这些威胁并且共同抵御这些威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反对建立任何类型反导系统的中国会不会感到自己非常危险，并表现出自己的不满？也就是说，您认为俄中关系会不会朝消极方面变化？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

现在请允许我提第二个问题，即有关伊朗的问题。您们正与伊朗共同搞项目，帮助伊朗建设核电站。谢尔盖·伊万诺夫曾说，美国也为朝鲜提供那样的核反应堆。我想说的是，美国的附加条件是，朝鲜放弃自己的军事计划。您们能不能在核领域与伊朗合作时也提出同样的条件？

有人插话：您能否用英语回答问题？

普京：不能。目前还有困难。我曾试着同总统讲讲英语，讲了几句。他做出表情表示他听懂了。为此，我非常感谢他。但为了准确理解起见，我还是用俄语回答问题。

谈到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这个问题得问江泽民。您说中国对任何导弹防御系统的态度都是消极的，这我不知道。不过 1972 年反导条约对某些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做了规定。条约规定在两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美国选择了部署其陆基导弹装置的地区，俄罗斯选择了莫斯科。

据我所知，中国对写进这个条约中的东西没有异议，因此不能说，中国反对任何导弹防御。据我对我们的中国同行的理解，他们反对破坏这个条约。应该说，今天我与江泽民主席通了电话。我对他说，我已向布什总统转达了他让我转达的信息，即在中国看来，应该认为撞机事件已经结束了。应该说，

总统对我转达的这个信息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总统非常积极和平静地说，应当忘记这件事。江泽民今天在与我通话时说，今年秋天他将在上海期待总统的到来，并且非常高兴总统同意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单独与他讨论美中关系问题，中国也准备这样做。

但是，我注意到您提的问题中有一点，不管怎么说这一点提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考虑我们在这个领域里的一切行动，并看看其他核大国将如何反应。在这个意义上非常重要是我们行动的透明度，以便使任何核大国没有受刺激的感觉，不会感觉在其背后搞了什么交易，否则结果就适得其反。如果那样，我们不仅不会改善国际安全，反而只能使和平变得更加脆弱。您知道中国有多少枚弹道导弹吗？

普·泰勒：18枚。

普京：您也知道（中国的）潜在经济能力吗？因此在这方面需要非常严谨地行事。我再说一遍，不应使任何人感到受损害，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本着不给人造成伤害的原则行事。

我们的美国朋友谈到未来的威胁，谈到防备威胁。这就是说，我们承认目前存在着一定的平衡，今天我们至少不应该打破这种平衡，不应该挑动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当然，我们的所有行动都应该保持在一定限度以内。因此，“核俱乐部”的每个国家都应该了解所发生的事件和与我们的美国伙伴进行的会谈。当然，世界各国也都在考虑自身的安全。

普·泰勒：俄罗斯是否准备就这个问题与中国保持一致的立场？

普京：我们有意保持在全世界业已形成的安全平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中国，其他核国家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我们都知道法国的立场。我认为，我们无权忽视法国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其他核国家也密切

关注这个领域的进程。

我要再次重申，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补充的。我们的行动不应令人不安，不应使人感到上当受骗，不应造成推动军备竞赛的局面。这相当危险。因此，我们说，平衡已经形成。如果说存在某种我们应该一起予以考虑的威胁，那就让我们共同来想办法。因为在保持这种平衡的同时，我们应该改善安全的质量。应该大家在一起，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正是在这方面需要也考虑我们与中国的接触。

至于说到伊朗，我们与伊朗的关系很不一般。伊朗是我们的邻国，两国关系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我认为，伊朗正经历着改革和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最近的选举结果就是明证。我在这里，在莫斯科会见过哈塔米。他是个很有现代思想的人，是个很强的、足可受人尊敬的伙伴。他准备朝着使伊朗融入国际社会的方向发展自己的国家。我们明白美国和以色列的不安。在发展与伊朗的关系时我们会考虑这一点。

有人对我们说，似乎我们在极力帮助伊朗重新武装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弄清概念。我们认为，现在有人常使用一些政治论点，目的是把俄罗斯排挤出武器市场，也包括伊朗的武器市场，这完全是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我们与伊朗进行了合作，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我们有一些合同，我们将履行这些合同。

但目前有使美国特别不安的领域，总统在卢布尔雅那会晤时也和我说过。这涉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器和导弹技术。

应该告诉你们，我也曾对总统说过，在俄罗斯与伊朗的军事技术合作计划中，没有也不打算有这方面的计划。俄罗斯对伊朗领导人的这种立场也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在不扩散方面承担了某些义务，并将履行这些义务。而且，这也符合我们的

国家利益。如果你们能从专家那儿探听到，伊朗拥有什么核武器，射程有多远，那你们就会理解，我在这里没有做任何夸张。

至于防御性武器，这是另外的话题。我认为，它不应使任何人有任何不安的感觉。

对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说，欧洲国家正在积极地发展与伊朗的关系，这不是什么秘密。德国通过“赫尔梅斯”担保为伊朗提供了20亿马克的贷款。美国实业界与伊朗官方人士有接触，如果说这瞒得了别人，但瞒不了我们。我们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晤。我向布什总统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

普·泰勒：看来，您想说，美国人在同伊朗做生意？

普京：准备做。准备开始广泛合作，这样做是正确的。不过，为什么我们就该排在后面，这就不明白了。

您提到美国在朝鲜建核电站的事，提得好。我们帮助伊朗建的也正是这样的核电站，这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专家会告诉你们，这绝对不能用来制造核武器。您说，美国人对朝鲜提出的条件是不在那里制造核武器。这就是说，你们认为这样做是有效用的。那么为什么又对我们把朝鲜说成是具有危险的“无赖国家”呢？

我要告诉您，即便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我们也不会把核技术传给其他国家，包括伊朗在内。当然我们可以想像，有的人为了赚钱，绕过我们的法律和国家的官方政策私下秘密出卖这种技术。我们将尽力防止这种事发生。但是不只俄罗斯有这种事，其他任何国家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您知道美国有一个专家和大学生培养法。譬如，从伊朗来了一名学生，在一所大学的某个专业办理了入学登记，然后谁也无权禁止他转学别的专业。您们只要这些专家队伍，看看在

这一领域发生的情况，您们马上就会对美国为伊朗培养专家一事表示担忧。

我想，在这方面必须停止无谓的互相指责，而是应当一起为有效地防止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扩散而努力。那是我们的特工人员，他们有一套在俄美之间搞对抗的复杂的体系，对他们来说，继续相互指责更省事，因为这样就不需要做什么付出一定努力的内部调整，互相指责要比共同努力对付现实威胁容易得多。我们两国的特工机关都如此。

普·泰勒：因此，您建议俄美两国特工机关合作，交流涉及伊朗及其他国家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普京：我提出的建议是俄美两国特工机关联手防止核扩散，不管它出自哪个国家，还是流往哪个国家。其实，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曾在特工机关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国家好几十年一直在反对另一个国家，于是形成了一定的立场，挑选了一些人、一些专家，这一切都是花了好几十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因此，让一切照旧要比意识到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搞清楚威胁来自何方及需要调整什么容易得多。后者需要有一定的理解和付出一定的努力。

我们大家都说新的威胁。其中之一就是民族恐怖主义、民族间的互不相容和宗教极端主义。我认为，这是特工机关开展联合工作的合适领域。美国公民不时地遭受这些威胁：时常发生恐怖行动，军人和普通公民都有伤亡。这是一种现实威胁，包括美国在内。在死人啊！我们这里当然也有这样的威胁。

很遗憾，我现在要说的话，可能引起不同凡响，但是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说实话。我有时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无论是我们的特工，还是美国的情报人员，美国的更经常，总在利用某种东西继续在两国特工之间搞争斗，从而给两国的民族利益带来损失。我觉得，这是因为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前景理解不正确，也

是因为对当今的威胁理解错误。

如果说，今天我们利用某些极端分子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那么明天，这些极端分子就可能掉转枪口来反对我们自己。采用这种手段去达到目的，这是十分危险的。实际上，它必然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作为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必须确定自己对塔利班的态度。我们最终要想取得什么？他们破坏千年的文明古迹和著名的佛像。媒体曾经轻描淡写地报道过，现在大家都忘了。可这太可怕了！这简直是灾难！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同谁打交道。可现在对这些却是完全保持沉默。那里有训练既反对我们也反对你们的恐怖分子基地，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事实。还有许多其他方面，我们也是可以联合行动的。

普·库英-贾吉（《时代》周刊记者）：我们当时的确考虑过，这是一个需要继续下去的话题。您以准确的语言同美国总统进行了十分诚恳的对话，但您现在究竟最担心的是什么？美国政府的举动和政策中什么东西最令您不安？您提到特工之间的斗争。如果可能的话，请您说说，西方特工行动中的哪些方面最使您感到不安。

普京：关于您所提问题的第一部分我可以这样说。不是不安，我们是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忧虑。虽然我们对此有准备。

我相信，采取任何行动，包括单方面的行动，起码在最近25年内，它不会严重损害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如果我们遇到采取单方面行动，包括撕毁第一和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我想，我们的核潜力仍将是巩固的。我们这样做实际上几乎无须进行任何新的财政投资。

如果你们读一下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你们就会发现所谈的问题，即可以在现有的导弹上装上新弹头，而

且只需花很少一点钱，几乎不值什么。这样，俄罗斯的核潜力可以增加许多倍，是许多倍。

然而，我们担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即这样会打破现有的平衡。其他国家可以开始不受监督地进行核武装，其中许多国家还与我们邻近。这是我们担心的事，虽然美国人关于这个问题说得更多。其实，我们要比美国担心得多。因为“核门槛国家”拥有的核弹可能打到美国本土，那还是遥远将来的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真诚地说，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和总统有着共同的立场。现在转到您所提问题的第二部分？

普·库英 - 贾吉：还是继续您提到的特工的话题。特别是他们怎样利用……

普京：他们的行为怎样使人担心？

普·库英 - 贾吉：特别是这些事发生在什么地方？

普京：不用担心，因为双方的那些人都工作得不好。他们不会做出任何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只会碍事。原则上说，特工的主要工作是为政治部门的领导提供情报，但我觉得他们为消除国家遇到的现实威胁做得很少。虽然他们也做了个别有益的工作。你们也知道美俄特工机关曾为堵截毒品运往北美采取过一系列联合行动。如果信任程度更高，在防止恐怖行动方面将合作得更加有效。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扩散，也是完全可以采取联合行动的领域。

我重复一下，总的说，我不认为这里有很大的威胁。西方特工机关中有所谓“泡沫搅拌器”的说法，我们也有不少这样的特工。不过，总的说，那里有专业技能的行家也不少。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够保障美国和俄罗斯的利益。重复一下，希望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对付两国遇到的威胁。

斯·格拉塞尔（《华盛顿邮报》记者）：为了具体扩展有关伊朗这个国家的话题，我想提示一下，在您的星期六会晤以

后布什总统曾发表声明，谈到您们在争论中产生分歧的具体方面。布什曾经就车臣、就您们在高加索、在格鲁吉亚的活动提过问题。

他提出的第三个具体问题是有关大众媒体和它们的自由问题。当然，他只是大致涉及了这些问题，很抽象，没有具体谈。如果可能的话，我想了解一下，就这个问题您们具体谈了些什么？以及在您和布什的谈话中您是怎样回答他具体关心的问题的？因为后来他只是简要地谈及这些问题。

普京：您已经知道，我们谈过这些问题。总统绝对是个正常的人，能够现实地看待事物的人。我知道，编材料可以想编什么就编什么，想怎么编就怎么编，报道材料也是如此。但如果你想正视对方，愿意听听对方给你说的意见，那么，对某些事物就必须做出客观的评价。

当我们谈到车臣时，有些事我简直懒得重复了。我觉得有的事是不可能不被理解的。虽然有时候我想，因为有的人不是每天都碰到这样的事，对他们只能重复。总统当然了解所有问题，现在回答您的提问时，我不得不再次重复其中的某些问题。甚至重复我对总统已经说过的细节。

我们都熟悉过去十年高加索的情况。1995年俄罗斯虽然没有从法律上承认车臣，但是事实上默认了车臣独立，并且彻底离开了车臣。撤销了那里的所有政权和管理机关，撤走了军队、警察、检察院和法院。这样做无异于丧失民族尊严，但是为了和解，我们还是这样做了。俄罗斯遇到了其他问题。

我们遇到的是在车臣的俄语居民遭到人身伤害的问题。可是，俄罗斯没有反应，当时俄罗斯的情况同美国越南战争之后的处境十分相像。1995年以后，它实际上处于一种休克状态。

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几乎不受任何政权控制的车臣开始用非法手段侵吞俄罗斯的经济成果。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边界，

俄罗斯依然没有反应。

此后，几乎每天都会发生骚扰相邻的俄罗斯地区（达吉斯坦和俄罗斯的其他地区）的事件。居民只能卖房，离开车臣。车臣没有政权，所以没有对象可以谈判和追究责任。我们的护法机关在那里也显得无能为力，他们甚至害怕进入车臣跟踪追剿匪徒。

结果怎样呢？数以千计的武装匪徒喊着脱离俄罗斯的口号对达吉斯坦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叫嚷要建立一个从黑海至里海的所谓伊斯兰合众国。这已是巧取豪夺，是明目张胆的侵略！

你们会建议我们怎么办？同他们讨论《圣经》的价值？他们对《古兰经》都可以另做解释。他们把信奉天主教的人都视为敌人。

我对总统说：“如果有人来，而且是武装人员，想夺走你们一半得克萨斯州，您会怎么想？”

而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问题。正是这样的！你们是知道这一点的。我有时想，媒体怎么会这样报道。如果这是一场宣传运动，我想，那就是有意想利用车臣形势来动摇俄联邦。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而且人们都忘了被砍了头的外国人，有英国人还有新西兰人，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公民是怎样在车臣的广场上被当众枪毙的。谁也不注意这些，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还有人公开号召消灭犹太人。就是那些起义运动的领导人居然在电视中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可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一点。

今天，对于我们来说，车臣是否独立出去并不是原则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有原则意义的，那就是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利用这块土地作为进攻俄罗斯的前沿阵地，绝对不容许。

我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同总统讨论这个问题的。国际社会

从来没有承认过车臣独立。我们认为，车臣是俄联邦的组成部分。而且，今天以及最近的将来，都将保持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必须对那里发生的事承担责任。遗憾的是，那里存在着人道主义性质的大问题。我们愿意同国际组织合作解决这些人道主义问题。

我们认为，凡是违犯俄罗斯法律的人都应被追究责任，不管是军人还是普通公民。我们必须保障法律在这块土地上有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想像占领者那样行动，不加区分，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是我们自己的领土，这样的行为方式是会起反作用的。我们非常理解这一点，我们不会在那里开展镇压运动，谁都不需要这样做，这只会适得其反。这无须别人来说服我们。您对我这一部分的回答满意吗？

斯·格拉塞尔：满意。

普京：我们似乎都是成人，是严肃的人。你们都是很有阅历的人。但是在发生进攻达吉斯坦的事件后，从我方、从俄罗斯方面来讲，你们能够想像出采取解决问题的另一种行为方案吗？谁能提出一种其他的行动方式？

我们在若干年里，曾多次试图展开对话，想达成某种协议。但是不知道同谁去谈。说实话，马斯哈托夫在那里一点作为也没有，到处呈现一派地方割据的局面，每块地盘都有一个所谓的战地指挥官，不知道找谁去谈。但是我要对我们伟大的国家负责。人们每天都在遭到屠杀。我在想，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任何西方国家，那么，在你们那里的人们早就开始起义了。而我们的人民是富有忍耐性的，忍耐了多少年了。

现在来说说格鲁吉亚。在对付恐怖活动的问题上，我们同格鲁吉亚的关系十分特别。我们曾经向谢瓦尔德纳泽建议，让我们驻在格鲁吉亚的军队从驻地出发，封锁俄格边界的车臣段，防止匪徒进入格鲁吉亚。他当时表示同意。叶利钦也同他

通过电话，他说：“好，我同意。”叶利钦告诉他，明天派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去。他答：“好，我等他。”第二天早晨，他给谢尔盖耶夫打电话，说：“我同叶利钦通过话，说您要来。我想了又想，您还是别来了。”这导致了什么后果，我想，你们是很清楚的。

格鲁吉亚当局一会儿郑重其事地说那里没有匪徒，一会儿又说有。但事实总是事实。人们的東西被盗，犯罪现象猖獗。我肯定，在潘基西峡谷和艾哈迈德地区藏有大量匪徒。我们知道所有头目的姓名，并且报告了谢瓦尔德纳泽。其实查出他们是容易的，他们经常通过电话进行交谈，我们监听。格鲁吉亚当局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我想，现在这已成了格鲁吉亚的国内问题。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被迫实行签证制。如果不这样，匪徒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格鲁吉亚进入俄罗斯。

我觉得，格鲁吉亚当局已经忘记了，在发生阿布哈兹危机时，车臣恐怖分子把格鲁吉亚人的人头当球踢的暴行。这种憾事是有的。虽然格鲁吉亚的某些领导人也说：“这我们记得，我们知道。”而我说：“好，你们知道，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

这实际上是我们同格鲁吉亚关系中存在的惟一问题。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谢瓦尔德纳泽会改变态度。这是因为这些地区有许多土生土长的车臣人。他生怕我们的军队开进去后，那里会出现骚乱，等等。这样的危险是存在的。

可是现在那里的秩序难道变好了吗？这恰好是一个需要相互信任、拿出勇气和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结果。这将存在很长时间。我们将加固边界，将加强我们在这—边地区存在。格鲁吉亚将如何对付这些恐怖分子呢？

在其他问题上我们之间没有矛盾。我们就基地问题进行着不轻松的谈判，不过谈判还是进行了，而且正在就这个问题达

成协议。我们已经从那里撤了装备，并将就侧翼的限制问题达成协议。

我们对格鲁吉亚的经济给予实际援助。在经济领域没有拒绝过格鲁吉亚的要求。他们要求我们重组债务，我们马上办了。他们要求在能源领域提供帮助，我们也办了。他们又要求我们提供天然气，我们照样满足了，而且是以低于为欧洲提供的价格，也低于为乌克兰供应的价格。我们在帮助格鲁吉亚。

你们知道，已经有60万—70万格鲁吉亚人从格鲁吉亚来到俄罗斯。他们每人每月都要从俄罗斯为自己的亲友汇出150—200美元，这当然不多。但是只要你们算一算就知道，这是10亿美元。这对格鲁吉亚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这笔钱都用到了维持人的基本生活方面。

我们没有为这些人设置障碍，相反为他们创造条件，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他们占据这么多工作岗位，我一再重复，这是在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我们为保持格鲁吉亚的稳定而竭尽全力。

现在来谈谈大众新闻媒体问题。我想，这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俄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十年。单靠今明天不可能在什么事情上都建立起全新的东西，包括在国家结构中，在心理领域里，在国家机构的功能上。我想，您们对这些领域的情况可能比我更清楚。

我是怎样理解就怎样说，怎样感觉就怎样说。您可以对这些事做出自己的结论：什么是对的，什么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第一阶段出现了苏联解体，这个解体的过程当然触及俄罗斯联邦本身。这导致国家机构本身发生一定程度的破坏，这些机构被削弱到最低限度。法律系统、监督系统都处于十分悲哀的境地。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了私有化

进程。这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很多人利用了国家衰退的情况以及不够完善的私有化法规。我已经说过，法规本身不够完善。但是，在国家机构衰弱的情况下，创造了使这些法规遭到破坏的条件。一般也很难搞清楚，什么已被破坏，什么还没有被破坏，因为情况太复杂了。

出现了一些攫取和拥有数十亿财富的团伙。我一点也不夸张，我指的是数十亿美元。在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人们聚敛财富通常要花几十年，而在我们国家，一些集团在两年内就可以积聚数十亿财产。一些人很快就懂得了：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必须获得影响政权的杠杆。我甚至说过，影响政权的最好杠杆就是诈骗政权。诈骗政权的手段当然就是控制新闻媒体。很多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也违犯现行法律实际上已经私有化了，另一些是利用靠非法手段获得的资金重新建立的。

因此，我坚信，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就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也不可能有民主的社会。

它们必须是真正自由的媒体。它们应该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某些个别的集团效劳。不应该成为在为这些经济利益集团效劳过程中诈骗政权的工具。不仅仅是为那些经济利益效劳，而且是去维护俄罗斯长期所处在的那种准罪恶状态。

而为了使大众新闻媒体真正自由，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经济基础。应该使大众新闻媒体自身成为有效益的企业，使它们不依附于其他的经济活动，使它们不成为某些经济利益集团的附属部分。但这是一个复杂过程，它要求投入力量、时间和果断行动。我重复一下，需要为新闻自由创造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我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行动起来。

德·西尤拉德（美联社记者）：还有一个小问题。我对伙伴关系的性质感兴趣。您是否认为俄美像兄弟之间那样有哥哥和弟弟之分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您多次说过必须保持平衡，世界

上的战略平衡。您的意思是或者您认为需要恢复两极世界？

普京：至于说到哥哥和弟弟的问题，我们对俄罗斯目前的地位与处境有清醒的估计。如果有人不信，那我会说服他。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失去40%的领土，经济实力也几乎丧失了这么多。对此我们是清楚的。

我想要告诉您的是，在苏联时期我们的确经历过分成哥哥和弟弟的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术语。在国际舞台上大家都是平等的。要是有人这样想，他很快就会碰壁。没有人会喜欢帝国主义的野心。这里甚至不用搞什么名堂，也不用去拉拢谁。大家都自然地联合在一起反对潜在的帝国主义。

凡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处在十分有利的地位。可是，理解并且按这样的理解行动，那就是相当复杂的事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欧洲人的尼斯会晤。德国就其经济实力和影响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欧洲国家。正是因为明白了帝国主义的野心不但无益而且还有阻碍作用，德国才提出了以不压制其他参加者为特征的欧洲建设计划。于是，绝大多数的会晤参加国转到了德国方面。但是，为此需要理解和制定一定的战略。

相反，如果想压制别国，一切都会土崩瓦解。

至于说到俄罗斯，虽然已经丧失了相当大的实力，我们仍应当看到自己的积极方面，看到发展的潜力和科学发展的水平，因为决定竞赛胜负的仍将是高科技领域，而不是在生产领域。这使我们抱有信心。我们想，我们可以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我们想，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使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速度，能够保持我们的国防实力。所有这一切让我们有理由认为，俄罗斯能够占有应有的地位。

至于两极世界，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目的。原因何在呢？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阶段。如果我们搞两极世界，那么，就会开始在两极周围聚集起某些力量，就又会出现某种分界

线。这可不是好事。我觉得，当我们议论多极世界时，我们就不会把国家分成三六九等，就不会在国家之间建立起新的“柏林墙”，就不会去组成什么新的集团，我们就会让人类正常地生活。

埃·西金斯（《华尔街日报》记者）：两个有关能源和天然气的问题。您不久前任命自己以前的战友领导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您给他提出了什么任务？他应当怎样做？他是否将改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局面和气氛？他是否将研究和调查有关腐败的问题、挥霍资金的问题？他是否将努力去查找这些资金，把这些资金还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还给国家？

下一个问题也涉及能源。外国天然气公司和石油公司始终表示，它们准备向俄罗斯投资数百亿美元，所提出的条件是，它们最终能在协定范围内得到有关分配产品的明确和值得信任的条件。（你们）为通过这种法律做出了努力，其中包括在去年 9 月，但这种努力在官僚主义机制中卡壳了。现在是否打算恢复这种努力，以便将工作进行到底？

普京：首先关于腐败和资金不知去向的问题，我从这一点开始讲起。

我们了解到巨额资金不知去向。众所周知，古辛斯基先生得到了近十亿卢布，没有上交，不打算上交。他在以色列和华盛顿之间往来，自我感觉很好，并收买美国有影响的集团，以便展开反对我们的活动。让他把钱交出来吧！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问题。

米勒当然不会去完成这项任务，这项工作应当由执法机关去做。他不应当负有警察的职能。但他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其中之一是，在这家公司确保国家的利益，收拾起所有属于国家的财产，使公司的活动，首先是财务状况对所有股东（包括小

股东)绝对透明。我们应当查明公司的债务状况。

当然,应当关心履行我们对国内外伙伴所承担的义务。应当明白,天然气部门应当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运作,因为这是商品,它应有符合实际的价格。这一价格不应当与国外价格差距太大。当然,我们无法从今天到明天就能做好这件事,所有这些都要符合经济和居民购买力的增长状况。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确保开发新的气田,让所有想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都能发挥作用。

现在,谈谈产品分割协定。你们知道,我经常会晤俄罗斯企业界负责人。当然,他们对俄罗斯政府这方面的某些计划有意见,我认为,不听取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他们说:“如果你们向外国投资者提供某些优惠条件,例如,税收优惠,那么,我们就会受损。那时,我们就不会作为俄罗斯法人进行投资,我们会以外国法人的身份进行投资。”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只有一个意思:按正常的税收制度开发油田或天然气田。这种制度应当是广泛有利和自由的。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拟定了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的商业风险条件下准备花费巨额资金,准备提供巨额投资的公司能够并应当得到某些优惠。

我指的是什么呢?例如,我们有已勘探出来的著名的油气田,其储藏量、投资额和回收率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需要采用共同的常用标准。如果公司去开发没有完全勘探好的地区,需要巨额投资,而收益率还不太清楚,就是说它们要冒风险。那样的话,我们当然应当提供优惠条件。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不会向我们国内的市场参与者提供比外国参与者差的条件。产品分配条件应当是通用的,俄罗斯企业家也应能得到这种条件。

够了吗?您满意了吗?

克·克里尔（《华尔街日报》记者）：总统先生！我们已经向您提出了这么多的技术性问题，现在能否提一个有关您个人的问题：您曾多次说过，您感到十分骄傲的是，您曾在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工作过，是吗？您知道吗，这对西方公众来说是十分费解的。

普京：什么？

克·克里尔：不，我想像，您是知道的，我们西方记者经常说：“普京先生，他在克格勃工作过，很可怕。”

普京：我同基辛格先生谈话时，对他讲了我曾在那里工作过，他想了想说：“所有优秀的人才都是从情报部门干起的，我也是如此。”因此，我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对此特别感兴趣。况且，美国第 41 任总统也如此，据我所知，他没有在洗衣店工作，而是领导过中央情报局。

克·克里尔：这是无可非议的！您所受的这种专业训练和您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今天是否对您个人产生什么影响，是否有助于您在今天在这样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局面下领导自己的国家？

普京：您知道，关于这件事可以说很多，可以说得很细，但最重要的，这是做人的工作的经验，而且是做各种各样人的工作，包括记者、学者、政治活动家和最普通的人，这些人由于这样和那样的考虑能够使一个个专家对他们产生兴趣。

为了更有效地做人的工作，应当学会同他们对话、接触，应当激活你的伙伴身上一切最优秀的东西。如果你要取得某种结果，你就要尊重自己的伙伴。而尊重，这就意味着承认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优越于你。

应当同人结成盟友，应当使人感到有某种东西能够将他和我们联系起来，感到我们有共同的目的。这是一种技巧，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这并不是首要的，这主要是做好国内工作的技巧。

您已经知道，现在我们的国家杜马在通过土地法典一读时所发生的事情：已经发展到斗殴的程度，他们告诉我，在这次斗殴中，一位杜马代表打坏了另一位杜马代表的鼻子，即事件已经发展到十分紧张的程度。虽然在此之前我同议员团的领导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接触，我们还在议会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总之，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各派还是达成了协议。但是我认为，这还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一次严重的冲突。看来，俄罗斯内部政治生活已经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

现在，很多人说，在我们这里已经呈现出团结的局面，这是真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杜马中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这种和谐来之不易，为它付出了十分紧张的劳动。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要说得更具体一些，这是一门国家管理学，要善于处理大量的信息工作。这是在情报分析部门和特工机构中培养出来的技能，这是从大量信息中筛选出最重要的，并进行加工和运用的技能。

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情况是不同的。您知道，但当我在苏联对外情报部门工作时，国家已处于改革前夕，我在那里没有看到任何与镇压有关联的事情，与此类似的事情也没有发生。在对外情报工作中当时流行这样一种反思精神，因为人们基本上是在国外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活，一切都亲眼看到了，回国后（程序大致是：在国外待上三五年，然后回到苏联洗脑，然后再出国）可以进行比较，在外国的现实的正常生活中正在发生什么，在苏联又在发生什么。

现在转到最重要的方面。即便如此，在国家安全机关，在情报部门还是培育了最主要的东西，那就是爱国主义，就是热爱祖国的情感。

克·克里尔：谢谢。

普京：非常感谢您。

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 60 周年告人民书

(2001 年 6 月 22 日,莫斯科)

6 月 22 日——是我国历史上最悲痛的日子之一。在 60 年前这一天——今天是 60 周年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

对于苏联人民来说,这场战争是一个从背后偷袭的可怕打击。正是从对苏联的进攻起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具血腥味的阶段——一场将 20 世纪劈为战前与战后两部分的灾难。

法西斯对我国的侵略是最残酷的。其目的不光是要压制人民的意志,不光是要奴役人民,而且是要消灭整个民族。2700 万人死去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付出了这样的代价。

6 月 22 日对于我们的祖国来说是一个考验民族精神牢固性的日子,是一个表明苏联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日子。

这之后还面临着漫长的 1417 个战争的日日夜夜。但是已经从这个最初的第一天起,人民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危险时刻和自己的祖国在一起,拼死也要保护它,绝不把祖国交给敌人。

就是这个选择不仅决定了伟大卫国战争的结局,还决定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那场战争的后果至今犹在。

几乎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人的命运被毁坏和发黄了的阵亡通知书。整个一代年轻人都从生活中被毁掉。甚至俄罗斯今天的人口问题在很多方面都与战争后果有关。如果不了解我们的人

民在战争期间经历了什么，就永远不可能了解俄罗斯。不了解俄罗斯人民在前线和后方的经历，就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对军队和祖国的保卫者持有特殊态度。

想不出我们被围困的人哪里来的收集又干又硬的面包的习惯。我们的人民哪里来的这种对战争的仇恨。从哪里产生的这样一句，先是我们的老一辈，之后又是年轻人经常重复的话——“但愿不再有战争”。

对那些严酷的战争年代的记忆——就像不能平静的民间悲痛——将永远留在那些曾经一起生活在统一国家里的人们的心中。这是饱尝痛苦的人们，经历了可怕战争的所有苦难的人们，是不仅活过来，而且挺住了和胜利了的人们。

亲爱的朋友们！

6月22日——是一个既值得纪念而又悲痛的日子。在我们民族历史的日历上它就是这样的日子。但这还是——一个给人以警告的日子和提醒人们的日子。

我们将捍卫这场战争的真实情况，与任何改变和歪曲这个真实情况的企图做斗争，与贬低和侮辱对牺牲者的纪念的行为做斗争。因为历史是不容欺骗的，而对它的教训则需要牢记，尤其要牢记用特别大的代价取得的教训。

当听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只是两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对世界统治地位的争夺时是很痛苦的。看到把英雄说成罪犯，把罪犯说成英雄是很难过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不是俄罗斯人同德国人的战争，这是一场同纳粹主义的战争。苏联士兵和盟军一起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和平，为德国人民带来了摆脱“褐色瘟疫”的解放。我们也清楚，德国人民意识到了那场可怕灾难的后果。我们很珍视他们对纳粹主义的受害者所采取的远不是象征性的态度。

1945年法西斯主义被摧毁，但是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根还没

有被彻底铲除，它滋生出来的毒芽还在向地球的不同角落蔓延着。

今天的世界还没有摆脱宣传极端民族主义、宗教狂热主义、世界霸权思想的意识形态。还会发现有人需要新的希特勒式的领袖。有人靠别人的灾难来寄生，对那些复杂的和非常混乱的问题作出用简单的办法去解决的承诺。有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不惜牺牲道德、正义感，不惜流血和人的生命。纳粹主义的罪行及其垮台——这是对那些号召驱赶外族人和异教徒的人发出的最响亮的警告。有人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于他们，在这里寻找造成灾难和困难的理由。对别人的排外性和不容忍不可避免地会转变成对自己人民实行专制和采取恐怖手段。这是一个明显的道理，这个道理每一个文明人都应该了解和记住。

还有一个教训。战争前夕，把握和平命运的人当中谁也没能及时地判断出存在的威胁。由于这种政治上的短见，由于不能超越个人的野心，结果付出了千百万人的代价。

纳粹分子的侵略行径是对蹂躏国际法准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的可怕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就开始大声疾呼人权、公民权和国际法准则，显然，这并非偶然。

大的战争是不会自己爆发的，它们是由局部战争引发的。因此现代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团结起来与那些已经实际存在的威胁做斗争。毫不夸张地说——这首先是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和宗教极端主义。尽管打着新的旗号——但依然是那种旧的纳粹主义的思想。

尊敬的俄罗斯公民们！

亲爱的老战士们！

那场悲剧的后果我们还要体验不止一年、两年，就是今天我们也能听到它的回声。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医治它的创

伤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是的，我们一起重建了城市，从废墟中扶植起了国家。但是谁也不能把千百万的死难者还给我们。不能把那些尚未来得及建立自己的家和教育自己孩子的人们还给我们。不能把没来得及谈完恋爱和结束学业的人还给我们。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他们保卫了祖国，捍卫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他们给了我们未来。对此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让我们纪念那些为了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战争英雄们，请默哀一分钟。

摒弃“冷战”偏见,构建欧洲 统一的经济、法律空间

——在欢迎希拉克总统及其夫人的
午宴上的讲话

(2001年7月2日,莫斯科)

我非常高兴地在克里姆林宫迎接法国客人,并以俄罗斯的殷勤好客方式答谢去年秋天巴黎对我们代表团的热情接待。

俄法联系的古老历史使我们几乎可把每一年都当做我们关系史上有纪念意义的周年来进行庆祝。

值得回忆的是,950年前雅罗斯拉夫(智者)的女儿安娜成为法国国王亨利一世的妻子之后,登上了法国王位的宝座。从那以后又过了280年,法国的第一个使者雅克·科姆普列顿来到了俄罗斯。今年我们要庆祝俄法合作条约签订200周年。

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的单子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两个伟大的欧洲国家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的里程碑。

法国和俄罗斯的作家、哲学家、作曲家和建筑学家的创作美化和丰富了世界文化,没有他们的创造就不能想像当代有思想的人今天的精神生活。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俄罗斯,人们对法国经典作家的了解和热爱并不亚于他们对俄罗斯自己的

经典作家的了解和热爱。

然而，使俄罗斯和法国亲近起来的不仅仅是历史和文化。我们今天相互关系的基础是对建立多极世界的共同的想法、民主的理想以及对1789年8月26日法国大国民会议首次宣布的人权和公民权的不可动摇性的认识。

我和雅克·希拉克先生在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的接触以及今天的会见，为经过时间考验的俄法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这在向我们提出严肃要求的当前历史阶段显得特别重要。

戴高乐将军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在有100年历史的法—俄同盟的发展道路上，由于阴谋和互不理解而导致的阻碍和对抗发生得太经常了。然而，在每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这种同盟的必要性却都显得十分明显。”我们又一次认识到这一政治预见的正确性。

我们应该永远摒弃“冷战”偏见，在欧洲历史和文化一致性的牢固基础上构建统一的经济和法律空间，为欧洲文明的和谐发展创造条件的空间，就共同的政治、社会和国防利益达成共识的空间。

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所需的时间不是一年。这里我们希望得到欧洲一体化的公认领袖——法国的积极支持，我们把同它的密切接触视为俄罗斯同欧盟开展顺利对话的保证。

重要的一点是寻找对付时代威胁的办法，而不是制造新的威胁。要在遵守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同等安全的原则下寻找解决维持和加强世界秩序的法律基础问题的办法。在这里，我们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担负着特殊的责任。

经济利益逻辑始终帮助我们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近十年来我们很好地掌握了发展传统贸易的方法，但为了在更高水准上强化业务联系，需要扩大投资的积极性。我们已有在先进部门推进合作项目的良好趋势，对此我们应在政治上给予

支持。

民族语言是巩固民族自觉性的活力。甚至在全球化时代也没有失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恒久价值。对其加以保存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在法国扩大俄语教学和在俄罗斯扩大法语教学是我们开展合作的重要方面。总统先生，我知道，您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学怀有很大兴趣，所以我相信，这一领域一定会受到您的崇高的关注。我补充一下，从前，希拉克先生曾从事过把普希金的作品翻译成法语的工作。

俄国人和法国人的相互好感和传统“吸引力”是以我们两国文化的独特的对话为依托的。法国准备积极参加圣彼得堡建城 300 周年的庆典证明了它珍惜这一共同财富的愿望。总统先生，还有您愿在法国举办“俄罗斯年”的想法也是这一点的证明。

我想，我们双方不仅对以往会晤的成果感到满意，而且还感觉到我们的关系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促进作用

——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2001年7月16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我们认为,今天的俄中高级会晤开辟了我们两国关系的崭新阶段。载入作为访问目的而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主要的东西都已经完成了,中俄之间平等伙伴和战略合作的方针已经获得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会晤是在绝对信任和相互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再一次确认了无论是在双边关系还是在国际事务中都要加强相互合作的愿望。可以说,俄罗斯和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在现时代一些关键问题上都传统地保持着相似的立场。这涉及支持世界和平和保证国际安全,这也涉及解决地区问题的立场。经济合作是我们相互合作的牢固基础。

在会晤中我们不仅详细讨论了两国经贸发展的前景问题,而且还商谈了若干具体的有重大意义的规划问题。这些规划反映在能源领域,相互促进高科技发展领域,等等。执行条约工作的具体途径、两国对一些迫切问题的立场反映在会谈结束后

所发表的莫斯科声明中。

江泽民主席邀请我明年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总统举行了非常重要的会谈，并在此基础上签署了对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条约。您能否同我们谈一谈这一重要条约的内容和意义？

普京：我和江泽民主席以及中国同行讨论了通常所说的双边关系中最广泛的问题。我们商谈了经贸联系问题、人文领域的合作问题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努力的问题。我同意江泽民主席对今天所签条约的评价。签订这个条约的思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提出来的，而这个思想是在一年前我访问中国时产生的。刚开始，在非正式交换意见时，他告诉我（当然，江泽民主席是一个俄中关系的权威专家），对近年来相互关系的分析、对法律基础的分析表明，制定和签署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文件的时机已经成熟。

此后，中国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正式确认了自己的立场，当然，我们也同意了。无疑，这个条约首先涉及中俄两国的关系问题。我们注意到，这是构建整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还注意到，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世界大国之间的以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法关系准则必将以极其重要的方式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客观上产生促进作用。

问：中俄经贸关系的现状怎样？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在近期我们两国的贸易额将达到怎样的水平？从在这里签署的条约可以看出，我们两国相互不存在领土要求。这是否意味着所遗留的领土问题在近期解决？

普京：至于说到经贸关系问题，我们注意到，这无疑是我们所有其他方面的关系发展的基础。今天我们的贸易额略高

于 80 亿美元。如果 1999 年我们的贸易额的增长率为 4.4%，那么，2000 年已经达到 40%。我想，今年的增长率可达到 43%—44%。应该说，我们对情况的估计是实事求是的。除了这些感人的数字之外，我们也知道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额只占其外贸总额的 2%。所以，这种情况说明我们有着良好的前景。在哪些方面呢？当然是在能源方面。中国需要稳定供应载能体。俄罗斯准备在这方面同中国开展合作。不久前在上海做出决定：允许我们的“天然气工业”康采恩参与中国一个巨大的天然气建设项目，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落实，对此我谨向中国领导人和江泽民主席表示感谢。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重复一下，我们之间有着以相互利益为基础的大规模合作计划。

我们还准备在电力方面开展合作，其中包括核电。我们在机器制造领域、高科技领域以及和平开发宇宙空间领域都有很大的合作兴趣。我们还拟定在飞机制造业领域开展合作。我们是世界上铝生产大国，我们在这方面的合作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性。不管对中国人民，还是对俄罗斯人民的利益来说，我们可以开展有效合作的项目远不止这些。

至于说到边界调解问题，两国的外交部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 90% 以上的边界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只剩下不长的两段。不管是俄罗斯方面，还是中国方面都决心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我同意那些对边界调解赋予重要意义的专家们的意见。但我想强调一下，类似的术语我们在正式文件中是不采用的。这是对的。我们讲问题，不是说遇到什么麻烦，而是指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我们所指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期限。我想，我们将和商谈其他问题一样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想起了邓小平当时所说的一句名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我希望俄罗斯公民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

——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1年7月18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普京：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由于都要去休假，可以说今年上半年的政治活动就要结束了。与此同时，在近日，各个新闻社和记者提出了许多会面和采访的申请大约有1000多个。我和你们当中的许多同事见过面并交谈过。但毫无疑问，以单独采访方式满足所有这些采访申请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与同事们决定采用这种方式来同所有的申请者会面。而我本人也非常感谢在座的诸位，感谢你们对俄罗斯政治生活以及俄罗斯本身所表现出的兴趣。我将尽量回答你们准备提出的所有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你们的愿望。

我认为，最好是开门见山地直接提问，这样就不会浪费本来就有限的时间。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大概是现代俄罗斯历史上最长的国家杜马例会刚刚结束。您在总体上怎样评价它的工作？在已经通过的法律中您认为哪一个法律对我们的改革进程来讲是最重要的？谢谢。

普京：在总体上，我已经做出对俄罗斯议会2001年春季例会期的工作评价。但我可以再讲一次。我认为，在现代历史

上俄罗斯国家杜马还从没有如此紧张、目的性强和卓有成效地工作过。

事实上看一下统计数字就足够了。我今天与国家杜马主席会面，并一起查看了已经完成的工作成果：通过了4个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和155个联邦普通法律，其中的55个法律被政府定为头等重要的法律。当然，这是一项严肃而紧张的工作。可以说，国家议会在这一年里在扎实地促进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在完善国家政治体制上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我对议会通过政党法以及一系列的基本法律给予非常高的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法律在最近的三四年里国家杜马不是实际上没有被认真研究过，就是被丢在大堆其他文件的下面。我想用不着对事情关注的人们去解释诸如俄罗斯联邦的基本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这些法律对于国家有什么意义。

这都是构成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基础的东西，至于土地法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法律对于任何国家来讲都是长期的基本法律。对于俄罗斯来讲也一样。这也是为发展市场经济创造必要的条件，在这个领域里头一次做出了实际行动。

就拿税收领域来说，这简直是革命性的变革：13%的居民所得税率——这在欧洲是最低的。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实行了欧洲最低的企业以及法人的利润税——24%。只要与欧洲任何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明白俄罗斯努力方向是什么，即追求经济的自由化，杜绝国家对经济的没有根据的干预。我要说明一点：只是杜绝没有根据的干预，不是完全取消国家的调节职能，而是要杜绝没有根据的干预。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十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进行的，这不是偶然的，这也是一个好的标志。这表明不仅是议员，而且他们所代表的公众的政治觉悟都在提高。十分幸运的是，我们所有的争吵主要是在议会内进行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这也是

个非常好的标志。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不止一次的提及改组政府，但是这个决定被搁置了。请问，什么时候进行这些改组？变动幅度大不大？改组之后新内阁将会怎样？

普京：我的同事刚刚提醒我，昨天是路透社成立 150 周年，我想以俄罗斯国家领导的名义向你以及你的同事祝贺这个节日。我们一直以尊敬和认真的态度关注你们的工作。它是世界上重要的新闻社之一，因此我衷心地祝贺你们。

至于说到俄罗斯政府的问题，应当承认说你并没有非常认真地关注我们的意见，现在我解释为什么。你自己的问题是这样提的：为什么改组的期限被搁置了？是谁提出的？关于改组俄罗斯政府的期限的问题，任何时间、任何官方人士都没有谈到过，其中包括我本人。我们谈过，我在自己的公开讲话中也讲过：俄罗斯的官僚制度从不比任何欧洲其他国家，或北美国家的差，但是也不比它们的好。这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之一。

因此，时代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比如说在立法领域上的要求。人们可以随意去讨论我们通过劳动法典的对与错。但显而易见的是，那部 1972 年通过的劳动法典，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当时是国家负责一切，那么今天则不可能了。今天国家不可能包办一切，因为国家无法提供市场经济所需的一切服务，包括政府在内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也是如此。政府行为应该符合现代条件下所赋予国家的职能。从行政的角度，从准备、通过和实施各种决定的角度看，我不认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安排得很合理的。我深信，这里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善，不只是政府，而是整个行政体系，尤其是各个地方的行政体系都需要完善。

我同政府领导们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些问题。这里不存在

也不需要任何革命性的改变。这项工作将平稳地、按部就班地做准备。当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准备就绪、研究好了，我们就会致力于解决它。我想重复的是，我们不会仓促行事。

因此这里你们不必寻找任何轰动的消息，这里根本就没有。这是工作的时机问题。这不是在讨论、在吓唬政府中的某些人，说某人要罢免某某人。问题要重要得多，不只是人事问题，还包含有被调离或被罢免的个人因素。问题在于如何做才能使俄罗斯的主要行政部门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为此不仅邀请政府的官员，而且也请管理领域的专家参与讨论。我认为，要征求国家杜马的议员们意见。总之，只要这个决定一旦准备就绪，就会马上实施。

问：总统先生，中东危机和海湾局势是否会被列入热那亚高层会晤的日程安排？您是否会在这次会晤中提出俄罗斯方面的某些倡议？

普京：大家知道，热那亚会谈的主要议题将是讨论一些具有全人类性质的问题。八国元首原则上商定将集中主要精力关注非政治问题。就是与贫穷等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疾病做斗争的问题，以及某些具有人道的、技术的或基因技术性质的问题，诸如：能源问题、食品以及食品安全问题、人类基因问题和与可能克隆人体器官或人有关的所有问题，及其道德方面的问题。

至于政治议题，以及危机议题，我认为应在双边接触中，或可能在正式安排的讨论之外的自由讨论中提及这些问题，其中大概也会讨论近东问题、近东冲突问题、伊拉克问题等。

关于我们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我可以再重复一下。我们认为，制裁的办法未必有效果。今天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能否确认伊拉克在准备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证实没有的话，就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与伊拉克的关系。需要说明，伊拉克

领导人允许有关核查人员来核查相关设施，以达到解除制裁。我们认为，无限期的延长制裁或提出新的制裁办法，在现阶段是无法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的。

关于近东问题的调停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我们对矛盾今天达到如此激化的地步感到很遗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多年的努力，很遗憾，实际上化为乌有。国际社会的努力实际上也是白费力气。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就是现在没有比迫使双方停止暴力冲突更重要的任务了，需要立即去做这一工作。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解决所有其他问题，而这一地区和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是十分尖锐的。我认为，如不考虑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想达到这个目的将十分复杂。为此应关注叙利亚的正义要求和合法利益，听取埃及等国家的意见、观点，等等。毫无疑问，需要向降低以色列和黎巴嫩对抗的方向努力。

我们知道，这些国家对这一地区的不同势力具有的不同影响。因此，我重申，不考虑这些国家的合法利益，就不能最终完全解决所有近东问题。俄罗斯准备在调停近东冲突上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想强调，我们将尽力使卷入冲突各方不因任何协议而受害。这包括以色列和我们的巴勒斯坦朋友。

问：在前不久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会晤时，你们曾讨论了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如果美国实施这个计划，俄罗斯与中国将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共同行动？

还有一个问题，总统先生，我非常羡慕您轻松地解决了与中国的领土问题。现在是否该轮到日本？您与日本首相小泉的第一次会晤将会怎样？

普京：您是羡慕中国还是羡慕俄罗斯呢？

现在按顺序回答，我与江泽民主席的确讨论了美国可能退出1972年反导条约的问题，但这不是他此次访俄的中心议题。

我们首先谈了双边关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的关系问题。正如你们知道的，我们签署了友好与合作条约，这的确是建立国家间关系的非常好的基础。

俄罗斯联邦和中国接壤的边界有几千公里，我们至今仍未解决完这个边界中的两段的划分问题。我非常希望在与江泽民主席在北京和莫斯科协商后，加上我们两国的外交部在这方面的积极工作，能够在一年内就这两段边境划分的问题达成协议。鉴于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我原则上不对期限提出任何要求。我们将进行谈判，直至达成双方满意的结果为止。

至于俄罗斯与中国对美国退出 1972 年反导条约可能的共同行动，每个国家将会自己决定该如何行事。联合行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俄罗斯在这方面不打算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采取联合行动。

应当对您说，今天的俄罗斯自身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来应对国际战略稳定领域的任何变化。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我们都能应对。

关于俄罗斯与日本之间的领土问题我可以讲以下意见。我认为，在近一二年间俄日在解决领土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要知道，对问题最终解决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认为这些领土是自己故土的人们。也就是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认为它是自己故土的人们，以及在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些认为它是自己故土的人们。我们需要采用两国历届领导人提出的步骤，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实际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近一二年来情况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我想强调一点，你知道日本公民现在可以自由地进出这些领土。两国在这里开始经济上的合作，这为最终解决所有领土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于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我暂时无法回答。但我相信，对于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感兴

趣的不仅是日本，还有俄罗斯。我们将努力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问：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是《北方真理报》记者，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刚刚从北德文斯克回来。正如您知道的，那里是俄罗斯国家核动力造船中心。在“鼎盛时期”那里每年要建造2—3艘核动力巡洋舰，而如今情形再好也不过一年或两三年才能建造一艘。您作为总统和最高军事统帅对这种状况是否满意？

第二个问题也与这个问题有关。您是否打算接受北德文斯克的造船专家和海军的邀请，参加“猎豹号”核动力巡洋舰交付海军的仪式？谢谢！

普京：您所说的“鼎盛时期”是对某些人来说的，对某些人来说却不是。本来一切都是在比较中认识的。确有一段时间，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几乎是我们拥有的全部资源投入到军备上，其中包括海军。我现在不想评价这是对还是错。不管怎样，这种不顾国家现实经济实力的军备竞赛即使不算是导致经济遭到破坏的惟一原因，至少也是原因之一。它使人民对国家的信任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是根据1990年初发生的事件知道这一情况的。当我从国外回来，我也对这个现实感到非常遗憾，我理解人民激动的心情，但又只能遗憾地面对所有这一切。

我们当然不能允许相同事件在俄国历史上再度发生，所以，我们应尽可能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正因为如此，我们制定了武装力量现代化计划，它还被称为十年的军事改革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对海军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可以说，我对海军的现状不满意。海军的战斗单位数量也不令人满意。完全相信一点，应当比前些年更关心海军，甚至

比其他军种应更重视。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恢复苏联时期的军队规模和装备生产，那样的话，我们不仅负担不起，而且简直是对资源、人力和财力的浪费。我们应当拥有这样一支能够绝对保证我们国防安全的军队，它应高效、精干，但同时又是一支花费不大的军队。

关于参加“猎豹号”核动力巡洋舰投入使用典礼的建议，我建议首先应当将这个项目进行到底，然后再做出相应的决定。

当我还在总统办公厅工作的时候，就被任命为海军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现在还未被解职，因此只要有可能，海军都会得到国家领导的特别关心。

问：总统先生，一年前我在达沃斯曾问过，普京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没有人能回答我。我至今仍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请问您的政治标签是什么？您怎样描述自己的政治方向：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其他什么？

其次，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更适合俄罗斯？如果有俄罗斯独特的模式，那将是什么样的？根据您看，到您将离开现在的位子时，俄罗斯政治经济制度将会是什么样的？

普京：您提的问题的第一部分是，普京先生是什么样的人？一年以前提出的？无论如何，我想请您允许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为自己画像，更不能像您所问的那样，给自己贴什么政治标签。我想，您和您的同事不用我的参与就会做出结论的。你们都是有才干的人，有才干的人是很容易得出结论的。

而实质上，我觉得，评价一个人不应当根据他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应看他做了些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和分析一下，在政治、经济和建设国家方面发生了什么。我们是联邦国家和联邦体制。俄罗斯国家体制的所有工作都在国家宪法规定的范

围内有序运转。我想强调，正是在俄罗斯现行宪法的范围内。如果查看一下宪法内容，你就会同意我的观点，它是在文明国家采用的宪法中比较民主的一部。

我们在此基础上发展国家体制，不改变它的基本规定。不久前，就在昨天我主持了划分联邦中央与地区及地区自治体权限的会议，在划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我再次强调，委员会的工作应当完全在国家基本法的范围内进行，这一点是首要的。

第二，很明显，在任何像我们有新的宪法和完全不同于苏联国家体制的新兴国家里，任何新的政治制度都需要完善。现在的俄罗斯也是一个新国家，尽管她有上千年的历史。所以她也不能例外，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正在这样做。

在这个方面我已经说出自己的意见。可以同意这些意见，也可以进行讨论，但我要再次重复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宪法的基本规定没有得到执行。这是由于联邦中央的未能尽职而使相当多的地区侵占了联邦的部分职能。为了恢复国家基本法的真实性，我们进行了某些改革——改变上议院的组成办法，设立联邦区和总统在各个联邦区的代表，其主要目的是恢复联邦的职能，我重申，各地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侵占了中央的职能。

只有在完成了这个任务后，才能转向现实的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工作。大概没有必要讲得特别详细，但我还是要提一下。

在政治领域——是政党法的问题。这里可能有争论，需要不需要，但我深信有必要。我要指出的是，如果在发达的文明国家里实行的是两党制、三党制和四党制，为什么在俄罗斯需要有350个或5000个政党呢？这是某种疯狂的现象，而不是民主。这种现象只会导致居民不可能辨明自己政治上的好恶，并导致我国有些人不能在各种思想体系、各种纲领之间，而是

在各种人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我们不去创建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俄罗斯的状况将会永远如此。这是政治领域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我们始终不渝地进行反对经济官僚化。应该说，这里确实没有什么可怕的情况，但当经济部长向议会提交关于经济非官僚化、自由化以及我在这个讲坛上提及的限制国家没有根据地对经济干预等方面的文件时，很遗憾，我还是就这几个问题打电话给在议会里的经济部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签发的许可证由 500 多种减少到接近 102 种。特别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打电话给经济部长，表示支持他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力度。正如你们所猜到的那样，大多数的各级官员，其中包括政府中的官员们，都希望继续发号施令，签署文件和决定等等。

现在我们实行的是放宽税收政策。在废除官僚体制和减少海关违法乱纪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我们完整足额地履行了对我们债权国的债务，坚持和平平等的外交政策。我们愿与亚洲的邻国们以及西方的主要伙伴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

这些就是一年来俄罗斯政治活动的主要事实。从这些事实中你们大概可以得出结果：普京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最后要说的是，我希望在三年半后会有怎样的结果？我希望今天我们开始的事业，我们最积极地推行的政策得以实现。能够使每个公民在口袋里切实体会到这些成果，能够使俄罗斯的公民有安全感，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使他们能常常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

问：总统先生，我提一个非常短的问题。这是您的第一次大型的记者招待会。我希望它不是最后一次，您能否告诉我们，您以后每年将举行几次这样的记者会？

第二个问题是，您已经多次表示反对北约的扩大。您的观点我们已经听过多次了，我觉得这里不必重复了。但是我们不

清楚，俄罗斯方面将会采取的相应的对策具体是什么？您能否具体地谈一下俄罗斯将如何对北约扩大做出反应？

普京：我本人从未提到过对可能出现的北约扩大采取相应对策的问题。您应该去问那些如此表达俄联邦立场的人。我从未这样表述过。我只能对您说，我们并不将北约视为敌对组织，不认为它的存在是一种灾难，当然也不觉得它是一种需要。它是作为华沙条约、苏联在东欧霸权的对立面而产生的。现在既没有华沙条约，苏联也解体了，但北约却保留下来，还在有成效地发展。当有人对我们说，这是一个政治组织，它正由军事集团蜕变为政治组织的时候，我们自然会产生疑问：北约为什么轰炸南斯拉夫？难道政治组织是干这种事情的吗？这是谁干的？这只能是军事组织所为。当然，这种解释不能令我们感到满意。

我们总是听到另一种说法，即所有人都希望消除欧洲存在的某些壁垒或界限。我们同样支持这一点。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如果以此为借口，将这一壁垒推到俄罗斯边境，这就难以服人。对于那些被纳入这个共同体的国家来说，边界将是不存在的。但它却出现在俄罗斯面前，这使欧洲大陆各国的安全程度出现了差别。我认为，这不符合目前的现实，没有任何政治和军事必要。

此外，我可以有把握地告诉您，不建立统一的安全和防御空间，我们就不可能达到欧洲统一。这里可能有各种方案，最简单的是解散北约。但目前这个问题绝对提不到日程上来。第二个方案便是俄罗斯加入北约，我并不是说我们希望这样，而只是从理论上加以分析。这也可以建立统一的安全和防御空间。第三个方案则是组建一个新机构，俄罗斯也成为其中一员。总体来看，这个方案同样可行。同时，这也是欧安会所面临的任務。

目前，有人并不十分愿意在欧洲建立共同基础和统一的安全空间，而是将欧安会的活动触角伸到了中亚、北高加索，以及其他地区，可就是不去做符合它组建宗旨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欧洲安全体系对各国将会是程度各不相同，那么就会继续互相猜疑。尽管我认为，所有人都明白，俄罗斯不会威胁任何国家，也不准备威胁任何国家，俄罗斯需要文明世界的其他国家，需要欧洲，欧洲也需要俄罗斯，一旦我们明白这一点并建立起相关的机构，欧洲大陆的局势将会发生根本性转折。

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我将有序地进行工作，但不会做得很快，因为你们现在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而我们不能随便空谈。

问：总统先生，以今天的共产党的状况，您认为它在俄罗斯会有前途吗？第二个问题，您对安葬列宁遗体持什么态度？

普京：我认为，左派运动在俄罗斯是有前途的，正如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一样。此外，俄罗斯具有社会民主运动的悠久传统，共产主义运动也包括在其中。俄联邦共产党是一个合法政党。我没有道义或法律上的权力在此向大家宣布，这个在国家享有合法活动权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

问题在于，该党的领导人将如何谋划该组织的活动。我认为，如果他们能够立足于当代的价值观，不再对那些已经失去原有效力的东西和那些损害自身威信的东西念念不忘，那么，这一政党无疑是有前途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及时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对政治组织的要求也变了，它就将面临一段艰难时期。

作为第一步，我在与该党领导人的一次会晤中建议，应该恢复历史真实，还党以本来名称，即其缔造者列宁赋予它的名称——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这将是个良好的信号，并使党朝

着需要的方向迈进。

至于安葬列宁遗体，我反对。我国在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下度过了70个年头，这相当于整整一代人。许多人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列宁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安葬列宁就意味着他们是为一种虚假的价值观奉献了一辈子，他们为之努力的都是空洞的目标，他们虚掷了一生的光阴。这样的人不占少数。我认为，近年来最伟大的成就便是稳定与社会和解。我想强调的是，正是这种社会和解帮助我们将那些使国家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决议贯彻实施。我非常珍视这一点。我尽力不去做任何妨碍公民安宁和社会团结的事情。我认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就会导致我们曾经历过的破坏性局面重演，这将妨碍俄罗斯实现现代化。但是，如果我们对经济和社会领域加以改革，这无疑会改变绝大多数居民的思想意识。到那时，我们将以新观点为依托，尊重全体俄罗斯人的意愿，他们对遗体处理究竟持什么态度，到时候自然会见分晓。

问：总统先生，现在正值夏天，在地方上的人们，特别是在那些像我们车里亚宾斯克州的居民，以及临近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居民们却在担心一个问题，我们有许多工业企业在完全封闭的系统内生产，人们担心一个问题，联邦中央将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去年冬天在滨海地区发生的严重事态今年不在我们这里重演。

普京：您所提及的问题不仅对滨海地区是个问题，对于其他州来讲也是个难题。这不仅因为同机器设备状态不好有关，而且问题还包含行政、财政和技术方面的因素。

行政上的因素包括，我们至今都没有建立起足够有效的方法来明确各级管理机关所应尽的职责。因此，我们现在开始积极地解决职责划分的问题。

从形式上看，某些东西已交给了地区政权一级，但没有把

物质资源转交给它们。物质资源仍留在地方上，但地方政府对此并不负责，诸如此类。在这些条件下，虽然形式上责任是在政府身上，但政府不能做出这与自己无关的样子。我重说一遍，尽管现在这不是政府的直接权力，政府还是积极地在解决这些问题，比前几年要积极得多。

应当承认，我对现在的做法也不满意。事实上每一次与政府官员会面时我们都要讨论这个问题。三天前我们还讨论过。遗憾的是，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至今仍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资源积累和载能体储备方面的任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天然气工业公司。这里首先是财政和组织上的难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技术和工艺上的难题。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在紧张地工作。我想，为了保证人民的取暖问题，在这个冬季一切将会准备停当。

我们坦率地讲了去年在滨海区发生的一切。在媒体上曾广泛进行了报道，使我们十分难忘。事实上，类似的事件在近些年来在我国不同的地区相当经常地发生。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应当加强在住宅公用事业中的工作，并对这一领域进行改造。事实上这个领域从苏联时期以来就没有改革过，以至于如今在市场经济里已经不能发挥作用。

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因为今天在媒体上我们对此给予了十分多的注意力，讲得也十分透彻了。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记得，您担任临时代总统时，电视上报道您家里有一只白狗。不久前播放的纪录片里，您家里又有一只黑狗。您的那只白狗跑到哪里去了？您能否说一下是怎么回事？

普京：它的毛被染了，我的女儿们经常给狗染毛。说实在话，您说的完全是另外的一只狗。原来的那只狗哪里也没去，它活得很好。这是我妻子和孩子们的狗。我们还有一只狗呢，

也是这样的白色的小狗。而黑狗是谢尔盖·古茹盖托维奇·绍伊古在我视察紧急状态部的一个单位时送给我的。现在黑狗仍在我们家，如今我们家有一群狗。这条就是我的狗，业余时间我经常与它在一起。

问：总统先生，现在我们回到“俄罗斯与世界”的话题上来。总的看，在经济一体化方面俄罗斯出现了某些变化，尽管可能还有些不理想。对外政策的话题您讲得很详细，但是在有关新闻的领域给我的感觉是另外一种状况，在相互关系方面存在着隔阂。我举新闻安全构想方面的一个例子。您大概知道，我的多数同事——被派驻在莫斯科的外国记者，他们都被认为是不友好的。您是否同意这些观点？如果是，将来是否会有所改变？

普京：您所说这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是不是您自己的感觉？谁打扰了您的工作？的确制定了新闻安全构想。这个政策影响到大众传媒的实际活动了吗？我认为，没有。

任何国家对这个领域都十分重视。特别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因为在政治体系中存在着不稳定因素。我们的人民非常容易受新闻媒体的影响，因为我国人民很少有自己的固定的政治定位。正常的情况下有影响的政党存在一两个就足够了。除了共产党以外，规模大的全社会的政党暂时还没有。存在利益集团，而他们的成员摇摆不定，经常草率地分分合合。

这个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希望，都用保证安全的必要性来解释国家采取的任何措施，一般说最好不使用这个用语。我不认为，在新闻安全构想中一切都是表述得很恰当。现在我不想批评自己的同事，但某些东西和措辞本来是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述的。

关于我们与我们主要的伙伴国，主要是西方国家，在新闻方面的隔阂我还未发现，本来就不存在。这些所谓的隔阂根本

就不存在。正如您所看到的，今天在场的不仅有俄罗斯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通讯社、著名记者、你们熟悉的同事们。

相反，我倒要说，我们已经十分开放，完全开放了。而人们有时倒在给我们制造一些障碍。例如，这里大概有自由电台的代表。自由电台在我们这里像本国的大众媒体一样活动。但是当我们的新闻部向美国当局请求给我们的俄罗斯电台或灯塔电台提供类似的工作条件时，我们却被拒绝了。因此如果有隔阂，那也不是由我方制造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有一个消息应该使你们感到高兴。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大家是否都知道，但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已成为欧洲新闻界最大的公司之一——欧洲新闻公司的共同创办人。我们的专家组已去里昂，从9月开始将向俄罗斯用俄语全时段播放欧洲新闻公司的节目。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可以在这个新闻频道节目里获得全部信息。同样，全世界看这个台的观众也将会了解到俄罗斯的消息。我认为，这是促进俄罗斯在融入欧洲和世界信息空间方面迈出的非常有益的一步。

自由电台代表：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的确讲了许多有趣的问题。我将不与您争论在美国播放俄罗斯电台的节目的可能性问题。据我所知，俄罗斯方面没有提出过正式的申请。但是，我认为，一切是会清楚的。

普京：这可否认为是您的正式答复？

自由电台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愿望是这样的。

普京：愿望，对。我们也有同样的愿望。

问：那么，我想提一个关于车臣的问题。鉴于大量的关于俄罗斯军人有违犯人权以及非法的行动的报道，您是否认为需要改变处理车臣危机的方式？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您怎样评价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成立反对派的

行为，以及他关于您将很快下台的预言？

普京：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他是谁？（大厅里活跃，鼓掌）他是谁？你们总是说，他曾是安全会议副秘书长，然后又在某机构担任某某职务……现在他又被称为前任什么什么。国家杜马前议员，这一头衔似乎也快被淡忘了。

我认识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很久了。他是一个不知疲倦和不安分的人。他总是在于着任命某某人或推翻某某人的事情。就让他继续忙活吧。这也不是一件坏事。要想鱼儿不打瞌睡，别的鱼就得经常打扰它。他能够找出我们做的某些不妥的地方，并提醒舆论，这也不坏。我们只会对他心存感激。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完善自身言行。他并不愚蠢，或许真能找出点什么来。

关于车臣的问题很重要，我也尽量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话题我已经多次谈到，现在我再从另一角度简单地谈谈。

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新闻媒体的代表都知道，我们是穆斯林世界的人所共知的激进化的见证人。这令穆斯林国家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许多领导人以及我们的遥远邻国和朋友都非常担忧。这种激进化中的一种表现已渗入到了北高加索。

您提到了车臣，到底是什么令车臣在1999年感到不满？事实上它已经获得了完全独立国家的地位。是什么驱使某些手拿武器的人闯入达吉斯坦境内，要求从里海到黑海的领土脱离俄罗斯联邦，成立所谓的伊斯兰合众国？难道争取车臣独立有必要这样做吗？我们大家都明白，这纯粹是胡言，是荒谬的。这与车臣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一旦明白这片领土将会被用做进攻俄罗斯、动摇俄罗斯的基础，俄罗斯就不会重蹈覆辙。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绝对不可宽恕的。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尊重车臣人民的观点和意愿。但是我

们不会像激进分子希望的那样自欺欺人。我们不能被他们蒙骗。他们试图把自己的原教旨主义意图和目的说成是为车臣人民谋利益。当我们打击他们时，他们说我们是在反车臣，反车臣人民，还有人在一旁附和，不知是有意的，还是不明白所发生事件的实质。我的态度就是这样，我不打算更改自己的方针。

记者：（没有麦克风，从大厅角落里传来叫喊声：听不清！）

普京：什么，不明白？

记者：（没有麦克风，听不清楚。）

普京：他们问我，是否会改变我的做法。我说，不会。您对这个回答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请给她麦克风，让工作人员安排一下，像她希望的那样，请。

问：您能否讲一下不久前为什么在车臣内进行清洗——在阿新诺夫斯克和谢尔诺沃茨克市。

您可否解释这有什么作用，为什么需要这样？

普京：可以。那些还想盘踞在车臣境内的原教旨主义分子采用的策略之一，就是一方面试图对联邦军队进行恐怖袭击，另一方面企图通过这些袭击挑起联邦军队对和平居民的反击，从而使和平居民遭到打击，其目的是要挑动和平居民起来反对联邦政权。

您称之为清洗行动的实际上是检查身份证件以及查明联邦追查的罪犯。我不相信，联邦权力机构是总能避开武装分子的这种挑衅的。

我不止一次地讲，并且还要重复讲：所有违犯法律，侵害平民权利的行为都将被调查，而有罪的人应当受到制裁。你们知道，在1999年以前车臣共和国充满了暴力：在广场上用枪

射杀人和砍人的头颅。关于这些您应当好好了解一下。感谢上帝，感谢真主，我们在那里制止了这一切。为此您说一声谢谢也好呀。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那里几乎是完全恢复了法制系统：那里有法院；那里检察院在工作；公证处以及司法部的其他机关也开始运作。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动乱和持续恐怖活动之后，在那里立即建立起积极的有效的政权体系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会尽力争取。我们要追究那些打死包括自己同胞在内的武装分子的责任。

你们知道，一年前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任何时候在车臣境内都找不到一个车臣人来支持联邦政权！”你们是否知道，武装分子们打死了地方行政首脑、教长们以及老年人在内的 40 多人？为什么您不问我这些内容？为什么您不问我们是如何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

如果武装分子打死这些人，那就是说车臣的人在支持我们。难道您的脑子里从未有过这个逻辑？我建议您考虑一下这些。

我还要说，在整整一代人是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条件下，要想很快使社会公平、井然有序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们重申在斗争的路上将坚持与破坏法制的武装分子和纵容武装分子的人进行斗争。

那里发生了大量的刑事案件，其中包括与军人有关的刑事案件。有些军人的犯罪已经在新闻媒体上被曝光。关于这些也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我的回答。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曾与布什会晤过，并且很快还将第二次与他会晤，当您们会面时，从您的角度您看到了什么？您认为乔治·布什是个怎样的人？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普京：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很正常，但在我国这样叫，我们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好。您说到布什总统，总是把他称为“小布什”，但对我来说，他并不小。我是1952年出生的，他是1946年出生的。我们都在地方上任过职，算得上是同行。在这一点上，我非常理解他。我本人也在俄罗斯的一个大行政区工作了七年，担任过圣彼得堡市副市长，而他曾管理过美国的一个大州。或许，我们的交谈因此显得非常容易。这是其一。

其二，我不同意某些人关于他在某些方面经验欠缺的说法。我担任总统也一年半时间了，在许多问题上都试图自己去弄明白，力求尽可能深入一些。应该说，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内行的交谈者，与他能够找到共同语言，知道言之所指。这也是个积极因素。和一个对某方面知之甚少的人交流是相当困难的。在这点上，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他是个非常有修养的人。

第三，个人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他是否同意这一点。我认为，他比较坦诚，交往起来非常愉快。我想说一点，或许有些不合时宜，那就是他比较多愁善感。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好兆头，尽管他强硬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尤其在国际安全方面。这方面我没有可以补充的。

我和他并没有试图就所讨论的某些问题达成一致，我们只是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所有这些都为建立私人关系、为在双方还未达成一致的复杂问题上打破僵局奠定良好的基础。

伊·焦尔金：我是彼得堡电视台“彼得堡”的代表，我的问题当然也与俄罗斯的北方首都有关

普京：瓦西里·焦尔金是你的亲戚？

伊·焦尔金：不是，我爸爸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来莫斯科已经很久了，但还经常回到自己的城市，特别在最近。而所有发生在彼得堡的变化不管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事实上您都看在眼里。您如何评价不是最近一两年里，而是比如说在 8—10 年间发生在我们城市里的所有这些变化？顺便还有一个问题，您希望看到彼得堡在建城 300 周年庆典时将是什么样子的？

普京：总体上讲，我认为城市的状况正在向积极方向发展，可能公共事业、街道和公路的状况、建筑物的临街正面修饰等，距离居民满意的程度还很远。我认为，市政府的确应该做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彼得堡 300 周年庆典，我觉得我们庆祝这个节日，不仅是作为这个地区和城市的大事，还应该是全国的重要事件。不仅仅是因为我热爱彼得堡，而且是因为，正如大家知道的，当年彼得一世建立这个城市是把它作为通向欧洲的一个窗口的。那时就开始使用这个词。实际上这是什么呢？这是俄罗斯与文明世界的联系，是俄罗斯与欧洲的联系。我认为，可以把彼得堡建城的 300 年完全看成是俄罗斯与整个欧洲联系的 300 年。

如果我们赋予这个纪念日这样的意义，我觉得，这对我们都有好处。毫无疑问，我希望彼得堡做好庆典的筹备工作。您知道，政府将在合理的范围内，在不影响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情况下拨出相应的款项来准备庆典。

问：“库尔斯克”核潜艇失事已经一年了，现在我们将开始打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开始淡忘这件事了。您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今将如何做。您怎样评价军人的行动、政府的行动以及自己的某些行动？谢谢！

普京：的确，一年过去了。对于武装力量和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精神上的沉重打击，总的来说，对我本人也是一样。我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没有实质性改变。

我认为，救援人员已经尽了全力。如果我们现在拿起计时

器回顾事情的发生，就可以有绝对把握地讲，即使从事故发生的第一秒开始，虽然不可能做到这样，因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军人们没有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假设在事故发生的第一秒开始就向西方的同行求助，也是来不及的。这是瞬间发生的事故。

是否可以救助艇员？可以，假如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型号潜艇的设计师提前考虑到这种类型的事故的发生，并且设计相应的逃生设施。这在设计上根本没有考虑到。潜艇上当时有的逃生设备，处于正常状态下，艇员使用了逃生设施。假设从事故发生的最初一秒开始，他们利用所有的一切设施，同时向西方的同行求助，这些帮助都是来不及的。再重复一下，假设在事故发生的第一秒他们就利用所有的手段，并开始向西方的同行求助，这也是来不及的。因此从这件事中我们得出技术的、工艺的和组织上的结论。这是不言而喻的，我所说的都是事实。

关于我的行为，外界看来应该立即返回莫斯科。但从实质来看，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在索契和在莫斯科是一样的，拥有同样数量通讯线路的保证，我能够获得全面的信息，并且根据提供的信息做出决定。

因此，回不回莫斯科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从报道事件的角度看，可以表现出某些特别的激烈情绪。遗憾的是，我认为这于事无补。

首先，今天在与维佳耶沃会面时我保证要打捞沉船。我想我们今天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近些年来我们国家产生了一个难题：不信任国家。要恢复这种信任，就要说到做到。在经济、金融和政治等领域的所有事情也都一样。如果说了，就一定要做到。这对改善国内社会的状况十分重要。

第二，基于生态上的考虑。如果存在捞起反应堆的可能

性，就应该去做。专家们说，这是可能的。包括外国专家在内的专家们进行的多次反复的分析证明这是可行的。

第三、打捞沉船对于海军，对于武装力量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希望通过打捞和在海底对潜艇的调查，能获取更多的材料，使我们能很快弄清事故的原因。在我看来这也十分重要。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和打算，最终做出打捞的决定。正如你们知道的，打捞工作已经开始。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谈到关于国家将努力在经济领域破除官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根据情况而有所区别。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亚马尔地区的地质工作将如何发展？说实在的，自1991年以来，亚马尔地区地质勘探活动的存在只是因为当地政府还试图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怎样才能恢复在国家北部的矿产基地？

在座的各位都清楚，93%的天然气和12%的石油都是在亚马尔涅涅茨民族区开采的，大家是靠我们的天然气开采者而取暖的。

普京：您知道恢复物质原料基地是怎么回事吗？我可在几年以前就专门并相当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资源本身是不可能被恢复的，它们是不可弥补的。而物质原料基地说实在的主要是设备，一切与开采有关的设备。如果开采的公司是个人的，那么，他应当投入相应的资金。国家只应为其创造条件，促使公司能够在这一领域投下自己的资金。

要知道到如今都发生了什么变化？国家从哪里弄到资金？从预算。国家把退休人员、医生、教师以及部队等等的预算支出拿来为恢复这些原料基地进行投资。然后由股份公司来享用这些工作的成果。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我们当然首先不应当破坏生产工艺的某些链条，否则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或生态污染。

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去思考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股份公司，让他们自己去考虑这个问题，再生产问题应该是他们去干的。

我重申，我们的任务就是为这些公司创造条件，包括金融和经济上的条件。这就是对您的问题的回答。我们会向这个方向努力，但不会采取巨大的变革措施。当我谈到必须消除国家对经济的无根据的干涉时，首先指的是消除这方面的官僚，取消各级官员签发各种许可证、使用权和批条子的权力。如果在德国注册一个企业时，您拿到材料后，看一下需要办什么手续的话，那上面指出只要去跑三到四个部门就可以了。如果您在俄罗斯注册企业就会甚至不知道去哪里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问题的关键。

因此您不必担心我的关于消除官僚主义的发言，它与您提的问题没有关联。

你们地区的确是比较罕见的地区之一。在制定地下资源纳税法的计划里我们当然要考虑到各地区以及主要开采这种资源的单位的利益。

老实讲，苏联时期我们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比优点还要多。当时我们发现了萨莫特洛尔油气田，从此就靠能源生活。从这个时候起我们认为上帝青睐我们，让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钱可以几十亿、几十亿地乱花，不用于发展我们的经济，才有了今天的结果。很遗憾，我们开始为之承担责任。

我的老乡知道有个“红三角”牌胶鞋厂，这个工厂生产了亿万双“红三角”牌胶鞋，可是谁穿它呀。但工厂还是在不停地生产呀生产，而人们用石油和天然气换回的钱去大量地购买食品、日用品来生活。自己的经济因此衰退到不成体统的低水平。很遗憾，我们就靠此生活。

在此后，在我们把这些资源转给股份公司后，国家剩下的就是债务，而偿还这些债务的能力却没有。那么，我们应当做

什么呢？或者对一切实施国有化，或者迫使他们纳税。最文明的办法，也是最自然的，市场参与者以及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公司都感兴趣的正常办法，当然这是上面说的第二种办法——迫使他们纳税。我们准备也希望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也建议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提出新的地下资源纳税法的原因。这些公司应将按理应属于国家的全部收益还给国家。

当然我们从自己方面应当考虑开采地区的利益，还应为公司创造经济条件，促使公司投入资金用于勘探、开采和建立必须的物质技术基础。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在此次记者招待会上您多次提到，完善政治体制是您最重要的目标。在您当选后，就所谓的政治艺术展开的讨论变得更为热烈，您是否能告诉大家，所谓的政治艺术在政治体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对您来说，政治艺术是什么？是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的某种体现，还是某种政策辅助手段，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普京：就我的理解，政治艺术和完善社会的政治结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政治改革，政治生活的改革，首先是指建立起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多党制。而政治艺术只是达到某些政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

政治改革的任务，用几句话就可以表述如下：最终使人民不是在具体的候选人之间，而是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主张和党纲之间做出选择。我在这里已经讲过，为此，当务之急是发挥政党的作用，它们应该真正建立起来，并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现实的影响。

这便是我所认识到的政治改革的目的。政治艺术只是某些政治力量实现某些战术目的的手段。这些手段可以是文明的或者可能完全不同性质的。这并不是俄罗斯联邦的产物。这一点你们很清楚，所以您的问题应当向他们提

问：谢谢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延长时问。这里我还想详细了解一下前面顺便提到过的俄美就导弹防御、战略稳定展开的对话。它进行得相当艰难。俄罗斯将以什么形式将它继续下去，俄方的立场是什么？您与布什的私人关系在什么程度上能决定上述磋商的成败？

普京：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我认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尤其对于美俄两个大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拥有大量核武器。我并不认为和谁打交道都无所谓，对个人的感觉就很重要。就是在与布什进行电话交谈时，我也能感到他的语调高低。这本身就具有一定意义。

所以，我对与布什总统建立正常的私人关系非常重视。

至于说到我们对于反导问题的立场，大家都非常清楚。我现在再重复一遍，我不希望做这种事情。但重要标准当然是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一切的出发点。但我国将提出相关建议，既不破坏国际稳定，又不违反近20多年来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这便是我国在这方面的行动。

（谁认为有最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让一位女士来提问？）

（谢谢，我有个问题。）

问：最近，各个地区以及莫斯科的政治家都在呼吁改变现行办法，废除州行政长官选举制，改由中央直接任命。您对此是否支持？

普京：当通过成立联邦区决议和任命总统驻各区全权代表时，不知为何，竟然有人担心我们会恢复过去的高度中央集权。俄罗斯有自己的国家建设史，自己的行政机构史。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选举领导人的丰富经验。在某些时期，我们或许对此操之过急。或许，我们不该如此急切地过渡到地区领导人由选举产生。不过，一旦做了，倒退将是一个更大的

失误。

首先，居民已经习惯了地方领导人由本地居民自己选择。其次，被选出的领导人无论是否情愿，都会对选民负有很大的道义责任。这一点非常重要。最后，俄罗斯联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包括许多民族构成体、民族自治共和国、民族自治区等。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现实。我不相信在某些民族自治共和国居民会如此轻易地放弃选举领导人的权利。而如果不同体制并存，一些地方的行政长官由中央委派，另一些地方则通过选举产生，这就更不好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不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此外，我认为，考虑到俄罗斯国家多民族的特点，我们应该做自己能做到的一切，以使每个民族，哪怕是非常小的民族都能感到，身处俄罗斯联邦非常舒适，明白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乃至整个俄罗斯都是他们的故乡，没有比这里更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了。也就是说，存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其解决不能不考虑到各民族——包括小民族代表——的意见。但这些问题不能太多，不能妨碍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发展。但这样的问题也确实存在。我想，对本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权也属于这一类问题。

最后一点，在我看来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应该倒退到苏联式的过度的中央集权体制。我认为，这是一种效率不高的管理体制。我们应该完善目前已有的体制。为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权范围，并对此给予财政保障，还需要做许多事情。我们正应该在这方面加强的努力。

在热那亚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后 答记者问

(2001年7月21日,热那亚海洋车站)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对峰会总的印象怎样？在您看来，有哪些对俄罗斯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今天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普京：我要说，甚至同去年我所参加的峰会相比，总的印象是积极的。虽然我们是按预定的计划工作的，但我认为，会议开得并不死板，并不像官样文章那样。所以我们常常离开预先定好的题目转而讨论一些相近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有趣而又积极的对话，对我来说这很重要，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涉及我国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双边合作问题、国际问题，实际上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俄罗斯感兴趣的。不仅有机会发言，阐述自己的立场，并听取伙伴的观点，而且也有机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总体上、从双边接触上、从一些特别关键的问题上协调为推动国际关系发展而做出的共同努力。我想对这一切应该做出肯定评价。

问：在会晤期间您有过四次双边会见，与德国总理、英国首相、日本首相和意大利总理。这几次会见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您怎样期待明天同布什的会见？

普京：在“八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见，这是很通

常的事，这是进行交流和探讨双边问题的非常方便的形式。因此，我们在这里利用了这些机会。实际上，昨天晚上同德国总理的会见，今天同英国首相、意大利总理的会见，都就双边关系问题谈了很长时间。当然，在双边会晤中，首先讨论的是两国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是如果对协调在国际舞台上的努力特别感兴趣的话，那么，也讨论这些问题。同德国和意大利总理主要讨论了经济问题。这里是有东西可谈的。德国和意大利是我们最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在欧洲国家中，德国占第一位，意大利占第二位。我们现在同意大利的贸易额已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如果1998年我们的贸易额不超过60亿美元的话，那么，去年已经超过了90亿美元。我们有一些重要的双边项目，而且不仅是在我们传统的能源领域，还在其他的领域，特别是飞机制造业领域，等等。因此，同贝卢斯科尼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至于说同布莱尔，也谈了一些国际问题，特别是近东问题、伊拉克和巴尔干问题。顺便指出，巴尔干问题总的说是今天工作早餐时峰会讨论的主题。我对此很满意。应该说，尽管在我们的工作性的相互协作的这个所谓地带之外发生着军事行动，会谈的气氛还是非常公开的、非常具有工作性的，同时也是非正式的。从总体上讲，这对工作是有帮助的，我们就很多问题总的进行了商谈并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协议。当然，同小泉纯一郎也谈了一系列问题，包括边境划界问题。这次我和首相认识了，此前我们仅仅通过电话。但是这也很重要，俄方和日方都确认，此前双方所达成的所有协议，其中包括同他的前任森喜朗先生上次在伊尔库茨克会晤中所达成的共识，都将得到遵守，而且也将成为未来发展关系的基础。同布什的会见将在明天进行，因此，只能明天来谈会见结果，或者回到莫斯科后再谈。人们都明白，美国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伙伴，我们将谈很多问题，首先是谈我们的经济联系问题。您知道，按照我们在

卢布尔雅那达成的协议，美国的商业部长和财政部长，以及美国的商人即将访问莫斯科。我们将讨论多半是在今年秋天我们将在美国举行会晤的问题。当然，我们还将讨论世界稳定和国际安全问题，要讨论一系列相当不简单的问题，其中包括1972年反导防御条约问题。关于讨论结果，我只能在会晤结束之后才能告诉您。

问：您们是怎样讨论巴尔干，特别是马其顿的局势的，您怎样评价形势的发展前景？

普京：您知道，我很喜欢今天就总的巴尔干问题和马其顿问题进行的讨论。我喜欢我们的伙伴们所表现的情绪和他们为调解这一非常复杂问题所采取的原则性态度。这就是说，虽然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但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共同标准，即维护这个地区的边界的不可动摇性，维持主权，其中也包括马其顿的主权。这是主要的，也是基础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解决所有其他问题，其中包括语言、文化问题，等等。我完全同意这一点，我们支持这种态度，并将在调解马其顿和整个巴尔干问题方面与我们的伙伴开展合作。

俄美关系中有积极发展趋势， 但有些问题仍有分歧

——在热那亚和美国总统布什联合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7月22日,热那亚)

我刚才结束了同美国总统的会见，我们一起讨论了一连串非常严肃的问题。首先我要满意地指出，我们的谈话是在非常坦诚的气氛中进行的。毫无疑问，我可坚定地确认，我们不仅保持了，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巩固了卢布尔雅那精神。

无疑，我们的谈话也涉及了“八国”峰会的主题。这就是：安全、经济、生态、教育、文化。这些问题的讨论把我们引向谈论21世纪的世界结构的形成问题和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坦诚地这么说，这一部分是我和布什两个人讨论的。我感觉，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和见解是很有深度的。

我们很有兴趣地同美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继续对话。无疑，对总统所表明立场我们要进行研究，但现在我可以说，这些立场我们将抱着积极的态度去理解。我和布什分析了我们不久前所达成的协议，拟订了构建俄美之间情况尚未看好的合作的新步骤。今天俄美关系中有积极发展的势头，我们对这一点作了肯定，但在有些问题上的立场还存有分歧，但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都愿意进行伙伴式的对话，并寻找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当然，在我们的日程中有战略稳定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很大的注意。这方面谈得很详细，就开始磋商的具体时间问题达成了重要的协议。在卢布尔雅那我们谈好要成立几个小组，这些小组近期内将在外交部和国防部的范围内组建。

我们谈好我们将综合地来研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系统问题，并相互表示了要大大削减进攻性武器的意愿，应该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对我来说，我想对布什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我们现在不准备谈数量限制和门槛，但双方还是有这种愿望的。专家们将会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具体建议。但我们完全有决心朝这个方向前进。

我已经向美国总统陈述了我们对于就整个战略稳定问题启动补偿进程的建议。我再重复这个题目，我想专家们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一定会进行得很顺利。自然，我们也讨论了最尖锐的地区性问题。首先，从联合我们的力量以调解冲突局势的观点出发，我们同意加强经常对话，认为这是在这一领域扩大俄美合作的最好方式。

在双边关系中，对经济合作问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应该指出，我们有在这一领域取得优质的有力发展的共同意愿，而且这种现实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们的商业界人士也有这方面的积极性。我们讨论了未来会见的计划。具体研究了即将在上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会见的安排问题。总统先生热情地邀请我访问美国。我们商谈了这次访问的某些细节问题。

这就是我在开始要说的一切。

问：您刚才谈到讨论了战略稳定和宇宙的非军事化问题。在这一对话中主要的困难是什么？有什么原则性分歧，克服这种分歧的途径是什么？八国集团的伙伴们怎样采纳了您关于在

莫斯科召开环境会议的建议？

普京：至于反导条约和进攻性武器问题，我已经说过，这两个问题应该综合起来看。毫无疑问，这是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问题。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感到处于危险之中。我曾认为，并继续认为，要解决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主要的是要维持局势的平衡，人类依靠这种平衡才能过着稳定和相对和平的生活。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我赞同美国总统关于必须大大削减进攻性武器的立场。这个问题我也说过了。我们准备在这方面一道前进，采取实质性的办法使世界安全领域的局势向好的方向大大转变。减低核对抗的门槛无疑一定会改善全世界在安全领域方面的气氛，这是毫无异议的。

至于您提到的在俄罗斯召开关于生态和减少环境污染问题的国际会议，我想向您谈以下几点。在来到热那亚之前，我会见了我们的专家，包括学者、主管这一工作的政府成员。应该告诉您，在俄罗斯有世界公认的专家，真正学识渊博的专家。他们告诉我，如果我们完全执行《京都议定书》，那也只能把气候保持在今天这样的状态，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京都议定书》不足以从实质上影响世界的生态形势，虽然这一运动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因此，我再一次表示，俄罗斯拥护《京都议定书》。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学者、社会活动家、生态学家和政府人士从未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这批人中的每一批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产生了把大家聚集到一个论坛上来的想法。这一建议得到美国总统和其他同行的积极支持。同时，雅克·希拉克特别关心要把公民社会的代表吸引到这一工作中来。因此，如果注意到的话，最后有了这样的记录：吸引公民社会代表即生态组织参加。我感谢同行们对建议的积极支持。

问：您说过，俄罗斯方面将削减自己的核储备。这是否意

味着，如果在美国发展反导系统的情况下你们也将不增加这些核储备？

普京：如您所说，如果我们的伙伴退出 1972 年的反导条约的话，俄罗斯可能采取什么回应措施，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如下。我认为，只有在单方面退出条约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可能的回应措施。我没有谈增加导弹本身的数量，我只谈到可能以分弹头取代单弹头。但正如我们今天已经说过的，按照我们的相互理解，我们准备一揽子来研究进攻和防御系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就不需要那样做。这是要谈判的问题。从总体上说，我们已经同意，不管是哪种方案，今天我们都可以共同沿着削减进攻性武器的道路前进。我可以负责任地向您宣布这一点。问题是这些削减的条件和数量指标，但这是专家级要讨论的问题。

问：考虑到反全球化势力的增长，您怎样评价热那亚峰会的成果及未来“八国”会晤的前景？

普京：应该对您说，那些上街集会提出要解决贫穷国家问题的人和在这里参加“八国”会晤的人，大家关心的是同样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是志同道合者。但是，与那些采取极端方式申述自己观点的人不同的是，参加会晤的人是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他们提出了一些可以产生现实影响的具体建议，我希望这些建议也能影响到贫穷国家的现状及整个世界局势。因此，我高度评价本次会晤的讨论成果、水平和性质。我想，这种会晤是需要的，也应该继续下去。当然，我们应该关注我们所做出的决议的质量，要把它们贯彻到底，使之得到执行。至于说到同公民社会的对话，那么这种文明对话的形式之一正好可以在 2003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生态大会上得到实现。

问：您怎样对待有关美元汇率可能发生实质性变化的预

测，以及这一因素对世界市场的影响？

普京：（补充布什的话）美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济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因此，美国的经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形势。如您所知，近年来在俄罗斯出现了一定的积极趋势。无疑，我们十分关心美国整个经济的稳定，其中也包括货币稳定。美元是我们今天外贸业务中的重要支付手段。

问：依您看，有哪些地区冲突对国际形势构成最大威胁？今天的“八国”峰会讨论这个问题得出了什么结论？俄罗斯和美国在这一领域可以共同采取什么措施？

普京：当然，这首先是巴尔干和近东。应该说，我对这方面讨论的性质和结果是满意的。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互相听取了对方的发言，在很多方面相互理解了彼此对这些冲突局势所持的立场，而且在调解这些冲突方面相互间的信任提高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前提。今后我们不管是在巴尔干问题上，还是在近东问题上，都要努力协调，要考虑卷入这些冲突的各方的利益。成功取决于制定共同立场的途径。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之间出现极端主义势力可以乘虚而入的裂缝，那么，整个进程就会遭到破坏。在这里明显出现了相互接近的进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我高度评价这一点。

在独联体国家元首非正式 会晤上的讲话

(2001年8月2日,索契)

谢谢你们接受邀请,来到索契举行非正式会晤。我想,这次会晤是对十周年庆祝活动不错的准备,今年秋天,我们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庆祝活动。

你们知道,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我们的专家正在紧张地工作。

我认为,重要的是在开始阶段就要把我们的工作引上正确的轨道。我建议,把我们的看法和独联体今天的形势及其发展前景进行比较,从而为起草这些文件的人,也就是为我们的专家确定必要的方向。

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之一是,地区联合体在整个独联体范围内的作用。我想再一次强调指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联盟国家、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格乌阿摩联合体、中亚经济共同体完全可以补充总体上的合作。我觉得,为了在整个独联体范围内进一步实行合作,这些合作形式可以成为制定某种相互协作方案的实验室。

主要的、重要的是,地区联合体要有利于巩固整个独联体,有利于解决我们这些国家为达到主要目的——提高人民的福利和保障我们这些国家的安全——所面临的任务。评价我们

共同工作成果的基本标准就在于此，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想法。

自然，绝不能不关心经济合作的前景。昨天，我们以双边会晤的方式开始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大家支持如下意见，即经济合作和经济基础是发展其他所有领域合作的惟一基础。

当然，伊斯拉姆·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提出的课题也很重要。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国家面临着毒品威胁。必须积极开展联合工作同这个恶魔进行斗争。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的是很严肃的话题，我想，我们大家对此都很关心。十分清楚，不谈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就无法谈论这个话题，离开阿富汗问题也就无法谈论这个话题。

我们准备同你们，我指的是那些在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工作的人，共同谈论我们在上海议论过的话题。这是相当接近的话题，涉及整个独联体。

我也提议就战略稳定问题、巴尔干形势问题和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自然，从我自己方面说，我准备阐述在热那亚进行的讨论情况，这包括关于减轻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的债务负担，同最为严重和最使人类不安的艾滋病、肺结核等疾病进行斗争等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同这类疾病进行斗争是极其迫切的任务。自然，还要谈谈双边接触，也包括同我们美国同行的接触。

这就是我建议讨论的问题范围，但我们大家认为问题远不止这些。正像我们商定的那样，我们这里，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事先规定的日程。你们认为必须讨论的任何大小问题，用不着日程安排就可以在今天、明天同那些留下来的人进行讨论。

高标准发展教育是国家和社会顺利发展的保证

——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8月29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发展我国的教育,这远不只是一个有关国家威望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发展教育是一项具有全民族意义的任务。在发展教育问题上,我们始终坚持高标准。这个高标准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国家和社会顺利发展的保证。

我们看到,在国务委员会上讨论这个问题确实开创了我們进行广泛社会讨论的新时代。讨论是尖锐而公开的。工作组的活动表明,这个问题牵动着全国人民。所以,我们今后的工作应该最大程度地公开,让人民理解。

我想强调的是,出席今天会议的、从事这项工作多年的许多专家所清楚和明白的这一切,还不是每一个公民都明白的。应该让所有的人都明白。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想先发表几点初步的意见。

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教育体制要比许多国外的教育体制具有很大的优势。国外对我们的高校毕业生稳定的需求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很难否认另外一点,我们暂时还没有学会从我们的优势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同时,教育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教育早已成了

重要的、最有价值的产业。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早已不再取决于资源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人民的教育水平有多高。的确，我国拥有石油、天然气、金属以及其他矿物原料。但如果没有人去开采、加工并积极销售，那还有什么用？

第二，经济现代化需要对职业教育（或者，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职业技术教育）体制进行结构改革，是对广义的职业教育体制进行结构改革。

今天，这种体制还没有很好地面向劳动市场。结果，我们虽有很多高学历人才，而真正的现代专业人才还很欠缺。一些大的公司如今花重金成百上千地从国外聘请专业人才。

我想国内几个大公司的经验值得重视，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一系列的信息教育计划。我认为，我们的企业家和他们的组织能够积极地参与职业教育改革。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提供接受教育的保证。

人们应该明确，他们可以在哪些方面依靠国家，而国家也应该了解，它应该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为教育办事，而公民应该可以并在哪些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可能。

同时，我想强调，免费教育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基础。但是今天不应该忽视另一种情况的存在。这就是收费教育正在我国发展，它最终也应获得相应的法律地位和组织形式。既然它是收费教育，那么，它应该相当透明和清楚。所有人都应该了解，他们的钱该花在哪儿，要花多少，他们应该从中获得什么。任何非公开的、隐蔽的形式都不应该存在。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应使收费和免费教育这两种形式都能提供高质量的、良好的教育。请政府和工作组今天对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另外一个直接与保证人民接受教育相关的问题，即国家的教育标准。关于实行国家教育新标准的必要性我们已经谈

了多年。换句话说，就是对教师和中学毕业生提出一系列新要求。

这项任务的落实无疑是滞后了。没有这种标准就意味着，国家在这方面不能最终确定自己的责任。我们也常常不清楚，对国家和经济发展来说，实际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什么质量的、什么规模的教育服务。只要这种标准还未建立，那么，许多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都毫无意义，其中也包括对12年制教育的讨论，这一讨论已让老师和家长们不安了好多年。

我相信，早就应该在知识的广博性、基础性和教育面向国家经济实际需要的实用性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平衡。

而且，制定国家教育标准不只是政府部门的事情。它需要教育工作者、学者或许还有全国教育委员会的积极参与。关于全国教育委员会，大家最近一个时期谈得很多，人们提议要讨论建立这个机构的必要性、它可能发挥的功能和它的工作方向。

人们常常把教育发展中主要的和惟一的问题说成是预算拨款不足。当然，这个问题一直非常重要，对此没有人会有异议。经费方面的问题始终存在，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然而，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国家、地方权力机关、公民和企业投入教育系统中的资金的使用效率还非常低。一个比较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由按学校的预算拨款改为按每一个学生所需费用计算的定额拨款。通过这种途径，资金应随入学人数发放，而不是在学校的总预算里被“冲掉”。市场对好的学校是有需求的：它那儿有人去，这就意味着国家的资金要按学生人数来拨；若人们不去，就少拨资金。很显然，将来会出现一些工作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打比方说，国家将成为某个学校或某种专业能否存在的主要因素。这个问题暂时还在讨论阶段，还需要认真严肃地研究。工作组内的争论也说明了这里还有很

多争论。

我今天想谈谈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各级政权的责任问题。教育属于联邦和各联邦主体的管辖范畴，我最近跟大家多次讲到划分责任范围和责任大小的必要性，共同行动的范围越小越好。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不能没有共同行动的范围。我想，通过教育的例子，我们可以形成一种最佳的、能对各级管理部门带来最大效率和好处的划分权限的模式。

最后，还有一个我认为需要提到的问题，这就是给教育注入现代信息技术。你们都明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大约30年以前，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全国计算机化”时期，而这种想法的宏伟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应该说，我们没有权利重复这一消极的教训。

生活给教育领域提出了许多新任务。所以，据我所知，国务委员会工作组报告的准备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在讨论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有时是截然相反的观点。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建立在新的、协调一致的立场上的工作继续开展下去，但也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我深信，不应该把教育仅仅看做是积累知识。在现代条件下，教育首先是发展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思维。这是培养一种善于学习，能够自己掌握知识，跟上时代变化的能力。

只有新型教师才能培养这种能力。如果教师队伍本身不改变，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改变，那么，所有针对教育的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教师的威望，这在不小意义上就是工资收入和物质条件水平。但不仅仅是这些。首先要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职业，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形成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教师阶层。在俄罗斯一直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够相信，这项国家最重要的事业能够取得成功。

在开场白中我只是谈到了我认为最重要的几个方面。我希

望，我们谈论的范围再宽广一点。

最后我还想强调：国家在教育改革领域的政策应该为每一个俄罗斯公民所理解，应该便于具体贯彻。最终落到一点：应该是有效的、可以完成的、可行的。

“9·11”恐怖事件是对整个人类文明 肆无忌惮的挑衅

——就美国“9·11”恐怖事件发表的声明

(2001年9月11日,莫斯科)

今天,美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国际恐怖主义发动的侵略行动。

首先,我对所有遇难者和牺牲者的家庭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今天在美国所发生的事件已经超出国家界限的范围。这是对全人类,至少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肆无忌惮的挑衅。今天所发生的事件再一次证实了俄罗斯提出的联合国国际社会一切力量同恐怖主义这一21世纪的瘟疫展开斗争的建设的迫切性。

俄罗斯不是听人家说才知道什么叫做恐怖。因此,我们最理解美国人民的感情,所以我要以俄罗斯的名义向美国人民宣告,我们同你们在一起,我们完完全全地分担和感受你们的痛苦。我们支持你们。

通报“9·11”后世界局势, 商议 政府与议会的合作

——在会见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联邦会议两院主席、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议会党团和议员团领导人时的讲话

(2001年9月24日, 莫斯科)

今天会见的主要议题是, 在美国遭受恐怖分子袭击后在国际社会、在世界出现的局势。我想向你们征询意见, 以便确定我们在与国际恐怖主义斗争中协同行动的原则, 确定俄罗斯的原则立场。

我应当说, 最近我相当频繁地同中亚国家元首们进行了会谈。从总体和整个来看,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相互谅解, 而且是充分的相互谅解。我们同欧洲主要国家、美国的联系非常活跃。但是, 我认为, 如果不同这个范围的同仁们会见, 不同你们就这个对确定俄罗斯现在和将来在世界上的地位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问题进行商议, 我就没有权利最终发表某种观点。

但是, 在讨论这个议题之前, 我愿就已经在杜马开始的进程说两句。这是审议预算的进程。我知道, 今天议会党团的领导人打算会见政府总理。我非常期望已经开始的对话将是实事

求是的。我并不认为现在我直接干预审议预算的进程是正确的，而且，我希望根本不进行干预。我认为，政府和杜马彼此之间应当达成协议。我不打算代替政府。与此同时，我愿就几个原则问题提请注意。它们是什么问题呢？

去年和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对俄罗斯来说发展得都不错。从总体上来说，应当指出，不仅政府本身相当有效地发挥了职能，而且政府经济部门的工作也是正常的。与此同时，我不希望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发生我们称之为“胜利冲昏头脑”的现象。因此，我们应当认真关注世界经济，应当密切注意一切情况在当前是怎样形成的，并分析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局势的发展。研究市场上出现的变化，并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研究我们的主要传统出口商品价格将如何形成和对俄罗斯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在做出关于我们下年度是否有额外收入的某些结论之前，必须考虑到所有情况。像去年我们同你们谈好的那样，像去年政府同议会达成协议那样，对可能出现的额外收入制定几条使用的原则，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要对其进行分配，因为这些收入现在尚不存在。如果我们计算得不正确，就可能发生最令人悲伤的情况，我们可能再次使国家陷入一种局面：我们将迫不得已用居民的钱来弥补我们的失误，正像过去十年来多次发生的那样，那时我们还没有认真计算自己的收入就开始分发和许诺。我们自己很清楚，这导致了什么结果。这导致了几个月拖欠工资。但愿我们别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我们应当考虑一切风险，其中包括地区因改变税基基础到的那些风险。过冬、改变税基和地区风险，加上大幅度提高预算内职工的工资，在决定与下年度根本财政法案——预算有关的问题时，应当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情况。我不打算详细说明。我希望议会和政府能够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协议。

现在我想回到开头的议题。我再次强调，过去几天来，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应当参与制定这类决定的所有政府部、主管部门都相当有效地进行了工作。你们知道，不久前我会见了所谓强力主管部门的所有领导人。从整体上说，在当前形成的局势下，俄罗斯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已有了一个想法。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

国际社会应在反恐斗争中联合起来

——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声明

(2001年9月24日,莫斯科)

从今年9月11日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野蛮的恐怖行动到现在,全世界都生活在这个悲剧的影响之下。

俄罗斯联邦早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同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并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俄罗斯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现在自然准备为反恐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认为,首先必须注意加强那些为强化国际安全而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作用。这就是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必须大力完善可以对恐怖行动做出有效及时反应的国际法基础。

至于在阿富汗的有计划的反恐行动,我们的立场如下:

第一,这是特工系统的积极的国际合作。俄罗斯现在正在提供并打算继续提供关于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基础设施、所处地点和武装分子训练地点的情报;

第二,我们准备为飞往反恐行动地区的载有人道主义物资的飞机提供俄罗斯联邦的领空;

第三,我们同我们中亚国家的盟友协调了这一立场。他们接受这一立场,并不排除提供本国机场的可能性;

第四,如果需要,俄罗斯同样准备参加搜寻救援性质的国际行动;

第五，我们将扩大同国际承认的以拉巴尼先生为首的阿富汗政府的合作，向他的武装力量提供以武器、战斗装备为形式的补充援助。

俄罗斯同反恐行动的参与者还可以采取其他比较深入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的深度和性质将直接取决于我们同这些国家关系的总体水平和质量、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斗争领域中的相互理解的水平和质量。

为协调上述问题，我建立了以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伊万诺夫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将搜集、分析得到的情报，切实与行动参与者协同行动。

我们同样认为，研究车臣事件不能脱离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同时我们理解，这些事件具有自己以前的历史。我认为，直到现在车臣还有人在虚假的和被歪曲的事实的影响下拿起了武器。今天，当文明世界确定了自己反恐怖主义立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该确定自己的立场，这个机会应当给予那些在车臣还没有放下武器的人。

因此，我建议所有参加非法武装组织的人和那些自称为政治家活动的人立即停止同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及其组织的接触。在 72 小时之内到联邦权力机关正式代表那里讨论以下问题：这些非法武装组织和小组的缴械程序和他們加入车臣和平生活的程序。俄罗斯联邦总统驻南部联邦区（车臣归其管辖）全权代表 B.Г. 卡赞采夫将以联邦当局的名义实施这些接触。

我想借此机会就今天同俄罗斯穆斯林宗教管理局领导人的会晤说几句话。这次会晤是由他们发起进行的，他们提出要在莫斯科举行“伊斯兰反对恐怖”的国际伊斯兰代表会议的建议。我同情他们对世界局势的担忧。毫无疑问，我将支持召开这样的会议。我认为，不只是伊斯兰教，而且各个宗教、各个宗教团体都应该积极参加，才能同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狂进行有效的斗争。

在联邦德国国会的演讲

(2001年9月25日,柏林国会)

衷心感谢能够在国会发表演说。在俄德关系史上,这是俄罗斯国家元首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可能。今天给予我的这种荣誉,只是证明了俄罗斯和德国彼此对对话的关注。

我能在这里,在柏林,在一个有着复杂命运的城市里,在一个人类现代史上不只一次地成为几乎是与全世界对抗的中心城市,谈俄德关系,谈我的国家和联合的欧洲之间联系的发展,谈国际安全问题,我为此很受感动。但是,在这个城市里有着还是由威廉·洪堡^①和莱辛^②奠基的人道主义的自由精神,从来也没有,甚至在最阴暗的时候也没有谁能把它窒息。

就是在希特勒蹂躏的艰苦年代里也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在我们国家,大家深深怀念着反法西斯的英雄们。

所以我今天要用歌德、席勒和康德的语言,用德语发表我的演说的基本部分。

(以下是用德语讲的,是德语的译文。)

刚刚我谈到了欧洲文化的统一。但是当年这种统一没有能阻止在大陆上发动两次可怕的战争——一个世纪里的两次世界

① 卡尔·威廉·洪堡(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提出有关语言本质、发展、分类等理论,对欧洲语言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译注

② 莱辛(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和剧作家。——译注

大战。它也没有能阻止建立成为欧洲深刻分裂的威胁性象征的柏林墙。

现在柏林墙不复存在了。它被拆除了。今天再一次回想一下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合适的。

我相信：在世界、在欧洲和在原苏联的空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没有主要的前提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十年前在俄罗斯发生的那些事件。对于认识我们国内发生过什么和将来对俄罗斯可以期待什么，这些事件是有重要意义的。

答案本身很简单。在信息社会的发展规律的作用下，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再也不能抵御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了。这些思想的精神深得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的人心。

正是俄罗斯人民的政治选择让当时的苏联领导做出了最终导致拆毁柏林墙的决定。正是这个选择成倍地拓宽了欧洲人道主义传播的疆域，让我们能够说，任何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再让俄罗斯倒转回去了。

至于欧洲的一体化，我们不是简单地支持这些进程，我们是怀着希望看待它们的。我们是作为一个对“冷战”的教训和占领意识的危害性深有体验的人民看待它们的。但是在这里，我感觉可以加上一句：欧洲从这种分裂中也没有得到好处。

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真正戏剧性的人口学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一些地区的经济正在以非同一般的高速度增长，我坚信：在今天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欧洲同样是直接关注同俄罗斯发展关系的。

谁也没有怀疑欧洲和美国关系的崇高价值。不过我坚持的意见是，欧洲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条件和俄罗斯的条件——人的、领土的和自然的资源条件结合起来，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和国防潜力结合起来，那么，欧洲就将能坚定而长久地巩固自己作为世界政治真正独立的中心的声誉。

在这方面，我们和你们已经迈出了最初的步子。现在该想想的是，有必要做些什么，让统一的和安全的欧洲成为统一和安全的世界的先声。

最近这些年，我们在安全领域里已经做了许多事。我们在前几十年里建立的安全体系变得更完善了。过去十年的成就之一，是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集结达到了空前低的程度。俄罗斯是一个友好的欧洲国家，对于经历了百年战争灾难的我们国家来说，大陆上稳定的和平是主要的目标。

众所周知，我们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还有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北约国家都效仿我们的做法。

既然我们开始谈到安全，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我们要针对谁和怎样保卫自己。联系到这一点，我不能不提到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灾难。全世界的人们都提出问题：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是谁的过错？我来向你们回答这些问题。

我想，我们大家都对发生的事有过错。而且首先是我们这些政治家们，因为我们国家的普通公民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了我们。而且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我们至今没有能认识清楚，最近十年在我们的世界上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照旧生活在老的价值观念体系中——说的是伙伴关系，但是实际上至今也没有学会彼此信任。

虽然有许多甜言蜜语，我们暗地里照旧彼此对峙。要么要求忠实于北约，要么就是争论扩大北约有没有道理，而且我们至今没有能在反导防御系统问题上达成协议。

在20世纪的几十年里，世界的确是在两种体系的对抗条件下生活的，这是不止一次让人类走到了被消灭的边缘的对抗。

这是如此可怕，我们又是如此习惯于生活在这种对灾难的期待中，以致没有能力理解和评价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好像也没有发现世界已经不再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了。世界变得复杂多了。

我们不想或者是不能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建立的安全体系对于化解原来的威胁是有效的，但今天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威胁了。我们往往在继续争论在我们看来还是重要的问题。它们可能是重要的。

但是同时我们没有认识到新的现实威胁，结果是没有能看到恐怖行动。而且这是怎样残酷的恐怖行动呀！

由于莫斯科和俄罗斯的其他大城市发生的住宅楼的爆炸，有数百名和平居民牺牲了。宗教狂热分子在车臣夺取了政权，把普通的公民作为自己的人质。在这之后，对临近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发动了厚颜无耻的大规模武装侵犯。国际恐怖分子完全公开地宣布要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领土上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国家，所谓的哈里发国家，也就是“伊斯兰合众国”。

我想马上就强调一下：我认为不能允许谈论什么“各种文明的战争”。在整个穆斯林和宗教狂热分子之间画等号是错误的。例如，在我们这里，侵略者在1999年的失败，恰恰就是由于作为俄罗斯的一个共和国的达吉斯坦人民做出了勇敢和强硬的回答而预先就注定了的，在那里居住的人实际上百分之百是穆斯林民族。

我在来柏林之前不久会见了俄罗斯穆斯林的精神领袖们。他们倡议在莫斯科举办一次以“伊斯兰反对恐怖主义”为口号的国际会议。我想我们应该支持这个倡议。

今天我们碰到的，与其说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国际问题的尖锐化，不如说是出现了新的威胁。走私毒品、有组织犯罪和原教旨主义正在从阿富汗经过中亚和高加索向欧洲传播；俄罗斯

实际上和独联体的一些国家一起，在这条路上建立了一个现实的屏障。各地的恐怖主义，民族的不可容忍性，分立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在到处都有着同样的根源，都会带来同样的恶果。所以和这些问题斗争的手段也应该是普遍适用的。

但是首先需要谈妥一个基本问题：我们不应该害怕照实说出事物的原本。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无论政治目的看上去是多么崇高，也不能用暴行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恶自然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我同意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对恐怖主义进行完全意义上的、目标明确的和协调得很好的斗争是任何别样的回击也不能取代的。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美国总统的看法。

我想，看我们的伙伴是否打算把力量联合起来对付现实的而不是臆想出来的威胁，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严肃的和可靠的伙伴。这些威胁有可能会从我们这个大陆的遥远边界传播到欧洲的中心。我已经不止一次讲到过这一点，而在美国发生的事件之后，这一点就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来证明了。

为了有效地合作，我们今天还缺什么呢？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了积极的成果，我们仍然没有能制定出一个有效的相互作用的机制。

至今建立的各种协调机制没有能提供现实的条件，让俄罗斯参加到制定和通过决定的进程中来。今天从原则上说，一些决定往往是在我们没有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而只是在事后才反复地请求我们支持这些决定。而在这之后就又重新提起要忠诚于北约，甚至说没有俄罗斯似乎就不可能将这些决定付诸实施。我们可以给自己提个问题：这正常吗？这的确是真正的伙伴关系吗？

是的，在国际关系中确定民主的原则，要善于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和准备妥协——这是很复杂的事。但是要知道，正是

欧洲人首先明白了，克服民族的狭隘，寻找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是多么重要。我们同意这一点！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思想。但是通过的决定的质量，它们的有效性，最终还有欧洲和整个国际的安全，都要取决于我们今天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实际的政策把这些原则清楚地体现出来。

还在不久以前，人们似乎觉得，好像在大陆上很快就能出现一个共同的家了，欧洲人在这个家里将不再分成东部人和西部人、北部人和南部人了。但是这些“分割线”还将继续保持下去。这首先是因为我们还是没有能彻底摆脱许多陈规戒律和“冷战”的俗套。

今天我们应该断然地声明：“冷战”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处在发展的新阶段。我们明白没有现代的、牢固的和稳定的安全架构，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在大陆上创造出信任的气氛来。而没有信任的气氛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大欧洲”！今天我们有责任说，我们要放弃我们的陈规戒律和妄自尊大，从今以后将共同保障整个欧洲和世界人民的安全。

今天要感谢上帝的是，在欧洲一提起俄罗斯不只是想到寡头、贪污和黑社会了。但是至今还是很缺乏关于俄罗斯的客观信息。我可以完全确定地说，俄罗斯对内政策的基本目标首先是保障它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体面的生活和安全水平。

但是，尊敬的同行们，让我们回顾一下不久的过去吧：俄罗斯走上了一条痛苦的改革道路。我们不得不解决的任务，其规模之大是历史上无可类比的。自然也犯了错误。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但是今天的俄罗斯是欧洲大陆上一个相当活跃的部分。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很活跃，这就特别给人以希望。政治的稳定在俄罗斯是有一系列的经济因素做保障的，而且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因为有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税收体系之一。我们那里的所得税是 13%，利润税是 24%。的确是这

样的。去年经济增长率是8%。今年计划只达到4%就行了，但是最大的可能我们将达到大体上6%，就说是5.5%—5.7%吧。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的。

同时我相信：只有规模广泛的和平等的全欧合作才能在解决失业、环境污染这样的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上争取有一个质的进步。

我们想的是进行紧密的贸易经济合作。在最近的时间里，我们打算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我们希望国际的和欧洲的组织能在这方面支持我们。

我想引起你们注意一些你们作为议员当然能够更好评价的事情，一些不能归结为宣传的事情。实质上在我们国家，价值观和对事物主次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2002年的统一预算里，摆在第一位的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支出。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教育经费超过了国防经费。

请允许我就俄德关系说几句。我很想单独谈谈这个问题。俄德关系和我们自己的国家本身是同龄的。最初的德意志部落是1世纪末在俄罗斯的领土上出现的。12世纪末，德意志人是俄罗斯人数占第九位的人种群体。但是在这里重要的不仅是数量，而且还有这些人在发展国家和在俄德关系中起过的作用。这是些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军人和政治家。

德国历史学家米哈埃尔·施久麦尔说：“把俄罗斯和美国分开的是大洋，把俄罗斯和德国分开的是伟大的历史。”我要说，历史就像大洋一样，不仅可以分开，而且也可以联合。重要的是正确地解释这段历史。

德国作为一个很好的西方邻居，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常常体现的是欧洲、欧洲文明、技术思想和商人的熟练技巧。在俄罗斯，原先是把所有的欧洲人都称为德国人的，而莫斯科的欧洲

人居住地叫做德国村。

当然，两个民族的文化影响是相互的。多少代的德国人和俄罗斯人都曾研究过而且今天也还十分乐意读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我们的人民很了解彼此的气质。德国作家的作品有很美妙的俄文译本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译本非常接近原文，保存了原著叙述的韵律、心情和光彩。我只提一下鲍里斯·帕斯特纳克翻译的《浮士德》。

在我们的共同历史里有各种不同的篇章，有时也是非常痛苦的，特别是在谈到 20 世纪的时候。但是要知道原来我们常常是盟友。

两个欧洲民族之间的关系总是由朝廷之间的联姻得到巩固的。

总的来说，妇女在我们的历史上起过特殊的作用。例如，你们可以回想一下路德维希四世（黑森州达姆施塔特）大公的女儿，在俄罗斯就是著名的伊丽莎白公爵夫人。在丈夫被杀之后，她建起了女修道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照顾伤员，其中既有俄罗斯人，也有德国人。1918 年布尔什维克把她处决了，但是不久前她又被恢复了名誉，而且被赋予圣人的面容，为大家所纪念。她的纪念碑今天就竖立在莫斯科的中心。我们也不会忘记安哈尔特—采布斯特的公主。她被称做索菲娅·奥古斯塔·弗列杰里卡，她对俄罗斯的历史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普通的俄罗斯人称她为妈妈。但她是作为俄罗斯的伟大的叶卡捷琳娜女皇载入史册的。

今天的德国是俄罗斯主要的经济伙伴，是我们最重要的贷款者，是主要的投资者之一，是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关键对话者。

我举一个例子：去年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破纪录的 415 亿马克，这是可以和苏联与两个德国总的贸易额相比较

的。可以满足于这些已取得的结果并就此止步吗？我想是不行的。俄德相互协作还有足够的发展潜力。

我相信：今天我们正在打开我们双边关系的新的一页。而且我们这样就将为建设全欧大厦做出我们共同的贡献。

在结束时，我想说几句当年人们曾用来形容德国和它的首都特征的那些话。我想把这个思想应用于俄罗斯，当然，我们是处于建设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道路的起点。在这条路上有需要我们克服的屏障和阻碍。但是如果撇开客观的问题和有时表现出来的自己的不老练，我们就会看到俄罗斯强壮和旺盛的心脏是在怎样跳动的。而这个心脏对真正的合作伙伴是敞开的。

加强反对毒品和毒品交易的斗争

——在俄联邦安全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9月28日,莫斯科)

我们今天会议日程的议题是与毒品的非法流通和吸毒现象的蔓延进行斗争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非常尖锐，这不仅是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这一斗争是与同犯罪做斗争的成功或失败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对现在将要讨论的那些现象斗争不力，那么，与犯罪的斗争就可能失败，这一斗争也是与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直接相关的。当然，这一斗争也是与全世界的头号议题——反恐怖主义斗争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毒品交易是恐怖分子集团和匪帮组织的经费来源之一。

众所周知，80%的海洛因是由阿富汗流入世界市场的。一些运动的战斗队员甚至直接控制着把毒品从那里转运到中亚地区，再经过俄罗斯进一步转运到欧洲的渠道。

恐怖主义和毒品是绝对有亲缘关系的。它们有着共同的根源和类似的破坏力量。恐怖主义像毒品交易一样，具有国际分支网络，毫无疑问，具有跨国性质。

毒品交易在经济方面同样具有跨国性质。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毒品市场、毒品销售的犯罪网络，吸毒成瘾作为一种医学和社会现象就不会存在。而专家们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过程中将会确认，这种交易带来多大的利润。这一“黑色”交易可带

来超额利润。而“肮脏”的金钱是用于“肮脏”的目的的。

今天，我国已经成为毒品的巨大消费国。仅以官方登记的资料统计，目前大约有 26.9 万吸毒成瘾的病人。而毒品消费者的实际数字要多得多。

与此同时，毒品市场的结构不断变化。高浓缩毒品，首先是阿富汗的海洛因，在我国消费比重明显增长。它的消费量在毒品总消费中占 28%。我认为比重还要更大些。

国内自己生产的毒品在增加，其中包括便宜的和产生瞬间依赖性的合成毒品。特别危险的是，据专家们的一些估计，最近几年来，这些实验室的数量在俄罗斯急剧增加。

遗憾的是，吸毒的社会基础在扩大。今天这种疾病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覆盖了全国领土，特别是经济不景气的地区。这正在导致艾滋病的泛滥。据专家们估计，90%的艾滋病感染者正是由于注射毒品而被传染的。

大多数吸毒者（达 53%）仍然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今天正是他们使毒品推销者的队伍不断得到补充，结果又造成犯罪的增加。

最令人悲伤的是，吸毒成瘾者大大年轻化了。最近病人的总数增加了 8 倍，而其中青少年患者增加了 16 倍。第一次尝试毒品者的平均年龄刚刚超过 14 岁。

在毒品贩运的过程中，俄罗斯不仅仅是“终点站”，而且还是转运站。毒品辛迪加对俄罗斯采取了真正的渗透扩张政策。对它们来说，俄罗斯已经成为有利可图的运输走廊。

据专家计算，比如在阿富汗，投资一个美元生产毒品，毒品在欧洲国家销售后，就可以带来超额利润。而我们的市场（俄罗斯的市场）的总销售量超过 10 亿美元。

显然，与毒品黑手党斗争的主要任务要由强力主管部门承担。在这方面，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在物质上和干部上加强与

毒品黑手党做斗争的一切相关的工作。

我们仅仅靠扣留毒品不能解决问题，能够没收的只是商品总量中的一小部分。经验证明，被扣留的基本上都是零售小贩，时而还有本身需要治疗的人。

因此，已经到了重新全面研究这方面工作标准的时候了。我们应当设置有效屏障，切断毒品向非法流通领域渗透的一切渠道，摧毁毒品网络的基础和根除对毒品的需求。

强大的毒品“入侵”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我们同“金新月”^①国家相邻。对这种入侵来说，在俄罗斯本国，也有财政上、法律上、行政上，当然还有社会方面的可乘之机。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切断毒品扩散的一切渠道——不仅是外部的，还有内部的。

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社会本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毒品甚至渗透到负责教育青年的社会机构。本应服务于阻止毒品扩散的教育机构，遗憾的是，正在变为毒品扩散的桥头堡。

我们常常遇到不仅学校还有家长对此无动于衷的现象。今天，有五分之二的应征青年把使用毒品的经验带到了军队，连同带来的是由此对强力部门产生的一切后果。

不容许把使用毒品变为一种亚文化，或者成为时髦。遗憾的是，我们经常察觉到这种现象的征兆。与此同时，宣扬“吸毒生活方式”的书籍正在被自由出售。

应当采取法律的、行政的、教育的一切手段同这种严重的社会疾病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

立法工作者、整个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在这一斗争中将承担重要责任。法律的修订应加大对最危险的毒品犯罪的刑事责

^① 指与俄罗斯相邻的伊斯兰教国家和中亚地区。——译注

任的处罚力度。应当再次考虑实行对吸毒病人进行强制治疗代替处罚的实际做法。让我们讨论一下对宣传吸毒进行处罚的可能性。

显而易见，重点应放在预防上。不应局限于单个的机构，而应当建立康复治疗中心的网络。应当研究治疗和使人们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的独特方法。很遗憾，吸毒成瘾不再“只是富人的疾病”，因此我们应当为贫困者扩建国家的戒毒机构网。但是，与此同时，为私营治毒中心的工作应当发展和制定非常明晰的法律基础。

有一组重要任务是与消灭毒品交易的财务渠道有关的，不仅可以通过与犯罪斗争，而且可以借助于一整套专门措施堵住这些财务渠道，其中包括同犯罪分子的洗钱活动做斗争。

需要加强国境线上的工作。今天边防军人承担着重要的任务，而且从整体上说，工作很有成效。最近，在边界上不断没收来自阿富汗的特大数量的毒品。毒品交易商、毒品生产商企图把多年来积存的大量毒品隐藏起来，及时转运出国，防止可能被销毁。我们应当对此特别注意。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何改进边防军人的工作，如何安装边防设备。

最后，政府禁止毒品滥用和毒品流通委员会应当开足马力工作。请政府总理关注这一问题。

尊敬的同仁们，国内吸毒的形势很尖锐。我们应当非常熟练地和非常迅速地对其采取应对措施。

现在，我建议转入讨论

如何发展农工综合体

——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主席团
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0月9日,奥伦堡)

我们第一次以走出去的方式举行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首先我想感谢主人——奥伦堡州州长,感谢他出色的组织工作和为会议准备的计划。我认为,我们将来讨论地区部门性质的问题时,使用这种工作方法倒不错。这种工作方法使讨论贴近我们正在仔细研究的那些问题,使研究更针对目标。因此,我认为,这种方法今后仍可采用。

我们将进行一项为期半年的共同工作,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讨论一下与我们今后进行会见和会议有关的议题问题,这也是合适的。

有一个具有全国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是部门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打算讨论的农工综合体的发展问题。我想先从好的方面,从今年农村工作的成绩谈起。发展情况非常好:如果说1998年我们收获了4800万吨粮食,那么,1999年就已经是5500万吨,2000年是6500万吨,今年,我们收获8000万吨以上至8250万吨。这当然是很大的成绩。我想向所有为此付出自己劳动、付出自己心血的人表示祝贺,向所有在农村工作的人祝贺他们取得的辉煌成绩。

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农工综合体还存在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远远大于取得的成绩。因此，我建议今天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方面。而且，正如我们过去常有的情况，取得这次大丰收的事实本身，也暴露出了按常规我们常常发现不了的一些问题。

甚至连这个丰收年，很多企业也不得不将全部收成用于抵债。我们明白，这不仅会阻碍部门的发展，这种形势还使某些农业企业面临破产的危险，但这些企业本来是完全能够搞好的。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应抓紧提出一项进一步完善能促使企业健全起来的、经过论证的金融方案建议。或许应使它更加放开、灵活。另外，要考虑对长期亏损的农业企业该怎么办。还有，应当在这个部门中建立起有效益的信贷与保障的金融基础设施。

接着要说的是，农村至今没有保险业。在我国，保险业发展很慢，而在农村根本就不存在保险业。这当然是另一个大题目：要由经济部和财政部方面单独关注的问题。应当研究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继续把门关紧，在什么地方应该慢慢放开，只是应该明白，这是为什么。

这是农业的一个特殊问题。一般地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农业生产者，使他们免受自然性质、技术操作性质等风险。

我们的第二个大问题是，没有文明的粮食市场和其他农产品市场。刚才农业生产者正好谈到了这个问题。价格在浮动，可是，价格浮动不讲文明，甚至常常不是由经济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正是在这里，在这个领域中，国家完全可实现市场经济原则，同时完全发挥调节的职能。或许这就是今年将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在市场价格上下浮动时，为了控制价格，建立在市场上进行干预的必要贮备。将来，无论对农业生产者，还是对

居民，都应产生积极的效果。

可是，没有建立粮食市场和其他农产品市场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种种禁令和官僚主义的阻挠。农业部门内部至今还垄断主义盛行。在一些地区，人为地压低粮食价格。粮食贩子干得很出色。但遗憾的是，他们的买卖经常同腐败混在一起。只有靠已有的国家机制和提出新的机制，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应当明确地担负起在建立农产品市场首先是粮食市场上的责任。问题不仅在于进行金融干预的具体规模，必须把规模的大小在下年度预算中固定下来。在与政府成员会见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部长（指农业部长——译者注）是知道的。我请您不要忘记这个问题，并同财政部一起考虑一下，还能再做些什么。但是，还应当真正按市场规律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顺便说说，我想提请你们注意，根据今年的收成情况，我们还能完成一项重大任务，尽管今年对此没有大肆渲染，但你们大家都知道它有多么重要。根据今年的收成情况，我们能够充实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已不存在的我国的战略贮备。

在刚刚结束的会见中，我们用足够的时间谈到保护国内商品生产者的利益问题。当然，这不是说应当进行行政监护，而是要充分发挥世界上许多国家中都实行的现代市场机制的作用。现在，与政府成员会见时，经济部代表最近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是的，现在通行欧洲内部规则，世贸组织规则。然而，也可找到保护国内商品生产者利益的手段。当然，一切都应该讲情理，有限度，对这个问题要考虑一下，这自然也是应当的。最主要的一条原则是，为了不损害买者的利益，不要让价格上涨。应当从自己民族的利益出发。并且，不能按照某些空洞的书本上的方案行事。因此，我们原则上需要对国内市场上的农产品主要品种的进口实行灵活的配额机制。不过，这种

机制应是灵活的，我再重复一遍，是为了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不让哄抬物价。这种保护主义当然应是合理的，能促进农工综合体发展的。

还有一个决定部门工作效益的基本方面——这就是技术改造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已经谈论了那么多次，都谈得腻烦了，但我仍想重复一次，在农村有60%的国产机器的使用期已经超过十年和十年以上。国内机器制造厂目前不能满足市场的潜在需求。我们不止一次地谈论过这个问题，也谈过最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租赁方案。但是，遗憾的是，实施租赁方案机制的工作至今还没有制定好。

尽管上述问题十分复杂，但我毫不怀疑，这些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特别是现在，经济的明显增长在农业领域中提供了这样的机遇。根据许多指标，我们已经看到，农业部门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中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已是事实，农业部门本身逐渐不再是经济停滞的地带，农业也不再是长期无经济效益的地带，这也是事实。农业在某些方面的赢利率超过了石油部门。这是客观事实。只是没有创造条件使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感觉到这一点。已开始有很多时新的具有新思维的人到农业部门工作。可以看到，资本开始到位，投资增加了。从原则上讲，这是合乎规律的，因为从部门本身的性质看，这是一个有足够效益的部门，并且，毫无疑义它能成为非常有效益和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

俄波双边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俄联邦举办的波兰科学日
开幕式上的讲话

(2001年10月15日,莫斯科)

很高兴地欢迎大家,在中断了20年后你们又做出很大努力在俄罗斯组织和举办波兰科学日。

这些引人注目的日子又把杰出的俄波科学家——两国的科学精英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的思想和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科学思想的发展。这里既有早已相互熟悉的科学家,也有第一次开始同俄罗斯一起工作的科学家。现在,在俄波之间重新加快我们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时,发展我们的科学对话也很重要。

在科学家之宫这个在莫斯科早已闻名的地方会见你们感到特别高兴。在这座科学家之宫里,多年来一直进行着学术争辩。从事科学的人聚集在这里进行思考和简单的会见。

在过去一些年里,不仅仅是俄罗斯发生了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欧洲、俄罗斯还是波兰,都成了另一个样子。在经济方面,在国际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在发生科学家们早已预言的巨大变化。我们同你们都是这一进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所有这一切都给科学——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

学，提出了崭新的任务。我们两国所拥有的智力资源应该用来寻求研究工作中和合作方法上的新的途径。我认为，我们两国政府对发展双边科学联系的关注，是使这种联系具有新的推动因素的最好证明。

我认为，两国科学界共同合作的重点应由科学家们自己来决定。同时我想就某些领域谈一谈，从它们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和地区意义的角度看，这些领域对我们非常重要。

第一，我认为，不论对我们两国，还是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共同解决生态问题。

目前，俄罗斯正在进行生态理论研究。进行该项研究工作的是全国生态论坛，其成员是我们最具权威的科学家。但在双边对话的框架内，我们可以开始进行研究地区生态安全方面的工作，还可以共同参与建立国际统一生态安全体系。

第二，我们必须深刻分析和了解两国正在进行的当前社会的、国家政治的和政治法律的进程。这对实际政策特别重要。

第三，我们也对研究其他问题，其中包括对经济形成、沿边境地区经济的特点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感兴趣。

我认为，加强像波兰和俄罗斯这样的老邻国间的联系和信任，客观地评价过去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高新技术和创新纲要毫无疑问是应用科学中的优先方向。

在这方面我们已有共同成就。在双边科技合作纲要范围内实施的项目就约有 100 项，其中包括在新材料生产和电子设备生产部门、机器制造业和运输业、农业、工业和社会领域的合作。

我认为，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波兰也会对俄罗斯勘探和开发新矿产地的有效的技术和工艺感兴趣。

当然，为了实现新的思想就需要有新的干部。我认为，恢

复和开展交换科学家和专家、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优良传统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了不少的开端。例如，根据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的个人倡议，13名俄罗斯大学生已被派往波兰免费学习。

我认为，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也是有意义的：双方采取共同行动加快实施在国立加里宁格勒大学的基础上在经济和法律领域建立一个“欧洲系”的方案，因为国立加里宁格勒大学的教学不仅以俄罗斯采用的标准为基础，而且还以波罗的海地区国家采用的标准为基础。还可研究两国的大学生在那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

在两国科学合作中，波兰和俄罗斯科学院以及负责这方面问题的两国主管部门都具有无可争议的领导作用。但是如果再把社会科学团体、协会和科研院所的资源都利用起来，这对科学家的对话更会有好处。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波兰，这些资源都在迅速地发展着，都具有美好的前景。

在结束讲话时我要真诚地感谢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和在俄罗斯举办波兰科学日的全体组织者。这样的合作对我们两国都特别需要，这是双边合作中非常有前景的和重要的一个部分。

要知道，科学不仅仅加强了经贸和生产联系。进行思想交流和共同的科学探索，这也就是回答使所有人感兴趣的问题的一种尝试。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学派，尽管对世界和生活有着各种各样的认识，共同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会更好、更有效。

今天我们授予波兰杰出科学家俄罗斯国家奖章，不仅是因为他们对科学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因为他们发展了波俄科学联系。而俄罗斯科学家也将被授予波兰共和国奖章。这是我们两国具有深入久远的科学联系的又一显著证明，这种联系我们可以追索到玛利娅·居里和扬·博杜恩·德库尔捷内的时代。

俄罗斯应当拥有现代化的武装力量

——在俄联邦国防部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0月17日,莫斯科)

我们今天会议的目的是讨论目前最迫切的有关保证国家军事安全的问题。你们知道,现在正在积极地研究2002年的预算。这也决定了我们今天会面的必要性和适宜性。新任命的部长、原副总理、现又被任命为副总理的克列巴诺夫和财政部长、副总理库德林出席此会也是有原因的。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特别讨论我们所面临的那些任务。这是些我们经常放在视野中的问题。今天需要再次加以明确、详细讨论优先目标,勾勒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范围。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世界局势变化很快。集体对付国际恐怖主义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点,不需要在此对这个大厅里的任何人做什么解释,你们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一点。

这一切要求我们从新的立场看一看军事改革的进程,看一看军队的技术装备情况,看一看国家的军事组织本身,同时也不要忘记社会领域。

因此,我建议谈谈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是国防领域的一些观念性的和纲领性的文件内容。指的是它们是否符合现代世界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要求。

我认为,我们应当根据现有的形势再次对我们军事建设中

的优先目标问题进行评定。应该注意，远不是这些文件中提出的所有目标都已经达到了。我认为，问题不仅在于资金方面，尽管这非常重要，而在于计划内容本身。让我们一起回过头来对所有的问题再仔细研究一下，在平静的工作气氛中研究。

第二，就是国防部的拨款。这些问题现在也是最尖锐的。一方面，用以维持武装力量的费用能按照预算规定较有节奏地拨来了，这里无疑有政府的功劳。但是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有问题的，这指的是现代武器和军事技术的技术装备。问题是我们进行了重大而成功的科学研究并且已经有了世界上实际还没有类似的最新装备的样品。

当然，更新军队的装备需要资金，这是不言而喻的。必要的资金我们必须筹集，应当找到解决的办法。

现在就社会方面说几句。优抚问题、津贴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次。尽管以前得出了各种结论，提出了各种建议，但国防部的经济部门还是得出结论：给各个机关下拨的资金是不够的。所以前些时候我委托政府、直接委托财政部研究给国防部增加拨款的可能性。政府已在星期一向国家杜马的代表们提出了这样的提案。关于这件事 A.Л. 库德林已经单独做了汇报。我们也将对这些方面进行讨论。

我们不能再允许战役和战斗训练水平进一步下降了。否则，军队有可能会变成军事学校，在那里人们非常清楚应该如何作战，但却不会作战。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你们都是知道的，这就是平均飞行时间和平均出海时间。如今我们的飞行员的平均飞行时间还没有突破规定标准的 10%。我们的国家任务就是根本改变这种状况。

我想强调指出，我上面提到的要额外拨给国防部的那些钱，首先是为了提高主要用于这个目的的经费支持。

在这个简短的开幕词的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下，我们所选

择的提高武装力量质量指标的道路要花不少钱。但是走数量增长之路不仅代价昂贵，而且效果不佳。正是在这个关键之处我与你们多次讨论了武装力量的问题。我希望今天我们也这样具体地谈一谈。

最后我还想说点儿什么呢？

更新军队的装备，履行对现役军人所负的社会责任。总体来讲所有的军事改革都需要资金。我们刚才积极地、带有感情地谈了这个问题。

因此，我认为必须集中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关注武装力量发展的最主要、最优先的方面，而不要把目光放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不要白白地浪费钱。整个工作纲领应当瞄准未来，着眼于未来。俄罗斯应当拥有现代武装力量。

第二，这就是撤销国防部内部和国家的所有军事单位内部的平行重复的机构。这也是我们谈了多次的问题。我提请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注意，要尽快地结束这项工作。尽管这对所有其他部委没有什么难处，但还是应当由国防部来完成，国防部是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单位。

要更快地实现武器和军事技术的统一。已经出现的情况和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的统一的订购部门——是迈向正确方向的第一步。

必须完全取消各种无益的花费。因此，应当注意我们国际军事合作的效益。当然，这里也要考虑其他因素，其中包括政治因素。但是，“效益就是金钱”——这一总的标准在这方面也应当发挥作用。军事领域里所采取的任何步骤都是与我们和这些国家在经贸领域里的合作的逐渐加强相伴而生的。

腾出来的资金必须用于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和革新军备，其中包括用于加强航天设施的能力。这一点刚刚总参谋长已经说了。

正如我在会上已经说过的，在对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之后

通过了从越南的金兰湾撤出军事人员的决定。从明年1月起我们将着手实施这一决议，关于这一点海军司令已经做了汇报。我认为，使相应的基础设施商业化的计划，没有俄罗斯军人参与，越南同行也是能够完成的。

此外，在对形势进行了深刻全面的分析并与古巴伙伴进行了长期谈判之后，承认从古巴撤出电子中心是合理的。已向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就此问题进行了通报。

我要及时强调的是，这些决议无论如何都不意味着我们与这些国家相互关系的水平的降低，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古巴，我们过去曾保持、现在还将继续保持各方面的关系。我们将像从前一样始终不渝地支持完全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封锁。我们支持在反恐怖主义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和一致立场。

至于越南——我们有一个经济合作和发展其他方面关系的庞大计划。所有这些都将会付诸实施。

接下来，谈谈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必须进一步完善军备计划，并使军备计划无条件地得以实施。这一点克列巴诺夫今天已经讲过了。要让政府在2002年真正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正如库德林在报告中所说的，要让我们看到并相信明年对这个计划的拨款将会加大。拨款是非常重要的，增加拨款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对2002年的预算进行修改，必须拿出额外的资金来增加军人的实际津贴。

我认为，在就预算问题做出最终决议前，这些问题都应当成为安全委员会、政府经济部门额外研究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来这里参加会议和发言的军官们所提的意见。

最后，我要对B.И. 库罗耶多夫、对参加打捞“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的所有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的主要阶段。在整个行动结束后，我将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打捞“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的主要参加者。

俄罗斯准备发展同亚太地区 各国的合作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上的讲话

(2001年10月19日,上海)

首先我想指出,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十分准确地讲述了同我这个普通人物有关的一切,对此我表示十分感谢。他有些地方甚至夸大了,但是仍然令人感到很愉快。所以,我向他表示真诚的谢意。

此外,我首先想对我们的中国朋友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他们组织了今天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中国对这次会议采取了极其认真的态度。我也十分高兴地指出,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之一、圣彼得堡姐妹城市——上海,如此出色地筹备了这次会议。我向我们的中国朋友和上海领导人衷心地祝贺这一盛事。

我们聚集在这里,当然是来商讨经济问题的。但是,不言而喻,我们没有权利不去关心同政治领域、同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有关的事件;同今天世界上的热点地区,其中包括阿富汗发生的一切有关事件。所有这一切直接影响到世界的经济形势和今天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的国家形势。

请允许我就这些问题讲几句话。

20世纪急剧加快了工艺和信息发展的速度，导致全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变化。但是，尽管十年来世界总的形势得到了改善，新的威胁却替代了我们熟知的旧的威胁。毒品贩运、非法移民、军火走私同国际恐怖主义携手而行。这些危险现象也在亚太地区许多国家蔓延。

为了取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完善国际关系体系，完善建立在国际法及其机构，首先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其他国际机构和地区机构的可靠基础上的体系。

同恐怖主义及其他新威胁的斗争应该具有综合性和长期性。鉴于这种情况，我们首先主张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自由化，我们也要为这一事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这里，我们大家到了该思考以下问题的时候了，如何把一体化进程纳入这样一个轨道，使全球化中的得益和受损问题上的分配的不平衡（我们知道，这不仅同利益有关，而且与问题有关）不至成为新的担忧的根源。一体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应当这样发展下去，使得益和受损问题上的不平衡不会成为新的担忧，甚至新的动乱根源。

我们主张完善多方面的贸易体系。但是反对使国家成为在来自外部压力下承担义务的人质。

我们主张采取消除“数字上脱节”的重大措施。但是我们更担心另外一种孕育新的动乱的脱节，那就是现实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脱节。

我们主张经济制度的自由化。但是我们绝对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和所谓“发展中市场”民族经济中一些部门的整个消亡，导致社会平衡的破坏，从而不仅在一些国家中，而且在世界一些地区导致社会经济紧张状况和政治紧张状况的加剧。

其实，向具有所谓“过渡”经济的国家或具有所谓“不稳

定”制度的国家提供的财政援助和咨询援助，不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有看得见的花费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与不同的国际金融机构的领导人，同世界上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十分经常地进行着讨论。此事原因很多，并非排在末位的问题就是在提供援助时所采用的正式的监督标准体系以及对资源实行垄断性控制的意图。

我们也面临其他的经济挑战。例如，要提前预防财政经济危机，在货币金融领域建立防御体系以抵抗可能发生的恐怖行动造成的不良后果，要预防艾滋病蔓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其他危险。

所有这一切挑战促使我们去寻找克服这些危险的联合途径，并更密切地关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积累的合作经验，同时利用这一经验来建立持久而安全的经济秩序。

多年来亚太地区发生着因经济原因而进行大规模的民族和种族的移民，我确信，正是在这里存在着形成能反映世界经济的牢固性的又一个轮廓的巨大潜力。

正是在这里已建立了各种金融、银行、信息和工艺的条件，尽管从形式上看，在法律和国际意义上尚未最终定形，但是实际上已在运行。因此，正是在这里有了形成世界经济安全的又一个层次的可能性。

我深信，新世纪将把形成亚太地区新格局的问题，包括能源、运输、信息、工艺方面的格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大国和快速发展的国家一起，今天的俄罗斯通过自己发展的事实与方向已向全世界开放，并为更有效的合作打开了自己的广阔的业务空间，同时它也在促进亚太地区财政经济、工艺和信息独立活动能力的提高。亚太地区居住着差不多40%的世界人口，世界贸易总额的50%是在这一地区实现的。

再说，就拿俄罗斯经济已有的发展速度及其在参数上独一无二的税收环境，近期无论如何有可能使俄罗斯成为推进整个亚太地区发展最具有活力的战略后备力量之一（我们对此抱有希望）。

例如，从今年年初开始，俄罗斯实行了统一的自然人的所得税。我现在要说的，基本上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会议，尤其是在这一地区召开的会议，我认为我有必要重复一下一些众所周知的数字。例如，自然人的所得税率确定为13%。这是在欧洲最低的税率。通过了把利润税从35%降低到24%的法律。国库对经济的负担大大减轻了，而在今年头8个月中，总的税收却增长了36%。

与此同时，我国的税收制度大大简化了。例如，在资源使用方面实行了一种税，以替代过去的三种税。我们取消了各种优惠，放弃了各种不透明的做法，使我国的经济变得更加开放。

我们正在努力最大限度地创造良好的经商环境。已准备好一整套法律，使经济变得非官僚化和实现经济的自由化。将按“一个窗口”原则对企业进行注册，这是许多国家中企业家都十分熟悉的原则。已把过去实行的各种许可证法系统化，并合编成一个法律。

对所谓自然的，或者也许是非自然的，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俄罗斯最大型的垄断组织进行结构改组。已批准了俄罗斯股份公司——统一动力系统这家俄罗斯最大的动力公司的发展构想。建立了统一的收费机构，它将确定自然垄断组织的服务的价格参数。

我们经常关注维护国内投资者和国外投资者的权利。

所有这一切不会不带来效果。去年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3%，工业生产增长11.9%。今年计划实现4%的增长率，实际则为5.5%—5.8%。

国家预算估计会有盈余。你们知道，我们正在定期、及时并全额支付外债，而且不靠任何向外国的再融资。

我国的黄金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粮食收成创纪录水平。应该讲，这种收成俄罗斯已好多年都不曾有过了，数十年来俄罗斯首次出现了真实的出口潜力。

我们期待，扩大同外国伙伴的经贸合作也将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不久的将来，我们打算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我们希望，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在这方面给予我们支持。

我们把今天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看做本地区合作的火车头，在这一框架内今天就已在实现一系列方案。明年我们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组织投资讨论会和展览会，还要举办对亚太地区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做比较的学术讨论会。

我想指出，五月份在莫斯科我们已经举办了这个论坛在我国领土上实施的第一项活动——工商界咨询理事会会议。在亚太经合组织实施的这些活动中，我们将与工商界人士会面。我希望他们将就我们举办的活动发表他们的意见。

我认为，俄罗斯，首先是它的东部地区加入亚太地区业已形成的经济联系体系完全符合亚太经合组织的共同利益和任务。

在这方面我想谈谈一些想法：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商人，包括坐在这一大厅里的差不多 50 位企业家，同他们的同事们，也就是你们，尊敬的女士们和先生们，能够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合作。

首先我想就俄罗斯可能参与亚太地区新的动力配置的形成问题讲几句。

据预测，亚太地区在世界能源需求中的份额到 2020 年将上升 45%。我想，这是最起码的计算。这个地区本身的能源含量与能源需求之间的差距将加大。鉴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就让我们看看我们主人——中国的发展速度，我们当然祝贺中

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有这样的速度，这一地区对能源资源的需求总的来讲将增加。俄罗斯准备同你们一道致力于确保解决这一地区的能源安全问题。

俄罗斯准备长期促进能源资源市场的稳定，俄罗斯东部地区今天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能够大规模地提供出口。

一个月前签订了在 2005 年之前铺设总长 2400 公里的“俄罗斯—中国”输油管协定。每年将向我们的邻居提供 200 万吨俄罗斯石油，而以后将增加到 3000 万吨。

我国天然气领域最大的企业“天然气工业”企业将参加在中国铺设“东—西”输气管的投标工作。目前正在仔细研究将伊尔库茨克州科维克京气田开采出的天然气输往中国和朝鲜的方案。在产品分成的条件下正在实施萨哈林大陆架的油气开采方案。在这些方案的框架内，我们的西部伙伴们计划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液化工厂。亚太经合组织的所有国家实际上都可以成为该项产品的消费者。

我认为，俄罗斯一些企业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发展天然气基础设施及采用新的钻井方法的丰富经验对我们的伙伴们也是适用的。

从俄罗斯架设到日本、朝鲜、中国的输电线可以成为本地区新的动力配置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按照这一构想，我们还正在考虑共同研制创新的核反应堆工艺及核自然安全周期、制定扩大可供选用的能源来源的范围的方案

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方案中有许多方案实施起来需要一笔不说是巨大的，那也是相当大的财政资源。在这里我们也希望相互协作，既同对我们来说是传统的欧洲的和美国的金融中心的相互协作，也希望同亚洲银行界的相互协作。我想，将来能源领域的工作，最起码讲，是够我们大家干 100 年的。

另一个有发展前景的活动部门就是运输。作为欧亚国家的俄罗斯在这方面能够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将跨西伯利亚铁路同跨朝鲜铁路连接起来可以为发展亚太地区运输系统迈出重大一步。

越过北极的航空干线未来也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为此，我们打算对确保沿新航线的飞行安全的地面基础设施实施现代化。考虑到这方面已发生的某些衰退，我所讲的，有可能引起大家的很大兴趣，可能使这一领域的活动复苏起来。

俄罗斯对建立一个经过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港口将美国西海岸同中国东北几省连接起来的运输走廊的方案也十分感兴趣。我们也准备考虑参与建设从东北亚和东南亚到欧洲的铁路和公路的运输线的方案。

发展运输系统可以获取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开辟广阔的途径。为实施这一领域可实现的联合方案，我们正在采取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措施。

俄罗斯打算积极利用我们在开发宇宙空间领域中所拥有的潜力。在这方面将继续根据国际宇宙站计划进行工作。未来的四年，我们打算发射十颗可使用 12—15 年的现代通信卫星。这些卫星不仅可保证我们国内的宇宙通信的需求，而且国外消费者，包括亚太地区国家也可广泛地加以利用。仅 1999—2000 年，使用俄罗斯的运载火箭就进行了 30 多次发射，其中包括发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卫星。和澳大利亚合作伙伴正积极进行着在圣诞岛建造宇宙火箭发射场以及建造“阿芙乐尔号”宇宙火箭综合体的工作。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我们准备同亚太地区各国不仅在上述各方面，还在其他共同感兴趣的各个项目上发展合作。我们也准备积极参与制定符合世界经济要求的整个亚太经合组织的新工作方法及新工作格局。

俄罗斯的选择就是创新的发展道路和对国家经济的根本改造。今天俄罗斯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世界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愿意同我们的伙伴们一道工作，以保证自己更大的稳定、巩固和安全。

我们的战略优先方面是建立 俄美长期的伙伴关系

——在上海与美国总统布什联合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10月21日,上海)

我想简要地向你们通报同美国总统会晤及会谈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评价,会晤是有成效和有益的。正像在卢布尔雅那和热那亚举行的前两次会谈一样,这是一次坦率而互相信任的会谈。今天俄美合作正在有把握地向前发展。我们充分地考虑到世界上已发生的全球性变化并正在坚定不移地巩固业已更新的关系的基石。在业已进入的世纪中,我们的战略优先点就是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世界文明统一的价值观基础上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致力于实现全球发展和进步的共同目标的伙伴关系。我们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向前发展。今年11月份,我们计划在美国进行全面的会谈。我们将详细地讨论俄美关系和最重要的世界政治问题。为准备这次会晤,我们已就有关准备工作向负责筹备这次首脑会晤的一些部、主管部门及专家们做了相应的交待。

“9·11”悲惨事件的后果——政治、经济和心理后果,至今在许多国家中,实际上是在各个大陆上都强烈地感受到了。

我想谁也不会怀疑，来自恐怖主义的这种史无前例的挑战要求联合国社会的一切努力同新的威胁做斗争。在这方面我们已准备了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我们详细地分析了俄美战略稳定问题上的对话的发展。你们记得，在热那亚会晤时曾达成了要共同研究战略性进攻武器和防御武器的相互联系问题的协议。据我们的评价，这一问题是有进展的。这首先涉及战略性进攻武器。我们确认了削减战略性进攻武器的相互意图。现在的任务是，制定裁减战略性进攻武器的参数、制定减少俄美核潜力和可靠的、可以监督的方法。

在反导弹防御问题上，我们也有进展。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都认识到了我们可以达成考虑到俄美国家利益的和考虑到在这一最重要领域中加强国际稳定的必要性的某些协议。在会晤过程中，我们就伊拉克、中东、巴尔干等迫切的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还打算商谈发展俄罗斯联邦同北约的关系。

我们认为同美国的工商业合作具有特殊意义。我们在卢布雅那和热那亚商定这一合作要给予更大的重视。所达成的协议正在起作用。俄美经贸联系和投资联系大大扩大了。在近几个月中美国商业部长 W. 埃文斯两次来到莫斯科。我们接待了财政部长奥尼尔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泽林克斯。应该说，我们感受到了来自美国总统方面的明确信号。我们所有的伙伴们都表现出了发展关系的诚意。俄美商业对话正在积极发展。尤为重要的是，逐渐参加商业对话的不仅有俄美最大的公司，而且还有中小企业。我们商定好要加紧制定一个进行相互经济协作的具体措施的计划。我们将在 11 月更详细地讨论这一问题。

问：您如何评价美国在阿富汗采取的行动？联系到来自恐

怖分子而发生的世界局势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到各国在反导弹防御问题上的立场？

普京（继续布什的回答）：就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两句话。第一，我完全同意布什总统的立场。我认为，他的行动是经过权衡的，是对美国遭遇到的那个威胁的合适的回应。第二，如果我们已开始同恐怖主义进行斗争，那就需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大家都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否则，恐怖主义就会得出一种印象，以为他们是不可摧毁的。到那时候，他们的行动将更危险，更放肆并将导致更坏的结果。现在来谈一谈1972年签署的反导弹防御条约。我们的立场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只能把它再重申一遍。我们认为，这个条约是世界上重要的稳定因素。不过，我们同意，我们应思考未来，应看到未来并对未来可能造成的威胁做出相应的反应。对此我也曾多次讲过。我们准备同我们的美国伙伴讨论这一问题，当然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即如果我们将得到进行这种讨论的一定的限度的话。

问：人们注意到，在您个人与布什总统之间已建立了一种十分友好的关系。您能否有信心地说，您的班子现在和将来都会按这个调门行动？

普京：我想对你就我们的关系的性质所说的话加以确认。的确，布什总统针对我讲了许多热情的话，而且是公开讲的，对此我非常感谢他。我是在正式活动范围之外感受到他的这种态度的。我希望，他在同我打交道时也体验到这种感受。顺便说，这并不妨碍我们持有各自的观点和维护自己的观点。我指的是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涉及维护各自国家的本国利益，尤其是在反导弹防御问题上，到现在我们还在继续讨论。

我同意总统阐述的许多观点。我们有共同平台，可以进行交谈、争辩，提出解决办法。我们的良好关系不妨碍我们进行争论。与此同时，如果说到班子的话，那么，官僚主义的威胁

始终是存在的。不过，我想提醒您注意，如果我们讲到班子，那就是一组我们自己挑选出来的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所谓的班子做出有别于我们断定为发展我们关系的正确途径的事情，我想，这就不是一个班子，而是一个团伙了。我不希望，我们周围会是这样一些人。

在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胡锦涛时的致辞

(2001年10月27日,莫斯科)

我们很高兴在莫斯科见到您并再一次确认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高水平的关系。

今年我已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见过几次面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回忆起最近一次到上海的旅行,它让我们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今天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实际上在所有方面——在政治关系领域里、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在经济联系上,都达到了非常高度的相互配合。军事技术领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非常高兴有机会今天和您见面,这不仅证实了这种水平,而且也勾画出了近期前景的某些阶段。

宪法法院是有效捍卫宪法的工具

——在庆祝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成立
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1年11月1日,莫斯科)

我很高兴向全体与会者祝贺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成立十周年。我还应当立即说,我认为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个评价还可以用另一事实来说明,即实际上世界所有宪法法院的代表都来到了莫斯科。这是对俄罗斯宪法法院的国际威望的承认,这是对我们国家正在作为民主国家和法治国家得到发展的承认。

过去的几年,表明了俄罗斯建立宪法法院——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法律制度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而合理。它的活动有助于加强民主和法制,奠定了我国宪法司法制度的基础。随着这种制度的出现,不仅建立了捍卫宪法的有效机制,实质上,在我们国家第一次出现了在法律基础上既能限制立法权力,又能限制执行权力的国家机关。有时候要坚决地约束那些追求政治合理性而不追求法律规范的政治家。尚不巩固的俄罗斯政权自觉地、负责任地实行这种自我约束。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今天想强调的第二种情况是宪法法院的独立性。正如法律中所写,“宪法法院只解决职权问题”。到宪法法院来的人都

是为了解决许多冲突，其中有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这就意味着，这些冲突都是政治性的。但是，解决这些冲突只能用法律的手段，采用法律的形式。

宪法法院实际上已经证明了独立地、仅仅依靠法律进行诉讼的可能性。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法官工作的标准，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有助于国家其他法院的建立和巩固。

今天，因为有了宪法法院，我们就有了有效捍卫我们的宪法规定的民主的国家制度、联邦制国家结构、统一的经济空间和经营自由的工具。而最重要的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在这方面我不能不指出，因为有了宪法法院，我们今天就有了足够有效地捍卫宪法本身的工具。

我们的宪法法院无条件地被接纳为欧洲宪法法院大会的成员。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它是按照这个有威望的国际组织的高标准工作的。高标准之一，便是审理公民的投诉。这是宪法法院的非常重要的职能，也许是最重要的职能。每一个俄罗斯公民都可以向国家最高宪法机关要求保护自己的权利。

在十年内，宪法法院通过了不少关于公民投诉的裁决。捍卫了公民的劳动和社会权利、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和生活不受国家非法干扰的权利。

今天很清楚，宪法法院被赋予的基本职能都是极其重要的。它维护着宪法，捍卫着人们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宪法法院还有一个并非不太重要的职能。它积极参与建立和巩固国家的法律基础。宪法法院在做出自己的决定时所坚持的立场，对国家法律的普遍发展有许多影响，有助于提高我们整个社会的法律文明水平。

俄罗斯宪法法院不能代替其他国家权力机关，也不干预它们的职权。它占据自己在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系统中的稳固而确

定的位置。一方面，它是独立的，不依赖于其他权力机关；另一方面，它可以用自己的决定影响其他权力机关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最高一个审级，这是宪法审判机关应有的审级。

在社会舆论中，俄罗斯宪法法院享有最重要的、有威望的国家机关的声誉。每当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冲突发生的时候，人们常常是向这个法院投诉。

当然，这个最重要的制度的发展路线不是笔直的。我们知道，它不止一次地被人们试图当做政治斗争舞台利用。但是，独立和不干预政治的原则胜利了。这个原则今天已被俄罗斯社会接受并得到它的支持。而且，它已被宪法审判的世界实践所肯定。

最后我还想说，宪法法院法官的工作要求造诣深的司法知识和职业素养，有时还要有大义凛然的正义感。

我感谢宪法法院的法官们，感谢他们为确立和巩固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感谢他们为俄罗斯公民所做的一切。

祝贺宪法法院成立十周年！

答美国广播电视公司的采访

(2001年11月5日,莫斯科)

问：总统先生，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从电视上看到了对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您在这个时候想了什么，您做了什么？

普京：当时我正在工作，这是一个通常的工作日。而感触当然是各式各样的。首先，无论这看来像是多么奇怪，可马上就产生的是一种对这个悲剧负有责任的感觉。您知道，我们在许多地方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进行了很多谈论。我们也说了可能对美国和对某些其他国家发生的威胁。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能够说出，具体的是谁和在什么地方可能进行袭击。所以第一个感觉就是懊丧的感觉，而且我再说一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负有责任的感觉。

但是除此之外，我应当对您说，我非常明白那个时候美国人民和美国领导人的感受。因为就在不久以前，在1999年，我们自己也曾是恐怖分子袭击的受害者。我指的不仅是北高加索、车臣的事件。我指的是在俄罗斯的首都，在莫斯科，在俄罗斯联邦的其他几个城市发生的居民楼的爆炸，结果死去了数百个完全无辜的人。我也非常明白美国人民的感受，同命相怜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和非常有感染力的。

问：您感觉有责任是不是因为您没有足够地提醒我们呢？我知道，在您和克林顿总统会晤的时候，您曾对他提过本·拉登的问题，但是您说，您的意见被忽视了，这让您感到吃惊

您有一种罪责感是不是因为您本应更坚持不懈地提醒我们，好让我们能有所准备呢？

普京：我现在不想对我的同事，也包括对美国前总统的行动做任何评价。他也是在相当复杂的条件下行事的。但是，当然我们还在那个时候就指望能在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更积极地合作。我不知道能不能防止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这些打击，但是我要重复地说，我们曾指望能更紧密地合作。

当然，我想再重复一遍，遗憾的是，我们，我们的特工部门没有能及时获得这些正在准备中的袭击的情报并向美国人民、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就他们遭遇的那场悲剧提出警告。

问：布什总统说，您是在9月11号攻击之后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国家元首。您在电话里对他说了什么呢？

普京：第一，我表示了对美国人民的声援。

您知道，我刚刚说过，俄罗斯自己经历了恐怖分子的打击，特别是在莫斯科的居民楼被炸之后。而且我相当准确地、可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多地想到了美国公民和美国总统现在的感受。于是我非常想表示出对美国人民的声援，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俄罗斯人民。我知道这很重要，我不仅仅是出于感情的冲动而这样做的，而且，我应当诚实地对您说，我也是从实用的考虑出发而这样做的。我当时很明白，现在也认为，国际社会在对付恐怖的斗争中把力量联合起来是极端重要的，而且把我们的声援传达给美国人民，让美国人民感觉到，他们在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沉重的时刻并不是孤立的，这也同样是很重要的。

问：在9月11日事件之后，好像您做出了使俄罗斯和美国接近的战略性和历史性的选择。您在这里，在俄罗斯，由于这种接近的缘故，可能会有风险。为什么您会走出这一步呢？

普京：您知道，我现在要向您讲的事情可能听起来是出乎

意料的。

俄罗斯相当早就已经为自己做出了这个选择。但是遗憾的是，不是所有人都发觉了这一点。而在9月11日以后，就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了。而且人们开始充分意识到了，俄罗斯不仅完全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整个文明社会的战略同盟军，当然，也包括首先成为美国的同盟军。我想，9月11日的悲剧事件不过是让我们大家都睁开眼睛看到了这个事实。它再次着重说明了，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应对这种事件，我们就应该站在一起。

问：您是不是把这看成，比如说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是俄罗斯和美国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关系呢？

普京：您知道，俄罗斯和美国是有很长的一段积极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几百年来俄罗斯就对美国有着传统的好感。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历史，那还是在1875年时，积极为北美战争招募雇佣军的英国国王就曾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请求，要求也在俄罗斯招募志愿人员。她在一封亲笔信里用委婉的但是相当坚决的方式予以拒绝了。

在南北战争过程中，俄国坚决反对美国可能发生的分裂。在旧大陆上，只有不多的国家这样主张，俄罗斯便是其中的一个。而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惟一同情俄国的大国。

我们还有许多积极的东西。我现在就不用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那个时候我们简直就是直接的盟友，而且为同共同的敌人做斗争做了许多事。

当然今天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遇到了完全崭新的大规模的威胁，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不在这方面彼此支持。而且我相信我们是能够相当有效地做到这一点的。

问：“冷战”结束了吗？

普京：我想它早就结束了。问题仅仅在于在这场“冷战”过程中建立的以及为这场“冷战”的利益服务的一切，其中有许多机构还保存着，还有自己的生命，还力图在保护自己。我们的任务是意识到世界上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消除走向合作的道路上存在的各种障碍，并一起工作。

问：也就是说对“‘冷战’结束了吗？”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当然？

普京：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冷战”不仅已经结束了，而且世界上已经建立了使俄罗斯和美国可以齐心协力地解决许多当代经济性的和安全领域的问题的条件。

问：我想对您提一个您和布什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布什总统第一次会见您的时候，他曾说他看了看您的眼睛，他在您的眼睛里看到了您的灵魂。一些人在听到这话的时候笑了。他的确看到了您的灵魂吗？他在您的灵魂里看到了什么呢？

普京：我很难说他在我的灵魂里看到了什么，需要向布什总统本人提出这个问题，搞清细节，但是对于那些对他说的话报以微笑的人或者听到了他的这一说法的人，您知道我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吗？我想，不是他们，而正是他成了美国的总统，这并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他比他们看得更清楚、更深刻，对问题的理解更准确。

应该告诉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布什总统的立场，9月11日的这场悲剧事件才没有让俄美关系不知所措。

而且我当然以感谢的心情听到他多次重复说，我是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人，等等。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他自己对俄罗斯的立场，这也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原因。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功劳。

所以，今天这样顺利地形成了反恐怖的国际联合，这里有他很大的贡献，而且朝着这个方向走出的第一步，恰巧是我们

在卢布尔雅那的会晤，在那次会晤过程中，他对我和对我的国家说了这些善意的话。

我还要再多说一些。您知道，我在和布什总统的交往中得到的不多的经验让我相信，他是一个庄重的伙伴。我们可以对某些问题进行争论，彼此对某些东西有不同意见。但是我已经发现，已经注意到一点，即如果他同意什么和说“是”的话，那么他总是像我们俄罗斯人常说的那样，要把问题搞到底；他总是会一直跟踪和他达成的那些协议是怎样贯彻的。

不仅是我，而且所有的俄罗斯领导人都已经注意到总统的这个特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且我们对此有非常积极的评价。这说明，总的来说，和这个人是可以共事的，他是会履行协议的，可能这些协议甚至是经过某些复杂的谈判或意见交换而达成的。

问：如果他答应做什么事，他是会这样做的，是这样吗？

普京：是的，绝对准确。

问：我听说您也是履行您的允诺的。

普京：我努力做到。

问：您有这样的声誉。

现在让我们谈谈某些可能的协议吧。现在形成的印象是，在您将会晤布什总统时，可能就削减核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你们现在在反导弹防御条约上还有不一致的地方。布什总统想要取消它并建立自己的防空系统。

您怎样想，这两种方向不同的立场能够调和吗？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妥协呢？

普京：现在我很难对这一点明确地说，因为妥协只有通过紧张的谈判才可能找到。但是至于说到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的武器系统问题，这的确是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两个组成部分都需要研究并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谈判，因为一个和另一个

是紧密联系的。

我们有一定的立场，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就进攻性武器可以达成协议（我指的是把进攻性武器削减到一定的数量，而且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相当快地得到一定的、彼此都能接受的协议），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种条件下也找到对防御系统的共同态度。无论如何我们的立场在这里是相当灵活的；我们的出发点是，1972年的反导弹防御条约是重要的，有效的和有益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总的谈判立场，利用它可以达成协议。起码我希望是这样的。

问：您能不能给我们某种暗示呢？布什总统说“我要建立反导弹防御系统”，您说需要保留反导弹防御条约，而可能的妥协到底在哪里呢？我明白，您将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这一切都是好的。

普京：您知道，第一，1972年的条约里已经有建立防御系统的一定的条件了。我们在莫斯科周围，美国是在自己的基本核基地周围建立了这样的系统。那里也有其他的条款，遵循这些条款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立场。至少专家们相信，遵循这些立场，我们完全可以在现行条约的范围内规定条件，而且在不破坏它的实质的情况下，规定出完全能够相应地回答当代挑战的条件，促进消除美国领导人在战略防御领域存在的那些担忧。

问：也就是说可以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使总统还是能够建立自己的防御体系？

普京：总统的立场也是在发展的，他的意见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我们的伙伴在讲有限度的防御系统，说不要给彼此造成损失，等等。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专家们的事。我应该诚实地说，在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将以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安全利益为出发点，而且当然也要以总的考虑为出发点，从我们理解的建立国际安全的角度出发。

问：总统先生，您在我们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美国很大支持。但是在这里俄罗斯的某些顾问在问，您为此应该得到什么？可能是和北约的关系的接近，也可能是帮助俄罗斯消除它的债务，再可能是让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您希望，您想要得到什么作为对您的支持的回报吗？

普京：我不知道谁这样讲。我不记得了，我看丘吉尔说过很好的话。他说，政客想的是下一次选举，而国务活动家想的是后代的人。我感觉这些话很适合现在的局势。俄罗斯不等待任何特惠，对自己支持美国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也不等待任何回报。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和恐怖主义斗争并战胜它，我们有共同敌人——国际恐怖主义。

我们正在一起进行的这项工作是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但是，请相信我，让俄罗斯在融入这个词全部意义上融入现代国际社会——融入防御体系，也融入政治体系，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而且从我们最近和西欧国家的首领、和美国的领导人的讨论看，大家都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彼此合作，我请您相信。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讲到说俄罗斯同西方和美国的接近的话，那么对此感兴趣的不仅是俄罗斯，而且也有西方社会自己，这无论如何不能看成是对俄罗斯今天采取的这种立场的某种支付。俄罗斯不是在做交易，而是在建议合作。

问：现在让我们转到阿富汗吧。按您的看法，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有多大成效？对“塔利班”的确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吗？

普京：您知道，您的问题里已经有了一定的潜台词。我最近常常听到西方的大众媒体人士提出这一类问题。他们有不同的措辞，但是内涵是一个——您怎样评价美国人在阿富汗的反恐怖主义行动的有效性，这种行动是不是搁浅了，等等。有些

人不知道实际情况，不理解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也有的人在等待着一瞬间的、光彩夺目的、立马可得的结果，他们都可能会这样问。

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不可能有任何阅兵式的进军。谁也没有做出过这样的允诺。难道布什总统什么时候说过我们来到阿富汗，经过两三天，经过三四个星期或者经过几个月就能借助空军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他从来也没有这样说过。他说的是，这将是长期的，甚至可能是疲惫不堪的斗争，它要有牺牲。不知为什么谁也没有想起这一点。

但是我在俄罗斯掌握的那些信息的基础上，而且在我们的经验和当年阿富汗战争的基础上，在高加索事态的基础上、知道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多少年国际社会没有对阿富汗发生的那些事件给予应有的注意了。在所有这许多年里，恐怖分子事实上用了很少的钱实际上就把整个阿富汗都买下来了，把握了它，而且对今天发生的事有了真正的准备。他们并没有闲着，请您相信我。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来准备今天采取的各种行动。

除此之外，正像我们看到的，他们力图，而且并不总是不成功地把人们与恐怖主义斗争的行动转移到另外一个范围中去，转变成宗教之间的斗争，转变成人们和伊斯兰教的斗争，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允许发生的。他们实质上就像赌棍一样在变换着手中的纸牌，但是这实际上使得我们的工作和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变得复杂了。

我想，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事，俄罗斯也曾碰到过，现在美国也碰到了。我不知道，也许这样听起来将不是时候，因为这是在我出访的前夕，而且现在我要说的，总还是某种批评。我想，美国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在军事领域里，而是在信息领域里输掉了这场战争。不管这看上去有多么奇怪，我感觉恐怖

分子在信息战场上胜过了我们所有的人。他们的行动更有进攻性，更有侵略性，而且更形象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们的行动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他们比那些用标榜全人类的价值观的办法和恐怖主义做斗争的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却能比那些人更好地达到目的。他们很有效地在和我们的斗争中利用了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家在这里都遭到了失败。就是在这里，在这块场地上，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至于军事方面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评价，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发展。在这里我同意美国领导人的看法，为了在阿富汗领土上建立相应的秩序，帮助阿富汗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和恐怖主义做斗争，恢复民主原则，还需要不少时间，还需要努力，可能还要有牺牲。这就要求不仅美国，也不仅那些今天用共同的反对恐怖主义的追求联合起来的国家做出极大的努力，而且要求联合国做出努力。这也要求采取一整套经济、社会和政治性的措施。

问：当您说到“信息领域”时候，您说的就是我们称作为新闻报道，也就是需要把信息传达到该知道这个信息的人吧？

普京：当然。请看看发生的是什么情况：恐怖分子怎样打死人，折磨人，他们怎样准备这些恐怖行动——这些报道了一次，以后就忘了，可是如果说我们遗憾地在和平居民中造成了伤亡，那就会被他们不断地进行炒作，拿出来展示和加以夸大。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要知道阿富汗在打仗，因此敌人的目的只有一个：搅乱国际同盟内部的统一，对美国的政治领导施加压力，其中也包括捣乱美国国内局势；对那些支持美国的国家领导施加压力。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这一点，而且那些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些目标的人还往往干成了。

问：现在我们已经输了这场信息战吗？

普京：我想我们没有赢得它。

问：您认为我们会找到奥萨马·本·拉登吗？找到他很重要吗？

普京：我想这是可能的，但这很复杂。这当然是重要的。也就是说主要的人物应当受到惩罚。但是总的来说这当然不能解决和恐怖主义斗争的问题。为了有效地和整个国际恐怖做斗争，从全球范围必须采用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而且必须还有其他手段——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手段。和这种罪恶斗争应该有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努力。

问：您知道，俄国军队有30万士兵在那里打了10年仗，最后是从那里撤走了。俄国没有能赢得这场战争，美国能不能从苏联在阿富汗获得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呢？

普京：我想美国不仅是能够，而且是应该，我们大家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要我说，不是俄罗斯输了阿富汗战争，俄罗斯总的来说很顺利地撤出了自己的部队——很大的数量，而且在喀布尔留下了一个政府，一个亲苏的政府。但是原苏联政府的错误也就在于他们留下了一个亲苏的政府。

阿富汗是这样一个国家，是谁也不可能把它据为己有的。阿富汗领导人如果想要成功，就不能没有阿富汗所有的社会和种族集团的内部支持。未来的阿富汗领导不可能不依靠广泛的国际支持。

我再说一遍，谁也做不到把阿富汗据为己有——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还是与它接壤的一些国家。这就是我们应该明白的。这是我们应该汲取的第一个教训。第二个教训是，我们不应该从外部借助于武力将意志强加在阿富汗人民身上，我们应该帮助阿富汗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上帝保佑，在阿富汗有这样的力量。这是国际承认的拉巴尼博士的政府，是他的武装队伍，所谓的北方联盟。还有其他的完全可以支持的反对派集团。可以而且需要支持。

如果我们将遵循这些考虑，如果我们能考虑不仅是苏联的努力得到的全部反面经验，而且考虑到更远一些时候的，比如说英国在阿富汗的经验，那么我们就完全可能会成功。

问：是不是存在俄罗斯准备向阿富汗派出地面部队的条件呢？

普京：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决策，是非常复杂的，我来说说为什么。

对于我们来说，向阿富汗派部队就等于是你们美国把部队派回到越南去一样，甚至还要更严重，因为阿富汗的战争不像越南战争结束得那样早。

但是我应该向你也说说另外的事。应该告诉你，现在俄罗斯的军队就已经在帮助美国了，不是看上去，而是事实上。第一，用侦察的情报帮助，而且是最好的和最高质量的侦察情报。我们提供的协助是考虑到对阿富汗现实情况的了解的，我们对北方联盟给予了协助。我们向北方联盟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美元的武器装备。

我们准备协助美国拯救人质，解救美国公民、美国军人，其中也包括在阿富汗领土上。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我有义务告诉您。今天俄罗斯联邦的武装力量（虽然我们已经停止了在北高加索、在车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那里还碰到了雇佣军的问题，其中包括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他们至今还企图在那里积极地行动。

我在上海会晤时（我想，如果我说到这件事，布什总统不会怪罪我，这不是大的秘密），给他看了几份情报材料，里面直接讲到了国际恐怖分子今天从车臣向阿富汗转移的计划，这些计划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直接引语：“为的是打死美国人。”这是直接引语。美国人民也应该知道这一点。这不是什么臆想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宣传——这是今天的现实。而在我

们那里，在车臣，而且在不少情况下是在反对国际恐怖分子（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伊斯兰国家的公民，很多是阿拉伯国家的人）的军事行动中已经死去了几千人。所以我看我是对你的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但是还想用几句话来强调这个回答。

今天俄罗斯军队已经在给予直接的支持，不是潜在的，而是完全具体的支持，这也包括了我们的武装力量的行动。

问：我想谈谈伊拉克。有证据说明，穆罕默德·阿塔是攻击世界贸易中心的恐怖分子中的一个，他曾和伊拉克的情报机构会面。如果能够证实恐怖主义的攻击中也有伊拉克参与，您将会支持美国轰炸伊拉克吗？甚至可能参加这些轰炸吗？

普京：至于伊拉克问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而且我们早就确定了这个立场。那就是支持国际社会努力一劳永逸地搞清楚：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伊拉克是不是在制造类似的武器？联系到这一点，我们认为，需要恢复对伊拉克领土上的相应设施的国家视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相应的建议和我们的同事们，也包括和我们的美国同事们讨论。

我应该遗憾地确认，我们没有能让伊拉克的领导相信我们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我想不是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借助于轰炸伊拉克解决的。正像我们知道的，轰炸就是现在也在由英美的空军进行着。遗憾的是没有结果。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行动的目的何在。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确信在伊拉克领土上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就需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这里有相应的建议。伊拉克应该允许国际观察员到自己的设施去，作为交换，应该解除对伊拉克的相应制裁。如果我们能做出这样的决定，那我觉得许多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问：您要试一试吗？

普京：是的。我们不仅要试一试，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地既和我们的欧洲伙伴也和美国领导人进行这些磋商。

问：关于伊朗。俄罗斯和伊朗分享自己的核工艺好像是为了民用目的。但是中央情报局说，伊朗能够制造核武器。如果布什总统请您停止向伊朗供货，您能同意，您能停止吗？

普京：这是神话，这是绝对不符合实际的。这里发生的是两个概念的偷换。我们有和伊朗的军事技术合作。而且我们在向伊朗出售武器装备。但是我们卖的是常规武器。

我们从来也没有向伊朗出售过任何能够帮助他们制造核武器、导弹武器的技术或者信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有核动力领域的项目。这样的项目美国也有，比如说和朝鲜。这和制造核武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坚决反对向伊朗转交任何能够促进制造核武器装备的工艺。

有信息说，伊朗好像在企图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一，这需要证实。第二，我应该说，整个国际社会应该认真看待这个问题，不要彼此指控什么人破坏了不扩散体系，而是要提高彼此的信任，共同预防某种可能事态的发展。

我们应该明白世界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这个地区有另外一个国家——巴基斯坦。那里确实已有核武器。谁帮助了巴基斯坦得到这个核武器的呢？我们知道今天那里的局势是那样不稳定。我们大家现在应该支持正在努力控制国内局势的穆沙拉夫将军。但是无论如何这不能不让我们担心。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我们应该停止在不扩散问题上的彼此攻击。我们应该明白这是当代最重要的威胁之一，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可能是最重要的。通过提高彼此的信任，我们应该建立起在共同活动的其他一些方面看到的那种合作，比如说在反对毒品这样的领域。在这里，我们的专家们正在携手工

作，而且很有成效。我想，我相信，在不扩散问题上我们也能够这样有效地共同工作。

问：我想涉及炭疽和天花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很恐慌。那种能通过邮件用来攻击别人的炭疽是一种高科技产品，根据专家们的意见，这是只能在美国、伊拉克或者可能还有俄罗斯得到的。可能从苏联时期留下了关于炭疽或者天花的孢子吧？在你们国家是不是能偷到或买到炭疽或者天花的孢子？

普京：不能，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后来据我所知，对美国有的那种物质进行的分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清楚表明，这不可能是苏联，更不可能是在俄罗斯生产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一类材料在苏联和现在在俄罗斯总是可靠地保存着的。我排除这种可能。

问：炭疽可能还有天花也是这样吗？

普京：是的，我想炭疽和天花也是这样。我还想向你所说的是，我们在和我们的美国伙伴们接触的时候，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也没有任何矛盾，我们在交换有关这个问题的情报。任何可能让我们的美国伙伴们感兴趣的情报都会转交，由我们的专家讨论和分析。

问：你们在你们的国家有对付西伯利亚瘟疫的疫苗。在需要的时候，如果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请求，你们有足够的这种疫苗提供给美国和你们同意这样提供吗？

普京：您知道，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不是把和美国的总的合作，关系到与国际恐怖做斗争的合作看成是某种运动。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和美国应当是在很多方面的活动中的伙伴，而且甚至是盟友。而至于支持和帮助美国人民同这种罪恶做斗争，这是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凡是力所能及的，我们都会做。而且美国方面已经试探过这样的可能性，我们的专家和美国的伙伴现在在一起工作。而且这项工作将在最实际的水平

上继续下去。

问：总统先生，我想提几个关于您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国家对您不是很了解。

在您当上总统的时候，人们曾有过担心，因为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人们想，您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人。他们把您描绘成某种危险的人物。您会怎样描绘自己呢？

普京：描绘我的不是他们，描绘我的是媒体。而他们是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结论的。但是媒体好像没有指出我的生活中的某些年份。要知道，我除了在苏联的国家安全机关也就是在侦察部门、情报部门工作过外，我还在列宁格勒大学工作过，担任过大学校长助理，在这之后我在彼得堡（列宁格勒）市代表会议工作，当过六年彼得堡市副市长，长时间在这里的办事机构工作过，在俄罗斯第一任总统的办公厅也工作了几年。这大家都没有发现，忘记了，因为这没有意思。像我们这里所说的，向公众提供的是“烹制过的事实”，提供的是最需要的东西。所以也就制造了这样的形象。

我很高兴由于我活动的结果，关于我的观念在改变。我们这里有这样的谚语，看人不看他对自己怎么评价，而看他干什么。我想，对俄罗斯总统的观念的改变恰恰是以俄罗斯的领导人实际的所作所为为基础的。

问：您在您写的书里描写过自己。甚至进行过一系列的访谈，您自己也做了一系列答记者问。您在那里说自己是一个平静的人，专心致志的人，说您很少有危险感或者不安的感觉。而这种平静的感觉或者很少危险的感觉的确是您所特有的吗？

普京：这不是我说过的，这是苏联的对外情报局的心理专家们说的，我曾在那里工作过。这是他们的结论。但是这至今没有妨碍过我。

问：指的是危险。您的夫人称您是专心致志的人。

普京：她更清楚。最好不要和女人争论。

问：您有过艰难的童年。您是在一个不大的住房里和自己的家庭一起成长的，那里甚至有老鼠，您不得不去打老鼠。您的童年对您，对今天的地位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普京：您要知道，您说我有过艰难的童年，我甚至觉得奇怪。对于生活富足、能够享受当代文明的所有福利的人们来说，它看上去是这样的。我的确没有享受当代文明福利的可能，但是我不感觉自己是穷困的和不幸的。我有过的童年是成百万的苏联公民和今天的俄罗斯公民曾有过的，可能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更好些。但是最主要的不是我曾在其中生活过的那些物质条件，生活条件，最主要的是精神条件。而基本的一点是人们非常爱我，父母非常爱我，我也总有这种感觉。我为这一点非常感谢他们。这种爱的感觉，它可能也就是形成我的性格的基本的成分。

问：甚至在中学毕业之前您就想在情报部门工作了。但是一般来说孩子们不是把成为间谍作为理想的，而您却梦想这样。为什么？

普京：这也没有什么秘密。首先应该诚实地说，是文学的影响，是电影的影响。我不是简单地想成为间谍，我想对自己的祖国有用。而且情报人员这个世界是和一定的冒险联系着的，有一定的浪漫成分。所有这些加起来就导致了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再加上这要求我在智力方面要做出一定的努力：需要考入高等学府，一定需要学习语言。而且对于我来说，所有这些每一次都是相当不简单的跨越。我总是在向自己提出任务，完成这些任务，这本身就让生活充满了一定的积极内容。

我总是在努力对什么也不懊恼，一般来说我是对什么都不懊恼的。应该说，对这件事我也是不懊恼的。如果正如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常说的，让一切都倒转回去，那我还是要做同样的

事。我对我过去的的生活没有什么要害羞的。我曾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情报军官，而且一直就是在为我的祖国利益工作。

问：现在我向您提一个可怕的问题：您在什么时候是不是下过打死谁的命令？

普京：没有。一般说来，我们工作的性质更多的是运用智力——搜集、加工各种性质的情报，首先是政治性质的。除此之外，要知道我来到安全机关是在 70 年代中期，而且不是简单地随便从一个什么地方来的——我是在彼得堡大学毕业的，在彼得堡大学学的法律。

问：是的，您毕业于法律系。

普京：甚至不是专门的情报学校——这是我后来才从那里毕业的。但是基本的教育是彼得堡大学的法律系，在那里我们还有一些教师，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一些教师，他们在 1917 年革命以前就在那里工作了——有些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这在当时曾是，而且现在也还是欧洲一所很好的法律学校。遗憾的是，在我原来的老师中，有些人现在在美国生活和教书。

所以我来安全机关的时候不仅是掌握了一定的知识，而且是有了一定的世界观了。除去所有其他方面的情况外，这个时候，20 世纪 70 年代、70 年代中期，和苏联曾经有大规模迫害的 30 年代的情况，和 1937 年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这类情况当然已经没有了。甚至很难想像谁会下达一道命令，不经法庭审理就进行迫害。这种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况，在 70 年代根本就没有过。所以，感谢上帝，我没有经历过任何类似的情况。

问：我看过许多电影。您在 1976 年是柔道冠军。您也说柔道不仅是体育，而且还是哲学。柔道是不是教会了您怎样才能战胜您的对手或者敌人？

普京：最主要的是这种体育活动教会了我尊重伙伴。

问：您有没有什么哲学在决定着您的议论和决定？

普京：您知道，坦白地说，我不想特别深入下去，因为如果说我的哲学，说我所遵循的思想，那就要像做忏悔时一样，把自己完全交给你了，完全打开心扉了。但是我应该告诉您的是，已经成为当代道德和品德基础的那些基本思想、基本原则——这些就是今天所有体面的人都要遵循的。我也一样。

问：您将和您的夫人一起来美国吗？

普京：很可能是的，如果一切都不变化的话。至少总统先生邀请的是我和夫人，我也将和夫人一起来。

问：在美国，第一夫人通常起着某种社会作用。您的夫人在俄罗斯是不是起着什么社会作用呢？

普京：您知道，我们的传统毕竟不同于美国。可能因此，可能是由于自己性格气质，我的夫人不追求占有什么公众的社会地位。也是实话，要知道不是选择了她当总统，而是选择了我。

但是她是一个有活动能力的人，非常积极的人。她是学哲学的。今天正在花费很多的时间支持和发展俄语。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方向。我会根据力量和条件努力帮助她，支持她。

问：我想回到对外政策上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局势。俄罗斯曾在这个问题上起过一定的作用。您是不是有某些考虑呢，为了改变现在形成的局面，您可以做些什么呢？

普京：由于一些情况，我们对这种局势非常不安。

第一，这使得俄罗斯今天对中东问题的态度有了根本区别，使得我们的立场和原苏联的立场有了区别。

正像你所知道的，在过去的时代，苏联限制自己的公民出国。一般集权制度是倾向于自我孤立的，而这已经早就成为过去了。

我们把公民，生活在俄联邦领土上和离去的人、住在

国外的人，都看成是我们补充的人力潜力、智力潜力。以色列人口的几乎三分之一是从苏联或者从俄罗斯去的。当然我们对这些人的命运如何不会无动于衷。他们中的许多人处在同巴勒斯坦的对抗线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死去了，这并不是秘密。这让我们很不安。要知道这些并不是简单的在某个时候从苏联或者从俄罗斯出走的人，这是说俄语、知晓俄罗斯文化的人，这是在这里有亲属、朋友的人们、常常到俄罗斯来的人们。所以我再重复一遍，他们的命运如何，我们不是无动于衷的。

另一方面，我们一直是而且今天也还是和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有着传统联系的。对于我们来说在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这是既定事实，是在我之前已经定局的。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的独特的结合能够有助于进行协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准备在这里起到任何能够导致调节冲突的中介作用。

问：我想让您回到您说过的俄罗斯对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有什么感受这个问题上来

普京：今天。除了立即停止暴力和恢复谈判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了。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用共同的努力能够把冲突的双方引上这样的事态发展。

问：您认为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存在吗？

普京：有联合国组织的相应决定，我们应该执行这些决定。

一般说，为了让这个地区能有和平，而且是建立在长期基础上的和平，需要让所有生活在有爆炸危险的这个地区的人民都不感觉自己是受了伤害，相反，该让他们感觉到舒服。我的感觉是，无论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关心这一点。

问：总统先生，我们有消息说，有核材料从俄罗斯被偷走了或者甚至被卖掉了，许多移民向美国国会证实了有便携的核

武器，所谓的“核提箱”是从俄罗斯运出去的。您认为这是真的吗？

普京：不，我想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神话。可以预料的是，有人企图出卖某些核秘密，但是我们没有能证实这种情况的东西，没有能证明这些情况的文件。此外，我和您结合不扩散核武器的问题也已经谈到了这一点，我想，这是当代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我们在这里应当把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这种扩散，对付可能发生的核工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的扩散。

问：这是您到了美国后将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吗？

普京：我已经和布什总统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题目。当然我们将继续讨论。这是当代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

问：总统先生，我知道您在学英文，已经学了几个月了。下个星期您要到美国来。您能不能用英语和美国人民说话？

普京：（用英语讲）这对我是困难的。我希望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将有益于所有美国人民，有益于我们俄罗斯，有益于两国。

沃尔特斯：英语说得很好。谢谢总统先生能抽出时间接受采访。谢谢。

普京：谢谢你们提的问题。

俄美在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关键问题 上的立场正一步步地接近

——在与美国总统布什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11月13日,华盛顿白宫)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对如此有代表性的新闻界人士再发表讲话的机会。因此,我就想从表示感谢开始讲起,我不但感谢美国总统盛情邀请我们访问美国、华盛顿,而且还感谢今天用十分非正式的形式开始我们的会谈。

不仅我,还有我的同行在白宫都感到非常愉快。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布什总统不仅带我参观了他办公的地方,而且还十分同志式地,我要说是像好友式地向我介绍了他生活的地方。一切都让我看了,向我介绍了。我们几乎参观了每一幅绘画作品。这不仅非常有意思,而且似乎还使我们关系的性质也向好的方面发展了。

我想再次对因飞机的撞击而在纽约造成的惨祸向美国总统和全体美国人民表示同情。你们知道,俄罗斯有这样一句谚语:遭灾又遇贼撬门,也就是说,祸不单行。我们对这一悲惨事件表示深深的同情,同时我们相信,纽约居民和全体美国人民将坚强地经受住这次考验。

现在请允许我直接向你们通报我们的工作进程。华盛顿阶段的谈判快要结束了。我应该指出，我们的会谈内容非常丰富、有意思和有益，会谈还将在克劳福德继续进行。但我们认为，会谈的初步结果是非常积极的。这是最近几个月我同布什总统的第四次会晤。我认为，这是最近时期俄美关系取得进展的明显标志。我们彼此开始更好地相互了解，我们在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正一步步地接近。今天我们已做好准备去寻找我们在各个方面进行共同工作的解决办法。我们有彻底抛弃“冷战”遗产、着手建立崭新的、着眼于长远的伙伴关系的想法。

当然，我们也详细讨论了同国际恐怖主义做斗争的问题。从各个方面看，“9·11”悲惨事件表明，为了坚决对付这一全球威胁，必须把力量联合起来。我们正是把这作为全球性威胁来理解的。恐怖分子及其帮助者应该知道：公正的报应是无法避免的，他们一定会遭到惩罚，不管他们打算寻找什么藏匿处。

我们还讨论了危机后的阿富汗政治的安排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让阿富汗土地恢复和平和应有的生活，在阿富汗领土上不再出现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稳定的威胁。当然，我们不打算将自己的意图强加给阿富汗人民。在联合国的积极参与下，阿富汗人民应该自己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命运。

我们对我们就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战略武器的相互联系问题进行对话的状况做了详细的讨论。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首先，这涉及制定关于进一步大大削减俄美核潜力的可靠的、可监督的协议的前景。在这方面我应该指出，我们高度评价总统把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到他所确定的水平的决心，我们从自己方面也将努力做出适当的回应。在反导防御问题上俄罗斯的立场没有变。我们达成协议将就这一问题继续对话和协

商。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做出最后结论目前还为时尚早。我们还有机会在克劳福德总统的牧场就这个最复杂问题继续讨论。

我们还就尖锐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讨论了巴尔干和围绕伊拉克的局势。在所通过的联合声明中，我们重申了俄罗斯和美国促进克服中东危机和首先尽快恢复以巴谈判的决心。

也就俄罗斯和北约间的关系发展问题进行了认真地交谈，其中也注意到了已经变化的国际形势。我认为，现在有建立崭新的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即在安全和加强稳定方面共同做出决定和实施协调行动的可能性。

详细讨论了经济合作的许多基本问题。你们知道，俄美在这方面的对话最近显得更充实和更具体了。正在加快实施诸如“萨哈林-1”号油田和里海管道财团输油管道这样一些重大的投资项目。在航空航天工业、采矿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和其他部门的合作进展顺利。我们两国企业家之间，特别在“俄美实业对话”范围内的直接接触正在扩大。我们满意地指出，在解决俄罗斯参加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在承认俄罗斯具有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问题上有了一定的进步。我们感觉到，对最终应该在法律上而不是在事实上解决俄罗斯不受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影响的问题已有了很大的理解。在这方面我国外长伊万诺夫先生和国务卿鲍威尔先生交换了信件，信中重申了俄美信守人权和宗教自由方面的共同价值。

当然，双边经济合作潜力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在这方面，正和在其他方面一样，需要做巨大的共同努力。但我们坚信，其成就在许多方面已可预期。我们已用我们的共同愿望预先确定我们将进行积极的、建设性的合作。我们完全相信，这种合作将有利于两国，在今天的访问过程中这种合作精神就已得到了反映。

问：鉴于北方联盟部队已经占领喀布尔和在喀布尔执行极刑的消息，人们能否委托北方联盟组建代表广泛居民阶层利益的政府？为了稳定阿富汗，总的说计划采取哪些措施？

普京：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旨在把阿富汗北方和阿富汗首都从塔利班政权下解放出来。但任何军事行动不仅会引起军方的反抗，而且还会引起媒体的反对。其实，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今天不知为什么我们已经不去回忆销毁佛像之类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事了，今天不知为什么我们不去回忆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的暴行了，今天不知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少议论他们窝藏国际恐怖分子的事了。

几天前提出了北方联盟枪决被俘人员的问题。但几天前北方联盟还没有在阿富汗首都。他们在解放国家北方地区。我们要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阿富汗国家的北方地区居住着几个种族部落——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参加北方联盟的就是他们。很难想像，他们会射杀这些居民。一般说，我可以排除这样的事。如果在军事行动中发生违反人权的事，如有违反对待战俘待遇条例的事，那么，我们当然应对这些破坏行为做出反应，但为此需要提出这类破坏行为的证据。但在谈论此事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另一方面的事：人们如何欢迎把他们从塔利班政权下解放出来的人。在从塔利班政权下解放出来的阿富汗城市里演奏着音乐，妇女们摘下和烧毁了恰得拉^①……如果我们想客观报道的话，那么，我请媒体对此也应该关注。

问：关于将削减进攻性武器问题，人们什么时候可以期待，人们一般说可不可以期待，双方列举的这些具体数字将写入协议文本中，比如说布什总统即将访问莫斯科时的协议文本中，顺便问一下，这次访问将在什么时候成行，如果可以的话

① 伊斯兰教妇女蒙头的面纱，在中亚还从肩披到脚。——译注

话，请明确谈一下。

普京：我想再重复一下，（美国）总统得到邀请，在对她方便的任何时候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工作、私人等任何形式的访问。我想，最好的时间是在夏初，在圣彼得堡市的“白夜”期间，当然访问的正式部分要在俄罗斯首都——英雄城莫斯科开始。至于务实部分，我想在这之前由我们两国的专家们去商谈。俄方准备以条约形式签订我们将达成的全部协议，其中也考虑了监督和核查问题。

问：布什总统班子的同事不止一次地对俄罗斯言论自由表示担忧，但9月11日以后有这样一种印象：形势在美国似乎也有变化。电视广播公司正在制定报道反恐行动的专门规则。那么，可以达到的临界点在哪里？记者的自律应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

普京（对乔治·布什的讲话做补充）：我认为，今天大众媒体为国际恐怖分子提供了讲台，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主要报纸提供机会发表戈培尔博士的声明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提出：不是到什么时候才能不限制和控制记者，而是到什么时候才能不向恐怖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提供机会利用大众媒体来达到其反人类的目的。让我们从各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吧！

问：为了确保喀布尔居民的安全，在今后几天能具体做些什么？

普京（为乔治·布什做补充）：没有进行攻击。北方联盟早已兵临喀布尔，其实，对此我们也是有协议的。这是我们同布什总统的共同立场。北方联盟只是发现，喀布尔已被抛弃了。他们甚至不得不在那里部署一定的安全部队，以防止抢劫、杀人和打劫等犯罪。那里没有政权，要把局势置于控制之下非常复杂。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就在这里会见北方联盟领导的话，

那么，我们目前很难指责他们破坏了什么协议。因为正如北方联盟承诺的，他们不是以攻击的方式占领了喀布尔，喀布尔只不过是被抛弃了。塔利班为了保住武器装备和尽力保存有生力量自动从那里逃走了。这就是全部情况。

我认为，从塔利班方面来看，这是十分狡猾的行动，大概也是他们正确的抉择。但这不应该使我们迷惘不解，我们还有严肃的重要工作要做。要知道，他们并没有消失，他们只不过才逃离了几公里而已。我再重复一下，我绝对同意布什总统的立场，我们应该关注所发生的一切，既不要违犯人权，也不要破坏对待战俘的待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达到了自己的全部目的，虽然我们商量好的那个临界点我们今天已经达到了。

问：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已经向美国武装力量开放领空和提供基地。您没有隐瞒为这两个共和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开放了绿灯。您不担心在此之后将开始争夺势力范围、重新划分地区势力范围以及俄罗斯对这两个共和国的重要性将会降低吗？

普京：至于说到可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加强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和俄罗斯对这一问题的担心，我只能向你们谈下列一些情况。我更担心的是，在阿富汗北方有向俄联邦北高加索输送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最近几年我们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你们知道，在马苏德被杀害后，我一直就有一种十分沉重的预感。在他被杀害的那一天，我同布什总统通了电话，这是9月11日之前的事。这不是孤立的恐怖事实。这就是我真正担心的事。

如果我们从旧的立场出发，从怀疑和敌对的立场出发来看待俄美间的相互关系的话，那么，我们那时的行动就是不正确的。但如果我们着眼于未来，希望建立新的关系、伙伴和盟友

的关系的话，那么，这就没有什么好怕的。此其一。其二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不管是乌兹别克斯坦也好，塔吉克斯坦也好，它们是独立的国家，它们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方针。它们自己决定同谁和在什么范围内进行合作。

我提醒大家注意另一个情况。今天，我对总统先生也谈了这件事，谈得非常坦率，现在我可以对你们重复一下。刚才我们谈到了穆沙拉夫总统。我认为，今天我们大家都应该支持他，这样做是对的。对此我们是接受和同意的。但今天在巴基斯坦大街上焚烧了美国国旗，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和不闻不问。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同样是穆斯林国家的大街上就没有焚烧美国国旗。此外，这两个国家是第一次那样坦诚和那样前后一贯地同美国、同国际反恐联盟合作。这也是穆斯林国家，而它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它们中没有一个是发出呻吟和抱怨。它们都在解决他们自己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对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保留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不承认它们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这未必能认为是有理由和公道的。对此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如果我们想在新的 21 世纪建立新的关系的话。

要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相互合作

——在会见美国各界社会人士代表和
美国政治活动家时的讲话

(2001年11月13日,华盛顿,俄联邦驻美大使馆)

我非常高兴地在这里、在俄罗斯领土上会见和欢迎你们大家。刚才大使对我说,第一,这是我国大使馆的骄傲,比这更大的礼堂在华盛顿还没有;第二,这个礼堂还没会见过如此有代表性的代表团,如此有代表性的聚会。所以,我首先要感谢你们大家聚集在这里,放下自己的事务,今天到我们这里来作客。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卢布尔雅那我同乔治·布什总统的第一次会晤。我们很激动,这是非常自然的,但主要的是都准备要对话。于是这次对话就举行了。举行了一次对我们、对我们两国都非常重要的会谈。当时我们谈到“冷战”已成为历史,我们两国不再互为敌手了。

我们谈到,我们关系的性质本身在发生变化,其基础应该是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相互尊重

但是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当时在卢布尔雅那这仅仅是意向。我们认为,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时间来进行思考和做出决定。我们尚不知道,美国会经受什么样的考验,我们大家会经受什么样的考验。

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已过去两个月了。但我的眼前，我想，我们所有人的眼前，仍然能看到记录了这一悲剧的那些镜头。这完全是闻所未闻的反对全人类、反对我们中每一个人的暴行。

这正如人类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的事情那样，灾难规模越大，人类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和互助精神就越大，人们在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就越高涨。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他们之中有俄罗斯公民和我们过去的同胞。

我为在俄罗斯出生的人叶·克尼亚泽夫工程师感到自豪，他从大楼里救出了约 70 人，而自己却被压倒而牺牲。

特别要感谢俄罗斯记者尤·基里利琴科，他为救助世贸中心的人们直到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倒下。

我们无权忘记这些恐怖活动的牺牲者，我们一定要关心生命还处于危险中的那些人，一定要关心生命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那些人。

今天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民族能免遭这种威胁。俄罗斯是受到当今恐怖主义打击的首批国家之一。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同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为了准备反对这种威胁，今天已形成了准备反对这种威胁的各个国家的广泛联盟。

恐怖分子企图吓唬我们，利用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分裂世界和国际社会。但他们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声援。我应该说，这是当前条件下前所未有的团结。恐怖分子期待我们将像他们一样，用同样残酷的办法来进行报复，但他们打错了算盘。反恐联盟不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民族。除了恐怖分子自己外，反恐联盟没有任何敌人。

恐怖分子企图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间打进楔

子，挑起“文明的冲突”。但这也没有发生。今天，属于伊斯兰教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同声谴责恐怖主义。

我们的共同敌人在民族、宗教和文明之外。俄罗斯对这点很清楚：我们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经验——数百年来无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伊斯兰教文化都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和谐地相处和发展。

根据这一经验，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现在没有比加强反恐斗争的团结更为迫切的任务了。首先需要护法机关、海关部门、金融机构、特工部门的统一行动，要协调情报政策。为此主要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需要达到崭新的水平，需要建立真正的经常性的工作联盟。

今天，联合国在加强国际社会的团结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这个组织现在是，将来还将是我们作为该组织的成员所希望看到的那样一个组织。

首先，各国必须坚决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旨在摧毁恐怖活动的物质基础和基础设施的决议。我们建议，加快制定和通过同恐怖主义做斗争的全面公约和同核恐怖主义做斗争的国际公约。最后，各国应该参加以前已经通过的同恐怖主义做斗争的国际协议，使本国法律同它们相符。

我相信，我们将能在世界上形成完全抵制恐怖的气氛。但只有用“权力和法制的国际”来抵制已在最近几年形成的“恐怖主义国际”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我们要特别注意新威胁和新挑战的社会经济根源。其中既有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又有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

如果阿富汗农民除了从罂粟商贩那里获得不多的钱外就无法为生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各种派别的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仍然有可能继续操纵巨额资金的流动。

所以，我们欢迎和支持现在在联合国范围内、在“八国集

团”和同贫困做斗争的其他论坛的范围内做出的旨在与贫困做斗争的各种努力。应该同常常使人犯罪的贫困做斗争。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使我们两国在反对恐怖主义斗争中的相互合作不仅是作为俄美关系史上的一段插曲保留下来，而且要成为长期伙伴关系和合作的开始。今天，我们应该再次回顾一下我们相互关系的历史。正如我国伟大的思想家、俄罗斯历史学家瓦·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历史不是一个女教师，而是一个女督学。她并不教人什么，而只会惩罚对经验教训的无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按不同的方式发展。但最终我们达到了主要目的——我们两国再也不用互相害怕了。这也就为共同摆脱数十年来让全世界人民产生的恐惧心理，为共同摆脱大量核武器和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可能。目前这些武器的数量水平既与当今世界局势十分不相称，也与现实威胁的性质十分不相称。

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了美国的理解，今天乔治·布什总统的声明也证明了这一事实。这就是俄罗斯声明要大大削减战略武器的原因。因此今天我们提出了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激进纲领，至少削减三分之一、削减到对维持世界战略平衡所必需的最低水平。为了达成协议，我们不再需要相互恐吓。安全不是靠武器和堆积如山的金属建立起来的，而是靠国家及其领袖的政治意志建立起来的。

诚然，今天世界离建立在高度信任基础上的国际关系还很远。这很遗憾。所以，今天依靠裁军和军控领域中现有的条约和协议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我还认为，现在正是充分发挥俄美解决地区冲突中的巨大合作潜力的良好时机。发挥这种潜力的表现之一是，俄美共同参与寻求中东危机的解决方案。现在这种合作对达到公正持久的阿富汗内部安排尤为需要。我绝对相信，面对共同威胁和挑

战，在地区问题上的“共同倡议”应成为俄美合作的主要模式。

同时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安全模式对欧洲大陆最有效。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同我们的欧洲伙伴一起加强工作。现在需要的是能够使大家共同做出决定的新的相互合作关系。

至于谈到俄国和北约的关系，那么，我们打算沿着同该组织平等合作的发展之路前进。我想特别强调，北大西洋联盟准备在这条路上走多远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俄罗斯的合法利益，我们就准备走多远。

今日之俄罗斯是迅速变化的国家，它已义无反顾地做出了自己的历史选择。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成熟的民主国家体制和有效率的现代市场经济。今日之俄罗斯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要同自由、民主国家的共同体实现一体化的国家。

我们两国人民在许多方面命运各异。多年来大家走的路也不同。但如回顾我们 200 多年来的关系，那么有一点立即引人注目：在历史骤变时，在所谓的“真情时刻”，当有时我们两国的生存本身被摊到桌上的时候，俄罗斯和美国总是站在一起的。

在美国独立之初，俄美就站在一起。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那时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亲笔写信有礼貌地、坚决地拒绝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①请求派遣俄国士兵去参加镇压美国殖民地的起义。

我们两国在解放与改革时代曾站在一起。那时俄罗斯处于 19 世纪中叶，这正值美国国内战争时期。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两个伟大国家的活动家——亚历山大二世和林肯总统大约同时

^① 乔治三世（1738--1820）系英国国王，1760 年即位。他推行英国殖民政策，反对觉醒的北美殖民地，参加组织反法联盟。因患精神病于 1811 年命威尔士亲王摄政。——译注

在自己国家废除了奴隶制。顺便说一下，他俩都死于恐怖分子之手。还有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是，俄罗斯对建立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做出了自己的财政贡献。这座像现在是全世界自由的象征。

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两国人民也站在一起。

我相信，现在，当“我们的命运再次同历史相遇时”，我们不仅将成为伙伴，而且还完全能够成为朋友。必须积极行动，要记住杰克·伦敦的著名小说的主人翁的呼唤，他说：“时不我待。”

俄罗斯要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 开展积极的建设性合作

——在接见俄罗斯联邦会议国际事务
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2001年11月22日,莫斯科)

参加今天会见的有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的代表。我认为,有如此广泛的人员参加,就使我们能够讨论目前我国对内政策战略和对外政策实践的关键问题,以及在该领域立法人员所面临的那些优先问题。

在国际事务中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路线要求权力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紧密协调。我认为,这种会见有助于我们制定相互协作、协调立场和产生破除因循守旧和墨守陈规的一些新思想的有效机制。我非常希望从你们那里听到这些意见。

今天,“议会系统”的工作已成为我们与外国和国际组织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鲜明的例子就是加入了欧洲委员会议会。立法工作者在复杂的条件下以充分的论据捍卫了我国的立场并把我国的立场介绍给了欧洲社会公众。俄罗斯作为可靠的同盟者和走向相互协作的开放型的伙伴被许多国家所接受,这其中也有你们的重大功劳。

再谈几句关于俄美高层会晤的结果。

今天我们已经能够说俄美两国关系有了质的变化。我首先指的是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程度提高了。

我想，那些在由世界上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所引起的我们两国相互协作中只看到策略上接近的人有着很深的误解。这里所谈的是长期伙伴关系的纲领。这也是我们的共同立场。我们已经把它写入关于俄美两国新型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上所发生的多种变化所引起的。这并非出自于我们的愿望，而是由于世界发生了变化。不考虑到这一点是不行的。相反，应该考虑，如果我们想建立俄罗斯良好的周边环境，建立我们能够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和本国的经济环境，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会谈中，双方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尽管反对阿富汗塔利班运动的行动是成功的，但与恐怖主义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必须把恐怖分子彻底消灭，不管他们位于何处，也不管他们隐藏在哪里。

我们还想加强在各方面的相互协作，其中包括在建立反对恐怖主义斗争的法律基础方面的协作。因此立法权力机关还有很多重大任务有待解决。应当说，我们在美国国会的会晤表明，两国联合工作的范围是很广阔的，你们美国同行的态度是积极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稍后再讲。存在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但总的来说，我看到的是积极态度。

我们还讨论了阿富汗未来的政治制度。我们两国对这一问题持相似的观点。必须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建立国家权力机构。这种机构必须具有该国各个政治集团和民族集团的广泛代表性。在这种情况下，从我方来讲特别着重指出了这样一点，即在建立阿富汗新的政权结构的谈判过程中，联合阵线的代表必须扮演关键的角色之一。

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中，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协作的发展前景受到了特别关注。我想再次强调一点，那就是俄罗斯不打算排队加入北约组织。从本国经济、科学技术、人力、军事和领土潜力方面来讲，俄罗斯是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也是个有能力保证本国国防的国家。但是，在世界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仅愿意与世界各国，而且愿意与所有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合作，特别是安全领域的合作。我们在很多方面准备使我国的立场与北约接近到北大西洋联盟本身在考虑到我国利益的情况下准备对此做到的程度。美国总统完全领会我国关于建立通过“二十国”来共同通过决定和实现决定的新机制的主张。美国总统还希望与北约盟国讨论这些问题。我对此给予完全积极的评价。

总的来讲，我对俄美关系中有关经济部分的谈判持肯定的态度。美国领导人也打算积极促进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和投资联系。

我发现，这种立场与美国政府最初对国家支持发展与俄罗斯的实业合作所持的完全怀疑的立场具有明显的区别。

美国总统布什和美国国会领导人确认采取必要措施使俄罗斯最终摆脱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意图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准备加速承认俄罗斯经济的市场地位，在进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时抱积极的态度，不提出任何苛刻的要求，以及在解决地区问题时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的经济利益。

总的来说，我认为双方高层会晤是成功的，我对其给予肯定的评价。甚至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情况下都可以说，俄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和积极的变化。当然这个过程远没有完成，我们面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今后两国关系将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我只想再强调一下，我们很关心俄美关系并将为今后两国关系的积极发展而继续努力。

俄罗斯工会应对解决全国性的 战略问题给予实际的影响

——在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
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01年11月28日,莫斯科)

首先,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代表大会的开幕。总体来讲,这不仅仅是你们工会生活中的大事,不仅仅是我国工会运动的大事。我认为这是俄罗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相信,你们代表大会工作的结果会有助于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今在我国各个地方都有俄罗斯独立工会联合会的代表机关,在国有和私有部门都有。你们拥有对政权和社会产生全面影响的手段。因此,我想谈谈我们相互关系中的内容丰富的几个方面。

第一,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我们同你们有共同目标——使俄罗斯及其公民繁荣富强。要想达到这些目标,就得协调行动。要想达到这些目标,首先要求政权不要忘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应承担的责任,不要忘记对我们通常称之为改革的那些事情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应承担的责任。当工会在捍卫公民的社会保障之时,也就充分认识到了自己对

国家经济的顺利发展所负的责任，这很好。

我们都体验过我国历史上涉及面比较广的国家保障时期。这一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有另一个目标——为每个公民提供改善自己生活的平等机会，为有正当的工作和获得应得的工资创造一切条件。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最终成为每个人社会顺遂的源泉。

第二，在我们看来，俄罗斯的就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很多职业的需求在锐减，而对经济、管理、公用事业、新技术领域的专家的需求在一味地增长。劳动真的变成了个人的选择，变成了每个公民的私人的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应该由公民们个人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其中包括就业领域的问题。国家以及工会应当帮助人们正确地了解劳动市场的情况，如果需要，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一份新的职业。

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伙伴关系问题。

在这方面你们有丰富的经验。你们在大企业中及预算方面获得了这种经验。现在，这些经验也能完全适合中小企业的工作。而且中小企业的领导人和所有者也开始明白了，正当、诚实地工作已变得有利了。无论如何，我们——政府、总统办公厅及你们的忠实仆人都会尽一切可能使我国经济的这一领域活跃起来。

现在正在组建企业家协会。企业家协会和工会间的对话有可能成为协调社会利益的强有力工具。这种合作的积极结果已经出现了。例证之一就是劳动立法的完善。新的《劳动法》的通过无疑被拖延下来了，但我们却能得以避免了对抗，并进行建设性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你们工会的努力，才成立了协调委员会，有了妥协的《劳动法》方案。我知道，制定《劳动法》的工作是相当复杂的，有激烈的争论，但方案已经得到了国际专家其中也包括国际劳动组织的专家的高度评价。

我希望《劳动法》在最近能够获得通过。

第四，工会组织在最近还将面临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因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因医疗和社会保险制度的现代化而产生的。在这方面，建立工人和企业主的利益平衡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如今有远近很多邻国的人在俄罗斯从事劳动。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和任务——分析经济迁移和跨国劳动市场的现代进程。众所周知，你们的工会历史上就有极强的研究基础。因此，你们帮助国家研究这个问题也是很有益处的，而这个问题又很重要，对俄罗斯来讲，它比简单的劳动资源要重要得多。我们也知道我国的人口问题，等等。在这方面，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平衡方法对国家、对解决今天俄罗斯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此外，工会能够、也应该积极参与本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复兴。商业机构如今也应当认真从事这件事。我认为这里需要有双向的行动。

俄罗斯的工会运动几乎存在一个世纪了。在这段时间内，它在捍卫劳动人民的权利方面既取得了经验、力量，也有了决心。社会的稳定、国家的整个政治体制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利用这些权力、这些经验、这些知识。

我在自己的简短的开幕词中没有讲到什么革命性的东西。但是，我想强调一下，我非常希望俄罗斯工会会对解决我们俄罗斯如今所面临的全国性的战略问题给予实际的影响。

打捞“库尔斯克号”不仅是 国家责任,也是道义责任

——在接见“库尔斯克号”核潜艇
打捞行动参加者时的讲话

(2001年11月28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首先,我衷心地欢迎今天来克里姆林宫的所有人。实不相瞒,我非常想与你们见面,不仅想和来这里的所有人见面,而且还想与参加“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打捞行动的所有人见面。我想见面,不仅仅是为了做总结,总结由专家来做,他们要比我做得更好。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感谢以你们为代表的参加了这一行动的所有人,对你们的工作成果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不仅是艰难的行动,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行动。我们都非常清楚,这背后包含的不仅有技术指数,而且还有人的巨大期望。对于我们,首先我指的是俄罗斯人,打捞“库尔斯克号”不仅是国家的责任,这首先也是道义责任。

我们清楚你们要绷紧神经、抑制自己的情感、耐心地工作到有结果为止所要付出的代价。我再说一遍,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既是追悼牺牲的海员所要尽的一种道义责任,也是对他们的亲人所要尽的一种道义责任。

尽管围绕打捞“库尔斯克号”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尽管这

一行动有难以实现之处，在座的有些人都会记得，我们的主要专家、海员如何劝阻我这么做的，国家杜马委员会的成员都记得在决议通过之前我们最后一次会见时，没有一个人是表示“支持”的。但是，还是通过了打捞的决定，我现在可以十分满意地指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实际上完全履行了我们对海员家人所负的社会责任。当然，我们也对牺牲在潜水艇上的所有船员表示哀悼。

从提出的各种打捞方案中选出最佳的、最可靠、最安全的方案。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行动中利用了最新的技术，有你们这样的一些少有的专家在发挥作用。近 3000 名打捞行动的俄罗斯和外国的参加者中的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任何最小的疏忽或错误都可能带来极为高昂的代价。

打捞“库尔斯克号”——这是鲜见的国际合作的范例。我们得以兼收并蓄了很多国家的先进技术，协调好了众多国家的大集体的明确的相互协作。俄罗斯及国外的专家就像一个协调得很好的团队一样在一起工作。

我想对打捞行动再谈一点——关于这项工作的信息公开和信息保证问题。这也是一个原则性的态度问题，这对事情同样是有益的。

巴伦支海发生的悲剧要求我们做出客观的结论，当然，我们也做出了这样的结论。首先，需要对我国的民用和军用船舶进行实质性的革新。要为民用和军用的海员的工作创造安全的条件，这样做是必须的。要建立和保障有一套可靠的救援系统，这也是必须的。

“库尔斯克号”悲惨地覆没和它的打捞，应当促使我们在设计和使用船舶，其中包括潜艇方面，确立新的、更精确的国际标准。

最后，我们都看到了，类似的事件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

题。生态的、技术手段方面的问题要求联合行动。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很多国家的联合努力。

最后，我还想重复一下我开始时讲的话，我要再次对参加这一行动的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精湛的专业技能，感谢你们的勇敢精神，感谢你们忠实地履行了公民的责任和职业的责任。

独联体十年的基本经验

——在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1月30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在会议开始之前,我再一次衷心地向各位祝贺即将到来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十周年。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里,我代表俄罗斯联邦人民欢迎我们同盟国家的人民,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们。我欢迎阿塞拜疆共和国人民和他们的总统盖达尔·阿利耶维奇·阿利耶夫,欢迎亚美尼亚人民和他们的总统罗别特·谢德拉科维奇·科恰良,欢迎白俄罗斯人民和他们的总统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卢卡申科,欢迎格鲁吉亚人民和他们的总统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欢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民和他们的总统努尔苏坦·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欢迎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维奇·阿卡耶夫,欢迎摩尔多瓦共和国人民和他们的总统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欢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人民和他们的总统埃莫马利·沙里波维奇·拉赫莫诺夫,欢迎土库曼斯坦人民和他们的总统萨帕尔穆拉特·阿塔耶维奇·尼亚佐夫,欢迎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和他们的总统伊斯拉姆·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欢迎乌克兰人民和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达尼洛维奇·库奇马。

应当说，我们准备召开的这次高峰会议，不是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而是开诚布公地、持批判态度地总结所走过的道路。当前在我们国家元首中的争论就证明了，在我们这里存在的正是这样的情绪。我们已走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既有解决全部复杂任务的经验，也有不少犯错误的教训。

首先，在开始分析这些经验之前，应当指出标志独联体这十年活动的主要东西。第一，独联体是后苏联空间内所有成员实行一体化的必须的和不可避免的形式。第二，独联体是大型的国际区域组织。这个组织有一定的功能，它是具有联合作用、协调作用和稳定作用的组织，这是显而易见的。

俄罗斯与独联体其他国家在一起正在成为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武器走私和毒品走私的最重要的堡垒。

对我们走过的十年的基本总结包含在分析报告里。对其中的许多信息应当严肃地加以思考，有许多明显的教训我们应当加以汲取。我不妨谈谈某些问题。

第一，尽管我们对国际合作的态度各有不同，但我们深信，只有靠一体化进程，我们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才可以以最好的方式得到保证。但对这种一体化的准备程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只有当我们以务实的态度行动的时候，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和成功。只有在现实的空间中，把多方的利益，首先是使经济利益相互接近、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和成功。导致我们所有失败的原因，或者是我们的努力徒有虚名，或者是试图把自己的意志相互强加于对方。

第三点也非常重要。当国家有意或无意损害本国公民利益的时候，我们的相互协作就会出现问题的。在我们解决普通教育方面的问题、解决能否保留母语和其他人文问题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些问题。当然，在解决有关同胞问题的时候，也碰到了

这些问题。

对此，我想强调指出，在俄罗斯居住着不少独联体各国的公民，他们是你们的同胞。为他们建立良好的生活条件始终是俄罗斯的原则。

最后，还有一个教训，是经济教训。我们已经经历了称之为恢复“经济联系”的一体化阶段。现在，我们有权谈论另一个阶段：独联体国家经济范围内崭新的阶段，即新的国际分工阶段。

今天的独联体，是一个有着重要经济发展潜力的巨大的共同市场，而且是真正按照现代市场基础发展的市场。

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从一开始就不仅决定于共同的历史，还决定于统一的基础设施、共同的技术规范基础和标准、共同的动力系统和交通运输系统。在我们的时代，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些有利条件，要善于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解决我们这些国家面临的任务。

在今天的独联体，实业界几乎同时活跃起来，以互利为基础的相互利益越来越明晰。市场关系已经成为建设各国经济的主要原则，而在这之后便是经济一体化了。

在此，经济联系的主要动力与其说是国家，倒不如说是企业、企业家、我们这些国家的公民。正是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有利于近邻和经过多年考验的历史伙伴。在这一方面，政治家无论如何不要落后于人民和企业家。而且，商品生产厂家自己早就成功地越过了陈旧的经济壁垒。

不能不看到，我们这些国家的公民坚信，在独联体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劳动力市场，因此，他们在这里积极地生活和工作，我可以以俄罗斯为例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一点。

我相信，各个国家，尤其是各个国家形成的共同体更应该善于工作，工作有效性不应亚于商人。因为不仅能保证政治

“护航”，而且还能决定战略。要知道，国家和跨国集团的利益要比某些公司甚至大型集团公司的利益更要广、更为重要。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特别说一说。独联体国家是世界市场能源的主要供应者之一。因此，绝不能忘记，我们同你们在现代条件下的相互合作，将越来越成为不仅是独联体，而且是整个世界金融—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我说过，我们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协调我们的行动，而动力并不是最后的领域。

我们共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十年。从我们所经历变化的深度和后果看，不能拿其他的，甚至世纪的、历史的变化与其相提并论。

原苏联广阔空间内出现的现实转型改造和独联体的建立，这些事件的意义尚需要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去评论。

但我们大家都关注的多方一体化这件事，现在确实是十分清楚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把现在的独联体和未来的独联体看做什么东西，是看做“辩论俱乐部”呢，还是看做无所作为的联合体？

我想，独联体国家的地缘政治位置和它们在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谁也不会怀疑了，这个作用如果不说巨大，也是相当大的。所有这一切将排除以前那种很少让我们大家满意的发展势头和我们交往的方式。更要排除脆弱的、责任很小的相互协作机制。

当然，独联体高质量的转型变化，这是未来的事。但是，关于独联体未来的问题却使我们这些国家今天的千百万普通人忧虑不安。今天我们同独联体各个国家的元首谈论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我们这些国家的公民把独联体看做是稳定的和经济富足的重要保证，一句话，就是普通公民过上好日子的保证。我们同你们，不能只是记住这件事，而且要在这方面进行行动。

在独联体国家元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11月30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独立国家联合体很快就要庆祝自己的第一个十周年。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正好安排在这个日子召开,主要是分析已取得的结果。

按照历史的尺度,十年当然是一段不长的时间。但就独联体和世界上事件发生的数量、变革的质量来看,这个时期正是标志着政治界限的时期。

我们关于独联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反映在“独联体十年活动总结 and 未来的任务”的报告和独联体参加国国家元首就独联体成立十周年发表的声明里。

我们尽量诚实地评价走过来的几个阶段,诚实地思考这几年成功做到的一切。当然,也要客观地分析曾出现过的负面的经验教训。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坦率地说过了。我们大家都必须这么做。这是为发展整个独联体必须做的。

我们实在的财富,不仅仅是确立了真正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国与国之间的对话,而且还认真考虑以新的原则组建起来的市场工作和顺利的经济合作。

最后,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没有为我们这些国家公民的交往和直接联系设立障碍。我们保留了极其宝贵的友好和相互同情

的传统，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传统会使我们这些国家的兄弟民族世代友好相处。

共同工作的战略优先发展方向之一，是保障独联体整个空间范围内的安全和稳定。重要的是独联体各国领导人要统一认识，及时采取措施抵制当代的威胁，首要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美国“9·11”悲剧事件表明，即使一个在经济和军事上非常强大的国家，面对恐怖主义威胁，也显得脆弱。

我想再一次强调指出，粉饰或者沉默不是我们的规矩。于是，我们今天平静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们的问题和不足。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看到了，为加深我们的合作，为保障顺利的和长期的合作前景，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深信，必须提高已经建立起来的跨国机构的实际效益。必须发展独联体的不是宣言式的，而是实际工作的条约基础，在关键领域协调工作和相互协作。

为使一体化产生明显的互利，我们不应当再建立壁垒，而应当为多方经济合作打开宽阔的“绿色通道”。用跨国协定和政治支持来加强这一合作。

在结束讲话时我想指出，莫斯科会晤的结果确认了发展和完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共同心愿。我们相信独联体的未来，为使独联体顺利发展和稳定，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工作。

* * * *

问：在独联体空间内，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分立主义策源地。它几乎总是恐怖主义的根源，破坏独联体框架内的整体合作。在独联体各国元首签署的独联体成立十周年声明中说到，各国元首将启动独联体的全部潜力，尽快调解军事冲突，而这些冲突将用和平手段予以调解。与此同时，在分析报告中还有一个作保留的补充说明，即独联体国家除了阿塞拜疆以外都希望充分利用独联体的潜力。这是否意味着，对独联体能否解决

这些冲突存有怀疑？

普京：我认为，独联体在这方面有不错的工作条件。其良好证据是，我们在塔吉克斯坦所进行的成功调解塔吉克冲突的活动。这是当代世界调解类似问题独一无二的范例。坦白地说，类似的其他例子我找不出来。这是独联体的功绩，这是在座的各国国家元首的功绩，每一位国家元首按照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场冲突的解决，按照自己的方式影响独联体的局势。独联体从整体上对塔吉克斯坦的局势的发展施加了积极影响。这使我们有根据认为，独联体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对解决独联体国家内的冲突施加自己的影响。同时我想提醒您注意，如果是在统一的苏联这个国家范围内，矛盾一般带有民族间的性质，那么，在今天它们带有国家间的性质，因此这些矛盾便激化了。在苏联解体后，调解这些矛盾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准确地说，尽管机制削弱了，但还是在后苏联的空间内行使职能，因为建立了独联体。这使我们避免了事情向坏的方向发展，避免了原苏联的南斯拉夫化，因此，这也算一大优点。当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我们的情绪是向上的。

问：近日，有飞机轰炸了格鲁吉亚的领土，但飞机是谁的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您对这种说法有何种解释？您看由于两国关系复杂化形成的局势出路何在，需要采取哪些具体步骤？

普京：首先，我要感谢格鲁吉亚总统，他有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尽管局势复杂，他还是来到了莫斯科。我认为，他来是为了会见，为了就这些局势和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形成的整个国家间关系进行谈判、交换意见。

在我看来，我想这样解释您的问题：我同意格鲁吉亚总统的意见，必须更加详细地弄清这个问题，不要拖延，不要等到下一次。我们希望，再也不要见到这类事情了。但现在就必须着手调查这件事，立即成立双边委员会。

与此同时，我希望您能注意下述情况：这里说的似乎是轰炸了格鲁吉亚的村庄，我们同时也听到另一种说法，没有牺牲。那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样的轰炸，如果轰炸的是居民点，怎么会没有牺牲？这当然会引起问题。这就是说，要么没有轰炸，要么轰炸的不是居民点。如果那里发生了冲突而没有牺牲，那就不排除如下一点，根据我们预先得到的情报，这是武装匪徒之间发生的冲突，那么，这就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完全同意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的意见。

我想对您做一个通报，今天上半夭俄罗斯的特工部队在车臣的特殊行动中俘获了在车臣最令人厌恶的阿拉伯雇佣军副司令阿布·萨亚特。此人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提供资金，组织恐怖活动，同其在格鲁吉亚的部队保持联络。这是俄罗斯特工部门提供的客观资料。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我们同我们格鲁吉亚的同事交换了这些资料，这是位于格鲁吉亚境内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干的。这实际表明，部分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正处于格鲁吉亚领土之上。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对于格鲁吉亚领导人来说，对于格鲁吉亚人民来说，都是不情愿的事。这实际表明，格鲁吉亚的部分领土被占领了。

我再说一遍，我们准备共同调查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我难以想像，我们如何到那里去进行调查，因为我们十分清楚，这些地方官方机关是很难到达的。在发生事件的那个地方，不仅有武装匪徒、军事基地和武器库，还有毒品工业企业。这些东西的市场就是我们的人民。它们毒害着我们的人民。所有这一切自然都造成了问题。我打算今天严肃地同总统讨论这些问题。更不用说，在这块飞地上有个转播台，车臣的武装匪徒通过它同它在海湾国家和阿富汗的赞助人进行联系。所有这些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现实问题，这不是臆造出来的，这是事实。

我十分感激格鲁吉亚总统准备以坦诚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两国的特工机构正在进行接触。我非常希望，这些接触能导致实际的联合工作。

问：如果俄罗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会不会在欧亚经济合作组织框架内出现什么合作问题？

普京：对刚才提的问题我还没有回答完，下边说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在格鲁吉亚总统关于制定新的联合条约的建议的范围内积极合作。我给你们多说一些。我就在不久以前同这个进程可能的参加人，其中有国家杜马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见，他们实际上正在着手起草这份文件的联合工作。

至于说到欧亚经济合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我可以这样说，昨天我们同哈萨克斯坦总统非常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商定，我们将同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经济组织协调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相互协作。我毫不怀疑，这个协调工作将是顺利的。

问：明天俄罗斯第一批军运列车将要撤出卡尔帕斯特村地区的著名兵工厂。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打算遵循伊斯坦布尔协定并在规定的日期履行这个协定？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您如何评价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当局不向俄罗斯主要的国家电视台——俄罗斯电视广播公司——提供采访权？这与统一信息空间原则有无联系？

普京：第一，俄罗斯打算履行自己承担的一切义务，包括在欧安会范围内承担的义务。我们有时是在十分复杂的条件下这么做的。摩尔多瓦领导人对此是知道的，我们的行动是同摩尔多瓦领导人协调过的。正像您看到的，我们力争达到一定的积极成果。我们将继续在这一方面工作，并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义务。

至于说到我们电视频道的采访权——这十分遗憾。

问：您在总统位置上已经两年了。您对独联体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如果有，在哪些方面？

普京：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在任俄罗斯总统期间，在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同行共同工作期间，我的如下信念增强了：这个组织是需要的，它可以保持我们地区的稳定，保障经济增长。我同意某些国家元首的意见。他们认为，我们应当在我们已经研究过的领域内完善合作机制。这对我们这些国家的居民来说，结果将是积极的。

问：这次高峰会议在独联体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其中包括反对独联体境内的恐怖主义的合作方面，有什么新成果？

普京：可以说，独联体国家碰到恐怖主义的问题要比世界其他许多国家早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独联体范围内能够超前行动。正因为有对恐怖主义威胁范围广的认识，我们及时地就同恐怖主义进行斗争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协商。正因为如此，我们建立了反恐怖主义中心，建立了快速反应部队，正像你们知道的，这个部队在比什凯克进行过演习。所有这一切说明，在独联体范围内，解决诸如同恐怖主义做斗争的问题完全可以有效地进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关注它，眼下，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当然这个问题将是我们长期关注的中心。

问：这个问题是提给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对欧盟取得的显著成绩不能视而不见。他们之所以取得成绩，首先是由于大力发展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发展贸易，等等。而在我们独联体常常是军事问题、政治问题占优先地位。因此，我想知道，首先是经济发展构想是否能很快制定出来，什么时候能够建立自由贸易区？从第一个十年的发展经验和实践看，独联体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普京：我感谢您提的这个问题，完全同意您的说法，任何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军事一体化，其基础当然首先是经济性的问题和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回答您的问题时我要说，我当然是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主席，但除此而外，我还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因此，在解决类似的所有问题时，我都要遵循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就像我的同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做的一样。

至于说到建立自由贸易区，我们在这方面正在进行着紧张、积极的对话。我们就涉及这一制度的所有问题进行了协商，除了塔吉克斯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以外，同所有国家进行了协商。我希望在近期我们的专家能够把未完成的工作做完。在此之后，俄罗斯将在自己的领上上全力落实在这个敏感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我毫不怀疑，下一步在这一方面，经济方面的一体化将成为我们完善军事、外交等领域相互协作的基础。

* * * *

最后，我想在你们面前真诚地感谢今天聚集到莫斯科的各国元首，感谢他们的积极热忱、建设性的共同工作。也不仅仅是感谢今天所做的工作，而今天所做的工作确实非常具有建设性、非常务实，也感谢以往几年所做的一切。这些年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是太复杂了。在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域，有过起伏动荡，在经济领域，也完全一样。

今天，我们确实正在经历着某种程度的高涨。所有大多数独联体国家正在经历着经济增长，而且是明显增长。这涉及很多因素，涉及俄罗斯本身的经济状况，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共同的工作热忱使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共同努力继续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

社会需要的是能够始终不渝地维护 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的政党

——在“团结—祖国”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01年12月1日,莫斯科)

你们刚刚通过了组建一个统一政党的决议，我对你们的这一举动表示衷心的祝贺。

尽管这个大厅里还有反对的人，还有反对通过这个基本决议的人，但是你们还是证明了国家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实际上支持俄罗斯社会上已经在进行的联合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的联合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政治激进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今天能赢得胜利的是那些觉察到了时代脉搏和社会情绪的力量。未来属于那些能够克服自己的野心、放弃狭隘的小集团利益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党的最高理事会中有很多在国内很有名、在社会上有威望、受人尊敬、在国家和社会的职位等级中有相当高的地位的人。

同时，我也想提请你们注意下面的情况：我认为，因此而宣布自己是政权党，那是轻率的。让我们直言不讳地说，不必为此去多花脑筋。这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即政权本身没犯很多错误，它因此而享有人民的明确支持，并反映人民的利益。我要告诉你们，政权如果不依靠反映国内大多数居民利益的社会运动，就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今天，俄罗斯需要能真正博得俄罗斯的尊敬和支持的政党。社会需要的是能够始终不渝地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的政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才真正能够成为多数党。这不是简单的事，但是，我希望你们的党能够胜任这一高标准的要求。我希望把努力真正改善我国公民的生活作为你们的主要政治目标。希望你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为人民服务。你们要确定具体的社会经济任务，并能够清楚地、明白易懂地、高明地向人民做出解释。只有达到这些目标才能使俄罗斯及其公民繁荣幸福。

社会和政权所关心的是在国内有正常的政治竞争。我非常希望党的队伍内也有这种竞争——正常的、健康合理的竞争。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也将有竞争，你们可以表现出自己的优良品质。但是，这应当是真正健康合理的竞争，而不是削弱国家体制、破坏国家自身的威信、破坏民主的本质的无益斗争。俄罗斯公民公正地认为，政治对抗绝不是他们的要求。在很多地区大多数选民简直就不想去选举，或者投票反对所有的人，这一点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对此应当进行深思。

作为一个想要争取政治领导地位的政党，你们迈出了最初的几步。但是，你们不是在空地上建党。今天合并起来的各种运动中的每一种运动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民、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潜力。我衷心地希望你们有效地利用你们所获得的资本，使得最近一个时期中获得的一切积极因素迅速扩大。最主要的是——加强自身在俄罗斯各个地区的影响。你们的党不应当是中央地区的政党，不论首都和大城市多么重要，但主要生命力是在地方上。党应当从那里吸收现实的思想 and 精于有力的人才。

我要指出的是，现在正在完善的政党法和选举法为政党提

供了新的广泛的机会，提供了更积极地参加下届各级选举的机会。所以，今天应当吸收一些在其生活的地方已经享有或者能够享有实际威望的有才干的和工作能力强的人。

无疑，前面还有不少复杂的情况在等着党，但是要想在俄罗斯建立一支真正强大的现代政治力量，就应当努力。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取得成功。

在雅典大学的演讲

(2001年12月7日,雅典)

首先我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给予我的荣誉。正如这里指出的，我的确在彼得堡大学工作过不长一段时间，当过校长助理。待在任何一所高校校园里，我总觉得几乎就像在家里一样，因为我清楚地懂得，任何学校都具有崇高使命，更不用说像雅典大学这样的欧洲著名学校了。我想，如果大厅里坐有大学生，他们大概一定会羡慕我。因为他们发现，我没进行任何答辩，就成了经济学博士，这永远是件快事。但我想多说几句：即使同意我之前的发言人的意见并认为这一崇高学位授予我是由于我的实际活动，那我也应该诚实地说，在我们制定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时有一大批人：经济学家、法学家，而我，第一，在这个意义上，完全是靠他们才荣获这一学位；第二，我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只是需要说“是”还是“不是”，事情就是这样。结果确实不坏。最近一年半到两年，俄罗斯有了较好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我应该说，我们祝贺希腊总统和希腊政府，他们在今天欧洲经济里表现出最好的品质，保障了希腊经济的高速度——4%，在今天世界经济和欧洲经济的条件下，这是很好的指标。的确，应该说，我们去年速度达到8.4%，今年将接近6%。自然我们为此自豪。校长发言时翔实地讲了我们的关系史，我完全同意，赞成这里所说的一切。

我想讲几句今天俄罗斯的情况。但我想从10世纪开始，正是10世纪末，由于古罗斯接受了基督教，欧洲文明才推进到乌拉尔，后来才推进到太平洋。这是俄罗斯严肃的历史选择。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人民所做出的另一个历史选择，毫无疑问，根本改变了世界。这一选择使世界结束了全球对抗，开辟了走向欧洲统一的道路，扩大了自由和民主的空间。

我们——如果可以这样讲——经受了最严重的“专制主义之痛”。我们对思想不自由出现了免疫性，可能对旧民主制度有益的免疫性。在十年时间里，我们走过了非常复杂的道路，积累了国家和政治建设的各种实践经验。俄罗斯人民建立了民主的国家政权。自由选举机制在各个阶层稳定地工作着。大大巩固了联邦制的基础。在俄罗斯形成了公民社会。

但在这些年变化的不只是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人们也得到了改造——他们学会了以新的方法思索和工作。首先是感到自己是当代文明大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这一点的是俄罗斯的文化——把很多方面是从拜占庭继承来的精神和俄罗斯为之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欧洲人文主义价值有机地纳入了自身之中的文化。今天这里也提到了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校长先生，感谢他今天提起此事。

没有民主，不彻底纳入世界进程，今天我们便不能想像俄罗斯会有成功的未来。

我们共同克服了“冷战”。看来，什么也不能妨碍稳定和安全的世界。但当代文明不只是在神速发展。正如我和你们所知，它也碰到了新的挑战。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和民主的严重威胁。为了同它做斗争，只联合各国的资源和能力是不够的。只建立有效的各国的和国际的安全体系也是不够的。我们坦白地说：现在我们还未彻底认识到恐怖主义的社会本质，它的多种表现。而舍此要根

除它是不可能的。

“9·11”事件再次表明，恐怖主义理论家否定民主的基础——人的生命，不仅是别人的还有自己的生命价值。所以恐怖主义和专制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个本性。它们的主要目的——压制人的权利和自由，从精神上分裂文明，恐怖和怀疑。

按其实质，是企图迫使国际社会放弃民主，唆使国家做出限制公民权利和剥夺其享有自己自由的可能性的决定。

我深信，在同恐怖主义做斗争时，我们无权践踏人的权利和自由，即使这种决定似乎是最简单最正确的对策。

国际社会应不允许自己陷入宗教冲突，在我访问过程中我同希腊领导人多次谈到这一点。我坚信，恐怖主义分子人为地煽动宗教冲突，打没有历史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居民的主意，鼓吹这一文明冲突。我们在北高加索碰到了这种类似的宣传，它利用伊斯兰教口号作恶，而不是为了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民在内的各民族的幸福。但我们在那里看到，宣布自己为“真理信仰保护者”的恐怖主义分子是怎样杀害神职人员的。

所以今天的世界科学界负有巨大的责任。从事发展理论的学者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学会按照宪法生活,这是 民主的高等学校

——在庆祝宪法日大会上的讲话

(2001年12月12日,莫斯科)

向你们祝贺俄罗斯宪法日。我们一年又一年地庆祝这个国家节日。我们庆祝这一天,不仅是出于对国家的基本法的尊重,首先是出于对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尊重。那时候,在1993年,我们投票赞成法治国家、民主和自由。我们反对瓦解联邦,反对弱化国家和无效经济

实质上,在1993年12月12日,我们选择了俄罗斯的未来。我们在这几年取得的一切,都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完成的,都是完全符合宪法的文字和精神的。背离宪法,必然走进死胡同,导致国家和国家政权的削弱。还因为,修改宪法基本原则,就等于修改国家制度;而对由政治确定的准则的修改,是局势通向政权危机和政权机关动摇、通向危险的国家冲突之路。在这方面,我还想再一次地强调,关于修改宪法的问题,如果修改的结果导致一个原则上是一部新宪法,在我国不应当把它提到议事日程。同样也根本不可能提出取消基本价值观、放弃民主成果的问题。

我想再一次回到我刚才说过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这也完全适用于总统的任职期限,现行的总统职权不会改变。

遵循宪法原则和准则极大地扩展了国家权力和法律的作用范围，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开辟了空间，给宪法法院和新的司法系统提供了动力，巩固了联邦制。

最近在国家建设中采取的各种措施，如社会生活和经济的非官僚化，也都是以宪法的要求为依据的。同时，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即划分中央与俄罗斯联邦主体之间的职权范围。共同管辖范围内的一些关键问题也还没有解决。我提请联邦权力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注意，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的利益，关系到保证俄罗斯联邦所有公民的权利平等。

完全不能容忍的是，法律的缺乏还常常被个人的决定所代替，有时就是被长官意志所代替。联邦主体的规范、市政府和部门的指令有时侵犯公民的政治、社会 and 财产权利。

今天，在宪法周年之际，我想呼吁那些负有遵守宪法原则直接责任的人们。当然，这首先是指司法界、护法机关工作人员、所有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在你们的肩上担负着保卫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保卫他们的尊严的直接义务。正如宪法所宣布的，他们的尊严是受国家保护的。让我们做得更有效一些。你们的行为决定着人们对权力机关行为能力的信任，决定着国家与我国公民之间的相互尊重。

我们知道有过一些时候，甚至是最困难、最危机的时候，权力机关没有屈服于当时要求按照自己的意志修改宪法的诱惑，最终有利于权力机关，有利于国家。我们的宪法既不是鞭子，也不是蜜饯饼，今后永远也不会成为意识形态的恐怖之物或某个人的政治玩偶。宪法，这是国家的基本法，只要这个法律还在起作用，就不会允许在国家和人们头上做任何实验。

学会按照宪法生活，这是民主的高等学校，是我们大家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

就美国宣布将退出反导 条约发表的声明

(2001年12月13日,莫斯科)

美国政府今天宣布了再过六个月美国退出1972年的反导防御条约。

条约的确赋予了双方中的每一方在特殊情况下退出条约的权利。美国领导人不只一次讲过这一点,所以此举对我们并不突然。但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错误的。

众所周知,俄罗斯以及美国同其他有核国家不同,早就拥有克服反导防御的有效体系。所以,我可满怀信心地宣布,美国总统所做出的决定不会对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我国没有同意美国坚决提出的关于共同退出反导防御条约的建议,为保存这一条约我国尽了所能尽的一切努力。今天我仍认为这一立场是正确的,有根据的。而且俄罗斯在裁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领域首先遵循的是关心维护和加强国际法原则。

反导防御条约正是这一领域法律体系的承重结构之一。这一体系是最近几十年里共同努力建立的。

据我们的看法,当今世界形势的发展坚定地提出了明确的行为准则。

今天,当世界碰到新的威胁的时候,不能容许战略稳定领

域有法律真空，不能破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扩散系统。

我认为，俄罗斯联邦和美国之间现在的双边关系水平不仅应该保存，而且应该被用来尽快制定相互之间新的战略关系框架。

除反导防御问题之外，在这些条件下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赋予已达成的关于进一步彻底地、不可逆转地和可靠地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按照我们的意见，每一方削减到 1500—2200 个核弹头水平）的协议，以法律形式确定。

最后我想指出，在国际事务中，俄罗斯将恪守自己旨在巩固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原则方针。

没有小企业的发展,国内就 不会有稳定的经济增长

——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和结束语

(2001年12月19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今天我们的日程是讨论发展中小企业的国家政策问题。昨天在国务委员会主席团里,我们提出了这个课题最重要的一些方面,它们写在了列宁格勒州地方行政长官瓦列里·帕夫洛维奇·谢尔久科夫领导的工作小组准备的报告里。我希望你们已经看了所有文件,至少这些文件应该已经有了。

为了筹备这次国务委员会会议,工作小组和我曾会见过大型和中小企业界的人士。企业界的各个群体内部也进行过讨论。提供给你们讨论的各份文件里,概括了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建议,其中也包括代表企业家利益的组织的建议。

应该马上说的是,我相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小生意是国家大事。被吸收到小生意里的人越多,俄罗斯的经济就能越稳定和健康。根据一个地区的小企业的多少就可以大胆地评价该地区机关工作的质量。

遗憾的是,我们希望小生意将成为改革的发动机和在经济中占有应属于它的位置,但这暂时还没有得到验证。说来这也不是准确的表述:不是没有得到验证,而是我们大家没有能够

做到这样。说“我们”，我指的既有地区当局，也有联邦当局，还有市政当局。所以在国内没有出现也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但是，小生意虽然在发展中有各种复杂的情况，但它已经在供养着俄罗斯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了。不过遗憾的是，暂时还只是“供养”，没有能保障整个经济有增长的活力和出现种种创新的局面。在小企业的构成中，一半以上集中在八个联邦主体里，其中的四分之一又是集中在了首都莫斯科。

像你们看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令人欣慰。如果什么也不改变，那么就可以认为小生意增长的潜力已经发挥到了尽头。这里的原因根本就不是俄罗斯公民的惰性。当然是所有人都有愿望开辟自己的事业并取得成功。而且我们的公民有着很多条件，首先是智力条件。

但是在实际的企业实践中，他们简直是每走一步都要“撞上”大量的各种障碍。既有市政当局，也有地区当局和联邦当局制造的障碍。就像常言说的，每个层次在这里都有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结果是企业家们要么一直留在了“影子”里，要么就是把已经开始的事业抛到了一边，要么就是钻到影子里去了。

显然今天我们大家，无论是在联邦层次上还是在地方层次上，都该改变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了。应该意识到，没有小企业的发展，国内就不会有稳定的经济增长，也不会有人们生活的改善。

我想说说那些在今天就有可能大大改善状况的基本工作方向。

国家要支持小生意——首先就是要形成整个企业活动的有质量的、良好的法律环境。目前在我们的立法中，企业家往往是不受保护的對象。例如，在联邦层次上就没有一个保护企业家权利的框架法律。

除此之外，小企业每走一步，每获得一个证书和得到任何批复都要掏钱给消防队、卫生检查部门以及几十个其他部门。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合法化”了的受贿形式。在和小企业家们会面的时候，我请他们提供这些不加掩盖地和事实上是在进行“合法”的敲诈活动的国家部门和市政部门的名单。

联系到这一点，在联邦层次上必须严格给所有当局有权要求企业家提供的证件进行登记注册。这个清单应该详尽无遗。没有这样明确的态度，我们所有的构想就将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能有水准地对所有细节、范围和禁止做什么做出规定，那仅此一点就已经能够获得重要的效果了。

还必须完善对企业家活动进行监督的法律基础。这不是说对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监督，但是应该对这种监督做出规定，不应该造成在这个领域里为所欲为。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横行霸道的现象太多了。基本上都是由于法律条款的不准确和各种“规定的空白”造成的。

下一个问题是不仅要降低税收，而且要简化征税手续本身和财会登记。从事小生意的人们基本上是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的。这些人往往很难搞明白税收制度和现代财会登记的所有细节。国家完全有能力制定出简化的制度，这对于国家本身将更为有效，能够保障地方、地区和联邦预算得到更多的税收。

联系到这一点，所谓“征税极限”的想法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想法已经在和大小企业家会面时讨论过了。我知道，这里有一定的问题，经济部正在讨论这件事。不是要简单化地推行这种制度，但是这个建议已经得到了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的支持。我想，政府应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要特别把注意力集中到为小生意改善起步条件上来。

当我们说到改善生意发展的环境时，应该考虑到所有这些。我们有义务清楚地知道，什么在妨碍着正在起步的生意人。

站稳脚跟。今天什么在妨碍他们文明地停办不成功的生意。当然也应该记住，小企业活动不同于大企业的地方就是它能够很快开始也能够很快就关闭。我想，在各个地区也进行类似的工作是有益的。

还应该寻找让小企业家能够享受到信贷和其他金融资源的形式。最终的目的是让企业家能够在有借有还的基础上得到不贵的和长期的贷款。需要有法律允许建立这样的贷款机构和防范金融风险的保险机构。

这里不仅是金融问题，而且是管理问题了，在很大程度上和经营企业的文化有联系。这种文化在我们这里照旧是远远不够完善的。企业家群体应该自己来改变这个领域里的局面。

我们还有责任找到办法，让小生意能够接触到没有利用起来的固定资产，首先是房屋和设备。昨天在主席团会议上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也就需要想到它。

必须想想的还有一个成分——信息资源。信息资源今天正在成为最主要的资源之一，它们的作用和意义将会扩大。

我说了必须讨论和解决的最尖锐的问题。

结束时，我想再强调一次，小企业的发展最终的结果是改善我们的公民的福利状况。如果限制小企业活动，那我们就是在限制人们追求福利和提高生活质量。

我认为，对这种类型活动负责任的和真正从国家的角度出发的态度可以成为解决我们面临的发展社会经济任务相当有效的手段之一。

* * * *

我想感谢大家在今天的会面中的积极工作。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把小生意的基本问题具体化了，而且提出了一定的意见。正像你们知道的，不仅准备了构想，还准备了实施这

个构想的具体行动计划，我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工作小组在这个意义上说做的是正确的。

我在这里不说结束语了，而是向你们介绍一下任务清单。我要指出的是，这不是根据我们今天工作的结果准备的所有任务的全部清单，不全部是因为今天在这里提出的建议中有一些还需要整理并补充到这份清单里去。

要责成俄罗斯联邦政府：

第一，准备并向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提交关于确定小企业活动主体标准的建议。

第二，研究完善税收立法，简化对小企业活动主体的征税制度，简化对一定类型的活动的征税制度。

准备简化缴纳统一社会税的报表形式的建议。这是今天这里发言的人担心地谈到的。

审议通过立法对小生意规定最高限额的税务负担的可能性。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还和政府总理交换了意见，需要走这条路，政府要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标准。

加快制定由进行国家监督时保护法人和个体企业者权利的联邦法派生出的条例法律文件，制定文件消除现行条例法律基础和上述联邦法包含的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

保障规定企业家活动的规定和条件以及监督机关的职权和主管范围的全部条例法律文件信息对企业主公开。

准备关于发展向企业主提供咨询服务的中心的建议。

我想，如果政府制定出一项规定，认定各个部委制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凡是未在媒体上公布的均无效，这将是正确的。

要制定出一种构想，看该用什么办法组织和进行国家监督，让产品、生产过程和方法以及服务符合必须遵守的要求。

要保障在监督组织进行检查时避免部门间的重复检查。在

这方面有许多例子，甚至是笑话——至少完全是荒诞可笑的东西需要立即清除。必须对我们现在在这个领域里已有的东西进行分析和评价。

在国家确定对各种类型的企业家活动提出必须遵守的要求方面，要和企业家群体相互配合，向联邦会议国家杜马提出修改现行法律的建议。

要研究完善有关信贷合作社、互贷协会和其他在有偿基础上向小企业家提供资金的非银行单位的立法。我想，根本就该想想如何改善中小企业获得财政资源的条件。

要简化小企业家就租赁没有计划用于其他目的的联邦财产签订合同的手续。

要制定刺激小企业活动主体参加联邦财产私有化的程序

作为结束语，我想说，为了发展中小企业界的实业活动积极性创造必要的良好环境，社会、国家和地区必须稳定，企业界和当局必须经常进行对话

联系到这种情况，我只能说欢迎维克托·伊万诺维奇——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地方行政长官说的：需要单独考虑一下企业家日的问题，应该在联邦、地区和市政层次上安排好生意界和政权的对话。

根据这一点，我想提请总统在各个地区的全权代表注意。今天俄罗斯联邦主体的领导人说得对，现在在这个领域里的那种无法无天的做法，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地方上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所以你们必须要帮助各个地区的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怎样做呢？要和地方行政长官们，联邦组成中的各个共和国总统们商量并且好好想想。

最后我想表示一点希望，那就是我们和你们一直在说这项工作有必要，它不是今天就已经最后完成。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所以我想请你们把这个问题一直放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希

望你们本人关注它，因为如果地区的和国家的第一把手不注意这个领域的话，问题就将会是一直兜圈子，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而得不到解决。

非常希望我们将能一起紧张和有效地工作。我想感谢你们今天的共同工作并考虑到在新年之前我们未必能在这个范围内再见面了，请你们到隔壁房间共用午餐。

在与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1年12月21日,英国霍尔顿)

首先我想真诚地感谢英国首相及其夫人的邀请。我和我的夫人备感荣幸,非常高兴来到英国首相官邸。这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应该说,这是有着自己历史的一座旧宅,布莱尔先生和他的夫人如此好客,他们给我们讲了同这个地方有关的一些事情。

但是,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能在从容的气氛里就双边关系问题同英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实际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应该肯定我同事的估计,我也认为,今年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命运转折的一年。我们不仅意识到了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共同危险,而且意识到了必须共同同它做斗争。在这种背景下,在第一次会谈时,我们自然把很多时间和注意力用到了我们在共同反恐斗争中的互相配合问题上,其中包括讨论今日阿富汗形势和阿富汗的未来。

俄罗斯和北约的讨论将以建设性的基调继续进行。应该说,“二十国”的思想是布莱尔首相在对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期间提出的。这一思想是在我家里提出的,所以我想,他在自己家里也会想出什么好的主意来。前不久他刚刚提出俄罗斯和欧盟进一步接触的倡议。我特别想重申布莱尔首相和贝卢斯科

尼先生关于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倡议。至于北约，首相提出的机制非常符合俄罗斯的意愿。我认为，这是改变俄罗斯和北约关系质量的不多的可行的现实方案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从统一的欧洲安全体系的观点看，这还是改变世界形势的不多的可行方案之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就下一步工作日程达成了协议，到2002年5月，应该确定“二十国”政治伙伴协同动作的新规格的内容。正如我已讲过的，俄罗斯对这一协议已做好准备。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有了积极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欧盟是我们的优先伙伴，它在这方面的作用当然应该增长。这不仅指我们的政治对话和在安全、反恐方面的协同动作，而且指同样重要的经贸合作。我们详细讨论了欧盟扩大的问题，它对俄罗斯和欧盟经济合作的后果。当然，我们对战略稳定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我再次阐述了俄罗斯对反导防御条约的立场和我们对美国退出这一条约的决定的评价。但我想重申，我们不愿扩大事态，我们希望继续对话，其中包括同我们的美国伙伴的对话。我向首相通报了不久前我在莫斯科同美国总统通电话的情况，通报了我同总统已商定，在年初通过外交途径加强这方面的接触。我觉得，我们的立场得到了对方正确的理解。

我们还讨论了许多地区问题和中东形势。总的来说，通过对国际现实问题的讨论，思想上明确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性质完全符合英俄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的精神，符合我和首相先生所亲自建立的关系的精神。

在双边联系的范围里，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双边经贸合作的基础问题上。我同英国工业联合会的领导人和英国工商界的一些代表举行了会晤。这些公司在俄罗斯有几十亿的项目，毫无疑问，他们的活动将促进俄罗斯经济的增长，为欧洲的经济发

展创造良好的稳定的条件。

英国是俄罗斯五个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我们高度评价贵国在我国实施结构和市场改革中所给予的帮助。但是，像“壳牌”、“英国石油”这样一些英国大石油公司的积极性表明了俄罗斯莫大的经济吸引力，我恰好同这些公司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他们参加共同的能源项目，我已说过，价值达几十亿美元。他们对俄罗斯市场的兴趣近来明显地增大了，可能很快就要落实到一批新的大项目上。我们欢迎英国政府关于恢复对英国出口贷款给予担保和对往俄罗斯投资给予保险的决定。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可以建议在实施一系列协定时利用“一个窗口”原则，我们已为企业登记规定了这一原则。我们准备加紧我们在产品分配协定方面的工作。

作为一种欢迎姿态，欧盟可重新审定对俄罗斯许多商品和生产厂家的反倾销做法。

明年的经济合作面临着系列大事。高潮将是2002年4月在伦敦举行俄罗斯经济研讨会。我们选择英国首都为展示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经济的场所不是偶然的，意在强调俄罗斯和英国之间最近关系不断加强的高水平。我们感谢首相支持这一举措，我们觉得，这一举措为发展我们两国间的有益接触开辟了良好的前景。

在结束我讲话的时候我想说，我们满怀希望地看待下一年。双边关系的开局是不错的，有充分根据认为，2002年我们接触的势头发展将是很大的。我想祝新闻界的代表们——我们未必还能在这个范围里会见——新年、圣诞节愉快！

问：首相先生，您对拉芒什海峡可能发生恐怖行动感到不安吗？我想请您评述一下关于恐怖分子似乎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新闻。

普京先生，在您看来，同这种性质的威胁做斗争有哪些

方法？

普京：还不知道拉芒什出了什么事，当这里新闻发布会上英国同事有人说出了事的时候，而我开玩笑地回答了他：“应该好好寻找！”如果严肃地说，那我完全同意首相先生的意见，这里不能开任何玩笑。当涉及国家安全时，当然应该在法律范围里行动，非常准确的，并且是积极的有效的行动。在回答您问题的第二部分关于核恐怖主义问题时，我应该说，第一，我们在联合国的范围里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应的倡议，我们赞成通过有关文件，该文件应制定同这类恐怖主义做斗争的规则；第二，正是这一点应该成为所建议的北约范围里“二十国”共同工作的中心之一。正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不扩散问题，反恐斗争——这才是关键的东西，这才是使大家今天不安的现实威胁。这正是我们建议讨论的问题，我想，如果我们一致努力，如果我们共同行动，那我们的工作效率就会提高很多倍。

问：在您高度评价了按俄罗斯—北约“二十国”工作的共同决定之后，您是否能较详细地谈谈可能建立的那种新机制？

普京：您知道，这里可能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种，确定俄罗斯在北约范围里不参加的相互协同领域，明确在其余所有问题上俄罗斯将以具有完全权利的身份参加。第二种方法——确定俄罗斯完全参加的两个、三个或四个问题，而其余的则不参加。

第一种方法比较严肃，比较革命；第二种也完全适合我们。我想，如果我们选择出我提到的大家都关心的那些问题——对此谁也没有争论，那么随着不断共同工作和相互信任的增长，这一共同决定的问题的清单会不断扩大。

俄罗斯不追求以完全身份参加北约，不追求按照北约宪章第五条的规定对其通过决定施加影响，不想影响它的防御政

策。但同时存在我们可以更有效的协同行动、联合一切努力的领域。我们已讲过这些领域，没有必要重复。俄罗斯认为这种方法比较合适。

问：首相先生，您是否对“9·11”事件后俄罗斯的反应感到吃惊？

普京（补充布莱尔的回答）：我想补充几点，虽然问题不是向我提的，是给首相提出的。我想感谢首相，感谢他现在回忆起了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大城市因恐怖主义所遭受的损失。请相信，你们这里能记住和知道这一切对我们很重要。总的来说，首相先生在同俄罗斯领导人，在同我个人建立初步接触时所提的倡议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不怀疑，你们听我们讲话，想听我们的意见和理解我们。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使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充分有效地工作以清除国际恐怖主义和目前在阿富汗的恐怖主义的威胁。

问：在英国部队开进阿富汗之后，您如何评价阿富汗的形势？

普京：国际部队进驻阿富汗是根据联合国所通过的决定的，正如已经说过的，您知道，俄罗斯积极地参与了这一决定的制定。在制定最后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地参与了同阿富汗临时政府成员的磋商，可以说最终找到了各方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很重要。这直接涉及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的利益在于，希望在我国南部边界的阿富汗成为一个友好的中立国家，它永远不再允许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以向我北高加索派遣恐怖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维持秩序的国际部队存在，帮助合法的阿富汗政府，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

问：在会谈中提出车臣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那为什么？能不能只把车臣问题看成是恐怖主义问题？

普京：至于车臣，不久前我已讲过，其中包括答英国记者问，完全不这么简单，我们不打算装样子，说事情完全是车臣恐怖主义的表现，尽管那里大部分问题还是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造成的。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是社会公认的。那里至今还在打仗，正是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和他们的赞助者出钱支持那些没有放下武器的人。作战的大部分人是雇佣人员，首先是从阿拉伯国家来的。至今仍是。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没有放下武器，可他们确实不属于这类人，因为驱使他们的，首先是分立主义思想。尽管当前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很难区分。至于第二部分问题——分立主义问题，则十分清楚，碰到这个问题的不只是俄罗斯，还有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欧洲也不是排在最后的。

我们不支持其他国家的分立主义，我们希望任何人都不支持我们国家的分立主义。对于欧洲来说，这将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因为如果这样做，我们会把欧洲拖入一个永无休止的族际和地区冲突之中。不过这也不意味着，所有人可以为所欲为，其中包括在人权等领域，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准备同国际组织一道密切合作。

我给首相先生讲过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政治手段解决这一问题的计划。

内务部应当成为坚定地捍卫公民 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工具

——在俄联邦内务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2月25日,莫斯科)

今年,在对内务部的工作性质做出实质性的改变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内务部正在整顿,逐渐避免了机构过多和不协调的状况。

部门的干部队伍在逐步加强,汇报和监督制度在改变。但是我们大家都清楚,任何机构改革只有为内容丰富的目标服务,并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时,才具有意义。内务部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因为有些东西不好,而是因为国内的形势在变化,出现了新的任务,旧的东西也在变化。

如今,内务部首先应当成为坚定地捍卫公民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工具,成为坚定地保证个人安全的工具。我们所进行的司法改革以及在其他领域提出的立法动议和政治动议的目的正在于此。正是这种立场决定了改革内务部本身的思想。

因此,我想指出内务部所面临的一些关键性的任务,这些任务也就决定了内务部下一年度的工作性质。

我立即要指出,我在下面要说的一切,都是以你们自己的材料、以内务部自己的材料、以其他护法机关主要是俄罗斯总检察院的材料为基础的,总体来讲,是根据对我昨天与俄罗斯

公民进行的交流^①所做的分析（大概你们中的有些人看到了这次交流），对几天来送来的那些材料、那些问题所做的初步分析。应当说，甚至是对提出的希望（提出的常常不是问题，而是希望）的初步分析也表明，社会对国内所发生的事表示关注时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对这一切进行分析时要说到。现在就说说我要讲的事情

第一，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就是保证个人和社会的安全。目前还没有成功地击退犯罪浪潮。在今年的 11 个月中有记录的犯罪已经超过了 270 万起。其中一半以上为重大和特大犯罪。

应当说，如果这一切是在这么做，即正如我与内务部长商量好的，要在现行规定的时间内做到一切，以摆脱过去曾掩盖起来的那些案件，做到一切都登记入册，什么也不隐瞒，那么总体来讲这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样的话，我就要求那些从事登记入册的人仔细地看看今年所发生的所有事，把这作为底线，作为下一年的底线

在俄罗斯有 54 个地区犯罪率呈增长势头，而侦破的指数却在急剧下降。如果内务部真的要最大限度地公开，让人看到真实的统计数字，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侦破率可能当然也会下降。我们可以同意说这是一种客观现象。但对此也要注意，因为所说的不是一些小的流氓无赖行为，而是杀人、抢劫、强盗袭击及其他一些重大犯罪行为。

我也要举出另一个数字：2001 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和内务部查出了 68000 起没有登记的犯罪。尽管我与内务部的领导人说好了在登记造册方面要尽最大的努力，但被掩盖的犯罪数仍在

^① 指普京总统于 12 月 24 日通过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因特网同全国各地公民进行的直接对话。——译注

增加。与去年同期相比数目大得多。公民们自己也远非总是向警察局求助，他们往往根本就不抱能得到警察局帮助和保护的希望。

工作的第二个方面——是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做斗争。

内务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南部联邦地区要执行非常艰难的、极为重要的任务——要对搞恐怖的基础设施给予有力的打击。今天，除了要消灭盗匪集团和堵住他们的补给渠道之外，在车臣共和国积极地建立一些有行为能力的法制机关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今天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如果我们不解决将这一方面的责任转归地方的问题，那么我们在那里还会经常遇到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

可是，在最近的一年半时间内，只有五名与恐怖行动有关的人受到了公正的处罚。已实施的恐怖活动的次数计有数百起。因此，我要求对侦查机关的工作质量下降情况给予关注，而且不单单是在处理恐怖主义事务方面。我认为，成立反恐怖主义紧急行动侦查局的提议是相当及时的。但是，这一机构要想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机关，它就不仅要进行侦查，而且还要预防恐怖行动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你们都非常清楚的，紧急行动部门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与极端主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做斗争。不能不指出民族冲突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的危险势头。这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有多么重要就不必说了。我相信，在这个大厅里俄罗斯各个民族的人都有代表。

在莫斯科的察里津市场上不久前发生的暴行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内务部各个机关的直接任务就是采取严厉手段制止这类犯罪集团的活动，防止民族和宗教冲突。

第三，我想特别指出内务部在国内建立良好的商业气候方面的作用。按传统，我们习惯认为强力部门工作的一个主要方

向——是与所谓的“经济犯罪”做斗争。然而，这个问题也有另一面。这不是别的，而是行政专断和一些不正当的官僚和护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商业活动的压制。

而且，中小企业成了犯罪分子和官吏勒索的主要对象。从事情的实质上讲，法治机关是中小企业的惟一保护者。可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领域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正好来自护法机构。在任何一个有发达市场经济的正常国家里，中小企业是经济和国家本身稳定的主要基础。

警察局在处理工商业问题时应当是法律的代表，而不应当成为不守法纪的象征或暴力的体现者。内务部机关如卷入所谓的“权势集团”间的经济纠纷，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是削弱警察机关、使内务部的干部堕落的直接途径。

工作的第四个方面是对付不法的毒品交易。如今俄罗斯成了国际毒品生意真正进攻的目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与毒品生意做斗争已经成了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你们都知道，现在正在讨论成立一个专门的反不法毒品交易的机构问题。我们极其需要在铲除以毒品贸易为基础的“黑色”经济基地方面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工作。此外，重要的是加强预防措施和抢救染上了毒瘾的人的工作。世界经验已经证明，仅靠镇压的斗争手段是无效的。

最后是第五个问题——监督移民进程，杜绝非法移民现象。这是你们工作的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我说的新是相对的。因为，内务部很久以前就在搞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在搞这个问题。正是考虑到了内务部的实力，考虑到内务部过去、现在和将来在维护法制问题上，其中也包括在控制移民这样的重要领域方面都是一个关键环节，因此决定将这一职能也转归你们这个部。

你们必须与其他机关协调行动，制定解决问题的战略。拖

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犯罪率的上升和在个别地区以及整个国内出现社会紧张局势。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一些地区，由于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局势日渐紧张

我对你们寄予了厚望。我希望你们不要走形式。我对内务部的分析部门也寄予了厚望。我们期待你们提些建议，指出还需要做些什么以修正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

要绝对避免使这些问题带上政治化的色彩，要注意到我们生活的现实。从现实出发制定政策和安排实际工作，其中也包括内务部内部的工作。

我想特别指出这方面的顺利工作和社会经济问题间的关联。对移民进程进行文明管理、建立文明的外来劳动力市场，早就有可能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刺激因素。但至今仍未成为动力，而只是带来了各种问题

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把内务部的各个机关变成当之无愧的内务部，变成能够为俄罗斯社会正常、稳定的生活创造条件的部，能够为我国公民的经济活动创造条件的部。

仅仅靠暴力，仅仅通过与有组织犯罪、与贩毒活动、与营私舞弊行为进行“正面”斗争，无论如何都不会取得决定性成果，尽管这种斗争极其重要

我认为，学者，其中包括在内务部系统工作的人，应当对过去和现在正在进行变革的国家和社会在变革条件下所出现的现代犯罪现象进行认真研究。学术界其中包括在内务部系统工作的人对在世界上及我们社会中所发生的进程做出有效的反应十分重要。

要知道，犯罪的根源在社会方面、在经济方面、在执法的实践中。滋生犯罪的环境是“灰色企业活动”、非法移民、极端势力集团和官僚的恣意妄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内部事务。这一切都是内务部要办的事。内务部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国家和

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般问题，也有纯专业性的问题。

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对内务部的基本职能和我们如何才能正确地安排工作进行仔细评估。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下：社会对内务部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寄予的期望很高。

我相信你们清楚地意识到了各级的责任：内务机关系统如今所承担的责任，内务部的每个环节的责任，每个工作人员无一例外所要承担的责任。

祝你们取得成就，感谢你们今年所做的工作。我谈了一些问题，指出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内务部以及护法领域的关键部门还肩负着重任，你们及你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

对一年工作的简要回顾

——在俄联邦政府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2月29日,莫斯科)

我们照例每星期一聚会。今天我们的会见不同寻常,它是在新年的前夕。我知道,你们在前天进行了总结,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话要讲。的确在这一年里做成了许多事,首先是达到了政府在今年初提出的那些指标。

毋庸置疑的是,2001年对于整个俄罗斯政权是责任非常重大的一年。同时既要解决战略性的问题,又要管日常的问题。但是基本任务——巩固去年经济增长的积极势头——整个政权体系完成了。

在这个基础上,在解决社会领域里的问题方面有了某些起色。我想,谁也不会怀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关心改善公民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大家也完成了这个任务,虽然需要承认,在实际生活中远不是每一个俄罗斯公民都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这一点。

工作还有的是。就像通常一样,它总是比已经做到的要多。你们了解得不比我差。但是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领导人都很了解自己部门工作中的弱点,而且清楚怎样在今后和一定的缺点做斗争,怎样达到更好的高度。在下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将要详细地谈到这些问题,寻找途径提高我们共同工作的

效率。

过去的一年确实是不简单的。不得不在变化频繁的局势下工作，其中也包括精干和灵活地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对世界经济行情做出反应。但就是在这些不简单的条件下，俄罗斯政权还是做到了显示出自己是全神贯注的，是有意要干一番事业的。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政府、总统办公厅、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和俄罗斯中央银行在工作中像伙伴一样相互配合的结果。共同工作的具体成果是对我国经济税收领域、司法体系和养老金制度的非官僚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决定。我们及时地和足量地支付了国家的债务，包括国内外的债务。今年我们还要在没有外来的再投资情况下减少国家外债 100 亿美元。

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 5% 多一点。在下一年开始时将会有最后的数字。我想是 5.2%，也可能是 5.5%。还应该指出的是，今天这不仅是俄罗斯出口的传统市场上价格行情造成的结果，而且也是政权机关目标明确的活动的结果，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活动起到了绝非最不重要的作用。这是结构改造和改善行政管理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国内工业，其中包括工业的先进部门和高科技部门得到加强的结果。

农业也取得了重要的积极进展。俄罗斯重新走上了世界粮食市场——出口了 500 万吨。这本身就不错。但是这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农村工作的效率提高了。如果像专家说的来确定每公顷庄稼单产将是俄罗斯整个历史上最高的话，这是非常好的收成了。在农业上也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进行了目标明确的工作。不仅及时保障了燃料和润滑材料、播种材料，而且也保障了农业企业能得到资金。首先是通过对银行价格进行补贴的办法让农业企业更容易享受到财政资源，首先是银行贷款。这个政策证明是正确的，我想请总理和部长注意的是，需要继续这样目标明确地支持农业。我们也应该祝贺农村的人们

取得了去年工作的成果，我指的是扩大了耕地，这也是多年来第一次看到的情况。

今天非常重要的是要巩固这些积极的结果。在明年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里，我要指出的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彻底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其中也包括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是不是随便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而是在我们可以接受的条件。

必须在天然垄断组织里继续已经开始的结构改革。正像我们和你们不止一次说过的，需要非常慎重地行动。每一步都应该是经过斟酌的。

我相信，经济的增长使得我们可以更积极地把资金投向教育的现代化、文化、技术更新和基础科学。而这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有前途的和巨大的资源。我们有义务时时记住这一点。

在结束时我想提一下我在开始时说的，那就是什么是我们工作中的决定因素。

我们的工作中有积极的变化，我刚才也说到了它们。但是我们一秒钟也不应该忘记，远不是每个俄罗斯公民都已经在自己身上，自己家庭里感觉到了这些积极的变化。它们在生产的某些领域里是明显的。收入增加了。在最近三年里，居民在银行里的存款增加了46%。当然，人们不可能看不到这个。但是，我要再说一遍的是，远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们应该做的是要让每一个俄罗斯公民都看得见这些成绩。

最后我想祝贺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新年节日好。祝愿你们工作取得成绩，健康和事业有成。

人们是把未来的一年和很大的期待与希望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共同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力量不辜负这种信任。

在与法国总统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2年1月15日,巴黎)

普京：非常感谢。我首先要感谢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邀请我到巴黎做短暂访问。确实，世界局势和我们双方的相互关系正在强劲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进行磋商。我对有机会到巴黎做短暂访问再一次表示感谢。

我们的会见确实是短暂的，但非常充实。或许，在非正式的会晤中容易讨论许多问题，轻松地做出某些决定。

今天，俄罗斯和法国的政治对话正在积极发展，这我已经说过了。在经济贸易和投资领域出现了新的推动因素。但我觉得，这个领域同俄罗斯联邦和法国之间形成的政治协作关系存在一定的差距。

今天，我们双方的贸易额是不错的，35亿美元，这是大概的估计数字，我们得出的是这个结果，这大概是35亿美元。您会同意，这个数字对于俄罗斯和法国来说，就有点少了。如果我们能在更为有利的合作领域，法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都感兴趣的领域向前推进，毫无疑问，我们将解决我们两国的居民——俄罗斯居民和法国居民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我指的是失业、生活水平等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当然要感谢总统，他提出了一些宏观性质

的问题。但还有一些今天没有涉及的问题也并非不重要。这就是能源领域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总统先生提出在开发宇航领域进行合作，这对于我们两国的经济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特别是在俄罗斯和法国取得相当成果的领域进行合作更具实际意义。我想，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进行合作，我们双方都会获利。

在同法国的关系上，俄罗斯希望继续执行巩固和发展优先伙伴关系的路线。我们高度评价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提出的使俄罗斯同欧盟接近的倡议，其中包括承认俄罗斯具有欧盟全球性伙伴的法律地位和总统关于建立俄罗斯—欧盟内部安全委员会的建议。

我想再一次着重指出，俄罗斯关心在欧洲尽快建立统一的安全空间、统一的经济空间、文化空间、教育空间和法律空间。我们仍然认为法国是解决战略稳定问题的最为重要的伙伴。我们已经达成协议，总统也已经说过这一点，我想再次重申，我们同希拉克总统就建立有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参加的安全委员会达成了协议，如果需要，其他部和部门的代表也可以参加。

俄罗斯和法国希望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更为有效地进行相互协作。我想，我们所说的委员会将是一个良好的工具，它可以使俄罗斯同北约、同正在出现的欧洲安全机构的关系的发展具有充实的内容。对于我们来说，这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法国是核大国。

自然，我们所谈的问题都已经提到过，这就是阿富汗问题、近东问题。应当说，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俄罗斯和法国的立场，正像常说的那样，是相近的或者是实际相符合的。我要感谢总统今天的对话。对于我，对于我的同事，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在上述所指的方向继续就这些重要问题进

行合作。十分感谢。

问：今天，法国所有的中央新闻媒体实际上都刊载了文章，不敢说，这些文章都是正面的，但谈到了俄罗斯的某些政策问题。也有很不礼貌的漫画。您如何看待刊载的这些内容？

普京：大众新闻媒体就是为了发表各类不同观点而存在的。我认为，我们用不着为此而生气。我认为，我们应当更加令人信服地去证明那些引起怀疑的政策是正确的。

问：向两位总统提一个关于俄罗斯同北约合作的问题。这一点今天谈得很简单。如何解释，甚至在现阶段有可能加深同俄罗斯的合作的时候，某些欧洲国家领导人还存有一定的疑虑？某些欧洲领导人所讲的“二十国”机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支持。法国总统具有什么样的观点？他能否采取具体步骤来改善这个机制的工作？

普京：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持警惕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警惕性不是昨天才产生的，它出现在几十年以前。它与两个体系的对立也有关系，其中一个体系的代表是苏联。深刻认识今天所发生事情进程的人不多。看来需要时间，以便让人们认识到，世界的变化需要新的安全格局，需要吸收欧洲、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需要联合全人类的力量，来制止世界今天面临的新威胁，这需要时间、忍耐、顽强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我们准备进行这项工作，总的来说也得到我们伙伴的理解。我相信，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问：给两位总统提一个问题。你们谈了许多问题，谈了阿富汗问题，谈了世界各个角落的问题，但你们一个字也没有谈及中东问题。普京总统说了涉及中东的两句话。但我还要提一个问题：从总体上说，你们谈及这个问题没有？形势极其严重，我觉得，这要比阿富汗问题和反恐斗争问题更为严重，当然反恐问题与近东问题也有联系。

普京：当然，我们拿出了足够的时间来讨论近东问题。我向总统先生通报了我不久以前同以色列总理的谈话。我们的代表和大使经常同巴勒斯坦领导人保持联系，不久以前，阿拉法特主席同我们的代表举行了会晤。

所有这些都是同法国总统讨论的话题。我只好同意他的意见，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恢复谈判进程。在这里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方案。

您知道，我回想起了我同阿拉法特主席的谈话，我今天把这个谈话告诉给了总统。我从我的角度，法国领导人从他的角度，劝说阿拉法特主席同意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的建议。可惜，我们听到的回答是：最好让巴拉克下台，就不会更糟了。我回忆起这件事，同沙龙提起了这个谈话，提醒沙龙说，现在阿拉法特主席的立场过分强硬。我觉得，现代的外交，正像我们熟知的，是妥协之路，需要寻求妥协的办法。我们准备好了：俄罗斯作为调解工作的赞助国，还有法国、欧盟准备参与调解工作。

问：您是否认为，你们面临着同车臣恐怖主义的斗争？

普京：您知道，当我们在谈论双重标准的时候，在我们这里，在媒体上，甚至在政界也使用这个术语。我指的是什么？在阿富汗，世界臭名昭著的地区犯罪组织——基地组织正在进行活动，掩护它的是罪恶的政权，准确说是塔利班。大家都同意必须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对此给予积极支持。

那个基地组织，它的代表，或者类似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基地组织的代表，正在车臣境内进行活动。掩护它的是另一个罪恶的政权，它把从俄罗斯联邦其他地区胁迫来的2000多人弄到了车臣境内。在车臣，不经过法院审判就在广场上枪杀人，其中包括杀害妇女。那里是砍活人的头，我要强调一下，这是大家都知晓的事情。

这个政权与塔利班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可能只有一点，那就是它更加残忍。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对它使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如果法律手段不够用的话。

除了所有的这些情况之外，我要强调指出，这些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俄罗斯内部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要解决。今天我们要同那里的与分立主义牵连在一起的国际恐怖主义打交道，现在，很难把这两者区分开来。这是迫使我们大家去思考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欧洲和俄罗斯发生了什么的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不支持任何地方的分立主义分子，分立主义问题不止尖锐地存在于俄罗斯，存在于我们的车臣，它也存在于土耳其，存在于其他国家。还存在着库尔德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我们是不是忘记了库尔德人民？那里有4000万人。难道欧洲就没有与分立主义相关的问题？要知道，谁都不想支持它。这是对的，因为，只要我们略微一支持它，就会使欧洲陷入混乱，不仅西欧会乱，而且东欧会更乱。

“9·11”事件震惊了世界，因为这确实是反对整个人类的野蛮行为。俄罗斯早就受到了震惊，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几百人死于民宅的爆炸。我请您相信，这期间死于莫斯科的俄罗斯人的鲜血，与“9·11”事件中死于纽约世贸中心的俄罗斯人的鲜血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与“9·11”事件中死于纽约的代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的鲜血也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迅速地、平稳地解决这个问题，要懂得对本国人民和自己的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在我们看来，这不应当成为交易对象或者投机对象。因为这个问题，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很多情况、其他类似的情况，俄罗斯在解决本身也面临的所有问题上，对国际社会是完全开放的。

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愿意了解车臣问题，愿意参与解决车臣问题，我们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组织，这里有红十字会、欧洲委员会。现在，欧洲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正在那里。

政治问题的解决当然只能用政治手段，但同强盗可不能这样。强盗或者应当蹲监狱，或者应当被消灭。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既搞好同居民的政治对话，又同恐怖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如果我们确定，俄罗斯的官方人员包括军人犯了罪，我们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我要告诉你们，已经有俄罗斯军队的20多名军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在车臣境内完全恢复了司法体系、检察院和其他护法机关的活动，我们要继续开展这些活动。

问：莫斯科的莫斯科回声电台被关闭了，现在第六电视台也被关闭了。俄罗斯的民主状况不让您担忧吗？

普京：您当然知道，俄罗斯的状况十分复杂，它正在经历转轨时期，像常说的那样，正生活在变革时期，您可别生活在这样的时期。中国人民的巨大智慧正是显示在这一方面。

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不怀疑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问题之一是建立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民主社会。问题是如何去做，什么叫自由的新闻，国家如何对待这个领域出现的那些进程？

您知道（我昨天同新闻界代表进行了交流），在我们那里，一个人偷了一麻袋土豆，或者喝醉了酒，或者同邻居打架，他们或者被认为是流氓，或者被认为是小偷，是要让他们蹲监狱的。但是有人偷了几千万美元，却成了政治活动家，这种人绝对动不得。在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向市场关系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这类活动家。这些人为了保持对社会和国家的影晌，把全国的大众新闻媒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些人引起了西方的关注。顺便说一句，在我国新闻界把在多年期间暴富的人称之

为寡头。在那些涉及国家的地方，国家想把某些东西拿回来。在那些国家与寡头之间出现冲突的地方，其中包括出现物质利益的冲突，这正像我们在第六电视台事例所看到的那样，国家没有进行干涉，也不能进行干涉。这是因为，如果公司在几年期间出现了亏损，其中的一个股东就有权愤怒，因为它没有得到红利。这让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往那里投钱。

我们过去没有干涉，现在也没有干涉，我们不打算干涉。据我所知，这家公司的领导自动向政府和各部提出收回许可证的要求，以便今后让劳动集体、记者集体参与竞争这个许可证。我个人认识其中的许多记者，我非常尊重他们。这确实是个很有才气的人。因此，取决于我们的事，所有取决于我们的事，从支持劳动集体的观点来看，我们一定要做。

问：您对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水平大大高于经济关系水平又表现出了惋惜，这是为什么？

普京：您知道，这甚至不是埋怨，这是既定的事实，我国具有为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活动场地，在我看来，我们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可能这是自然的，因为在开始阶段，需要为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基础性的设施，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和总统先生做了这些事情。

我们的经济联系也具有积极的发展趋势。我们非常希望在俄罗斯同欧盟的关系体系内，按照我们同欧盟达成的关于共同工作的那些基本方向来建设我们的双方关系。比如说能源对话。

法国的一些大型公司已经在俄罗斯的能源领域进行工作，比如法国的一家公司已经在哈里亚津油田工作。现在，他们正在研究参加施托克曼石油天然气田开采工作的可能性。投资规模大体在 30 亿美元到 50 亿美元之间。如果我们一方面在能源领域，另一方面又在高科技领域积极推动我们两国本国的国家

利益，那么，我们就可以促进发展欧洲多方面的合作。我重申，这不是埋怨，而是眼前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这是既定的事实。

问：在现阶段的法国和俄罗斯的相互关系上，文化合作具有什么意义？

普京：应当说，同法国总统的会晤，对于我来说，不仅有益，而且有趣。他是欧洲“八国”的头号人物之一，是研究很多问题必不可少的专家。这其中就有我们文化合作问题。总统发起了倡议，就此开展了很多活动。我想，只要他提出来，我们就愿意支持他的倡议。总的来说，俄罗斯和法国的文化对话，是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我毫不夸大地说，很多人同意我的看法，这既是俄罗斯，又是法国值得自豪的课题，因为俄罗斯和法国文化的相互影响是很大的，法国人民、俄罗斯人民永远会因此而受益。对此，我们不会忘记。谢谢你们。

问：关于帕西科案件，您能说什么？

普京：关于帕西科，我不想造成好像我们有点回避这个问题的印象，因为这是纯法律性质的问题。坦诚地说，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我只知道，正在对帕西科先生提出指控，因为他为了获取报酬而把带有“秘密”戳记的文件交给了某个外国的代表。对于这个案件的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提出异议，甚至律师也不可能。我很难说出细节，我根本就不知道细节。很难说内容本身代表了某种国家利益。因此我认为，这纯粹是一个形式问题，我认为，我不应当干涉司法程序。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在俄罗斯不会建成什么好的东西，就不会成什么法治国家。因此在我国，就像在任何自称为民主的国家一样，应当实行权力与司法分立。这是权力的独立分支。如果在总统一——国家元首这一级上，根据法律这个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在帕西科先生申请赦免时有

可能得到解决，有可能得到审议。

至于司法体系，我认为，同法院的相互关系问题在法国比任何国家都明了。不管愿意不愿意，法院要根据法律办案。我说过，某些判决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响。例如俄罗斯公民扎哈罗娃的案子，尽管我们觉得奇怪，还是拒绝她在法国享有同自己的女儿用母语进行交流的权利。

这是无论如何都行不通的。拒绝了她去参拜东正教教堂的权利。我同总统先生谈过这件事。他也是把手一摊说：“是的，乍看起来，是野蛮，但会不会事出有因？”不，很难想像有什么原因，但我对国家实行严格的分权原则应该肯定，行政权不应当干涉司法权的活动。当然我们将通过外交渠道继续争取解决这类人道主义问题，不只要从法律的观点，还要从健康思维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

要保存和发展俄波伙伴关系 的良好传统

——在与波兰共和国总统联合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2年1月16日,华沙)

我首先应该并想要做的,是感谢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感谢波兰领导人和波兰人民的邀请和非同寻常的热情接待。我要感谢新闻界人士对我们共同工作的关注。我们认为,这次访问的确是两个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让我们有了很好的可能来扩展我们的政治接触和相互协作。我想马上指出的是,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在力图使我们的伙伴关系具有新的质量,让它真正成为欧洲式的,能够符合我们两国历史上的联系,符合我们的人民文化上彼此接近的状况。我特别想为此感谢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在我与他在2000年夏天会晤之后,他一方面了解俄波合作的全部复杂性,同时对俄波合作的前景和意义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没有勉为其难地和非常明智地构建双方的关系直至今日的访问。而且我的感觉是,他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是在共同克服已经过时的陈规戒律和成见的情况下,建设21世纪的两国关系的。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睦邻、平等和务实的原则。重要的一点是,在

今天，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在已经进行的会谈过程中，我和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一致认为，我们要优先考虑的任务之一，是在经济贸易联系上达到新的水平，有新的质量，关于这一点我的同行刚才已说了。总的来说，粗看起来，我们对这个领域里的相互关系的规模是可以感到满意的。我想，我们在去年的规模可以达到 60 亿美元。你们知道，我刚到过巴黎，在那里讲到，其中也包括对新闻界人士，我们和法国的贸易额总共只有 35 亿美元，而和波兰几乎达到了 60 亿美元。但是，我们当然同意我们的波兰同事们的意见，这个商品贸易额的质量是需要改善的，而且我们打算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和这些课题。我相信，我绝不怀疑，如果我们在这里能正确选择优先方面，能找出进行有效合作的正确方案，无疑会对俄、波人民有好处，而且一定会在最日常的生活中，在他们的福祉上反映出来。俄罗斯和波兰是很久远的伙伴了，积累了有分量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合作经验。我们有不少有意思的项目和规划可以积极利用起来，其中包括在能源、投资、科技领域，在交通运输和边境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我们坚信，推动这些项目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我们在地区之间和边境地区的合作也有很好的前景。我们的代表团里有加里宁格勒州和普斯科夫州的行政长官，这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波兰的一些地区和彼得堡以及俄罗斯其他一些地区的关系发展得不错。

我们详细地讨论了欧洲联盟将要扩大和波兰将要加入欧盟这件事。我们认为，这不应该对俄波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为我们的公民直接交往造成什么障碍。我想提请你们注意，比如说在去年，大约有 400 万俄罗斯公民过境到了波兰，大体上有 300 万波兰公民访问了俄罗斯联邦。这是巨大的交流，证明了我们两国人民彼此间的人民外交和相互的兴趣。

我们打算加深我们在科学、文化、教育领域里的接触。这些接触是有很久远的传统的，我相信会有同样良好的前景。我们在这方面的相互联系真正是得天独厚的。我们两国的学者证明了自己的智力才能是卓越的，我们并不能夸口说我们的接触非常频繁，甚至在最近这些年里，我们也没有中断彼此的接触。能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是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提到的，在莫斯科举行了波兰文化节，也就是科学节。40多个俄罗斯的和20多个波兰的科学组织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的58个项目上进行合作，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国际问题中，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俄罗斯主张坚持不懈地把各个国家的信息、政治和组织条件联合起来对抗这个威胁。同时我们相信，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必要的和现实的条件，把恐怖主义的金融、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破坏掉。反恐运动能否成功，和能否放弃双重标准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恐怖分子及其帮凶无论在何处都不应该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避难所。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想让反恐斗争真正有结果，就必须把我们的工作建立在广泛的国际基础之上。我指的首先是联合国能够发挥的作用，它应该在发展世界文明的全球性问题上起主要作用。在这里，我们当然需要考虑在这项共同的工作中的统一标准，首先是统一的国际法标准。在讨论过程中，我们指出了，我们两国在加强欧洲安全和稳定这样的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当接近的。联系到这一点，我想指出的是，按照我们的看法，波兰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中东欧的范围，我们非常指望能和波兰在建设新欧洲和整个世界的新安全体系上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俄罗斯和北大西洋联盟开始了相互协作的新阶段，当然这个题目也是我们和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会谈，主要是单独会谈的中心。

在最近期间打算制定出一个俄罗斯和北约的相互协作的更新机制，我相信，在这里我们对建设这种关系是有共同兴趣的，其中包括和波兰彼此都有的兴趣，总统先生今天也重申了这一点。

最后我想强调，在已经来临的世纪里，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加强我们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信任，而且要保存俄波伙伴关系良好传统的丰富财富。我相信，今天是有做到这一点的一切必要条件的。

我想再一次感谢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的邀请和为我们的共同工作创造的气氛。

* * * *

问：我要问两位总统。说得婉转些，波兰和俄罗斯之间 90 年代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这对谁都不是秘密。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复杂的时期已经克服了，我们是否正在走上俄波合作的崭新阶段呢？谢谢。

普京：我感觉，在最近十年里波兰和俄罗斯之间形成的那种性质的关系中，我们不应该看到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和出乎意料的东西。这是在新的基础上建设相互关系的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为什么说是自然的过程呢？因为不能视而不见，需要直截了当和开诚布公地说，苏联曾企图不仅是在东欧，而且在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谋求占统治地位。这对俄罗斯人民没有好处，而且这也不可能在我们的虚假伙伴、不情愿的伙伴那里引起良好的反应。这更不可能让非常爱好和平和不能忍受任何专制的波兰人民喜欢。所以，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政治力量，他们不仅利用了这种局势，而且企图拿这一点做投机，而忘记了俄罗斯人民和波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族利益，就并不是偶然的。但是一切都是应该成熟起来的。我想，正是由于我刚才提到的两个国家的那些最实际、深刻和根本的相互利益的作

用，俄波关系的复兴也成熟了。它们，这些利益，是存在的。波兰关心和俄罗斯建立全面的、实实在在的关系，正如俄罗斯也不仅关心和波兰的经济关系，而且关心建设和它的政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世界上的种种新的现实，我们国家的大小就不那么重要了。波兰对于我们来说是价值相等的和平等的伙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打算在政治领域里建立起我们的关系来。而关于经济上是否有必要就不需要我再说了——我看这是甚至普通的公民都明白的。在最近的一年半到两年里，我们就是按这样的思路行事的，我们在未来也打算按照这样的思路行动。我们今天的会晤的确是阶段性的、决定性的，是为向前发展最终建立新的平台和新的基础的。

问：总统先生，还在您来访之前，大多数的波兰评论人员就称这次访问是转折性的、历史性的，是开辟波俄关系新阶段的。您强调说，这次会晤的气氛很好，但是否真的意味着我们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否不仅对两个国家的元首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波兰和俄罗斯的普通公民来说也是这样呢？

普京：至于阶段性，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呢，在这次访问期间以及以后可能出现的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新的质量在什么地方呢。我的看法是，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用几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相互协作。第一，是从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安全和建设新的、公正的相互关系方面来看。对于我们来说，从几个方面考虑和波兰的合作都非常重要——无论从俄罗斯和北约建立新的关系方面考虑，还是从波兰加入欧洲联盟方面考虑，或者从俄罗斯和联合的欧洲建立关系来考虑。提上日程的有几个实用性质的考虑，我们已有几次在新闻招待会上使用过这种说法了。我们同联合的欧洲进行相互协作的整套计划——既在能源领域，也在其他一些领域中。波兰当然可以最

好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和自己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自己对俄罗斯的了解，不仅是对自己，而且也对整个欧洲起到自己的作用，在我看来，这可以很具体地反映到您所提到的普通公民的状况上。我应该说，我们想的首先就是这一点。比方说，我们今天具体地讨论了我们的能源对话。有计划要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在获取天然气方面相互协作，但是波兰的普通公民是不是知道，从其他国家而不是从俄罗斯来的这种天然气的价格要高出25%—30%。现在已经贵了，将来会更贵。我们可以说在电力领域里的相互协作也是同样情况。在某些高科技领域里，我们的相互协作是这样紧密和密切，可以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我们的伙伴和竞争者相应的研制成果有一番竞争，我是从好意上使用这个词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普通公民能够亲身感觉到的那些实际的结果。在今天的世界上，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利益是这样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而我们的工作将是面对所有这一切的，正是这一点使我们有权利说，既然我们正在着手综合地、在新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关系，而且理解到合作既对波兰也对俄罗斯有利，那么我们就是在使我们的关系具有一种新的性质。

问：向普京总统先生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您拒绝在波兰议会发表演说，也就是说不同意这样做？按照您的意见，关于向苏联时期遭到迫害的波兰公民支付赔偿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普京：第一，我没有拒绝在波兰议会发表演说，据我所知，计划好，现在，在午饭后，我要会见两院领导人，还加上各个党团的领导人。坦白地说，访问的这个部分也和所有其他部分一样，是工作小组在两国外交部和总统办公厅的相应领导下协商的。看来他们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进行交流，而不是简单地宣读纸上写好的一般想法，可以和各个政党的领导人会晤，社会的政治情绪实际上是取决于他们的。看来大家都

认为这样的形式最适合对俄波关系的状况进行更具体的讨论。我一点也不反对这样做，所以，对您的问题的这部分我能答复的是，看来您的信息不准确。

关于对在斯大林的迫害中受难的公民的物质赔偿。我努力做到最大程度地坦率，也希望您能理解。我们不想，也不会把与纳粹主义和斯大林迫害有关的问题，把纳粹主义在欧洲、波兰和在苏联进行的迫害同斯大林体制进行的迫害拿来作比较，对它们一概而论。但是我们也不打算对这个斯大林制度的那些消极方面视而不见。正像您知道的，我们通过了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恢复名誉的法律。这首先涉及到的是苏联历史上的斯大林时期。我想，在这个时期遭到灾难的波兰公民也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法律提供的条件。我想，我们的任务，俄罗斯政府的任务，可能就是创造条件，以实际保障波兰公民能在这个法律的范围内，在个人基础上实现自己的权利。我和总统先生讨论了这个题目，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这方面给政府下了指示，让政府考虑，如果必要的话，建立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律基础或者行政基础。

问：请问两位总统。你们在最开始时说到了你们谈判时形成的良好气氛。我想知道你们形成了怎样的个人关系？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人们不时地说，在中东欧，您是普京的第一号伙伴。您准备承担这种称谓吗？而您，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是怎样看待这一点的呢？

普京：我对这种说法持正面看法，而且为这种状况感到高兴。我在开始时已经说到了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里在建设俄波关系中的作用。我应该说，对于我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范例，说明该如何内行地和始终如一地为建设国家之间的联系而工作，其中也包括依靠个人的接触。我们的确形成了很良好的关系。我和总统先生以“你”相称，

彼此交往称呼名字，而这当然有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那些任务。我丝毫不怀疑，今后也会是这样，给我以很深印象的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任何问题，总统先生已经说到了这一点。我们没有不能讨论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为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气氛。同时我想强调，总统先生对讨论任何问题的态度都是建设性的和非常善意的，说实在的，这总能让人以同样的态度做出回应。

问：在加里宁格勒州，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能一起做些什么呢？您看有什么样的可能呢？第二个问题。俄罗斯总统的来访我们等了八年了。您的第二届总统任期要在六年之后才结束。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再在华沙见到您呢？

普京：您知道，我现在不能谈总统的第二届任期，还需要这样来结束这个任期，让选民们，让俄罗斯的人民对我在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的活动结果感到满意。至于访问波兰的可能性，我想请你们允许我在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期间和在我放弃这个职位和将来过上一个正常的普通公民的生活时来访问波兰。我希望这个时刻是会到来的。从欧洲历史的角度说，波兰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国家。波兰的文化总是会在俄罗斯引起特别的兴趣，而且这实质上就是经典的欧洲历史。所以，不仅是我，而且整个俄罗斯人民对波兰的兴趣都是很高的。这里是有东西可看的，有地方值得去的，所以我将会享用总统先生的邀请，并且希望将不只一次地到华沙来。

至于你的问题的第一部分，你涉及到了我们今天企图解决的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我应该遗憾地指出，我们怎么也没有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和欧洲联盟建立起务实的相互协作。我们曾多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我们大家——欧洲联盟和俄罗斯的领导人都明白不断逼近的问题的尖锐性。随着新的成员被接纳到欧洲联盟中去，加里宁格勒州将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块飞地，而

且不仅是这个州的居民，就是欧洲联盟也会遇到一个问题：人们如何迁移，他们怎样往来，到俄罗斯联邦的其他领土上去，他们怎样跨越西方的边界。

在加里宁格勒居住着 130 万人。我们是不可能用栅栏把他们围起来关在那里的。这将不仅是我们的问题，而且也是欧洲联盟的问题，所以我们马上就建议在现在，在欧洲联盟扩大之前，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在和欧洲联盟、波兰和其他潜在的欧洲联盟成员一起建立的工作小组范围内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大家都说：是的，需要解决，而且大家都明白需要做什么，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实际实施我们在这方面给自己提出的那些目标的地步。所以我相当积极地支持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的建议，和波兰也和立陶宛在双边的基础上加紧这项工作。总统先生建议这些国家的元首在加里宁格勒聚会，建议也在那里和欧洲联盟的领导人会面。我想这个建议的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仅千方百计地予以支持，而且也倡议举行类似的会晤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体育运动直接关系到人民的 生活质量和民族的未来

——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和结束语

(2002年1月30日)

今天我们应该审议直接影响到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领域中的状况。很明显，运动和体育只是一个重大的和非常重要的题目的一个方面。

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人民的健康，也不仅仅是国家的体育成就，而是这个词最广义上的构成人民生活质量的一整套问题。联系到这一点，我想马上就建议，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在一个更宽泛的范围里来讨论这个题目。

联系到这一点，我建议你们根据今天的社会经济现实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决定。最后还必须记住，当年只发表宣言而没有新办法的状况已经导致这个领域实际上在整整十年时间中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了。

现在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代价就是国家人民的身体健康水平的下降，其结果就是经济上的直接和间接的损失。一些人口学上的指数和医疗统计数字反映出了已经形成的危机状况。

当然，我们大家都明白，问题不仅在于运动和体育。我现

在就想警告，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可能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臆测。当然，问题首先在于居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而且我希望今后也能系统地加以讨论的问题是和人民的生活质量有直接关系的。

每年都有几百万俄罗斯人办理残疾手续。在我们这里，人的寿命期低得不可原谅。对病假的支付总量达到了年工资基金的3%。同时，和1991年相比，体育设施的数量减少了20%。

最近这段时间当然也出现了某些积极的变化，不能不注意到这种情况。和90年代初有所不同，体育馆和体育设施的数量已经连续几年在增加，提供的健身服务质量在提高。从事运动和体育的人数也增多了。体魄健康逐渐成为体面的事，在一些居民阶层中已成为时尚。

但遗憾的是，这些暂时还是昂贵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企业家们在这方面常常能做出很好的榜样。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看到了生意上的成功和人们的体力和社会自我感觉之间的直接联系。在国内的大型公司里，健身的基础设施正在发展。雇主们常常不仅把钱投到自己的健身综合设施里去，而且也投向体育服务市场，这个市场正在相当迅速地成为国民经济富有活力的部门之一。

当然，今天这个市场还是不均衡的和非常有限的，在这个领域里供人们选择的都是些昂贵的或很昂贵的服务。同时我们照旧非常缺少群众性的、大家都能享受的设施，这一点恰恰是在俄罗斯的小城市里最为明显。体育爱好者、中学生和大学生中举行的全市、全州和居民小区的比赛几乎已经全部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多可惜呀。

在这个领域里要衷心感谢那些在自己那里开始改变局面的各个地区领导人。今天已经有足够的正面榜样了。这首先是莫斯科、奥伦堡州、沃洛格达州、梁赞州、萨哈林州、巴什基尔

斯坦、摩尔达维亚以及其他一些地区。那里找到了资金来源，制定了现代的管理办法和地方上的规范化的场所。在居民区开始建设运动场、体育成套设施和俱乐部，也包括在农村。我去过其中的几个地方，心里感到高兴。的确，只能是感谢地方上的领导人。

我认为，这个好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制定出实际能起作用的发展群众体育的纲要。既然有的地方可以做到，那为什么在全国就不能做到呢？必须有纲要，明确地规定各个地区和中央的责任，以及具体的资金来源。

还有一个特殊的题目，这就是学校在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中的作用。今天出席国务委员会会议的有政府部门社会片的一些部长，其中也有教育部长，这不是偶然的。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恢复珍惜自己健康的习惯，保持挺拔体魄的习惯。但是今天，甚至体育的授课也远不是采用现代的方法，而在一些学校里简直就没有体育课。学校里连最起码的器材都不够。由于缺少专业的教学人员，未必能把孩子们吸引到体育馆或者小组里去。

此外，我绝对相信：如果不把文化价值观，不仅是精神文化上的，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有体育文化上的，植入社会本身的话，如果这些价值观不能在学校和家庭里培养起来，不能得到全社会的支持的话，最后，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能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健康承担的责任的话，我们的任何努力都不会带来什么结果。

尊敬的同事们，请允许我对竞技体育运动说几句话。对即将举行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准备工作表明，在这个领域里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其中既有后备力量的培养、也有对教练工作的组织、还有对运动员和教练的物质鼓励问题。

已经有好多年了，俄罗斯的运动员为了进行关键性比赛的赛前训练，都是选择国外的基地，这对谁都已不是秘密了。而在

一些情况下，俄罗斯联邦的冠军赛是在国外举行的，就像不久以前在柏林举行的滑冰运动锦标赛那样，这说出来都不好意思。

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挑剔，而是有必要。我们自己的体育训练装备基本上已经陈旧过时了，遗憾的是，它们中间的许多已经早就不是用于本来的用途了。一些运动项目根本就没有为参加世界水平的比赛进行培训的基地。

奥林匹克委员会已准备了一个必须建设和翻修的项目清单。我认为，政府应该非常关注地对待它，而且在最近期间就从症结上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

此外，联邦机构和体育组织应该更紧密地和各个地区相互协作。竞技体育运动完全能够为各个地方谋取社会和经济利益。发展体育产业、运动、旅游，可以把资本和技术集中在它的周围。对于我国的生意界来说，首先是对中、小生意界来说，这是一块很大的和有前途的场地。

我们的经济部门和地区的机构一起，应该严肃地想一想，如何能有更大产出地利用这个资源，这既是为了地区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

我想再重复一遍：竞技体育运动不仅是国家声誉的问题，虽然这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项严肃的、可赢利的生意，当然需要学会把资源吸引到这里来，并利用现代的经营和管理办法。最终这里的赢利可以成为对国家体育的未来进行投资的源泉。我想，国内大的公司可以面向俄罗斯的运动员，以优惠的条件提供自己的体育基地，供他们在重要的比赛之前进行训练。

我们昨天在国务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了这个题目。有人注意到，也有一些联邦机构在地方上可以向居民提供自己的场地从事体育活动。

尊敬的同事们！在结束时我想再强调：今天我们讨论的不

单单是运动问题——这里说的是人们体面的和充实的生活，直接意义上的民族的未来。联邦和各个地区应该找到在这个领域里相互协作的有效机制，做到这一点并不复杂。所以，在支持建立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倡议的同时，我希望在这个机构里将会有内容丰富的、前途无量的和目标明确的工作，它能导致得到重要的最终结果。

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不是大家一起协调地工作，把工作抓起来，无论我们建立什么样的委员会，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非常指望能有有效的合作。

* * * *

我想应该对我们今天的讨论做一个总结。所有发言的人都谈到了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的重要性。从运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们的嘴里，我们听到了感谢的话，感谢大家今天聚集起来讨论有关人民的健康、健康的生活方式、体育和运动的问题。

我想，促使我们产生的，应该不是骄傲和觉得自己多么重要的感情，而是一种内疚的感觉，因为我们让这个重要的领域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不得不把它拿到这样高的层次上来讨论，而且还要确认这个领域中这样可悲的状态。

是的，有一些个别的地区，有一些个别的领导人，也有一些个别的领域是可以作为榜样的。但是总的来说最近这些年的状况是不良好的。我认为，大家在这里说到的一切都应该予以考虑，所以我不再重复了，而只向你们介绍一下计划要在最近实施的一些措施。

政府应该采纳的这些措施是：考虑国务委员会成员今天的发言和工作小组研究出来的材料，完成2005年前这个期间俄罗斯联邦发展体育运动的构想的制定工作。在《俄罗斯青年纲要》里，必须确定一个2002—2005年“促进俄罗斯联邦儿童、少年和青年体育教育和身体健康”的子纲要。

必须寻找条件扩大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放网里的体育节目，解决它们的资金问题。需要提出在普通学校里完善体育教育的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和组织保障的建议。教育部长应该对此给予关注并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

应该制定出利用部门的体育基地培养各种运动项目的俄罗斯奥林匹克运动队的机制。

我想向联邦主体的政权机关领导人呼吁，建议他们制定出地区的发展规划，让各类居民，当然首先是儿童，能够经常从事体育和运动。需要对部门工会的体育设施进行清点，以使它们最大限度地用于发展群众性体育，规定拨出资金，包括从预算外来源拨出资金来建设和翻修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场所。

我想，这里提出了一些有关制定出相应的规划的正确建议，其中也包括由地区和联邦的来源一起出资的规划。

俄联邦总统办公厅要研究建立总统下属的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问题，拟定从俄罗斯总统的后备基金里拨出资金给儿童体育学校的建议，其中包括向它们提供体育器材。

同意国务委员会工作小组的意见，必须拟定和实施关于支持和发展群众性体育和最高体育成就的俄罗斯总统令。

我们昨天讨论了许多问题，此后同政府以及财政部的领导又进行了商谈，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要支持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员和主要的运动员。所以部长会议将会得到指示，制定并从今年7月1日开始向代表奥林匹克体育项目的主要运动员发放每月不少于1.5万卢布的津贴。这次将是1000人，从下一年开始，将有3000名俄罗斯运动员和教练得到这样的津贴。

答《华尔街日报》记者问

(2002年2月11日)

问：现在俄罗斯和西方，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与恐怖主义斗争上积极合作。您是不是认为这可能多少会对俄罗斯和美国关系的重新组合产生影响？

普京：我感觉，如果我说和恐怖主义的斗争在去年9月11日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您是会同意的。

我的看法是，今天，您和您的读者们甚至会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理解：作为美国人是因为你们经历了9月11日的可怕悲剧；而你们作为《华尔街日报》的代表和你们的读者是因为你们有一个同事今天沦为人质。

您知道，在我们这里，还在9月11日之前，莫斯科人和俄罗斯几个大城市的居民就经历了类似的悲剧，牺牲的数量略微少一些，但是形式是同样的——居民住的房屋发生了爆炸。而在车臣领土上，1996年我们还没有在那里开始军事行动之前，就有2000多名人质，就像今天你们的记者在巴基斯坦一样。而且是从俄罗斯联邦的各个地区劫持去的，其中也包括从离车臣有几千公里远的地区，从西伯利亚，从俄罗斯的大城市劫持去的。遗憾的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死去了。

但是，9月11日带来了大量的牺牲，是国际恐怖主义非常残忍和赤裸裸的挑战，——这个事件成为了一个分界线。大家明白了，任何一个国家单独都不能对付当代的现实威胁。需要

把许多国家的努力联合起来。这就是和恐怖做斗争的问题，以及和它很接近的不扩散核武器、导弹技术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任务。也有另外一些没有世界主要大国的联合就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些威胁我们以前也知道，但对它们可能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意识到了这些新的威胁或者威胁的新的性质，这种认识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思想，那就是必须也改变世界安全领域里的格局。

我想，我应该对您的问题做肯定的回答。我认为，这些事件以及我们在国际反恐联盟范围内和美国一起采取的行动——这是重新审视世界上的相互关系的开始，是在保障安全方面的相互利益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联盟的开始。

问：在9月11日事件之后，与叶利钦总统和克林顿总统之间存在的关系相比，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您和布什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改变了呢？我们知道您和布什总统有着相当密切的友好关系。

普京：您知道，首先我要感谢克林顿总统，也要感谢叶利钦总统，因为他们把两国之间的关系带到了我成为俄罗斯总统而布什成为美国总统时的那种状况。

应该说，俄罗斯和美国关系中尽管有我们知道的个别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和巴尔干事态，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有联系的，两国关系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所以我认为，我的任务是保持这个水平，加强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如果直接回答您的问题：在俄罗斯和美国两位现任总统之间建立了今天这样亲密的关系之后我们的关系中是不是有什么改变，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是的，我想是有变化的。

我不知道，当我们第一次在卢布尔雅那会面的时候，布什总统遵循的是什么。我感觉，当他非常积极地对美国 and 俄罗斯

之间关系的发展前景做出反应的时候，这里可以更多地说的是他的直觉。可能这更多的是直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第一步起就好像开始进入了新的合作的境界。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能够这样积极有效地在后来的反恐联盟的范围内一起工作。

对各种世界问题，我们自然可能保留着，而且是保留着不同的看法。但是，照我的看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说明了双方关系的新质量。它就在于，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彼此之间出现了完全另一种水平上的信任——非常高水平的信任。正是它让我们虽然对各种问题有不同立场，甚至在世界发展的各种具体问题上有所争论，但是没有滑向对抗，而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高层次上保持了两国间联系的水平。

问：很显然，为了在像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之间把关系保持在一个应有的水平上，光有一般的信任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信任。总统先生，您能不能勾画一下俄罗斯和美国有什么样的长期的平行利益——那种甚至在将来如果总统彼此已没有这种程度的信任也能让两个国家保持在一起的利益呢？

普京：当然，它们中的一些我已经说到了。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都关心加强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扩散制度。我们的国家安全首先取决于这一点。这是能够唤起合作的非常重要的动因。

我们一起积极工作来和恐怖主义斗争，彻底根除或者平息恐怖主义。我想，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美国，都无须让谁去相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利害相关。

还有最后一点，我们在经济上完全可以成为非常自然的伙伴，有效率的伙伴。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就出口规模来说，俄罗斯是第二大石油国，而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天然气出口，把所有这些都折算成动力资源单位、燃料单位的话，那么得到的结果是，俄罗斯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头号碳氢原料出口国。

联系到这一点，我还想提请您注意到一个情况：在我们30年来大规模向欧洲提供天然气的过程中，事实上没有出现过一次索赔。甚至在苏联解体的严重过程中也一样。这说明来自俄罗斯联邦的供应是可靠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今天的俄罗斯不论在国内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越来越稳定，而中东的传统矿物原料，首先是碳氢原料总还是处于国际冲突地区，那么，俄罗斯作为向世界市场提供碳氢化合物的供应者，对于世界经济和它的稳定的意义就非常大了。

还有一种情况对于世界经济，对于我们的伙伴，包括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使俄罗斯在这个领域里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伙伴。这个情况就是：俄罗斯的经济和俄罗斯的预算对于能源载体出口的依赖在今天是很大的，但是并不像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像沙特阿拉伯或者海湾国家那样大。更何况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发展加工领域和高科技领域，而且我们打算积极地继续这样做下去。对于我们来说，这有着一定的经济后果，我们会由此做出自己经济上的论断。

我们当然关心通过出售动力原料得到源源不断的硬通货，但是我们对过分“抬高”石油和其他动力资源的价格并不感兴趣。因为考虑到俄罗斯的各种发展计划，过高地提高价格，尤其是如果长时期这样做的话，会在俄罗斯经济中导致出现一定的货币主义性质的问题。

问：也就是说，高价格对于你们来说会引起一些问题，是吗？

普京：当然。如果价格太高，而且长期维持的话，那个时候就可能会导致如此多的硬通货流入我国的经济，我们就需要推行专门的措施来调整这大笔通货了。

问：那么什么样的价格水平是合理的呢？

普京：每桶 20—25 美元。

问：你们将和石油输出国组织配合以达到这样的目标吗？

普京：是的，我们会的。我们本来就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合作并且打算合作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打算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推行自己的政策。我要重复说一下，我们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但是不是像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那样高，所以恰恰是这一点使得我们能够推行独立的政策。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打算努力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协调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恰好也指出了一种情况，说明我们能够彼此成为有吸引力的伙伴。我们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还有其他一些领域——高科技领域。有些是大家都熟知的，有些则不是。像开发宇宙空间这样的领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我想，我们在这里应该加强我们的努力。

我不必去说人文合作的领域了。这里的吸引力是很明显的，美国人民对俄罗斯文化的兴趣我们是很清楚的。我们对美国，对你们的国家是怎样成为大国，成为今天这样的国家的历史，也同样是很感兴趣的。所以两国人民彼此之间，普通的人们之间相互怀有兴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支持和千方百计地加强这种兴趣。

问：这是关系到长期的利益的。但是现在让我们集中到短期内的前景上来吧。

在上个星期，布什总统声明说，存在着“邪恶轴心”，并且点到了三个国家：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您赞成他的分析吗？您是不是同意这三个国家构成了这个“邪恶轴心”呢？

普京：如果您看看我大约在一年前的公开演讲的话，您就会找到“不稳定的弧线”这样的提法。在（布什）总统所说的和我所说的话里可以看到某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我们都承

认恐怖主义具有了国际性。

但是如果说到具体的名单，那么我们认为，编造某些国家的“黑名单”是没有根据的。

我感觉，需要把问题摆出来和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它们中间的一个，就像我已经提到过的，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

如果我们说到伊拉克，怀疑这个国家正在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且这里有许多途径。首先需要争取让联合国观察员回到伊拉克去。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存在着许多方法，而军事途径远不是惟一的，也不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可能并不是最好的。

在任何情况下，就如同对待塔利班这种情况，采用武力应该是师出有名。应该明确，已没有别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了。需要把大家都承认的证据摆出来，而且要和国际社会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要这样说：我们反对制造某种国家的“黑名单”，但是打算和美国一起工作来化解我所提到的那些威胁。

问：如果美国还是要开始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么俄罗斯将如何做出反应呢——是支持，还是相反，反对这样做呢？如果美国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动用自己现在部署在中亚的苏联共和国领土上的军队的话，会怎样反应呢？

普京：我可以对您说，存在着国际社会在联合国范围内已经法制化的在国际舞台上采用武力的方法。这种采用武力的方法也已经多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所有参与者，其中也包括美国的肯定，这种方法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采用武力也要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

让我们不要绕圈子了，在阿富汗这件事上，没有遵守这个原则。国际联盟当时的出发点是，美国的行动是在有必要的情

况下做出的，是在自卫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而且国际社会有义务果断地对夺走了数千名美国人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民的生命的残酷罪行做出反应。至于您在这里提到的其他国家，没有任何类似的情况。所以破坏国际法中大家都公认的程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此外，在阿富汗，国际联盟和美国的行动不是针对阿富汗的，而是针对塔利班的。塔利班政权在国际上并未得到承认，是和拉巴尼的合法政府有区别的，而后者恰恰是支持国际联盟的。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今后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不能和美国一起在这个联盟的范围内工作和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了。当然是可以的。我要重复一遍，这一定要符合国际法的原则和准则。

问：布什总统在他向全国发表的讲话里说到他不会在一旁袖手等待，不会等着危险越来越逼近，您在他讲这些话后和他交谈过吗？

普京：我和他通了电话。我总的认为他的讲话是非常带有感情色彩的，这是美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个讲话符合这个国家和社会当时所处于的那种状态。而且我想，这是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成功之处。他说了，他不会等待。这是真的。但是他没有说：这意味着明天就要开始轰炸。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他准备继续和整个国际社会，和整个国际联盟一起解决我们大家面临的问题——和恐怖主义斗争的问题。这里有许多问题：财政政策，组织支持，等等。我要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将一起合作解决这些问题，一起制定出某种决定，那么我想，实现这些决定将不会不如与基地组织或者塔利班做斗争的效率。

问：也就是说美国将采取单方面行动吗？

普京：您知道，我们是在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的范围内和美国合作的。我们至今所做的一切，都是采取有力的和总的来说是协调的行动的结果。我想，我们指望的是，为了使这些行动在今后仍有效率，它们也应该是经过协调的。而预料和猜测美国将会做什么和不会做什么，它打算做什么，我想，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

问：在布什总统发表对全国的讲话之后，您和他交谈过。您是不是阐述了您的立场，说明如果我们要反对，如果需要采取行动反对“邪恶轴心”，那么这些行动首先必须带有国际性，应该是经过协调的？

普京：您简直就是想让我告诉您我和美国总统谈话的细节。

我可以这样说，俄罗斯对反恐斗争问题的原则态度，美国领导和布什总统当然是知道的。他也详细知道我们对在这方面多少总会被提到的某些个别国家的立场。

我应该说，我们的立场不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多数国家，我敢说是很大多数参与国际交往的国家都同意的。

我应该说，我们和布什总统至今进行的所有讨论以及现在的讨论都是非常有成效的。我要重复的是，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把握地说某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将会怎样行动，但是我们指望的是，这将是共同的、合作的、因而也是有效的相互协作。

问：再说了，当我们又一次说到安理会的时候，涉及到伊拉克，这里可能存在使用核武器的危险。但是，也许伊拉克没有核武器，不过准确知道的是，那里应该有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细菌武器。

当您说到采取某种行动一定需要有国际同意的时候，所遵循的是军事行动不会得出需要的结果呢，或者您的出发点是俄

罗斯终归还是要和伊拉克有关系的呢？这既涉及到伊拉克的债务，也涉及到石油利益。

普京：当然，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它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其中也包括和伊拉克的关系中，是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利益的。但是有的东西我们是不能做交易的。这就是我们在国际领域里的责任，这就是国际安全问题。如果说没有对伊拉克做工作的正面例子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例子是有过的。

您刚才说了，关于伊拉克有没有核武器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天，没有什么人对这个问题有意见，也就是说，大家都承认，今天伊拉克没有任何核武器。而且这是国际社会和国际观察员工作的结果。如果对核武器能够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怀疑，为什么对生物和化学武器就不能这样做呢？而且也是在不采用武力的情况下这样做。

在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的手段都用尽，没有把当代的国际法，联合国组织提供的所有工具都使用完的时候，就谈论什么其他的制裁和采用其他的工具，按照我的看法，这简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还没有充分地把其他手段都用尽嘛。

问：是谁给谁打的电话——是您打给布什总统还是他打给您？

普京：我给他打，他也给我打。最后一次是他打给我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当积极的人。原则上说，如果我有需要和他交谈，反应是很迅速和积极的。我这边也如此：如果对我说布什想和您谈谈，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在一天或者一昼夜时间里就能确定时间和进行交谈。

问：大家都知道，但是美国人也想知道您个人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他们知道您是总统，有一段时间您曾在克格勃工作，您曾和乔治·布什有过联系。我读过您的书。但是我们知道，

您是母亲给做的洗礼，您在1993年把十字架拿给布什看了

请您说说，您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吗？

普京：您知道，我的感觉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某种道德的、精神的支柱。这里，他属于什么教派并不重要。所有的教派都是人们想出来的。如果是有上帝的话，他应该是在人的心里。

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宗教的哲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里，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实质上代替了宗教）作为国家的宗教不再存在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可能像宗教那样在人的心灵中有效地代替一般人性的价值观。除此之外，宗教使得人在精神上变得更丰富。我想只说到这里为止了

您要知道，我不想再对这个问题详细地展开谈了，因为我认为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而且我想这也不是需要拿出来示众的，更不用说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以某种方式加以利用或者在大众媒体上加以评论了。

问：就在那本书里讲到了在政治家中您对谁最有好感，您说是拿破仑和艾哈德。但是他们是那样的不同。问题在于，艾哈德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德国的复兴上，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使他感到不安的，首先是自己民族的任务。而拿破仑是一个崇扬法兰西民族主义的人，他力图进行扩张。您在对这两个政治家感到赞叹的时候所遵循的是什么呢？

普京：您想，艾哈德能在遭到失败之后鼓吹民族主义吗？

我想，这两个人的强项都在于他们选择了把国家的发展稳定下来的最合理的道路，选择了对于国家、民族和世界来说，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最合理的道路。

他们的天才恰恰就在于他们细腻地感悟到了局势，懂得需要做什么。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在那里没有犯什么错误，这些错

误引出了问题甚至导致拿破仑在他短暂的掌权期间内所做的一切都付之东流了。但是在法国历史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有另外一些人。我无法评论，可能专家们能更好地做出评价。可能戴高乐也是和拿破仑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人。但是如果专家们进行分析的话，我想，他们也能找出戴高乐将军在二战的艰难时期和失败后用以让国家站起来的某些共同的因素。可能他是做到了这一点，其中也因为他细腻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人民，就像艾哈德在二战后在德国那样细腻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人民和知道需要做什么一样。

问：有一次有人问新加坡总理，历史上有谁最让他感到赞叹，他说，他最感到赞叹的是邓小平和戴高乐。因为正是戴高乐为法国做了正是在那个时期应该做的非常多的事情。

普京：如果我们说到美国，我会想起在艰难的危机时期领导了国家的罗斯福。我想，他进行的所谓“对全国的炉边谈话”不是偶然的——他对全国人民谈了很久。我想，他的天才和戴高乐、艾哈德一样，就在于他们感觉到了什么是需要做的，感觉到了自己的人民，力图和人民共呼吸，这样做而且是非常有效的。

您知道在我看来什么是最主要的吗？最主要的是人民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推行经济改革和在经济、政治领域里的改造。如果我们再回到罗斯福总统开始活动的时期，回到他接受领导国家的责任的那种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局势下，人民应该相信他，让他能够有效地推行他所设想的东西。艾哈德也是同样的情况。

问：有人说在俄罗斯存在着对护法机关极大的不信任，或者是对法律能否得到遵守的极大的不信任。问题在于，最近逮捕了几个著名的生意人，其中包括戈尔多夫斯基、季托夫等人。可是也有另外一些像博罗金那样的官僚类型的人，却谁也

没有去触动。您不感觉这种做法存在着某些双重标准吗？

普京：您说到了对护法机关的不信任。我应该对您说，我的看法是，需要说的不是对护法机关的不信任，而整个说来是对国家的一种不信任。因为几十年以来国家好像脱离了人民，在极权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它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的，而人民也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的。人民几乎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对国家的所作所为产生影响，于是就形成了一定的异化。

至于您提到的那些先生们，我十分怀疑这会在老百姓中引起什么不好的反应，会增加他们对国家的行动或者护法机关的行动的不信任。我想，恰好相反，只能加强和改善老百姓对国家和护法机关的活动的态度，因为他们看到，有些事情到底还是在做的。

至于说到博罗金，如果护法机关认为在他的行动中没有犯罪的成分，那就应该认可这一点。至于戈尔多夫斯基，谁都还没有认为他犯了罪。（正在进行预审）在俄罗斯就和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当法院的指控判决对一个人具有了法律效力时才能认为他是犯了罪。

您知道，有这样一个笑话：“大夫，您把我的好牙拔掉了。——没关系，我们也会找到坏牙的。”我想，如果我们开始这样行动的话，那是不正确的。所以，当然我们应该完善我们的护法系统的活动。但是最坏的完善办法是根本就不让他们工作。

问：考虑到这些政治家在自己的手里集中了大量的资金，有可能会把自己的行动转过来对付您，您没有感到不安吗？

普京：当然我不能不想到这一点。但是把我选出来的终归不是那些腰缠万贯的人，而是俄罗斯的公民们，他们选我是为了要把国内的秩序整顿好。

我不认为俄罗斯的寡头发展道路对它来说是合理的最好的

道路。相反，我想，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灾难。

联系到这一点，我想再一次强调：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完善司法制度，当然力争没有审判上的错误，不应该给任何一个人扣帽子，但是也不应该让任何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感觉自己无论做什么，甚至是做违法的事，都能处于绝对安全的状态。俄罗斯的企业家群体是知道这一点的。我的出发点是，政权当局和企业家群体都要关心在现行法律基础上做文明的生意。

顺便说一下，我想，我们的外国伙伴们首先关心的也是这一点，因为如果他们在我们的市场上遇到那些所谓的“寡头”，这些人行动起来无法无天，违反一切，甚至破坏竞争的平等原则，那么这对于我们的外国伙伴和俄罗斯最终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任务是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正是为了这个，我们在去年通过了一整套法律，可以称之为“司法改革”。而且我们非常指望俄罗斯司法系统的运转能有更高的效率。

问：关于北约：您对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是否已做好了准备？如果它们成为北约的成员，这对俄罗斯将意味着什么呢？

普京：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保障自己安全的途径。这也关系到波罗的海国家。这是第一。

第二——那就是内容了。北约首先是一个防御集团。我能重复的只是一种已经说过好几次的提法。集团的扩大看来应该能促进改善国际安全和提高集团成员国的安全。

您去问问纽约的居民，他们是不是会由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将成为北约的成员而感到自己更安全了呢？我想他们会回答说“不”。不管怎么说，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只会对了解这些国家在哪里感兴趣。而如果您问问俄罗斯人，这对俄

罗斯是好还是不好的话，绝大多数的人将会回答说，这对俄罗斯不好。

问：也就是说他们会感觉不太安全了？

普京：当然。因为军事集团的基础设施离我们的边界近了。当然这应该引起某种反应。所以，在我看来，机械地扩大集团本身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正像您知道的，我们今天并不认为北约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敌对的组织。但是为了成为一个安全领域里独一无二的国际性组织，当然必须改变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性质，而且我们对这样做是有准备的。我们不打算完全加入北约，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和北约国家，也包括和美国，当然是能够在一起非常有效地工作的。关于这些问题我和您已经说过了。

我想，随着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相互关系性质的改变，对那些和整个集团的扩大有关的问题也将会有另外的看法。

问：对扩大的态度的改变意味着什么？

普京：一切都取决于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将是什么性质的。如果它将是有效率的、信任的，而且将建立起对关键问题共同做出决定的各种机制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在俄罗斯将会另眼看待北约的扩大。但是现在说这一点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和北约之间关系的性质还没有改变。所以正像您知道的，我们现在正处于积极谈判的过程中，而且我们指望这些谈判能导致某种积极的结果。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没有向自己提出要在所有方面千方百计地影响北约的政策，影响第五条的任务，我们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做。

而且在对俄罗斯联邦和北约之间建立特殊关系这一点上，任何恐慌都是绝对没有根据的。因为，第一，俄罗斯不谋求成为完全的成员；第二，如果俄罗斯以全权的身份就某些问题参

与制定和通过共同决定的话，它自己将会关注使这些机制得到巩固。在这个意义上和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机制当然能够成为国际安全的重要成分。

问：但是在俄罗斯存在着军人的不满。他们说，俄罗斯好像一直是在撤退，交出自己的阵地。人们看到现在美国的军队在中亚各国，看到俄罗斯放弃了自己在越南、在古巴的基地，等等。

您自己是怎样看待俄罗斯的未来的？比如说，它将是像德国、法国，也许是波兰这样的大国，或者将是像美国这样的全球性大国？

普京：即使就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自己的大小来说，俄罗斯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它既在欧洲，也在亚洲，而且在两个地方都是有非常强有力的代表性。

如果回答您的问题是从军人们好像有不满情绪开始的话，我想首先告诉您的是，我们的军人并不比你们的差，在你们的军人中间和在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人中间，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彼此是不信任的。甚至不仅是在军人中间。这也涉及到了那些并不佩戴肩章的人。

我应该对您说，您说在军人中间存在某些问题，那您就错了。我可以对您说，首先在军人中间有各种人，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些聪明的人，他们知道军事是什么，国际政治是什么。特别是那些决定军事政策的人是知道这一点的，甚至可能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些。说他们认为有什么事不该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不该这样做，什么是没有道理地交出去了，这是一种误解。就说古巴的基地吧，这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不是我，这是军人们主动提出来的。

中亚也是同样的情况。我们完全懂得我们在做什么。当我说到“我们”的时候，我指的是我自己，军事部门和特种部门

的领导。这是有意识地采取的步骤，其论据是对未来的一定看法。如果把美国看成是敌人，那当然在反恐怖主义联盟的范围内也可能会有另外的做法。而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有可能成为伙伴，将来甚至成为盟友，那我们在反恐联盟的范围内已经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一切就未必会遭到什么抵制了。

如果说到中亚国家，那就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些独立的国家，他们在自主地确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我和军事部门的领导，对外政策部门的领导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实，而且正是从这些现实出发，而不是凭着帝国的自负建立自己的政策的。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我们不会顽强地争取实现这些利益。

既然您提到了我们的海军几乎已有十年根本就没有使用的金兰湾基地，我想，我们做出了绝对正确的决定，我们也考虑到了越南领导人自己的情绪。但是同时我们和阿塞拜疆谈妥了，而且签订了在那里一个关键地点——“加巴拉”雷达中心保留我们的军事存在的长期协议。这就像解决了许多类似的其他问题一样，但是我们解决的正是那些我们实际需要的而不是臆想中需要的问题。我请您相信，这不是一个人主观臆断的决定，这是以种种实际情况以及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军人，首先是总参谋部的各种观点为基础的，是经过斟酌的军事政治决定。

当然，可能会有某些佩带肩章的或者没有肩章的人说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有些是有政治动机的，有些是由于不理解发生的情况，——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自己没有向自己提出一个目标：让大家都喜欢。我们是从我们认为需要如何在国内和在国际舞台上确立国家的发展战略这一点出发而采取行动的。而且我们相信，这完全符合俄罗斯人民的民族利益。

现在来说说怎样看待国家的未来。当然，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在这个基础上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我非常希望经过 10—15 年，正像您说的，俄罗斯居民的消费指标可以达到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去年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在经济增长因素中，居民的消费因素实际上扩大了一倍：2000 年是 37%，而在 2001 年已经是 62% 了。这是革命性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想让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的保证，主要建立在内部因素的基础上。这是第一。

第二类问题是在您所勾画的那段时间里我想在俄罗斯解决的那些问题。我想要让我们出口的产品中占优势的不再是能源载体，不是动力资源，而主要是深加工的产品，科技密集型的生产要成为俄罗斯经济的决定性部门。

我希望在国内牢固地形成建立在发达的民主机构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稳定。最后，是希望俄罗斯的主要盟友（还在 100 年前我们这里就说陆军和海军是俄罗斯的主要盟友），能可靠地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

最后，我想在所有上述一切的基础上，俄罗斯能成为国际交往实实在在的参与者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与之相称的位置，我所指的也包括让俄罗斯的文化能在高水平上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

您知道，在您的同事提到的那本小书里，有一些记者把一些档案材料挖掘出来了。那里提到了我的祖辈，他们从 1723 年开始就生活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我看离首都总共有 180 公里的地方。我父亲的先祖们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去同一个教堂。美国是什么时候获得独立的？

插话：1776 年。

普京：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美国永远不会是俄罗

斯，而俄罗斯也永远不会是美国。但是我们能够很好地相互补充，而我们彼此间的合作是世界稳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这种责任感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除此之外，在俄罗斯人们总是对美国怀有特别的好感，在历史上就是如此。

我们回忆起美国的独立，提一下俄罗斯曾支持过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这不是多余的。我们对美国人怎样和在什么样的期限内使他们的国家变成繁荣的大国、繁荣的世界大国感到赞赏。但是我想，俄罗斯也有可以向人类提供的东西。俄罗斯对世界文明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想，如果我所说的能哪怕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话，如果能够完全实现就更好了，那我们将不仅彼此成为自然的，而且成为非常有益的伙伴。

我和布什总统将一起有效地朝着这个方向上努力行动。

团结起来同犯罪做斗争

——在俄联邦总检察院院务会议上的讲话

(2002年2月11日)

今天我们要总结去年的工作，其中包括你们活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同犯罪现象做斗争的工作。你们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职能，不少其他的任务和成就，特别是在保护公民权利的事业中。他们更经常地去找你们而不是去找法院，并且得到很快的，而且重要的是免费的帮助。

你们有不少困难，这是大家，其中也包括我，都很了解的。但是检察院的工作在最近变得更公开了，更有进攻性了，而且在我看来更有效了。检察院按照法律是一个全面协调和犯罪行为做斗争的机关，考虑它的特殊作用，也考虑到正像总检察长宣布的，今天在这个大厅里实际上有所有强力部门的代表在场，我想，更广泛地说说和犯罪做斗争是合乎道理的。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国内的犯罪形势仍然是严峻的。2001年登记的大约有300万起犯罪活动，而且严重和特别严重的犯罪活动的比例在扩大。杀人、劫持人、抢劫侵犯、偷盗几乎成为了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实了。有组织犯罪活动依然控制着国家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俄罗斯所有地区的所有类型的公民对这一点都有亲身感受。而且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这一点感受特别尖锐——我说的是企业家群体——因为他们好

像是处在两堆火之间：一方面是犯罪团伙，另一方面，遗憾的是，他们非常经常地会遇到当权人员的不法行为，来自护法机关的这种行动也不在少数。而且企业家们已经习惯于把这当成是不可避免的恶行了。

我要请你们注意的是，几乎是每两件严重的或者最严重的犯罪活动就有一件是没有破案的。有几十万犯罪分子在国内逍遥法外，其中有 7000 多名杀人犯在去年逃避了法律制裁。这些因素不仅导致犯罪活动的滋长，而且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让犯罪占了法制的上风的氛围。还有一种情况也说明了这个领域里的可悲状况，那就是每年有三万多公民杳无音信地失踪了，护法机关不能弄清这些人的下落。让我们来想想这个数字吧。当然不好做这样的对比，但是如果和我们在高加索蒙受的损失比较一下的话，那这个数字就是后者的十倍呀。

死者的亲属向我要求取消对死刑的废止不只是犯罪分子的残忍，而且需要直截了当地说，常常是护法机关的无能为力，导致和推动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不能保障主要的因素——惩罚的儆戒作用，那么加重处罚又有有什么用呢?! 如果成百上千的罪犯还逍遥法外，什么惩罚都处分不到他们，那么总的来说，加重处罚又有有什么用呢?!

我想强调一下检察院的作用，它有自己的侦查机构，在预审过程中进行监督并协调护法活动。在保障惩罚的儆戒作用方面，现行的法律赋予检察院以关键性的作用。除此之外，检察院还面临着预防犯罪的任务，所以检察院的监督应该是有预警性的。但是大量没有破案的犯罪说明侦查的质量很低，从业务上保障侦查活动的行动保障的质量很低。其中仅在去年，由于罪犯没有确定和找到，检察院就中断了大约四万件刑事案件。

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是检察院的基本任务之一。但是由于对犯罪的侦查没有专业水平，这些权利常常遭到破坏。

例如，仅在去年，就有 1300 多人根据检察院侦察员的决定被非法逮捕了。这是你们自己的数据。总检察院知道这一点，这很好；总检察院不掩饰这一点，这也很好。但这是可悲的事实。可能对全国来说这不是那么大的数字，但是在每一个这种情况的背后都事关人的命运。

在与犯罪的斗争中，检察院的重要职能是协调。协调机构形式上到处都存在——在区里，在城市里，在联邦中央。但是需要的是不把这个极其重要的全国性的职能看成是一种社会负担。

总检察院需要对经常举行俄罗斯联邦各个主体的护法机关领导人协调会议进行特别的监督。要争取做到有效地而不是宣言式地保障对犯罪做斗争的协调工作。必须让协调会议的决定有实际的针对性。正是应该在这些会议上制定全体护法机关同所有类型的犯罪进行斗争的战略、策略和政策。必须更明确地确定俄联邦总检察院的各个局在各个联邦大区里的活动范围。我想说，在我看来，这些机构的确立进行得不错。我还要感谢总检察院，感谢各个联邦大区检察院的所有工作人员，根据总的看法，也根据各个地区的总统代表的意见，他们在保证完成建立国内统一的司法空间这样一个重要任务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何况你们的同事们不得不在复杂的条件下，实际上是从零开始这项工作的。但是这些机构在大区里的活动有的时候只是重复俄联邦主体的职能——对这一点也需要引起注意，——或者有的时候只是成为同中央的公函来往中的一个中转环节。

我想，已经该是举行所有大区强力机构领导人和总统全权代表会议的时候了。会议的目的是确定在与犯罪做斗争这个领域里扭转局势的具体步骤。我想，我们在最近期内就在莫斯科聚会：我把所有全权代表都请到莫斯科来，组织第一次和所有

护法机关领导人的会议。

我们在保障国家利益，保障公民利益方面有非常多的任务，但是今天政权当局和所有护法机关都应该意识到，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制止住犯罪和非法活动。我们知道这一点，而且常常说人们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度的。还有，我们如果不在和犯罪进行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就不可能解决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我们都很明白，和犯罪做斗争是否有效远不仅仅和护法领域的活动有联系，与之相联系的还有经济状况、社会情况，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护法机关工作的质量在其中占据的不是最次要的地位。

仲裁法院对确立市场经济基本原则起了很大作用

——在庆祝仲裁法院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2年2月22日)

我很高兴向你们祝贺这个美好的日子——俄罗斯联邦仲裁法院建立十周年。90年代初通过的建立仲裁法院的决定的重要性是怎样估量也难以为过的。那时司法进入了生活中的一个关键领域，即经济领域，新的、正在诞生的市场经济领域。这里发生着各种决定国家发展走向的基础性进程，而它们应该是以法律秩序为依托的。

仲裁法院的建立一方面是和俄罗斯出现私有财产制和在经济领域中形成私人利益体系并非偶然地同时发生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和有效地管理国有财产的必要性同时发生的。当然，我不能确信现在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好了。但是明显的是，在我们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仲裁法院过去起过，现在起着，而且我相信将来仍会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

当时仲裁法院曾对确立作为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合同自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成了保护企业家们免遭非法的胡作非为的有效机制。只说一点就够了：控告税收机关的决定的纳税人在60%的情况下胜诉了。所有这一切再次证明了对管理机关的行动是否合法的司法监督是有效的。今天总共约有2500名仲

裁法官，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审议了近400万件案子。今天我还想指出这部分法官的独特之处：他们是最高水平的专业人员，这是最复杂的司法活动领域，这样说请其他人不要见怪。

有时仲裁法院不仅能影响到个别集体，而且能影响到整个经济部门的情绪。

尊敬的同事们，仲裁司法已经成为俄罗斯统一的司法体系中的一个当之无愧的组成部分。这种统一不仅表现在所有法官的崇高地位的威望中，而且也表现在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高级仲裁法庭经常的和专业化的相互协作上。仲裁的实践为立法起草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关于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仲裁实践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我想，你们今天也可以更积极地使用自己的立法倡议权。

我想提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仲裁法院体系的创新作用。这里首次出现了建立司法大区和大区法院这样的创新。我和仲裁法院院长曾长时间地讨论过这个题目，而且我想，现在仲裁法院的领导在行政层面上做出了最合理的决定，其目的是让法院自己更接近你们的服务对象，如果你们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而同时又保障他们是独立于地方当局的。这里已把上诉和撤消原判确定为在程序上保障双方的最重要的因素，让他们能够争取做出公正的判决。

已经做的事情不少，但是生活是不会原地不动的，国家和社会都在发展，整个司法体系也在完善。所以，就像其他法院一样，仲裁法院也得经过与实施司法体系的新法律相关的改造。首先就得采用和掌握新的诉讼法，包括仲裁程序法和民事诉讼法。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争取明确区分一般司法法院和仲裁法院之间的隶属关系，不要让同一个案件和同一个争端在不同的法院里平行审理。我们知道这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遗憾的是，至今这还是我们体制中的问题之一，这种情况常常把

事情搞混，让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为着个人的或小团体的利益，利用司法体系中的这个弱点，对国家的经济造成危害，对整个国家造成危害。

照我的看法，现在中介程序和调解程序，还有在公断法庭上对解决争端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法的采用都还不够发达。

我也想请你们注意到加强干部队伍的组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制止不负责任和滥用职权，尤其是贪污，特别是当这些问题涉及到司法人员的时候。我相信，法官本身也更关注这一点。

在过节的日子当然是不想多谈问题。何况我不说你们也是知道它们的，而且比我还清楚。但是在仲裁法院上常常是要决定大企业的命运的，其中包括构成整个城市的那些企业。有的时候这些争端会流落到报刊上去，会被解释成是各种集团争夺利益的斗争，所以在你们的工作中，重要的是要在法律上进行严密的研究，不能带有偏见，要有非常高的专业水平。

政权的所有分支今天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那就是整顿国家的秩序。而司法是这个过程中最强大的工具之一。你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法律只有在立法之后能得到有效执行的时候，只有当公民能在法庭上得到公正的时候，只有当法院的判决受到尊重，特别重要的是得到执行的时候，才能起作用。

我祝愿你们取得的正是这样的结果，进行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关于俄、哈、土、乌四国的能源合作和 俄罗斯的移民法问题

——会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
尔巴耶夫后对记者发表的谈话

(2002年3月2日)

正如人们在这种场合常说的那样，昨天实际上做到了就最广泛的问题进行了交谈。既谈到了双边问题，也谈到了在整个独联体领土上的局势问题。在这段时间里积累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双边关系上。你们也都知道，几乎在我们所有的国家中都在发生相当蓬勃激荡的事件，我们就大家采取的非常多的立场对了表。这是一次有效的和及时的对表。这是一次有益的首脑会晤，是非常有益的。我想，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哈萨克斯坦方面创造的这种气氛，为此我们已经感谢了纳扎尔巴耶夫，我想再一次表示感谢。

在双边关系方面，我和哈萨克斯坦总统谈了经济联系的发展问题。昨天我们在土库曼斯坦总统参加的情况下，从总的方面谈了里海问题。今天和纳扎尔巴耶夫继续了这个讨论，而且我还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非常充实的和有成效的。我们非常满意。

问：您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签署的关于在天然气领域里合作的共同声明能说些什么吗？

普京：我们早就说了有必要在能源领域里，首先是在有关天然气的工作中把力量联合起来。在这条路上有非常多的障碍。我可以这样说，昨天是在这方面迈出了非常小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这指的是把开采天然气的那些人，首先是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的力量联合起来了。所有四个国家总的大约开采 6200 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 5500 亿立方米是俄罗斯开采的。所有剩下的几乎都是土库曼斯坦开采的。但是在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储藏量很大，在乌兹别克斯坦也有很好的储藏。除此之外，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天然气运输国，因为像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至乌克兰这样的天然气运输系统，是世界上谁也不具备的。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天然气分配系统。

这是一个产业，照我的看法至今还没有非常有效地加以利用。支持整个运输管道网，当然还有发展，是需要钱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单独国家的利益有可能汇合成为共同的利益。这样的工作当然将会更有效率。昨天，所有四位总统得出的结论是，该迈出这第一步了。它不具有国际法性质，不是必须履行的，但是正像所有出席这个文件签字仪式的人指出的，这终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丝毫不怀疑，世界上的能源界是不会对它视而不见的。大家都明白，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它对世界经济可能会有重要的后果。我这样说没有任何夸张。但是我想请大家相信，这是这样一项共同的事业，它的目标是稳定世界经济，创造条件让我们所有国家都能够保障稳定地让世界经济得到必需的能源。我们打算朝这个方向行动。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一下。这是指俄罗斯的移民政策。我知道，由于俄罗斯可能要通过有关移民政策的新法律，人们在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不得已的措施，为了

在这个领域里建立秩序这是必须做的。但是，我应该说，如果即便说涉及到了哈萨克斯坦的话，那也是在最小的程度上。因为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已签订并批准了相应的政府间协议，这个协议按照特别的办法来调节移民问题。这个适用于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人简化的办法，在政府间协议的框架内是保留着的。

至于现在正在俄罗斯审议的那个法律本身，我再说一遍，它之所以需要通过是由于俄罗斯在最近一些年碰到的一些问题。我想，许多人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情况。遗憾的是，在这个领域里，至今没有把秩序整顿好。

我可以举个例子。在我们的莫斯科居住着 60 万来自外高加索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只有 12 个人是进行了税务登记的。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彼得堡的一套住房的一个 9.5 平方米的屋子里，登记了 420 个人。所有这个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黑市生意，国家和人们都遭难。我们当然应该想想我们在国外的同胞。而且我们将会这样做这件事，就像我们和哈萨克斯坦做的一样，也就是说是在双边基础上。应该有一些共同的规矩让我们能解决那些我们应该想到的身处国外的人的问题。当然不是靠牺牲居住在俄罗斯本身的那些人。我再说一遍，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它们是经过国家杜马议员斟酌的，是在所有方面都经过了应有的研究的。

我相信，将会通过一个法律，不仅会符合那些计划迁移到俄罗斯来的人，而且也会符合那些不过是想在俄罗斯居住的人的利益。顺便说一下，由于必须吸收劳动力资源，俄罗斯自己也关注我们的同胞们。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也符合今天生活在俄罗斯领土上的那些人的利益的。

在新欧洲的建设中俄德关系 起着骨架作用

——在“彼得堡对话”社会公众论坛上的演说

(2002年4月9日)

我欢迎来参加俄德论坛的人。首先是非常欢迎好客的、第一次在自己土地上举办“彼得堡对话”的德国朋友们。

魏玛市赐给了世界伟大的音乐家、作家和思想家，它的气氛本身就使人愿意进行非同寻常的交往。魏玛是第一部德国宪法、德国民主的诞生地，笼罩在这里的自由精神本身就使这个城市具有开放性。而老“工匠城市”的传统又使人们具有干事业的心态。

俄德社会公众的“彼得堡对话”还年轻，但是已经在我们两个国家有了不少的拥护者。它应该能为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提供丰富的智力营养。

我们是关注论坛活动的效率的。我们期待着它的专家们提出批评性的评价和建议。我希望新的两主席之一、在德国受到尊重的政治家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将有助于做到这一点。

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对话能赶上迅速变化的世界的发展态势，符合当代的课题和两国公民的重大利益。

世界公众今天正经历着一个特别的阶段。他们不仅在共同

行动以反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性危险，而且在寻求新的国家关系哲学和更有效的国际安全战略。

俄罗斯和北约也正在新的彼此负责的原则基础上，按“二十国”的形式建立关系。思考所有这些进程，使它们充满当代的逻辑，对我们是极其必要的。

按照这个逻辑，欧洲联盟的进一步推进和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应该给参加这些进程的所有国家带来好处，而不是损失。而且首先是在能源市场上，在反倾销的程序和俄罗斯的空运问题上。

在新欧洲的建设中，俄德关系起着骨架作用，因为它是在欧洲的优先方向的轨道上建立起来的。让我们回忆一下拉巴洛条约^①的经验也好嘛，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就要纪念它的80周年了。拉巴洛精神，放弃彼此的要求和平共处，在20年代欧洲的历史上起到了自己的积极作用。

我应该指出的是，对于我们的联系来说，过去的一年是有成效的。投资合作在发展，“可兑换卢布”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轮廓，我们的商品流通提高到了创纪录的240亿欧元的水准。

但是我们两国感到不能满意的是商品流通的结构本身，首先是俄罗斯的出口。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储备，我们打算提出对德国市场有利的重要建议。我想，讨论一下让俄罗斯的公司能进入德国市场的问题对“彼得堡对话”是有益的。

我们两国关系的目标和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经

^① 拉巴洛条约是俄德两国政府于1922年4月16日签订的，同意彼此放弃对战争费用以及在战时造成的损失索求赔偿的权利，彼此停止支付战俘给养费，德放弃俄对德公民或其私有财产采取的措施提出的要求，但以俄方不能满足其他国家的类似要求为条件。从此俄德恢复了外交及领事关系，双方同意在调整相互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采用最惠国原则。——译注

济的积极变化。我们在埃森对这一点谈了很多，而且从这次会晤起，已经做到了不少。国家和生意界不仅开始更好地彼此了解了，而且所采取的行动也更能预测了。

生意界群体自我组织的过程也有助于这一点。和大企业的组织——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一起，也出现了小企业的联合组织——俄罗斯企业家组织联合会，还有了中型企业的组织——“实业俄罗斯”。我希望在你们论坛范围内的交往中也将会出现和他们的建设性对话。

我们最近提出了对小企业简化征税和财会统计手续以及消除官僚主义障碍和放松检查制度的建议，这些也是为了发展企业活动的。

我们看到了进行彻底的银行改革的很多条件，也指望俄罗斯中央银行领导班子的更换能加快这种改革。我们关心的是不仅依靠大银行而且也依靠中等银行以取得银行系统的稳定。这将能为生意界开辟新的贷款来源，为它的投资积极性创造条件，而且首先是在现实经济部门里。这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气候对外国资本也将是良好的。

除此之外，俄罗斯准备根据世界的标准和国际贸易组织的规则组织好保护本国公司利益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也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其中包括向我们的德国伙伴们学习。你们已经有十年时间在名叫“转换”的项目框架内向我们提供了德国的管理经验，这是对俄罗斯改革的重要帮助。我们高度评价这种帮助，因为一个有效率的国家该是有高效率的管理人员的国家。

我们已经有自己的按照专门的大纲培养新一代管理人员的经验，我亲自在跟踪观察它的进展情况。这个大纲中有关俄罗斯和德国的内容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经过这个规划培训的人正在成为我们的合作的积极助手，所以将来我们打算继续这

项工作并指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选择魏玛作为我们会晤的地点不是偶然的。与其他的共同成就相比，我们在人文方面的各种联系一直是无与伦比的、光彩夺目的。它反映出了我们的文化的紧密交织。

在这个领域里，等待着我们的还有许多活动项目——纪念圣彼得堡 300 周年和加里宁格勒 750 周年。我们将高兴地在这些活动中看到你们。创新的项目之一是第一届俄语和德语奥林匹克比赛，这是将在“一起走进 21 世纪”这个青年论坛上举行的。该是使我们的对话具有青年的分量、为俄德关系的未来做贮备的时候了。

“彼得堡对话”的宗旨不只是分析我们各种联系的状况、潜力和前景。我想，两国国家的政治、实业和知识精英的主要代表是有能力改变这些联系的性质的。我希望魏玛独一无二的气氛将能有助于进行这样的工作。

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 2002 年国情咨文

(2002 年 4 月 18 日)

我们再次聚集在这个大会堂，进行一年的总结和提出今后的任务。我们的目标不变，这就是发展俄罗斯的民主，建立文明的市场和法治国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一些成绩，尽管还不很显著。在過去的一年里，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失业人数减少了 70 万。公民实际收入增长近 6%。

一年前，我们提出了一项简单而又极为重要的任务，即我国退休金平均水平应超过退休人员最低生活标准。如今可以说，这项任务已完成。

人们对明天更加充满信心。许多人已着手制定个人的长期发展计划，渴望接受教育，掌握新的技能。去年，大学生人数刷新了俄罗斯的纪录，显然，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在整整一个时代都有国家赤字（我们一直是挣得少花得多），但现在国家预算已连续第二年出现结余。

在建设市场基础设施，加强私有财产的保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主要是依靠完善法律基础。我指的是通过了《土地法典》和《劳动法典》，通过了养老金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反

对经济官僚化，完善税收体制的一系列法律。在《民法典》中有一些对大家来说都十分重要的章节，例如，关于继承法一章。

为此，我今天感谢联邦会议和俄罗斯政府，感谢它们在整个紧张工作时期相互积极配合，它们经常是高效率的合作伙伴。

由于政治稳定不断加强，国内的实业气氛逐渐好转。扩展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制订规划的空间。企业家们已经不是在制定当前的计划，而是在考虑若干年的规划了。

我们及时偿还了外债，有时甚至还提前偿还。俄罗斯公司的资产总额已经增长了一倍以上。非原料出口开始增长。在过去一年里机械设备出口额上涨了四分之一。尽管间隔了十年，我们又恢复到了石油产量世界第二的地位和能源出口世界第一的地位。我们应该善于运用国家在世界经济共同体中的新地位。

这一切使世界逐渐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经济局势的好转引起国际评估机构的关注，不断提高了俄罗斯的贷款声誉。在外国银行投资总量中，增加了对俄罗斯的投资比重。我们国家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强大的和可预测的实业伙伴。

但是，也应当承认另一方面：政治稳定和有利的经济环境没有被充分用来改善我国公民的生活，没有被充分用来为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赢得应有的地位。

所取得的这一切能令我们满意吗？

我们的回答是，当然不能，而且还要再说一遍不能。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被胜利冲昏头脑”。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在几十年的停滞和危机中积累起来的俄罗斯的经济问题仍然存在，贫穷程度虽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很小。贫穷仍在折磨着我们 4000 万公民。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只不过是使我

们得以处于不再扩大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状况。

提高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指出，我国许多政治家和公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信幻想或生活在幻想中，认为世界军事政治对抗的结束好像会自动为俄罗斯开辟走进世界经济体系的道路，世界会向我们敞开“经济怀抱”。而现实生活却要复杂得多。

是的，对抗时期结束了。我们同世界所有国家，我想再强调一遍，同世界所有国家，正在建立建设性的正常关系。但是，我还想提请注意另一点：国际社会、当今世界的准则是残酷的竞争——市场、投资、政治影响、经济影响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俄罗斯应当成为强有力的和有竞争力的国家。

今天，世界各国在经济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在税负的大小、国家和公民的安全程度、产权的保障情况等方面进行着全面的竞争。它们还在经营环境的吸引力，在发展经济自由，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和司法系统的效率等方面展开竞赛。

竞争具有真正的全球性质。在我们软弱时期，我们不得不在世界市场上让出许多份额。其他国家立即瓜分了这些份额。任何人都不想如此简单地奉还这些份额，石油、钢铁、航空运输和其他商品与服务的市场的局势就证明了这一点。

结论十分明显：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打算与我们为敌，任何人都不想这么做，任何人也不需要这么做。但我们对任何人也不抱特别的期望。任何人都不会提供帮助。我们需要自己去争得“经济阳光”下的地位。

我已经说过，俄罗斯如今需要雄心勃勃的目标和更高的增长速度。而我们的经济政策、国家机关的日常工作，都应当旨在完成相应的任务。不但如此，这些行动、这些政策应当得到

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我确信：为了使我国公民过上体面的生活，为了使俄罗斯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有分量的和名副其实的成员，并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我国经济应当更快速地发展。否则，我们永远都赢不了，我们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能力将大大缩小。

俄罗斯对这种竞争做好准备了吗？它能否为此确保必要的增长速度呢？政府预测，近几年的增长速度将在 3.5% 至 4.6% 之间。这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实际上承认，有利的对外经济环境已不能确保必要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它的竞争力。

其次，政府不指望会有更高的增长速度。

如此低估俄罗斯的能力对事业不利。更主要的是，这种估计没有提出积极的政策。没有规定旨在利用俄罗斯经济能力的措施。这指的首先是企业界、科技领域、现代管理技术领域的潜力。

我认为，现在主要的是创造条件，使俄罗斯每个公民都能挣到钱。挣到钱，一方面对自己有好处，还可以将钱投入到本国经济当中。

为此必须铲除那些仍在干扰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所有屏障。首先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机关的工作方式。

现今，国家的巨大能力被臃肿的、工作起来磨磨蹭蹭、无效率的国家机关封杀。顺便说一句，在电视采访时，在约 50 万个打来的电话中公民对各种行政强迫命令的抱怨几乎占四分之三。

实施行政改革，铲除贪污腐败

我们习惯抱怨俄罗斯官僚人数众多、办事磨磨蹭蹭。对他

们的指责是完全有理由的。我再说一遍，这是常有的事情。然而，很奇怪，俄罗斯的官僚机构与其他国家相比，不是多了，有时甚至还要少一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主要问题不在于这些机构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其工作安排得是否好。国家机关现在的职能无法适应完成战略任务的需要。而掌握现代科学管理知识的官员犹如凤毛麟角。

我谈到过行政改革的必要性。出现一个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应、与我国所面临的目标相适应的国家机构应当是这项改革的结果。国家机关应当是高效率的、精简的和积极工作的。

为此需要怎样做呢？

第一，实现整个执行权力机关系统的现代化。现在，执行权力机关的分支机构的状态是，它们似乎仍然是集中统一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指挥部。企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私有化，但以前的命令习惯还残存着。各部继续做出各种努力，使企业和组织在财政和行政方面服从自己。由于这些行政干预，在国内很难进行文明经商。

而国家的直接义务应该是，为发展经济自由创造条件，提出重点战略方针，向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开服务和有效地管理国有财产。

为此，执行权力机关应当进行合乎逻辑的和合理的配置，国家机关应当成为落实经济政策的有效工具。国家机关的改革需要同改变执行权力机关的工作和配置的原则密切联系起来进行。

第二，我们需要有一个有效和明确的拟定、通过和执行决定的机制。现行办法注重的主要不是内容，而是形式。

第三，应当分析国家现在履行的职能，只保留那些必要的职能。

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我已经给政府下达了相应的指示，

请他们做行政改革的准备工作。

显然，改变国家职能，这是件复杂的、长期的任务。这方面搞不得任何运动。搞运动的结果只会使一些官员从一个部门平平安安地“转到”另一个部门。

然而，关于削减国家多余职能，我们已经讲了两年。可是各部委提出种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仍抓住这些职能不放。但是，这当然不能成为推迟改革的理由。

应当向政府总理提出改组执行权力机关体制的有充分理由的建议。在结束这个话题时，我想指出，遗憾的是，现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安排助长了行贿受贿之风。行贿受贿不是不搞镇压而产生的结果，我要强调一下，这是限制经济自由的直接结果。人们都在用贿赂来克服种种行政障碍。障碍越大，贿赂数额就越大，收受贿赂的人的级别就越高。

我们不应当等着让已取得的稳定转变成行政管理上的停滞局面，其中也包括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中缺乏透明度而产生的停滞局面。对于老百姓来说，国家机关仍在搞“暗箱操作”。

应当列出一个明确的情况通报清单，国家机关必须把有关情况公之于众。这个清单应当用法律来确定。这是发展公民社会的需要，也是形成文明的经营气氛的需要。

推进司法制度现代化

我们在司法制度现代化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大多数必要的命令、法案和法律已经通过了。它们的执行办法也已经确定。现在需要切实执行所通过的决议。

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变化不仅应涉及法院的工作组织和工作条件，而首先应涉及确保对人权的保护和司法公开性的程序。

我们需要建立在国内外都能受到尊重的法院。这项任务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首先是经济性的。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律制度，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是为了使国内外公司不对它的威信和效率产生怀疑。

新的刑事诉讼法典今年的7月开始实施。因此，司法机关和护法机关应解决大量的组织机构问题，以便从7月1日开始使这一法律全部实施。我请求联邦会议迅速审议刑事诉讼法典中的必要修改条款和实施刑事诉讼法的法案，其中包括涉及把逮捕权移交给法院的法规。

接着要审议的是民事诉讼法典、仲裁法典、仲裁法庭法，这些法律对于公民和国家的经济都是十分重要的。

我认为，也应该完善仲裁法庭的结构。今天，解决争端和对提请裁决的申诉的审议都是在同一个法庭进行的。请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准确地划分仲裁法庭的权限和普通的审判法院的权限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同一个争端在不同的法院进行审理，而做出的判决往往大相径庭，这大大有损于法院系统的声誉。这把企业家、公民置于困难境地，给法院增加负担，对拓展健康的经营气氛很不利。

应该使“俄联邦检察院法”符合新的法案和法律条款。

最后，使刑法和惩处体制人道主义化对我们十分重要。如今对不大的、中等程度的罪行实际上是按重罪一样处理的，这样做不会使犯罪现象减少，反而只会使人变得更加凶残。

况且根据现行法律，法院已有用罚款以及其他一些比较人道的惩处措施来取代剥夺自由的可能。然而，法院很少使用这种可能性。我认为，凡是很有根据，也有理由不予剥夺自由的案件都可以用不剥夺自由的惩处措施，这应该成为法院的普遍做法。

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已经讲过多次，大家也十分清楚，必须实施处罚，但不是过于严厉的处罚。

确保俄罗斯经济竞争力的一个因素是稳定的法律基础。

是的，我国法制系统还处在形成阶段。今天，我们正在通过许多法律，以便更迅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但是，就是这一点也不能为通过的法律经常相互矛盾作辩解。已通过的法律得不到执行，法律经常更改，甚至有时尚未生效就更改。

现在，政府起草了一整套税法修正案。其中所提出的许多变动应当得到支持。但是我想提请注意：即使拟定者具有“最善良的愿望”也不应当成为原谅法律上的疏忽和低估所通过决定的后果的借口。

况且，在我国的税法立法中已经有了对规定进行深入细致的认真研究的例子。首先让我们看一下 13% 的所得税。如果采用这一步骤，我们将可以人力刺激经营积极性。所以我今天想再一次说，这一规定无须重新审议。

打击极端主义

有一个因素使公民感到我们的国家不舒适，外国人感到我们的国家不好客，这个因素就是犯罪。执法机关应当尽力保护公民权利，同敲诈勒索、行政腐败和恣意妄为开展无情的斗争，保护所有者和生产者的权利。

极端主义的泛滥是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定的重大威胁。这里所指的首先是那些使用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和标志，制造洗劫、毒打和杀人等恶性事件的人。

这里，警察和检察院往往不具备行之有效的工具去追究有组织犯罪的策划者和煽动者。在多数情况下，案件只限于把间

接执行者提交到法院。实际上，极端分子匪帮就像犯罪团伙那样疯狂作案，需要同样将他们绳之以法。最近，将向国家杜马提交一项涉及打击极端主义的法律草案。

划分中央和联邦主体之间的管辖对象和职权范围

建立联邦区工作已于去年基本完成。联邦政府与地方的关系已变得更加务实和密切。

我认为，把联邦的某些职能转交给联邦区，使其与地方的关系更加密切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可以将部分监督工作和干部工作让联邦区去做。主要是在财政监督领域方面和商定部委下属地方分支机构的使用人选，以及人选的数额同样应予以考虑。

划分联邦、地区和地方权力机关的管辖范围工作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一年前，我在这里讲到必须恢复秩序。迄今已将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的各级权力机关提出的意见进行了收集汇总，为此而建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分析。

显然，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繁重，但我们期待着委员会的工作会有成果。这对于提高国家政策的效益，稳定各级预算之间的关系，使整个俄罗斯政府工作的安排更有透明度，是十分必要的。

我想就签署划分中央和联邦主体之间的管辖对象和职权范围条约的实际情况讲几句。俄罗斯宪法规定，可以签署这种条约，签署这种条约是合法的。在我国历史的某个人们知道的时期曾采用过这种条约，我认为，这也是必要的。但实际上，这些条约常常导致俄罗斯联邦主体之间关系的不平等。而最终导致生活在俄罗斯不同地区的公民之间的不平等。

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权限的划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难怪在 42 个签署这种条约的主体中，有 28 个主体已经废除了这种条约。

当然，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里，应当考虑到各地区的特点。同个别地区签署条约还是必要的。但如果事先不讨论和没有达成社会共识，背着其他联邦主体签署条约，我认为是错误的。

我认为，所有划分权限的条约应当通过有关俄联邦法，即通过你们加以批准的程序，以便让所有主体都知道，谁拥有哪些特惠，为什么拥有。联邦会议应当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这些决议。

车臣局势

现在谈谈车臣局势。冲突的军事阶段可以认为已经结束。由于俄罗斯军队和特种部队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行为，才结束了这个阶段的冲突。一年前，我们还在计算有多少抵抗我们的人，有多少匪徒和恐怖分子：是 2000、3000、5000，还是 10000。如今他们有多少对我们来说已不重要。现在只需要知道他们在哪里。

在这个共和国，还有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和平生活遭到残余匪徒的破坏。但是，不能因此伤害整个民族的权利。我们不能允许这样做。每个车臣居民和离开那里的人都应当感到自己是俄罗斯联邦名副其实的公民。

因此，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使车臣回到俄罗斯政治和法律空间。这包括在该共和国建立有行为能力的法律制度和自己的强力机构。将来进行自由的选举，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政权体制，安排好车臣人民的经济生活。

加强地方自治

长期以来，联邦当局几乎没有关注地方自治问题。结果，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

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地方自治的立法基础水平低。联邦地方自治法和联邦主体的有关法规不仅与地方自治的现状不大协调，而且彼此之间也不大协调。

其中一个原因是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权限不明，对国家机关该负有什么权限，地方自治机关该负有什么权限也未做明确规定。

因此，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地方作用”的概念本身和“地方作用”问题。其中一部分问题与联邦和地区国家权力机关完成的任务相交叉，而另一些问题需要巨大的物质支持，它们只有在联邦主体的协助下才能顺利解决，有时还需要联邦中央的直接支持。

此外，地方自治机关的收入基数不足，这仍然是地方自治的巨大问题。不论是在履行联邦法律（例如，退伍军人法）方面，还是在住宅和公用事业方面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居民恰恰要求地方权力机关负责。

我认为，联邦立法者必须明确地方自治的结构。首先，用法律的形式把已证明有生命力的地方自治的那些形式确定下来。同时，不妨回顾我们自己在革命前的历史经验。

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反映在“地方自治基本原则”联邦法的新版本以及地区立法中。

地方自治机关可以有自己的预算资金来源，这一点也很重要。主要依靠发展小企业，有效利用土地和其他不动产。在考虑到市政府开支权限，国家权力机关可以保证赋予地方政府从

调节税中提成的长期定额。

我想再次强调：如果没有具有行为能力的地方自治机构，可以说就不会有整个行之有效的权力机构。此外，在地方一级公众才拥有对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的巨大潜力。所以我们必须整顿这一级的秩序。我国公民经常谈论他们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秩序。

为发展小企业创造条件

我想单独谈谈小企业问题。刚才我从地方自治的角度谈过这个问题。这对全国很重要。大家知道，政府起草了小企业征税法修改稿。在做这项工作时请国家杜马仔细听取企业协会的意见，以免重蹈覆辙，因为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在实行统一社会税时小企业税务负担过重的情况。

在提交杜马审议的“路上”暗中修改最初草案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了，结果修改意见歪曲了原意。

我们常说，对于刚刚起步的企业给予“站立起来”的机会极为重要。然而，考虑不周或没有妥善加工的法案往往不是让我们的经营活动“站立起来”，而是使其“耍滑头”。

我们必须制止百姓们和权力机关之间毫无意义的相互角逐——权力机关一出台法规，百姓们就想出对付它们的办法。人们的创作积极性不应体现在追求税收方案的所谓“最佳化”上，而应体现在运用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那些税率定额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上。

我想补充一句：税收改革是重要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整个经营活动，特别是小企业的经营活动有许许多多无理要求，这是不适当的行政挤压造成的。这种挤压首先来自监督和检查机构。

这种监督的耗损很大，有时毫无意义。监督往往是形式上的。而失事、坍塌和失火等造成的物质损失并未减少。花钱只买了张证明，再出问题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可是我们有数十万人在做监督工作。隶属这些机构的还有数千家靠检查工作“维持生计”的商业组织，这并不夸张。它们的规定和罚款如同敲诈勒索，是过分的负担，妨碍经营活动。

我们需要修改对监督机构的职能做出详细规定并整顿这些机构的法律法规。只要有可能，就用对经济主体更负责的有效措施取而代之。当然，在这方面采取行动要有条不紊。

我认为，我们应当扩大实行成套的保险责任制的做法。保险公司对某一领域是否正常运转是“用卢布担保”的，而官员的担保方式就不同了，他们最多只受到行政处分。

我相信，推广风险保险制，不仅可以使检查人员的数量减少，而且可以大大提高监察和监督系统的工作效率。对国库的充实、公民的经商积极性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此外，政府应该使这种检查减少到最低限度——一些地区这样做了，并且搞得相当好。应当实行一种“暂停”检查小企业的做法，例如，哪怕在小企业开始运行的头三年中停止检查也好。如有必要，就修改法律。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已经体现在早先通过的破除官僚主义的法规中。

在这里，我还想谈谈地区权力机关。你们今天对小企业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当俄罗斯各地有实际行动的时候，联邦权力机关的决定才能真正起作用。

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问题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经济增长速度直接有关的重

要任务之一，是继续对所谓自然垄断的大公司进行改革。这个领域有发展竞争的巨大潜力。

去年，经过长期酝酿通过了改组某些垄断公司的纲要。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很遗憾，垄断者却利用国家对这些垄断公司的“明明白白”的关系来提高收费率，它们的借口是“亏损增加”，但这些借口并非总是有根据的，多半是站不住脚的。

请大家注意：对经济垄断部门进行改革应该对国家有利。不应该让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者——公民、市政府和国家在改革中受损失。改革垄断部门是为了减少花销，避免非生产性开支，制定出考虑周全的投资计划。

为此，基础设施垄断部门的预算在今年就必须改为由政府批准。到目前为止，政府甚至还不清楚它们的具体情况。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有资产的管理。几乎在所有经济部门中都有国有企业。但是在近一万家国有企业中，真正效益好的屈指可数。2001 年大约有 400 家国有企业陷入破产。

还应该提醒大家：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国有经济的真正规模。尽管曾多次谈到国有财产的清点工作，但这一工作还没完成。除了增加额外开支等问题，那些效益不好的国有经济并没有给我国经济带来任何利润。这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不应存在，这里我说的只是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明确国家和市政府应该保留的财产。

至于破产，在这方面必须赶快整顿秩序，而且我首先得再次对你们立法机构谈这个问题。企业“川流不息地”破产已经成了一项赚钱的生意。我们必须使破产程序和企业整顿的机制变成透明的市场机制，也就是说，不能成为给营私舞弊者提供方便的机制。请联邦会议切勿拖延有关法规的审议。

有效的银行体系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最重要条件。这种体系的任务是积累资金并使其变成投资。因此必须弥补银行改革落

后所造成的损失。要加强银行监督，使银行的活动有透明度，要采取措施加强银行的资本化。

住宅和公用事业改革

生产和服务领域缺乏改革，再加上垄断做法所引起的极为尖锐的问题之一，是住宅和公用事业的改革问题。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千家万户。

一方面，居民付出的钱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服务质量却没有提高。国家花巨资补贴住宅和公用事业，但效果却很差。在一些地区，不得不由紧急情况部来解决市政问题所造成的危机。绝大多数与会者不是听人说说，也不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

显然，需要大力改变整个住宅和公用事业系统。而住宅和公用事业改革的最初构想是把钱花在维持技术落后和过时的市政公用系统上，把钱花在“跑、冒、滴、漏”上，然而住宅和公用企业不好好工作，而去花钱。

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在降低费用的同时改善服务质量。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能使我国公民不必担心整个住宅公用事业改革就是多收费。

我们将要做的主要工作是，把支配预算补贴的权利交给公民。否则，居民只能是不合理和开支大的公用事业的服务对象。

住宅公用事业的专营权使得公民不能在市场上挑选所想要的住宅和公用事业服务。因此，我想提请政府和地区领导们注意，在提出提高工资任务的同时，一定要开展竞争，对公用事业的企业的开支进行审计并向居民提供决定住宅公用事业服务范围 and 项目的权利。

只有这样，消费者才能有积极性节约照明和取暖的用电，而生产者才有积极性使用节能设备，安装计算用电的电表。

住宅公用事业政策首先是使公民能得到住房。但是还有许多公民的住房条件很差。世界上早就有对公民解决买房和养房问题大有帮助的机制，首先是抵押贷款。当然，实行这个制度取决于国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收入低，金融市场利率高，住房市场不发达，建筑造价高，这一切还远远不是借助于抵押贷款机制就能全部解决的。

在一些地区，实行住宅抵押贷款已取得初步的成功经验。已经提供了大约四万笔贷款，在一些联邦主体地方住宅抵押贷款机构也开始工作。

我认为，发展抵押贷款机制应该成为联邦政府以及地区权力机关优先关注的领域。

加入世贸组织问题

我们得学会利用国际经济新形势带来的好处。显然，对俄罗斯来说，是否融入世界经济空间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国已经有世界市场，我国的市场已经是世界市场体系的一部分。

然而，国内对是否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对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回避。争论往往很激烈，甚至以烧对方草人而告终。我认为，没必要争论到烧草人的程度，但需要进行非常细致的讨论。

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加入世贸组织不是绝对的好，也不是绝对的坏。这不是对好的品行的奖励。世贸组织是一种工具。谁善于使用它，谁就会变得更强大。谁不善于或不想使用它、不想学习，宁愿坐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配额和税率的栏杆外面，

谁就注定要失败，在战略上绝对要失败。

我国还被“排斥”在制定世界贸易规则的进程之外，我们已经在世界贸易中，却不准我们参与制定规则。这将使俄罗斯经济停滞，降低俄罗斯经济的竞争力。

世贸组织成员资格应成为在国际市场上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且也是解决我们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强大外在动力。

我相信，只有面对国际市场的严格要求，在国际市场上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俄罗斯经济才有可能发展。

因此，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深思熟虑的“设计方案”应该考虑到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光靠在世贸组织框架内的谈判解决不了问题。要加强能够帮助本国生产者适应新的工作条件的国家机构；清理目前国家支持经营活动的措施；从反倾销调查的角度发现有争议的项目，并及时地使之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

重要的是，培养有相应专业水平的干部。每个世贸组织成员都有数千人做贸易协调工作和解决争端。而在俄罗斯国家机关研究这个问题的只有几十名公务员。这种工作需要的人我国不够用，而不需要的人我国却非常多。

我们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谈判平台，以便使国家权力机关了解俄罗斯企业的利益，了解赞成加入世贸组织的企业的利益，也了解不赞成加入世贸组织的企业的利益。

要认真分析联邦和地区的经济制度。因为在地区立法中有使俄罗斯面对竞争者的要求不堪一击的规定。

为了使我国的立法工作和法律基础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议会肩负着大量的工作。新版海关法典、有关技术调节、各种保护措施、反倾销措施以及补偿措施、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最为重要。我们不能停止谈判，要行动起来。

当然，权力机关必须继续与工业家磋商，也必须与工会磋商。大家都应该是这个进程的参与者。所有人的意见都应该考虑。

充分利用本国科技潜力

目前我国经济对科技进步成果也不太敏感。很大一部分企业实际上既没有为研制新的技术设备，也没有为使陈旧技术设备更新进行投资。

同时，国外对俄罗斯科学家、对其科研成果和高新技术却有很大的需求。他们非常有竞争力，许多外国风险基金会在我国开展工作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很多科学的整个部门或流派都得到世界研究中心和国际康采恩的资助。但是俄罗斯拥有的巨大科技潜力我们自己却没有去很好地利用。目前我国经济中很少有利用这些潜力的合适的长期项目。

因此，政府应当确定国家支持新技术工艺的形式，找到符合我国资源、当前市场分布情况和经济联系形式的做法。

显然，不应恢复过去年代科技进步的模式，那是陈旧的、讲排场的模式。需要着眼于具体项目，而不是一些行业的决定。

应当帮助俄罗斯的研究设计人员走向世界的风险资本市场，以保证科技产品和服务进入有效流通。所以，应当在我国的生产者真正能在世界市场上占领一席之地的各个领域开始这项工作。

尤其要谈一谈保健问题，因为它与我们大家有着直接的关系。的确，只有我们大家出现了健康问题，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你们大家非常清楚，俄罗斯居民的健康指标如何，这些指

标无法使人宽慰。保健必须现代化已经谈得很多，太多了。

我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一项任务，准备立法，以便完成向有偿医疗服务和医疗帮助的保险原则过渡。我们有一个习惯，最复杂的事往往被搁在一边，非常遗憾，这项任务至今没有完成。

继续进行军事改革

继续进行军事改革，在缩减应征入伍兵服役期的同时向职业军队过渡无疑是优先方面之一。这种改革是社会所需要的，首先是军队本身所需要的。

实行新的兵员补充制度和缩减应征入伍兵的服役期不是一年能完成的事情。国防部今年在一些部队进行试点，在试点时，应当研究陆海军兵员补充向志愿原则过渡的全套机制。从试点结果就可以看出，能否很快就缩减应征入伍兵的服役期。而且我要强调，应大大缩短服役期，不能拖延这种改革，也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手忙脚乱。

考虑到国家财政能力以及国家安全的利益，我们将逐步开展这项工作。

在建立新型——机动的和精干的——军队的时候，必须为军人及其家属提供应有的社会条件。国家还应该重视为祖国服役多年和将退役的人。必须帮助他们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俄独立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

另外，今年10月将进行俄罗斯联邦存在11年以来第一次国家人口普查。

普查结果将于年底公布。通过普查我们将得到有根据的统计资料，了解人口、民族成分、就业和移民人数等情况。

普遍认真地进行人口普查对国家非常必要，如果不切实了解情况，了解有关人口组成的信息，就无法做出理由充足的决定。如果联邦和地区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构、总统在地方的全权代表机构不能有效地合作并协调行动，也无法进行人口普查。

我认为组织人口普查是头等重要的任务之一，请各级权力机关积极参加普查的准备工作。我国公民要理解人口普查对国家的意义。

反对恐怖主义问题

今天，俄罗斯是国际稳定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正是因为俄罗斯所持的原则立场才有利于形成牢固的反恐同盟。我们和一些独联体国家领导人做出了相应的决定。

对于早就遇到恐怖主义问题的我国来说，不存在支持还是不支持努力捣毁恐怖主义巢穴的问题。况且，这些措施确实有助于加强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善独联体许多国家因这个问题而造成的局面。

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完成了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消除阿富汗最危险的国际恐怖主义中心，控制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形势的消极影响，消除来自那里的威胁。

去年“9·11”事件后世界上许多人都明白，冷战结束了；人们还明白，现在面临着另外一种威胁，正在进行另一场战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战争。国际恐怖主义的危险显而易见，不需要提出新的证据。我想指出的是，对俄罗斯也是一样。

外交政策

我要强调的是，今后也将根据我们的能力和国家利益——军事战略、经济和政治利益，绝对务实地制定俄罗斯对外政策。

独联体是保证世界广大地区稳定的现实因素，是具有广泛任务和利益的一批国家的有影响的联合体。

做独联体国家的工作，是俄罗斯外交重要的优先方面。这个优先方面关系到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独联体国家有许多条件共同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运输和能源项目。我相信，这些项目的实施将增强我们一体化的牢固程度，使俄罗斯的经济、而且不止俄罗斯的经济有新的可能性。

在人文项目方面，包括科学和教育项目方面还蕴藏着一体化的巨大潜力。俄罗斯已经增加了独联体留学生的人数。政府也应讨论进一步增加留学生人数的可能性，哪怕只增加目前由俄罗斯国家付学费的学生总数的1%。

我认为今天有必要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们在欧洲的优先方面。在欧洲，无论我国的一贯立场，还是与欧洲众多具体的一体化步骤都显而易见。我们将继续积极地做欧盟的工作，以便形成统一的经济空间。

我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目标是保障世界的战略稳定。为此我们参与建立新的安全体系，与美国保持经常性对话，做工作改进与北约的关系。

我想指出，俄罗斯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尽管竞争激烈，这一点我已说过，但对我们特别重要的是能找到盟友，以及自己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可靠盟友。

经济和社会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点。而在这种条件

下成功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最佳世界模式。有各方面的模式，商业方面、科学方面、体育方面，以及经济发展速度方面的模式。国家机关工作有质量表现在我们能做出内行的决定。

只有当我们不仅仅符合世界最佳模式，而且自己创造最佳模式的时候，我国才能切实有可能成为富者和强者。

我们应该使俄罗斯成为繁荣富裕的国家，使人们能在这里舒适而安全地生活，自由地劳动，不受限制和没有恐惧感地为自己和子女挣钱，在这里养育子女，建设家园。使人们向往俄罗斯，而不是离开俄罗斯。

农用土地的流转问题是整个 土地改革的核心

——在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

(2002年4月19日)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要审议一个重要的问题——调整农业用地的流转问题。这不单纯是土地改革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是它的关键部分。

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以俄罗斯联邦宪法的各项条款和已经在土地法典中固定下来的各项条款为基础的。但是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农业用地的命运不仅至今仍悬而未决，而且正像我已在开始时说的，是整个土地改革的核心。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俄罗斯来说。在过去不仅农民的命运始终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而且也许可以说，甚至国家制度本身最终也取决于在俄罗斯是怎样解决土地问题的。

我们的时代也不例外。围绕着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讨论了整整十年。你们知道，现在准备了好几个关于农业用地流转的法律草案，其中包括我们将要讨论的政府的草案。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去翻看其他的草案，去看那些草案中阐述的条款。在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由于我上面说到的原因，我们应该特别谨慎。要听取农民的意见，也要听取俄罗斯联邦的各个地区的意见。但是，当然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们

应该利用所有这些复杂情况根本什么事情也不干，年复一年地进行无效的争论，不去解决问题。

应该坦白地承认，今天土地改革的进程总还是有点受阻。但是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领域，都要为土地的“停滞”付出相当高的代价。俄罗斯的公民至今不能利用俄罗斯联邦宪法赋予他们的合法权利。在我们争论的时候，土地流转的“黑市”也在积极地发展，我想，你们地方行政长官们是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情况的。这种情况不是昨天才出现的，在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发布的相应命令之后它就出现了。农用土地的土地流转机制已经奠定了，可是至今也还没有用法律来对它们进行调节。当然，这是一条通向不怀好心地利用这个极其重要的经济资源的途径。

我相信，为这些或那些决定渲染气氛是不会有利于事业的。我们必须找到社会的利益和公民的权利之间的平衡。要制定出可行的和明确的组织农业用地流转的方案。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应该归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我并不想把所有的问题都开列出来，但是我想勾画出一些关键的问题。

第一，需要为文明的市场关系清理好场地。首先要创造条件，让人们愿意在土地上经营，让农业有利可图，并增加对投资的吸引力。我想，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创造出这些规则来，并在土地市场上遵守这些规则，但是不要限制这个市场。

第二，必须计算好实施所建议的方案会给预算带来的后果。特别是在税收领域里。这在不小程度上关系到俄罗斯联邦的各个地区。

非常重要的是要把土地关系从阴影中拖出来，其中也包括和转让土地所有权有关的各种土地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有规定土地所有者的变换和土地的价格构成的明确易懂的程序。

第三，新的法律要在已经形成的法律领域里起作用。我指

的首先是已经形成的土地法、民法和税收法。需要让我们正在通过的法律或者正在审议的、应该成为法律的法律草案不违背所有这些规范，而是纳入到已经存在的立法中去。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让一个法律和另一个法律相矛盾。

最后一点是，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的各个地区的条件的多样性和吸收到农业流转中来的土地类型的不一致性。所以在地区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的看法是（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最后的决定，我们聚集起来是为了商量如何把这件事做得更好），地区的特点不仅是是可以，而且需要加以考虑，至少是在什么期限内实行土地流转的问题上。这个问题需要留给地区去解决。还有一些其他相当重要的事情也完全可以转交到地区一级去定。我不想事先就跑到前头去，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我想，也是国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关键问题之一。

我认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应该从已经勾画的对待问题的态度出发。我们应该在国务委员会主席团里谈谈有争论的问题，努力找到解决它们的办法，使得在扩大的国务委员会上的讨论能够更具有建设性。

这就是我在开始时想说的一切，我想请领导国务委员会主席团有关这个问题的工作组的叶戈尔·谢苗诺维奇·斯特罗耶夫发言，据我所知，他在奥廖尔和莫斯科都已经召集过这个组的会议了。他自己早就在研究这个课题。我到过他那个州，记得那里已建立起了相当妥当的土地关系体系。叶戈尔·谢苗诺维奇在工作组的活动过程中提出的建议，不仅是建立在对地区特点的了解基础上的，而且是建立在他在联邦委员会工作的经验基础上的，当时他曾领导了上院的工作。我知道，他在那时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所以我相信，所有这些都他在国务委员会主席团工作组的工作过程中加以利用了。

在视察里海区舰队舰艇支队时的讲话

(2002年4月25日)

请转达我为这里所做的工作对里海区舰队领导的感谢。在90年代初区舰队分割之后，俄罗斯实际上在这里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作战部队、18艘战舰和62艘供给舰。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当舰队不得不离开里海上的主要基地的时候，它失去了相应的基础设施。

最近进行了大量工作，不仅是为了保存，而且也是为了发展舰队。我们应该在这里增加自己的存在，而且这种存在应该成为保障俄罗斯在里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重要因素。实质上今天区舰队是在所有上述领域里保障我们利益的惟一工具。

今天可以确定地说，区舰队处于能战斗和具有作战能力的状态。但是最近十年我们没有可能在接近作战的条件下实际检验它的作战准备状况和完成任务的能力。所以我认为必须要在夏季时期安排并进行一次演习——舰队力量和部队的航行集训。这次航行集训要吸收军事指挥机关、舰队的所有兵种，还有相互配合的北高加索的和地区的联邦边防局的兵团和部队，以及空军和防空兵第四集团军的兵团和部队参加。进行航行集训的地区是里海的北部和中部。舰艇和部队的行动必须安排在最大限度地接近完成作战任务的条件的状态下进行，但是一定要一丝不苟地执行安全要求。

同时我想请你们注意，我们和里海临近国家的相互协作，我们和它们在里海上相互协作的关键问题上的相互理解能够为共同的活动创造条件。联系到这一点，在演习过程中，必须邀请所有里海临近国家的代表作为观察员来观察今年夏天计划要进行的那些演习活动。我想，我们越早和他们接触就越好。也许和我们的某一些伙伴应该谈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参与个别的项目。但是这要由你们决定，要由你们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和伙伴们确定。

所有演习的基本任务应该是锻炼所有上述兵团在和恐怖主义的各种威胁做斗争时的协同配合。现在我们刚和军官们谈到了舰队的水兵们怎样参与保障俄罗斯在北高加索的利益。我们知道，在阿富汗，也就是在直接靠近里海的地区的作战行动还没有结束。此外，存在着毒品扩散的问题，经水路转运毒品是完全可能的，而这是俄罗斯今天遇到的问题中的一个，对于我们，对于整个俄罗斯，对于全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们知道，以后这些毒品就要运到西欧去。

最后应该注意的第三个方面，是海上救援问题。今天在里海上，在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上，还没有协调好相互协作系统。

这就是在准备和进行演习时应该注意的三个基本方面。

欧亚经济共同体是有前途的

——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元首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2年5月13日)

问：成员国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不会对欧亚经济共同体产生消极影响吗？

普京：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正是为了预防这种发展态势，今天对这一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们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专门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所有国家将在他们自己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的过程中，从奠定于本组织的基础中的那些原则出发，协调他们的立场。大家都同意，可以这样说吧，俄罗斯联邦取得的那些条件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是由于考虑到俄罗斯因自己经济实力的关系，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做到这一点。我感觉这是今天通过的主要决定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主席——哈萨克斯坦总统做出的评价。

问：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存在过去了一年之后，能不能认为这个组织是有前途的呢？

普京：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组织的前途，我们就不会建立它了。问题在于，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东西都丧失了。由于所谓的国民经济联系的断裂，吃苦头的首先是公民。问题在于应

把有意义保存下来的东西保留下来，要看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种种进程。不能落后于这些进程，而是要能提供在我们这里有竞争力的服务和商品，共同在世界市场上利用共同体国家内部相互协作的所有优势。

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创造出发展的良好条件。我们组织的主席已经提到了我们在最近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应该指出，在增长速度上，哈萨克斯坦是我们肯定无疑的带头人。在今年的前二三个月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以上，我看，这是出色的指标。塔吉克斯坦的发展也不错——8%以上。这是很好的指标。我感觉，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并非次要的程度上是由于在欧亚经济共同体范围里取消了合作道路上的许多障碍。我们谈到了经济和运输项目，谈到了海关和边防工作中的相互配合。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面有力地前进，我相信这个组织是有前途的。

问：最近常常有人拿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联盟比较。这是性质相当接近的组织。你们今天在会上是不是审议了建立一种机制可以让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联盟更紧密地合作呢？

普京：我想，当然可以拿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联盟做各种比较，但是这些比较今天对我们无疑是看不出有什么优势的。欧洲联盟走过了一条非常长的相互协作和合作的道路。正像你们知道的，一切都是从煤炭和钢铁开始的。就在不久以前，欧洲提起了这一点——回忆起了开辟了这个进程的法国外交部长。

至于相互协作，当然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知道，欧洲联盟对相互协作是敞开的。我们俄罗斯和欧洲联盟有积极的合作。欧亚经济共同体也是如此——这个组织的建立首先就是为了加强在经济领域里相互协作的各种机制。

我绝对相信，欧洲联盟是有兴趣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相互协

作的。我指的是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所具有的巨大的能源潜力、运输条件以及我们准备为有效的相互协作提供的其他基础设施。既有销售市场，也有生产能力——不只是原料，而且有高科技。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可以有效利用的。今天我们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但是当我们聚集起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起在欧洲联盟中正在发生怎样的进程，做出比较并且努力从中吸取好的东西。仅在今天我就说到了欧洲联盟关于建立统一边界工作机构的决定。这已经不是是在边境事务领域里协调政策了，这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超国家的组织。正像你们知道的，我们今天做出的决定之一，恰恰就是要在海关领域里协调我们的相互配合。我不能说这是在欧洲联盟的直接影响下做出的，但是我要再重复一遍，我们在拿我们所做的和欧洲联盟做比较，而且我们将这样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内部努力安排我们的共同工作，使得我们在和欧洲联盟的合作上不会有障碍，相反是要为相互协作扫清道路。

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元首 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 和答记者问

(2002年5月14日)

一 声 明

请允许我受同事们的委托做一个简短的声明，在这之后我很乐意回答你们的问题。

集体安全委员会的这次会议是为集体安全条约十周年而召开的。这无疑是我们合作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在这些年里，形成了相互协作的牢固的法律基础，制定出了通过和实施集体决定的规则体系，调整了进行军事与军事技术合作的机制。

今天，当我们的国家遇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条约在实践中证明了它对保障集体安全是需要的和有效的。显然，今天世界局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进行严肃的工作，让条约的各种机制能适应当代的条件。一个共同的观点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发展我们合作的最佳道路是把条约改造成国际地区组织。我们委托秘书处和将从条约参加国中吸收的同事们去起草这方面的建议。这指的是要对条约现有的各种机制的工作从职能上做出修正，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发展已经积累的潜力。我想强调的是：不

要去发展没有需要的官僚机构。

我们也讨论了深化军事合作和军事技术合作的问题。规定了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实施军事技术合作基本原则协议。我们还打算在研制、生产军用产品和实现军用产品的现代化以及培养军事干部方面发展相互协作。我想指出，所有国家的首脑都认为这个方向是最重要的、有前途的和需要的，也通过了要在军事指挥领域里相互协作的决定。

我们分析了集体快速部署部队的活动。6月在吉尔吉斯斯坦计划举行例行的集体安全条约和反恐怖中心方面的联合演习。认为这些演习的一部分在哈萨克斯坦进行也是适当的。这让我们有可能再一次检查快速部署部队的准备程度和培训水平，制定出共同进行反恐斗争的方法，其中也包括有独联体的其他一系列国家参加的反恐斗争。

在结束时我想强调：从这次会议开始，俄罗斯将在集体安全委员会和它的各个机关里担任主席，将想方设法促进实现今天通过的决定。

二 答记者问

问：您是积极主张独联体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一体化的，特别是在动力资源领域。3月1日在阿拉木图有了建立天然气联盟的想法，此外，昨天您和纳扎尔巴耶夫签订了划分里海北部海底的协议。但是这些资源不仅是把各个国家联合起来的东西，而且也有尖锐的竞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集体安全条约在这个地区起什么作用呢？

普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建立和今天的存在不是为了保护参加国的能源利益。它有着更广泛的任务。集体安全条约在完成它应起的作用的时候，应该为合作、为这个地区的稳定局

势创造良好的条件，应该促使参加国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和在考虑到彼此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彼此间的问题。此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应该创造条件，使我们大家都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合作，也包括在能源领域里。

我认为，昨天的事件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盟之间的双边关系中是非常重大的事件，而且也是重要的国际事件。我指的是，两国签署的文件所要调整的领域中存在的丰富资源储藏地，所有这些是总的政策，既是能源政策，也是安全领域的政策的组成成分。毫无疑问，集体安全条约为建立良好的合作条件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问：在三个对付威胁的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和反恐联盟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协作的机制呢？

普京：在苏联解体，所谓的“东方集团”解体和两个集团的对峙停止之后，世界上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局势。不考虑世界上的新局势最终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就像去年9月11日那样的后果。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应该建立新的世界安全结构，新的合作机制。今天在我们这里，在莫斯科发生的一切——加强当年签署了集体安全条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就是说，使合作具有新的质量），这是建立世界上新的安全体系的成分之一。自俄罗斯总统在回答你们的一个同事的问题时，让人们注意到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准备和其他类似的组织合作的。今天在小范围内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说到了，军事政治问题和政治问题越来越经常出现在我们组织的日程上。这就是说，我们准备和其他类似组织中我们的伙伴合作，我们对这种合作是开放的。这也就是说，集体安全条约可以成为世界上建立新的安全体系的成分，包括通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接触。也就是说既和东方的，也和西方的类似组织接触。

问：众所周知，集体安全条约的参加国对国际反恐同盟的

活动做出了自己明显的贡献。最近美国越来越经常说出一种想法，认为可以在其他地区，其中也包括在直接临近集体安全条约地带的地区，改变反恐斗争的方向。会议的参加者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集体的立场呢？

普京：至于是不是可能把反恐同盟的行动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认为，第一，国际反恐同盟值得集体安全条约国家予以支持。第二，所有旨在制止恐怖活动的行动应该是经过协调的。协调行动的主导组织应该是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在那里，我们大家应该按照工作程序和根据联合国的章程文件讨论这些问题并做出决定。我想再强调一下，并且指出（这也涉及前一个问题），签订了集体安全条约的国家现在正在建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些国家彼此合作和友好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是针对我们可能会碰到的威胁的。

问：在十年里，有一些国家感到失望并且退出了集体安全条约。你们这些国家却在加强自己的合作。您对这一点能说些什么吗？

普京：我们对局势的发展是满意的。

在欢迎美国总统布什访俄 时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2年5月24日)

一 在和美国总统布什举行大范围会谈时的致辞

我们非常高兴在俄罗斯的首都和它的核心——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欢迎你们。这是美国现任总统对俄罗斯联邦的第一次访问，我非常愉快地指出，这次访问和以前美国国家元首对我国的所有访问相比，是一次全然不同的访问。

我想强调的是，如果说在这之前实际上所有在这种水平上的会晤都是为了克服矛盾或者克服这些矛盾的后果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有权利说我们是在建立完全崭新质量的相互关系。这涉及安全问题，限制战略潜力问题，涉及我们参与建设新的安全的世界和两国间信任关系的新质量。而且这一切都是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在最近的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在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班子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发生的。

所以我们特别愉快，总统先生，能在俄罗斯接待您。我和我的同事们记得，我们在美国得到了怎样热情的接待，其中也包括在您的家里，在您的家庭里。而且我们非常想以同样的好客来回敬您。我们非常希望，而且也相信，您对我们国家的访问将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二 在和美国总统布什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我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的正式会谈部分刚刚结束。接下来我们尊敬的客人们还要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结识我们的国家。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对我们会谈的主要结果做个总结了。首先是我们在去年11月就已在华盛顿和克劳福德达成的原则协议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实际的体现。

我指的是签订削减进攻性战略潜力的条约，指的首先是这个文件。从条约的文字和精神上说，这是重申我们两国做出了削减核军备和为加强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度而共同工作的选择。这是两国意识到自己对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负有的特别责任而做出的决定。

我们也通过了俄美之间新的战略相互关系的宣言。其中确定了两国在安全和国际政治领域合作的基本方向。为深化经济合作和发展公民社会的各种机构之间的关系定下了积极的基调。我和总统先生在小范围内会谈中实际上是面对面地把一大部分时间用于两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协作这一方面。

宣言表述了我们在反导弹防御问题上对话的原则。这就是可预见性和公开性，排除对伙伴的潜在威胁。也重申了关于把整个进攻性和防御性系统的问题相互联系起来研究的热那亚协议。

俄罗斯和北约在“二十国”框架内的相互协作的机制是一个单独的题目。今天这个机制意味着“二十国”的所有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责任和信任的全新水平。我想特别强调指出，这种国际创新之所以能够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由于俄美关系加强了。其中也包括共同抵制国际恐怖主义。

在悲剧性的9月的日子里，俄罗斯人是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我们从自己这方面深深感谢乔治·布什总统代表美国人对不久前在卡斯皮斯克发生的事件所表达的真诚的同情。

对恐怖主义的牺牲者的怀念和对我们国家公民安全的责任，都要求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和这种罪恶做斗争。我坚信：就像在和纳粹斗争的年代里一样，相互理解的精神和真正的盟友关系的加强也将成为今天取得积极成果的保障。

所以，日程上就安排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有在评价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任何表现时采取同样的态度和标准的基础上，在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进行的斗争中相互协作的问题。当然也必须与所有部委，包括强力部门的密切接触。在这方面我们有积极的经验。它是在最近积累起来的，而且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今天在会谈中指出了这种情况。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双边工作小组表现出了自己的效率。我和布什总统已谈妥，要把它改编成和恐怖主义做斗争的工作小组，把反对核、化学和生物恐怖主义等一些方面单分出来。

俄罗斯和美国今天也有意愿在经济领域里建立起新的关系。

我们的企业家们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这就是善于吸收、有韧性、办事灵活。他们的共同工作依靠的是共同的价值观：贸易自由和最大限度地支持个人主动性的原则。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不断地为实业界的人士开辟新的前景和新的条件。

我们应该摆脱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障碍。这里说的已经不仅是承认俄罗斯经济的市场地位了，虽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感谢总统，我今天要亲自感谢他在会谈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给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问题甚至不在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这一类已过时的老古董上。

摆在日程上的是消除妨碍俄美之间包括在各个高科技领域

里建立有成果的相互协作的行政方面的障碍。那就是决定着 21 世纪初世界经济轮廓的一些领域——就是航空航天部门、信息、电信、科学和教育、新的能源来源。

联系到这一点，我要指出，我们今天对能源包括核能给予了应有的注意。从我们的观点看，俄美在这个领域里的全方位的合作能够成为整个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结束时我想强调：当然，不是所有的想法，也不是所有的倡议我们都能在文件中固定下来，形成正式协议的形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重要的进展这一点是绝对明显的。

今天我们是用同一种语言讲话，是在一起共同对抗全球性的挑战和威胁。我们准备共同工作来形成稳定和公正的世界秩序。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和两个国家的利益，而且我敢确定这是符合全体文明人类的利益的。

问：想问两位总统。如果我们真的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那么为什么每一方都需要 1700 枚核弹头呢？普京总统，为什么俄罗斯应该继续制造核武器呢？布什总统，为什么美国应该在仓库里保存 2000 枚这样的武器呢？

普京（补充布什）：我同意我的同事布什先生的评价。我们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出发点是，消除一定部分的核潜力是比较合适的。同时我想请你们也注意另一种情况。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手里掌握什么武器（任何武器，包括猎枪），都会知道，更好和更安全地保存武器的方法就是把弹药卸下来，而不是把武器装上弹药，拿在手里，并把指头扣住扳机。这是绝对不同的两种状态。我和布什总统谈好要实现这种状况的缓和，我认为，从保障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这已是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且这是两国关系中非常好的一种信号。

至于俄罗斯为什么今后还要生产核武器，我想告诉您，我

们没有把这样的目标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但是，除了美国和俄罗斯以外，还有其他掌握了核武器的大国。更让人要警惕的是，有的国家正在力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手段。

国际安全领域里的专家们知道，而且常常说到核武器是一种制约的武器。更何况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确认——而且很难驳倒他们——掌握核武器已经成了使人类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内制止发生大规模战争的一种障碍。我想，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并建立世界上两个主要核大国之间的一种崭新的关系，应该考虑到今天在上世界上形成的各种关系的全部总和，应该考虑到世界在安全领域里发展的前景，记住我提到过的那些潜在的威胁。

问：布什先生，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在今天的条件下绝对是面目可憎的“冷战”残余，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废除它呢？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当局打算利用它来作为向俄罗斯领导人施压的工具呢？您们是不是已经谈妥什么时候俄罗斯将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您对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是什么？普京总统，您对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供俄罗斯的民航使用持什么态度？

普京：如果说到整个经济贸易联系，我们今天几次指出了在这个领域里正在形成的局势有某些不寻常之处。这种不寻常在于，随着在裁军领域里关系的改善，彼此信任的增强，我们在经济领域里相互协作的地带在拓宽。自然，在经济贸易领域正在出现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那样一些问题。

美国政府和总统对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态度我们是知道的。正是美国政府主动提出要取消这个修正案。我们非常希望俄罗斯和美国生意界的同仁们以及在议会层次上的相互协作，将能在事实上自动消除许多类似的问题。

至于您提出的购买“波音”飞机的具体问题，我应该指出

的是，美国总统是维护美国经济利益的最好的院外说客。因为他不仅为“波音”，而且也为鸡肉和其他问题当说客。我常常能从我的同事那里听到。他通常是这样开始的：“你知道吗，这当然不是我们这个层面的事，但是我想对你说……”然后就是关于这个或者那个问题的一大段独白。但是您提出了一个尖锐和具体的问题。说尖锐是因为它是在我们实际的相互协作日程上的一个问题。说具体是因为这说的是完全具体的事情。既然问题是具体的和尖锐的，那我也按照在体面的社交场合通常采用的那种办法，对它做一个最一般性的回答。

第一，照我的看法，我们的运输人员还是应该基本上面向自己国家的设备。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生产者除了把生产出来的设备提供给国内市场以外，提供不到别的地方去，——没有别的地方放这些设备进去。或者是很难放它们进去。这是第一（顺便说，也是有关在各个市场上的相互协作问题的）。

第二，我们的运输人员，首先是“民航公司”，应该是有竞争能力的。他们应该有先进的航空设备。所以他们今天也有美国的飞机“波音”，也有欧洲的飞机“空中客车”。现在确实存在着进一步购买的问题，用新的设备更换这些外国生产的飞机的问题。我应该说，我们各个经营主体会做出怎样的决定（我想说，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营主体层次上的问题），这要取决于我们相互协作的水平。今天据我所知，我们的美国伙伴提出的建议要比欧洲伙伴们提出的贵些。而如果美国人采购我们便宜的钢材和便宜的铝，那他们的飞机就会便宜一些和更有竞争力，其中也包括在我们的市场上。

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我也和总统讨论了，也和我们的好朋友和伙伴——经济部长讨论了。而且我非常希望在经济贸易联系正常化的范围内，所有这些问题将会以对双方都最有利的的方式得到解决。

问：请问两位总统关于伊朗和不扩散的问题。布什总统和美国国务院把伊朗称之为对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最大国家。如果俄罗斯将继续出售材料的话，这些新的战略关系是不是会在国会中遇到问题？普京总统，布什的班子说，向伊朗出售核工艺和先进的军事工艺是现在最复杂的扩散问题。您同意这一点吗？您今天是不是对布什总统有什么专门的允诺？

普京（补充布什）：我要重申布什先生说的话，而且同意您对这方面的威胁所做出的评价。我总的认为，不扩散问题从保障国际安全的观点来说是关键问题之一。顺便说这也是在俄罗斯—北约框架内建立“二十国”的基本动机之一，那就是一起来为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而工作。

我同时想指出的是，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不带有破坏不扩散进程的性质。我们的合作涉及的完全是能源。它完全是集中在经济性质的问题上的。

我想指出，美国自己已经承担了义务在朝鲜建设类似的起缓冲作用的核电站。这是第一。第二，除伊朗外，我想我们也应该想想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在台湾地区发展某些核计划就在我们这里引起了一些问题。在其他某些国家里，正在为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运载工具而积极地工作着。

所有这些也应该是我们在双边基础上和在俄罗斯—北约合作框架内特别加以考虑的课题。照我的看法，这是当代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我的看法是，为了在这个意义上使这个问题解决得有效，我们就必须同处理其他一些问题一样，解决一个主要的任务——提高彼此信任的程度。

我今天对布什总统说了，至于伊朗和其他一些国家，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些国家的导弹规划、核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公司的工艺基础上的，是得到它们支持的。我们有这样的情报，而且我们准备把它提供给我们的美国伙伴

们。如果我们能这样行动而不是泛泛谈论，那我们就能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和对我们国家都非常重要的方面取得结果。

问：新条约在多大程度上能保障俄罗斯和美国在新条件下的现实的核均势？会不会发生放弃均衡而有利于某个国家的情况呢？双方打算怎样解决监督条约执行情况的问题呢？向美国总统提一个问题：有消息说，在美国武装力量的核目标名单里依旧有俄罗斯，这怎样能和已经宣布的两国间新的战略关系相吻合呢？

普京：至于均势，均势关系，就像核潜力的分量等等那样，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我们称做核遏制力量的发展战略。但是我想请您相信：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是完全符合俄罗斯联邦利益的。今天签署的那些文件本身就是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部、国防部和外交部和我们的美国伙伴们共同工作的成果。我们是从现在的局势出发的，也预测了世界局势发展的长远前景。我想强调长远前景这一点。至于监督和核查的问题，我想指出，我们非常满意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们的美国伙伴同意我们应该保留其中规定了各种监督办法的第一阶段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我们谈妥也要在今天签署的那些文件的基础上继续这项工作。

我也要对导弹瞄准的目标问题上说上几句。我们的军人，包括今天在这里的第一副总参谋长巴卢耶夫斯基先生，他和他的美国同事一样，非常明白，是在什么地方、向哪里和在什么时候做瞄准的以及今天瞄准的是什么。所有这类在媒体上炒来炒去的东西，不外乎是在访问前夕或是在访问快要进行之时国内政治斗争的表现。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美国，都是如此。我们不是在感情用事的层面上，也不是在媒体的水平上，而是在专家的水平上非常懂得这一点的，而且这也并没有引起我们的任何担心。

在俄罗斯—北约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2002年5月28日)

首先我诚挚地感谢我们的意大利朋友们和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先生的热情接待和他出色地组织了这次会见。

我想像得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切是多么复杂。这次会见的意义是难以估计的。倘在不久前，俄罗斯和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要举行这样的会见，考虑到其今天的规模和质量，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今天这已成为现实，而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有了紧张的共同劳动和大家都愿意进行彼此关注的和绝对坦诚的对话。

正如这里已经说过的那样，世界上20个有影响的国家认识到了在急剧变化的世界局势中根本的安全利益有共同性。它们也足够充分地认识到了进一步协作的必要性和全球面临各种新威胁的危险，首先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

去年9月11日，恐怖活动使纽约和美国的其它城市数千人丧失了生命。而不久前，在5月9日伟大的反法西斯胜利日那一天，在俄罗斯のカスピ斯克市，恐怖分子残杀了妇女、老人和儿童。他们也玷污了对那些给世界带来自由和希望的人的悼念。

我们记得：半个多世纪以前，人类为政治家们在联合一切力量反对共同敌人方面罪恶的眼光短浅与延误时间而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规

模相当的任务。目前的威胁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带有另一些特点。但是它对人类命运的危险性并不是小些了。

因此，今天一切国际合作的机制与方式正在经受考验，不仅是看它们是不是还需要，而且要看它们是不是能适应新的挑战。

我们知道，要经受住这场考验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时间，对此秘书长在他不久前给我的信件中也曾提到过。我完全同意这一点。需要耐心和坚强的政治意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结构，能够可靠地既捍卫我们共同的利益、又捍卫不可分割的和平与安全。

作为现实主义者，我们记得，俄罗斯同北约的关系有着一段非常不简单的历史。我们经历了从对抗到对话、从冲突到合作的很长的道路。我们非常清楚，随着罗马宣言的签署，另一种全新关系的建设刚刚开始。的确，我可以重申我们尊敬的东道主意大利总理说过的话。我同布什总统在莫斯科对这一点谈了很多。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千百万俄罗斯人正确地接受了关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转入新质阶段的决定。我认为，西欧、美国和加拿大的公民们也把这一举措看成是我们愿对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共同承担责任的一种证明。

在这方面，出发点应该是清楚地懂得，无论是核导弹潜力，还是“冷战”时期的义务都已经不可能是，而且也不是防止当代各种威胁的法宝。

我们通过了宣言，它清楚地确定了协作的原则，确定了新的俄罗斯—北约委员会这种形式的机制，并且已经划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初步领域。所以，我们坚定地指望罗马文件不是表示各种愿望的声明，而是共同进行建设性工作的牢固基础。

俄罗斯从一开始就对它感兴趣，就是把它当成工作工具

的。十分重要的是，“二十国”这种形式的合作将要依靠的牢固的国际法基础是联合国宪章、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和欧洲安全宪章。这样我们就把新的委员会纳入了在保障安全领域里进行工作的各种全球性的和地区性的组织相互补充地发挥作用的网络。

由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加强与北约的平等协作是我们多方位的态度的现实体现之一，对此我们别无选择，而且我们愿意坚决地遵循下去。我们不能想像被排除在欧洲之外，同一些同事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认为低估在独联体和亚洲已经经过实验的各种合作机制的作用也是不可思议的。

只有把所有这些方面的行动和谐地结合起来，才能为建立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统一的安全空间创造广泛的条件。我想，会晤的参加者们会同意这种看法。

尊敬的同事们，今天我们进行了“二十国”这种形式的首次会议。我们希望我们同北约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关系将得到质的改善。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复杂和重要的工作将不仅以相互尊重，而且还以关注寻找新的接触点为基础。只有通过这种途径，共同利益的逻辑才有可能转变成共同行动的逻辑。我认为，这也是俄罗斯—北约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

最后，我想再次指出：我们关系的新现实——这是相互谅解的新水平和质量的直接反映。我认为，我们为和平所共同付出的努力将会继续下去。在这方面我们别无选择。

我想诚挚地感谢所有今天来参加这次协调和互谅圆桌会议的人士。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你们中的每个人的良好愿望，没有你们对所发生的一切的重要性的理解，没有你们对这一切的理解的话，今天的会晤是不可能举行的。也就不可能得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结果。我想请你们相信，俄罗斯懂得其责任的深浅。

在与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和意大利总理 贝卢斯科尼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2002年5月28日)

我们认为，我们今天同北约成员国国家和政府首脑的会晤的确为俄罗斯与北约的相互关系打开了崭新的一页。今天签署的关于建立俄罗斯—北约委员会的文件是双方合作达到崭新的更高水平的体现。多变的世界局势使我们意识到生命攸关的安全利益的相互依赖性。靠单干是不可能保障这些利益的。形成我们各国的合力能够也应该成为建立21世纪新的安全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去年9月25日我在德国联邦议院曾详细地谈过这一点。

关于关系新质量的罗马宣言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建立基于互相尊重对方利益的真正伙伴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同时我们意识到，俄罗斯和北约对某些安全问题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但我们知道并相信：使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东西要更加珍贵，更加重要。并肩应对新的挑战 and 威胁的决心，应成为俄罗斯和北约未来关系的基础。今后，一系列关键问题将在俄联邦就“二十国”的框架内的直接和平等的参与下得到讨论和解决。

俄罗斯和北约每一个成员国将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行事

这种态度应成为形成没有分界线的统一欧洲安全空间的目标，在我看来，这是极其重要的。

极为重要的还有，在新的委员会里的合作将以尊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以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欧洲安全宪章和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的其他规范文件所规定的义务为基础。

当然，光靠我们今天签署的这个文件是无法来改写俄罗斯和北约复杂的关系史的。我们也不提出这样的任务。但是，对所做工作的总结使我们充满信心地感到，同北约的协作将能实地巩固欧洲安全。它将促进维护全世界的安全和稳定，对此，我们丝毫不感到怀疑。

问：罗伯逊先生说到世界的变化和委员会极其宏伟的、旨在提高安全程度的工作计划。请问，这个组织将变成某个在解决冲突中起重大作用的机构吗？而对您，普京总统先生，我想问的是，您相信民主的俄罗斯将真正成为这个联盟的一员吗？这可能吗？

普京：我与我的同事们不仅在政府，而且在国内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协商，实际上，同俄罗斯议会中所有的政治力量的领导人都进行了协商。在这些协商的过程中，我的一位同事想起了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他大概是这样说的：“俄罗斯从来没有像它希望的那么强，但也从来没有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么弱。”俄罗斯一直在国际事务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问题在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形成了以俄罗斯为一方、实际上以世界上其他国家为另一方的格局。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甚至恶化了同我们伟大的东方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从俄罗斯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这种对立中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好的东西。我国的绝大多数公民们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俄罗斯正在回归文明国家的大家庭。除了希望大家都能听到它的声音、认识到它的存在、在任何时候都能考虑到它

的国家利益以外，俄罗斯什么都不需要。俄罗斯愿意在各种国际程序和规则的框架内，在文明交往的框架内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行事。在我们今天通过的文件中已经清楚地确定了这样的目标。

问：欧洲开始带着醋意看待俄罗斯同美国的接近和俄美关系的不断发展。在这方面您是否认为俄罗斯—北约委员会的建立将会消除类似的担心？

普京：关于欧洲对俄罗斯和美国发展关系的某种醋意，那么，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这最好去问贝卢斯科尼先生。如果坦率地说，我好像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醋意。相反，我认为，像美国和俄联邦这样的世界上最大的核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只会巩固欧洲大陆的相互信任。的确，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刚刚结束的对俄罗斯联邦的访问非常成功。我们看到了美国总统及其同事们的美好愿望。同时，访问最后达成了很好的结果。我们对这些结果给予了很高评价。我丝毫没有怀疑，这个情况也使我们今天的会晤能取得良好的结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一直把发展俄罗斯同美国、俄罗斯同北约之间的关系看做是发展我们同统一的欧洲和我们的其他伙伴的联系的良好桥梁。俄罗斯由于自身的地缘政治地位，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力求既在东方又在西方推行深思熟虑的政策。

不是明天，而是在今天。我们将有可能开始同他们进行协商。

问：现在对今天的宣言的重要性，对历史性的时刻议论很多，说它是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的转折点。不久前美国总统布什顺利结束访俄。同时，不久前乌克兰宣布了加入北约的愿望。请问，就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可能要进行的会谈会如何影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的发展呢？

普京：俄罗斯和乌克兰是按照独特的方式发展两国的双边

关系的。这是从苏维埃共和国大家庭中产生的两个亲密国家。近些年来，俄罗斯同乌克兰的关系有着特别积极的发展。至于北约总体上的扩张，您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它没有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应该置身于对欧洲和全世界和平与安全有利的进程之外。我们与同事们没有就此议题进行过详尽的讨论。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它也有权选择保障其自身安全的道路，比如，参加我们今天成立的这个委员会。这需要同委员会的成员、同北约的成员、同秘书长进行讨论。我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在原则上我看不到这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或者有什么影响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地方。

您知道，不久前我刚刚同库奇马总统会晤过，我们对乌克兰领导人、乌克兰人民、乌克兰国家愿意用最完美的方式同俄罗斯建立关系没有任何疑问。

问：总统先生，正如您所认为的，参加成立俄罗斯—北约委员会，俄罗斯这样做是否会帮助北约这个过时的机构去适应欧洲和世界政治的新现实？如果是的话，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在当前局势下需要这么做？

普京：我们是在帮忙，我认为我们是在帮忙。而且这样做是有意识的。有意识这样做是因为在当代世界出现了一些机构，它们的基本任务像它们所说的那样，是维护全世界和平，是协调国际社会和成员国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支持北约。所以，我们也决定成立俄罗斯—北约委员会，所以，我们愿意积极地在这里参加。此外，正如我在今天的工作午餐会上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在宣言中提到的目标和任务将得到履行，那么，俄罗斯将关心加强这个组织，就像我们将一起解决保障世界和平、反恐以及不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得以扩散的任务一样。

在俄罗斯和欧盟高层会晤时的讲话和 会晤结束后答记者问

(2002年5月29日,莫斯科)

一 会晤时的讲话

我非常高兴地在莫斯科、在已是第九次俄罗斯和欧盟例行首脑会晤上欢迎你们。我应当立即指出的是,我们的定期会晤不会使它们成为“走过场”的措施。这也许是一种数量的确正在转变为质量的状况。这可能不会像我们希望的这样快,但进展还是积极的。

在俄罗斯与美国、俄罗斯与北约集团之间的关系中出现质的进展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着全新的任务——给俄罗斯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再一次确认这种关系的意义在于其不仅是欧洲的,而且也是世界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基础之一。

在这样的会晤中,我们有责任解决在政治、经贸和社会各领域进行实际协作的具体问题。遗憾的是,许多问题已经由来已久了,对它们的讨论,遗憾的是——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是在来回兜圈子。应该打破这个怪圈,否则我们的会晤怕要变成某个清谈馆。我想,谁也不会希望这样。

我们希望今天最终能将就诸如在安全与防卫领域进行协

作、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等问题达成具体的谅解，从欧盟即将扩大的角度出发，开始实际的会谈进程，综合解决有关加里宁格勒州的生活保障问题。

对后一个问题我想特别谈一谈。我们所有有关保障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其他部分之间人员和货物过境的建议目前尚未得到布鲁塞尔方面的理解。我想说得甚至更尖锐一些：给我们提出的各种解决办法实质上只意味着一点——俄罗斯人是否有权同居住在本国任何一部分的亲属们自由交往将取决于一个外国的决定。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过程中将更详尽地谈这个问题，而且我还要更详尽地阐述俄罗斯的立场。我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

在“冷战”已被埋葬的今天，再退回到这种立场去是绝对不可理解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整体上说以及在许多其他问题方面，同欧盟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取决于这个涉及俄罗斯人切身利益的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对我们彼此协作质量的绝对的衡量标准，是我们彼此协作的“试剂”。

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在前进的同时把悬而未决的、决定着数百万人命运的问题留在“背后”。要知道事实上情况就是这样。

我想强调的是，除了能充分保障俄罗斯联邦公民的权利——在现在这件事情上是数百万人的权利——的解决办法之外，根本就不存在别的选择。

在欧洲建立统一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空间是迫切的和能够实现的目标。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声明过这一点，其中也包括在共同文件中。现在的问题在于要把政治宣言转为能够操作的协议。俄罗斯方面有这样的准备，准备去进行的正是这样的共同工作。我们希望就今天会晤的议程进行有成果的协作，并准备对这一进程做出自己的建设性的贡献。

二 会晤结束后答记者问

请允许我扼要地向你们通报关于我们的工作的结果。我认为，我们的客人——阿斯纳尔先生、普罗迪先生和索拉纳先生以及首脑会晤的俄罗斯参加者们都有一切理由对我们的会晤结果给予足够高的评价。

对一系列有关我们相互协作的问题进行的认真的和建设性的讨论表明，我们正在积极地朝着建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紧密协作体系前进。政治对话在继续加快速度。我对它的目前状况表示满意。在同恐怖主义做斗争问题上和在安全与防卫领域里，欧盟的相互协作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预防和解决欧洲的冲突局势方面采取共同行动已经有了基础。至于经济领域，寻找我们各国经济一体化的途径仍是这里的主要问题。

在这方面，我欢迎在这次首脑会晤中听到的欧盟准备最后完成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决定所需的立法手续的声明。

我想指出的是，专家们对充实欧洲经济空间的构想所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有成果。能源对话的机制也开始了运作，它将使保障欧洲能源安全的想法成为现实。

对欧盟即将扩大的问题以及正在或可能出现的与此有关的涉及俄罗斯的各种问题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其中首先是综合解决加里宁格勒州生活保障问题的任务。讨论十分尖锐。我想，我们认为这一问题是需要欧盟实际扩大之前解决的最重要和紧急的问题之一并非偶然。

我认为，为寻求解决也应该吸收欧盟未来的成员国——我们的近邻波兰和立陶宛参加。我想，解决该州生活保障问题将成为我们同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质量的检验。

在我们会晤的范围内，我们还就一系列迫切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阿富汗、巴尔干、中东的局势，印巴之间的局势。在此我们正是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们理解印度方面对恐怖主义在克什米尔继续猖獗活动的不安，并认为就停止恐怖主义组织在巴基斯坦控制的领土上的活动采取坚决措施将能促进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

与此同时，我们一致认为，武装冲突极其危险，它会对整个安全与稳定带来远远超出本地区范围的严重后果。我们商定为促进防止武装冲突发展成为大范围的对抗而继续协调努力。这是俄罗斯与欧盟在对外政策方面紧密相互配合的又一例子。

在做总结时，我想指出的主要的一点是：尽管在我们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问题，存在着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但这次首脑会晤明显地表明，我们的合作并未停止不前。我们确定了具体的任务，它们必须在今年11月在哥本哈根即将举行的下一次首脑会晤的筹备中得到解决，我相信，双方为加深协作所做的努力将使我们能够达到所确定的目标。

问：在能源自由化问题上有哪些特别的标准？为了尽快地通过关于允许国际组织进入车臣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努力抵制在车臣的暴力遣返的政治决定，正在采取哪些步骤？

普京：遗憾的是没有翻译，所以，我懂多少就给您回答多少。第一，关于自由化。我们当然讨论了这一话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整个能源对话，我想指出的是它有非常积极的进展。有需要补充解决的问题，但对我们来说，决定承认继续实施天然气合同是正确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而且是在实际做法上的信号。

我们谈了自己的考虑，即我们是怎样看待进一步开展能源对话的——这不仅是包括碳氢化合物，而且还有在电力工业方面的合作。这里也有应该解决的问题，然而，我们选择的运作

及其速度是正确的，这种速度对我们来说是适合的。我们谈到关于开发俄罗斯大型的碳氢化合物产地的共同方案。在这方面我们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来进行研究。我们认为这也是绝对正确的。因此，总的来说，我再说一遍，我们对我们与欧盟联系的进展情况感到满意。

我们深信，我们在这方面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欧洲经济、工业和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的。我想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们将沿着今天讨论的那条道路走的话，欧洲经济将在供货稳定和价格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得以生存，而且在取决于同俄罗斯合作的这部分是完全能保持自己的竞争力的。

至于车臣的局势，我想你们是了解的——尽管存在着许多复杂情况，但车臣共和国积极发展的进程在继续。那里为国际组织的工作创造了一切条件，但这自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营造了正常的社会氛围、建立了车臣共和国自己的政权机关和法制机关。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成立车臣共和国内务部机构，将在那里工作的当然是车臣共和国自己的居民。我们非常希望正是他们自己将对车臣共和国的局势担负起主要的责任来。上述事情完成之后，我们将进一步发展这些政治程序，并最终将对车臣宪法、车臣共和国的基本法进行全民公决，在此基础上，作为下一个阶段，选举共和国首脑。就是这样的前景。

问：在波兰、立陶宛加入欧盟之后，加里宁格勒州的局势会急剧恶化。布鲁塞尔与莫斯科之间就此问题的对话是否会经常性的？正如俄罗斯总统今天说的，今天的讨论极其尖锐。分歧的主要原因在哪里？是否做出了什么决定？

普京：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确非常尖锐，而且其原因也是清楚的：130万人生活在加里宁格勒州，很难统计有多少他们的亲属和朋友住在俄罗斯联邦的其他地区。我们

认为，不仅考虑到今天俄罗斯与欧盟彼此协作的水平，就单拿今天的世界状况来说，我们也无权不关注遵守人的起码权利。如果不及时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受到考验的就将是今天文明社会的这些根本的基本原则。但是，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同事们会做出积极的反应。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将积极起来，其实就如解决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一样。我们多次谈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这有着原则性的意义，而且不仅是道德政治方面的意义，还有表现为具体数字的实际意义。我想对欧盟领导人今天通过的和今天提到的决定表示感谢。我非常希望这个决定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终得出，让俄罗斯听众、观众、俄罗斯的公众明白说的是什么。可以说，目前在欧盟大约有 14 项对俄产品的反倾销程序。每年俄罗斯经济蒙受的损失大约为 2.5 亿美元。总的来说，世界上对俄商品的这种反倾销程序大约有 100 项。俄罗斯蒙受的损失整整为 15 亿美元。如果今天宣布的这些决定将得到实施的话，那么，我相信，这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非常希望其他相当尖锐的问题也能像加里宁格勒州的问题一样得到解决。

问：您推行的是非常大胆的国际政策。您觉得欧盟的哪些应对步骤是不够的？您昨天在罗马说，与独联体的合作被低估了。北约怎样能同独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

普京：您对我的话理解得不准确。我不是说，俄罗斯在亚洲、在独联体范围内的政策有哪些成分被低估了。我说的是俄罗斯政策的这个方面的重要性，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俄罗斯政策的这些方面，俄罗斯对外政策将是平衡的。这就是我所说过的话。

至于上海合作组织、对外政策的亚洲方面，我可以阐述我的立场。

我认为，俄罗斯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将是我们同我们的

西方伙伴们一起在欧盟的范围内或在与北约合作的范围内所做的努力的一种重要的和实质性的补充。这就是我所指的。我觉得，这一立场不仅对俄罗斯合适，而且也对我们的东方和西方的伙伴们合适。

至于应对步骤，我们今天在这方面谈了很多。第一、如果只在您建议的那个话题的范围内话，那就是我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俄联邦国防部提出了我们就扩大与欧盟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的建议，并把这个计划交给了我们的同事们。我们等待回答。目前还没有答复，我们希望我们的同事们将研究俄罗斯方面的建议并提出自己的想法。

在最近的将来在欧盟范围内将要进行相应的程序，我们盼望这些程序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通过并希望得到答复。今天在俄联邦国防部正在就此问题进行重要的会晤。我相信，这种进展将是积极的。从我们在经济领域合作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关于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支持这一进程的问题。

今天，正如您听到的那样——我们大家都这样理解——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已经解决。关于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协作还有其他重要的方面。这是已经提及的能源对话、在高科技方面的合作（我们今天也谈到过它）、在航空和火箭技术方面的合作。法国不久前实际上把库鲁宇宙火箭发射场交给了欧盟，我们在这方面有非常有意思的、重要的和非常有前景的协作空间。我们说的是关于我们相应的宇宙系统“格拉纳斯”与欧洲系统的比较。所有这些都是具有全球性的协作领域。我指出的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它们还有更多的，但如果您想从我这里听到我们特别重视的话，大体上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问：俄罗斯总统已经多少说到关于俄罗斯与欧盟之间能源

对话的问题。能源对话的前景怎样？在这方面有没有进展？有这样一种印象，即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比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发展要快得多。您能就此说点什么？

普京：至于在俄罗斯与北约合作的框架内或在俄罗斯与欧盟合作的框架内解决问题的速度，在这方面——首先是在安全方面，北约有某些优势，因为它是一个现成的组织。欧盟正在形成和表述自己的欧洲安全和防卫政策，所以，在它形成之前，俄罗斯要与欧盟联合是相当复杂的。尽管我们建议在这个工作阶段上也进行合作。我们认为这也将是有益和重要的。

今天我是这样理解我们的同事们和索拉纳先生的，即在原则上我们的同事们对此表示同意。除此之外，我希望随着这个问题在欧洲本身的不断发展，我们在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说最为重要方面的共同工作将会不断加速。

至于能源对话，我真的已经谈到过这一点。我只想补充一点的是，原则上来说，所有这些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只要我们在解决另外一个全球性的共同问题上将有有力的进展的话。这一点我是想用来补充对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我们能像普罗迪先生在上次莫斯科会晤时建议的那样来表述的话，那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大欧洲经济空间——这里指的也包括俄罗斯。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我们要制定在欧洲市场上工作的共同规则。我想，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也将能从长远前景上解决能源问题。

书面答中国《人民日报》社问

(2002年5月30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单独会见

《人民日报》社社长许中田期间递交)

问：总统先生，过几天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脑会晤上，您将再次会晤您的中国同事江泽民。我们两国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您同江泽民主席早已是老朋友了。请问，您对这次会晤有何期待？您如何评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两国合作关系的发展？

普京：我们两国根本的国家利益的共同点和对发展双边关系、世界构筑的基本原则以及关键的国际问题所持态度的吻合或者接近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客观基础。在实践中，这都要通过在所有级别和范围内进行对话和合作的体系来加以实现。

毫无疑问，最高一级的接触在这一体系内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这种接触的框架内协调和提出双方在各个领域协作的基本方向。

这些接触具有十分活跃的性质。我们不仅在双边活动中，而且在国际论坛期间，其中包括在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晤上，每年至少会见三次。克里姆林宫与中南海之间保持着“热线”电话联系，我们绝不会让这条热线冷却。

通过这样的定期交往，我们之间不可能不形成良好的个人关系，这是自然的。您说得完全对，我们同江泽民主席早已是

老朋友了。这不仅使我们的会见在人际关系方面显得友好和热烈，而且还为讨论和解决国家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我们将在签署构成上海合作组织国际法基础的文件这一真正的历史事件的前夕举行会晤。所以，我同江泽民主席将详细讨论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讨论该组织的发展途径，让它能够在巩固区域和平与稳定以及其成员国发展全面合作方面全力提高自己的作用。

我们还将就双边关系的最重要的方面交换意见。我们不久将庆祝《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一周年。现在已经可以确信，条约强有力地推动了我们两国在所有领域合作的发展。越来越丰富的具体内容充实着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越来越紧密，经贸和人文联系明显地活跃起来。这一切说明，我们两国间的合作正处于高潮并有着美好的前景。

问：您经常强调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总统先生，在您看来，是什么奠定了中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在“冷战”结束后建立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中俄两国的伙伴关系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您准备怎样深化我们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特别是在经贸领域的合作？

普京：俄中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基于长期以来苏中关系和俄中关系发展积累起来的经验，而且基于我们两国国家利益客观存在的吻合、俄中对全球性的基本问题所采取态度的接近。这使得俄中两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积极协作，而且全世界也在倾听我们的声音。

我们把我们两国之间确定的战略伙伴关系看做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和财富。对于俄罗斯来说，同我们的近邻、经济富有活力和快速发展的国家，同时又是世界政治的重要

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是极其重要的

俄中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是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巩固战略稳定、有效地对付新的挑战 and 威胁的实质性因素。在此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双边合作并非旨在反对某个其他国家。不仅如此，俄中两国信奉多极世界构想，这使得莫斯科和北京能够同第三方国家进行广泛对话

俄中在许多头等重要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上的立场是吻合的，这是我们两国在共同寻找解决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反恐斗争、调解国际冲突的方法的过程中有目的地加以实现的。除俄罗斯和中国外，有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参加的区域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我们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协作的鲜明的例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为巩固军事领域的信任所采取的措施不仅在中亚地区，而且在整个亚太地区都促进了和平、安宁和稳定。

全力发展经贸联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俄中两国关系的总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联系的水平与质量

俄罗斯和中国优先注意扩展双边贸易，同时提高机器制造业和高科技产品在贸易中的比重；优先注意不仅在原料部门，而且首先在机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以及顺利实施能源领域的大型联合项目方面组织投资合作。必须完善经贸合作的基础设施，特别是法律、银行和金融方面的基础设施。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及时调节在经贸协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的分歧。众所周知，我们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希望中国伙伴们将促进俄罗斯加入这个组织

问：总统先生，几天前您与美国总统举行了会谈。“9·11”事件后，您强调俄罗斯与美国的接近是一种战略趋势。为此，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姿态。您在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时是

否依旧坚持平等伙伴关系的原则？

普京：基于历史经验和我们所处的地缘政治状况，俄罗斯力求奉行多元化的对外政策，在其优先考虑的各个方面中，美国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我们一贯的目标是发展正常的、可以预见的，并且无疑是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既要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也要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近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重大的努力。我不隐瞒，这与不少问题有关。我们往往不得不克服各种分歧，例如，如何看待世界政治中的单方面成分和多方面成分的对应关系，如何看待强力因素的作用及其各种不同的启动方式，如何解释和采用国际法准则。我们就这些问题同美国进行了详尽的对话。并非所有的问题能得到迅速的解决，但达到了主要的目的——把关系纳入共同和平等地就各种双边的和国际的热点问题提出目标和行动的轨道上来发展。

不久前我们就本着这种精神举行了俄美峰会。它的主要成果是：为在现有的条件下重新构建战略稳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加深应对恐怖主义和其他全球性威胁与挑战的协作，使包括欧洲安全和解决地区冲突等最为重要的国际领域里的合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最后，清除了过去的积垢，把经济合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使其成为了整个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因素。我们认为，这是一些巨大的创造性任务，是要以各种不同的尺度推进我们两国方方面面的平等伙伴关系。

问：俄罗斯明确提出其欧洲方向的外交目标是建立全欧安全与合作的民主体系。您将如何增进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信任感？

普京：在我们看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的独特地理构成、各国之间协作的经验、安全与合作问题方面已经

在运作的机制应该成为新欧洲安全结构的关键因素之一。遗憾的是，近些年来，这个组织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必须恢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平等对话民主论坛和就维持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问题通过决议的职能。我们正在加紧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共同的、包罗万象的和不可分割的安全构想——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取得的不可争辩的成果，俄罗斯正在从这个构想出发，真正地，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中同其他民主国家、国际组织与机构建立伙伴关系。

现在，当世界遇到了对安全的新的威胁和挑战时，特别重要的是首先要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走私毒品与武器的斗争中把所有努力都联合起来。

通过欧洲安全宪章的1999年伊斯坦布尔峰会、去年12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外长会议决议证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完全能够适应世界和欧洲不断变化的条件。它积极地参加世界各国在联合国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努力扩大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里的信任措施，促进各国在经济、生态和人文方面的合作。总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和严重的全欧规模的任务。诚然，只有在相互信任、平等合作、伙伴关系和拒绝“双重标准”的政策的基础上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不止一次地表明了这种立场，并将一如既往地这么做。主要的是要使良好的愿望不与实际脱离。那样也将会产生信任。

问：自从“9·11”事件后美军进驻中亚以来，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将于近期退出。请问总统先生，您如何从总体上来判断中亚的地区安全问题？

普京：经常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在评价中亚当前局势时重要的是以下情况。我们承认所有国家有权自主确定其合作的方式与程度，恐怖活动是对人类的全球性罪恶，在和它的斗

争中，所有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伙伴。还必须考虑到另外一点，即在同中亚国家协作中，与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俄罗斯遵循的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同时，俄罗斯认为，在地区事务中启用该地区以外的力量不应该引起局部的或国家间的争端，因为这会构成威胁，使局势丧失稳定。

在支持国际社会为消除在阿富汗领土上的恐怖主义策源地做出的努力的同时，俄罗斯也是从本国的安全利益出发的。在同我们的中亚伙伴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根据集体安全条约进行协作的过程中，俄罗斯一贯推行支持反塔利班的阿富汗合法政权的方针。大家知道，近4000名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武装分子站到了恐怖分子一边，他们蓄意充当一种突击力量，推翻中亚的各个世俗政权，取而代之地建立哈里发类型的神权国家。粉碎这些计划也使俄联邦边境避开了现实威胁。

能不能保持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依然直接取决于阿富汗局势将如何发展，在塔利班执政时期变阿富汗为制造恐怖分子的基地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帮凶是否会重新纠集在一起并再次企图颠覆中亚国家的稳定。

我们把上海合作组织——与独联体的相应机构（集体安全条约）一起——看做是在中亚保障安全和发展合作的主要机制之一。

我想提醒注意的是，上海合作组织是在签署了亚洲历史上第一批关于军事信任和削减武装力量措施的协议之后形成的著名的“上海五国”的基础上诞生的，这些协议在改善该大陆局势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团结一切力量来反对新的威胁和挑战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去年能在上海通过关于成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决议。

目前，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已经开始形成了相应的机构和建制。依据《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成立了总部设在比什凯克的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该组织成员国护法部门和情报部门的领导人的所谓“比什凯克小组”已经开始运作。大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着手形成机制，对毒品交易、有组织犯罪和武器走私等威胁展开斗争。

同时，保障成员国的共同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活动中要优先考虑的关键内容之一。在组织框架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启动。这项工作的总方向在成员国政府首脑去年在阿拉木图签署的备忘录里已经勾画出来了。上海合作组织在人文方面的合作也已开始——我们各国的文化部长不久前在北京的会晤上就具体合作的方式和途径达成了协议。

我们认为，当前我们的关键任务是继续完成上海合作组织的条约——法律建设。在这件事上，即将在圣彼得堡成员国首脑会晤上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将具有阶段性的意义。这样，我们的组织将得到牢固的法律基础并将获得国际法人资格。

同时，我们也将扩大在各个领域里的实际协作。各成员国越来越多的部门对此表现出兴趣。这种兴趣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按照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共同理解，这个组织不是军事联盟，而是致力于广泛的国际合作的开放的组织。我们联合自己的力量来保障我们各国人民的和平、安宁和繁荣。我们准备在这方面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一起成为伙伴。

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宣称在独联体内有“特殊的利益”和“特别的责任”。总统先生，您认为在对独联体国家施

加影响方面美国和俄罗斯是否存在竞争？对于这些国家想加入北约您是怎么看待的？他们与美国在军事领域的亲密接触是否会弱化《集体安全条约》而导致俄罗斯的不安？

普京：是的，坦率地说，俄罗斯在独联体内确实有着特殊的利益。对于我们来说，这首先意味着要可靠地保障俄罗斯和其他成员国的安全、在整个独联体范围内建立睦邻氛围和稳定的局面。而我们对局势要承担的特别责任，我们认为就是要积极促进安全方面的多边合作的发展，其中也包括承担独联体反恐中心 50% 的费用。

俄罗斯大力促进调节独联体某些国家领土上的争端。例如，由独联体国家委任的、负责维护格鲁吉亚—阿布哈兹争端区和平的独联体集体部队全部人员都是由俄罗斯军人组成的。在阿布哈兹（格鲁吉亚）的维和行动期间，有 80 多名我们的士兵和军官因公殉职了。我就不说这一行动的费用全部是由俄罗斯来承担的这点了。

除传统的地缘政治标准以外，我认为，人文因素有着关键性的、头等重要的意义。在独联体国家生活着 2000 多万我们的同胞。俄罗斯当然不可能也不打算逃避自己的责任，不去关心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他们的权利在多大程度上有保证。

同时我要强调：我们在独联体所执行的路线与企图控制他们或向他们施加压力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我们在自己的实际政策中从未忘记，我们是在同主权国家打交道，其中也包括它们有权选择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伙伴。请相信，莫斯科从不会对我们的近邻与第三国交好而心怀忌妒，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主要的是要让这种关系是旨在巩固和平与稳定的，是为了造福于人民的。

我们不是用已经过时的“零和对策”的范畴在思维，不是一个伙伴的胜利一定就应该意味着另一个伙伴的失败。实际

上，为什么美国在独联体范围内更广泛地存在就一定导致俄罗斯受到排挤？何况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的联系是建立在经济、安全领域里和人文问题上有着客观一致的利益这一牢固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依我看，从原则上说，今天谈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在争取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的竞争是不对的。除此以外，最近俄美在独联体空间内的相互关系开始采用的是新原则，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以合作代替竞争”。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在发展同俄罗斯近邻关系的行动要有合理性与透明度。共同参加反恐联盟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坦率和直接地谈论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不同意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立场。我们在努力发展同北约合作的新形式，但同时仍然认为，北约机械地扩充并不会使自身和那些想加入它的国家更安全。北约的扩充从一开始就不是由某些客观需要所决定的。就是现在这一点也没有现实的根据。这对于独联体国家来说尤其合理，因为它们中的许多国家已经选择了通过集体安全条约机制来保证自身的安全。

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任何一个理智的政治家来说，今天清楚的是：靠加入北约这个由有限成员国组成的军事联盟是不可能回击 21 世纪文明人类将面临的新的挑战 and 威胁的，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坚信，北约的扩充也不可能成为巩固欧洲安全与稳定的基础。

至于集体安全条约，今年 5 月 14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成员国首脑们通过了把集体安全条约机制改造为国际组织的阶段性决议。我应该指出的是，目前我们各国之间的合作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随着名副其实的地区组织的成立，这种伙伴关系由于完全依靠在条约的框架内优先考虑成员国的军事、政治联系的原则而越来越具有新的性质。

问：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在对每个国家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总统先生，请您阐述一下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立场是什么？

普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俄罗斯在经济领域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有助于我们更有组织地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今天，在中国顺利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俄罗斯是世贸组织之外惟一的贸易大国。这将会制约我们的经济改革进程、限制俄罗斯商品与劳务的竞争力并阻碍它们进入国外市场。

目前在客观上形成了促进俄罗斯更积极进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局势。工作小组在日内瓦已经开始审议总结报告草案，这是一个确定我们成为这个组织成员的条件文件。我想强调，俄罗斯将在不受到歧视的条件下加入世贸组织。我们不能同意超出世贸组织规则之外的要求。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祝贺中国朋友在获得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的“马拉松谈判”中取得胜利。我希望，在就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总的会谈进程的框架内的俄中双边会谈，将会本着建设性合作、互相谅解、考虑双方利益的精神进行，并将有助于我们互利的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参加国 国家和政府首脑全体会议上的 发言和闭幕词

(2002年6月4日)

一 发 言

首先想衷心地感谢我们的东道主——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组织这次会晤。它的举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倡议和努力以及哈萨克斯坦不断增长的威望。

我们的会议是一个独特的事件。来自亚洲大陆各地区 16 个国家的领导人有史以来首次聚会讨论巩固本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问题。

我相信，是保障和平与稳定、讨论能促进解决旧冲突和防止发生新冲突的机制的愿望使我们大家来到阿拉木图。

坦率地说，今天在亚洲地区存在着许多威胁。它们中有恐怖主义、各种极端主义情绪增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跨国犯罪和毒品交易。

俄罗斯早就对此表示了不安。首先，就国际恐怖主义而言——强调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它与具体的宗教、民族、领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9·11”悲剧之后，国际社会做出了坚决的选择，要联

合一切力量同这种罪恶做斗争。我认为，在这方面别无他途。

俄罗斯同它在集体安全条约、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伙伴们一起致力于实施具体的措施，以便在亚洲空间发展一体化。我们在安全和反恐方面一如既往地发展多边合作。我们也积极地在社会、经济和人文方面进行相互合作。

再过几天，在圣彼得堡将举行上海合作组织高峰论坛。会上将讨论一系列原则性的组织问题，确定在安全和经济发展领域进行实际工作的方针。在此我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是向其他国际联合体和各个单独的国家为进行建设性的相互协作开放的。

今天在亚洲正进行着一种形成一系列有发展前途的地区结构的进程。俄罗斯支持为提高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论坛的作用所做的努力，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一起为作为亚太地区国家行为准则的“太平洋协议”宣言而继续工作。

同时，亚洲大陆的局势依然令人担忧：中东烈焰熊熊，几乎每天都发生爆炸，和平居民深受其害。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关系有爆炸危险的局势也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切的担心。要知道，这严重地破坏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局势的稳定。我深信，我们，本地区各权威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全力以赴为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做贡献。

阿富汗国际恐怖主义策源地的化解在实质上为中亚地区的安全减少了威胁。请允许我就此欢迎处于我们中间的阿富汗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先生，他为恢复自己的祖国做了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和非常复杂的工作。然而，阿富汗政治制度调整的过程如何进行将在不小的程度上决定中亚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阿富汗的南部和东南部局势令人担忧，在那里，国内的反恐怖主义联盟只能继续反对极端主义分子的作战行动。希望国民大会将成为恢复国内合法和有效政权的现实保障，将

能为在阿富汗建立巩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创造条件。

正如我在阿富汗临时政府首脑卡尔扎伊先生访问莫斯科期间已经宣布的那样，俄罗斯准备一如既往地按照所要求的程度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促进阿富汗的社会经济复兴做出自己实际的贡献。

我们的高峰会晤能对动员各种力量去解决各种问题、建立信任和尊重彼此利益的氛围以及形成亚洲大陆统一的安全空间做出宝贵的贡献。

必须同恐怖主义威胁继续进行积极的斗争，在此利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中所规定的各种方法的一切潜力。我相信，为了顺利地同这种全球性的罪恶进行斗争，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今天，在谈到新的全球性的威胁时，也不能忘记它们的起因。它们的发生也有贫困和落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的原因。

我认为，许多这类问题可以在经济合作的领域里得到解决。我们需要统一的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准则的贸易规则、完善社会领域、建立发达的交通和动力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必须合理地利用跨国河流的水资源、改善环境保护和调节好移民浪潮。

在这次高峰会晤上准备通过的阿拉木图文件和关于消除恐怖主义和促进文明对话的宣言——这是基础性文件，规定了我们为形成亚洲新面貌在各个方面应做出的努力。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无疑将有助于对比立场和形成统一行动的思想。与此同时，巨大的和并不轻松的实际工作应该按许多渠道来进行：从国家间双边合作到规模宽广的共同的地区项目。俄罗斯准备同其他会议参加国一起为全亚合作成为绝对现实而共同工作。

二 闭幕词

就形成统一的安全空间而共同地工作，有力地证明了会议参加国认识到自己对巩固亚洲和平与稳定的事业负有集体责任。我们今天谈了许多问题并看到它们在亚洲是多么复杂和尖锐。但我们大家深知——关于这一点今天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整个世界怀着焦虑和特别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个话题是近来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其他领导人协商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俄罗斯同欧盟领导人、北约集团成员国国家和政府首脑的高峰会晤中以及在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俄罗斯期间，这个问题得到了特别的关注。

在同布什总统讨论印巴冲突时，我们不能不想起1961年苏美之间的加勒比危机，当时整个世界处于灾难的边缘。那时，两国领导人有足够的责任心去寻找解决危险对抗的出路。甚至很难想像，如果事件朝另外的方向发展的话，全人类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今天，在阿拉木图这里，我们听到了给我们带来希望的思想。印度总理声称有必要通过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决议。巴基斯坦总统说了谴责恐怖主义的话，并向我们保证，在巴基斯坦的领土上恐怖主义分子将无地可容。在两位领导人的讲话里听到了准备对话的愿望。这恰好是全世界急切地、期盼地等待两国领导人要做的。我明白，这方面的任何步骤都应该很好地进行准备，才能得以顺利实施。与此同时，我们大家希望印度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的智慧使得有可能通过对话来制止紧张局势的升级和就克服危机问题继续进行政治上的努力。最后我想感谢哈萨克斯坦总统给我们提供聚会和讨论令我们大家如此不安的最为尖锐的问题的机会。

答中国《人民日报》记者问

(2002年6月4日)

问：总统先生，我们知道，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现在，考虑到新的国际局势，您是否认为可以说对这种关系的性质要作重新评价呢？

普京：我认为，正是目前世界上形成的这种局势使得中国领导人和俄罗斯领导人感到必须加深双边接触并使其上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上。

今年我们将庆祝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签订一周年，这个条约奠定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原则。这个条约的倡议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们的好朋友江泽民。我绝对相信，在今天的局势下，我们应该考虑加深和扩大我们在所有方面的协作。我们应该考虑并研究实际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因为俄罗斯与中国在双边关系上和在各个国际组织里的协作是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实质性因素。

问：不久前，您，总统先生，与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以及与美国总统均有非常频繁的接触。联系到这一点，您是否认为在俄罗斯加强这方面政策的新条件下，俄罗斯对外政策路线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

普京：是的，我们不仅在对欧洲方面，而且在对美国方面推行十分积极的对外政策。应该就此指出的是——这也是大家

都熟知的：俄罗斯基本的经济、科技和工业潜力集中在欧洲部分，部分在西伯利亚，但还是靠近欧洲。而且欧洲是我们最大的经贸伙伴。所以，我们对这方面活动的重视是自然的。

我们对美国也有不小的兴趣，因为如果按国家区分，美国是最大的经贸伙伴。

在此应该指出，中国同美国的经贸联系要比俄罗斯同美国的联系多得多，多好几倍。所以，在这方面可以说，我们与美国伙伴们的关系至今未得到应有的评价，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最重要的玩家。

但是，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们低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以及在同俄罗斯关系中的水平和意义。除此以外，我们认为同我们伟大的东方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需要优先考虑的方面。正因为如此，我们赋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特别的性质，在去年签订了条约，让我们的协作具有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地位。

甚至由于我们的地缘政治位置（部分俄罗斯领土在东方，部分在欧洲）的原因，我们一贯推行平衡的对外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传统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既同东方、也同西方发展我们的关系。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

今天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贸易额的水平大约为 100 亿美元，而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不算香港地区的话，大约是 800 亿美元。现在我手头上没有准确的数字，但在数字的顺序方面我是准确的，不会有误。随着我们协作关系的增进（而我们将朝这方面努力），我想，不言而喻，我们在经贸领域合作的最重要方面的协作也将不断得到巩固。

问：总统先生，在不久的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

民将抵俄罗斯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您作为东道主怎样评价这次访问以及您以什么样的心情来期待这次访问？

普京：我们非常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打算安排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等待着我们的是一次重大的国际事件——我们将在实质上签署上海合作组织的章程、宪章。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军事集团，而是能够在对亚洲为发展创造有利局面中起重要作用的组织。这是指在多边合作方面。但是，我们还指望利用江泽民主席的访问也就发展双边接触进行协商。

我们的双边协作有许多方面。这首先当然是经济，这方面我已经说过了。还有在军事领域、军事技术领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电信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最后，还要讨论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协作，特别是对诸如反恐斗争、反对极端分子的斗争等尖锐问题的讨论。总之，我们计划还围绕阿富汗问题、今天在印巴之间出现的问题以及我们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协作问题进行讨论。

除此以外，我们十分尊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们认为他是俄罗斯的老朋友，他会讲俄语，会唱俄罗斯歌曲。我们将非常高兴看到他。去年我的孩子们到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夫人在自己的家里接待了他们。我非常高兴我们将有可能再次同他见面，这次是在我的家乡圣彼得堡。

问：谢谢总统先生。您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老朋友。我希望这将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会见。

总统先生，在美国宣称某些国家属于所谓的“邪恶轴心”，并开始在国际政治中运用这个概念之后，我们感到兴奋的是，您在一次国际会晤中使用了另一个概念——“稳定的弧线”。您是否能详细地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的内容是什么？

普京：我感觉，“稳定的弧线”正好可以由包括中华人民

共和国、俄罗斯、西欧国家和美国在内的世界主导国家组成

您知道，我们已经在几年前确立了与北约集团的特殊关系，并于不久前在罗马签署了加强俄罗斯与北大西洋条约集团关系的宣言。

我们准备积极参加与联合的欧洲一起建设欧洲安全体系和尽一切可能参与欧洲的安全政策

与此同时，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们十分重视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作。正因如此，我们与中国一起为巩固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而积极地工作

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的巨大分量、意义和作用，可以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起非常有分量的作用，在这种体系内，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各个国家都将在用一种思想团结起来的区域组织的框架内发挥作用，这种思想就是要建立多极世界和对人类命运负责。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有一种从中国经过俄罗斯到大西洋的“稳定的弧线”。

问：您在一年一度向俄联邦联邦会议提出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必须加快进行改革的速度。您能否较为详细地阐述一下为做到这一点将采取哪些办法和措施？

普京：原则上说，这一整套办法是众所周知的，为解决这个问题有着传统的措施。

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最近两年半以来，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大约5%—6%，甚至还要多一些。当然，我们希望能更多。我们增长的不仅是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还有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而且是不断地在增长。目前，它们每周增长5亿—6亿美元

为了保障更快的增长速度——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必须改变经济结构、实行经济本身的非官僚化和完

善税法。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必须消除国家对市场无根据的干预（我想强调的是，无根据的并非是所有的，而是无根据的）、完善司法制度以及通过和执行决定的制度。

与此同时，还有某些我们不能不顾及的起限制作用的东西。这就是国家对老百姓的社会责任。我想，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实行那种会破坏老百姓对我们计划和实施的那些行动的信任的政策，我们就会犯错误。所以我们努力谨慎行事，这是为了使我们的计划在经济方面采取的所有措施总能在实践中与实际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准联系在一起。说实在的，这是所有我们的改革的最终目标。

问：您是江泽民的老朋友。同样我们也认为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想给您提这样一个问题：您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普京：我代表俄罗斯全体公民衷心地祝愿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幸福、繁荣、平安，并给每一个中国宅院、每一个中国家庭带去最美好的祝愿。我非常希望，我们同江泽民主席一起所做的微薄的努力将在我们两国普通公民的生活中得到反映，而且是积极的反映。

我想感谢您对俄罗斯的关注并祝您一切顺利。

在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 会晤时的讲话

(2002年6月7日,圣彼得堡)

首先向在座诸位表示谢意,感谢你们对俄罗斯近期在国际上的外交倡议、外交努力和行动给予的高度评价

我们把今天的聚会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工作看做国际社会共同反对冲突、消除当前威胁的事业的自然补充和延续,同时也是该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都知道,也常说,这些冲突和威胁具有全球性质,没有国际舞台上的西方和亚洲地区重要国家的广泛参与,是不可能解决的

能听到诸位提出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工作的优先方面的意见非常重要。

我要当着你们的面感谢各国同仁,一年以来,你们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基本章程文件的起草工作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请允许我代表俄罗斯政府讲一讲我们今天会晤的宗旨

前年我们在江泽民主席的家乡上海宣布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今天,我们在实现这个共同倡议的事业上将向前迈出卓有成效的一步,将批准作为它的基本章程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我认为,我们有权说这个文件起草得非常完美,为上海合作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宪章确定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基本目

标和任务，同时也确定了能切实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机构的有效运转，协调各国相关部门的工作的机制。此外，还决定成立一个地区反恐怖机构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常设机构。该机构的具体形成机制和活动由专门的协议规定。所需文件我们已预先准备完毕。这项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为建立全球反恐怖系统做出的重要贡献。

我要感谢中国伙伴，他们支持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设在中国首都北京，还要感谢吉尔吉斯朋友，他们同意将反恐怖组织总部设在比什凯克。

我认为，必须毫不拖延地现在就着手进行开设秘书处和总部的准备工作。上午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各种各样的实施方案。就我个人来看，这些方案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切将得到实施。

我想提醒大家，在禁止非法贩运毒品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进行切实的合作。同时还应该反对非法武器交易及各种形式的跨境犯罪行为。这将是比什凯克小组以及六国执法机关和特工部门领导的一项要优先完成的新任务。

去年6月，我们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为了使该公约得到实施，我们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上海会议召开以后的这一年表明，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开展的各领域多边协作态势良好，特别是各国国防部和边防部门以及负责消除紧急情况的部门的合作。

下面我阐述几项重要的、同时在我们看来也是关键的事情。

第一，2001年9月14日在阿拉木图举行了六国政府首脑会议（尊敬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已经提到过这次会议），与会者指出了国际局势的大的发展脉络。之所以要提到2001年9月14日的会议以及刚刚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

议”，是因为我认为应该把阿拉木图精神贯彻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工作中去。

第二，大家都已说到，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潜力巨大、能应对时代挑战的国际组织。各国外交部门领导人倡议建立外交政策协调机制，我认为，这无疑是值得赞许的。

第三，去年我们的组织中增设了一个重要的人文机构。同仁们也都提到过这个机构。我建议大家认真考虑一下，如何使现有的潜力得到最佳利用。我认为，我们具有很好的条件去安排环境保护、教育和保健等方面的合作。

相信我们的合作应按已有的、各成员国认为是合适的速度向前发展。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上海合作组织才能成为一个稳定、富有成效和吸引力的组织。

还有两点在我看来也是很重要的。上海合作组织活动的开展一直被世界所关注。我们对维护中亚的安全和稳定负有特殊的职责。采用我已说过的不久前公开的“亚信会议”的成果，充分利用那个会上制定的文件，对加强我们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工作是并非不重要的。

上海合作组织是当国际社会有责任对安全面临的挑战做出回答而正在积聚力量的条件下成立的。只有走多边的平等合作的道路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已说过，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赞同上述观点。我们是开放的联合体，没有任何秘而不宣之处。作为我们这次会议的总结性政治文件的宣言，反映了我们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共同看法，指明了该组织的具体发展方向和前景。

宣言也阐明了我们对一系列迫切的国际问题的共同立场，我认为这再一次表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开放性。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区域性联合组织需要解决的任务，不能脱离现代世界的重要事件的背景来看。正因为如此，各位

同仁的发言都对国际局势做了简短、但非常准确和深刻的分析。上海合作组织的有效性是与全球规模的发展进程和趋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理范围西起波罗的海，东至太平洋，我认为，它在这些进程中发挥积极和首创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尊敬的各位同仁，世界局势的发展证明：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是正确的战略决策，符合我们六国的长期根本利益。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发展道路也许充满艰辛。

俄罗斯联邦将竭尽全力，促使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一个有效的机构，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独立、有分量和建设性的角色。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工作就此结束。再次感谢各国元首参与讨论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巩固上海合作组织，提高其机制运行的效率，赋予这个组织的活动以具体的工作性质。

在第四届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成员国 政府首脑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2002年6月10日,圣彼得堡)

欢迎理事会各位成员来到圣彼得堡这个在俄罗斯与欧洲大陆各国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城市

我们很高兴能在俄罗斯的北方之都举办波罗的海国家论坛。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对整个欧洲人民的情绪有着重大影响。为了使世界这一地区在新世纪中真正成为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地区,我们共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今天的波罗的海地区也同许多全球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否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决定着东西方合作的前景,同时还决定着能否解决此前对欧洲显得并不迫切的一些其他问题。我所指的是非法移民、生态保护和稳定地保障能源需要等问题。我所指的还包括这一地区面临的新威胁,诸如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毒品走私、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等等。正因为如此,今天摆在整个国际日程上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必须深思熟虑地和小心谨慎地对待波罗的海地区。

我们绝对没有权利去重复昔日的错误,这些错误的代价就是这个地区所遭遇的悲惨命运。现在,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具有一切条件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这种形式收效良好,实质上已为通过特有的地区机制解决许多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十年的历史中，我们组织已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和有信心的欧洲机构。今天，当世界面临新的全球性威胁的时候，它能够，也应该成为欧洲在国际安全问题的政策中的一个有效工具。交流信息，协调军事行动，安排防务——关心这些问题不仅是这个地区的各位国防部长。但我们希望理事会今后首先成为地区多边协作的总协调者，并致力于发展经济贸易和人文联系，深化区域合作，开发基础设施，加强本地区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

对俄罗斯而言，理事会在促进俄罗斯西北部地区与邻近的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对我国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在俄罗斯联邦对外经济事务中占有四分之一的份额。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的贸易额超过 370 亿欧元，在俄罗斯投资累计 90 亿欧元，直接投资超过 30 亿欧元。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正在努力构建保证外国投资安全的机制，完善开展跨境合作的法律基础。

我们有不少其他的进行共同工作的方面，包括开发北部地区，尤其是它的能源、矿产和生物资源，建立稳定合理的运输系统，扩大学术交流，开展文化、教育、体育和旅游方面的合作。

尊敬的理事会成员，我想提到一个对我们是重要而敏感的问题，这就是加里宁格勒州的问题。我认为，在这里无须证明，人文问题的顺利解决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经济一体化。我首先要谈一谈的是生活在这个俄罗斯的州里的人的公民权利。他们是俄罗斯公民，他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不仅受到俄罗斯宪法，也受到全部国际法文件的保护。俄罗斯领导人对这个符合赫尔辛基精神和欧洲的人权准则的州的公民，将竭尽全力保证他们与其他俄罗斯公民一起充分享受适用于统一的人权标准的权利。我想强调的是，保证该州居民与其他俄罗斯公民不会因

欧盟的扩张而在与这块俄罗斯飞地的交往联系中、在探亲访友和同亲友接触时、以及在这个地区开展经营活动时遇到困难和受到损害。

在这方面，我们也希望得到我们的欧洲伙伴们的理解，希望理解这块飞地的独特地位和它对于整个欧洲的特殊意义及寻找最佳解决方案的必要性。我们相信，只要有善良的愿望，总会找到这种解决办法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这是全欧大厦的主要支柱。我丝毫不怀疑，我们所有人都是与全欧大厦的建设休戚相关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幻想通过关闭边境来把问题堵住，这显然是不行的。需要其他现代的方式和途径来解决问题。当然这些方法应符合国际法准则，而且考虑到俄罗斯国内近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今天是在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基础上构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这样的关系不仅在十年前，甚至在五年前都是不可想像的。俄罗斯已经迈进与欧盟和北约建立崭新的相互协作的阶段，我们必须共同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以对付我前面提到的新的挑战。

俄罗斯担任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主席国的期限将在本月底结束。这期间，世界舞台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俄罗斯利用这段时间，推进了与欧洲、与发达工业国家、与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体化进程。这是有目共睹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俄罗斯作为理事会主席国这一事实本身在俄罗斯对外政策选择与优先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个月以后，这项权利和职责将移交到我们的好朋友和可靠邻居——芬兰手里。2012年俄罗斯将再次成为理事会主席国。我完全相信，我们将以积极的合作成果、前瞻性的思想和有意义的倡议来迎接新的周年纪念日。

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2年6月24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普京：尊敬的朋友们、同事们，下午好！

差不多一年前我们也有这么多人聚到了一起。差不多就是这么多人。我觉得那次你们的人还稍微少些。今天我们是第二次聚到一起了。这是因为俄罗斯活跃的政治活动季节即将结束，国家杜马就要到应有的休假时候了。代表们今年和去年一样工作得很紧张，也不无成果，当然不是所有事都做完了。政府和杜马之间达成了—个协议，要把各项要优先讨论的法律讨论完。可是最近活跃的政治生活还是有些停歇下来了。我知道，还是积累了一些问题。虽然我和我的同事们以及总统办公厅都尽力说明过我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但肯定还会有一些问题。为了不致枯燥乏味，也不浪费时间，还是让我们直接转向这些问题吧。请提问题吧。

问：目前居民当中有一部分人还没有确定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但是在选举前夕，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某种政治力量的轻而易举获得的猎物。比如一些政治势力把某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些力量，比如说，向群众抛出一些解决复杂问题的简单和轻率的办法，就像法国选举中发生的情况那样。您是否认为俄罗斯也有这种危险，各种极端的政治派别在选举前夕会不会把选民拉到他们那边去？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以防止极端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土壤上找到支持？谢谢

普京：第一，俄罗斯不是法国。当然，我国有许多地方与西欧的形势相似，但这毕竟是另一个国家、另一种形势。我想，西欧的主要政治势力在对一定程度上的向右转会导致什么，将会做出自己的结论。我顺便说一下，我在和我的同行私下交谈时，不止一次地注意到那些令人担忧的征兆。在德国、荷兰和法国都发生过的一些征兆。依我看，对这些事情进行干预和做出评价——这根本不是我们的事。依我看，这同国内政策的优先方向产生了一定的偏差是有联系的。就好像是因关注全人类的价值观而忘记了具体国家的人民。这就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和偏差。

至于俄罗斯，我看不出有这种威胁。依我看，如果从大体意义上说，不论何时何地，凡是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注意其居民的基本需求，不解决或忽视这些问题时，这种威胁就出现或者可能出现。我想，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走出贫穷。最重要的是让人们感到安全，是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得到加强。我们始终不渝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尽管可能不是像期望的那么快。我们的任务是向我国的居民阐明我们在做什么，阐明我们给自己提出了哪些目标。

我认为，如果事情将继续这样进行下去的话，那么居民也会做出相应的回报。也会得到我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支持：既包括右的，也包括中间的，还包括“左”的不同色彩的。这样我们俄罗斯不会有任何极端主义。

还有一种情况我是很关注的，——这就是错误地把这种或那种反对派逼入地下状态。感谢上帝，在俄罗斯，各个政治流派的代表都有可能合法地、通过议会讲出自己的意见，并为捍卫自己的观点和争取选民而斗争。这是第三点。

最后，第三点——就是要加强多党制、民主的多党制。国家议会通过了相应的法律。这个法律正在开始起作用，已开始

产生活力。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将从地方上，从各个地区直接发挥作用。我认为，将全国政治党派的影响推广到地区政治生活中去，使各个党派在各地区议会中得到存在，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重要问题。这一切要做得相当有策略，不能急躁，不能猛冲，要考虑到在本地区实行这种多党制的准备情况和可能性。如果今后这一切都将一起得到落实的话，我看俄罗斯就不会出现任何极端化的危险。

《别尔哥罗德消息报》记者：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知道，在别尔哥罗德有一个关于每年生产15万吨鸡肉和10万吨猪肉的方案。您如何看这个方案？这是第一，是有关贫穷问题的。第二，明年，还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是库尔斯克战役50周年了，就是那场在普罗霍罗夫卡^①近郊的厮杀。能否期待您这一次会到普罗霍罗夫卡战场来？谢谢

普京：关于对您提到的那个方案，——我是持肯定态度的。我们自己的优质农产品越多越好。正像您注意到的，最近农业部对进口商的要求严格了，应该说，俄罗斯联邦农业部的行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相比没有做出什么不好的事。

一般来说，一旦问题涉及要求俄罗斯提供某种优惠和优先条件时，我们总能听到反映经济中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声音。可一旦问题涉及那些宣传这些价值观的人自己时，他们就会马上把这些价值观忘掉。关于这一点我和我的同行们曾经相当坦诚地交谈过多次。其中很多人并不否认这一点。比如，你们知道，在欧盟有一种提高粮食价格的自动对应标尺。俄罗斯用了80年的时间，才终于首次有了出口粮食500万吨的可能。结果怎样？在欧盟立即通过了相应的实际上是禁止性的关税决定。

^① 普罗霍罗夫卡是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的一个城镇。1943年7月12日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在普罗霍罗夫卡地区进行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最大的一次坦克大会战。——译注

这不是限制俄罗斯商品上市又是什么？但这还不够。后来又怎样？好聪明的人们，我们的那些同行，都够棒的，做得正确、积极、彻底。在这之后，他们知道我们没地方出售自己的粮食，除了放到国内市场上去以外，可是放到国内市场的什么地方去呢？放到畜牧业中去——为了保证实现像你们那样的方案。这样俄罗斯的畜牧业和畜牧产品的竞争力就会得到提高。可欧盟又通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为他们在欧洲的畜牧业额外提供补贴。这和自由化经济有什么共同之处？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反对这种自由化经济。我是说，在其他许多国家里，往往是按俄罗斯的谚语“人总是先提到自己的利益”来指导自己行动的。我们也应该从我们所生活的现实出发。但是，我再重复一下，这完全不是说，要轻视这种价值观。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冲突，不能允许经济领域的争论发展成政治冲突、对抗或贸易战争。这是说，我们应该在谈判过程中坚决地、前后一贯地通过谈判过程解决所有类似的问题。

这儿还有和美国人钢材方面产生的问题。总的说，美国政府在迎合俄罗斯提出的论据，就一些论据达成了协议，有一定的进展。

在欧洲最敏感的当然是农业问题。在这里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谈判进程，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也应如此。要发展自己的农业，但是，当然不能忘记居民，尤其是低保障的居民。今天你说的生产猪肉和鸡肉的计划——很遗憾，暂且还仅仅是计划。计划实现时，我们再来看看，你们的产品价格怎样，低保障阶层的居民是否有能力购买这种产品。那时在外贸和进口商品领域中可能将产生某些精加工因素问题。

至于整个农业，我想，那些人是正确的，也有这样的看法，我是第一次讲这个问题，这也许同样不太符合自由化的公理，因为给一个经济部门提供了特权，现在我说一下我指的是什

么，——本来可以也对农业实行单一的税收标准，就像目前我们对小型和中型企业所做的那样。国家从农业得到的收入并不是那么多，国库还收入农业税。也许可考虑给农业一个机会好好喘口气，哪怕是一段时间，是不会坏事的。

但这只是把想法说了出来。还要有一定的精加工和商量。也可能会做出某种决定，也可能不会。但是不论怎样，发展自己的农业是应该的，谁都不会怀疑这一点。

问：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关于所谓“车臣人的神话”，这种贬义的神话，对车臣人和那些居住在该共和国边界以外的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道德心理上的创伤。您如何认为？今天是否能够把它消除掉？第二个问题，可否改善一下在车臣实行的清洗制度，以便让和平的居民不感到那么难过？

普京：关于车臣人形象不好的问题。车臣人没有任何过错。我认为，这是联邦中央的过错，是他们当时把车臣人民抛弃，让命运去摆布。我们不准备去深究具体犯错误的人，但是很清楚，俄罗斯的国家机器没有运作起来。是啊，当村庄里闯进100—200个带着重型武器的匪徒时，普通的车臣公民又能做什么呢？甚至即使每个车臣人床垫下都放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这又能做什么?! 什么也做不了。而国家却不能保护车臣人民的利益。当然，狂热分子、极端分子、形形色色的破坏分子就趁虚而入。众所周知的1999年向达吉斯坦发起的进攻与车臣利益有何共同之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难道这些人保护了车臣的利益？这是历史上又一次有人利用车臣人来做活的挡箭牌。

如今这是一场悲剧。我要再重复一次，寻找谁是罪犯已经没有意义，还是应该从现实出发。存在那种形象，的确很遗憾。而考虑到我们自己也有过错，我们的任务是将这种给车臣

人造成的敌人和恐怖分子的形象消除掉。遗憾的是，联邦报界关于这方面写的和说的都不多，对车臣民兵、车臣警察的英勇表现，而且这还是在反抗极端分子的斗争的初步阶段，还在1999年中期，当时极端分子把车臣警察抓走，施以酷刑，砍断他们的手臂等等——这些事情说的和写的都不多，这很遗憾。

举一个最近的事件为例——消灭哈塔泊事件。这件事之所以成功，不仅是因为利用了外国雇佣军中的间谍，而且还因为有车臣居民的直接参与。还有很多车臣人为把恐怖分子驱除出自己的领土，安排好和平生活而做出很有效的工作的事例。关于这些情况完全应该多报道。这也是我们和你们的任务，是今天在座的各位的任务。

现在来说说改善清洗工作。清洗工作不能说改善，而应该说完全停止。但这只有在合法的车臣政府的法律、司法和强力机构得到巩固之后才能实现。说强力机构是指建立有作为的内务机关，其下还设有战斗力很强的特种警察部队和其他分队。这项工作目前正在积极进行。这也是车臣局势正常化的又一步。

车臣应该由车臣人自己来保卫。很明显，这不能做得太快，但是我们记得，在一年到一年半前还有人对我们说：“在那里你们根本找不出一个支持联邦武装力量的人。”大家都记得这件事，也经常说起它。今天大家已经忘记了这件事。这是因为，车臣人民积极支持联邦中央在整顿他们的家乡秩序方面所做的努力。应该给他们机会拿起武器做这件事。但这需要时间、力量、培训，需要干部，目前这项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我想，该项工作在今年年底就会基本结束。这之后将转到正常化的下一步工作——通过宪法的工作。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想向您一个关于俄

罗斯内部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天天都风闻，这是贪污腐败问题，同时又是俄罗斯护法机关的不负责任。我的朋友们和我——我们每天在街上与交警打交道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称为法人的人们每天都会在法庭上或侦查中碰到这种情况。请说明一下，您关于护法系统必须要有人道主义精神，要走近人民群众的话，为什么对警察领导总是不起作用，为什么那些靠纳税人的钱而生存的人还要荒唐地掠夺这些纳税者？对此您能做些什么吗？谢谢

普京：犯罪、与犯罪做斗争的问题——这当然应该是由护法机关解决的问题，但不光是他们。护法机关——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本身也应当更加成熟起来。在这里，在这个社会中应当培植起一定的价值观，并使之深入到居民的思想意识中，护法领域的工作人员是这些居民的一部分。把一切都归罪于他们是不对的，是不正确的，是对他们不够诚恳的，同时也是有害的。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看不到犯罪的根源，——这种根源既存在于社会领域里，也存在于政治领域里。因此与犯罪做斗争——这是一套综合措施，国家采取这些措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一下子做成。

能谈哪种与犯罪的斗争呢？我们刚讨论了车臣问题。我国曾有那样一些地区，那里造成了无法无天的状况，令一个现代文明的人无法想像。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我也不想去提了。

如果在很长的时间里，差不多有十年之久，一些个别地区一直没有联邦金库，不向联邦国库交纳税金，而且这还是半官方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谈什么法律和守法呢？这根本就如同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

在我国发生了很多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或者我们假装不知道的情况。我所说的一切，都说明缺少一套有效发挥国家作用的国家工具和机制。当然，其中最锐利的工具是护法

部门。这个部门也需要改造，需要加强。我们努力做到这一点。但并非一切都做成了，还将继续努力。

关于完善法制的问题，你们知道，一个新的行政法规已经通过，新的国家交通检查局条例已经实施。我想，说到警察、社会安全机关，这些最接近居民的部门，它们在这个意义上也应当更接近地区的管理机构。刚才我们就和内务部部长谈了这个问题。他做出了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不仅内务总局和内务管理局局长的副手，还有一些其他部门的领导，包括国家交通管理局的领导的任命，都要经过州长的同意。他们的任命将直接取决于地区管理层。

另外还拟订了其他使社会安全部门贴近居民和地方领导的措施。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和一定的努力。我们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问：我代表边疆地区（布拉戈维申斯克），我们那里有很多问题。您对发展边疆区怎么看？我们在那里应该怎样生活？

普京：应该生活得有尊严、愉快和生活得好。关于边疆区，的确有很多问题。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我们大量地压缩了一些无效率的联邦计划，但是其中却保留了一个发展远东的计划，这是从必须特别关注远东地区的发展这一点出发的。

人们经常谈论的主要问题，首先是价格和运输费用的问题。我就这个问题也说了不少。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只有在整体上把一部分运费负担转给交通部，也就是转给所有其他地区，以便让远东的商务、远东的经济的处境不比我国其他地区差。

目前我们正在为解决远东的动力问题而积极工作。你们知道正在建设电站、创建运输基础设施——我们会把这一切继续下去。其实，这就是基本的情况。

问：由于缺乏关于联邦中央就加里宁格勒州问题开展工作

的情况的足够信息，因此产生了各种各样不健康的流言蜚语。因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欧盟在塞维利亚最近一次首脑会议之后，俄罗斯联邦的官方立场是否有了改变？如果有，那么这种立场是什么？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另外还很想知道，您个人对加里宁格勒州的态度。请您相信，我大概可以说出全体加里宁格勒州新闻界的愿望，人民相信您，信任您，也寄希望于您。谢谢。

普京：我也非常感谢你们。我甚至不大明白，这种警觉从何而来，为什么突然产生了担心，怕俄罗斯领导的立场在塞维利亚会议之后有所改变。其实我们的立场很公开、明白，在各个方面也都是很公正的。我们赞同发展与欧盟的相互关系。顺便说一下，我们欢迎欧盟的扩大，因为整个欧盟是我们主要的经贸伙伴。我们本身也是欧洲的一部分。也非常期望欧盟的扩大能够导致我们与欧洲，既有东欧，也有西欧，还有欧洲中部，进一步加深伙伴合作。同时我们当然永远不能同意那种实质上破坏俄罗斯领土主权的决定。而对加里宁格勒实行某种特殊制度，不用说，就会导致这种后果。

正如你们了解的，这种立场我在这儿，在莫斯科，在与欧盟“三方”的会晤中，还在彼得堡，在与波罗的海地区的主要政府首脑的会晤中都公开讲过。这种立场是，对于俄罗斯联邦全体公民，既包括加里宁格勒的居民，也包括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公民，签证制度应当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应当保障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联邦其他地方之间无条件的过境运输。很难想像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符合有关人权的所有文献中所表达的基本原则和规定了。一个住在莫斯科、彼得堡、斯摩林斯克或者雅库茨克的人，如不能去参加自己某个亲戚的葬礼，不能到亲戚的墓地上扫墓，不能去参加婚礼，或者不向另一个国家的领馆办签证就根本不能去做客，这

种状况是很难想像的。况且还不清楚，这个领馆的官员会如何对待俄罗斯公民访问自己亲戚的请求。这绝对是行不通的。这一点我们对我们的伙伴们已坦率地和真诚地谈过。

我已经在彼得堡举行的波罗的海地区的各国政府首脑会晤上讲过这一点。我可以再重复去讲。甚至在最糟糕的“冷战”时代，在70年代中期，苏联还帮助自己的伙伴，保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民无障碍地过境到西柏林。

我想，今天我们也应该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但不是“冷战”的精神下。而希望在更好的精神指导下。希望这种制度符合当今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水平。我们的伙伴们对我们这样提出问题也有所理解。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了，在彼得堡峰会之后，瑞典总理立即声明（我担心我引用得不准确，但原话几乎就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欧盟这样与俄罗斯对话，那么这不像是伙伴，而像是强制。这样是不能建立关系的。”说得再好不过了。我非常感谢瑞典总理的这种立场。

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罗德先生的立场我也可以这样说。在彼得堡我和他会面时，这次会面也是在波罗的海国家政府首脑会晤的那些日子里举行的，他同样强调说，德国对解决这个问题感兴趣。我们知道立陶宛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它也近似于我刚才说的俄罗斯的立场。不论怎样，布拉藻斯卡斯在彼得堡也正是说出了这样的意见。

还有其他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也同意我们的观点。这是一个工作的过程。我们非常希望它能以一个积极的结果告终。

问：从偏远地区观察总统和政府的行为时，我们形成了一种印象，莫斯科宣布改革方案，而地方政权却不急于落实。您有没有遭遇抵制的感觉，有时甚至遇到来自地方政权对国家实行的改革进行暗中破坏？

普京：对我来说很容易利用您的暗示，并将所有问题都推

到地方领导身上。如这样做，这不是诚实的做法，是不对的，不正确的，也是有害的。我认为，不管怎样，在关键问题上地区领导、州长、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成员国的总统，不用说，他们是支持总统和政府的。有疑问，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直接涉及这些或另外一些地区。当然，我们要落实改革。应该说，比如，在解决使地方立法符合联邦立法这个关键问题时有过某种抵制，但是总的说我们还是说服了地方领导，使他们认识到，这是全国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也是各个地方的利益。但这不是说，各个州的州长和其他领导对一切都盲目同意。顺便说，这并不意味着联邦决议永远是最佳的，而且就某种已经通过的决议的争论当然还会继续，不必隐瞒，有时在落实一些问题时也有一些抵制。但这不具有那种破坏国家的对抗性质。

这类问题是属于政治领域和经济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关于一些个人的问题，我这样说吧：要知道我们通过了一些反官僚主义的决议。这些反官僚主义的法律和决议对谁生效呢？这不仅针对地方上的大量官员，也针对在地方上工作的联邦官员。这是哪些决议呢？比如说，减少必须申请批准的业务数量。又比如，必须落实有关进行各种检查工作的新规定的决议，也就是说要减少那些有检查权的检查人员的数量。

当然，这些人会进行抵制。我要是处在他们的地位，大概我也会想方设法证明，必须要对某个售货亭进行检查，而不会说那里卖的啤酒很好喝，会说因为那儿没有收款机，没有别的什么，会找出一大堆原因，对某一个售货亭一年检查350次。

当然，在这个层次上经常会遇到抵制，但是应该对您讲，这种抵制是属于预料之中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宣布了的政策，政府应当更坚定、彻底地落实，不要推来推去，即便做得不成功，也不要推。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如何看待地方上流

传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莫斯科对地区推行的是一种掠夺性政策？特别是雅罗斯拉夫，这是一个供血的地区，去年将近70%的税收都给了中央。这样如何谈得上地方的发展呢？谢谢。

普京：谈谈发展与效率。问题在于，这些资源怎么花。至于说到供血地区、联邦中央以及联邦中央给予受血地区的援助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这个问题就出在今天俄罗斯的国家体制中，是因为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得到援助的受血者，他们在经济上是不富裕的。我国的行政划分就是这样划定下来的。

那么这些地区怎么办？前十年中这些地区做了什么？是多年不发工资，数月不发退休金，社会津贴根本就没有，儿童津贴方面积累了几十亿的欠债等等，直到今天都还不清。如果不是对这些资源进行再分配的话，今天还能有别的解决办法吗？如何再分配？只有通过联邦中央。

还要顺便说，这些决定在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很容易就通过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多想呢？是因为在那儿，这些接受输血的地区的代表，其数量比供血地区的代表要多得多。他们很认真地为自己的利益表决，他们也是俄罗斯人，应该理解他们，同样也应该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不说您的城市，而说我国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地区。这些地区难道只属于那里的居民吗？为了它们的发展，难道不是整个国家都向那里投放劳动力和物质资源吗？或者以轻工业发达的中央地区为例。我们不去掰着手指说了。难道只有这些城市的人创造了这些生产能力吗？全国都在为他们工作，包括称为被补贴的地区。他们有权从供血地区得到一部分这样的资源。

从另一方面讲，您在这方面当然也是对的，应当有一种良性的再分配。不能使这些供血地区完全断电。不能制造出一种

情况，使这些地区的人失去进行有效益的经营的兴趣。这就是当前的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应当在讨论预算过程中得到解决，在联邦中央和供血地区以及接受输血帮助的地区之间的预算争论中得到解决。

我希望，在当前的、今年的讨论中，涉及2003年预算的讨论中，能够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而总的说，国家的发展应当使接受输血援助地区的数量减少下去。这取决于国家总的经济政策。

问：我希望听到您关于俄罗斯—爱沙尼亚关系方面的计划，具体是：俄罗斯打算什么时候与爱沙尼亚签订边界协议和取消贸易中的双重关税？俄罗斯是否已放弃反对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的想法？谢谢。

普京：关于北约东扩，我们不止一次地对此发表过意见，我可以再重复一次俄罗斯的官方立场。我们不认为，北约的扩大会改善谁的安全环境，既不会改善那些准备加入北约的国家的安全环境，也不会改善该组织本身的安全环境。

在西欧时我曾几次以一种问话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在莫斯科，我可以再重复一次，你们到纽约、布鲁塞尔、柏林或者巴黎的大街上去问问：“爱沙尼亚加入北约能否改善你们的安全环境？”我怀疑你们能得到肯定的回答，我非常怀疑。我也不认为这会改善爱沙尼亚本身的安全环境。

同时我还认为，阻碍爱沙尼亚加入北约，这不论从策略观点，还是战略观点来看都是绝对错误的。如果爱沙尼亚想加入，认为那样对它好，就让它加入。我看不出会发生什么悲剧。

与此同时，却存在着一些当代的威胁，当今人类遇到了这些已完全成形的威胁。这就是恐怖主义和核武器扩散的威胁。两者之间密切相连。

对爱沙尼亚本身来说，加入或不加入北约是否会更容易解决这些问题呢？我看不会。但是如果你们认为会，那就请便吧，爱沙尼亚有这种权利。而且我不认为这样会恶化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国家关系。应该尊重任何人民的选择，也包括爱沙尼亚人民的选择。俄罗斯也会尊重爱沙尼亚的领导和人民做出的任何选择。

关于我们的双边关系，你们知道我们在人权、爱沙尼亚俄语居民的权利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些权利至今还在受到侵犯。但是最近我们从爱沙尼亚领导方面感觉到了某种积极的信号，将把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双边关系提升到一种更高的、更有实质内容的水平。我们怀着感激之情接受这些信号，并对其做出了反应。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如何看，用半年时间彻底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这现实吗？另外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各地区的意见是否会得到考虑并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考虑？谢谢。

普京：用半年时间解决所有与土地改革有关的问题，特别是与农业用地有关的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其实，并没有这样的计划。相反，目前在杜马通过的那个法律草案是非常有弹性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各地区的意见，直至这个法案的实施也要考虑地方上的意见。我想强调这一点，再次提醒报界和舆论界的代表注意，如果俄罗斯联邦的某个地区其农业土地私有化还没有开始，那么是否开始，这将由该地区的领导来决定。这个问题已经交给地区一级领导。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俄罗斯联邦的某个地区一部分土地已经实现了私有化，而另一部分，比如 20%、30%、50% 还没有私有化，那么是否将剩下的 20%、30%、50% 私有化，这同样属于地区领导的权限。问题是，已经私有化了的和将要私有化的都

应当在统一的联邦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并按照统一的规则，而不是像迄今为止所进行的那样漫不经心。我们记得，曾通过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总统关于这个问题的命令。而地方上就以这个只是宣布一下农用土地私有化的命令为基础，便开始通过自己的法律——各行其道。在我们国家本来不该发生这类现象。谁都不该去创造任何暂时的记录。

除了我说的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在认真做这项工作之前，必须遵守一个条件。要进行土地调查。要有土地评估。为此需要相应的资金和组织形式。要弄清楚我们有多少土地，在哪儿，土质如何。当然这些工作可以同时开展，但这需要时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急躁，任何忙乱。不允许这样，这也是有害的。

问：尊敬的总统先生！最近两个月，比如我们彼得堡市感觉尤其明显，俄罗斯在国际问题方面表现出特别高的积极性。又是俄罗斯—美国首脑会晤，又是俄罗斯—北约首脑会晤，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的会晤，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会晤等等。这种积极性的动因是什么，俄罗斯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普京：如今摆在俄罗斯面前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了解决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社会内部状况，俄罗斯社会的团结，对国家内部发展（包括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发展）的理解。第二个条件，全球化和市场开放环境下的必然形势，如今不可能按照别的方式发展，这是有利的对外政治条件，这些条件直接与国家的对外经济工作有关。

在开头我们只说了农业问题及其与对外事务的关系，谈了我国的冶金工作者的问题，我是顺便提了一下。这也是直接与外部市场有关的，因为我国相当部分的冶金产品都要出口。这

还涉及化工和肥料，涉及俄罗斯经济的其他很多部门。不彻底地融入世界经济关系中，就不可能取得有效的发展。为了使这一切都朝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提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信誉是一个主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解决这一切。不解决在这个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任务，这些问题就一个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就是要把俄罗斯从作为世界绝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的对手或敌人，变成一个伙伴，而且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平等的伙伴。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此。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由于您的努力，人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可是俄罗斯生意界有一半的人依然反对加入世贸组织，这不使您感到难堪吗？您是否把后果估计错了？谢谢。

普京：您知道谁做过计算？一半还是三分之二，很难说。相当一部分俄罗斯生意界的人是赞成加入世贸组织的。而且很容易分析出这是哪些人。所有代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部门的人，不用说，他们都是赞成的，因为加入世贸组织会消除他们业务发展的一切限制和障碍。而那些认为自己暂且还不具竞争力的人是担忧的，还有一些人是完全反对的。因为他们认为，西方质美价廉的商品的涌入会破坏他们的未来，会夺走他们的未来。

我想请你们注意以下情况。如今俄罗斯是世界经济大国中惟一一个不是世贸组织成员的国家，惟一的！参加世贸组织的国家的经济占到世界经济的95%可能还多一点。停留在这个组织的框架之外或这个进程之外是危险和愚昧的。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从表面上计算是否值得，尽管这同样重要，也需要计算。问题在于，加入世贸组织会自然而然地将文明世界的一套法律关系推广到俄罗斯。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也包括犯罪。因为这会大大地使我

国的各种经济程序合法化并把它们置于法律的框架内。

当然，有一些问题是特别敏感的。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与世贸组织的伙伴们进行紧张的对话。这里和农用土地的情况一样，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反之拖拖拉拉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们知道，已通过决定将于2004年开始就更改世贸组织的规则进行新一轮的谈判。到那时如果俄罗斯还不是世贸组织成员的话，这一轮谈判就不会有我们参加。这将使情况更复杂，对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可能会造成，多半是一定会造成本来的困难。但是如果对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提出一些在2004年之前也不能接受的条件，对此我们是不会同意的。我再重复一遍，最主要的是同那些透明的、明白的世界贸易规则接轨，但是，采用一些程序，包括对我国经济具有保护性的程序，这也完全符合世贸组织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实践。我们将争取这一点。一些在我们看来当前还不能接受的决定和规则，具有可以推迟的性质。

问：一个大概令我们全国居民都担心的问题，是关于住房公用事业的改革。有一种印象，好像政府宣布了改革后就放手不管了，不再做什么去改善居民生活了。什么时候才能开始真正的改革？目前改革正朝着提高房租的方向进行。什么时候好思想才能真正起作用？

普京：我不知道政府在那里放下什么不管了，但是的确，您是对的，改革进行得很慢。总体上看原因是清楚的。因为这个问题对居民来说是很敏感的。拖延也是有害的，这只会加重病情。关于如何医治，已经说了很多次。吃什么药——这一点在各种不同层面上也说了多次。我既同意所做的诊断，也同意所开的药方，我认为救助应当是有针对性的：不是针对住房公用事业的企业，而是直接针对居民。可是如今却给那些在市场上占据着垄断地位的住房公用事业的企业拨去了几十亿卢布。

他们吞掉的还要多一倍，只要你给，不管你是用铁锨装，还是用麻袋装，他们一样会把这些钱吞掉，而工作质量却得不到改善。因此需要创造市场环境并直接把补贴交给居民。我再重复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所以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很谨慎。

不能说完全什么都没做。比如说，在莫斯科正在进行这方面的试验。因为莫斯科政府本身在行政管理方面具有很好的培训，而且这里聚集着相当多的资源，我们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另外政府离这里也近些。不仅莫斯科这样做，其他有些地区也这样做。

我想，我们会这样一步步地、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都这样做，把越来越多的地区都包括进来。我同意您的看法，速度可以更快些。但是显然，这与提高房租和公用设施费用完全没有、也不应该有联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富裕阶层和低保障阶层的居民之间没有进行再分配。事实上，富人享受的国家补助金和穷人一样多。这是不对的。在这个关节上，在这种意义上，政府应该更果断些，我同意您的意见。

问：总统先生！去年我向您提出过中东局势的问题。如今过了一年，局势每况愈下。因此不得不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有何计划来促进调解这一地区的危机，您对国际和平会议的态度是怎样的？谢谢。

普京：中东发生的情况令我们十分担心。这不仅是因为中东离我国边界很近，而且还因为，中东所发生的情况会影响到世界上更远的地区形势，我们很了解这一点。这不可能不令人担忧。我们认为，应当在联合国多数国家通过的各种决议的基础上解决中东的一切争端和难题。这无疑是解决所有中东冲突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当然还要斥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而且我

们认为，巴勒斯坦领导人应该为确保禁止、无条件地禁止该地区的恐怖主义行为做出力所能及的一切努力。

在这方面我只做一点评论。我所说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首先是指阿拉法特主席。联系到这一点，应该指出，想把他赶下政治舞台，那是危险和错误的，因为在俄罗斯领导看来，这只会导致巴勒斯坦运动的极端化。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是否能更详细地讲一下实现重建车臣的长期的政治规划。我指的是实行选举制和使新宪法生效。是否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有可能与接壤的印古什联合起来？

普京：您知道，在苏联时期有过一个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所以这里没有任何新东西。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如今更改边界、更改位置——这都属于地区性的问题。只能由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按照有关的预先研究过的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解决。

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通过车臣共和国本身的宪法。正像我已经说过的，这只有在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而在今天就是：要加强车臣共和国自己的内务部。这之后，车臣人就可在全意义上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才将有能力进行通过宪法的工作，而我看，从我们的谈话的时刻开始算起，这将会在最近的日历年年度内完成，在这之后他们才会和自己的邻居们讨论是否联合的问题。无论如何，联邦中央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不处理这些问题，也不打算介入这个职权范围。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听说您是俄罗斯最孤单的人，因为强大的机构，外交部的人、强力部门的人甚至最近您尖锐批评过的政府都不理解也不喜欢您的政策。您能否列举一个支持您、和您站在一起的政治领导人？

普京：俄罗斯人民。（掌声）

该记者：除此之外还有谁？

普京：足够了。

关于军人、外交部等，您知道，说对内和对外政策完全是根据总统意见定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一些大问题，一些主要问题，我们都是集体决定的。当然，所有主要问题根据宪法都是由国家总统来定的，但是请您相信，我不是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在那里闭门造车，然后出来直接发布命令。决议通过的过程完全不是这样，是在讨论、争论的过程中做出的，有时争论得相当激烈，但这是集体的决定。

我还希望您相信，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国家，人们经常谈论的俄罗斯军人不比一般百姓愚蠢，而且他们的经验和好的思想不比国外同行少。他们不是那种具有侵略性的人，只知道想如何发动核战争或者常规战争。谁也不想这样。这是一批现代人，他们理解经济和政治现实，也有能力着眼于未来。

我们在参与反恐行动和与北约的关系上所做出的决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以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分析为依据的。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赫赫有名的“不稳定弧线”直逼俄罗斯边界。比如，显而易见的是匪帮在与我们接壤的格鲁吉亚定居下来。为了保卫我们的边界，您和谢瓦尔德纳泽进行的毫无结果的谈判还要持续多久？还是说俄罗斯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安全？

普京：我想，您把情况说得过重了。您说，匪帮在格鲁吉亚定居下来。这不是很准确。的确，在格鲁吉亚部分领土上，在潘基西峡谷，匪帮定居下来了。这是事实，格鲁吉亚领导人长时间否认这个事实，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种情况。但是后来在形势和事实的压力下还是承认了。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它损坏的不仅是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双边关系。现在我们准确无误地发现，这也损及格鲁吉亚国家本身。不仅是因为有

一部分领土已不受格鲁吉亚中央政府管辖，尽管这片领土不大，但却是主权领土。这会从内部侵蚀格鲁吉亚，因为这说明了政府的无能为力，就像我国1999年前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我认为，我们不该把局势逼进死胡同并使其恶化。解决的办法是有的。但这不能脱离与俄罗斯的合作。没有俄罗斯专门部门和俄罗斯军队分队的直接、积极的参与，谁也不可能——不论是美国特种部队，还是格鲁吉亚自己培训的专门部队，都不可能解决潘基西峡谷的恐怖主义问题。一旦这个国家本身，格鲁吉亚社会和格鲁吉亚领导明白了这一点，懂得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时问题就将得到解决。

我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过去的不良关系有关，对这种关系人们虽然说的不多，但是大家都知道。应该直率而坦诚地讲出这个问题。大概也不只是格鲁吉亚的错。格鲁吉亚担心俄罗斯有帝国主义性质的野心，存在着对俄罗斯的恐惧。我认为，对匪帮的现实恐惧最终应当压倒臆想出来的对俄罗斯的担心。今天的俄罗斯准备与格鲁吉亚就各种问题，包括与恐怖主义做斗争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有效的、联盟一般的伙伴关系。但是没有格鲁吉亚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俄罗斯有足够的力量和资金，但是格鲁吉亚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专用某种武力行为是不会有效果的。我觉得，这样就会破坏将来可能的合作基础。

问：俄罗斯高等院校的入学考试正在临近。这次考试是在教育领域实行改革的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很多地区都已经进行了国家统一考试的试验。您认为这种试验有效吗？必须进行教育改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知道，当时苏联高等学校被认为是世界最好的高等学校之列。

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就这个问题做点儿补充。大概我可以代表民族最多的俄罗斯地区，在这个地区人们对保护母语的

态度非常认真。但是在联邦层面上，包括不久前在一读中通过的最低程度的教育法中，关于母语只字未提。您对此怎么看？谢谢。

普京：我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我认为这是法律的漏洞。因为俄罗斯不仅富有自然资源，她还有其丰富的多民族文化。也许，这是她的财富。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她才得以成为一个顽强不屈的国家。因此对这种文化多样性，包括语言多样性的关注毫无疑问应当是国家特权之一，是国家的优先方向之一。如果法律中没有这一点，那么就是疏忽。

关于教育和改革，我同意您关于苏联教育体制属于世界一流的意见。而且如今俄罗斯的教育体制也是这样的，有某种损失，但不是和教育体制本身有关的，而是和国家经济状况以及混乱有关，这种混乱产生于90年代初的教育领域中，当时，比如说，学校都转交给地方市政机关管理，却没有关心去用现实物质内容来充实它们的功能。

究竟做了些什么？人们机械地认为，这是属于联邦一级管理的事。看法很多，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源实际上是集中在中央的。这一点谁都没想到。所有问题都留给了那里的市政机关，可是却没人给钱，一切也就开始乱了。

体制本身是稳固和有效的，当然应该使其适应现代环境，要知道任何东西都不是死的、都不是没有发展的。如果我们希望使之成为一个活的机体，就该这样去想，就该采取相应的决定。

改革进行得是否有效？这需要问一问学校的毕业生，比如去年在楚瓦什毕业的学生，他们多年来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考进了国家一流大学。这也是在教育领域中可用以减少贪污腐败的措施之一。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请讲一下，您和卢卡

申科总统就建立俄—白联盟问题究竟存在哪些主要分歧？这些分歧有多尖锐？依您看两国联合的基础是什么？谢谢。

普京：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分歧，不管这看来多么奇怪。我就很多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很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意见，并说他原则上同意我对一些问题的担忧。而且我们说好，月底前要再次见面和商讨。为了使我的话听起来不只是空泛的，也为了不给大家造成一种我企图避而不谈或要隐瞒什么的印象，我说一下都谈了些什么。

我向来认为，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联合这样的问题应当是最广泛的社会舆论界的一种财富。任何细节都不应回避人们的视线。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既包括俄罗斯人，也包括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民和白俄罗斯人民向来都是十分亲近的人民。我虽然不能说这是一种人民，但却是完全意义上的兄弟人民。其实当时划分为两个国家，依我看，不仅没有理由，而且既对白俄罗斯人民，也对俄罗斯人民是不利的和有害的。

顺便说一下，我不希望把这解释为对过去的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批评，因为他们无从知晓今天的执政者如果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会如何行动。我只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即今天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根据我们已有的情况和今天的现实采取行动。

目前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什么？是两个独立的国家。白俄罗斯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联合国的成员，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有1000万人口的欧洲主权国家。按照我的看法和想法，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样亲近的两国人民的联合应当在一个统一国家的框架内在无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而这意味着，既不该有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杜马，也不该有白俄罗斯的议会；既不该有俄罗斯政府，也不该有白俄罗斯政府。应当有一个统一的联盟议会，可以称它为联盟杜马，称什么都行。应当是统一的政府和统一的国家。我们的伙伴是否准备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白俄

罗斯的伙伴们交给了我们一些文件，包括联盟国家的宪法法令草案。那里写到，在这个宪法法令中应当反映一定的原则，其中最主要的是白俄罗斯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否决权。能否对此进行争论和批评呢？绝对不能，这样做是错误的。应该尊重代表自己国家利益的白俄罗斯人民的意见。尊重文件中向我们表达的意见。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给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都保障这种主权、领土完整和否决权。什么是否决权？这指的是联盟议会的决定权，在今天的条约中已把联盟议会写进去了，而在宪法法令草案中它的权限范围是非常非常宽的，实际上可决定所有的经济问题。这意味着，白俄罗斯可以就某些问题说：“不，我反对，我不赞成。”这样，这项决定将不在白俄罗斯领土上生效。因为否则的话那里写上主权两字就没有意义，否则的话白俄罗斯简直就会被俄罗斯吞掉，我指的是白俄罗斯的经济，是俄罗斯经济的3%。但是我们知道：甚至用不了五年，用半年、两年，用三年时间准会出现被吞掉的情况。我们在对白俄罗斯领导人给我们的文件中所表达的白俄罗斯人民的意见表示尊敬的同时，应该保证这种主权和否决权。以何种方式，可想出些什么办法？

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已有这种机制。这种机制是什么样的呢？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这项决议须得到欧盟各国国家议会的认可，由国家首脑签字并取得国家法律的形式，此时就作为国家的内部法律来执行。但是到那时就要无条件地执行，谁都不会再说，是强大的邻国把某个决议强加于人。或者谁也不会说，俄罗斯的经济（白俄罗斯经济的97%）被迫在对己不利，对白俄罗斯经济有利的情况下做出了某种决议。俄罗斯不愿意的话，就不会通过有关法律；如果通过了，就要执行。欧洲这些年就是这么做的。的确，这是一个不显眼的、积极前进的过程，但却是一个有效的过程。再看看东欧和中欧的情况。

在一些国家中，我们先不提那些悲痛的事件，这些年来国内战争连续不断。一些国家激烈动荡起来，但它们逐渐漂移到欧盟并重新联合起来，但是在欧盟内，人们会问：打什么呀？为什么会这样？回答是简单的。因为这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发生的，因为谁都不想约束自己的意志。如果谈到主权、领土完整，等等，我也想提出同样的程序。

我还说，让我们来保障这种主权，像在欧盟中一样实行一些规则。这里有什么不明白的？一种清晰、明白又透明的程序，它既可以保障白俄罗斯，也可以保障俄罗斯的利益。今天我们在这个文件、这个条约中又看出了什么呢？

联盟议会拥有非常广泛的权力，而实施权力的机制却不明确。我很担心，这种联盟议会，假如我们在这种形式上，以这些文件为基础把它选出来的话，将会通过一些法律，如果白俄罗斯不喜欢的话就不会在那里得到执行，如果俄罗斯不喜欢的话，在俄罗斯也不会得到执行。这样我们也就会使联合思想本身信誉扫地。

不存在任何分歧。有的是一个工作过程。这个过程进行得相当有成效。嚼了十年的口香糖该结束了。也该决定我们是否喜欢以及喜欢什么了。这应当是一个清晰、明了的法律技巧，是在实践中可以得到执行的。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很快就要到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一周年的日子了。您对目前的俄中关系如何评价？您认为俄中双边关系中的问题是什么，包括经贸领域中的问题？谢谢。

普京：这不仅是我的意见，这是全体俄罗斯领导人的意见——当前这种高水平的俄中关系大概从来没有过。这既包括信任的水平，也包括在对外政治舞台上相互协作的水平。

应该告诉你们，在所有的国际组织中，中国和俄罗斯的代

表们相互都有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实际上，两国在现存机制中就国际生活中的关键问题都在协调立场。在解决国际生活的关键问题时，我们感觉到了中国人民、中国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我希望，我们的中国伙伴也同样感觉到了俄罗斯同行的支持。

在经济领域中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我们认为，我也多次谈到过这一点，这方面的相互协作水平还不够，也不符合中国和俄罗斯的潜力。这是两国间的一些政府委员会特别关心的一个课题。

我们认为，政治关系和军事技术合作的水平不应下降。国民经济领域的相互关系水平应提升到这种水平。我们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达到这个目标。有相应的计划，我们将和我们的同行们一起努力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同志在这里起了并继续起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请讲一下，1999年您被任命为总理，并被正式称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接班人。可是有时让人觉得，您目前的政治方针在很多方面是建立在否定过去的政治方针的基础上的。在您看来，比如说，除了一些关于民主方针和改革的一般性言论外，您在哪方面表现了对鲍里斯·叶利钦的继承性？谢谢。

普京：我并不认为，今天的俄罗斯总统、俄罗斯全体领导人的方针否定了迄今为止已经做了的事情。相反，我们在由俄罗斯第一任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为首的前政治领导者们创建的基础上发展着国家。

显然生活是在发展，而不是静止不动的。显然，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对今天和未来的俄罗斯的不同局势在很多方面都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显然，如果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

钦还是总统的话，我们不可能把国家的象征恢复为苏联的国歌，苏联国歌的旋律。我知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反对和不赞成。他直接对我说过这一点。他对此有自己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

今天我领导国家，我对国家今天的状况和未来的形势担负着政治责任。但是我们对第一任总统是尊敬的，我们听取他的意见，做决定时也加以考虑。但行动是独立的。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明年是俄罗斯偿还国际金融组织债务的高峰年。您能否说一下需要偿还的数目，从哪里搞到这些资金，俄罗斯是否准备全额偿还？这是否会影响到纳入明年预算的社会计划？谢谢

普京：讲出数目，当然可以，又不是秘密。这是170亿美元多一点。其中98亿是基本债务，70亿是利息。从预算收入中可以拿到一部分。还从哪拿？因此我们对做出明年预算是持非常审慎态度的。政府和国家杜马的代表们正在紧张地工作着。我毫不怀疑，国家发展的前景计划中规定的主要指标，首先是社会领域的计划指标将会实现。还有一部分我们作为欠债国所担负的义务，当然我们将从所计划得到的赢利中偿还

我想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了社会需求方面的社会消费的增长。当然，这首先关系到国家必须无条件地履行对靠预算生活的人、国家公务员和现役军人以及退休军人所承担的必须无条件完成的义务。所有这一切由国家承担的义务，不用说，都要完成。不大一部分债务问题将靠调整经费来解决。但这部分不是实质性的。也可能不必这样做就行。无论如何，出路只有一条——发展经济、提高预算收入，包括通过改善行政管理的工作。所有这些措施使我们不仅有望完成自己在国内承担的义务，我们还计划完成所有的外债方面的义务，还可能发展社会领域。

问：继续有关前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以及俄白关系的话题。您如何看待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对俄罗斯对俄白条约的立场提出的批评意见？上一任总统最近不断提高政治积极性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普京：他是一个自由人。有机会自由活动、会面、发表自己的意见。我看这没什么不好。我已经讲了，我们尊重他的意见。但在很多问题上我有自己的看法，我将会实现我认为应当做的事，实现我认为对今天和未来有利的事情，符合俄罗斯利益的东西。我觉得，想利用这一点来搞些什么投机是错误的，制造什么闹剧是不正确的。我在这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有自己的意见，他会讲出来的。好了，谢谢。我们会考虑的。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原谅我又提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可是他说，如果是他的话，会做更多的事情鼓励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宣传自由。显然，这也是针对您的某种指责。第一，您是否同意他关于应该为发展舆论自由多做一些事情的观点，如果同意这种观点的话，您打算如何做？

普京：在此我和他的观点相吻合。关于这一点，我在与企业界代表会面时讲得相当详细，他们是在大众媒体领域中工作的，我想这里主要的方向之一是建立经济上的独立性，以及这个服务领域与商务领域的经济独立性的条件。大概我也没什么更多的补充了。

只有当报刊能自给自足、不依赖与大众媒体无关的生意界的集团利益的时候，只有当不再出现大众传媒工具被当做某些完全与大众传媒手段无关的经济领域获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的工具来加以利用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我再

重复一遍，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当然，国家应当保障这些因素，对此我绝对同意。

问：我有一个迫切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每一个俄罗斯公民，关系到在这里就座的和在礼堂以外的所有公民。这是退休制度改革的问题。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对退休制度改革的进程，首先是它的制定，也就是它的理论，您是否满意？第二，如果在好的预测结果下，需要多少时间我们就能等到落实这种理论而带来的实际结果？谢谢

普京：第一点，我要说的是，退休制度的改革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项改革已经成熟了，很多年都没有进行，没有加以研究，这无疑是一个疏忽。看一下国家人口发展预测就足以明白，再过十多年我国就会出现人口空白。在劳动的和向退休人员支付供养退休经费的人数将会减少，而需要退休金的人数将增加。应该提前考虑怎么办，应该七年前就考虑这个问题。感谢上帝，现在总算在采取解决办法了。

关于通过的决定和法律的质量。我认为，我们应该满意这些质量。我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过斟酌的文件，它既考虑到了俄罗斯的现实，也考虑到了国际上的经验，以及相应的退休体制发挥作用的实践。

迄今为止，正像我们了解的那样，问题在于被称为积累下来的那部分。我看绝对可以做到使部分居民、年轻人将来有机会独立地积累和支配一定的退休金。与此同时，国家也要承担保障最低退休金的义务。我看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第二个原则问题——不允许降低退休保障和退休人员的收入。这会得以实现并在将来得到保障，也就是说这一切新的做法不会导致退休人员物质水平的下降。

最后，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在近些年遭到了破坏，但在其他国家的退休体制中还在严格地遵守这项原

则，顺便说一下，在苏联时期的退休体制中也遵守了这一原则，至今提起来我们也没什么难为情的。具体说，我指的是退休人员的收入取决于他的劳动贡献和他工作时的工资级别。

最近一些年出现了一些与劳动贡献和工资级别相脱离的现象。一个人工作时有他自己的工资，而退休后——就全拉平了。这不合理，应当取消。在通过的法律中已经取消了这一点。我认为，这同样是有道理的。

我认为，综合所有上述举措和原则看，我认为是有希望的。什么时候会开始起作用，什么时候人们能够实际感受到这种效益？那就要等到积累出已有分量的相应的资金，这些资金是很重要的。我想，在五、六、七年的过程中将会看到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最近您在燃料动力综合体方面与伙伴国加紧联系——包括在该领域与里海沿岸国家进行协商，安排俄罗斯—乌克兰—德国的对话。我想了解一下，从大体上说所有这些谈判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您认为什么样的结果对俄罗斯来说是最佳的？谢谢。

普京：今天我们谈了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这也是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原则性的、宪法规定的基本部分。我们希望整个俄罗斯经济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正面冲力，尽管伴随着这个进程会有一些担忧和困难。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忘记俄罗斯经济还有一些优越的地方。这些优越性与俄罗斯经济是市场或非市场经济无关，而是与命运赋予我们的大自然有关。其中之一是——能源，大量的能源储备，天然气资源、石油，等等。因此，我们当然要十分谨慎地推行这项政策，而且这种政策应当对我们有利，对我们的伙伴——我国能源资源的主要用户也有利。我还要讲讲为什么。不仅是因为我们要做个对大家都好的人，还因为在经济上这对我们也有利。一旦价格走得很高，西方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下降。而他们的速度只要

一下降，就会对我们自身产生不良影响，因为我们进口的商品、服务等等的价格就要提高。石油价格很快就会下降，而且会急剧下降。经济收缩，能源的消费就会减少，价格也就会降下来。所有这一切就会像飞去来器那样又返回到我国经济中来，而且将起负面作用。

因此我们的立场和政策将建立在可接受的原则基础上，在价格和行政管理程序的经济的合理性的原则基础上。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与我们的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同行的广泛合作取得。正因为如此，我们建议，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我们与欧洲合作的实践上积极实行统一的能源政策。这种政策的因素之一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关于共同开发乌克兰天然气网的声明。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几乎有90%的天然气都是通过乌克兰天然气网输送到西方的，而且欧洲的主要用户德国已经加入这项工作——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有联合努力的行动。这也就是一体化、相互依存，但是我认为，这种相互依存也会创造出市场的稳定环境。

问：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不久前与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见面时，宣布了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的新阶段。您的意思是，这种关系具有战略性。如何理解这种战略性，如何才能使乌克兰和俄罗斯，确切地说是这两国的人民成为相互依存的、使他们能够自由地相互走访两边的亲戚？如何才能使这种战略性的伙伴关系真正启动？谢谢

普京：最近时间里，依我看，如果看一下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解体和崩溃之后，我们是从什么开始的，那么，在这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我看，最近几年来还是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我们所说的战略合作，首先是指两国的政策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国际事务中达成了协调。关于国际问题，我们这里也在独联体的框架内，在双边基础上，有各种机制在经

常不断地发挥作用，经常不断地进行协商，就一些关键问题制定共同的政策。

当然，经济是一切问题的基础。直至今天的确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使我们的关系走向新的质的水平。

我们和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达尼洛维奇·库奇马详细探讨了关于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明白现在所发生的情况，以及在不远的未来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已经有两次回到世贸组织的问题上。我们进行着积极的谈判。乌克兰方面也进行着同样的工作。设想一下，假如我们当中会有谁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把另一方甩得远远的，不考虑相互的利益。比如乌克兰先加入。很难设想，没有一些重大让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很多对乌克兰来说是关键性的或很敏感的货物上让步。这些货物怎么办？送到哪儿去？关闭企业？把人们赶到街上去？成千上万人！还是简单点儿把货物送到俄罗斯？那时俄罗斯应该怎么做？在边界设置十足的关税屏障？——这将是完蛋的开始。是真会这样的。这样也就会发生正常的、严重的分离。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因此，我们谈到欧亚经济共同体时，我们谈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它的框架内我们可自由交流货物，人员和服务都能够自由交流。就像欧洲人在最近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哪怕就是这样。如果做到这一点，到那时俄罗斯就会同意推广在商品到达国对其征税的规定，这一点我也已说过。也就是说，卖给乌克兰的石油——不是由俄罗斯国库获取商品税，虽然这些商品是在这里生产的，而是乌克兰方面获得这些商品的税。我们估算这笔数字有4.5亿美元。此外，我们认为，这和某些其他积极因素将在一年内导致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

有人会问，我们干吗这么做好人，准备白白扔掉成千上百

万的资金？不是的，我们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最终也是有利的。我们认为，取消各种限制、各种不同的反倾销性调查，等等，将导致俄罗斯和乌克兰企业的全面的、全方位的健康合作。这才是统一规则和统一程序基础上的真正的经济联合。而在这个统一共同体的框架内能够一起在世贸组织问题上协调立场，这是完全自然的、可允许的，可付诸实践的。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认为，也会得到乌克兰领导人的相应的积极反应，否则在最近一次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会议上就不会有乌克兰总统代表参加了。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进一步走下去，我们就会达到您刚才讲过的那种相互协作的程度。

问：图瓦共和国今年已经经历第二次选举了。3月我们选出了政府总理，现在我们从162名代表中形成两院制议会。这两次选举过程中发生了空前多的违反选举法的现象。这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和收买选民。这种现象恐怕也发生在其他各个方面。令人关注的是什么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地区的联邦机构的纵容下发生的，而他们是应该监督选举的清白公正的。

普京：具体是谁，能否说出姓名来？

记者：姓名没有，好像是共和国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检察院。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像联邦权力机关和地区权力机关之间暗中有一种协议。也就是我们违反规定，你们闭眼不管，而我们则在一些其他问题上，在贯彻联邦权力机关的决定上会表现忠诚。

因此完全破坏了对权力部门的信任，不管它是联邦的、地区的还是地方市级的。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应当采取哪些措施，以便保障选举的纯洁，恢复人们对这种民主制度的信心？

普京：关于地区和联邦权力机关之间有可能有勾结的问题，我想您可以放心。我绝对可以排除这种勾结。但对此没有

任何根据，同时在那里工作的有那么多平行机构，我认为在那里这种情况不大现实。这是第一。

第二，关于提高监督效率。当然，这可以是指完善立法的问题，您知道，这个工作正在进行，通过了一些有关的法律。我觉得，地方一级实行多党制也是值得肯定的，地方议会中应当有各联邦政党的代表，那时这种监督权就会在相当程度上交到那里去，交给政治领域，而不是官员一级。至于直接关系到各种管理部门，包括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官员的问题，他们不隶属于我，但我今天一定要和韦什尼亚科夫主席谈谈，请他注意今天在这里提到的担忧。这也涉及对总统代表的有关指示。我一定请他注意必须加强监督。谢谢。

问：希望了解一下您对各个州长的第三个任期的看法。州长们在道义上有没有被选为第三任的权利，宪法法院什么时候从法律角度研究该问题？谢谢。

普京：我不在宪法法院工作，因此这个问题应当提给宪法法院院长。据我所知，这个问题正在准备和讨论之中，在宪法法院中有很多争论。马拉特·维克多罗维奇·巴格莱在一次会面时讲到，在那里对这个问题没有一致意见。我不想预测将要通过什么样的决定。对此我没有任何权利，我也不知道会通过什么。

关于这件事的道义方面。有还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想这样说：道义和权利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如果宪法法院认为他们有这种权利，那么，就是符合道义的。如果认为没有，那么，就不合乎道义。就说这么多吧，不然我们自己也会完全搞糊涂的。某个领导能否第二次或者第三次领导国家的一个地区，这应当通过选民走向投票箱投票来决定。

我们好像有些性别隔离似的，怎么都是姑娘们在提问题？请吧。

问：谢谢您，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已经不寄希望了。我在这儿代表库班地区。我们边疆区最近因为移民问题成了俄罗斯和国外传媒关注的焦点。

我想了解您如何评价亚历山大·特卡乔夫州长和共和国总统阿德盖伊在这些问题上的行为。另外，一年半前您在索契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在整个文明世界中，移民们生活的地方，是该国权力至上的地方，在俄罗斯也将是这样，您是否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谢谢。

普京：我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应当这样。正因为如此，我们通过了新的法律，我指的是杜马和签署这项移民法的总统。

任何权力机关的行为，既包括地区级的，也包括联邦级的，都应当严格限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如果州长的行为符合法律，就是正确的，只是应当严格、彻底地执行这种法律。如果他在某方面超出了这个法律框架，那么，检察机关应当予以纠正——这是第二、第三，在我看来，非常重要、非常实质性的是，我的意思是指，这个问题不是地区性的问题。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这里有很多可以变成消极的东西，但是这里也存在着巨大的积极潜力。

煽动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仇视——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危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通向地狱的最好途径。让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点。如果我们滑向这条危险之路，我们就无法保住国家。我们自己应该，也要使其他所有人都避免各种民族主义的妄自尊大和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应该做到，让任何一个最小民族的代表都在俄罗斯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舒服并且说：“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家，我的房子——我的城堡。”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今天在回答同行的

问题时已经说过，俄罗斯人民是您工作中的主要伙伴。但是权力似乎还是有作用的，比如相当具有标志性的东西——这种记者招待会、您与社会舆论的会面，以及在我们西伯利亚进行的第一次西伯利亚人民聚会。在您看来，俄罗斯居民的反馈是有的，您如何感到这种反馈？

普京：您知道，要感觉到这一点是很复杂的。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希望在我的同仁中谁也不至于不高兴，我觉得，至今，就连现在，我还能很清楚地感觉到，俄罗斯普通公民靠什么生活，这毕竟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不久前我到过彼得堡，您的一位同行，他就在您后面，他称我“总统先生”，可是我和他早就相识，奥列格也知道我在总统官邸住了两年了，可是我在列宁格勒的公用住房里住了30年，即便在已经成了克格勃军官时也住在那里。我十分了解和感觉得到，俄罗斯普通公民靠什么生活。做决定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这很有帮助。当然，这是一种反向联系，是很需要的，不能失去这种联系，但保留它也是很难的，因为生活条件是这样的，它会造成众所周知的与隔离。正因为此，我努力经常到各地区去，正是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很多活动是在克里姆林宫墙外进行的。我认为，这很重要，也很需要。

这里把各种力量、资金、政治能力集中在这个地方，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必须这样做的。但在这儿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只在克里姆林宫指挥也是不够的。因此，我采取了在各地区进行工作的这种实践，我还将继续这样做，并希望这能有助于与人们的接触。

除了这一切之外，我还努力不失去与一些人的联系，他们不是大的首长，是我成为这种大领导人之前的熟人和朋友。的确是这祥。

请吧。带着红色入场证是不能拒绝带着红色入场证的姑娘

的，她用红色入场证把大家都吓住了。（礼堂里笑声）

问：这是男子沙文主义。您刚刚谈到国家的团结问题。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地方自治成了地方上自作主张。我们在下诺夫哥罗德就亲身感觉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那里9月15日将有市长选举，而现在已在电力企业家和市政府人员之间就进行着争斗。那种司空见惯的场面。

普京：我不明白，电力企业家和市长选举在这儿是怎么回事。

该记者：就是那种关系

普京：丘拜斯干涉政治进程吗？

该记者：当然不是丘拜斯本人。那里有“下诺夫哥罗德电力公司”，他们断电，因此整个下诺夫哥罗德都没有热水。半个城市没有冷水。花园没有水。发动了地方发电机。您知道，是非常状况。

普京：也可能这是工会理事会干的？（礼堂里笑声）或者丘拜斯？

该记者：实际上要简单得多。

普京：是谁？

该记者：还是您自己到那儿搞搞清楚吧，看是谁在那儿操纵。

普京：不，还是你们在自己那儿弄清楚。不要把你们的问题的责任推给我们。

该记者：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们那儿的选举和局势是这样的：是不是该取消地方自治机构的领导、街道的领导、住房和住房的领导等等的选举程序。也许该把选举结束在州长一级。剩下的就让州长本人任命，因为我们那儿对每个人都要进行选举。我们的选举是不断的。

普京：您知道，问题是在哪一级停止选举？您认为，一切

都应当在州长一级停止，我这样感觉，因为您的观点与州长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

好吧，就让这个官老爷去任命所有剩下的人吧。不错。那么就要让另一官老爷来任命所有的州长。以此类推的话，就会是这样的逻辑。我认为这样不对。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一站。也许火车开得太快了，也可能应该停下来。但是事已如此，掉头回去是有害的。

问题是如何组织这种自治。我认为，州长也应该是选举出来的。不能剥夺国家公民选举地区领导人的机会。给了这种权利，就不能再收回。这是有害的。这从理性上看是对的。问题是，在这种管理形式中我们是否已做好了准备？如果没有做好准备，那么就需要自我调整，要那样去调整国家的生活，使之能带来更多的好处，而不是坏处。我再重复一下，我认为回过回去是错误的。

同样还是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只在于如何组织这种地方自治？问题是赋予这种地方自治多少权利和财政资金？当然，如果地方自治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而且它还是州里一个征税的主要城市，那么当然，那里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但是如果完全撤销地方自治一级，我认为这会是一个很愚蠢的错误。现在由办公厅副主任主持的一个委员会，在各地头头的代表和地方自治的代表的参与下，正在研究这些地方权力的划分而积极地工作着。你们知道，这项工作是在国务委员会主席团框架内由鞑靼共和国总统倡议并开始的。在某个阶段上他亲自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是我提倡的这件事，我做了一些工作。现在我发现，这么巨大的规模，在工作小组的框架内进行，我们做不到。我请您成立一个附属于您的工作组”。我想他是正确的。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想，与各联邦主体的领导们一起，与

市政部门的代表们一起，我们会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并把有关的更改纳入法律。将更改的内容不是纳入一种，而是上百种不同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了市政一级的权限和管理范围。我们也会使这一级权力机关的功能更加协调和谐。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不久前在印古什进行了权力接替。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

普京：权力接替——这是一个合法过程。这是一个更新的过程。非常希望这种更新能够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印古什人民有着古老文化，懂得他们的责任不仅在地方，而且他们承担着与车臣事件有关的巨大责任，他们还承担着高加索局势的责任，也就是整个俄罗斯的责任。我已经和新的领导人见了面。向他表示最良好的祝愿。而且非常希望印古什的社会舆论支持他。我就在不久前见到了前领导人奥舍夫总统，我邀请他到我这儿来。我想，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应该为他这样的人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位置。不论怎样，我准备和他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对您不友好的人坚持说，总统的个人崇拜正在国家中蔓延起来。我很有兴趣了解一下，您个人对全国的“普京化”进程的看法，现在官员们对这个进程非常迷恋。您的一些不经意的讲话正在变成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讲话，难道您真的对此满意吗？

普京：我怎么办？完全沉默不语吗？

该记者：您的照片已经被画到了复活节彩蛋壳上。您对这种现象做何反应？

普京：画到了蛋壳上？我不知道蛋壳上画的是什么，没看见。（礼堂里笑声）我倒刚好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好像是已经开办起了几家什么样的酒吧。

该记者：在车里雅宾斯克

普京：是的。对这又怎么办？一个俄罗斯的官员——他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国家有一定的象征——国旗、国歌。在一定的程度上总统也是国家的一个象征，是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国家的化身，而是一种职务、最高权力的职务。在一定程度上大概也可以同意有照片，还有别的什么。但一切都该是适度的。而在我们这里，很遗憾，这取决于总的文化水平。对此毫无办法。我对此是抱否定态度的。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是涅涅茨自治区的，来自《红色冻土报》，（礼堂里笑声，掌声）我们这样叫了70年了。

普京：我们什么红色的都曾有过，甚至有红色的大手风琴。我记得，当时父母还逼着我练手风琴。我还是认真地做了。我们有一家“红色手风琴”工厂。干吗手风琴得是红色的？我们还是不要把它看成政治色彩吧，红色在俄语里是美丽的意思。

问：当然，正如纳利亚—玛尔（红色城市）。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在涅涅茨克区现在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情况——已经连续三次撤掉检察长了，只要检察长开始调查牵扯到布托夫州长名字的刑事案件，这之后就把他撤下来。最后一次这样的情况就发生在几天前。布托夫没有按照传票接受审讯，只要区检察长一下达拘留他的命令，检察长就立即被解职。我的问题是：联邦政府是否了解这个情况，又如何看这件事？

普京：应该老实讲，我不知道此事，第一次从你这里听说。当然我知道布托夫这个人，但是要对他进行传讯和拘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向您保证，这个问题将是我今天和总检察长谈话的题目。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因为关于加里宁格勒州已提出了一个问题，所以我有一个总的有关大众媒体的问

题。您知道，不久前召开了一个全俄大众媒体会议，我们已经被确定为一种产业，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因此问题就与此有关。官员们经常把媒体划分为国家的和非国家的，由此产生大量问题，自然出现了有些消息不让发等问题。

我认为，在这里我们形成了适用于媒体产业的很好的提法，形式上私有，实质上国有。大体上看，各个地区都是这样的：所有私有电视台反映的都是国家的实质，不可能不这样，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把我们划分纯粹是形式——这是国家的，那是非国家的，也就是说，你们不好，那样不行的。

因此，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想听听您的意见，这些电视台能否寄希望于您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

普京：您知道，在这次大的活动之前，我和您的同事们相当长时间地讨论了今天大众媒体以及您所表达的大众传媒产业存在的各种细节。这里有很多问题。当然，我们也谈到了政权与媒体，官方媒体和私人媒体的相互关系。

当然这里有两条路。政权机关应该向居民通报消息，这可以通过两种办法。第一种：把这个消息交私人媒体发表，这完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同时我也不反对权力部门的代表们可以有他们自己的媒体来表达官方观点。

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这些官方媒体在市场上没有优势，这种优势是我们应该争取的，毋庸置疑，在这一点上我和您的同事们完全一致，这是正确的立场，这是问题的正确提法。而实际上事情往往不是这样。他们拿到钱，或者直接取自预算，或者通过与预算有关系的某些商业机构在那里刊登广告什么的。这是不允许的，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与之斗争。

关于相互关系，既然您已经涉及官方的和私人的媒体，我和您的同行们说好了，我一定安排与各个州长的会面。他们对

此非常高兴，反映很积极，我想，各地区的领导们也会很高兴与主要媒体和大的地区媒体的领导见面，因为意见是相互的。您知道，这就如同警察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媒体也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

对州长们有很多意见，的确他们的行为不总是符合发达的民主国家中形成的那些传统的框架的要求，可是要知道媒体的代表也经常表现得很独特。已经有几个州长到我这儿过来了。他们讲到，媒体的代表来了就说：“掏出25万美元，在选举过程的电视节目转播过程中你就不会听到不好的话，我也不写什么坏话，我向您保证，我决不屈服于劝诱、挑拨，谁也不能收买我。”这是什么？这叫讹诈。

因此这里应当是两方面运作，相互迎合。大家都对这个感兴趣：既有地区领导，也有媒体，还有整个国家。

非常感谢大家。

在加拿大参加八国集团会议后 答记者问

(2002年6月27日,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

问：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能讲一下今天八国首脑会议工作的结果吗？

普京：首脑会议的第一部分进行得非常务实。事实上所有人都参加了议事日程上的各个问题的讨论。首先讨论的是有关世界经济发展的的问题。实际上，每位与会者都对本国形势做了分析，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了分析，当然，我也不例外。你们的忠实仆人介绍了俄罗斯的局势，我们的优先发展方向，介绍了我们已做和近期计划做的事情。我们也讨论了如何使这些计划相互衔接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讨论是非常有益的。一些问题大家不仅听取了，而且对世界的优先方向做出了结论，这当中也涉及俄罗斯经济。

我感到，有关我国在能源方面的发展计划的介绍，首先是在欧洲大陆的发展计划，引起了我们的伙伴们的很大兴趣。但是不只是这些。所讲的还有同我们的包括美国在内的伙伴一起搞的几个大型项目。

当然，我们也谈到了未来，谈到了世界上贫穷国家的发展问题，讨论了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国际会议的计划。

我在讨论会上阐述了俄罗斯的一些优先发展项目，并邀请

八国代表参加明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讨论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

会议最后决定，将于2006年在俄罗斯举行八国首脑会议。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信号，说明俄罗斯的地位在提高，更主要的是，说明我们与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关系的性质在改变。我们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信息，我们将积极准备，并且有信心办好首脑会议。

问：赴卡纳纳斯基斯之前您会见过俄罗斯南部地区的一些州长。请问您如何评价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机关为帮助遭受自然灾害的民众而采取的措施？

普京：受灾人数太多，规模太大，真让人难过。跟以往一样，遭灾的主要是不富裕人群。那些就是在正常条件下收入也不高的民众，受灾程度最深。正是最贫困的人家受害最大。至于对政府机关采取的行动的评价，我认为本来可以防止如此规模的损失的，因为曾有过可能发生这种灾害的预报。在我看来，地方当局的预防工作，本可以做得更加有效。

现在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所有部门都行动起来了。当务之急是具体帮助人们恢复住所，向他们提供物质帮助，供应饮用水和药品，防止传染病滋生和蔓延。目前看来，许多相当有力的措施正在实施中，但是整体行动是否有效，只有等基本工作告一段落才能有个说法。

我与部分州长和俄罗斯一些共和国的首脑进行过商谈，我们约定一直保持联系。大家知道，前不久成立的一个政府委员会正在开展工作。各部委的专家不是待在莫斯科，而是在现场工作。我从加拿大回国后要召开地区领导人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将看一看事态的发展情况，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调整。

问：您如何评价这次八国首脑会议的总的气氛？

普京：具有非常良好的意愿。可以说八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们都是很有能力的，在各方面都使人感到愉快。会上建立了友好共事的氛围，表现出了寻找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良好意愿。即使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分歧，更多的共同决定还是在富有建设性的情况下做出的。我认为这是会议获得成功的很好的前提条件。

在外交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

(2002年7月12日,莫斯科外交部)

在外交部成立20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在此相聚,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不仅在我国外交编年史中,而且在俄罗斯国家的形成中都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今天我想向出席会议的各位大使以及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节日的祝贺。

也许大家还记得,去年1月我与外交部领导人会面时,谈到了如何实现外交政策构想,如何进一步明确优先方向,以及外交部的一些内务问题。

今天是16年来第一次召集俄罗斯全体驻外使节来认真地讨论我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一些国家关键部门的领导。我想大家会同意这个看法,早就有需要举行这样一次广泛和直接的对话会。今天出席会议的有500多人,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大家不仅是正式地相互听取讲台上的发言,还要进行相互交流。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出现了一些从根本上说是新的威胁,或者我可以说,我们的伙伴们对这种威胁的认识要求我们做出及时的反应,调整我们的任务,做出相互负责的抉择。

我知道,在这种形式下,你们的担子更重了。紧张的国际会晤日程仅仅是我们最近需要完成的一小部分工作。

我感谢诸位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正是你们的工作,使得

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巩固，而我们的盟友范围也得到了非常重要的扩大。

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十分明显的是，俄罗斯已走出了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对抗的时期。人们已不再把它当做对手或者敌人来看，而越来越认为它是一个可以预测的、确实可靠的、务实的、平等的伙伴。事实上，我们并不想从周围世界中得到什么更多的东西。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并不需要任何特惠。

今天我想讲讲我认为在外交工作中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和关键性质的方面。

俄罗斯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采取的原则立场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反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严峻任务，因为恐怖主义的根子扎得很深。人们应该经常对恐怖主义威胁保持警惕。这是同反恐同盟的所有参加者的关系中的一个基本话题。而且我们不仅要在外交谈判和特别小组接触的层面上，也要在加强相关的国际法基础方面开展这项工作。

自然，反恐斗争应该成为我们与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伙伴们，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伙伴们，以及与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伙伴们的相互协作中的中心题目。

维护全球稳定的特殊责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俄罗斯和美国的肩上。我们必须清楚，两国关系的基础是对两国国家利益的重新解读和对现代世界威胁的性质的共同认识。我想再一次强调的是，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这种关系对整个国际局势体系产生积极作用，因此，这毫无疑问是我们的优先方向之一。

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在欧洲方向上表现空前的活跃。我指的是俄罗斯—欧盟首脑会议，俄罗斯—北约峰会以及一系列双

边会议。

在我们对欧洲人的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方针。除了安全问题和传统贸易问题以外，长期的能源协作和高科技创新项目也已被牢固地摆上了日程。

众所周知，我们的欧洲伙伴不喜欢抽象外交。他们的全部外交都是为了取得具体的结果。同样，我们也不应忘记，俄罗斯外交就是要直接参与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

这里，我请大家一定要明确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妥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现在正在就因欧盟的扩大而带来的加里宁格勒州问题进行对话。

我重复一遍，采取协商的态度和妥协的解决办法是有可能的，但不是靠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

我们谈一下独联体范围内的工作。独联体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它完全能够对区域内许多问题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欧亚大陆的安全和经济与人文领域的合作等问题。

我相信，俄罗斯经济的上升和我们的伙伴们的成功将围绕独联体国家一体化前景创造出崭新的气氛。令人高兴的是，在这些进程中，独联体国家以及各国商界的工作开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务实的精神和从事实业的兴趣。

因此，我希望各位大使和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要竭尽全力推动独联体框架内的顺利合作。这是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共同优势。这是我们在国际政治和战略领域中获得共同成就的保证。

在结束这部分讲话之前，我想简单讲一讲一个原则性问题：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就其涉及的规模来说是不是全球性的？我知道，人们经常提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军事和经济潜力，也是由于我们的地理环

境。我们既存在于北方和南方，也存在于欧洲和亚洲。自然，在这些地方都有我们的利益，难道不是这样吗？

为了这个，俄罗斯就应该在全球范围——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寻找伙伴和盟友。但我们的盟友应该是尊重和承认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盟友。最主要的是，与他们的合作必须是平等的，并且能给俄罗斯带来实际益处。对待这样的盟友要耐心、要始终一致、要尊重。

我刚才已经讲过，现在有必要重申，今天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在国际上不仅是盟友和一个做事认真的伙伴，同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自己力量的经济竞争对手。

因此我们的外交应该与国家的商务活动配合，这种配合必须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不需要对进行这些活动感到不好意思。你们知道，人们在许多国家中，包括在我们这里的外国同行，在这方面是怎样行事的，说得委婉一点，他们是非常坚忍不拔的。在我看来甚至有时候都超过了传统外交的限度。但他们却往往获得成功。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保护民族产业免遭歧视，提升俄罗斯的信用度，用外交手段支持军事技术合作。

争取2010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博览会，这是我们的一个严肃而实际的任务。我们希望，这将是俄罗斯引进新技术、寻求新伙伴的新的绝好机会，也是经济方面发展伙伴协作关系的重要杠杆。

虽然今天的讲话不可能涉及外交部工作的所有方面，但有一个迫切问题今天是必须讲的。这就是我国侨居国外的同胞的问题。此事关系到这些人的命运，关系到他们具体的生活问题。这里绝对不能采取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冷漠态度。

请各位务必密切关注这一问题。我们要在法律、教育和事

业等方面帮助同胞。但是从你们的工作报告和他们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许多使领馆都不重视这个问题。这是不对的，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一个重大错误。这方面的工作是否有效也将成为衡量一个使馆的工作成绩的指标。应该说，很多地方最近这项工作有改进，但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

我来讲讲外交工作的组织问题。大使是总统发布命令任命的，你们领导的使馆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单独的政府部门。它代表着俄罗斯在国外的利益。这赋予了你们广泛的全权，也提高了你们的责任。

在上一次外交部工作会议上，我们谈到了使馆发来的信息的质量问题。我希望这些信息不仅仅是一份形势报告，首先应是专业的分析和内行的预测。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要求你们不仅要深入了解所在国的形势，也要了解俄罗斯的形势。需要了解国内的动态及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内在动因。当然也需要清楚地懂得我国面临的任务与总的世界形势的相互关系。不需要那些流于形式的报告。你们也不要等莫斯科发来详细的指示和提出具体的要求才着手工作，尽管我希望外交部机关在这方面的工作将是很有针对性的。

大家都懂得，你们提出的建议的质量直接取决于你们的专业水平、政治素养和系统地评价事件的能力。我同样希望外交部的领导们多多关注驻外外交代表机构呈报上来的合理建议。应该对那些能在外交工作的某些方向上取得突破性的倡议给予支持。应该说，这样的倡议是有的，许多文件我是很愉快地阅读的。它们确实有助于工作。我在上次曾经说过，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我都读，今天再次重申这一点，许多东西有助于国家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领域中采取现实的实际步骤。因此，我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工作质量。

我要特别讲一下外交部的协调作用。坦率地说，无论对外

政策还是对外经济活动的协调中还有很多问题。首先是部门间相互协作的紊乱。有的部委甚至把交给他们办的最明显的日常工作，事实上还常常“转给”其他部，以至于“转给”总统办公厅。我再次强调，外交部具备一切必需的职权，只是需要善于加以有效利用而已。

请你们还要牢记一点，国家的对外政策的业绩远不是只由联邦部委建立的，还要仰仗我国的公司和实业界的努力，以及积极开展边境和区域合作的各个地区的活动。

在这里外交部和各位大使应该不仅起协调者的作用，还要成为满怀兴趣的伙伴。也就是说，应该与国际活动的其他主体密切合作，向他们提供法律、方法、组织方面的帮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你们应当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传导者。

最后再讲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过分注重保密而不善于与大众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其他组织打交道，这仍然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对工作是没有帮助的。你们影响公众舆论的本领直接反映在世界上人们对俄罗斯的评价上。抛开别的不说，这也是你们的直接职责。而且，你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效率如何，也将影响到部门本身的声誉。我想，有些东西当然是可以存放到材料库中去的，它们也确实都被放到外交部的外交活动材料库中去了，而它们要么为人所不知，要么招致批评。人们常常不知道外交部这条线上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想强调一下，需要内行地和巧妙地把事情解释清楚。

讲讲干部政策问题。我国外交官素来珍视国家的传统和本身的职业。理解俄罗斯在世界进程中的战略作用，保持外交活动的继承性，这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特征。

在我国外交舞台上经常有许多具有鲜明特性的人物。俄罗斯外交官在国际上以受过良好和全面的教育，具备开阔的政治眼界，文化素养高，举止彬彬有礼而享有盛誉。导致“干部匮

乏”的一个原因在于外交官工资收入低。不过，去年有些问题已得到解决。驻外人员的工资待遇制度已重新修订。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也能享受国家公务员普遍加薪的待遇。老外交官的退休金问题也已得到解决。

外交工作的声望应该加以巩固，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外交部在这里不仅要考虑提高社会福利，这固然重要，我谈到干部问题时正是从这里开始讲的，但也应该考虑到其他方面，要建立一套工作人员在职务和专业水平上晋升的激励机制。要敢于使用其他部门的专家，我们都知道这方面是有很好的例子的，甚至前政府总理认为自己可以派驻国外，去领导一个使馆，我想这是成功的经验。

应该考虑加强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问题，应该从科技领域和非政府组织里吸引人才。在外交工作史上这种情况曾多次发生过。必须记住，行业封闭性是走向工作潜力枯竭的开始。

在选拔外交干部时，妇女仍然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在这个大厅里，这一点特别明显。其实，不是按“老规矩”从官员花名册选拔的办法，而是当代现实本身已经在俄罗斯培养出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国家女公务员。必须知道，正是在俄罗斯外交界缺少所谓的“弱势性别”（这是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可能成为俄罗斯外交事业的弱点。

在结束今天的讲话之前，我想再次强调：国家成就的取得不仅要靠国内的顽强工作，也离不开在国外取得的政治和经济成就。

正确的外交步骤，善于团结盟友——这些都将直接提高国家的威望，促进经济增长和巩固本国商务的地位。而且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会使公民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安全、富足、舒适。

我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我国仍保存着国家的巨大潜力。无论遭遇什么样的问题，经受多大的损失，我们的潜力依然巨大。今天这种潜力正在不断增长。我们共同的任务就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把这种潜力释放出来，这个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俄联邦总统弗·弗·普京简历

1952年10月7日生于列宁格勒。1975年毕业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随后分配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1985年至1990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自1990年起先任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外事助理，后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顾问。自1991年6月起任圣彼得堡市政府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自1994年起同时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

自1996年8月起任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自1997年3月起任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俄联邦总统监察总局局长。自1998年5月起任俄联邦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1998年7月被任命为俄联邦安全局局长，自1999年3月起同时任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自1999年8月起任俄联邦政府总理。

自1999年12月31日起任俄联邦代总统。

2000年3月26日当选俄联邦总统。2000年5月7日就任总统职务。

编辑说明

《普京文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学者从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选辑编辑并翻译而成。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12月至2002年7月，普京总统共发表文章和讲话560余篇，本文集收入116篇。文章和讲话均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对原来没有标题的一些讲话，编者根据讲话中的关键词句或中心内容添加了标题。

《普京文集》的俄文目录曾送给普京总统审阅。文集所用图片和普京总统的简历均由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提供。

参加本文集具体编辑、翻译和校对工作的同志有：徐葵、张达楠（以上二人为责任编辑和总校对）、宋锦海、李永庆、周恒云、冯育民、向祖文、王英杰、孟秀云、吴建军、许华等。

编辑委员会
2002年11月12日